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二册目次

無夢園遺集八卷

〔明〕陳仁錫撰

明末刻本

無夢園集序

業評淺嬰註深斯也吾始河澤之徐繹而得其誠於試讀尚書說命三篇其于天人今古之際淵宏微至洋洋

序一

乎大哉王佐之謨具取辨於傅巖之下版築之胥蹙焉考生金石是宜與劉天讓如雷為火為牧蔵薦而迴薛宗宵形托之於版是熙發文獨與

恭默之主桃巾相見於求形肖不舊乎覯面則何也豈非黃屋嵩林隱顯一如其未涉大川也與其已涉大川也舟楫無異其已調鼎鼐也與

序二

其未調鼎鼐也鹽梅無異三篇為千古文章殿之翹楚沃對揚高文典冊而說命在焉傅之嚴度築誰於松呼泉若而說命在焉西坂

木酒若花香之精氣積而上
升以成日星風雨虹霓霜露
而日星風雨虹霓霜露之光
澤則又下施于煙嵐泉石
草木滋其香以暄之潤也
其在彼乎在此乎離而俱
合而現于易地顯隱夢園
集天下文章則觀歟大致
夢園集者猶綠夢觀寄
三峰得之于夢齋長史並

序六

集名之曰夢夢千古勝事矣
獨隱顯不二折亦夢見一
如大史年兄其傳說再來生
並集以嗅蹤當年事實
一見哉並集也尊龍讀之
而以益進經術學詳讀之當不
淡淡耳而鼎牛上深貫于天
人今古洪流之故而后而可通也
矣

癸亥年弟浩周謹

無夢園初集自序

憶余讀書焦山年四十矣有客過之請古文辭行世余遲之十年居亡何承匱中秘而客亦列庶常僯後輩禮謁坐定曰記江上約乎曰忘之矣爲理前諾余無以應頃桐野予假時花種竹之餘略簡舊帙成若干卷多得之僧舍山寮破甕敗壁間且以謝客請也其文目凡十有四一

大廷對策之文一

講筵入告之文一主考進

呈之文一制科應試之文一草莽臣恭謁

定陵

慶陵登第直講除名策蹇之文一扈從

郊祀

幸學陪祭

太廟宣

詔出關持

節入洛之文一成均解經之文一輶軒採訪之文一諮詢酬對之文一情事揣摩之文一敘述今古之文一編纂雜記之文一游覽採奇之文一山水紀蹟之文大都三十年來存稿十百之一二耳唯

制誥代言與腐儒析理讀史漫評未敢遽出亦藏拙之初念也刻成系以無夢園何居海內知余好居園不知余居園之無夢也沈石翁詩流水之間心自得浮雲以外夢俱無園既成有贈余衡山先生硯者其銘云良宵恐無

夢有夢卽同游亦一奇也主人不得已再出山不逾年卽歸故其詩云家臨葑水絕塵喧常任蕭蕭無夢園怪底出門太多事夢梅夢竹夢分進

徵文自引

海內徵文于吳門濫及予者間亦不少然隨携隨發別無副本更苦記憶初集多出友人覔寄而至者甚少伏懇續發他如游客假序以自媒買客偽書而滋蔓不在此集其原明矣濟退居士啓 癸酉王日

跋伯氏遺集

昔人謂見其文如見其人與其心吾兄逸矣生平著述不具在耶購求編輯補初集未備禮也敢辭後死之責爰偕成鄉弟洎諸姪聚首從事甫寓目輒憶居恒共枕被無夢園灌花分竹之餘遇滿志快筆掀髯朗誦曾幾何時俄焉隔世掩卷相向黯愴欲絕變寒暄始克成帙凡甲戌春稿殘半簡自藥裹中蓋先兄無他耆在床褥不廢楷墨餉對醫王諄諄桑梓永利與軍國急

務子弟晨夕偎與孫每遇撫論文尚藉無恙故新篇多愛時借箸語及叙一二門人問世之業云乃有遺集歲月先初集者褎方耑心制義雅不欲以古文詞名世勉應徵索往往不存笥散軼什之五初集不遑遍搜顧論者謂少年之文其神全閱久愈光熠末年之文其神澹揮才情就紀律駸駸乎化矣丹頭垂熟惜天奪之算因不忍偏廢廣羅而並錄焉至若對策讜義武錄登家乘再授剞劂則惟是先兄杜機不與儒

生矢臆凛然忠孝所見　褒于　綸綍者其人其心于兩種文見之不尤真摯歟附刻犁娛閣小品以識玄賞逐稱合璧藐諸孤瞿瞿焉如有求而弗得于是編正告之曰爾父繼述在茲繼述爾父在茲生不愧死斯死者若生千秋不朽九原可作亟鋟之㡳稍逭余後死之責乙亥清和弟禮錫敬識

無夢園遺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男　濟生　濟王　濟扐　濟思　敬錄
弟　禮錫　智錫　侄　濟微　濟亨　濟世　同訂

無夢園遺集卷之一目錄

天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挽乾坤匡扶
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乘爲兢兢書贊帝堯
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
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
聖人豈於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
文相爲用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
而來至於今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立提一劍馭軍而文治
光昭於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
霆文綏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
而與虞夏殷周媲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疆隅小警不無震驚
然金甌卒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於天下臣民
之上日夜思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太
務盖干羽舞階鼓鞞思士實茲圖維執事焉
而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於茲克未有能
制其命者何也豈政教彌而文德闕抑聲容
盛而武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
之棊置自若也班操之番上自若也盟帶礪
者列第而居綰組符者專閫而控廼動云無
將動云乏兵不獲巳議調發而列鎮若虛伍
矣又不獲巳議催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

散如摶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冑既
繇禮之惟艱訓練奇之威臣又典兵之有戒
爻爻屑吻迄無成功說者以爲承平日久左
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以內脩外攘
非岐塗也即如
先朝殄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剿倭奴以
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杕杜者
非其人任毋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

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
在帝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
赫然收順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茲用
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
朕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
以課實無事廝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
之鎮定其道簡而嚴惟敏以赴機疆場之

柄在勝負廟堂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
以勤敏提蓄胸貪撲之習則攻於退不省
決於亟大憨而壁壘作同仇之朝氣以勤
敏轉潰逃邪詖之軸則天無不肅殺之陽
春世無捐廉恥之爵祿而梱閫欽率作之
颺言故丕冒海隅咸不怠於若彝攜事而
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熙
未踰絕險而慮切顧僕輸載小民難保甫
聞烽燧而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

一乾妙陰陽平不測上回文武惟后下亦
干城腹心除千古兇殘保萬年家室必繇
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昭
雷出震而省厥躬仰榱桷俯几筵紹庭陟降
執兢無競褒忠烈而封椿楊者定之折衝

恭先孚先別貪廉而位事蹟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筵琢雲漢之天章
紛受敷施諫草含龍光之霽色
學古訓共有獲冒問廸見畏天顯而顧民嵒
受成命不敢康震壘懷柔揆文敎以奮武衛
固已
神勇敷奏靺韐六師
濬哲發祥本支百世蓋聲靈赫濯而黎獻盡
臣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專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爲堯舜之主臣在草茅矢非堯舜不入
告仰禹湯文武不敢輿
陛下比德尚敢掇拾舊聞不抒一得以副
明問臣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
乃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出於一也以聖
神文武之君歎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爲君
之無盡也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

明試言底於可績懼遊誅亂之耳禹敷文
命而萬世永頼湯布昭聖武而聿求元聖
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而譽髦斯士懷
保惠鮮既獲仁人永清大正總以知人安
民爲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之兵
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
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
典敏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

可容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迤藩
剿倭奴邇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
紛諸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
堯舜之治統卽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觀
今日有不可不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
之局勢有密於進取之謀算而要在破虜

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人定進取之議
今之薊豈特漢唐逼渭橋逼甘泉哉彼逼
西域六部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遼陽
虜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入城棄
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
此謂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
非虜取之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
捐以與西虜又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
之而猶鞠爲荒草蕩爲墟煙我日退西虜

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日進西平之戕
殲錦義之格拒鎮江之俘獻豈異人任哉
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蓋奴犯山
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鷙鳥於累百兵
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繇關外一二百里集
鴻鴈招熊羆而遙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
大順而後城環慶斷蕭關鳴沙卒反靈夏
橫山之地乎夫王驥抵上江韓雍薄藤峽
王守仁擣安慶顧其時物力饒而雷擊電

掣非摧殘烈焰無堅城可收保比又意者
近遼數百里各宿重兵衢地則合交互分
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狼秦不出函谷
乎夫譚綸將戚繼光築薊臺立車營
肅皇帝遣右司馬大閱十六萬之師顧其時繕
甲增戍所在騰飽非宿將去其家丁連年
調發甚若暴霈比而轉怯爲勇轉詐爲誠
轉恢弘爲精密倣漢上郡屯田及當罷者
人馬數計失遞所省暨減所派厚其畜力

耐煩綜理責之敢勇深入凝忍負重之將
此謂進取之圖算然其要在破虜情傳介
子斬樓蘭龜茲持黃金錦繡擒之樽俎以
神暇而膺履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以克
莎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郅支能善
用其豪傑也郭元振凍烏須勒雨雪中其
子反獻馬駝牛羊務面泣送以宿望運急
智也元成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
又有抱孫之痛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

能如寇準叱曹利用以三十萬成約否
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制能制東虜而
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又其要在
振懦習
聖問曰政教隳而文德闕聲容盛而武功衰
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營禁衛何以永
樂之校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
兵戰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華勝驍說
樸能監槍權嶽則斷行而窟穴厮養無賴

槩置不詰問班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
軍衛所何不勤蒐訓集有軍不清有塞下
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屯何勇於壞成
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祖制武有
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歟法重
則易恩赦嚴則易使非佗佗之射御劝裁
截之論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勳胄戚臣
皆咋舌矣問綰組符者不職奚守無兵奚
戰不練奚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

狼辭封邑玆賚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
桓鮮卑之驛貢何其少問募兵何以罪帥
棄弁攫金斂怨試以多募遠募之費厚見
卒屏履糗糧調發召募土兵客者盡精勁
矣此謂振懦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劉陶
請捕張角賞以國土李泌議光弼子儀三
地禁其四將裴度請行營倂諸將心力願
其言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殲
亮抑豈知預決敢盟憂先淮海哉虞詡令

朝歆守武都抑豈知力辯涼州之棄鄧騭
等忌攅之哉臣觀人才鑿而不精布局闊
而少密其識短也故求奇識之人寇恂伐
百雋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給軍卒降
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睢眦克平安史李
晟假詔徙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
游環決策入衛以鋭士火戰棚張齊賢列
幟燃芻敗賊土磴砦反歸功虚漢忒張惟
孝力解鼎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觀大

吏逗遛於危彊簡書委頓於莽其氣餒
也故求忠勇之人顔真卿增陴濬湟料簡
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隆知涼州立標
簡試詣武庫選仗給三年軍資高崇文卯
受命巳卯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射計
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觀角雌雄於門
戶工鉛槧爲韜鈐其衛弛也故求儲備之
人隴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齋
二十日糧擒頡利於反掌王童謀旦舉事

段秀實速司漏吏曙執斬之張萬福立馬
江淮發進奉船淄青將士睥睨不敢動臣
覩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高賭墅之客其
救僻也故求撲變之人得若人而推一文
臣右文卽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卽右文
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俗文緜武張武因文靖
之大指敕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疏添
樞貳以剔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

之職方久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攝臣絕
咨送之弊陋遊圉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
關外要害卽以其地官之有良將何患無
兵導將將何患無將而尤無使閫外決機
盈廷分謗則議在專責成嘉靖給事楊允
繩疏銓除剩量邊腹痛抑規避故沿邊守
令破資格錄異能捷其陞轉良急務也孔
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
堪宰相寬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乎

昇太宗各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
之聲而課能不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
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萬劉錡不守
今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甲曳兵米粟一
炬以京營推之一家齎十兵一人侵十餉
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急便
宜通糧則議在覈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
欺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
馬驚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番雜用

則議在募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
不一八萬人之銳李抱真不餉租給弓矢
德裕不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
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軾不別儲餘錢
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議在勤練
恤以覺華為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轉關
或蒙衝直抵遼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
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
宋法兵敗必誅賊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

鐵開鐵不逮擲廣寧已事之鑒也夫小戎
以義與師婦人勇於赴敵漢將根孛未滅
去病恥不問家令司寇之斧鉞不嚴貪納
之肺腸日爛以廉恥生天下之命以禁令
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罰
詔中外亟脩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
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為簿書期會之虛文於
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顧
國家之急也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

之使民不敢不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
戰而守令守漢以棄利與匈奴逐唐憲宗
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路被兵必有優
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遂欲食騶桑
之報忽而為奸為黠反不及旃裘之倫亦
大可念惜矣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為軍
吏捕逐至引宮辦活饑民五十萬選為兵
者十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氓武以安人

利衆爲七德之二斯全德兼爲其勤與敏之効財省游言無使必可行之言至於必行而行巳無及節冗費無使不獲巳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巳不支夫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按其形勢内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納降信虜之轍擇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王敞舉楊一清王崇古以戰爲撫李

承勳修鐵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却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内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勍敵有備無患今日之六經也今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

文者同

陛下提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年九牧預懸師武臣之烱

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恭几萬年竹集同心德之大

勳惟斷乃成威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

景運如日方升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日講存稿　天啓六年　講官臣陳仁錫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說有禮則和無禮則不和總要
尚嚴肅的意思有子說禮以辯上下定民志
惟其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
天下極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
斯盡善盡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

說箇大兼說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
只向寬縱一路去了惟其事事逞不得願欲
在在越不得範圍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
是和處這便是在在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
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把禮來節制任情放
肆不和莫甚先王制禮原無這一條路如何
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件不貴和而有
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而無禮則不
和用禮者一以嚴肅爲主方不失先王制禮

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曰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首
務
宣宗章皇帝曰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
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
之初戡亂方平飭在名分是先王創制立極
之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
起弊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
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豈有堯舜在上臣下敢

效晉魏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
上身上凜肅做起
皇上秉道揆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知
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誦小大繇之一
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
大處勉遵典禮若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細的
所在稍逞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

鬆了初亦覺有軀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淸
神憒散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
和若是無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
宮妾亦如此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
欲來不得似乎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
然悅豫動必以禮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
愉中心安樂處何等樣和爲綱常倫理之主
共必于制事制心之際萬分節愼而后可臣
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惟
皇上節一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敎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
是必可行的道理恥辱是喚醒無恥的良心
親是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
不失言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愼重
方可保其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
如渙汗其大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
世那箇不信從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

復后世詔令月煩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
當初不及致詳甚至欽恕爲德功令愈嚴背
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引經典明文以解于
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蘇軾奏朝廷赦吏
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實不能行于廟
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更胥因緣爲奸若言
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好貨之主
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流涕祇
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件都

是與唐臣陸贄商略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
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
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
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已中心慚汗
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
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
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語
須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
羞之不與爲伍子孫羞之不以爲祖易曰或

承之羞似日日送一場羞與他其初佯托謙
恭下士之跡也會哄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
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貴近禮也如此謂之
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切的謂之宗是做
得身子性命之主的這樣人最易疏失了他
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後方可靠得
着如三公可倚着他論道經邦如三孤可倚
着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著他倡九牧阜
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警急

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項
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謀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
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
端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
事天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佞倖一輩挽
回補救全然倚他不著然後痛心疾首下詔
求賢則何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慎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道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有切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惟心裏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嗜慾淡泊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之窾會自見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不朽之業此謂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

行不足豈有要敏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容易說出來須兢兢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謂愼言這等孳孳力學又不敢自以爲是必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非務要着實訂證一番不使差謬蓋從虛明無欲中來學之源極清自己有權衡定主所取的模範又端楷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無一物念念進修更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聖明舍己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率作

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寶訓曰昔范仲淹居位每日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　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即看詳者限二日他司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寬五日一時諸臣皆能竭力贊襄伏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方不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安一語可見土木一事猶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事又誦就有道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不是實學道

文華殿是

神宗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處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過
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芻蕘之言
仰冀　採擇

經筵存稿　崇禎三年　講官臣陳仁錫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即至善惟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體上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倡謇諤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昌言之訓形諸讚歎曰都帝慎乃在位今蒸民粒矣萬古

之平成已開兩階之干羽未格君職要乃位乎天德慎之哉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此保邦致治格天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正位乎上志氣清明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之曰俞有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慎位道理一一闡發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之止是從危微界別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保合盡天理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了惟其主

宰凝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人心的
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決曰惟幾一念和
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即從欽會
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旣拈出安汝止三
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
風雷雨弗迷非自家主張得定何能如是又
如夔夔齋慄烝烝乂不格姦非從天性幾深
處潛移默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自家
體驗出來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

處當是時帝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
便攻去沮塞言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
弼直大臣之職在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
帝心帝心至精其弼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
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之地帝心防微杜漸
其弼無處不嚴衣御之備謹戶牖之防從來
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眞說得徹未有不
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即工僅一隅强
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所牧底尹

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海隅日
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臣諮
詢非輕安敢不直又如教養工虞兵刑禮樂
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
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
乘四載隨山刊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
緘默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
難邪時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
本然而無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

諫者在廷皆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即天
下之動萬古天心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
制作皆從情性上調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
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緊相維係自然億兆
人之心輳集迎合于帝心而四方翕然從欲
丕應徯志箇箇先志以迎其事業巍乎煥乎
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康帝自安止
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愼位而天之申命
亦大可見矣蓋天生聖主只爲幾箇百姓帝

廷之上旣命禹又命稷旣命契又命皋陶一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使百官在在布寛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所以至應徯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之中命天有天之中命萃爲嘉氣此謂主聖臣直萬古極治已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日月之至明而養其貞安安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率作興事之一時也臣伏覩雷火徵

天心仁愛剷除粗飭矣宜及時而盡覈墩臺積疏齋宿弊下民共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流賊滋蔓絕勾連詐款之釁則奴氛必除清貪緣蠹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實則召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省無以恢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畿而達沿邊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兇雪耻之謀備廣寧而絡四衛好生施普寰宇則於無生中求有生納諫喜諍臣鄰則於有過中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讀以伸祈天永命萬年孔固之祝云

武舉錄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
大司馬奉
俞功令加弢觻角組轡可筋骨膽力求也劒
履之及氣序青雲共曉忠孝大義恬澹爲
上吹律測之繫冇籍則闇而問方略
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
給事中臣承棨主事臣橋臣有聞共襄厥
事臣含珥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

惟獵狁罕开之屬蠢蠢匪茹授蘇轄以毛
錐善射而有辭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
諸臣敢不齋祓簡迪用對揚
天子威命既取士一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叙首簡臣聞練士節制尚矣
進而六千之君子共勞苦進而三千之一
心共祗懼又進而十人之同心同德共肯
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以孝友飲御
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詐金在

懷馬在廄而亦在其勁是忠孝恬澹者心
膂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餌也
義利錙銖多士登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
報之義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
心之精微以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
謙君子孰能終之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
上者高引爲恪人元龜其事君大節一道
禮度益師貞之丈人歟臣讀易師九二在
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遣將之
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竝
平臺

召對
文華裁決諄諄苦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無已粤稽洪武天下飛蝗災異
爲令遇風霾輒傍邊庭頃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脩省至粟貴十年颶決萬戶地以震
告既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薄陰陽之
和何以報屯鹽稽軍與京營嚴戰守水利
關隘吭漕規載典則盡潤略壞法亂紀而

畫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寮卒與傭賈謀
居閫士禁憤也憤盈而決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繇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稾街蠻吏耶
開飲至告款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
農始加派令見兵有額郡國那移正供逋
欠日甚貪吏吸加派之朘閭左受加派之
困
國家冒加派之名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咨爾貧破其家省海內
佗負輸將之費厭賦貞何以報聞斯言也
流汗相屬
天地清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腥羶
祖宗櫛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含生之類
扶老攜幼謳吟燕凱之聲歡號相答然後
類於
上帝禋於
祖宗酬

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槊定之能事耶師
尚父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又曰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兇醜虜必亢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
獨見之注繝愜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巳
臣仁錫
祖駢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閱九試而中天啓之
壬戌繇是感激知遇殫心

講筵朴愚硜執屏伏田野
皇上采廷臣言首荷
環召俾理
詔勅秩宮寮與觀柾柾矯矯之盛以人事
若龔得當以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臂
詘膝連綴而致之
闕下臣庶幾載筆磨銘勒燕然茲籍爲嚆矢
報之義其交勗哉知武舉者兵部尚書臣
在晋左侍郎臣邦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

臣光裕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晋
伯臣天錫崇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昌
臨淮侯臣弘濟定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
守錡誠意伯臣孔昭監試則御史臣心一
臣師褱法得備書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
院編脩陳仁錫謹序

評資治通鑑序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于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于上人事應于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

是非天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非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史尊自二十一史變爲表志傳紀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命爲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肆曰編年仍是紀傳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錄分爲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爲三時政記以宰相二人撰錄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知人爾以史矣史遷曰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况其
下者乎故謗讟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讎也而
史獎北啇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
史孤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
卞蔡京也而史脫脫也而史正史猶爾况釋乘
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
首呈通志八卷英宗悅焉置局秘閣賜名資
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乎若代闕國

家係生民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錄考異故
曰斷以邪正要于治忽辭令淵源簾諫深切大
哉神宗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
平熙寧間紛爭國事盡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
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
先去其名心使是非定于天定于君定于天下
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已出南史氏之筆范希文
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一月旦

之名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
設張子學于是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
子而不留二道學之名溫公自選辟官屬御府
供筆墨御筍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
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
主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註有
十論有較讐通鑑凡例閒關從軍帙亡別購入
考異于各文撰釋文爲辨誤駁海陵本非司馬
康節康較文字官不應駁鑿而紹興金使問

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沒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
僞沒故判爲贋本公註書精嚴之二端也仁錫
髮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于公抑感溫公言覽
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
柔爾于是探索鈎致就其閎鉅關鍵畧爲提掇
俾閱鑑而又閱胡註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
評註別開青眼試于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
焉如奇雲寫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明
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春

氷唯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唯恐少懷聖賢常
搩之宇宙誤用百年有限之精神笑化為泣泣
化為慟至大慟有欠伸思臥者乎嗟嗟讀書不
大悅無以蕩頑果不食之孤陽不大慟無以震
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
書欲慟常多悅常少更欲慟已多于慟人慟已
今日多于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
爲沐而質溫公兼以問世予閱鑑畢殫心宋史
旁及遼金元恭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詔修元史
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敘疏譔宋史
何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桱輩所未備
在勝國楊公維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
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
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
界故編獨嚴于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
本曰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
本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肇治亂之始

故一榜必書得某人儒學隱逸比溫公加詳溫
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即
四六亦不廢述揭傒斯之言曰修史在于得人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其于學問文章史
事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
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非以極博淨而
上之疑鬼疑神甚于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
不可盡後況左傳止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

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錄而宋元取
薛本蓋常論之溫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
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
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
元豐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前
漢歸攽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
公不載其事蓋同修官即較定簡牘之流亞耶
神宗諭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
唐宋人主尊編年明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

遇其經筵常令進讀則人臣啓沃之極思也噫
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夷狄而急民生進
見用人太銳漸剝民以遲大壞軍興不減倖門
不加搜括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任邪雖然溫
公望其君好善矜惡取是捨非薛本據事直述
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
以責于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
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于堯舜
必長君子之泰必掃夷狄之氛必是非皎然辨

于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通鑑目錄序

宋司馬文正公既編資治通鑑別纂精要爲目
錄三十卷皆有詔于朝曉著舉要曆八十卷未
成書朱紫陽因之以裁綱目兩書丕顯于我
朝前哲東阿于公恭擬合刻敘大旨稱
憲宗純皇帝特敕史臣刊正綱目梓于內府
神宗顯皇帝命進講通鑑閱十餘載俾模善本
以三皇五帝三代紀畧冠諸首復摭百宋所著
如考異集覽正誤諸書附分注之下蓋精求于

極博確有指歸矣萬世治平孰大乎此仁錫恭
讀成化
御製綱目序曰昔者五經同異賴漢宣帝命諸
儒講論于石渠閣親稱制臨決然後歸一大哉
言乎綱目非自紫陽昉也昉于溫公予故並閱
兩書首以目錄爰付八閩徐伯詩讐較精好俾
通法不爲事詞掩嫩愿可以綱領提竊疑宋人
主輯是書欲見大意莫如嚴邪正之辨截華夷
之界

成祖文皇帝寶訓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簡別內
君子而外小人一語關治道不小今觀于宋邪
正何如也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也夷狄而
中國則中國之豈可崔武曰南朝自東晉遷遺
生亂不修孔廟宋齊而下外教盛行是變夏爲
夷也似也或又曰北朝自衛盧以來攻劉曜逐
匈奴收遺書祀孔子置五經博士禁胡語胡服
迨至于文典章制度儀刑古昔是用夏而變夷
也其然豈其然乎元祀孔子雷震几楹兩廡地

裂非明驗耶今觀于宋華夷何如也然則是書
韜于宋而伸于
明亦在乎長君子消小人壯中國斥夷狄而已
矣

宋元通鑑序

渡黃河舟中暑劇日夜披讀宋史歎曰兵乎
耳猶無兵財講耳猶無財用人耳猶無人豈
容盛耳矣有聲容議論煩耳矣有議論大都宋
之匪爽天所醞釀宋之君子亦天所拂亂從來
兩耕宏遠之主開拓萬古而又生太宗以充一
代木了其子孫特受成焉耳幽燕大事藝祖太
宗兩失之於後人何尤渲淵一擧自孤注之論
出而其君膽落於過河後世子孫憚虜若懼虎

非故用欽若知天雄軍險謀不至此否臧勿用
君子監諸噫過此以往予詳之笥端矣可無覆
說獨恨胡元姦竊大統併禮樂竊之夫大聖大
賢封謚褻辱古今之奇痛也宋臣仕元古今之
大戒也史官有識者宜盡削其文請黜從祀者
今大書特書悉仍舊史何憤憤歟予故嚴討之
至其愼紀災異及治京東水利仍不廢採擇云
時天啓丙寅秋七月既望

無夢園遺集卷之二目錄

劉元博洞庭游草
余周生集
西湖補帆集 川劉
堯峯山志
陽山志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包蒙泉稿
朱秋崖稿
錢兼山廣川集

李小灣建霞樓稿
沈石田暨先白陽合刻稿
孟肖形夢覺言
貢二山斗酒堂集
冒宗起詩艸
許才甫七箋
補遺
天下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記

四書備攷叙

古人不朽之精赫奕千載鄉藝葩其事瘠瘝通
其神攷無庸也其次則有顯晦與載籍偕雖博
與家不無訛與訛襍謬與謬資蹟湮於旣燼理
嬰夫繇來咏物而物戕其質久矣人莫重於陽
秋水鏡物莫貴於埤雅水經注諸篇散而稽則
考𡨋乜廣而彙則備攷尤急余逆時偕仲氏和
卿策蹇黃金臺左余則稽前賢語錄心勒朊裁
積成帙以百計仲亦封履鄰舍閱祁寒暑雨盡

獵古籍而隲之命曰四書攷北地延仲氏譽紙
貴長安如律令不虞天之摧我仲較李錄事更
慘石火之身其無憑也哉頃 予假課家塾因
簡篋所藏出示孤姪濟世試披其端委語刺刺
不休余喜甚莊復之而知其能讀父書也携仲
書并藐嗣屬叔氏中卿玉汝以成再命廣其攷
爲聖賢傳所繇聖賢靈常燭天未必不鑒立言
之苦心中卿素尚自矜惜不因熱門熄莆石以
代蒼伻獨著書其本蘊也宗方山不已文以荆

川抱冲簡臣諸刻彙集成書合余評註大學衍義補衍有後先而理無不洽公之海内魚豕之訛泣銷贊之前人鬚眉之精自吐此余所忻忻焉不愧藏之名山亟而付之梨也梨固應其大年已

原缺第三葉

大學衍義序

補衍義爲丘瓊山先生數年以來誦衍義補有之矣未有讀西山先生書而好之者予故合刻二書仍剛補所未備而先之以衍義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予講筵大可見此臣子靖獻第一義也深厚懇惻溢于至誠而痛陳事理不嫌激切西山先生洵有之矣其言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纖毫雖其兜襟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必提其要恒華

乎本至哉言也然公之書不進于紹定二年而進于端平元年良亦苦矣甫上書而拜疾速投進之旨次日後殿聚講面諭朝夕觀覽忽有旨使令就今日進讀公須别寫帝曰已在此矣因歎先諳進書之不易主臣相知之不難故于端平則疾速于紹定則艱難矣君子藏器于身待旹而動使紹定之季速出此書曰嬰芒刃公亦必無憾然公固養其身以有爲也既以大學一書爲君天下律令格例尤恨壅蔽之禍不遠也

四書塵譚序

自我　明以文章取士帖括家爭操不律爲聖賢寫照夫聖賢生千百年之上而欲傳寫其面目併傳寫其精神噫難矣此不從章句悟入何惟予認影迷頭相於畫態無有是處予謂善制義者必善讀書善讀聖賢書者定須以白文爲宗諸傳翼之則大全衍義諸編正不得脈爲故紙予頃得叨與　講筵凜凜以闡明經學是勖上遡漢疏下逮諸家語錄手爲芟彙而恪遵

朝廷功令祭酒考亭爰有析疑之箋留聖賢眞面目或亦精神所寄也今春抱痾却掃間有以疑義質者猶不無見獵之喜一日猶倩錢瑞伯甥一編示予啓視之則其師江上季夢白先生塵譚也夢白爲給諫連江先生文孫讀書修行不愧家學時從行卷中想見風期雋遠知得力參悟爲多茲塵譚具在宗朱闢異直探玄珠洵不當以故紙目之矣善學書者觀舞劍而悟善養生者觀解牛而悟則知善讀聖賢書者從章句入不專以章句局也更願善讀塵譚者掃空傳註獨闢悟門恍見聖賢於千百年之上庶無負夢白津梁盛意云

中庸淵天述序

乙卯冬日開啓新錢師入淵之誨乾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何在乎在淵丙辰下第扶友說舟中輒成書益六十四卦皆學問也訟大水合一之學繇詞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中庸一書大都涉大川事無聲無臭即欲涉而不能子思子是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德在淵固聰明聖知天水未分天德達矣天其上矣乏直言習坎愚謂習坎則通流有孚窒

則惕中不能習坎且惕中乎需下體乾入于穴爲土人知敬客而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矣不能淵且穴乎李延平先生云賴天之靈道理常在心目晩得元晦憶別羅仲素幾乎放倒朱子末年深造自艾辜負此翁噫士可一日無師友哉淵在是天在是仁也敢不肫肫藏密于是丙辰孟冬日述于小言齋乾坎不言所利需訟乾體皆因小有言

[illegible]

義經易簡錄序

憨讀書獨不解發憤云何輒廢書浩歎曰如是讀書何爲哉覩象象知憤觀繫辭知發憤天生一伏羲以原始生一仲尼以要終而天地之事畢何以曰文不在茲乎蓋聞文王更設八卦乾一下西北之首濟局變動繫爻者曰見羣龍无首孔子謂之易謂之辨謂之有太極而四聖人之精[illegible]乎此又聞震龍在下不爲首坎能上中不爲首艮龍在上其首見矣不止于而而

止于背不止于六爾止于五无首也故有五則成變化行鬼神有太極則生兩儀四象八卦孔子序次爾雅卦位之職未言土而安土敦仁卒歸神易苟神易不在乎漫說乾坤易簡如之何其有其有太極此孔子一生大憤之所在及其發憤而卦可以十三可以九可以雜爻可以七可以十一可以一夫七爻捉榮辱之主而十一爻尊一君首提成君象也鼎後三言艮則二君一艮五位[illegible]奇故一爻獨崇大有之上九履信

思臉者安土以敦仁一君之道爲極盛也世乃
識盤旋孔周文脚下夫舉念即先天豈患無義
皇心地正患不肯周旋三聖步履致一失脚成
千古恨耳抑吾孔子明明示人下手處矣帝出
乎震曰鼓之以雷霆萬物出乎震曰震無咎者
存乎悔无首之龍以震出夫坤者乾之隱身非
消體亦无首也故以大終焉如是而乾坤一神
易在我嗟乎人無隨五夜半之雷華五千銀之
火則亢五人位皆虎乾道乃革大人虎變補過

而後不過惕矣哉序易統始庖犧王堯舜迄無
間焉賢孔子于堯舜不賢于伏羲徹矣哉愚幼
服庭趨長承師訓謹輯所聞就正海內共發孔
子之憤若曰立言則愚豈敢

羅苡江宗伯易問序

少習易學在天在田在人孳孳焉長讀易學不
在天不在田不在人孳孳焉學需之利涉大川
而不恒懼應乎天哉未能也學訟之不利涉大
川惟幾惟深入乎淵哉未能也中庸一書大都
涉大川事無聲無臭欲涉而不能予思窺入淵
之音於九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水
合天德違矣屯而蒙泉滙於心坎乾坤始交而
遇坎利建侯建侯必於五人心自有侯未建耳

天水合一之卦天在淵中此三不在所以洗心
退藏于密居中而宅五也楚羅宗伯之言盡棄
其學卒以學易詎敢哉神無方而易無體故曰
易无體而有用乾坤其易之門邪爲乾坤門內
之人無爲乾坤門外之人爲乾坤在我門內之
人無爲我在乾坤門內之人如是何方體之有
[illegible][illegible]天地求坎而我不求坎天地習坎而我不
[illegible]坎需下體乾入于穴飲食宴樂知敬客不知
易主知爲主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矣不

非淵且穴乎屯以下無一卦無主人餘皆敬客
事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以生天地爲心孰生
之易生之是故易有太極易之故有之有之故
生之在止於中五皇建其有極大哉易乎終日
乾惕終日反復不惕不反不復不復不乾
離坎之間即中五乾坤并力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神武不殺生生之謂易也以木巽火不極火
之力亦不盡木之用故曰坎離周流六虛奚爻
位之有哉入乎淵則巽乎火而上出其水始交

而險既交而泰水上于天天地絪縕艱貞於反
復之際以雲雷心下經綸手故曰剛柔相易欲
變而然習之也日三復乎斯編

周禮句解序

叙曰儒者多讀無用之書爾然芸緗而曾不比
保殘守闕之漢儒古人所謂有書不讀良可惜
也余不甚引東方朔飲酒法大畧東西周后秦
漢十齊魏以下不過二升酌然醉矣六經醇醴
也其猶宗廟燕饗王及后世子諸有秩以式叙
者乎若周禮則五齊三酒清醫漿酏共酒酌數
入於酒府惟王部部之故周禮之於五經也如
開后和鈞焉魯論宗一周周公監夏殷六百餘

年至孔子周禮在魯曰舍周何適矣粤遡禹會
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益千八
百國會孟津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
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
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
出於文景之代故四書者周禮之箋疏也吳臨
川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
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
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

好古學購得春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仄於
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較理秘
書始著於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
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
末馬融傳之鄭玄玄註行世宋張子程子皆尊
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
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冬
官雖缺以尚書周官攷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
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敎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

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
爲一卷附之經後云愚按冬官非闕也或曰考
工記其殆遠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築氏之爲
削也鳧氏之爲聲也㮚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涑
羽也其義不通於今古音也甗甒鬴鬲庾豆皆
埴也有虞氏尚陶則河濱之物耳古俗也西北
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不闢用車多用
舟少舟制不傳也廬何以爲戈柲宜何以爲人
則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字奇

而法辭富而鏗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
不與五官同者古奧渺法也傳稱寓須之鼓闕
翟之甲兌之弓和之矢此乃中古之制非太上
伊陶鳧㮚之范也故考工記遠矣辭溥商書銘
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絺繡尺度則禹貢之斤
後之作者猶騏驥之逐月而馳遠乎其不相及
矣故此書隸於周官可不隸於周官可其不亡
者劉氏力也補冬官非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
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

大都剟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
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夫大禹相舜猶系司空
故召康公以太保營洛仲山甫以冢宰城齊召
穆公平淮夷亦命管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
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春秋築城作邑無
慮百千能者爲之未有專屬穆王命君牙作司
徒敷五典和民則矣而祁寒暑雨小民怨咨則
安民固多端詩不云乎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不
廢土也王畿千里大司徒爲政內而六鄉小司

徒鄉師以下主之六鄉之外爲六遂遂人遂師
以下主之六遂之外爲都鄙王子公卿大夫之
采地所謂畿內諸侯也大宰旣以八則治其國
六鄉六遂天子親擇官而治之所異者六遂之
官降每下六鄉一等耳柯氏作釋原創遂人以
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攷五家所輯
如天官譜夫不離肆守人在应而獻鱉之人遊
於德宮內司服不出閨縫人在室而絲枲玄黄
予奉儀仔掌舍掌次幕人後世之更衣湯沐也

獸臂以調天子之馬夏釆以待大喪之復而黜
之他官春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謂之五
史故曰祀史示虔也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使視
於王后之奉宗廟饗諸侯助王亞裸示敬也天
府所藏宗器也治中也民數穀數也示虔也司
服掌五禮之冕服示辨也冢人職天子之陵使
痳大夫達於天下爲姓示戚也馮相保章氏天
丁以登臺祇祲書雲物示慎也冐爲外之牛人
羊地官羊人隸夏官犬人隸秋官大祭祀大享

鬼神示則司徒共其牛牲司寇共其犬牲司馬
共其羊牲牧人無牲市於司馬故各異屬今槩
以祭牲入諸禮官此益謬矣政官之屬司勳掌
六鄉賞地法凡有職功者銘於大常祭於大蒸
司士掌群臣之版司馬論進士之賢諸子掌國
子之倅祭僕小臣寄趨燕寢小子之職衆軍器
尉師田斬牲以狗陳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以出
內火羊人共羊牲匡人以法則而匡諸侯擇人
掌誦王志職方氏掌地圖諸侯牧伯秘不得見

形方氏制地域土方氏以土圭相宅訓方氏道
四方之政事量人量軍壘軍舍州涂軍社山師
川師以山澤之名物利害而頒之於邦國原師
辨天下之地名而封國立邑司弓矢槀人繕人
弁師掌戎服節服氏職衮冕皆有秩於司馬不
可闕也大行人以下九職僞隸司寇置行人以
立於司寇之間隱然王鈇之不犯今盡取其九
職入之春官何居司隸五隸之長罪隸郡國之
[illegible]門隸四夷之仔大司寇以隸處之以法繩之

而役之槽櫪之間曷爲入於司馬乎以全經言之亦有可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宮罪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所屨交肯歷情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旣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詩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共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

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關中距北虜二百里封地不加益且以千八百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又如以朔會男女調人和萬民致琢異之物國服爲之息或竊補或誤解善哉乎鄭氏玄之言也其註小司馬之職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缺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蓋當時僅除挾書律漢武詔求亦晚說卦河內女子

始出卦圖著圖占法樂經筮詩六篇皆亡附會間有又謂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學奇字於楊雄故字多誕然何累於全經駁鄭氏嘉石註云嘉石文石也使民思其文理而悔過焉則漢獎之馬猶汶泗之琳琅不尤善乎肺石註曰赤石也則黃白之石不可用乎邦汋者奸民乘上隙而激衆以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今註云汋如斟汋乎鈞金束矢非貧民可辦有如履肺石而號撾路鼓而鳴先王故不以鈞金束矢而終困

苦之矣雖然不猶愈五家耕無主之田而自畝滑也哉王安石不善讀周禮胡致堂不讀周禮止不如作何分別大抵學者始失於過信究失於過疑過信則無書不可讀過疑則無書足讀此千古讀書之鑒也五家本何氏最後愛書具而秋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與訓傳之舊余乃何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舊隸某官自本屬號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亦皆其出而古本瞭然宜復若夫陳諸

制度

詔告學宮前賢論列詳矣萬曆壬子孟秋朔日

述於問龍館

考工記序

正文體之令日下顧其神不全耳目口鼻何有

哉少小讀古文未下咽輙腕摹不置獨憚用考

工記其神全故尊之他書不及也昔人云請五

官隸於法度不收紓氣至考工則頹而解頤矣

猶之倦鼓窮之後而逢好友與之鼓掌而矜射

覆也噫乎是何言哉

孝經翼叙

余家世業讀孝經云然初疑不列學官士不以是經爲進身之所繇也至有高材貴士鉅儒名篇至德要道語自筆端翔珍四裔而不自知其出于仲尼閒居曾子避席儼然一會者甚爲功令評之既研心六經乃知六經皆孝經第六經之于孝如不言易者皆易也而孝經之不列于六經不特刱孝爲廣厲者猶善易者反不使言易也　今上首重孝經留意社學郡人士亦一

時向風嶺書敦古懋勉彝叙蒸蒸乎行在孝經矣此猶能仲君平生志在春秋而一旦爲孝經翼也增損詳定余尤翼之翼焉而未也余將以余所居孔子巷及顏回里吳王城下澹臺湖黄葉止啼以示舞勺與復社學舉鄉之幼志專肄孝經于其中庶鄒魯洙泗如妙喜一世界斷取以來孝與孝合如空與空合而無有一滲德逆氣稍薄其和視彼倉皇倚賴藉孝經以滅賊滅火診疾診妖者不猶襲取之爲見乎不亦仰佐我　皇上錫類之治以稍逭余往濫竽胄教無淚故乎而今吾尚病未能以此翼吾仲君也仲君與余家世以孝友相摩勿論他若述郎孝經一翼合鄭超孔直証出胎啞啼之始久鐸南徐左參右損周旋絳帳將來百里絃歌孝經爲譜其翼成　皇上錫類之治當有赤虹黄玉降自法宮以恢虞衿右若余志沾沾社學亦冒田一方張子厚井地之學耳翼吾仲君以翼孝經者還在此書也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有太極蓋惟其易之是以有之周元公一語道破曰無極而太極正爲點化太極神無方易無體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爾儒者終身不易漫云有太極如耶一物爲道之胸中不生不化號爲宿儒秖宿物爾先是許道鑑成辛未許綱目成竊耶性理約略簡便以示兒曹而有慨於遭盛世之不偶也秘書御府也唐天子猶以爲外且遠更聚書集賢殿別置較讎官曰學士曰較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且非天下之名能文學者不得與於是選於是集賢之書盛積書日多官日重而係於理道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極要領或曰學者貴經世識時務耳是不然孔潤身孟生色當其整頓身心處即是整頓天下萬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忽乎哉

名世文宗序

余前序此刻云庶常吉士六經外分記眞氏正宗先輩云眞氏主體裁宜少廣之餘姚胡公挍吳出選註名世文宗刻祁齋近經生家言不入詩賦王元美先生稍汰爲輯粹數典不忘其祖旌勝國至今日鑒裁精嚴余彼取屈大夫以下奇文銓次其中柳子云嗜不同味而快麗飽一也今此集出如師望在肆鼓刀揚聲余何言哉亡已前述二記諸葛武侯記黄陵廟云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黄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撰古文者宜作是觀應劭封禪儀記泰山一云其爲高也石壁窅窱如無道經追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一記天門云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五六步一休喋喋據頓地不

避涇暗前有燥地目覩而兩脚不隨讀古文者宜作是觀夫今之爲古文者皆時文也不獨今也宋開制舉義科其號爲古文亦今之時文也今人而作古文則古文亦可呼爲時藝恐古人不平耳夫作古者多讀古者少古人在忙寂之間是書已點竄頻而余又將以疑石疑白雪者綴之無乃畫重累人乎噫此余丁巳孟冬問龍館叙詞也距今戊辰又十二年矣余被　環召顧貞宮端坐一小樓蕭然贊易　明部臣常敎

習課業俱用經濟實事恭坐其間急於救時恐分記非所屑而是書重梓更廣所未備亦藥龍中一物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古與今相戛然後陳言去有能不作古而讀古又不以讀古誤天下可與言經世也已

古文正集序

今之好爲詩者猶其好爲古文詞也然不擇人而詩不擇地而詩往往庋閣不覩褒譏皆絕乃古文詞則以其人與地著作者高自命或執簡以討之不列於古併失其今倘所謂古人不見我然耶否耶予謂夫夫也亦幸古人不見之耳嗚呼詩之寬也寬於塗巷古文之嚴也嚴於學士大夫胡不思焉思則耻耻則惧緊唯不敢爲古文詞也抑不敢爲詩也其不敢爲詩也不敢

後雅頌郊廟之章亦不敢襲兒童女婦之口何也詩生於情兒童女婦其情至則傳矣可以採而貢矣今之詩與文大率有情者少無情而好盡者多無情則無法還以古文正之此玉峰諸君子所以編也君之先人魯生先生余同年友以經術經世予每過東魯道中州伊淵人口祠廟皆有生氣諸君子奇才異能篤至於學月旦重之裁定精覈可謂嘐嘐慕古之華立此法程無寧舍已從人與其强邀古人見我不若循

術焉東身珪璋執贄以事庭幾髣髴九天之珠
玉白畩唾間吞吐也

以上原缺

京東以輸河北則有散常平之粟勸蓄積之家
兗此兩路而責海之利以予小民似也然訓練
土兵嚴戢禁軍迄無定策矣山東上世以來腹
心根本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便風一帆奄至
城下于是屯水兵教水戰烽燧不絕歲以四月
戍駞基島八月乃還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惟甆
令措嚴新舊平海弩手指揮得便宜差撥犄角
以衛北虜䂓京東更設伏萊密二州公守此阜
裝日上其勤于登如此又願復守徐州三年兼

經沂州兵甲河朔諸路要重定武控扼强虜其
治營務而公條上五路開仕進之門定州修弓
箭之社蓋非俗吏也天子於人耶博聞有道者
于五嶽禮其能興雲而者於黃河祀其能轉漕
利益者公在徐州水暴至堵作皆與安流如故
嘗之大人先生大用則大効不用河故河不治
公嘗多作陂塘陳州之役自然消減至論也市
易務錢攻元郊祀布令蠲除欠負窮民鼓舞滞
淤錢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僚析文破勑違法賍

借使郊祀勑書失信上帝公所云朝廷赦吏胥
不赦也夫吏胥不赦則豈特吏胥也哉浙西饑
疫人如鬼腊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柰
何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至哉言乎淮
南東西諸郡災傷達者十五六年夏田一熟催
欠塞户反思凶年欲救之于可救之前勿如浙
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後仁人哉金部與轉運司
違例刻削網稍骨立富商不肯搭載以此尋擾
官米事收入獄而已雖然足國裕民公亦無成

謀矣則為陳五事一將相之臣召論大計一前
太守刺史罷歸者一于經籍之外別訪講讀一
優慰吏民上書一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亦無所
之思耳嗚呼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其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其刻公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惜乎宋之人主僅以語言文字目公奇才令之
學人又以韓柳歐蘇畢公能事乎故為公拐出
一二若夫流離遷謫賢者之常不足道也抑又
疑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所

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識程正
公豈知人之明真不可學耶意者學徒相仇竄
改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于公也

韓文序

文章原本六經六經原本德行三代以下知此者鮮矣是以秦漢之文一變而典謨訓誥之體遂不可復夫其氣非不昌格非不嚴體裁非不勁也以未聞乎聖人之道也故曰韓文起八代之衰雖然公如遇濂洛之純程伯子之粹羅豫章李延平之靜必北面事之以其求聞乎聖人之道也公之德行具載本傳攷其政事策淮西與裴中丞同上章及請先入汴說韓弘擒元濟

已守潮而鱷魚遠守袁而賣子贖三爲侍郎一爲祭酒皆能于其官焉其文學則與衍闊深沛然若有餘卒澤于道德仁義獨所謂言語者世俗頗不解或誤言語爲政事失之誣或誤言語爲文學失之躁甚或誤言語爲德行漫漶離其情實張皇迂闊靡所底柱然則言語如之何其列于四科也耶以公叱王廷湊數語知之彼且誇先太師血衣公直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未幾撥甲者皆謂侍郎言是廷

湊泣受命天子聞而恍之郭令公兄[illegible]此類也大敵在前語言一亂禍患隨之定[illegible]力歐陽文忠不云乎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故韓文得之尹師魯乃在衆進士後嗚呼宋人以時文爲古文其體移今人以古文爲時文其體僞且時義嘐嘐慕古一旦矢爲古文辭皆八股之唾餘也顧安所得古乎作文者無溢辭評文亦然如嚳公之詞則曰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言非也當其官中

舍放言進宰相惡之不過改庶子爾亡何從裴丞相行軍司馬擢侍郎佛骨一疏天子怒甚以度等言貶刺史潮州遂轉袁州至鎮州之遣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唐天子之愛才若此丞相之知人救人如此其後臺府不協紳愈兩罷以逢吉故然公復爲吏部侍郎謚曰文何嘗一日不安于朝耶嗚呼緊惟穆宗知之憲宗尤知之潮州上表帝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且論救非歷相國度與崔群已也

戚里諸貴亦爲公言公何患知巳少也正無措
諸公耳即所云見公之文始而驚中而笑且排
然乎否哉余既刻此書又恐耳食之徒漫相附
和反不若驚且笑且排者之知公也正猶戚里
貴人皆爲之言更不若其無言也

潛確居類書序

類從於道起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
各從其類也類聚而羣分惟本之是以聚之聚
之是以親之親之是以從之如雲龍風虎之相
從也則類如火之上同於天也則類類族辨物
愼辨物居方大都本是類之時義大矣哉恒雜
而不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之不可忽
也如是竊怪學士家好言虛無耻類書而度閣
下者疲神纂組誰爲呼吸雷風耐煩咀嚼其弊

也曰弗類曰敗類誠懼之也此書十六歲時讀
書昼林之潛確居嘉與博碩捃拾成帙而刻成
於崇禎庚午六月渡江之辰續訂于辛未九月
冊封之竣又明年六月始僝功蓋先君子兒余
沈沈讀書戒之曰勿迂儒勿腐儒經術以經世
則氏郭翁諱端明別號昇菴方正博聞君子也
吏互商確詞人宗歐陽率更藝文類聚徐學士
初學記白孔六帖或集于衆手或割裂章句或
徇牽對偶事多傅會近唐類函頗捃諸書卷帙

君樂不無重複于是隨手抄記盍以他書分曹
標曰凡三易稿乃就旣讀書中秘齋宿承華與
諸君子旁求閣本曁燕趙藏書世家斟酌損益
捧　節還里種楪老矣竹方苞茂予嘗有言千
荷花萬芙蓉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雜
我其中類乎否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夜半生
于犂火視之惟恐類已也事有類之乃不類不
類之乃以類者知類也可以同知惟恐類已也
可以辭雖然又有名類而實不類者嘗有言古

之善活人者則謂之泰越今之學傷人者則謂
之父母與其父之母之而操梃也不如泰之越
之而捻藥也斯書藥物也審脉定方顧用之何
如耳嗟乎百聞不如一見邉防充棟也身歷關
塞則郵報塘報邉志皆塵飯矣河道累牘也臨
決河候新河則南北中洋洋纚纚之三志不耐
深叫而盡力溝洫一語先不行于中州矣屯鹽
兵法人持一喙也質之屯軍鹺賈椎子毋者
五不盾矣考功指掌也匹馬田間與父老問治
恢州自有龔黃矣司馬軍政也張空拳冒白刃
萃人頭挾生旁州自有衛霍矣郊社宗祀孝學
術與崇禮也入清廟侍朝堂厠成均穆然竟矣
守人早朝詩頗寒儉不類矣山水清音也五百
新漢自鼓自鐘自唄誦而日與天龍神鬼相吉
語逢虎遇豹奮髯自得游記未有也我將自其
類而求之是游于方之內也未可概也我將起
其類而神相之是索于牝牡驪黄之外也未敢
信也士君子移其它嗜好而之乎書或不廢閟

覽乎若庚移其苦吟茶譜枯坐一室而四方動
鄙跡焉所得孰多乎哉

列聖垂訓後序

神道設教昉於易在帝左右昭於詩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炳於書春秋去古未遠左氏多詳禍福動作威儀以定命執玉高卑視[illegible]早衰以卜年算後世乃云義理不足開人故借禍福惕之說哉此言民至靈至神惟泰愚黠者使昏然無知以聽從于上柰何效泰智尚寬上所借藍肆矯誣禍福之報輕而義禮之權孤其可乎哉夫義理務禍福者也非禍福務義理也

晉李憶翁公祖列聖垂訓一刻確如星日之垂爲公以之增德以之涖政神聽和平焚香展誦一過如與天語而原本讀書錄首云凡事到面前即當思其發脫又閱文清全集有云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無涯夫能無欲又能發脫此皆眞體認眞自得夢寐快心之句也公効法如此上帝陟降恍乎如見之已古人與天親故與民親九關羅之目前今人與民疎故與天疎堂下遠於萬里若子產裨竈焉知張睢陽未識人倫安知天道其言天益精矣公之孝友著於梓里其人倫政事爲讀書作善明訓哉

經世八編類纂序

昔六經終亂治六經治未亂蠱元亨而天下治以六經治其亂而亂可常治也六經者欽之爲人臣以事君爲人子以事父盡人皆忠孝心盡世皆經綸手也飭六背寧薊國有天道焉有以道焉有人道焉有學術然後有經濟焉有容保然後有敎思焉有不苟富貴之操節然後有潤天雲雨之膏澤焉自非然者不人不臣不將不相負天負地負君而爽秋

慕封之禍未有甚于此者矣諸編首衍義補何也其書主齊治均平極聖神功化生逢堯舜之君此

本朝第一封事也諸編皆有意籌當世之務或博而寡要或冗而多蕪予總以題目刪其泛濫俾無錯用之參著亦無輕捐之易毒大都西漢而上錄文辭東漢而下采謀畫旁及他書補以圖說大哉六經易哉臣子撫以獨至之孤行誤天下蒼生無以救敗之險者亂乾坤平局無以飲食之需樂衎雲雷經綸其于諸編思過半矣予生逢

明盛備員史局入則講讀開時承

天語出則咕嗶外不聞人聲矻矻窮年聊從吾好抑慨古今豪傑後經世者何其多能遯世者何其少繫詞曰斷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盛德大業至矣哉蓋天地善藏也夫乾大矣必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中庸其至矣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經世難言哉其獨立不懼乎

無夢園遺集　卷二

以下原缺

古今文統序

無文者文之始也混茫成紀上則爲日星下則爲河岳天地文章莫大于是長卿子雲豈非西京表表者乃美新封禪諸名作反爲獻諛逢迎首悲夫他不具論六經爲文字祖周易爲六經祖而鑿度元苞轉相摹效義經尚爾況七略四庫閒哉攷唐四庫書目有鄭玄注書詩緯及宋均注易緯而無鑿度即緯書僞起哀平與石經等而非古也元祐田氏家笥始列乾坤兩鑿度爲中有太古文目元皇介一十四書皆宋儒附會語也元苞出衛元嵩手不足辨蜀潛虛五十倣易六十四體司馬溫公亦復爲之唐宋文人效慕已然何怪今天下家鶡冠而人太玄也兵家正正奇奇不妨互用然吾謂制詭設奇非孫武穰苴不能用即孫武穰苴亦用之而不敢常也使不擊刁斗不嚴部署驅市人女子而使之戰有股栗邪走耳然則吠聲尋影好爲玄白之譚者何異以市人女子而反行孫武穰苴事乎

今　聖主時乘若杲旭當空魑魅遁形正文人蔚興之候安得昌黎復出再起八代之衰也夫詩盛于唐而唐以後非無詩文盛于漢而漢以後非無文與其僞而共訧怪僻無寧眞而各布性靈果得其眞不爲僞即人非一幟盡可入文壇而建旗鼓麾走壘兵何用優孟衣冠假作排場面目乎哉純臣吾宗宅相執經問業津津評隲今古寔多起予斯集在定統系嚴眞僞緒法以示人立象以盡意體裁苦心作者自得之

無夢園遺集　卷二

生雅序

昔人云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噫旨言哉然自嘗草以來其法已久考其嗣流則周之矯之俞之盧秦之和之緩之蚼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樓護陽慶倉公以農黄之書相爲祖述得之者爲上工爲國手歷百代莫之違者也周之制歲終有稽十而失一者即次其食故其法得以久著今之醫也寔無所畏師無所傳茫然試其無妄以

規偶中之利故齋也而劇之生也而死之者殆相望也可不大悲乎子瞻有言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夫人婁青龆倩紅蘅歷歷寒暑未嘗習一能精一技者其自病病人也嘐城申之金君負高俗之志具濟世之勝初工帖括既不得志乃棄章句而攻于醫參研之久集成生雅編發明歲運經絡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源大都博而不繁辭而有要綜核究竟變化錯伍申之用心加惡何

勃哉所稱不爲良宰相其次或明醫吾儒作用庄得于是編稍窺一斑矣然是豈足以竟申之也申之所求于世也廉所冀于天也貪天之彭殤自有定數貪天之數以全活一世必不得之理必可得之心農黄生萬世有加于心術乎哉

傷寒指南序

順湖葉長者有恒德心隱學懸壺陰功茂矣子庠士韓翹宗泰用儒起家世其孝謹讀傷寒指南一書佩之服之昔賢評人消而寒其清足以於其寒足以死予觀名利之途大都死熱者多死寒者少噫豈寒可瘵熱不可瘵耶近中州刻傷熱書豈亦有所感耶夫陰陽之患熸于白髮予持為富貴人拈破然以傷暑配傷寒得無大奇足謂五經之後又有五經也是謂張仲景之

無夢園遺集　卷三　四十六

外又有無斂張仲景也自古有小心之人無放膽之人放膽者其人必粗有小心之文無放膽之文放膽者其文必俚近世醫家好用奇好用偏毋欲駕出于古聖賢之上其心已不平安辨君臣佐使耶順湖小心人也惟先賢是遮而更廣之皆垂世之言也書必傳

廣欲仁編序

天下皆知味之人皆能飲食之人矣天下皆飲食不空不怍之人皆知味之人矣百姓不飲食可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嗟乎肉食豈無味也哉擇飲食而味之不如隨飲食隨知味耐心咀嚼而民無菜色天不能災且夫天子食而僅知宰相之味必侵宰相食而僅知庶官之味必曠司農臺諫京朝官食而僅知郡邑之味必瑣守令食而僅知鄉士大夫之味必慢師世

無夢園遺集　卷二　四十七

淑人食而僅知養民之味必佚薦紳先生食而僅知寒士之味必畧故有一人之食必有一人之味中庸一書要之知味程子亦云其味無窮朱子謂輔漢卿味衆人之所不味真知味者也西蜀馮先生蘇郡學謝士殺明以人倫柱礎主凡愚持躬真至適届郡飢梓一二宾報勸世偶貢以欲仁編誹廣之偕同寅爵公載酒過小齋月成編纂之役愚有槪于中久矣簡類分編積婺之帙布告靖共君子及賢豪間憂杞之憂恤

恤者大都存豫在誠在便在速則飲之食之之味也須吳儂皇皇粟不支旦名居官何當事勤恤藏聚兢出商賈輻輳先生又輯成法以貽人甚矣吳之遭也書垂就先生有事西之握以此鳴素琴作孤鶴古之遺愛也夫愚乃效漢卿咏衆人所不味夫不閉戶不成其爲顔子閉戶而不可不成其爲顔子之禹稷愚未知其可也姑以此造閉戶之軌願愛人者合轍焉

經畧問奇序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天可先也正不可失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性不情奚問經濟此經畧問奇所以作年友趙霖翁諱言弼直忤璫潛居者若非消歲月苦心哉用奇識奇指歸不失其正以坊用智而擇殊尤最著者探穴取心商諸海內益自戰國揣摩二字捷取富貴即漢號奇計唐稱應變公猶惜之彼自承抱玄奇之才一

話未揚輒嫌鈍索亦胆定奉天之難一去不決已睞幾先探穴取心意在斯乎公吉今之邊防動以調兵爲常屯田一事絕口不講其經略可知公所錄大率胆識忠勛當局轉機不離一正彼才智有餘剛大不足已不覺入于揣摩噫正人而天地之情可見公之嚴于諭人也有以哉

保甲鄉約書序

夫保甲鄉約治天下大題目此書治一邑以治天下之大文章古有以文章不工并咎題目者王介甫是也介甫能文手也游記敘述何嘗不佳而蹉過兩大題目惟無真實心耳如以德行充正副而首素封右力士操練紀錄責成其長月一按覈之安富民所以安貧民使富民知自衛所以衛富民于是量道里較生齒又倣宋弓箭社令富戶延教師居民儲戎器而少其劇錢

民衆則成城劇少則易備講鄉約者皆謂高皇帝于 大明律外作 聖諭六條冀愚民熟于耳倣于心令以六條各按之律使依于法以服習其教每見入鄉社而齋顏登堂皇而作色木鐸之聲雜于鞭笞靡所適從亦自土羮之矣于 今鄉約勸處懸和息牌片楮不罰儒者之論曰 本朝有治法無治人又曰無事致亂難有事定亂亦難皆非也

祖宗立此治法是以生此治人平居不肯釀亂之人即當場自能定亂之人而何患有法無人不釀亂反不能定亂哉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
即沈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蓋未有不淡於勢利
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陞三幸第而計畫
秘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
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畧則文
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
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
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

忠文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
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
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
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
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
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巽隅克棟之
材皆閒書仙家造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
熙朝開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瑣琚鏘鏘
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數維時日上扶桑初始
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
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敎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
漢仲舒豈直文彩淩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揚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嗟乎有文之隆至此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輒

推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遡而上之成弘洪
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歟耶往喆遺
稿詮次臆評續編册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
利可進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綢
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叮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
易一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
在上禹皋稷契爲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
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比

奸邪作文議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
欽天與地思精言以無疵馭頌伯夷文曰過天
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誕耶妄耶又曰萬物
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
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巳意之順亂乾道
之順以巳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
識其大者柰何不遵式仁錫莊誦　御製全集
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巳皆
服之能求其文同年内黄縣令沈仁致仕文必

上書其官趣如流水戸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
曰觳耐久有黄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
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茹乞文
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
爵而美山堊文書耐久誡可辱遂悟而止於是
上敌大官甲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
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
則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
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
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
吏名分迂俗不對扑之次日　上又令誦其言
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
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　勑行四事遂立上
陳言之法須示天下過式者問之作建言格昔
式序仁錫莊誦二訓令天下之文稱謂失倫浸
濫不實唐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讀有用之書
遵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韜軒錄序

方燕及先生之使朝鮮也屬以使更屬以閱視鮮故弱國其不折入倭與虜恃箕子典章在先生海之以禮易服降位不令喪新而儀廢也峻絕隗遺罷八道供數萬于是車軹不得行巳行祠之藉征倭師武臣暨島帥皆作是念恵此不倰不扳之國顧不壯哉先生放舟蓬萊閣下摩崖弔古慨如也中流憤發見奴卒進殺歷劍大呼氣可吞鯨以作遼山遼水之色如王輔張犖

之死孺毫記事情詞悲壯諭國王食遼餓民漸成臣鎮于爾邦不啻覊杀也折島帥勿以故悉索于鮮道殣咨嗟聲淚俱發鮮于是有汎舟之役島兵稱十幾萬先生與王給諫覈三萬有奇或許言鮮奴將不利使請駐節覘變先生哂之力疾入關諭毛帥高嶺曰將軍頻言牽制要領安在蓋先生言皮島不可撤但牽制不能耳一撤兵淮揚青登無寧宇而不聞金鼓宋總管李實固風石曰縱火燒虜耶其后有大淩河之役

則一帆可下登萊且雲從島直指淮安兩晝夜抵廟灣先生臨流而戒意思深長時有攻奴寨之議先生曰渾河一也杜將軍以陷唐李秉道輔討董山以捷何哉杜之役遡三岔河入渾河自長白老寨而李趙出渾河越石城土木河總分水嶺一鎰鴉鶻關過鳳凰城摩天嶺渡湯猪江其中軍別從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入古城形勢一也杜輕入餌瀾故敗耳予承乏寧錦部使歷覽山川异乎前聞乃知恢廣寧

復四衛漸進漸殲與奴不長舟楫其謬悠一也不恢廣寧四衛之師則遼未易復不訓練寧錦生聚數年則廣寧四衛之師無從出且未可形格而勢禁也密爲而不見其形聚兵而不見其狀嗟乎前車可鑒巳遼人善兵遼世官善將兵項者沙河門之戰灤之戰及萊州黃縣之戰能巳見于天下薊通昌猝然之儆各有募也不如分遼兵萬使三將軍將之遼兵隨闕隨補食以額餉其在三方者予新設廩食蓋兵不可募而

邊兵可募也各邊兵可無趣入衛而邊之銳士可佐緩急也卽遼鎮未可輕撤而一撤仍急補也當遼陽弗戒請特設撫臣專撫流民如耶陽故事必不以遼民累鮮以遼官廩祿累藩省又必無登州之僉猝矣噫一誤也且自奴而外插與二十六家及卜失兔永邵舊隷撫夷重臣服我戎索者也撫得其人插必不西奴道無從假而卜永諸酋並至近者遯河套遠者奔甘肅風鶴驚竄于插漢咄嗟之間可不寒心哉且自開

原入關二千餘里而從關乎獨石大寧抵宣府僅六百里尚令意東而東意西而西步步避奴實步步引奴哉噫再誤也予登山海之角山寧遠之首山望青齊墩堠相接所惡于撫賊者賊撫而無兵無將無器械無樓船之師所在鴟張亦既食撫戎之報矣我瞻四方以鄰國爲壑不知誰之鄰國也以下海爲壑不知誰之海也登津咽喉于斯而我衛所無軍則汛軍不下海寨游無兵則汛兵不下海船户貪津貼則汛船不下海特一撫耳以此譽鼓亦不鳴且夫信國公之經略海上也自絕倭貢獻始夫倭則絕之鮮則培之介倭與虜之衝懷係小邦斬寧海國然後知

高皇帝之慮遠也

張二酉精廬稿序

余與二酉同登丁酉榜距今癸酉蓋三十六年矣當是時余弱冠掞事籌策少也而不老力又不能捕虎屢於是望望焉以二酉爲觴二酉既聯捷政學奇卓未幾賦修文去使我獨行踽踽靡知所屆雖晚得一第索咳笑於故人因風珠玉交在此雖則如雲其舊如之何弗快也一日公之賢孫是驁同我舅氏持精廬稿示余開卷古秀撲人詩尤清新俊逸絕代風流文生於情情而乘之以法惟二酉能之大都如秋水芙蓉又如夜深引杯看古劍流水自篆而雕鏤之迹盡去夫文章一事必藏諸名山大川以山川之靈氣足以發之而老壽又與之同故不與人世爭歲年也公之言曰不盭於先民也者乃不詭先民者也又謂春秋腴而方戰國變而俶奔變而駘蕩西京變而芳潔東京變而溪刻當其巳變也下上承其敝當其欲變也超乘者自信而出公自道也夫

彭原樂詩稿序

義穀公跋馮士定聯句曰諸公皆能詩意氣亦相入而武功乘輿揮灑落落有長史之態然士定與予同鄉同門知其人品甚端料事甚明處事甚善臨大事甚不怯惜諸公未及也嗟呀賦味若彼託寄若此先達用心良遠使見我原樂之人讀原樂之詩與其瀟灑澹蕩之意能不悲夫二三君子每手寒雨深更手摹原樂墨妙勒之石遺詩零落亦如美人肝膽望之皆冰玉色嗟乎相敬在勤事海内方夢帥能不慟我原樂哉士定猶官憲副原樂甫登第遽奪香魄藏光輻之萬玉叢中昔人有云九原可作蓋感憤于地上爾予嘗携酒鄧尉遍邏銅井邀諸先哲數其行事浮白酹之凡若干人孰知寢且處焉者又有我原樂也白眼看世人青眼看梅花長笑于山平水遠又有我原樂之詩也

丁大理白門艸序

大理茂嘉丁公參岳玉暘翁之仲子也夙承家學早舉于鄉八上春官僅終棘寺嗟乎公固志士也公生而即以功名忞以士不繇制科起家即不得有所發紓故公平生孜孜一第短檠一編破性斯在者如處女閉戶愁人仰屋盡不知其為貴介公子為少年賢書且至為家人產中落而捉襟稱貸也又何論米鹽臧獲矣嗟乎公其志士哉迨晚以一甄稍遷至南棘幕而公已

不起矣方今　主上乙科用人衡鉞四出公以樸誠有氣如虎公在雖不知其以借箸懋膺者若何大約遊山遊水間若使以一腔熱血酬之必無避也惜乎天既慳之一第又奪之一官可見者僅有此數首詩耳即公之于詩素饒吟趣而一生不敢以分帖括之餘晷吏隱哦松始有此帙此固公駸駸五言長城七言絕頂之發軔而天又奪之于詩矣長君禹卿弗忍散落而鐫之謂予不佞兩家祖父師友淵源子孫纓綿姻婭而予又先後同公上春官者最久知公莫若予故特因公之詩而闡公之志與公之遇若此以公之志與公之遇跡公之詩則當年短檠孜孜之意一段憤光猶出紙背毋乃開元大曆之不足而可以悉之有餘乎雖然公葛天人也唐虞猶屬雕鏤所以公坳而人咸知有公長者也則公之為人如白香山詩解到老嫗矣又何必更言公詩乎相與言公可矣

王覺斯初集序

嵩山天地之中覺斯生焉中虛中實乎乃化以正以斷業乃成中也易也知虛實而不知中誰風水遺者知太極而不知易誰儀象生者風水不遺儀象不生則其文不古其文不古其人可知所以貴天下士者交相游於未足之中唯論古一法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孔子賢之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一焉孟子聖之矣賢之可也聖之可也而其人不古不可也老變少不變此

論文字之祖故又目夷齊爲二老云且夫求仁得仁今之文求名則有之矣有求仁者乎其文不仁也而做然古離古之不仁者不中之象先儒云胸中不可着一中字而亦有求中於求發願求之何如爾王子之文求仁不求名王子之仁何以見其人赤子也於文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身之矣且夫受天地之才即受天地之節日月星辰可儀象也江淮河漢可囊括也言括之囊地乎天成則无咎无譽今有日星而無江海有江海而無囊括不仁莫甚焉天地之大也於其平全也於其缺中也於其陰陽之會陰陽不會則不仁有進退斯有變化矣有離合斯有交道矣進必退也離乃交也自然之數陰陽之會也天地掉一筆畫山川又掉一筆畫末了之山川每於奇峰靈洞爲停筆剩水殘山兩儀自尊自想而作者求全以得損求譽以得毀求中行以得鄉愿無他不儀象不囊括受才非受節人才而天不才吾所以貴王子者貴其才之節

貴其實之虛益中行獨復休休亦仁文章穴焉進也得也存也龍之出游退也亡也喪也龍之入穴入於穴出自穴故曰得失寸心知文章失境仰文章妙境王子之文奇秀節約鈎深致遠大都本會合沖和之氣其帙廣矣其心空矣噫乎文章天見之矣見天地之心嗔乎役役名根知進不知退天地之心必不於作處見勉乎哉

鄭崟陽年兄詩稿序

余與湛持崟陽同登天啓壬戌榜入館讀書亡何余以艱去湛持昌言晉中匠測崟陽疏救金殿詭余既服闋閱一載餘丙寅七月入邸承匱講筵天大申儆于王恭廠正人屠割魏忠賢竭上木不休耽耽立于側余罔識忌諱初佯忍之繼而恣三而訴誶最後以不撰寧國敕欲死我三人久矣是年十月廿日事也邏者偵邸第里門不得間嗾誣妖書上元殺孫文豸顧同寅立

杖斃其友四人二生皆虀人以作策論嘲時璫刺骨無贓無證遽催梟刑問所指妖言韓文公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而巳逆案中稱羅織寃斬及詞連余三人除名炳如日星而其友四人之死寃哉亦宜少雪也嗚呼乾坤何等時哉詐顯純獄詞成一月餘矣余在長安咫尺罔聞知戕將除循故事二十八日踵先輩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削奪忽報四蟒玉赤棒大聲窮傳吏部除名永不敘用噫削奪所同也除名所獨

也此後兩三人之除名所同也此日余三人之除名所獨也三十日璫仍致　日講年宴曰不發科抄事秘密若從乎直語其人曰無官可削有死巳耳于是元旦令走館某脅曰巳往蘇常逮某某矣聞知某中書云仍馳急報金陵曰繫某同訊矣余家人爭就縊孕者子死腹中崟陽則向匡廬羅浮投詩鏡坪聽天雞之唱曉遯而肥何其潔哉彼必于封館之日絕救疏耳不發科抄旋似驚怖速三人死耳孰知有嘯傲徜徉

詩句壯雲浪者出國門催呈秀領較尉百輩偕赴潞水行三百里漕監遣藍旗白牌環擁余舟婦人爭投水余避一小艇飛騎往來二更許筈長年數人始釋假使太乙峯看雲瀑布泉坐石其何涉世之波憂患與君同處憂患與君異君知天者耶屈大夫之沈于江也知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知典矣　紅本匿于鎮撫司聖天子立追出之復三人官戊辰初旦崟陽還大飛來峽以草莽禮覲

明聖而后責可知已初當事傳檄追奪三人交
無以應始入館不敢請及余赴補又不欲請也
悉召里鄰師生保之巡卒乃退其退也徐覽追
奪撤文前列貴官後頌嚴臣而獄詞首指余與
秉持同縣同年月夜思阍翩局誓爲謀王朱及
峑陽也丁　　肯始見噴豈有獄詞不及而　肯
及之耶給半通之綸漫肯削奪者且知兩人同
縣同年不知與峑陽兩世同年亦疎矣皆往事
不曾論然余病甚將分谿溪之小隱終巳不言

逆璫無故梟兩人懿四人于上元與以私蠓誅
殺三詞臣于除夕孰爲一吐憤懣者李何云史
余以史史君以詩史固宜並傳峑陽詩格高妙
而韶獄黃芝歌流傳兇闍幾以賈禍危哉峑陽
子之爲詩也

錢長玉荒政序

錢長玉才可斷水決雲而韜以凝重在典図天
饑憂民色於舟宇減則寬商平糴粟乏貧士授
粲隱民分金飛書上章爭元元一旦之命讀公
移可槩見語云理國如理家此庸人之言非上
臣之論也理家令開長世巳耳上臣規萬古以
立捩遞一代以察脉
祖神武
列聖纘承獨頼洪宣天順間久任超擢數十年

恤小民之依故
本朝武功文治漸洽浹淹而不焦不剝匈奴未
滅臣子怒肝裂膽誰敢勦陳言第恐謀國者用
民日新等勦也名實相冒上下相蒙田額愈加
賦入愈減譬之理家僮無大布之衣廚無烏雀
之糧而空珍高曾之敝帚敗券曰無墜其先籍
則無論遠邇上臣即理國如家予亦目爲庸人
之論豈末世苟且之政亦渺乎不相及巳長玉
不顧一官追問其家理家則拙理人則工自是

長玉本色余為破除此說繫辭十三卦耶離持世大恐日耶夬持世大膽力眼目不開膽力何有如作耒耜作網罟自後世言之揀題目作好事已矣然諸聖人原不過作一事也耶離耶夬自理家論之一肢一節學問已矣然諸聖人行事原不過掉運一卦也惟能作一事而後仔肩危矣如一事惟能掉運一卦而後盤旋羲文如一卦惟長玉開離明之眼出夬決之手不放此一事不忽此一卦而後不與耒法循理積日累

功之俗同夫久任撫臣則忠肅文襄諸君子應之民部擢異等

詔璽猶鮮獨無長玉之漁其躬者乎

章廷綸山人明聖湖百咏題詞

廷綸生京口振海門之險長江四塞以土風淺飛負鉄行塞上孤城落日擬古出塞鐃歌大將軍令帳下健兒擊銅板和退而春星老矣一日慕西湖摩娑老眼湖上逐妖童艷女為賦詞以辱之嘆曰以媚送媚丈夫鬚眉盡矣得無破損湖山乎哉所著百咏問寫孤松環玕置孤山風雨與蒼屏對蕭然掀髯載湖山歸其人老蒼其詩雄宕予晝夜狎兩湖一日層巖萬松嶺而上

方眼落西湖東對大海幾並廝狎處者不兼人自媚西湖耳痕居長城摧殘壯骨山為作氣登者甫心西湖曰呢兒女亦兒女呢之不知記稱錢王恭順代不被兵父老歌舞至今不絕豈丞燕山之石哉夫弔忠臣義士聚華投鞭之場則悄然而恐攀冶夫游女拾翠驕春之地則蘼然無生氣此于游道槩未有聞廷綸詩不曾繞朝鞭游罷即歸留百咏鎮之詩稱其人若廷綸固宜羽扇綸巾揮手招三手長作西湖老尊宿

錢功父先生集序

士留落不偶風雲月露遊大人以成名隱也乎哉謂之隱必才足救時品足砥世譏論風釆使嗷名者流望之却走于旄造請高閉戶之節猜金至斗斛能邀其一言甘長餓以老以予所覩記錢先生其人歟憶予壬戌艱歸先生年八十矣相對不叙寒暄手刱彝申吳門忠告從臾昌言當事疏巽水通全城生氣又云恐吳儂無此福荏苒十載近始從諸先達後一伸卯巳之説適予弟中卿集先生遺稿公世中卿交先生豈乃能捐脯修壽棗梨予甚愧之聊附數語

劉元博洞庭游草序

洞庭直是元博一影子爾余泛湖浪起將十峯不當一帆及登銅官頂茫茫千頃十帆不當一島只爲胸中有帆影島影在僥君筆底掉出鬟峯浪雖似洞庭寫君鬚眉位置雖然惟君自寫君淵破除影子宜言言皆生氣也遊東坡雲霧中余又添一影子矣

余周生稿序

惟孝子爲能養親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得百材武不如得一忠孝之士始相余子闈中擇語必精選義必約欲元之登榜腓嫌其姓杪第五既凡靜重渾樸如山岳太古出論策數十萬言能自作經未幾有子喪長且賢能代事母翳而不泣又未幾有母喪春秋踰八十瞿瞿如有求神色皆痛屆選期輙欲去余强之令同年朱子解子菲強之乃設位而哭予哀其意賦詩二章

甲乙藏稿行世益御世以禮愛人以德喪明之戚不可解於心此幾微疑似之過其失也西河擬之於夫子亦復猶是甚哉乎嫌疑早辨忖別纖微庶幾無墜否則三年之喪豈遂廢於金革不忍以二人之死捐千萬人之命若墨縗臨戎不決機於一陣血不孝月之而體慕亡矣先王制禮原不寬於武臣柰何哉稽文臣以口實嗟乎人人提起忠孝心何憂兵食何憂東西虜余錄余子以救世也

西湖月觀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吸太湖手掬寶雲泉自龍洞下鄉玕夾流水侵予枕簟深夜鳥啼四更吐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聽烟如抹風急雨來四山暝合泛石湖楞伽間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草未剏初夏日長簡付厠氏寄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寫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既編補帆爲梠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尭峯山志序

讀書尭峯之巔自石湖十五里山水廻合初抵寺白浪千頃疑震澤有峯遠秀疑縹緲山俯曰此捉落吳江也郡諸巨浸也松之泖也突兀如神人奠山也美好如姬黛玉峰也又數里陂妙高峰三面太湖而穹窿陽山率靈巖諸巒障其後稍下多景巖西山點點漁郎茲坐又嘗妙高觀落日湖山一島桃浪一葉皆含蜚妙其了無意况者驪眹耳灊池耳村舍耳夜半月華如雪

湖天渺渺向所鄙爲田叟野烟牛羊下來之陬無異萬千頃之洪濤也余無以谷尭峯惟記在山中作績詩餘序云始見松陵之城郭若麗山同里諸浸焉灣壘寶帶積沙陳湖之濱焉泖湖若綠玉峰若環橫山若盤穹窿若賓陽山若拱奠山若垣錫山若龍上方若腕石湖若盂焉自吾渉焉萬玉隈而上浸吾腹者三萬六千頃之半焉泛若凫几三十餘峰焉荆溪之銅官雲川之碧巖如鵬决起焉天如脊焉舟如月焉日月茲出焉落日之帆如雪焉霧霽見一頃焉雹起閃一峰焉月上泛一波焉雲開獻一峯焉吾見夫人蠑蛾焉飛塵焉而以拜石則神人焉袍笏焉丈人焉一草一木皆頂禮焉新鍾鼓之聲壯雲山之色焉凡此者皆天地之餘所謂旁望萬里之横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吾乃忽然而提筆亦如天之一北一南地之影長影短箕爲傲客房爲驅馬而已噫終無以名尭峰也

陽山志序

予家息浪之右有樓面陽山終日坐臥其上讀此志諸公以詩句壯之竹杖芒鞋索之而予得於衾裯襟帶間日涉焉各有得也昔人云家兄一日有客則病予一日無客則亦病此言酷似我伯仲而叔氏中卿在病不病之間與人交簡而久知子王仲恬不傳二十年來不苟合不輕月旦人而矜莊自得月旦故其撰志聽而潔有體裁云不者交之體也介者不之體也介於不

者文章山水之體也山水無求於文字也猥以文字辱之悲夫雖然紀雲書稽山川不自言也况厥初生民蒸畀有典於是焉在今歲壬申六月不雨至於八月靡神不舉予在衆中謬言曰蘇郡主陽山陽山主龍母白墡歲脩太守符給僧抱牒而問侵胥因緣以匿牒神之怒也其弗雨矣諸公曰舊符在固不出何弗新之遂與湛持同年言之史太守太守諾牒下巡照如故會除邑侯步禱三十里至神所越三日果大雨斯

志也神民之間三致意焉以故留去害而傳信若夫駐觀天地間四飛亭畔白雲怡悅四人共介公浩然自得不相贈也

天下名山勝水巖洞泉石古蹟記序

天下六游三宗焉曰見曰力曰權遊太山者千萬人也小天下者孔子一人遊東山者千萬人也小魯者孔子一人是曰見到一代受命之王尊五嶽禮四瀆而名山勝水巖洞泉石之奇悉隸其隸屬而臣庶之王者不與焉是曰力到禹東西蒐而遊其飭開萬世鑿山除道之祖舜殂方後娥皇女英老蒼梧之野開萬世浮家泛宅之祖是曰權到者見亦到力亦到古今破壞遊

道在始皇趙王父始皇乘斧車僅登泰嶧瑯琊會稽而返所至命李斯刻石劇巖鐫句濺殘靈怪定其萬矣王父代雲中之樂超然無趙嗟乎中國之外中國者九稗海環之崑崙山東南一支入中國故水皆東流而西北一支仍居半使東南不踰海西不踰崑崙北不踰沙漠以窮參廓難矣卧遊而收溟渤幾何哉山川秀異間鍾一二人特一骨一節爾而尊之以作鎮曰山靈且此矣入寺後言其生前樓臺殿閣則吾生之前生前生之前生不當海雲明滅乎哉然近之矣何也定一切幻即空一切幻吾受流惺我遊恩經術亥之步章之摶極黃壚四遊九瀛之所未嘗炳諸星日三宗合而二帝之車馳馬跡如一日焉彼甕語而大夜郎者其一齒乎哉

胄大行宗起魯游稿序

岱宗闕里爲城中開明之墟靈氣畝蒸淳風磅礴域中諸名勝俯出其下大行胄公識覽周宏望之神色質穆而毅然有擔荷世宇之骨頃受命冊魯藩敬諭　上敦睦至意且以不宿之勞展謁王書故里措林翕然繼登岱宗臨四覩層雲盪胸不崇朝而雨天下美哉大行之遊與使事背重矣學士薦紳實嘉慕之山長水遠則耳目爲之新詩句爲之壯居恒寂寂面壁一旦目中得一種泫峻耳中得一種清籟豁之以濵渤之浩淼幽洞之幽靈而夙昔奇懷遠韻默相感召觸而成文霞舉飆發筆墨間域中開明之色灼然照人殆不止寫其山川聚落如昔奉使者已也異錦裝帙供置几案何異日行岱宗闕里一過其爲樂可勝道哉

無夢園遺集卷之三目錄

升甫叔稿

德卿弟闈牘

顧子臨稿

自選四書存稿

白松堂課兒稿

夢鹿堂易選

易經存雅

松溪隱選易肆

聽松居選易大觀

包稚修選易經房稿

梅花墅選易義

歷科後場精簡錄

後場衡總序

論選

表選

策選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項仲展房稿昭華琯

樊澹叟稿

宛陵劉子稿

張澹斯稿

王宇皆稿

左蘿石稿

康弱孟稿

六十科會試錄評選序

禮闈三歲一獻書闈

祖訓謂

國史書時政謂

日錄批鱗謂封事主司無言不讐其有諸責不稱任使士矻矻忠苦一第既第行能謝薄白屋下士不與爲友故善敗榮辱咸在此書學士家傳習者撥其故亡永洪以來以辨而發之且百間而一見焉嘉隆而後以辨而辨之如取黎戎莢其實不盡爾往往黨心泒論漸斯劇所施教金匱石室之奇僅供覧者之一捃甚可嘆也予故删其繁蕪直扶天下大計鑿鑿可垂者公諸海内二百四十餘年行事之實與熙明日中俱無極焉

原缺第二葉

選墨自序

聞諸長者云鄉場中有一種出色即可奪元會場天下士摩厲以須種種才具無所用之須登到神完如衆人爭望高山而趨我早已登其巔穩坐焉彼氣尚喘我氣定矣勝槩一覧就中品其最勝者獨賞之彼氣喘時覩覧不及眼品題乎所以會元文字巧妙獨多着數獨先皆從閒裡得之若未登其巔半山便坐覧勝未多其氣已定亦可偶襲然地位在衆魁之後又有撒郄天下大觀外尋一種奇峰秀壁反奪巨覧之士而先之其局小矣又有登泰華之巔劃然長嘯聲滿天地然瞻而不恬亦氣未定故得一渾元矣得一雄魁矣清超古逸嬋蛻風塵一傳入沉鬱精悍一傳入都雅流麗至雋異焉神奇焉脉迺絶今其文具在覧者辨之屈指二百餘年文不滿百揩五科趨時也標準世明宗也決墨猶的也的肱瞥不爲參天之發者幾希

朱子程墨選序

嘗謂不爲情累如浮雲然則一切有情皆以無依而餞之去夫情可去而法不離故文不生於情生于法也每見鄉場之秕情多於法若和澤之難久欲以風霜鎮之今乙卯距蕤闈未一月急取坊藉讀之北之秦南之葉浙之馮江右之王松陵之王之何一夜畢盡其文大吋奇絕惟恐其盡而況吾所未見者乎即會榜出而奇士横海內僅得數人故未有盛于乙卯者也凡諸君所獨至之情即其法離法而索情則諸君之情了無所見適子懸借同社較選程墨直書所見謂之夫不獨文章有一變焉選文亦有一變焉慎無隨俗妍媸哉

應制雅言序

每見友人臨場時藝盈案急命取火焚之及余數理敝裘朔風屬發駝馬半中人産依依囊中而徘徊齊魯燕趙間若相聆莫逆者昔之焚餘也乃知其魔甚强其毒甚熾其物甚尤此几案眞妖齎盲二豎臨場之大戒也雖然不可廢也選僅遊百大都盡此矣此百篇者剽之即妖久矣大人面之不如我也況代其人之神哉

明文天聲序

并泉賦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
胥德兮麗萬世以名茲篇何居此制科之文也
漢家自有制度今夫拓迹開統星陳天行蘐略
甡經旗旄旃旌郊玄之體也雲譎波詭雷轉律
於嚴娈則聲奇與紅采之流離光如旭卉煬海
焊沙橫都煬涯則色奇玄瓚觩斛秬鬯泔淡肹
蠁豐融則味奇臨高衍之嵃嵳超紆譎之清澄
則路奇而不見賦子虛以微矰繳弋白鵠加

玄鶴乎文空靈希是乎而不見賦上林掩薄水
渚唼喋菁藻徹㘊縣藐色授魂與乎文輕靡希
是乎而不見賦羽獵木仆山還湯若天外儲與
大浦聊浪宇內乎文奔放希是乎雖然有制度
焉叙羽獵賦云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
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
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
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
其囿神爵棲其林嗟乎此漢家之制度即漢家
之泰象也

明興代勤樹人思長鳴以効能雖有瑰材卓識
未繩墨惟茲恭逢
國家新造文章翕然一變而竊感繫泰聖人慮
之長也泰否之初拔茅第一義否自拔泰拔人
階諸師云天下大務惟田與桑否內坤先女教
曰蠶桑曰疇離祉可績可蠶女有餘布泰內乾
先男教曰包荒曰于食棲畝被野男有餘粟蹇
文章如布帛菽粟漢人所云穀土桑柘也耐得

寒守得暖耐得否守得泰自拔拔人去已甚而
左右之使不失中履而泰然後安故又曰艱貞
無咎艱難也根也人品有根而後君子之泰象
開文章有根而後八股之泰象開士大夫言不
妄發行不蹊徑其難其慎而
國家方與天無極千載一時也

四書小題評林序

頃讀書聽雨閣時維十月蕭蕭落葉如雨故名閣在東禪寺清谿堂右沈石田先生所築吟壇題遺照云留與清谿伴月痕即其處也偶繙唐文明皇一段胡部坐堂上雅部立堂下余乃廢書而悲曰今天下評文章大槩若此矣今題選始盛婁東婺亦以人情嗜易而樂淺間有旁及武歎誇之極思焉夫學士家雅言王唐瞿薛四大家四先生頗有灑述即儒者咸稱慶曆而歷

曆諸名公[illegible]汝[illegible]明余益[illegible]者[illegible]慶曆而不及慶曆以上也余又傷單其弊者併慶曆以來之眞面目幾失之也於是簡簡中稿併吳越耆舊名家以徵至者如源始錄總奉璧弁素閣玉華山房復古錄文選文憲文范文穀[illegible]一文苑品彙統粹正脈白華樓稿昭代不朽義訓珠淵集大家評林文粹從先諸選數千有奇又自田會元逮今庚戌房稿取十之二删稿取十之一獨稿取十之三官稿取十之五余乃精

加甲乙自洪武迄嘉靖凡五百餘首隆慶至萬曆己丑爲定本前集壬辰至庚戌爲定本後集凡六百餘首余之首先正者世且耻吳會淺風樂士之便而吾示以太行峭壁卓絕之觀日與村里小兒處而令之揖羲皇以上人物其有瘳乎先正文世所莊事不必創相尊許顧不難莊事而難習見夫生平莊事而不習見之鮮不目以爲怪者矣以先正爲怪未有不以今日濫惡時文爲常者矣夫是雁亂粉紛不可遏也而

可常也耶慶曆以來多所刪置非薄之也唐明廣大樂何處無之而肄太常與郊廟司律者亡敢奸焉官稿尤務極嚴盍士多睹駁此艶女妓童風人譏之若服官政是旣施矜華儼然公族之嬪也曾縞衣綦巾不若耶抑余思之昭代人文號稱隆備要以草茅私見比年章疏之文屬館翰之文習封誥之文褎傳記之文冗詩賦之文佻尺牘之文俚　國初宋王方解諸先生去古未遠卓然足述嘉隆之季力追西京然何李

同時並議千秋以後知復何如卽選中諸老文
半文集行世將以古文傳乎以時文傳乎茅鹿
門云李杜詩聖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䟼蹀
而進者東晉至隆魏曹劉唐柳宗元之徒稍侈
心焉然亦疲矣假宗元以文與韓昌黎爭上下
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聲詩又未必降
爲黃初之音也至哉言乎然則祖宗所埏埴
山川所孕鬱學士大夫所躬服而雅化者獨有
時藝而已矣嘗謂者自信正致體曾不以此時

時宗遺佚聽其湮且滅而後思猶曰文必追
成弘也夫其不以成弘令也可以是令則世果
識成弘何物耶余此言告今之持文體于上者
余又思相去一二百年文格遼絕深維而得其
故甚哉乎養心之要也先輩之事心也恬而擇
術也一不諱其所短而直言其自得令人有一
種鄉愿心術遂有一種鄉愿文章論事而作伸
作俛論人而作雌作黃論史而作疑作信此其
胸中有二字耶余此言告今天下之有志三不

朽者友人劉漸于力學好古肯予言松陵沈豫
章偕余叔升甫弟和卿叔季雄及吳英甫同讀
書東禪互相讐較集遂以兩月成是集也博採
先正原評當世文談如顧開雍先生曰倒董思
自先生曰賓曰代曰擒曰縱曰離曰脫曰轉曰
反曰幹而張侗初言懸王辰玉言緊大都在纔
圓矣集中畧爲標出而尤喜宣城湯先生之言
曰禁時語不如勸人多讀書胸中有古人書自
可不用今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併可不用古

語也雖然旣讀天下之書嘐嘐稱博古士矣藉
非余前所云養心也者則胸中皆宿物又安用
之耶夫本之養心以正其原博之讀書以窮其
理然後尊先正以定其宗覽慶曆以殫其變天
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辛亥元旦題于伴月山房

王文肅課孫稿序

辛丑之役余泊淮上一儀部持闈卷寄先君漂淚且移書云滔滔莽莽之意勝即遇不過得過以彼其才何所不到不若稍加剪裁以元作爲之標他不必學他皆養勝其才不足學學才養兼到一覽躍如如荆石相公者足矣越明年就儀部問藝余每構一篇捉手不可除語之曰君何不閱課孫稿試覧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無一句一字不是題目令人能之否余乃悟才養兼

到一覽躍如認題而已認題則有步驟不爲學識所使且才勝養不可即養勝才豈可哉學會元灑當以先生爲法惜海內人士耳而目此稿者少辛未夏日與巽之璽卿談宏廣傳普已梓於家益巽之雅負奇落退然自下食課孫之報文先生常敘會錄漸進也每兩立貞悔之爻昆後鴻漸于逵歸之不可亂而吉仕進之不可亂於文章之有步驟故曰魁梧參首乎且進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先生當之吾里王文恪公未刻稿盈三百弁勸行二公勳名炳然各擬教育出處從此學人亦步亦趨才養兼到必稱二先生云

小題序

嘉隆以來余心折一人湯海若也有序其書者曰湯生於世俗之書非未嘗讀之也彼固已熟而厭之有所不屑也益博故能精淵故恣捍于塵無不有乃能吐陳宿而為鮮新於物無不備乃能汰混濁而透清冷夫海若以小題著而余聞索其論文未有也然其要言妙道於詩賦中散件見之如云聖無存而不妙凡有亡而必粗文之骨也死山川兮夕佳有才情兮誰匿文之態也人逗機而無舊物貲氣而為新文之脫也細清微而雅粗澹孤青于氣表文之割也疊閣道而始返珠離浦而再回文之轉也交知有重壤相淵無近親文之脉也五色費春耘清虛意言頷文之響也關河氣未死江海人猶饑文之癯也有情態不極多才難自持文之格也激耳流風鮮過眼歸雲熟文之捷也吾心少曲折古人多頓挫文之賓也且知幽寂意不肯着蜂蝶文之寂也巧步不終朝拙心當白首文之老也花開世界露文之媚也世外何妨咲人間忽自歌文之癖也故人心不淺秋色夜方深文之思也曲裏諸姬解送迎文之趣也起視浮雲氣吞梧不可思文之神也小題廣社葉君元夫焉攻葉君與伯玉蔣君移書覓峯徵余作序甚嚴而辭嚴余無以加矣故為拈出舊業以實制舉義之好古者

序升甫叔筆花館選秩

叔氏滋蘭九畹使褰也楙蕙百畝曰俟時乎吾將刈歲乙卯脂名車策名驥款襟孔洽棟宇維鄰奇文共欣賞竊謂真想在襟被裀自得文章靜境也鳥弄新節雨洗高林文章動境也遥心乃相關近人都不見文章神境也叔行文如凝葉而待清風養色含津粲然心理甚矣主詞之求上巫也不使鴆也媒鴆恐蔽不使鳩也往鳩恐洪懽高辛之先我及少康之未家叔爲宓妃爲二姚也定矣乘龍轔轔高駝沖天溢聞心不同而媒勞情與貌共不邅播江離爲糗芳美趣遠而愈邁豈無他人叔也婷節中情好脩滿內外揚叔今載征良苗懷新顧余不逮獨隱伏而思慮聆善若始言提其耳

慧業序

鴻道云綾羅千載可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剪裁才不足也飈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盛設持論膚當識不足也然則識難乎今之時文其併引不謬于聖人而患在強合強合則不悲故海上黃爾調兄弟有慧業一編鴻道又云杜甫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白是造天上五城十二樓手太白煙火仙人語長吉不食煙火仙人語故曰神仙爲一詩見神仙本色英雄爲一詩見英雄本色而予觀慧業諸君有一種不學神仙不學英雄本色是乃見我所謂兄弟能識神仙英雄本色夫白也而煙火之其非白也可知也甫也而縮手于天上樓臺其非甫也又可知也又謂少陵沈雄博大獨少摩詰此言非歟少陵心地埶不如摩詰心地凉此言又非歟學士大失心地不凉正患不熱耳文章不開淡正患不雄勁耳若其廣詮詩道有高華有悲壯有峭勁有悽惋有理到有情至苟臻妙境多

作丙來而下鏻選唐必居高峭一格何其自視
大哉乎宙小乎此亦選藝光明之一鑑已過於
此業殊不慧勸吾儕姑且置摩詰長吉而作煙
火之何也姑且置造天上樓臺之手而肆其技
於建章宮殿千門萬戶也嗟乎能爲甫何患不
白能爲白何患不摩詰不長吉能業我之業又
何有甫甫而白白況乎其他

關社選義序

事大君如父母交朋友如弟兄兄弟能禦其侮
文王四友亦曰禦侮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能禦
侮則一今日大計莫如兄弟其朋友而父母其
一人則朝野心力無緜聚不彈之君當漢之季
君臣渙而不親朋友名甚尊品甚貴誼甚清而
其其弛若不繫之舟夫以甚尊甚清甚貴奈一
□□何助予終鮮兄弟卽朋友之誼何若壯
□□妙手窺天下大勢不在無君臣在無朋
友不在無朋友在無兄弟故略堂陛之高而兄
其君卒繼漢作宜尼券士曰兄弟朋友要之以
文今友近是夫一腔忠憤常叫萬里之帝閽八
比精誠已通尺幅之天地匪唯事君通也事神
亦通矣和平者八比之元雅一奏而天神出地
祇降人鬼可得而禮此千載孝子忠臣之極思
也今文滿天下可以享帝享親有幾吾社諸君
子在此盟也罔有不恪夫爲千流萬派之滙不
每雨兩相麗之澤則泛而難合爲千秋萬里之

甚不爲輔車協比之鄰則廣而不親惟有壯繆之兄弟斯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而力禦家國之侮遂書之

薛大年戊辰房書選叙

嗞嗞食也貴無色也觀天文察時變觀人文化成天下變無文耳不憂無食嗞嗞貴去間別食之霸是已責貴無色務文之實是已同年薛大夫書前計部郎以暇品行卷大都迎朝氣導新志帆之雄渾典則郎大夫持籌佐縣官之急旣有知也自古經術不足經賦因之每讀漢詔慨然思想建初二年詔曰漢承秦暴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

別名家彼豈襲一師之吻而學士議郎與聞國論故漢治近古以詢謀有人也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扶微學廣異義其肯痛矣元初六年詔曰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凌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嗟乎漢人猶若淺薄亦宜少知讀書習當世之務矣

高皇帝詔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

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依古設科而每納奔競
之人其懷材抱德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
今務取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賢打
併大哉言乎未有淺薄而不奔競此二者人與
文之渴疾也請以是遐鎮之天下苦加派騎贅
剥顧時文之加派更甚各邊呼脫巾而無端怒
號時文之脫巾更甚粟不紅貫不朽而學士家
一叩其胸中之備所得三年九年三十年之通
又茂何也噫此辭大夫所以精于計也

春秋同門稿序

文以達情貴得百才士不如得一性情之士何
以知性情之士其文不遐乎性情者是
本朝得性情之正莫如薛敬軒先生得性情之
達莫如王陽明先生得性情之端莫如陳白沙
先生皆吾師去今歲辛未承匱麟經恪稟功令
精氣蒸而神鬼語本房從論表取士十從策場
取士同錄二十三人如劍鋒三人加額聯與也
會擬首卷反覆抽繹始得性情之正者乎援筆

此之學術醇正風度端肅撫卷爲會稽章生自
先達長者及同人輩驚喜傾歎不已出見之面
有嚴寒之色神識沉毅其蘭陽富順經術奇士
王生劉生以下磊砢多異徐叩胸懷或終日面
壁無一語或先君之思若嬰孺談彊場而齒牙
盡震恥溫飽而肝膽皆紅大槩多性情中人也
凡人一生作文有一語與性情相近者此一語
必不朽一生行事有一事與性情相得者此一
事必不朽又當鎖闈拈題搆思苦索之候如有

一股一句佚舞性情必快主司觀覽何也有性
情斯有奇正有步驟有起伏有位置有開闔有
結構大都其人面目正脉理正文體自正矣房
稿佳者千餘姑約之三百有奇夫作聖之道知
化窮神與天地相似而已作文之道日新富有
與面目相似而已集中如周吳江之博大左萊
陽之粹精鮑麻城之神奇王宜興之古卓劉仁
和之大雅程孝感之古奥何崑山之淵博艾米
脂之簡勁史金沙之雄渾丘寧武之孤峭吳淳

安之深造劉內江之邃密趙麻城之爽霽孫鳳
翔之蒼健項徽歙之神駿陳太名之芳鮮于金
沙之靜徹衛韓城之奇秀張汝陽之澹逸楊江
安之神穎楊詔安之玄徹熊麻城之簡寂李承
年之潔雋豈屑作一猶人語彼皆有所自得也
逢年在其中矣余夙不慧神謀鬼謀與多士心
手謀而自與其心手謀焉或占一題追風影于
尺幅出或擇一藝分析縷于七襄豈敢特務竟
秃頴誤入流水花源庶幾朝斯夕斯神者告之

耳予又與多士分題暨試有出剛商藝錄弁末
刻敝偏懸之吳門余耐墳場屋頗知辛苦誠不
願多士敝帚其文因執簡從之耳雖然此文也
孔子思狂狷狂者常簡狷者有所不為簡也有
所不為也皆性情之極便而鄉原有大不便者
矣鄉原猶警狂狷無他務衣冠易粉飾神難貌
也當其時既過我門將入我室有一士焉神嚴
氣直挺血性以寒之五步之內嗟乎性情足恃
哉予鄉原偽種盡淩淫于文章致麗

生天子獨憂而有偽子書亦有偽經術以經術
爲之莫若先以性情正之若此者為文之途一
操行之途亦一且而多士不聞南京好官有薛
卿乎文清處冷署而不畢登樞要而不戀介如
石焉斷可識矣文成剖大疑不惑自然臨大事
不懼終日管管高論奚益自以獨坐小樓靜中
養出端倪賀給諫欽一見輒舍其官讀書遼陽
義州數十載一出戶初見戶外桃花開形之詩
何其綜人亞此多士試尋省性情最擇詞處頗

宮邪雖文邪德業邪性命邪多士自得之矣余何言若猶未也靜修而力學焉可也

春秋房六種書序

文章之道奇偶而已矣奇則必偶偶勝而陽奇絀惟夫陽奇文章之太阿也前輩有云一闔一闢此語尚未盡不如直揭天奇何也破承開三奇象也一結一束亞乾象也單提單收舉喚單應先輩固非單者今人固非偶者以此巧拙分趣成敗殊路不可不辯也開講提刀直入令驕兩突交肦絮已甚起曰虛股令虛爲盈次曰小股令小加大矣小也虛也在對偶之中藏清虛之妙也三而不失天奇也中二比如一比奇也今或肺腸百出或合掌嚼蠟矣後比終而復始奇也今沓襍無紀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矣散行漫漶更發多股求數行不整齊處無有矣求一句單收不能矣如何結如何束草草發聲耳文可無結束亦可無破承乎噫怪哉往閩中得一佳破承卜共成文得二佳束結卜共成人無不驗者有所知用單之法而以三減行之冗股減股冗句減句冗字減字旋不中矣試取

先蔡西京文論之求其一句學偶不可得也又
[illegible]東漢六朝唐宋元文讀之求其一篇用思
不可得也何也用奇不用偶古今文一也予乃
持此閱後場然此法于前場百不失一而後場
遂有遺珠之憾閱其前場仍傷于偶也大都高
才生徂不失古文本色而時文習焉不察或妄
意世無老眼姑還以時文而目三場自相睽隔
可惜已房稿外重刻四種盡予以
閒時持節行同郡諫李曉湘先生鮮定曉湘令

本房多佳卷其未刻者爲序而屬余懸之與門
共盛心也附予擬程商稅二種是猶之喜賢者
不免泥予乎在郎時多爲諸君子序其稿攜歸
簡中略存二首合本房原序二首後場逸數十
篇以溪綃刻聊紀一房盛事若夫終日乾乾進
德修業諸君子何所不勉文章云乎哉

陳伯玉稿序

近讀閩中董先生社序云文章有胎息血脉脉
比詞隱胎息生脉也比脉又隱胎息用虛脉參
虛實用胎息只數字生出全篇脉隱躍於言句
作文必知胎息而後可参賢聖余雖極味此語
辭與言者以才人叫號之氣勝也夫叫號加於
文字猶之美女戴戟[illegible]也今得毘陵伯玉陳君
於大家大都不急解而曲以入之於脉不令鬆
亦不令過張眞可入胎息秘與董先生曰未有

不自解而可爲文者一文字不能解何以解天
下事故文章與在意意在書脉與題神又在作
法而要歸於古陳君不急解所以能解也哉

以下原缺

題仲從制義序

白也詩無敵曰恨不携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耳甫性癖耽佳句爲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且猶不輕抹人也如此夫不删人而問青天天夢夢耶白未嘗過而問焉況豈豈之累非所以深嘲之敢驚人者不驚其天人奇之而天不之才也有陶謝之思思無其手有其思無手矣患無述作有其述作矣而患不與同遊其不輕許人也如此嗟乎此兩人之言已枯山之卓秘突玉峰有人爲寒若冰神若秋水綽約如僻于瘦亦如梅居遊清扁禪房擲管爲古文詞時藝如空中飄香袂如天風吹海浪如滿目脆明鏡俄如所向無空濶曰仲從子宿學清操兄世其先以陶謝之思遐陶謝之手述陶謝之遊問陶謝之天夫搔首蹀其人益與天近若于髮蓬蓬而問揚且之晳且仲從咲傲凌滄洲而于峽洞壑爲家室不同遊道安論文哉林屋縹緲之間余兩人既有約矣請質之九疇嘻若仲從九疇子爲執鞭所欣慕焉

王平仲稿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見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惟其意之象焉而已意象幾何情僞構生況詞對乎善哉婁子之對畀公法其節儉卽可法其服居其室無華也又曰疾視矜立不若脫服就燕文章之道思過半矣文患不節儉節儉患其若苦則弗井皆聊非安疾視矜立意象索然敎厚之謂何必也十名乎試取時文一閱大約不可言亦不可

名狀古疑今旁觀不能名其爲何等返而思之亦不能自名其爲何物是濫觴之過也平仲識精而氣粹昆弟一家言竝以渾厚澹雅得風人之旨爾名辯物色彌新旨歸彌約名正矣法象立矣聖人之意其可得而見歟

吳兩階稿序

風雷者天之力乎烟雲者天之力也於節閱於華頂觀日出知之日未出人寐天不寐大經鋪造要之倬出日一輪雲五色能事已畢故烟雲有力風雷無力動靜無力一動一靜之間有力嫉時無力佳人有力壯士無力謀夫有力題目無力題之先題之外有力兩階認題極透行文高處有味無窮而炙愈出眞絕代佳人大作文不浪力於題目猶法吏不動觸邪軀吏不動律

故雖然文士賈勇與題角自謂聖賢忠臣不知已耳鄉曾李子讀兩階文味腴寒芳如文甲綷它制前詩華繹竝所至而貴曷知其中有自得不以爲世換人一朝也哉李覯不云乎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吾願舞兩階之驂也

王聖修稿序

閣肖前輩云試使古能文之士如左屈司馬相如子雲韓昌黎之徒復生今世亦可以爲古文爲舉業而今之善爲舉業者亦未始不可爲舉業復見左屈諸作者之精神不古不可爲今不今不可爲古又曰壯也濟南江左能爲漢唐晉魏未能不爲漢唐晉魏此其所以終爲北地濟南與江左也嗟乎予嘗讀而然之又復疑之未審北地諸公果能爲漢唐晉魏否耶若使能爲

漢唐晉魏豈不能不爲漢唐晉魏耶雖然諸公自相戰爭各樹壁壘不肯下猶不類今日靡靡浮游而翰墨日趨於柔且脆也故今日有真能作古之士肝衡壇坫高豎鼓旗語不驚人死不休可以譚時藝矣王君聖修生有異骨詩格比建安而制舉義如飛瀑千仞之上耳惟濤目惟雪又如游荊谿諸洞壁挂蛟龍之迹噫文字有今古哉請其至焉可矣世有骨勁力厚絕去蹊徑如聖修者請北地諸公分席證之

歸伯閣稿序

余與伯閣丈書舍連每分東壁餘耀伯閣沉潛好學耳目不雜行文如張侯赴的而鏃甚銛矢甚勁心氣調止不欲爲参天之發故試必先登髦頭直指閣藝分校長洲葉侯具眼弘獎品題偕與後中奇文如錦江初濯弦侑試草懸國門蓋伯閣之先震川先生善養氣直並四大家而五之然四大家之得名非早震川學有與要文若江海神龍至近年大顯四家之斷供有文人

震川一發爲給諫春陽先生襲呂之文再發爲季思先生水蘗之文伯閣固宜踵武繼美震川云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已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析[illegible]皇華之一笑先生指諭若此所以文期於潘

志不期于遠遇伯闇爲文絕無苦而不廿之色故震川屢遭按劍而伯闇脫穎已知不遠震川情盛至此宜大發越耶要以遇有遲速其文之工一也則震川之献長而光遠也

陳二何年兄稿序

吉哉同人於門出門同人子出尋與二何諸君子出東粵李師門師律身嚴清正直節儉奮數甚革吾儕遂得端坐凝神各有商可二何其一也品眞而淡故文勁而和嘗謂今日品與文之患患於魔魔品集於濃魔文集於浮不眞則魔來眞而不淡魔去復來讀二何文是魔王見而嗜者師有慨焉同人天與火火日降爲男子乘[illegible][illegible]天上澤下火上炎爲女子居室澤火有同

異天與火無同異君子同而異不得已也張孤睽孤屢見於睽同人何有焉雖然號咷後笑求之至也友朋之際未有不相求而相入者也士不號咷以求大師以遇曰以中直也同而異可爾此睽也非同人也睽則女同人則男睽則小事吉同人則大有元亨何居夫樂有統同而無嶄異之跡出門同人何異之有澤與火不得強同人天與火亦得而強異之耶刻二何稿因極論同人之義云

宋令申稿序

予與令申談易之日久大都以兆爲守已以要而施物凡廿餘年令申成進士刻其文懸之國門問序不佞古人傳經有顓師其立身居官必有宗法令申尊人章華端殼勁正一生敬共無有戲渝峻潔持大體令申安于其教而予與章華所師事則唯鄒先正王少湖先生嘗謂少湖一二語錄互相告戒令申將服官請再一叮嚀與海內共聞之可乎王先生訓圭章特達云此王之最純粹貴重者故不以他物儷之而特稱于堂禹告成功唯執玄圭有以也誠信猶圭章然誠信不足多假借文飾至誠不動未之有也又曰古人工夫全于難處用力令人一生精力耗于科舉宋朝試錄止有二本尚傳以朱文公文文山在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須是有大眼目當以千萬世總看自覺目前所爭甚爲微細令申勉乎哉予推不佞無以易前言也

管元心稿序

余弱冠謁東滇管先生先生與余講鄉黨朝廟章小心大節言古而遠訏余鄉卷宜速售遲須入格未易歲月計也既讀從先維俗議先生謂我矣田公東廿六七年悔不用先生言然不入格速售奚益自余有知砣砣窮年未嘗不求此一第以爲一日有千秋一夕亦有千秋孰知爲未見行未成潛龍勿用誰敢哉凡此者昧先生下鄉黨之戒且一第正未易副也而一鄉之趾

自當世之眼局外必張局內必縮誠意正心所學何事凡此者昧先生在朝廟之戒憶從先君令兩浙久之乃知善作事莫如令善讀書莫如令善積德莫如令余故曰未有不可將而可相者未有不可令而可將可相者今年辛未與同門王昆華相天下士禮闈昆華滇中名宿上疏言兵事稱古簡收奇儁其最稱管君則東翁振振繩繩之裔也余與君家叔姪習文字交君年甚少閉戶蒐古書欲一望紫芝不可得君全場

初出余枕上臥閱未竟躍起曰此西京文字也嗚呼管先生崧文之格遲我歲年君何修捷入抑家傳耶君之先辛未楠不以木天重抗諫右書顧其人何如耳君氣粹神密撫民人如對賢聖起然簡遠鄉黨朝廟之訓既聞耳矣澹無所芬華在朝廟風節可具見哉

茅爾敵稿序

有氣韵然後有步驟有步驟然後有文章今日之文不患不鮮新而患不雄渾不患不雄渾而患無步驟夫不與己謀與馬謀六轡所以如濡鹿門先生之文極有氣韻有步驟之文也讀其孫爾敵稿大都柔婉善入數曲折以與題遇蓋開題目之遇文字猶文士之遇主司也今文士遇上司者多矣題目遇文字不一見是與人謀不與題謀也雖尹翔然若矣讀爾敵之文每使題目躍然題目遇文字然後文若柔遇主司者與此以竢可也

衛紫庵稿序

衛子家住龍門之下於文喈子瞻於文習解拙厚於山水好靜奇好峭冷子瞻若無意爲文拙厚天下奇男子也就其言索之幾無以定衛子自今視衛子之神孝友之至通乎神明山川之雲出於積氣蓋政事德行中人也漢人稱吾聞諸師云今口不忘父叔苦塊之次乃發大悔悔維有曰難軼曰怯懼乃發大願願維何曰光尺之語曰盛世之音衛子過人遠矣龍門至奇也

久與之處則平淡蘇子之文至平淡也久與之處則神奇物不可以不久讀聖賢書如依父母之側品行靜而和光氣洩而蓄神色鮮而厚文章動而端三秦間舊有人焉列衛子天下士歟夫六國戰口秦戰氣戰謀錄于詩者秦不數篇詠論少故殺有以哉

岡東五劉稿序

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吾見操刀者矣未見落筆者也岡東升之文餘于性望之實氣如衛拔立諸峯上銓德鈞物伯子孔實囊武夷之奇簡似禹獻君山之美酒似欒巴于郁爾涵季延則淸霍爲副軒轅以並嶽而雜其一家之言于紫蓋不菌芙蓉諸峯所謂九向九背然後不見山窮林盡漁翁大驚者也豈必祝融高方廣遠哉客曰柳文得力于永州多奇山水諸記不及

淡山山谷又以大溪勝之武朝昌黎不到武溪子何臆度其山川焉余曰記哉何必盡是文章之號操刀而貴落筆也不在有字句而在無字句今吾未嘗識五劉而讀其文若升之深沉雄湛刓削夷麝能自爲而出之莫爲孔實蒸雲夢撼岳陽秩宗天子巨人力士高執雲幢于郁長江流天際隱約孤帆玉鏡自開明湖不掃彌涵璧起溜垂神駿矯矯季延烟波江上娟娟妙舞飛花滿洞庭則余既習五劉甚而安知操觚過

之嘗試陟太和眺南岩側身黑虎四顧逈究罼車而下烏帽紫裘于雪堂之上非升之之文也卯若夫泥足八荒吹雪五峯北迦巫峡南極瀟湘必孔賓也方夜永月舉酒酹江郎官可湖魚龍悲嘯必于郁也鈷鉧石渠之泉乍大乍細俯飛鳥之背而行其上必爾涵也積雪縞地霓裳[illegible]衣快哉斯亭必季延也夫峴山臨漢上山之最小而以其人特著况廣濟大石林立于江中[illegible]知稍亦者哉必族也而雲西塢三桂大者二

十二圍响嘍之相峙絡繹之相鳴激合蜀具區之波波相續而古稱燕湘兄弟國則余旣習君宗山川甚而又安知一一見其人與山川脉脉了無言竟無從着字句耶石簣云善畫者烏獸飛伏花木翩舞人之舉止指顧必于其動取焉丹青畫出是君山則君山焉已矣惡知五劉落筆之異也哉

吳膚卿稿序

蘇子之語文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而又進爲之語曰有言止而意不盡夫文期以盡意也爲文者當思路所泊一絲之通發潜於九天九淵或對號而不知感聞譽而不知喜閒然茫然至於流其背而後一覺斯其時詣之洞泪如駛川豈復有留言哉而立言者以爲可以得言止矣余東髮爲帖古學奔放千言錄譓百貫而君等余之意未有歸也辛未分視閩事持

此不盡之說張網諸傳得膚卿吳子其器識捷諸兵爲多而追琢金玉窮極人變若珠耀川方折圓抱反欲借旋洑覆蘊其蹴余固有以逆作者意比造于于庭更數謁而數質之而後悉吳子之意也吳子有所若冰皎皎照人登門之洞直可感泣行路爲人敦篤孝悌始立學于人倫放之幾務方館選時人謂吳子卓絕史才嘖嘖期屬之余力勸之試顧以毋惹謝弗就蓋文名愈噪而意愈遜下謂我何多此名也乘吾之意

而為言其緊曰當聖賢之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吾學為聖賢姑無失吾意吾爲道於名懼將為失文逐於文懼將為失意我余合諸傳之文少加意去取瑣葩寸尺猶珍於吳子之人也之言也日恭諸而未有盡也況其意乎茲所行稿則余從吳門倒筒中所匯合之燕劇得若干首弁序之并以問世之有肝腸而思以文見者雖然非吳子意也吳子之意將盡諸天下篤孝若佛挾此皎皎者于以自照乎以照人處其厚毋寧人為我薄處其寬毋寧人為我道處其愷悌樂易毋寧人為我强毅愿是猶昔人不盡之謂也今吳子出矣天下之任經之緯之窮意之變莫堇於文心信子之文行子之志其用所利澤未可一二世盡也已

彭敬輿稿序

彭氏世多聞人郎敬輿之尊先君觀攻公原樂予畏友也數年來神明猶湛湛眉睫蓋不獨文之妍亦文章之神窮寐燁煜勿可爽耳敬輿于是文復視予以吾一日長予習敬輿才穎志尚見先人之行弗行非先人之言弗言至仲任有言亦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惟受性有故有堅香之驗直其然乎予項者　思予爲想文削刈剛闢抑靡發則敬與手一編至皆予所摘訂隨也偶爲簡數首付梓語之曰文章之道心氣而已氣志合動則發采發精神授之昔不云乎詩言志聲依永氣志神之謂也季子知樂師曠聞鍾皆審聲也捉刀牀頭瞻視非常皆察氣也相神者瞻中摩索猶能得之不佚貴本縣陳也問世之精豈在多乎以予忱慊之志同夫之氣明遠之神素與里閈二宋稱一龍今今中川晦相繼捷去子豈池中物久下人者未營市駿伯樂不遠識者尤應辨其堅香性寧

止曰青藍變乎哉敬與騤然領而識之簡端

以下原缺

張君昭稿序

邗陵首善謳彼都人士之什察其容問其出言而士行可知也益切磋琢磨焉克天舜日追乎其章壽考作人矣太學生月有課而呈諸翰苑恭重也試自尋省文章德業有所止歸以則四方奚途之從乎張甥君昭賦才俊茂試輒冠軍執犢經事余有年搆思靈異多得之面壁每與論說雲起風飛格局為一變雕奇秀闢出而澤諸渾雅夫制與義得大聖人之神而棄當代之憲此千古小心之識與求識機論無涉也先輩八股文字往往不盡其才而略見奇於後場亦須根極理要猶似恂恂揖讓禮樸嚴密者文體宜爾靜氣中心無不殫其極耳今汗漫七篇而衆倫本色懸懸論策生平切琢安在君昭神閒質粹時吐銀鍊之色亦時彰金玉之度雅其有之觀國之光穆然可思君昭自此遠矣

叙吳爻于燕熙業

天之於豪傑無不償也志一第者償以一第志千秋者償以千秋即索千秋而一第報索一第而千秋報亦無言不讐適豪傑之償天者何如哉雖然非獨豪傑過也大都天巧于造物而拙于造人何也物變而人不變巧于造中人而拙于造豪傑何也中人變而豪傑不變天薄豪傑乎豪傑之變自為政而操天之所不操始余知爻于之文焉既而知爻于之人焉又既而知爻于之文焉其文如風之鳴空有若絕似命稽先生余曰此派自靖節諸公慎勿禘近宗而忽遠祖爻于負此異材又持之以重鎮之以果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變化不可為也而可知神不可知也而可為故曰行而未見為而未成古今大豪傑皆少此一着工夫若爻于者天之所大索也夫一第與千秋皆爻于饒為之故置不道

吳賓王稿序

吳生賓王余甥氏子也少即從余遊時方垂髫喜涉覽史漢及古今經濟書每談至忠孝節廉事無不慨然千古自命為人恂恂言不出口而卓以名教砥礪與余黨共昇焉又潛心經學性理篤趣逵旦孜孜矻矻即家居甚窄無容膝而其意不肯一刻閒披覧吟誦殆得之性生篤嗜與其沉心深詣意謂即脫穎去乃猶困于矜中有學力行之報豈無憾乎幸試輒前茅不失為名人而意甚泊然不自知也其文積久成帙閱之大抵皆潔淨精瑩真可式靡而起懦余每勸之以風世然吳生意主深藏不欲自炫因迫于儕人之請先出其試牘一編以問海內海內有眼共識不待余言之娓娓也乃吳生所自矢者修身力學將為宦用於世其奇志豈在雕蟲小技乎哉

升甫叔稿序

兒時先大人悲戶外交呰呰令從叔氏遊每呼而語之曰不言之聲疾於傳鼓實也樹之勝霜雪將不聽於天質也彼之美自爲罪名也累數誤而不適行習也有奇行而無守心習儀以亟給好善而不擇人殆不行道而視蔭蒞行滿天下不如其已也某謹受教維叔進而語之曰吾儀吝皆數也龐縮爲寶嘉厚整殺世有間人大材實亦若樹木上慎嗛哉某謹受教叔高才力學近修而遠聞杜戶塞竇潔廉惟遊以是爲先大人器重其行文如鍊金如張弓金百鍊而青自青白之氣竭爲青紫惟精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是謂水凍惟潔也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材寒奠體冰析灂而後被弦惟調也故曰六材既聚巧者和之文章醇備矣戊壬子叔讀書洞庭許氏忽憶往歲遊縹緲王其家沖宇先生呼不起乃章甫元變名士也叔又偕余友宰甫黃君共丙夜誦不輟故余每接洞庭飛激浸潔間三萬六千頃漭瀁不已友人梓叔稿行世余也不斐敬述曩時先大人語相勗若其文品余何敢私哉

德卿弟閒牘序

德卿弟恂恂閒修君子也嘗讀書余齋中獨用沉默靜厚余甚重之不第吾家白眉已也其文多惜境於趣目尊剝膚而取髓亦善雕琢而雅清乎諸人曰是其穎將吐其光氣將升矣每試果姐提今年學使者拔高等以未冠視場遂幾與步同工所收其閣中牘故在德卿意不欲示人乎無出之大都科第一事有陰德有陰功德卿京人叔全翁護産敦族充繩祖武所謂陰德[illegible]也德卿潛於律行章句之外超然自得所謂陰功也天人之際豈偶然哉勉矣拭目以觀大成

顧子臨文序

顧子臨之以文贄余熟視久之靜厚樸默穆如也心异焉未幾讀其文不矜嚴而自然有式不綺炫而自然有韻寧過斂無過縱然春華之氣自動又心异焉余語弟中卿曰此可坦其腹而觀若胸中五色也果爲國工賞識余因喟嘆曰忠信作人第一流而浮薄者既損之雄渾博大文家第一流而彫琢者又戕之清明廣大心事第一流而龐雜者汩泥之安得不取于臨以張[illegible]之鵠乎是以先德行後文藝煌煌天語風祭酒四海咸沾德意于臨年雖少首應部書以正正國人文乎哉甲戌四月廿四日[illegible]書[illegible]

存齋自序

予嘗持鄉試卷就正于登之管先生先生曰必
[illegible]捷乃可遲一科須入格入格勝負未可知矣
辛丑計偕先君同榜丹徒禮翁劉先生愛予甚
抵曉呼其字而出之乙夜談文至于達旦班役
[illegible]小燈至見日出滅其燈先生曰天遂明乎又
嘗爲冠帶尚在其身蓋高談徹夜而忘之也記得
先生擬偶令古論文章最惡一弱字論政事最
惡一伎字共藥我之言則曰文須百鍊百鍊之

法先尋沙次鍊金次沙中鍊金次金中鍊金次
鍊金而成絲然後稱百鍊之金可萬人敵矣予
風若入格又苦百鍊岌岌乎難哉已未下第能
非已竭遂決弃之預計車馬之費理游展于天
台雁宕閒暫不作風塵客青山白月聞斯語也
谷號山呼若環起而悲壯之者歸則辛酉之秋
七月亡何前輩燕翁姜先生來勸駕授以文訣
仍令作文百篇予苦之已勉如約偶徼一第放
榜次日偷兒刼去殆盡略憶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有安社稷臣者二文勝送房刻餘都不記一
日公游石洞門衆中指予曰李湘翁先生每科
會錄出不得予名三日不食聞之乎予嘆曰文
章小技能使老前輩二十七日不擧火吾過矣
吾過矣又聞壬戌塡榜日丁天翁前輩擧之甚
趨謁謝與細論文曰先生之文能苦不能甘一
生文字苦到底近日好爲甘美之詞文章一甘
無所不至矣顏子苦孔之卓偏是苦處門弟子
不能及先生躍然曰予文垂二百擬付之火聞

斯言也吾亦自愛行將問世他日先生主鄉試
序某省人文錄曰生平作文被其一言道破益
指予字云予乃于此道中益津津焉時拈一題
不忍釋手積之成帙或改舊稿或改新課讀禮
行之入關有之奉　使行道有之抵家有之得
一百廿五首題曰自選乃知作文宜苦心閱文
宜苦口八股文章原是一片苦世界嘐嘐得意
非也以宜稿爲名誤已誤人尤不敢也刻將成
十得帙中得一苦尸之評焉宋羽皇先生評予

頗無伐善無施勞文太空濶無實際又于新秩戶中閉一苦口之評焉艾千子先生評予行已有址一節文開講起股失賓主不覺愧汗心服何以得此于二先生哉噫文章得失洵難言之矣

兒課小引

予髫年時偕有星士語里中吳給諫先生曰夫夫也入深山二十七八載而後出未晚先生訝之曰未也四十乃生子聞者諱不言既屢北若兩子丙辰歸來一見又不肯了是友人蔡完素吳孟登恩予曰兒無愛吾先子嘗聞之盛譽因教則以告吳先生者孟登之翁完素之岳也盛譽星士也及四十果舉痒生未幾博一第予得子晚甚愛之甚討與書棗與栗皆未暇悉數但

有摩其頂加之膝以為常而已因是笑有生之定如彼有情之痴如此出就外傅師友間有稱其能文者輒不信然肯時時靜坐與俯偶處絕不作雌黃一語輒自喜不辨棗與栗是亦吾曹教子一方也先君令語惧有癸未陸翁諱鎮嘿見訪陸先生曰我家子弟有願結廣社博名高者以請曰任汝為之但要依我法先刊一五色新閨格仍將歷科會元華評環集于文之尾然然後以文字填之乃可赴社今友朋間一言指

駁以積冠彎然而遂逢被以老拜見亦多矣吾
以此解舉亦不少矣予生平最能受規不屑受
槩歷舉三十年來殫劫于文之語錄示濟生並
以我為戒以規我為法刻予之文以問當世所
精而所省顧予之受盡言也

附記

先君曰爾文入題太遲運筆太重而不華宜為
館閣之文勿為山林之文予年十六讀書外家
外史見有圈予文者幾無剩句大駁曰先大參

少宰公庭訓曰今日朋友胡亂圈點自以善惡
絕無參驗處惟有察言觀色一法當其瞞心鑿
我之時言與色必難掩以此推究庶不入騙局
也劉元聲同坐虎丘印空樓上倚竹談文嫌予
無結構予驚曰何謂也元聲曰有一篇有一篇
之結構有一股有一股之結構有一句一字有
一句一字之結構其道甚大胡不從此着力予
甚感之巳未會試初十日顧巖叟破曉即來予
尚臥呼而語之曰顧九疇中矣高誦論語起

二股有立之欲達之欲家之慾邦之慾四語起
場予甚服梳洗畢急向陳雲怡寓所索其文見
起股二句有巳各自愛巳各自知二語歎曰不
巳遂語人曰此科又不中矣劉元聲之言驗矣
其人曰何也予曰顧陳之文總挈一章把握在
我此謂有結構予文起句緊揮收擱甚忙此謂
無結構蓋二十年前之言猶信也一日集吳孟
登卜樓未幾火三義巳就管席之上樓索觀予
看[illegible]其席之下樓與孟登語曰明卿此科還不

中矣聞之日夜以思深求其故而未得是科巳
未下第辛丑予偕先君計出關長安共賞其文
先君袖至張符嵎年伯曰六篇皆可中但首篇
雖耳先君又持至柴行素年伯曰六篇半皆可
中首半篇苦襍耳是年敗卷果批首篇傷于襍
如扐左券云庚戌同門劉紫華見予汝與囬也
執愈仝華支狂舞不巳曰年兄此科必頭卷初
十日來索文予口誦首篇不語久之歎曰可惜
可惜此前文何天淵也有說乎曰近歲頗學館

練二月五日一友司作臨場小寓此友携時文
大帕每一大題必有數義皆經批閱予遂竭三
日之力悉覧一過入場神思昏倦以此落筆未
快紫華嘆息不已已未薛仁臺同年來閱予文
出背者僻予謂予襄一節黙黙無語强問之曰
不筋耳諸景陽先生亟稱予丙辰車中義八首
及在堯峰理舊業先生時索觀之輙搖手曰不
中不中蔡虛臺先生治兵江陰見予文不當意
予問曰奇乎曰奇便透透便中曰庸乎曰試看

中式卷子那個不庸常的徐請教曰然則如何
曰不是路曰路若何先生大笑曰該中自然走
到豈有向人問路的二十年後先生過予先慈
讀禮之暇偶拈時義復就先生商之曰向來茫
茫文路今想像似有一條路未知是否先生曰
路安在予曰股短則神清句短則韵逸先生躍
然曰正是這條路了予曰從前何不說破先生
曰二十年前尊作其重如山誰能撼搖不如不
說之爲愈也先君持捌稿呈李本寧先生先生

答書曰足下三種書清風襲人令郎不學家鷄
而學楚鷄何也試令尋看程墨自然大雅壬戌
之役予三年不作文字洎登舟拈君子欲訥于
言一節題友人蔣賓容門生宋令中同舟予語
之曰勸君直言毋諱我老輩人亦一陰德事于
是齊聲曰前半猶有來脉後半野而散奈何予
大服次日作以能保我子孫題又次日作有安
社稷題漸覺得手而又時時念姜前輩光滑二

字高華圓美四字以此見收江案蘺父母科考
取予二等批仁者先難而後獲題宗能乖離處
下手足仞物心但有宜商量處太都一刀兩斷
是文家妙訣

夢鹿堂易義引

友人爲吉甫銓吾黨數年易既成書曰夢鹿仍伯徤之未竟方伯徤殁予在西湖爲文哭之兹吉甫索題又理湖上棹以此黯然閣筆已而嘆曰山者文之骨水者文之脉人無骨則傴無脉則绝住朋友如住山水其提筆爲文章則千山動蟀中萬谷酬筆鍾處也自易義有夢鹿而耳目一變然伯徤年來較閲不貸昔賢吉甫氏又訂而新之歐陽文忠公東園亭記相與逆數昔時則予今七閏矣不知再到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王介甫文公褒禪山記云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二公惟能文章故言文章之變如此亦惟能山水故言山水之變如此嗟乎吾見有不能山水而能文章者哉

易緯序

范文正公表杭郡素爲善地前知州李紹建置學舍迴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進士楊蓓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者多乞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顏閔德行迭乎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寔范公眞長者至勸天子詔諸之而湖山生色吾儕何可不讀書哉癸丑秋仲挐舟泛西湖訪與偕諸君子于從野堂足不窺湖上久矣皆低頭讀易喜極論今古余爲坐四面甫捲猶抵掌評藝盈百有奇諸君子中朱儀伯以第高才子懸問課于肓而出其月旦諸種涂凝神諦視每遇儁伯點綴處如决瀑于千仞從淵而龍王爲撫掌不已今年結廬堯峯五十日不下山忽卿儀伯見付書作驚喜便欲作數節寄報以竹下袁泉鹹沸不及呼童子急取陽羨茗遂成欠事兹仲夏復尋湖上舊約告西湖曰不飲酒不論文不載以筆札唐突山水故于舟次搆此未了儒者

談新而厭故無論其他漢唐藝文志隋經籍志載京氏易甚繁浸亡畧見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元祐八年高麗進京氏周易占十卷余甚吉之在晉魏上鼎祚憤王弼廢古易纂有三十四家以角之不加補嗣言悉本此特未一揭出余嘗謂宋儒力學而心不虛不意晉魏先有此種習氣此其一班非予崇信京氏也太玄未嘗擬易擬易者辱玄耳易可擬乎哉擬之者文周用之者孔子文周擬之後言孔子以作之之權歸之然且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憂患不敢作也則是未嘗作也彖象夫子之訓詁係辭夫子之發憤後之解者何憂何患何憤也而譏玄乎哉易有大疑案三曰僭曰侮曰易之失賊自來未有學斷斯獄者而儀伯爲于定國噫斯亦文正公喜來者之如雲而天子爲下五色詔者已

原缺第七一葉

聽松居易選序

讀易有年妄謂學者知六龍而不知乾元知時乘而不知天則一可該六如縣如舞浸無悍矣宣聖防之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有識者亟曰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太極云爾此是乾元用九一句猶註疏也聞者大駭噫然則乾元用九亦可以春生訓乎獨晉魏以來指坤爲惡而論者亦以一入坤元便落蕭田四象五行紛然饑突噫此逆象也乃云順乎今既不知採乾元之見又不知晉魏以來降坤元之誤是非了無所執而漫推敲六龍祗舌敝耳吾社中溪聽此茂年來一變其評騭亦一變以瀍爲手以手爲眼一人登泰岱山望吳門疋練遠矣一人履闤闠指五大夫松食其實則孰似一人泛溟渤數島嶼逐魚龍曠矣其一人按圖索駿耳則孰近意吾社之問序于余也何以異是

易經房選序

此兮包稱脩選易房而敘之者吳門明卿氏請序者荆溪聖隣氏得耕曰夫夫也不可與語易庶可與談易也聞諸師云人生之初首上腹下其定體耳目口皆上附于首手股足皆下聯于腹上下總互爲一體故先天乾首原一始坤腹要九終形生之後耳聰目明其大用手口合而指握股足合而運奔首腹乃藏用而無爲故後天我可原一始離目要九終今諸君裒舉爲首

吾儕量之爲腹諸君繼獵耳吾儕攝之爲目今何時哉是首腹耳目朝野仕讀併營之時也聖隣曰吾欲買子之勇而賈之稱脩

甫里許孟泓昆仲解選易義序

甫里自陸先生好讀書往問其集亦异也一日遊寺見衆羅漢生氣撲人嘆曰陸先生之豬眉鍬夫精神注於翰墨而韻寄傳於土木安在時藝之不靈爻象不具摩且盜於文士之手可少此易解乎哉雖然翰墨惟索而失之否則亦土木之不死也土木惟不索而得之否則亦翰墨之已朽也手腕數何人文絕續此上下求索之際甫許君鑑裁甚善嗟乎設卦觀象南方爲上

首開離目三聖繫詞西方爲兌說兌口噫離兌合而較選之事畢矣後天首下行腹上運艮震左旋而離目正視巽兌右旋而坎耳傾聽以下天下之人以來天下之善此諸君求文至意也故曰正明目而視之目惟正面南而上則明傾耳而聽之耳惟傾面北而下則聽諸君所以多索而少與也雖然離兌正列瑕象也反爲華目下口上文明微於口是謂大人變虎君子變豹事故言離目也請與諸君商之言兌口也請

與海內諸讀易者商之夫口不用兌而用葦以說道之不可久反不若土木之精矣勞繫乎見其人也已雖然甫里先生嘗作野廟碑曰甌越間好事鬼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以是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比而孰知土木乃傳先生之骨髓肌理於達衢愁烟霜星榜曉如請當年與宮辭慨焉太息玆孟弘昆季景行懷人於銓次易疏之間邈其難稽也

後場精簡錄序

長者云臨場有二大病逢人捉襟强問題目不得不休一可笑也濫熟几篇冗程策閑題初下筆未及半奮筆疾書滿場一律二可笑也夫如爽然分予布算聯翩取勢且不盡於譜而預設於譜乎予此書譜也非棋也嘗閱墨表而藍縷抒其故節錄歐蘇數語見喉舌間自有文章慎毋以譜爲棋也

後場衡捴序

自文體中彷于界朝士無不歛而就格首場限字無餘地至後場情才踸踔宜少軼蕩肆志焉是不然人謂七篇如一股不知三場如一格也七篇之體善藏其神識者畧于七結撰宗旨光終不如一論出旌旗壁壘軍容將膽皆可物色又不如一表出機神怍服組織真贋凡塗脂綴米於八股伸縮之際其狀畢見又不如五策迭說巧者無米而妙拙者仰屋而歎拾敗絮殘瀋[illegible]謀[illegible]縱首尾而流離委瑣也以唐宋言之唐詩何人不工何境不妙及其應制高華莊雅如出一手何也應制之詩體宜如是也歐蘇諸大家吞吐殊狀及其應試雍容儒雅持滿審的何也應試策論之體宜如是也故渢盬之詞而奔軼之人至矣錄正大之文而忠孝之人至矣文體之未正也意者奔競未息乎奔競于當路四體言而不踰矣奔競于文字八股溢而失節矣可不懼哉予一試鄉闈八戰禮闈每逢二三場出詰朝戶外之屨滿矣以海內博雅之流比號而坐而予言若河漢也下第輒棄嗛嗛致銜之將豈可與語勇哉辛未之役分較一經如二十六人額閒二場得八人焉閒三場得四人焉徑捨額取十二人而自首卷至三卷皆初場敗卷中人有一奇士論良苦語人曰必以論躐乃予批是卷曰非此論幾失予矣雖然一房之英豈可以概全省哉聞諸某前輩云某科會元本房已落某前輩過之讀其論大驚賞遂置第一是科[illegible]遂皆以後場殿最予日體味此言故凜凜從事凡二三場進卷竟夜研吟雖門外雪盈尺罔聞知也家藏會試錄六十餘冊皆舊版復咨補于禮部暨京省鄉錄精簡若干篇戊辰之役承乏武闈向樞部悉索武錄并成一書雖然不尊不信憲章謂何敬闡　高皇帝洋洋寶謨以告學士家訓行之庶乎其寡過也

論選序

論何肪乎又尚論古之人然有存而不論者論而不議者漢家重議郎之職故誅獄定而政事可觀議之云爾其見諸行事之實卽定論也乃好爲論者如賈生東方朔王褒輩不過剽獵補綴至若人哀樂等論喧如質欵問難併議而失之奏府唯李贊皇諸論猶有骨氣他吾不知也在宋兵完財　而論箚其忠義激發矣爲正論又不盡出於科擧也世傳眉山之學最近科擧一日子瞻子繇請敎老泉老泉曰一順題一開題所言也恐不可訓要之中情實而不謬於是爿測幾矣　本朝程論其佳者出而中肆而風不役古人亦不爲古人所役庶乎有尚論之意焉余故選而錄之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始基之矣

表選序

場中閱一表而心術邪正廉恥存亡敬畏俯仰之狀無不畢備起語之冗猥頌語之卑諂祝願之空虛學者于此道中何潦倒甚也試誦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八字戰兢宜如何又試誦聽天仰　聖四字恪愼宜如何而忽作進心之言直欲化上之態何以抒下情達高聽也宋表情致欣洽予猶恢其親而不尊家人父子之愛篤而堂陛君臣之體似尚濶疎耳自孔文擧曹子建術變史班之式而自世自年自月自日人物九等太質矣其不得不變爲孔覲也勢也出師表忠悃迫切故可傳大率漢之表啓少晉魏唐宋以後紛紛勸進及謝賜養口宜充棟堪焚遂如江河不可堤塞

高皇帝取二表爲式頒行天下正文體先自表始予所選程表闡繹之小心寔恩章之大義云

策選序

夫取士選子之行取德藝取懷材抱道之賢取學識取典寔取德行取孝弟忠信通古今而大要之道約矣衡士之法精矣

本朝數百年得士最盛蓋有以也

聖天子法　祖以正人心正經術垂憲萬古慮無不深易肺腸蒸動變化幡然去故取新及時[illegible]修用襄

[illegible][illegible]在天廓清乂安至治而猶有惻隱顧與思

其貴商者務實學識時務也實學在讀五經時務在勤問察無謂策場可縱筆直書古人發策不得不得一則盡舉其生平而厭薄之姍笑之有如場屋中問某事某事惶恐無以對卽茲茲豈詞而穩着未定全局未審究竟無歸束不立高閣徒見乎地耳

夫聖人獨憂之蓋謂不出于學識必出于奔競不出于士君子必出于權豪不出于忠厚必出于偷決故晉魏之文媚胡元之文艷殆不可救藥者也夫正文體所以攘夷狄豈細故哉

本朝程策見及此矣將相奇略皆自此出夫唯其人重故其策重也

易餘自敘

讀易二十年茫無所得一日噬離解之象井之五離言作與照也解言復與夙也井五言冽與寒也命之矣次晨又筮頤之自求口實華之大人虎變天下雷欲動止山止之雷在其口安得妄言口舌華而虎豹變狐狸不夜號東升常紅日又命之矣繼自今日筮一卦引伸觸類亦自求口實之意而闡揚諸師云必到滿盈雷雨動易蒙發於古今榛爲乾坤明前義若從了中

必翻身又云偶論電戲放如也人亦屯難盡腐應建侯消息乾坤大詳血精神日月新然則人無夜半雷聲雷聲不起於坎萬古茫茫長夜別無開闢之日能不懼乎爲雷雨而不爲滿盈之雷雨與無雷雨同從禽見金減盡雷雨種子可不辨乎狂猖被鄰原而出亦不寧之象也大都乾坤后聖人進遂晉人毒首出所在可不勉乎六坎象險三十有六人在三百廿六重險中安頓今遇一險便無出路處源泉雷雨安在哉張瀰天之雲爲酒食天下可醉可飽需義一成皆爲五榮客之人入穴以息主出穴以肅客知退知亡知喪入淵一大消息也能自訟見大人可以入淵內無非心外膚蹉足乎不撐逆水不導活水不擬轉乾坤皆弟子也後夫也卦不雨而爻雨小人不可與之爲雲不亦傷乎傷其心而雲雷之脈斷子半之根斬矣進步處時時着眼師云戰血淋身方有尚厥尖有眼始其旋可不慎乎通於此者否泰以往服之無數所居而安所

樂而玩若夫文字之解與其餘也已戊午仲夏書于青溪塢、

記

重修長洲縣學儀門暨名宦鄉賢祠記

江右安大夫袁守吾蘇士之有節廉者皆稱之將長洲澤國父老扶杖望顏色大都曰明曰假曰神暇而詳善處事凡事有成法圓應而誠至長洲賦役如蝟不當公一疇席度閣置吾邑更數歲不來唯恐逋賦累官公獨哂曰官也有命也有義也賦也有源也有委也凡席有溪湖焉薄皆有魚鳥焉期會有紫氣焉催牒有慈流焉廟堂之急急邊陲監司之急急職掌吾于其間寬一分一分惠矣挈一絲一絲理矣蓋長吏不親民何以親士然至于今民不可得而親也親者吏耳慈母不能挾滕諸其子所賴者近聖人之居與膠庠人士課誦詩書幾幾乎山童澗叟如項芝蒲草布于野田乃扶與多士坐春水天上之舫諮求濟渡橋乃秋民乃邇依親士然後親民共芯芬相接也狹餌相芳也于是晏大夫之勤學宮可記矣先儀門何也示堂室之有棟也自能百家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與孔子背

馳絕弗進莠當門以必鋤矣余讀易至大過而
嘆曰嘉居中何懼焉天際之翔翠革斯壯試叩
本末弱若弱爾不極其剛棟斯隆焉獨立則不
懼不懼則不弱議蠹廊情性平夫子之椅萬仞
蒸之而和奏之而假吹之而律劑之而味自禮
門好名宦鄉賢二祠金準何也示棟有輔也大
夫所賢不求知士之仁者知之士而仁不求知
大夫之賢者知之相知則相規相規則相輔死
者可作況生者乎公一舉有門有堂有室有棟

有輔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事君以來能臣不忘
孔子曰吾事君未能也今親見
堯舜之君矣未能可不求否求之可不風不雷
遂巡大作否大夫以是倡也交覺共未能交不
安于未能無蓄力無蓄言輔弼也可以呼將伯
之助風雷也可以衝天昊之濤溜泄也可以廷
天帝之格土年也可以勸扉納之橂則奚憚而
不求且勤政訪道史冊中瑞雲華日也遙想之
簡編而近接之丹陛能不早能光以耀之鐘聲

以鼓之正文體以暢之能不懼可相求可相勉
公于是合中外之能以事君又合中外不敢不
求之未能以事君試上質諸孔子旁質諸大夫
士生于斯吏于斯者以共錄是路出入是門一
意親民勿親民之譽親士尤親無求無欲之端
士之舉也義學博王（諱化垠）公勤訓嚴謨以圖與
行與范（諱滂）楊（諱宗惠）二廣文互襄厥成則于法得
全身也大雅不云乎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人才
作于國中則綱紀張于四海有以夫公諱日曙

號李復江右人錄橋李上考兩地循良舉勳吳
越之潮蓋推敎時巨棟云爾

重修長洲學文星閣記

崇禎癸酉重修文星閣成江右余公捐俸任人
兩月而功竣先是閣再遷首築祟基夷度邪從
舊景而上鵬南韓侯至于頂署郡井陘許侯多
士既食其報風霜閱歲久之剝蝕壬申之冬予
與同年文湛持諸庠友之請尺牘爲導于是覽
而樂之古人登高作賦余不能誇山川之秀美
江海之吐吞以擬覩記余不屑若夫極目數百
里上流趨海口於吳淞積冠氛起狼烟動悄然
以憂凜然以恐義切纓冠能無懼乎哉曰有是
哉予之迂也堯之時洪水滙而文章煥乎言其
庠者已矣予曰唯唯孔子竝得貴不樂此後世解
經之繆文明以止白賁得志何謂不樂哉或剛
來而文柔或分剛上而文柔文章有來境有分
境有止境神氣鬱而不來條理雜而不分戰氣
鼓而不止于文也奚得志之有作文者第曰如
江河行于地夫日月星辰懸于天此上天之真
文豚筆可于氣象江淮河漢地而已矣觀天文

人文地理則察之耳奎璧之間黑氣滌除
昔皇帝以爲喜蓋天下圖書之秘皎然大明而
後道術行國多君子大聖人獨憂之治水播穀
擇人足矣學者漫學江淮河漢之文而不知日
月星辰之文故其精薄其氣湧好爲渾融之論
而無鑑別夫別淑慝天下治別彼長洲治術
清蕩文章治矣天子動得天度則五星帝座明
而帝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斗爲君又
在太微先魁以璇璣杓以玉衡此陰陽大原本
天下大文章所出也天示至孝任賢使能制作
合天則景星見若江淮河漢口可囊而括也奚
與乎文章之觀哉今之文能合璧乎能連珠乎
文昌主集計天道能光色明潤平以均乎三台
兩兩相比能奏六符陟泰階乎長洲人士豈多
讓焉予又聞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余侯之右文
而端教也必急民事矣閣祀山陰祁侯諱承㸁
龍韓侯諱原善署郡井陘許侯諱爾忠今臨川余侯
諱[illegible]貫纘前功先是長庠屢遷以科第不元以

閣秩不相嘉靖辛丑御史翁公（諱汀）改福寧寺儀
制高垣凡六十年並如故萬曆戊子歷下周中
丞（諱韓濟寧）李侍御（諱堯民）慨焉李故長令也用鍰
金一千四百有奇是年始謀閣于東南稱右弼
長淳圖周中丞捐土惟吉莆田陳侯（諱其志）始基
之矣又八年桃源江侯（諱盈科）竟之再遷今地科
第競爽故其功宜祀也閣移之日江侯夬祀神
佛稽佛地屬形家言東禪一閣接引文星如
雁天之雲周中丞坐寺相度移日不去指其地
而欣賞寺僧不欲也令予捐貲買地鳩工倡造
祀于閣之下祀周中丞李侍御陳侯江侯四公
以誌報本東禪閣基皆自舊閣移至一抔之土
亦皆宗也夫予所見學博如嘉善魏公（諱士保）以
才金沙史公（諱明載）以誠而分教丹徒范公（諱雲螭）
南惕公（諱應宗）與襄厥事耆民馬負圖始之今老
病而又終之屬其甥生員陶寬勤董之往者韓
侯所使游墅張弘祚勤事者凡三人耆義若渴
而潔爲之也同故于法得書

重建臥龍街關帝廟殿閣記

閩淳熙三年俞拱俞彥狀記殿基實市翁通直
宅計一十九丈二尺長洲邑志云殿在臥龍街
宋淳熙中建元道士李佑重修質之壁碣信而
傳矣姑蘇志不言宋畧之也廟文稱海粟馮（子振）
書法稱枝山祝（允明）記廟所以西莫如凌虛張（真人）
門闔閭城在盤山東岸遠環其右是以廟城隍
街之西立察院街之東循南向惟王西向直當
其衝志功也假館讀書感夢療疾夭爲長歌莫
如韓侍郎（世能）記廟所以廢與其詳于下榮朱（元吉）
而巡撫豫章周公郡侯南昌况公莆田朱公蹟
最著王百谷（穉登）曰丁孝廉（元薦）吾伊僧栩爲羽士
重新從光祿（公衡）慷慨捐金作檀那首倡既贖復
地數楹之居復嘗同時三義之閣功亦不可泯
歲乙卯殿垂圮（仁錫）感夢職倡邦君大夫聞而義
之各捐俸爲逐典祠部年伯翁徐（如珂）敦請騎射
靜（至道）董其事魯性廉直廉不受私直不避謝父
于是乎（沈敏）戮力納募籍十沈（天志）史（國博）魯（王道）顧

徐仁東張龍芳暨錫仁領其七陳大道張世臣盧永淳張士喆
揚鄉起奇領其三別載諸石吏選木最良張德芳詞
嗣出入徐不斷已貲如顧如陳如盧如張如揚
等皆宜力沈雖歿亦有遺金之効一時同事將
伯助予自紳及賈出貫眾恐後工不踰恭闢地
拓殿殿之後閣祀三義各以炎節子孫劉張關
下張達從祀殿之南非廡一祀周將軍一祀土
地左卿亭右金錢庫先是修騎尉疏告云辭之
不得如以直而負山暫克有終豈置土而投海

年能信義執持暨於有成亦同事者口代聖鐸
固力竝濟力也仁錫何與焉鳩工之始所條臆
議有文社請祭二款今社已舉行祀宜請於主
祭者羽士顧維新袁□□先後與有勞焉并買劉地
則文學蔡士順之力居多於法得書時惟戊午長
至

重修韓襄毅公祠記

文皇時兩廣猺弗靖黃蕭養之亂東西互厲兆
益廿餘年
憲廟朝詔征猺庭先是韓公撫宣大中遂出參浙
藩大司馬王竑以公薦所選文武將吏大會南
京詠議分兵繇廣西入廣東大軍從湖廣入廣
西飛騎　首公謂大藤峽兩廣巢穴一斷何復
□千百峽深不可渡則下令卯日必渡沃無
舟以軍之半墳之伐峽會五百人詣軍門掉劍

詠之懷中指挾短刀公蹴殺決毅勇類此于是時
一鼓平往州白面之厓斷峽心脊再鼓空橫石
大坑之寨復刎頸喉燼五征不克之險巢族百
年滋蔓之狂寇且以戰功論故賊無反計而士
不妄殺亦俾矣雖奪情再起實勤主事云當是
時江西十一郡旱疏蠲田租一百三十八萬嘗
泛舟耕兒各山畬田盈頃良苗懷新夷輦迎舊
乃喜而作詩可紀也公專祠近郡學圯甚竹絕
徑今行軍結營李瑞竹之應同見此竹也天然

而笑今兩廣多寇盜出沒八閩江右破城圍邑有日會勛不公之思而誰思凡百有心夕陽過之何妥一椽一瓦以妥此魂魄而作山河之氣乎又憶孝廉時與諸弟昆宿韋太守祠乞夢夢曰語辯襄毅斷藤峽傳不可不讀詰朝飲金沙泉照宇廣文齋中出禮公廟貌歲月幾何猶蝌蚪寂撫今祠底舊夢神者告我矣

東禪寺重建山門築文昌閣基記

池中生瑞蓮類有之捨爲寺如陳丞相罕矣丞相未有聞也以捨宅若三國之勅建國也則院唐大中之改東禪明覺也則寺太湖之石自沕沼池之暇半紅天丁盡捕瓦甓空擲疑在杯中開騎猛虎斯何人耶且夫渡河之虎惟恐其不遠鳳凰之集惟恐其不邇是以虎不親吏而親導佛鳳何以吏偽博官市名虎故不親何以佛鳳釀酒賦詩虎故不去是球禪師之高足

耶雷神爲言辟支佛耶石白不開酒家餓死世路不平風波如是解裝爲帆我不可恃若到無波還須尋想噫大珠吐光怪平地驚覆舟自奈禪能開以來歸寺建隆歸骨祥符所繇來久矣像坐殿中先君攜室居之兼與寺僧仰峯存巖今梵林交三世仰峰大拓殿宇未竟之業梵林一歲歸功益余自辛未冊封歸因撫酒仙石枯曰山門可與矣又憶仰上人語此城中巽方天上方湍來海巨吸高閣臨曠地長空亘鎖鑰俾

溪水出吞必有天海奇文補洛妙手百年前周
中丞尭日盤桓指點形勝並在此地父老猶能
道之文昌可關矣予也聽雨門闢清溪波縠與
人間紹㞐綠陰坐樹如影隨形㑹企前哲風流
一索松枝笑語今此閣成東遶清溪石田伴月
我何不然

重修雙塔寺記

郡城之有雙塔寺也寺建自唐咸通宋雍熙塔
椒至道間御書額賜爲乾道扸之王居士捐貲
郡田凡五百八十餘畝一新鐘鼓之聲徐太常
設輪沒入田凡二千畝悉遂德溥之請當是時
密邇臨安行殿稱壽兩宮先期環月即雙塔壽
寧萬歲禪院祝釐甚盛爲兩浙西路常平茶鹽
使者幹其屬爲政及天啓丙寅三月余作導師
謀爲未就今又記之崇禎癸酉則八十有二之
合宗七十有九之心山鶴峽也不費宰官一二錢
雖螺修提雙樹吾與其游方之內也不若游方
之外狀先君子中允公讀書山亭與氷壺上人
吾子及見八十老矣每過之有檀陰鷲色之感
家居莳溪蟠陽後八日迎譽荒圃一眺望烟描
賦見文星關與二塔伐木鼎作如三才鼎立然
益是秋復大比德行道藝之士更吾郡邑者𡉏
嘉與賢士大夫更始而後吾儕考南禪之鐘闕
求禪之閣俾東方虛秀溢爲龍文寶光疏異濤

僅本成之今釋定禪因其垂教諸光大之皆不
得已也松陵沈豫章偕郡中諸同社讀書此中
負人倫任從世法禪理兩遂翁稱定禪楚戒行
一日呼余過寺商重備命弁數語水流花開觸
有非月然則何地不布金何樹不祇林何方不
法鼓試以質諸圓照如竹遇風夭然笑矣

重築許門靈官廟塘記

靈順之廟以蘭陵帝胄光啟開顯于婺源大觀
賜額宣和侯之淳熙公之慶源王之曰唯替替
襃五行兩賜時若正神也夫上帝之官神帝王
之官士皆以民其祿秩宜等血食宜世顧有不
盡然者以號晴號雨號雪之嘿于神也神無厭
若焉烈風暴雨疫癘災眚何歲無之然廟焉侯
焉公焉王焉而不作又爲之說曰五行孝子忠
臣之行也何居乎靈順之鎮許水也肇始紹興

自予垂髫所見臺長持節及剖符以來皆停旆
于此豈神道設教歟金谿胡別駕奉母夫人初
至祈前殿豈事神也所以治民歟廟濱水水受
浙直滸蕩巍然以五王作靈光基廣土疏岸易
崩弛天啟丙寅余捐金屬王參軍汝哲選石石
雉甚如虎長城環之遥望作蹲勢洶流逶迤曲
折究委實許關金湯云今滸墅松陵玉峯海虞
諸塘半把枝梧決口能恃以不恐否采石鳩工
無階此塘雖著爲式可也

重修對溪旌表三節祠并歸正祠地祭田記

烈婦董上虞周丞妻也十年而丞老且病死誓殉姑止之一日浴更衣取紈扇書冰清玉潔四字哀絰自縊死萬曆辛卯十月二日也姜烈婦與董同里死之日年十九少董五歲妻適吳君會稚士也父歿于疫大父母繼之會亦歿姑諷之辞諍交激內自引決外爲好容顏丙夜伺同寢小姑寢熟徧夫綸丹青一幅繫衽帶死去夫死四月于是楚張鞬江[illegible]傳而屬陳生詩以布衣函謀表章云先是節婦蔡嘉靖興邸舊臣周部之孫媳也孫曰倫未十年卒其父琦司壁建寧與夫人吳並卒蔡往來吳楚撫藐孤以白首凡五十七年八十四而終死與守一也對門有三節焉而予有感袁慶祁侯之記記曰陳生詩請免祠地糧又告減田額三分之二應傾于豪右乞亟一言不朽余念母氏中寡鄰茶二十三年釋褐始陳請[illegible]爾敢有激于衷夫祁父

以身殉更以賢母教永矢勿護曾幾何時田則鄰侵祭則侵矣門則湫隘矣不祭五年矣暴棺于三垣塘不戒嗚呼何辜三節婦賢父苦心滅則爲念生我劬勞而豪右非畏窮巷陳子[illegible]錮鉢貽我後人典則而屈雀半殘始也種桑種蔬聊供食土之毛繼也兩玉兩金至寬惟正之額嗚呼春秋作而口誅筆伐天道肅而電擊雷[illegible]所能肯修之汲之祀典正之[illegible]給帖確恪守祠課于衆告于公法如是足矣煌煌表節具終徽江祁二大夫之靈

重修尹山崇福教寺記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隆禪師焚體以
師　高皇帝之法朝廷法重而佛法流行天下
之道義也大試經給牒違者引繩法也隆禪師
率弟子就試亦法中之人也記誦之學茫然未
睢倚取世資官方士羽所在有之髡鬍僧乎法
行則淨侶而下鉢衣法訕則庸流而冒鼎養師
小心人也雨花臺上禮北闕而投龕天禧寺中
迎對香而禱旱師也手書風調雨順師能書不

能致雨得請于　上而后雨雷霆自[illegible]天子出
風雨亦自　天子出貧衲其何能之有從此緇
流上者超然大慧次亦守其師說出入以度否
則避戍窮邊明彰三尺之法即佛法庸貸乎方
其請春天而入奏就火拜辭索筆書偈故曰師
小心人也　高皇帝爲賦詩曰盤陀疊膝倚喬
松界世因緣積善功車馬有時雲會集旛幢無
刻霧來從經談般若三千界法演仁王九五宮
煅煉始知玄妙處爲冑鍈眷久凌空大哉言乎
不煉不空不空不煉而或比之飼虎代鴿裓體
之倫非其質矣師諱永隆吳門梅氏子也感伽
藍夢刺血書經筆端吐珠回颶風于三衢義感
木商父火而舍利無算羣鶴飛翔龕頂其徒將
函兩臺骨瘞尹山塔焉今若此師不云乎洞然
性火凡全眞且寺剏于梁之天監燬于元之丙
申興于洪武之辛未夢語伽藍將安往耶其徒
詩詩呼之出耶否耶師遽與亦一來乎否耶岱
斷橋也余捐百金爲倡陟斯山也碑斷佛殘崖

盤陀師告之耳

重修尹山橋記

郡大夫同諸大夫允三庠之請一日下三隊通巽水啓龍吟修郡學擇有行髦士協募衿紳吾儕其敢不勉長洲涂侯飭新文星閣捐俸以先雙塔東禪肇舉一時人文化成日可冀也初盛陵志齋周文襄中丞時時坐東禪相度巽方宜閣序有定址亡何議建則甘湖陳侯創之蔡龍江侯成之議遷則爽度祁侯創之鵬南韓侯成之此五公者恤民愛士如出一口而四公尤得于日擎捐金各數百鎰云或又言周文襄之履及東禪也竟日不去意在本塔寺傍雖之久不果今所改定龜從筮從年來人文霞蔚道義風節各自變地靈著矣易不云乎重巽以申命夫兩山兩水麗澤兌游雷震明兩作離而重巽呼翕其閣非細故也余嘗與仰峯老僧三更月下坐指寺后一區宜祟構文昌接引文星閣竟文襄佃翔睿視保固風氣至意余甚然之癸酉春日同人謀閣于大殿之後數十武清溪古樹掩映左右遠院綠陰昭同雲漢甚善僧梵林曰江侯昔出未亂俄而蔚然作勢因嘆甘棠一枝一葉與昔令尹一杯之土皆遺愛也此閣成文星與雙峯競秀明德達矣迦而上之出滅渡橋有潮落臺有橋宵帶前慕同葉侯苦心商畫垂圯急救中比旋築有僧一手真修行人也彬亭守之當沒其亭置田守之奸人又奪其田于是赤是竟而僧叫一段烙守之至于死亦可悲也又自高上之為尹山橋余年十八從先君宦游輒過其下迨今三月既舉始登焉有土隆起若覆在昔運河之陽其梁石既乃駕木以支頹危殆蓋四十餘載矣天順六年秋七月重建尹山橋成先達雲間錢公記之曰此萬安劉中丞與黃巖林郡侯不踰朞而僝功者也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二尺廣視其高三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七百有奇先是盧陵周文襄與況郡侯葺二橋一滅渡一寶帶留此未竟以待兩公皆巽水來龍諸公刻意討求

爲地方計深遠也橋危于鼎卵畧見新石纍纍若昔前拮据未遑者詢之士人曰一手僧爲之嗟乎士大夫作好事惟恐人不知一手死矣惟恐人知吾其媿此僧矣歸而謀諸位宇朱封翁訊目從事蓋余所見爲桑梓興利去害不求名聞孝學潤修者位宇一人而已與余夜談獅山而山英門大獅象也黄山鑿石不休獅目鼻象[illegible]前龍脉此郡之人與吏吾土者倘如權閣[illegible]主政爲靈巖買山以禁伐石故事不遠孰謂黄山不可禁哉

重修射瀆杜莊橋記

憶爲孝廉時先君祟祀語溪操舠祇謁經澹臺湖之賓帶橋橋傾漕捷亟赴荊溪言之俞兵使維宇徽臺檄下三邑復舊觀浹歲霆潦未幾輒圮長洲葉侯今御史戍章克終之余亦出貲佐經費因搜斷碣于荒烟茂草得先哲文若干首補郡邑志之遺令祟禎已巳仲夏余以宫允詹詔三韓歸道滸墅距射瀆別業里許有橋名杜莊石中圻行人如步劍戟趍鳩工工僝步野田偕論其世宋狀元祁之裔[illegible]以進士歷官執法總憲綱司喉舌親老致仕然侯寔避權[illegible]隱小洪山咸淳旱禱靈雨立應環山凡數百里薦山令陳勤以 聞封昭澤侯風雨侯所自出乃云役之異人非也 天戈所指義旗相向豈符籙能辦夫仕則霖雪隱則雨雲仕不封侯而鐵劵直到小洪山其霜雪也乃其爲雨雲也嗟乎傷一卒不可況傷斯人乎侯之歿也與夫人杜氏合葬寶龍山廟祀不絕所從來久矣祀于

方事地也監傷卑職也職思其居下民孔艱愼哉唯乃位溥乃澤唯正直是好　高皇帝寔式臨之矣

重修射瀆杜莊橋記

惜務存廉時先君祟祀諸溪操舫祇謁經濟臺湖之濱帶橋橋傾濟埂亟赴荊溪言之俞兵使纔于微臺檄下三邑復舊觀次歲霆潦未幾輒圯長洲葉侯今御史 成章 克終之余亦出貲佐經費因搜斷碣于荒烟茂草得先哲文若干首補郡邑志之遺今祟禎巳巳仲夏余以宦允宣歸韓歸道滸墅距射瀆別業里許有橋名杜莊石中坼行人如步劍戟趨鵠工工僝步野田是歲石需于泥闕歲年今有力者負而趨乃吾先中丞成齋公官大理時于茲地建延尉坊而此其橋射瀆之記也撫今追昔重有感焉因并爲葺治兩橋相望如雙虹下飲時郡中都憲坊更新曹大中丞 文衡 題忠直誥謗以贈爾先中丞在言路請誅李孜省劾寧陽侯犯李貴等疏載王文恪 鏊 吳文定 寬 誌狀與成弘實錄符也弘治丙寅秋妖人行符水術聚衆斂百餘緡史郡侯 簡 逐之貯其錢屬邢邑侯 繼 委官朱義董

學別濟僑先中丞記之曰是尊處事也是善用財也須邦君大夫明德遠予橋杜莊逢時詘不能恢頻公家越明年擢官諭武雍歆星遂刻過此移前記碑之一亭時惟夏仲二十有三日

推關許公重修石塘記

聖祖威靈震疊厥惟艱哉在安民洪宣以來百餘年主計皆賢士大夫然詔下蠲賑令閭臣即日擬章不使戶曹知蓋憂國者司庾有專責歟亡何變國也轉而憂官憂官也專而憂家是又出戶時關智下矣于忠肅之扞大敵也大司農金公部署兵馬中道阨塞要害以便轉餉備非常一世皆功忠肅而金公罔聞知歟大臣之用心遠也夫人主憂民真不欲令司農知司農憂國真不欲令郡國知庸非治象歟 上神武門征弗庭將大鎮撫其民生以弘纘執兢此平遼許公督吳關賢而熟於計也先是粟貴廿年公至首磔馬五湘江舳艫如雨擔石減百錢楓江為戶尸而祝之時維九月訪友出關公大典塘市余為賦大石次同年石齋之什焉當是時公於額盈細課益損不暇計乃立文社公固鉅手格法雄渾立刻浮綺還之沉鬱奇秀燕滄吳下襲積之體一變十家為甲甲一人佐官兵法

觴而必行猶將不忘百姓之急也蓋予登三江
閘云閘建自紹興湯侯昔也湯公錢塘深處上
帝爲緩數日之潮今也許公流水聲中罷車遊
三更之漏然湯公守也嘉靖季年外吏文法寬
猶勤三裁累萬金錢苦心勞思擲之波濤最後
蕭予江神三江其又今公屈部大夫之尊憂先
民事三月僇功若曰不瞻四方瞻一室有仰屋
且市日民部泥塗風雨能無恤乎予乃進耆老
存問之曰自予弱冠以來所稱記如銓部當公

武守許公署關務鑴綱目一書須義田千畝尚
是近如武程張公浚河與學及其去也遺鏹七
千以贍九庠衆咸誼之亦有買山一區俾館娃
不廢或曰全璽巖不若全黃山之大也黃山郡
象形也或曰學田甚善惜也不及貧士至塘與
梁其作而董塘則稱之其梁則非之梁與梁具
作而新城王公之役則又與之關市之口洵可
長夫今許公之築塘也義自關門迦射瀆下寨
山二十里長虹如帶是大司馬之績也因董其

離離劍立于塘之面中丞念勒公之石也因劉
捐金益百務平治之因孫因戚因李宵征夜行
孤燈下上惟力是視因已義從之商取其約少
投百錢而止因人秋高氣爽水落石出易其敝
甓因時方春之和次第堙塡土田濃其塘之陰
將樹木焉不亦善乎父老曰諾又進多士而詔
之曰少算不如多算吏也兵也文章也一也咸
懷一切苟之省憂計疑壘與計江瀕兢大許公
與升除害兆卿大夫之行也彙闕加瀕之令有

長者益務寬大商人感之載屋場歷瀕無賦額
公饒爲之贊贊襄哉處計部素若公也關部一
心爾堂德意何必不使司農知司農亦頗利民
生安社稷耳何必使郡國知郡斯以談公春勤
博大所至陰行善事未可量也既從士民請兼
勒予詩以告采風藏其副於陽山俾龍子龍孫
歲時覩毋聚而觀之公諱孝號平遠福建侯官
人辛未進士

大石山次黄石齋諸公韵爲闊使君平速

計公頌 有序

大石山聯句自文定吳原博始大石古先生也雲封甚秘諸公創爲奇險與天工鬼斧相鬬須洞開僕病未能癸酉八月訪友望亭棹穿滸墅水落石出聽提行而上肩相摩戞知平速公將有事于庶先是粟貴廿年公擒馬五湘江之粟下如雨與利除害政可紀更憶黄石齋

過此賢主佳賓留詩此山序次及予係懐洞庭及其再來大暑苦旱余勸令從消夏登縹緲竹杖芒鞋多其履跡覩兹勝事洵八閩多君子遂次前韻勒之貞珉以告采風者後之君子師其道意無與俗同必有如高山隱大石而諸君子于秋老洞庭骨立氷雪中支混沌之倅鑿破鴻濛者矣是公爲救父也

陽山有大石賢者留句誦石齋遲我至做骨與天共農部奉簡書寛大兼街鞋楓江馬五擒客船貪千滸擔石減百錢好花朋幾洞寒拾笑扶桑董劉呼伯仲重陽風雨來宵征踈履恐高秋削劍鋩仁人面嚴凍沐冗如掃塵提要恒挈綜白眼任去來青山忞迎送四飛摩蒼巔千岩韭倚從春風扇人和綠篳分仙種古岸疊雲輕慕帆半雪重東洪勢欲連天馬神難控憶昨旱魃災紛趨龍母訟道人賓太湖右軍躲書衎石與骨俱寒材唯老堪用權關平度支 天子却書

直組繡旗蜻蛚斬蜈壓[illegible]蜮已屬吳千旄將過家山挑笑戶開天姿獲花峯蒼龍潑湘紅六張渡白采日腳遲迤門前峯潑羽中美人採蓮時樂天棹舡縱橋梁水段修數尤登軟颯復君臧眉悲田父舒肌膚仰卿翻道難俯視蒸開重芙蓉千樹開波濤萬頃供縑玉醒天雞雄觀獄浮颭無米炊天庖何屠蛟庖衆昔髮長岩附海國來梁棟玉虹照鏡湖蒼松長深鍵一住桃花源千春鍾孔聖霜髯林欲紅恩神胱自動稍

無背雲蒸霞飛碧天空月下霜僧還簷前星斗
天衢晒仙子衣嵐濕遊人髭玉崖央浮雲輿誦
洲貝宿常住水聲中驟聞海市閙我靚快心八
如其適意蒙濠上問莊生剖符支鶴俸

陽山西白龍廟記

今之識龍母於東者鮮矣況西乎然何以東便
祠祀也移道里而近之郡臺必躬也不躬不親
不如勿東自熙寧還澄照歲無墜禮而龍母塚
弟考矣龍之神靈無不之也何以夭矯山椒復
產所鄉人葬之若者必西何以三月誕龍正
誕之辰或長身尋丈或小如蜥蜴暴風號木若
石必西香臺之上柘大數圍龍挾以吐吞上下
伸縮雄挺蘇苔不生若者必西昔玉局觀使李

公起嘗爲西廟記之矣爾時祠移澄照臺郡之
婦不來何以高不倚不倚凡弟暨不倚之子彥
博拜殿廡居舍凡二十年始紹定終淳祐勒石
贊祐之間此三高君子或知郡奏院或知道州
或官運幹皆當世顯人也祀崇自出若者必西
白龍茶不減虎丘產絕少僅塚旁龍湫數十株
龍井數株耳靈根護呵若者必西迤如萬曆乙
巳旱部使君新城瞿峰王公之都祈於東乃函
甲母塚龍爲見巽方雨環塚而洼如李記中山

廟雲湧白龍而出正在運幹隨道州黄位高山之旦也於是王公馭奇為亭實栢焉復靈雨報之欸終波濤如接膝而語若者必西故西廟之先乎東也猶先河後海也否者恐臺郡東而龍子龍孫自西也雖然為白龍之母東之可也為三吳之母大雷電于在毋無驚而吾儕已乎乃東祠不可泯者三賢太守云其一江右況伯律公鍾大學士金公幼孜記之宣德五年齋宿而夢入其宮棟宇一新不媿　璽書神人安其職

矣其一陝西孟公俊以御史擢守蘇記曰擢是州御史以重姑蘇也猶宣德之頒　璽書也考其年弘治庚戌七月朔如況公率屬行禱例未至而雨乃搆獻殿當是時破廢餘址垂六十年不數月報竣郵附長洲曾丞請記于鄉先生吳文定文定乃舉漢家故事郡國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申告焉又以非其人不歆其祀危論焉合觀兩泉陳公鎏之記質勁不浮可謂不武官長矣先是太守山右徐公節麥白蚫駭駭

庭中若訴以語兩泉公公不解及秋白龍嘗祭此吏請委小官代者灌獻已見壁間圖像似夢遽出淺金告御史令成之妙在兩泉不解令公深思自得以交於神明倘或語三公曰西有母塚是三吳大司命也願聽履聲則必往然誠信如二賢守自東也自西也一爾或曰龍廟食長沙門衣搖櫓龍自言之三君子之文皆不書何居文廟才士子長沙則鵩鳥志悲龍也君不擇地可謂能守官破肉塊於龍塘則母氏勞苦能

也無不離側可謂能事親怪也亦常矣君子道其常此三公之文有體要而傳信也崇禎壬申大旱吾儕言之當事給白壜歲修之侵牒最喜近山長者朱公希文誠而勇銳議撤于伐木先之僧慧雲充勤厥事予按前人記載錫山唐大受歲為園寺連牀之供郡人沈鉉主調瀹湯茗以待四方來客流傳至今朱公好義嘗不在高不倘父子兄弟下君子有終于月望之鳴呼王司殿之敕不遠倘劂使者踵行盛事自東徂西

從龍之處二千石同召父杜母千旄所至何惜迂餘杭十里攀晉柏一枝一探穴中輿雲潑之狀能無意乎況徑塢幽靚峰嶺迴合間道直躋陽山絕頂亦一奇也余又攷始元間參知政事張公以航海餽運功白龍嚴設像衛捐田世祀是龍有功于全海也海塘劉公宰不云乎鄰郡海鹽之陳山有龍君祠相傳龍生陽山而能澤中歲歸省母必住陳山今此郡祀龍母未祀龍君紹定間庾使袁公以爲請母子異宮示有

尊夫婦分享示有別四子長幼相從示有序請下禮部照陳山設祠例報曰可是因嚴事龍母而及龍君非因龍君而廢龍母之祀也　國朝釐正祠典諸獄瀆盡汰封號而存其質是以陽山稱白龍母之神　勅有司春秋親祀若東而弗西是祀白龍之神而豈祀白龍母之神哉有其舉之莫可廢矣如予耳目睹記長洲侯江公盈科吳侯袁公宏道皇弟父母奇情壯采溢於文章袁六休記與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同登

山巔絕躋箭闕雲霧倒峽田疇皆滿而又六數年而猶見白龍挂晉柏枝上如一匹練則是郡邑之祀皆西且西而屢也豈虞缺祀哉箭闕老僧余白稱西龍祠上人爲敘朴雅余一見之相勞一頭銜相思于截拓遊題三吳慈母贈之將有事于山門稍爲商佐經費益曰不遑將母孝子有深思焉夫龍亦猶是也癸酉六月書于無夢之四飛閣

徐司空念翁義田記

先生忠義與骨髓始終緣評

國本空將謫官萬里之謫澹然自得李通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自此始也一日手朝聞道夕死可矣警文
三示[illegible]愚讀竟因歎生年百死年萬不可死焉
可[illegible]先生痛砭偷生而得正以斃于是決矣吾
鄉[illegible]崎之變先生在邸苦心調護郡人像而祀
之[illegible]人擲夜語先生爲人排難解紛必與[illegible]
久[illegible]其身擐甲冑料敵如神矢無虛發[illegible]

何不劑先生曰不可理是非則日久引暴子弟
焚劫禍患冀少衰止爾逆璫竄而銜之在光祿
不少貶狗故諸君子因削奪起先生用削奪死
雖然既聞道則死可矣以節槩若此以復淪之
功又若彼哀冠易名之冊人倫宗焉
上[illegible]予祭葬予廕秩少司空有子廷棟疏于[illegible]朝
寶光顯之歸褒大事肅入賢祠因桑梓之公煥
几筵之美早既太甚仰視榱桷如聞愾息曰先
公更有愛色施繇親始執義田急乎況手所拮

据也有典以貽其修明之便更益以祠田與義
田等歲終合祭始祖子孫燕會稱乎古矣初臘
族百五十畝遵先生約行之三年而后謝世故
法不更置首喪次葬次婚次再婚支分派衍則
本宗同族曰身曰妻曰子曰婦以別之月給歲
給以殊之母族外族表親師友以等之酌恤閭
里以終之疾病非己作乃給所以勸養生故曰
[illegible]正祠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義田產係多而
不[illegible]入私而不公不致傳于孫因以利旋因

以[illegible]宗于之令既不循又無議舉[illegible]之規
以劑刑之也善哉乎與祠田並議夫歲終祭始
祖而又臨以有功德爲族所宗者自我作法亦
循行古之道洵彬彬象賢也夫愚讀韓文曰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卯仕爲人公非利己也及年二
十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所親知仕不唯爲人
耳其言甚質亦竊怪二十時與十六七幾何憂
貧至此意者謀于所親兼其親之衣與食而合
計之歟故又孳孳于具裝爲給窮孤也然則韓

于深念風俗未古邊境有披甲執兵者至上不
得怡年相以爲憂先生聞愚言也魂魄毅而神
爽發夫謀于其所親親者親矣謀于非其所親
疎者親矣巴蜀三吳之人世世祝公不絕有以
也公姓徐諱如珂字季鳴號念陽乙未進士蘇
之吳縣人廷棟爲公冢嗣任子云

堯峰山興福庵齋僧常住田記

甲寅之秋坐堯峯而志之一艇過石湖館我於
清輝白雲相往還品峰題石或當暮眺星月相
亂宿鳥撲刺予乃篝燈極思曉起賓日太湖忙
奔山泉朗吟於勸春之禪家夢之崗又時携筵
瓢與釋悟亮坐白龍洞言其師湛公蓋百年來
吳中緇徒行義高潔類師若弟者罕矣戲謂山
靈石也石田可耕乎風雨欲來灕硯池爲[illegible]
僧田記去今十有七年亡何貿田三百畝柒山
[illegible]
三百畝以崇禎戊辰歲令邢樸請於[illegible]邑侯陳
公上請　大中丞曹公自僧役之外推其縣夫
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未不屬禪僧不齋食
舉法光且天下半浮盡與其金深於人也無寧
人浮於食方內外皆然而方以內似尤甚何也
誦者居上獲者居下是食有別也孤雲野鶴一
飽遐去是食有節也飲食豈細故哉堯舜在上
登峰躡頂能無動乎當事之風厲遠矣寺故有
賓雲敝衣糲食其道益尊後有雲谷王文恪公

言云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
修乎若易易然者乎嗟夫廢閣在瓶窩而修舉
在佛刹士大夫靳勞力孤參養而僧徒叩魚磬
昭太平尚其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哉

陽山海日奇觀記

丙辰重九前一日偕廣德沈君翰釋太虛弟冲
鄉遊陽山觀鯉魚峰峰皆騰踴而上上為觀音
巖梅竹絕佳寺坐長雲峰下峰特立而蛇與盤
為室宇蔽余欲借天丁伐其屋使峰供出虛懸
數楹遶以蓮池池有穴可引也令峰北以突峰
西以涌泉為之濁山靈憤矣峰盡一樓付之燼
火其東微見差為快耳折而西新篁可愛重岡
遂至立觀音臺望亥龍石靈氣沉鬱可殿可閣
以壺為案諸騰踴而上者一躍天門矣于法主
聚星數十里內外賢人雲蒸霞湧位置已定偶
傚由索心人王皆許可此山之遭也太虛無生
各鼓琴一曲將上箭闕太虛手執四杖余擇其
竹而勁者西看能毋冢晉朝栢危巖錯落泉不
辨名峰不問宇惟見堯峰諸山各張巨翼匍伏
者數重兩山中斷俗呼秦王射箭于此猶武丘
劍去石痕存便作試劍石云過山頂一亭選石
中翻月欲落不落沈君翰自廣德輕六百里來

開易故有故人留落日句太虛曰金陵將山陸東南王陽山而止海中山若現若滅而已故有旁陽山說將山句楚梁豁海虞荊溪鹿城雲間皆几案一物耳太湖掛帆影遠波欲紅山銜日若半湖上小山作巨人鋭立故有低峰忽起千峰勢之句持杖戴月而返小憩長雲山房詩云一室上關天地者也出登芙風臺二桂婆娑原呼掛花垂余易之排酒空舉孛則作句云風前歌有美雲外若為期無生報曰介公至矣詩云忽報山僧至山深知未知是下僧韻岌唱甚盛專謁南若將修陽山之社作排律以貽同好歲期九日前後大集賓朋或賦詩或譚禪或兀坐山水聽清音惟所好耳夜半介白進芋無生進鷄有怪石藕為供香廚芋作羹句俄枕上聞鷄既鳴起則燈啟木魚雜風樹余詩云一夜天風叫海濤太虛被余上天風臺擁被袈頭相對天雲微堅一鳥自鳴星樹欲搖水波半黑遠田吐將小島浮烟海氣噴上如鏤如綫如織如剪須

史設變下映萬項黄雲擁天疑遍履地疑無架空作五色橋乍見逞天有單半圓色白微黄復關日極翔膕日遂升乃知半圓而色白者離海嶠時耳詩云碧苕綃出千龍鱗海嶠未離君知否梳洗罷介公復奏會峰一曲有嘯傲凌滄洲之意是為九日山中無菊携得楊南峰菊花百本泛酒點評那當泛菊也

觀音洞密巖堂記

蓋聞密爲因巖爲果因果一是爲密巖亦曰神
呪一江精持呪病日再明辛亥月夜過之故其
十日爲壑千巖裏相逢此一江編慨今之講師
徒口說入患不密以嫖狎終患不嚴密與巖一
江有之自予游京口北面事者首冶淨次一江
今則去十六年二公精挺色振與江山並聳詩
不云乎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有
知置二公於波浪間可使天地不老今古不愁

右爲一江老僧書於江中[illegible]

化鷁國記 鷁鵠皆禽魚予悲之作化鷁國記

國峙入江心鷁鶩不當鮫龍族屬或曰建於禹
鑿之年或曰非也所繇來舊矣帝遣五丁不能
去羽族至者如刦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金[illegible]
其部國也海若怒鯨波立國君慧而黠率子孫
臣庶遷浮玉山大樹之顛水母無眼全仗蝦行
蝦止浪息復返其國世尊大悲令天龍神鬼說
法云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鼈改
國號曰化鷁須朝典歲再朝西天諸尊者有橋

日鳥道然後令諸尊菩薩說法云萬境無生滅
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然後世尊自說法云
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爾時羽毛鱗
介皆現色身古佛聞之渡江而至曰折葦汀世
尊偕諸菩薩諸天龍神鬼瞻顧而退曰送鳥塘
風來潮咽如聞欸笑曰鷁笑屏夜靜江空啄殘
寒月曰啄月磯有時倦羽浴罷對影自戲曰梳
羽巖與魚鳥狎處任公子罷釣曰夢漁墩國以
八治世尊側用鹿軍一切諸鹿爲王侍者多子

塔前臺山會上世世長有化萬國不凌遲衰微
矣千載以前有郭生者自言吾當老其中生死
人因葬之予亦不之許夫貞䰟淑魄騎長鯨而
至者何必郭生何必不郭生采采江蘋於以為
之一石點頭若生須予者曰采蘋處其旁有澗
竊傍殘迹淄沙逢蜩得井人影在焉因歌少陵
照花叢井水底眠句曰眠影淋漓武境益開舉
手高寒劃然長嘯吾欲架天作長橋曰架天橋
千月之內凡再遊焉江北進勝以漁頭供國王

銀鐵佛後復令聊書至吳與沈抃朋濟偕往則
以伊蒲供館于舞蛟洞作度世經二卷續水陸
儀文一卷得詩如干首若舞蛟洞諸勝則別有
之記在

北固山華嚴閣記

蔿山來趨際江突止廻嶺陡絕隔馬鞍廻龍益
鼎京峴之勝而長山五州一帶若拱若垣若翔
者舞以障郡治曰北顧山改顧為固自梁武帝
始當是時武帝臨江賦詩簡文帝侍和隋從諸
臣吾王勵者辭義清雅而刺史蕭徑路傍施楹
隋文帝御小輿以登作者代與想度杯疑降虎
飛錫影蹤歸潮時未有甘露寺寺盛于唐宋之
間爰有唐劉夢得元微之和李浙西作時文

饒曉下北固喜徑松成陰偶題臨江亭自不去
乎丹陽北固是吳闕畫出樓臺雲水間其風未
謝益至多梁樓創于宋興廢廢興率多欷歔懷
古始不問蕭梁遺事稀甘露寺而北固不當一
附庸耶其實甘露寺即北固之支也舊志事創
于吳予亦因其舊及攷康衢國僧會入吳現舍
利始行佛法而甘露寺不載于藏經惟李文饒
舍北固舊院為移宗事頗聚縣斯以談撫很石
而悲孫劉皆浪傳耳滬上人建北固山之華嚴

閂于管雨中甃晟坐懷鳳閣其下鳳凰池蒿山
發翠海波浴日倒映其露棲臺縱眺一岡偏宜
樹閣管閱辭符圖經郡在北固山下而元和郡
縣志蔡謝諸君茲作府庫備軍實有大力者悉
復辭符元和之舊亦京口萬年之金湯也上人
然此以往或如謝東山一出手得鱸魚四十九
攸[illegible]官普士諸脈與故所為綦裝潔足以悲
[illegible]不後秦漢之君矣

天台祠記

季供奉夢游天姥山好事者賀山之遭而悵其
夢予一日過之笑曰供奉不夢天姥誰夢夢天
台耶白也遜其精奇夢雁宕耶白也謝其玄怪
夢會稽耶白也讓其閒懶夫自萬馬疾渡飛千
萬何之游於數百里匯為巨湖浸天姥山腹背
差可安供奉一夢耳辛酉九月天台高明釋偉
然為年釋眞秀石梁釋性覺持杖來各磬石乞
三天祠記祀典利除害兵憲夢滹張公及捧檄

斷行別駕南昌趙公景過[illegible]公年友以
崗頻玢與焉夫古人作夢亦希猝尠況文乎非
愛其文也不遇其人與其事向者供奉之所不
夢也高明故智者翻經臺招手定光處石梁羅
漢顯相皆活清夜自鐘自鼓萬年寺之九里溪
奇峰秀巒品在雁宕上是宰羅公玆笑惠徽山
靈發予一籥文字作供奉徒夢可矣天台廠田
磽瘠垂白老僧常倚雲而鋤開採令下台無旗
有司中胥諧易存寺為廢寺徵田數千畝租入

百二石輸累千金名充竊稅實利羨鏹而枕藉
詭寃者數人又役以收解催租吏日滿維摩僧
積威所刼聊望僧民兩克先後賢者二守黃公
兵使金沙于公太守華亭王公邑侯湘山胡公
備通歷計畝量派官田未蠲什之七開採既息
旋編擦兵者爲令二十餘年予初游國淸坐寒
拾龕下聽二三衲子語夜半風急雨鳴濤聲如
悯將軌队一僧牽予衣燃燈照斗室曰此二老
曾經垂死所迯放予大哭予洒淚久之徹曉不

寐後遊餉游加帶雨春耕號呼顛仆爰集開士
與秀傳燈性覺商可予曰以存作廢胥讃固也
山不有眞廢田耶存者充稅廢者充齋誰詰之
耶始廉察桐栢寶華資慶凡三千畝沒胥吏有
乎予大喜掌領雁宕歸小憩天寧寺公宴予巾
子山移席對灢江乍開髮指曰始作者無後乎
制廷不言利而刈殺其人民司憲謂何盟曰三
日殺十日罷渝此盟如江水趣命署印趙公援
方吞趙令靖江者廉幹徼于公言觞桐栢諸廢

田悉抵去之果不渝盟公首爲文識台山絕頂
异哉公處此一事勁而決不煩論報不遺根株
於是山歛愁容水流悅響百歲老僧願緩須臾
無死初公赴任餞予書舍簡案上楊文襄集縣
聞兵變拂衣起兼程視事解兇黨給逋糧悉縣
其嘅台人言公少遜履劍必無台州今謫發縣
然譁下省飭于處州于金華于鄞江台兵一彼
甚之戊索憚公威感公信也延年離廝社稷宜
於嘉穢塔尊畢乃定公有焉公孝友篤學節

滄洲遺集　卷四

儉正直精吏事別人材自稱六不妄交一介
不輕與旣與予而相約使者絡繹爲路爲分轄
新予鹵人也老親在堂愛子在抱琹書在几席
勉爲公一劄非予戇直不能致公三遣之使非
公精誠不能勤予百日之轍所至不接一軒冕
不漏一私牘及抵舍掩關潛確公手函六七至
氣設有足多者公虛懷能受盡言記月下渡灢
江葛仙井淪爲蓁莽言於公遠撤臨海亭之在
紹興禹廟圯新蘭亭不稱舊觀其山句踐種斷

捷也簡似君子改越君子亭而聿脩崇山峻嶺之巔三江關湯疾功在萬世宜特祠戰殁吳振二將子幼母老想魂萬里之外王右軍磕坐永珠門遐眺山亭便公皆許可對菲博採誰不樂告签

朝廷腹心也郡國手足也神明獨攬耳目之官尚而手足能捍則以監司代耳目今冠在門庭腹心之救殷而徵調日煩則又以監司代腹心夫郡國之職業愈重監司

愈重而浙東沿海一帶更急果得人如公授節鉞莞樞要以昭布明天子鋒顯外藩飭詰海壖至意無謂令甲獨行之於邊吏也公壯猷日新何有台山一事亦與千春流水共淙淙不絕而已雖謂公與天台山作一夢可也雖謂予補供奉之夢爲夢澤作一紀夢可也

以下原缺

游國清寺記

寺若成國郎清定光示現智者遺書其盛也三朝御筆盈數百札賜田萬畝種松九里扁中門行詔者未幾付煨燼夫施錙寶與其施瓦礫何異則焚金龍玉簡與其焚竹頭木屑何異爽兩澗擁五峯會般之殿高百尺而無塵智者之臺開萬花而不盡興靡靡與此亦一時僧飯我仙人置以蕨餅供飯罷問閭丘寒拾迹有寒石枉三彼直戲耳炊者自炊拈者自拈拾者自拾覓拾得而趨者自負竈下逃者自逃太守追者自追西僧覓舍利者自覓寒拾不與閭丘事閭丘不與豐干事豐干片言饒舌而竈突之而宰官之而巔之而嚴之而彷徨追賞之其奚以語遊豐干井可汲稍上踞虎室圓石子可枕面赤城塔可觸鈴而語或云國清寺僧伊虎如狸識其居數其齒辨其色爲談虎久之天王井泉極其美備上剪其編筏爲叩曹源色渾渾而冽譙國昔慰青體遒勁問所謂兜率臺更好亭新羅園

瘞夢堂塔銘古竺樓都付榛莽趺坐七塔下久
之山僧云文殊塔成仙負石以趨行人觸之石
止于路今頂孤懸一線天智者書經方石胥覆
片片付之燭龍僅有蝙蝠凄鳴爲恨嗟夫智者
之于圓清以不見寺成未瞑目爲恨而詔命司
馬王弘依圖剏造今數經兵火舊觀未謝方其
卡來定光豫物居民種荳造醬編蒲種竹群盜
見師伏而不入白塔感飛輦而止醫固有不滅
者存古石門爲松徑大觀亭其蹟可攷也埀成
而廢爲蒔工池也其泉可潸也長松謖謖岡巃
嵸松鱗甲飛動橫抹數十枝如天龍之伸臂又
一松方作虎蹲勢忽偃臥道旁而秀出其幹空
中髯蜺下者垂百智者示現其在斯乎敎乎禪
乎止乎觀乎

游馬鞍山記

子建思詩願爲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齊澣有將
心流影之句白也愁心遺寄夜郎嗟乎自古丈
夫不得意空敎風月一番忙癸丑春旣出長安
門雨桃花發酡霽山蒼然滇滇平沙菲烟欲直
距蘆滯橋五里慈雲庄老衲舉手招雨就宿月
出空庭踏月三更雨寂歷和長樂鐘吹殘夢晨
餅[illegible]奴戒裝四十里外予與家仲和卿款段行
烟[illegible]藻曉吹遠峯如抹所至里爲築截石狀冗
畔十五里綠楊垂良鄉心搖落坐酒家胡孔道
良鄉車馳轂擊閒行小山夾路又五里至馬鞍
山嶺陡絕樹蘖崖傾蔽日虧月憇永壽禪林疊
嶂前屏蜿蜒其右出盤磴青苔古色山果自落
憩拔行逢歌者歌易水不許彈鋏不許操燕趙
女箏琵則浮白客惟之余曰兒女眞英雄僞戒
壇崎嶇左壇面山雙浮屠障之僅掌其內天龍
人鬼森侍明燈異香達從諸番出婆娑松下千
霄交枝類偃蓋燕都異松三報國寺高才勝人

游潭柘寺記

出化陽洞之夕客憩余曰山者人之骨奇者山之骨招隱記云不如叔文大屣肉人耳好山明娟可挹可漱内山耳躡雲根而人骨聽虎嘯而山骨客奋術修嶺下衍爲平原俄高阜歷阜峯出沒如指十里馬牧山金碧背射歷歷數松梢不聞人語響遂往一逹山牛牟下來詢童子臥十里今五里惟有摩㟼跡黃犬導之前森莹争[illegible]峯限日二里守塚戶兩三家手指岑脉脉

[illegible]遊[illegible] 余對[illegible]

[illegible]行三龍巢於石蘿徑野兎横軼十里落日十[illegible]四山欲暝紙衔闘長楊夾道青松間五里定因公域兆小橋流水四達家人出逢老嫗曰東山作二里余仲偕客不知所之路石石磜騎步夾雨益注鬼火不青三里瀑訝何道出俄烟突半里至頹廟道士臥强起曰前三里敢屋鱗吉得寺狂呼隊入古屋竄松鼠間無人驚悅見道上持挺下曰我家平原村二里三古幢迎馬行泗水蛇行蹶起蹶始寺泉益迅谿香積厨浸

啟龢涯池沼如沐如珠如搖瓢如鼓瑟如風擊竹雨淋花月皎皎諧琳宫閉山杪樯如帶僧延日豹來夜非挺不行遊入鍵頷余仲後忽嘯岩答延之入彼鍵坐大樹下月無纖翳濯魄水壺芳藥蓝幽卉襟左植櫻桃歲進因憶漢明時宴年臣大官進含桃盤以赤瑛月下同色皆笑空疑此景依稀似飯寂公房以山花膳間寺何年日寺近百載而幽州始禹貢去都雉西北七十里山故海眼堰空祏柘老潭柘始龍穴大殿中

[illegible]謂遺謀 余對[illegible]

華嚴師退之二舍兩巨角嘤而出寺因水逐龍入嶺水從嶺下山主定國公域塵狼豹牛馬不得畜故策城陴之猶攖初額嘉福改潭柘龍泉尋改大萬壽寺詳大定間祭居士楊節度記晉梁唐宋代有佛日廣慧雲澗無初諸比丘而從實廣惠善誨通理益光顯之元至正間雪澗賜御酒皇姊公主致膳東宫命談禪禮數異

聖朝太宗遇姚少師處

英宗詔廣惠戒壇游跡罕遺金元皈依泉潺

淩宍桄箪㚊觀兩巨刕時殿之巔長及腹信獸
蹲踞欲躍爪揚吻張出其鱗之而眼抉其匯色
似鳴累刎模施不就吻不張鱗不出眼不抉其
匯色似不鳴不蹲不踞四壁藻以水墨蕉竹坐
華嚴師騎老龍陰霧霖霖起洄湃生虛壁庭松
蹲青一枝倒挂左殿鑿碣上蝌蚪古碑一道唐
午嶺之云從顯宗皇帝幸淵嶺龍泉寺本寺作
陋臣僧重玉進曰一株黃葉蒨山秋鶯仗參陪
出蘇迕恠石爛熇蟒玉虎老松蟠屈臥蒼虬餉

險絕堅安禪遂迅落危崖瀉瀑流可笑紅塵奔
走者幾人於此暫心休明昌五年記餘不勝錄
有元至正八年碑紋如霞抑之鏗信州爲天麟
記殿巘爲三聖殿石像最古黃連樹跨雨石坐
根南露寂公採而啜予曰代栢折而左磴禮白
衣大士殿經栽週如棹楞藻而鱗之胡元父㼝
姑婦侍立蓮座下右靜宇瀕僧居之左峻採泉
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泉水激石泠泠作聲余
最愛岩雲泉泉道坦四三折此峭下陂皺石蘸

數百折天穴云猗外有僧結洞茅異獸非虎出
山上山導走艮鄉山形監伏蘆蒲橋一帶肯然
則有天地余屏奚奴夜入狠豹谿中遊僊雨間
吐而再月則四之四陰晴則六之余骨山山亦
骨余肉相若退矣在白衣殿中見雙履跡匣而
貯之曰妙嚴公主膝有序而贊之者序曰大遼
道宗命而亡越勾踐嘗胆而亡吳伍員之離楚
國申包胥之哭秦庭皆苦心志勞筋骨絕歲月
之久著而後願有所克今睹此跡逆想其來以

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磚磚穿跡成雙足宛然使
人見之不覺身毛俱豎意慘情悽則四子心力
所積視此足力淺深寧有優劣哉贊云以踵摩
磚磚漸易磚易精進猶未止磚穿大地承足底
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所疑因之耿耿
生悲泣嗟乎吾悲其意而錄之胡女子有骨哉

遊嶧山記

騶鄒縣城二十五里爲二家店距十里嶧可闚
道登日之夕矣亂暮雲而入里長者云道隘嶮
嶮宿晨初日分陟彼土磴中斷若門闕上入呼
紀王城漢志山下故邾城邾遷嶧依山爲邑紀
在東海贛榆蓋春秋紀國何居然嶺有紀王戰
[illegible]有紀王硼慰彌陀寺左覩風亭當門右幹鯺
[illegible]若掛魚龍見蒙速青鄒邪諸山東吸海其
其是月臺右一石銳而立祢雲菴卑其上庭二

碣夫書鄒嶧書門三代地里書始皇乘羊車命
丞斯刻石曰書門蓋嶧居太山瑯琊會稽間問
所立石宋元祐移置鄒學宮奚居玉海齊乘晉
永嘉亂建興元年中書侍郎郗鑒徙鄉曲千家
瑯琊王府以鑒爲袞州刺史山南大峯名郗公
嶧云左周邾文公祠茅成子配茅成子若主益
見執以束帛乘韋請抹于吳不泯其社稷文公
一言恤民祀之義飲彌陀菴大都岱宗海上來
[illegible]共河結爲峯左帶顏貝之東蒙遠山數百里

秀出于芙蓉太山西南至是而盡六山魚貫從
泉流數十道如一浮滙犇霆瀰渤環山皆洞洞
挾風雨負紅日上七里與十里步步肩人足而
踵下五里步三里踝二里緣石髮髮蝸行鳥背
登學從者曰山遠翠近則微石而面目之介胄
[illegible]磬之門闕之止其奇以礪以攖以嵯以冠
[illegible]以技鋭以蹲舞以兒孫以徒妾止洞而孔之
御之穴之池之㵎之止又其奇以奕以吟以嘯
[illegible]蛇伏臟腑在中竅穴居外止又其奇如琉

璃龍眼如如來屈指爲光明拳兒女囁嚅語止
余所見嶧山小者星墜大者雲奔墜者上奔者
厭遠崖石覆似鈴中吞其二砥其八垂脣漢下
夫地淵層壘上去天咫天半石竅尺路半以寸
石織中長緋桃蘭草合抱之木遠不見稍顧從
石底數其根如瞰虛空石崩路絕以手指月亡
大月輪亦亡其指佗異屈伏舌呿不下將巔余
邀郭公山晚眺金鰲珠闕鷓鴣咽暮潮以水國
[illegible]之及登望海石東海一杯水落霞欲醉觀止

矣是日飯罷游盤龍洞三折肱入有泉洴水升
偕焚不涸如鍔中鍠聲出于外音韵倫次二石
夾一石懸之爲鐘豐下銳上無纖奇篆下垂至
絕鐘前臥石疑魚龍聽法如是天人圓光成奇
披介露妙折而上飛雲洞峙天門試劍兩石下
洞常徹日射綠樹交影出縣山東而折而南又
西登之有亭坐泉足下流一石可枰至大通巖
本號洞曰眞儒境祀孔子葢崑崙之東爲岱
而爲嶧二山之間秀所鍾云嶧陽孤桐見禹貢

入孤桐寺寺閒桐枯復生其右孤桐樹半幹大
石刻之書嶧陽孤桐訪金仙洞泉曰井泉或云
桐可合抱一幹挺上丈一大枝橫直聳于枝上
者三高三尺丙戌存萬題後老道士曰山靈忌
名將隱矣無幾而桐枯或云孤桐者孤生之桐
非孤樹也孤生朝陽四無陰蔽故名及登陰腰
半足試劍戟翼翠則胸鳴背負則色土邪覰則
驪龍俛而窺吾足步片石橋一線孤懸躋止輦
過橋石肹隱仙洞洞壍登一鑑亭池曰龍池一

石跨水長蒲蓮蘋藻青鳥飛踏石障亭之三池
映其一而從小陘曲沼入觀音巷俯視一鑑亭
影零亂池中瑟瑟如夜揩急雨菴之北石崗崔
亦曰蓮花池數里歷覽扼險處如追如奔至青
華宮西三里仙人宮呼吸之氣通帝座西仙人
洞元時仙者居之然余覽洞中斷石有元祐七
年保寧四年帖云洞廣二十丈形覆釜背一
峯如丹鼎洞負鼎而開鼎上有九峯峯頂彈丸
元明與大師通天大師安然于爽眞通教大師

達壓子昔碣青華宮之巔嶺冠香石望太風日
冠子在其足矣三里泉嗅久照亂峯明滅雲馳
月運舟行岸移爲撞爲剌爲射爲括如風吹光
如刀斷水梵唄咏歌自然嶽奏從白雲宮來十
五里而響徹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余臥梅樹下
如舜度垣了無所礙俄有挾予袖上白雲宮者
綠捫龍洞坐夾鶴巷渺渺平栩俛視群峯落星
不可數沉日欲低猶在千巖上五華峯懸而瞰
西峯平而揖之躡石級禮玉皇昔遠壓子潛修

于斯東遊海上見帝像自海浮出及還像端然
洞中異而祀之結茅爲居其中自雞犬飯塁水
井在宮左自洞出宮有雙松倒挂一枝仙人御
其左肘右道藏閣下達塵子押記書延祐十年
泉口冽泉素湍涤潭廻清倒影出坐達塵子白
日飛昇臺面獨山河泉襟海三子峯峙雲霞山
半僴客見近山峯頂田疇如薺石八二老坐六
子立曰八卦石山中有雲不絕數十里羽士宋
貞中余所歷老君硼大青巖小青巖五老石東
倉口西倉口皆異衙五花峯道砑敹尺犢阜委
紀擘與夫足握草根登五花懸崖如砥石覆其
上天友承之左鑿磴石壓氣千丈廝躍欲上右
紀子墓桐陰布結清露晨流撫琴動操衆山皆
響去白雲宮里許云下南天門雄勁而隘石高
三十丈廣半之披剝萬象一山咽喉云卧虎石
堀門外可坐泗上十二侯辭食字以草攻之錐
甚出有石如鼓將士冑鼓欲鳴雲騰鳥飛風動
屢起林無靜樹妖精洞壁篆文殊白佛言一石
雲湧駭浪三青魚鼓鬐噴妖霧下臭皮硼說曰
神僧解其皮處始脈與步半舒眺及下足刺刺
進則謀人僕痛退則謀馬馬瘏所過石曰龍蹵
曰鶯啭曰門曰猴精曰滑角曰靈巖侯曰虎皮
石曰書洞其可封秩者以百不以封李杜主岦
壇顛山上奇石上官儀居仙人宮宋沈輩擬詩
祇片片下一奇也不坐五千人者十坐萬人五
壓碧桃菴南華觀徐八寨二郎宮透丹路燭陰
壽藤揹荒嘗開嶧有樓觀七十二然如書門衙
呼者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日下春榴花交
路人紀王硼老僧曰王修行處出山土岡綿亘
出人曰紀王城而博聞者以爲謠凌高諸亭題
尚惜不盡記摩崖多奇象不能讀遊以癸丑三
月之廿有七日

要皆覺悟早見密計不洩謀于神鬼故精氣以
習角勢至誠以應危猝必然之數必至之機如
止水不波而但其勢之必赴且任天下之重者
提知覺之先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天子踐祚朝夕無逸洛爾有位曰拓国百里者
詛蒙上之慨者誰戰氣未復同仇未賦爪牙不
見當廷啟乎腹心而先生以論思重臣設蘇湖
習良有德有造如叔如虎雖繫單于之頸在汴
亦是多也何也

天子虛懷鉉待公不在一隅在天下粵稽三代
當無一人不學無地不學矣夫庠塾黨序師氏保
氏司諫司諫游倅宿衛皆學也而一人元良必
于太學故天下之教化樹于太學而後型範立
天下之道術正于太學而後源本治天下之人
材萃于太學而後光華聚
高皇帝欽定學規祭酒切儆請加申飭
文皇帝曰此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
之書學漸磨以養其心以淑其身是為切要煌

學實誤也哉
上于太學邊洪武十五年例仰法開天立極之
聖觀離茲南國首善
上若曰正道統端士習釐文體無崇非聖之書
無畜亂苗之莠往欽哉
上好學日漸為天下知有身知有家不知有臣
學也而先生訓迪之夫學莫大于事君而上臣
者其以人在養之豫教之素范文正官南雍時
富弼相而相業征光弃日者先生有帶于勝

盖世必待人志粵人物蹟文莊文康而上之一
儀庾嶺之色哉

賀蔣錣翁父母課最序

昔嘗班史循良傳其論始元元鳳之後宣帝臨
昔汝勵吏治爲最盛是也其論孝武外攘四夷
而政罕者僅董仲舒兒寬輩以經術踐絕升也
傳士循行存問孤寡徵獨行君子詣行在非元
時乞務詔書聊則車旗擊畜戈船下瀨盡郡國
能甲三從四從揭咸絕幕盡守令功耳今日腹
今人[illegible]壅勢惟頼賢司牧宜力蕃孳姦人無所
[illegible]坊膚歛不靖令超擢術異亦無別[illegible]則說

如良祭翁蔣老父母賢者夫宋甲藩服約以繩
墨皆不思牧宰五等國而迭相拘持不敢專報
與有姓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漢法宜亟行
然爲漢令易爲令令難爲長洲令尤難之難漢
屬部無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
貧民賜帛賜粟甚至減漕三百萬石祈進民心
深紹執事從容而鋪德義吏特奉行而已長洲
賦甲諸邑輪鞅過從滑沒無紀抱琴臥花高枕
[illegible]則蜩螗之音誰華究髒之所誰斤斧矯矢

理輪輕鑿修鉤樹之蝎誰去而姦之蹊隧誰塞
泰晴吹蝟誰氣發星辰之際雷起指傾之間天
花照而高月落森民貧鄉誰春日爲糗芳扱綸
錯而誰風雨動魚龍博賽好修士無行娼誰赤
背可接而及少康之未家俗流失世壞敗誰挚
今元手而齋服老弱盡自我侯之滋吳也再拜
[illegible]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乍把之條風款見其
[illegible]明月在水霜天崢嶸李贊皇曰清而
[illegible]也故高不可測清而徹泉也故深亦可察

其[illegible]者必身名俱榮福祿並臻夫贊皇僥倖辦
時論若此抑劉邵志人物首中和平淡之旨非
政政當之侯制舉義養粹神圓發言宮商搖筆
貽諸力追先民正始所造士如元和長慶間建
當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翕然一變
陸已種蘭滋蕙首錄大雅淵博之士又遠海內
公車羅賦俾枯桐發響爨餘仁錫至今其亦維
懸於留夷揭車而垂天之雲在肘腋間即仲舒
[illegible]時道弦若大慾而立捕詠之積蠡賊而朱絲

不可張弓踰而黃流注乎漢詔曰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當其時盡決罰金之外凡所屬孝弟有行義三老力田皆以茬賜爵蓋侯之有德有造於吳也邑人士日浣以襄化成哉

史念冲郡侯送行序

史大夫之行也維清維惠諸君子爲文頌之先是　廟堂信法以裁級而公願移過以伸法然風霆雨露堯舜之世何患不自哉易于比之初九吉則他之蓋之六三凶則固有之其實二者皆固有也俗以爲固有則他之以爲无妄則固有之耳大夫所以服官與所以去官皆可置不論于鄉慨吏治寬嚴之尚持論紛紛皆非也詩[illegible]于宜民宜人宜大夫卿士宜則便便則思嚴則寬與嚴無所不可大夫無不宜亦無不宜大人而門以內否其來也恐暮其去也恐速而門以內否意者門內之不宜所以宜民人歟夫門內之人不憚嚴而憚別大夫以別故嚴而啻清啻清門內之所懼也然則清啻無他法清門內而已于游宰武城澹臺不至于是擬之議之姑爲無聊之詞夫大夫也意者爲公事一來蓋終未嘗見之也余自郞一見自薊一見至郡三四見愧昝賢多矣言不及私也然大夫造士及我

家子弟尤廣德心皆人不以口腹累安邑世累
有與[illegible]臺亦決不以子弟累郡侯也然則予言
私乎曰不私也大夫有遠神有遠識薊門一見
決矣心知可屬大事而孰知大夫冲然學道中
人也哉孔門之學異于人者三潤身則不焦根
心則不撼生色則不凋其榮此三者仕宦之途
[illegible]最甚孔孟日携此酬遠之味遂以與人舉
[illegible]于[illegible]微于色見于面四體言亦不脩于是孔
[illegible]自浮沈用舍之間一種清虛平遠之趣悠
然形亨而造物不吝仕版不爭皆謂識量不可
强貴有學以勝之也公得之不驚失之不驚其
神清矣其氣暇矣可屬大事矣予毎讀唐人贈
什使人名利之心皆盡其于宰相中書黄門節
領也則斷斕之章也其于幽人遷客召還忠藎
也則星辰之燦也無他此有色彼無色也予言
出而文章有色矣公即日還朝有乎中行告
公用事而廟堂有色矣

以下原缺

彰德太守張公去思碑記

漢家有急多取辦於二千石故二千石尊重難
虛乃能使下山陽亡徒吏士莫肯伏節以守郡
成權素奪至成帝遣使賜金亦云勞矣蓋聞中
材自守則功効陵夷予嘗恍吏才其言曰平居
惟墨守法緩急何以使民夫自守守法亦知其
難其行然姦軌不禁吏道薾之壬戌東省妖黨
[illegible]渡淮慘於山陽散走真保開彰間予方驅
車中州中州土風勁悍士皆廣寧不求道路[illegible]
梗悄中州不恐援兵逃卒闌許入出輪軒借道
走不暇淋悄張太守不恐太守何人前權關吳
門華陽張公吳大饑下蠲米稅令友人僉憲王
閩修稱公不置命予詩之尚書郎人物之高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公其人歟屬同年安陽令
能淵郭侯銓公行事伐石紀德授簡不佞公嘗
單騎入淮陽之謀室而宗毋稽顙焚盟籍銷兵
器亡何妖民突入士孑戈以戰城下之賊而公
救之咄嗟謀素定兵素練備素豫也漢郡守相

前溪東道堂文昌閣募疏

伏以丁戢偈學大乙爲之吹藜充宗擅名昴宿
日角吐石函機神旨儲體質貞明非有靈德之
毀一造物之潜通安能運思洞神揮毫入聖倫
若夫覓家匡玄藐之創作枯巨用八補形雲之
具若千尺以文章之奇是有台衡名位之備從
千古常如所謂偉論之神文昌帝君者生于越
嶲自等深州孝明爲母而殺讐忠以擊賊而戰
歿元英工號首賜千首之渡江左丞相階再陟
一品通博　　卷五　　六
上古之幸蜀加封有宋之日尚承元祐之年朗
曜得更賞司科舉之事清英佐帝專操祿命之
尊既爲秀士之特宗空享舉子之虔祀維茲莆
談變與道院肇刱巍然之寶閣高聳文峯用安
伊祠之玉容逶迤巽水多士秀標東箭何惮乏
材堂廣質垂南金自樂施助琳琅梓杞構造合
千載之偶英琏璧棟梁輻輳咸一時之茂選惟
願種德降祉弘道垂風定遺之墨假之筆綸詞
泉灼灼奇葩尚開其胃浣其腸垂翰苑纍纍碩
貴仄風杜子首唱鹿鳴之歌春雨杏花連題雁
塔之丁騏驥追風而絕影干將溢匣而有聲何
點二十八星骈羅于胸次會見二十四考叙優
勝
　　　　卷五　　　　十

堯峰壽聖寺募緣文

吾門尊長公言曰儒佛之教一也聞之者曰儒治世而佛出世其理不同余以誠出世也與治世何異昔賢禪悟其經濟超然可覩必自有見但修佛徼福識者不與耳吳山名勝指不勝屈而堯峰亦最著焉迴山之得名以堯避洪水至此興午時廟為免水院至宋敕改今名寺驛山至國墨世滋久幾已不存天順成化間先正吳[illegible]書于此後店学輔極力營構之今四方[illegible]道錄 宋[illegible]既緣之石垣方數百丈猶其故物也至于今緇流寂寞寺日就圮住持僧正宗益有志焉美哉翁矣堂山一會儼然尚存矣昔謝慶緒前道翔嘗為佛氏繕寫經疏傳播遠近余憶未第時亦曾借書寺中景仰先輩風流摎訪古蹟輒成山志爲何多所品題故不辭寺僧之請直書其意而如此遣公過虎溪月下泛石湖倘亦相逢一笑乎

堯峯山露禪菴募田贍僧疏

昔雲衎云超玄機於龍鬚露赤幟於龍峯間游富貴見後貪窮活翁見而聞筆曰不如水獻花與一切人供養及贈花光仁老云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此有情則一叔一葉一點一畫皆是老和尚鼻孔噫嘻艱哉真即龍耶老和尚不可作倚水獻花大是難事洪公天開堯峯既示寂肯公相公皆能世之魚磬日鑽貝葉劫拔公以誰石供余曰是索諸枯魚[illegible]吾因乎省公曰否吾師不借不視栖毒霧中未嘗資[illegible]莊嚴太虛威熱能象未曾富貴柰何編氓鑄田種學虛空余曰蒜募金錢備十載粮稍乎相公曰否廼耕養致蔵果而余以少倡多計以二百為西江吸其願力伐碑記之陽月為期二公諾焉夫天于食而知宰相之味必侵宰相負爵知其官之味必曠故有一人之食自有一人之味湛公設學字堂者自上下兩菴各以經師統之四方雲侶皆識字皆知味矣或曰西來

不立文字以何供曰以借水獻花供以啖石供
將爲曆甲寅歲讀書山中孟冬吉日書於清暉
軒

擬請建死節贈兵部侍郎中丞綿貞周公
專祠

公諱建元海澄人六歲從大父訓汧江侍從
祖七氏父死于任茹痛不已尙禪服其父勸曰
毋乃哀省補考謝曰不忍以一時之便易終身
[illegible]遇重値占解中辛丑榜進士座師以應常爲
詩肖日累木來謁公聞之笑已選浮梁令邑乘
有[illegible]之且雙溪書院設占公贖之鄒淵彝南昌
[illegible]任治[illegible]也廷布未章先生漬重之庚戌考選

[illegible]書院部指行公公止不進衆幸孫公丕揚震
終日南昌令不考執白簡上矣誰敢哉授湖廣
道御史駁論劾涇陽近溪及龜山書院非是公
之官巡漕也漕自序分十月畢赴𡕒天津省雇
而又備倉六十間輸流貯運粟無濫泚甲寅孫
總[illegible]埠被逐公伸救他所條上多與時忤上高
采諸不法狀稱病回籍漳大饑公議各保平糶
三日貲舟至米價平戊子參議桂平道御慶儀
益如此公曰先收荒徐糴益請支六年兵餉之

秕鉞利餘羨司析者利其餘屬而和之余初
游國清寺夜半僧引至寒山寵下撫石柱而
歎僧飲泣不已叩之則老僧數人控前事懇
枝下昇而死于此予心憐之言于兵使者同
年雙澤張公一席之間誓湮江以飛檄十日
之內超苦海而誕彼衆邑則別駕赴公也

上政府朱平翁書

老先生下訪叩事蒦聆吐握餘緒以恤民為第
一義竊意東南大祲慘倍萬曆戊申甚且魚蝦
不由餓民張網糊口之需昔奈之几麥糊田荒
之甚累見上章不贅最酷者六七兩月枝梧升
潮勢累千萬餓夫屍婦之筋骨而淫雨傾之屏
故有積水深二尺禾方生息而毒熱爛之今絕
望矣日者讀大疏聲　明青兩臺公祖通商安
商義救治理而天意欲沼吳又有六七月倒
[illegible]閘遺[illegible]　朱[illegible]
塌腐爛之變　詔書果信自應多方編向蛇轉乞
一全折乞一撫賑使無聊之若思伏乞改折歸
官大戶獨免歸細民十畝以下盡罷之十畝以
上約罷之救荒一急著也江南低下之邑每有
無處荒賦若干畝有既名無處又入比較而新
荒無處數倍于舊其田累世不耕逋逃乞丐化
為盜賊豈有乞升斗于汪洋向綠林誅歲課者
長今用何法以版催閭閻責何人以供辦不損
且自損不若損之愈乎下田畝收盧葦亦困以

重餉于井飲食鞭扑不可究詰未有父教其子兄教其弟自爲兒童佸習筆楚猶望風俗長厚者不若減之愈乎以長洲言之有二萬未捐荒田之賦必有二萬隱佞熟田之賦以救荒諸生而四鄉皆歸一鄉荒熟不分眞僞留亂今非俟另勘成冊盡捐實荒不過捐滾滾之波濤耳何嘗捐毫末之賦入又況荒熟別白奸民無所叢弊未捐二萬無徵之賦反收二萬應徵之賦也[illegible]一縣他縣可知倘得分別辭免冊開無處荒

[illegible] 卷五 [illegible]

田與續勘新荒無處之賦而虛田以次減則有差與其額重而無徵不若額減而少徵救荒一急著也至拔本塞源莫如開吳淞白茆劉河水利而大中丞已列疏聞矣 國家恃江南江南恃土田土田恃水利 聖祖屢遣重臣設工部專員管于吳文定家成弘舊牘中見一工部與長洲邑侯書想見當日冊牘拮据狀此官一廢郡縣水利等于贅員然則何不併去其官亦曰此官之不可去也而姑存餼羊虛糜祿秩則何不亟選工曹而速復之俾南直嘉湖水利官有專提事有綱領乎自海忠介開吳淞江更數十年閼不治巨浸一至無道以洩城河隘港勢若滔天可不思其故歟設繼忠介而開江不至有戊申疊災戊申以後遂議疏撩不至有甲子與災又使再復商量停待繼自今水禍恐益不止況災莫災于窮鄉而吳淞白茆劉河等處跨郡連邑日聚千人則活千人也日聚萬人則活萬人也策莫奇焉伏乞疏請急行撫按設處興工

[illegible] 卷五 [illegible]

[illegible]振又救荒一大急著也夫天災極矣光[illegible]必爲堯舜則是天之終未欲沼吳也千古[illegible]老先生斷行焉

陶士仁孝先生少湖王公恭誌銘

先生曰孔子誌延陵數字而已吾墓愼勿[illegible]誌故態上之文閒如也余旣貌祀之壯繆廟右[illegible]患[illegible]学炳炳焉于是關中丞綿貞式而禮之史太守金冲爲題福與司李周公五溪採文祭之品節清諡公議僉同而益裕時即有請從祀孔廟者余安能銘公哉誌延陵數字不爲多誌先生千百言不爲少雖然躬行君子亦從其少焉貴首矣先生世籍金華南渡家蘇之陽城號[illegible]

由八世祖也歲穀獄粟

諱卓命義之錄子孫蕘稅戶人才官以世愛山不仕授其兄子再傳爲樂閒公好施生心古公三十始知書辭以貢能于其官如挺加中貴衣覆道强義償同舟其爲湲山大澤矣賢哉學博大司命曰科第未云報也大發祥于孝子然孝子之父陽湖公亦非科第中人早賦歸來與衛由西宦五湖隆池雅宜五六人交曠達之趣勝于仕宦之樂此味少人知仁孝先生幼失怙育

于祖母命引經史訓忽問曰讀聖人書何故不做聖人命曰兒有志自爲之入家廟習登降之儀如成人初授蒙課手摩書爲父戒之終其身所熟讀書不復觸手授詩辨野有死麕之說曰此豈有誘女吉士哉俟後編之說五經也還于弓裳于禮愼于喪祭謹于女教詩書有特解論堯世衆謂丹朱啓明矣堯獨知其闇訟衆謂共工可用矣堯獨知其庸違象恭衆謂鯀能治水堯獨知其方命圮族論洛書也曰洛書孔子

未嘗明言所以測之者而後人亦不可以妄論矣又云孔子有詩三百之語故取刪去者以足其數且正考父嘗叙正商頌得十二篇今纔四篇詩莫古于商頌豈刪去哉秦項焚之耳孔子所存古詩亡失者多矣乃漫取濡亂之辭足之何居春秋有直書其事是非自見如壬申御廪災繼書乙亥嘗隔三日耳乃用災餘之禾以嘗褻甚矣何必更加一辭哉三傳東閣獨守遺經其兒及此歟胡氏以經進講勸其君報仇伐

或意雖正而多牽聖經以就己意與三傳武詭
或短或俗敝均爲首止河陽桓文大事然惠王
愛易世子桓不能諫私結諸侯與世子命世子
不俟王命而私出雖能定襄王之位而君臣父
子間胥失其道矣春秋最後作閒歲而葬吳陳
弑君所嘗請討者亦不及書故僅止于獲麟
亭何以辭誣之公讀書洞大義若此本陽湖公
可騖觴十仍及課南雍試勿守旗鄉而悟也留
都歸悉謝餞遊昔于旅次自不食嗟來食寧爲

□□遺集　卷六

餓死大泊乎康里歌呼徹夜正襟危坐且亟命
復其服重若此事俞口嚼而進之則玉母安少
祭公晨出而不歸廢食暮出而不歸廢寢正衣
冠迎送候入出于門之下夜半不息公好佳客
則開列甕老而連觴公不寐亦不寐夜起亦夜
起通宵領耳以伺聲息歿而先生哭盡哀然不
以是稱孝稱孝乃自繼母郁郁性嚴核督過必
隱而請得解乃起或至夜分出就寢室發書讀
之其聲朗然少黍詢故曰夜來阿母偶責婢子

耳先生痛自引愆或微言諷子之殉内省也先
生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深山雲霧中
天爲開霽曰吾知罪矣乃遂絕内配廬頓入
與僚闢門對峙朝以入趨而出暮以入趨而出
勸侍郁母不反顧歷十三年如一日而郁大感
悟一日手持茶甌驚擲于地曰汝乃真孝子嗚
呼吾不娩仁孝夫人也十三年而無間然我入
自外不預行遯室人不諦亦不幾微忤而起疑
後于閨戶幾屏之間先生曰成我者郁安人也

□□遺集　卷六

孫今思之郁亦不忝仁孝毋也天下無不是之
父母亦無不是之繼母郁卒哀號孺慕如喪考
先生以是致愛致慤于祭禮尤兢兢焉語人曰
湖安則功不廢絲竹人共非之可見胥代風流
而一時清議猶知喪禮之爲重今父母之喪恬
不爲怪古人始死用魂帛棲神既葬用桑主棲
神後乃用栗主始死甫脫形骸如小兒初生其
所棲必柔緩之物而柔而栗序當然此爲鬼神
所狀矣又云凡祭畢辭神之拜必遲緩若不恐

爾使奉安神主而還聽事不敢遽正坐也焚瘞
之灰淳之河中敬祖考之餘也又爲便俗禮節
以及庶人賜湖公性慈愛然先生居恒侍立不
坐公亦不命坐飲食候公畢而後退食惟於往
節一同輿庖聞呼召雖盛暑昏夜必整衣往先
生以身教孝又以言教常曰廣人父客死隨路
貲作取其錢更雇一人同擕父柩抵家肴已磨
穿矬莊渠爲補弟子員廪而貢之任三泰教官
合數月不雨占者請以有德之人祈之勿拘爵

秩于是衆爲跽請固辭不獲乃從之甫登壇大
雨滂沛亦地數千里禾偃而復起蘭臺佛經四
十二章末謂事父母即是事佛是以不孝者雷
震下擊暴其身大樹穴中以示衆眞天道至教
也哉嗟嗟吾吳水旱之不時恃先生以不恐先
生門弟子千人訓之曰三年一試士海內中式
舉人千餘進士三百若積之三十年舉人萬餘
進士三千矣宋朝試錄止有十一本以朱文公文
文山在其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又曰生員

[illegible]遊官府之禮至門外已過矣聞有送幾百里
外循奔還者又聞粮塘里老共製錦軸往送爲
爲沸泣之態何無恥甚也又曰此時若出居首
相之任須幹得旋乾轉坤之功方爲稱職苟力
不足以辦此不如勿出矣然先生答耿老小事
自宜姑置其關係大計及事有將來勢所必至
當熟議早圖天下無分彼此諸君子精神互相
灌注但恐至誠懇惻之意滲漓不必嫌疑推諉
嗚呼至言也又曰燕靖享國四十餘年而中國

不受夷狄之禍惟其寧與戰不與和故四夷懾
服而不犯又曰俺答之子逃入中國姑議欵馬
互有定數費止四五十萬兩此隙一開每歲漸
增歲入四百萬以其三餉虜而以一百餘萬爲
供諸臣之先見之智爲奈何
世廟嘗言開馬市者斬歲與之職亦不過百萬
耳國家之患莫大乎名分之未明遏防之不飭
用人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祿在
卑在速而已矣在目前致禍自我在日後貽禍

後人豈非忠義性薄世俗情淺耶又曰君子之于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也又曰纔見其幾必當立斷故不徒曰見幾而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善用易如此自序有云晚世學者每略躬行之實余竊傷之于易尤深惜焉又曰人心風俗之壞悉繇當司守令莫知留意于教化而僅惟目課則獄簿書為蠹賊之具亦繇銓曹執此以為遷轉惟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為重而自無暇于

教化之急矣是其勢固然也若其他又有可歎者邪之士夫不惟莫用為憂不自飭勵以為之表率而或反揚其波以導之人心風俗亦何自而善乎歲大祲躬啜麥粥平糶為富室倡飢民載道摶飯纍纍沿途施之歲蓄精粟以待軍士之需曰荷戈可念姊孀居有甥貧而薛遜與同居每飯一蔬一肉必置肉其前而擊其缶替甥下筋淋漓滿案鬧且盡矣如是十餘年未嘗憎侵郁甥氏以田得乘間一言立返田券辟富人

侵其居地家童欲止之曰否不察者或乃以我為侵親朋朝暮見來必迎去必送坐必拱入而對盥頹人頹人肅然起立先生于爐香旋茗種竹栽花非其好也習舉子業矣為詩歌根極理要師王曾子蔡春臺郡侯建四塾以造士延先生居與仁塾表其里曰仁孝仁孝自茲始也非歿之日乃私謚也俟後編登八秩而門人刻以壽焦太史弱侯與金陵人士奉先生配祀天臺取公余十地買壓祠公費二百有奇仍捐田十

畝歲以所入作香燭供齋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偶綸之時必端其首表薦充貢辭召不行就家拜官僅為盛事然先生經世才可將可相博士癸見云袁安節疏讀書體之身心躬行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蓋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之計囊殮以給之紹伊洛之正派實

聖世之真儒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然先生詆譏時相力排胄攻孰容之哉不容

然後見先生先生諱敬臣字以道號少湖生于
正德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未八月
十日享年八十有三葬于吳縣吳山之陽合葬
碩人兆碩人王府典儀芸齋公女子姓多且賢
介問公之孫庠生懋道撰狀請因爲之銘銘曰
有德者必有言乃輯四種曰冠曰婚曰喪曰祭
又總曰禮文䟽節別以便俗禮節俾禮行于庶
人而後敎嚴于天帝三加彌尊祝必成德戒之
戒之無使既壯且老猶有童心而莽然于孝弟

故以賓醮禮其子出見先生執友求訓言俾可
述而可繼期以四孟賓擇有德愼爾威儀勿替
親迎而無欵宴士大夫宜禀之禮制然後至三
日而相率以拜于舅姑尊長祖先斯無屣脊尊
引姆扶掖左右之以老成家人婦而盡棄陋俗
之弊喪服惟遵　朝制水塟火塟與殺親同自
蘇郡外卽小民未聞有焉近纔郊間可號哭而
流涕紙人紙馬色亭觀美之具而棄卽惡古唱
萬里以助悲涕不赴飲不越賓不發不嬌孜孜

讀禮弗敢既日而悁歲喪禮起幃答拜喪主面
相慰矣而後情文溢于揩皆時祭歲除祭先三
日而預告祖孫父子脉脉相屬係肥潔芬芳備
好嘉美罔小大主僕咸具服肅敬而補所不既
主人捧高祖龕子弟次捧曾祖以下龕皆南向
而男祔男女祔女列于東西樂魂魄之共詣每
既一龕而摘酒子弟交接而無然泄泄讀禮獻
飯而捧龕辭神匱緩而幸祖考之無遺襲朔望
躬親凡薦時物俟其體質完備而微敬共明神

之一啜設一閣以藏遷主兩露濡矣霜既降矣
祈墓舉二世墓舉一而墓上之木勤諦若夫婚
擇配耻勤儉者事父母虛心請問而反覆熟討
別內外愼送終預備壽木擇地太高露風太低
防水務使死者安而生者癖守正畏法與正人
往還而勿雜其才銳嗚呼士大夫肅聽之哉我
瞻遺像如在天際

宋工部太冲壁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君岳亡求進士再期以使還　朝同年太冲朱公使自吳某採試牘謁之曰异哉遂宜冠軍吾何公之槪至自越先君令槃兒其哭累日夜不休先君曰朱公材汝讀未見之書作第一流人物庶可云報朱公自死而材汝於翁宇咳唾間舒不死汝何昧昧哉今去之三十年琳琳如昨丙寅季冬祇君文學公慶等函狀燕邸方輟講筵謝枚筆誌公之素孝子不諗覽狀自庀工

卷六

尚存無溢語公所抱庸止此而可見者　乾淸坤寧之爲工也尋帽只遜之勑署也理歷甲而付片鐵嚴衮濫之受直掌　鑾駕而核浮額却武弁之投金內帑省費千緡曹郎不能曲法蓋三奉　尊勑迫使姑蘇孳孳恤民戊戌復命大工鼎興公遂勤事以死枝狀來故邾也侯公膺爲迫於楚去邾邑爲朱居沛光啓公之顯於唐也秩銀青金紫長子進士令古田璣公則始居甫既命別叔公徙城左其孫正公徙建安四傳

大定公公與明叔皆宋進士明叔官學博耳而文定紀管泉州路拜嘉議大夫父世英公遂孫狠選莆再爲莆人矣明自鄉進士蕭公以下世業博士才而不年者爲服休公公祖也恥帖括而尙義是析親肩字則名利都去爲自芸公公父也生三子文潤元配郭出次文淵次即公繼配陳出公諱文瀾字國柱太冲別號也朱之先朝身修行世敦節讓淸貞好古白首窮經以至於公撲學自好矜尚古先配陳孺人毋柯生幼

卷六

聰七歲有齊貞靜極剪繪之巧而公亦以七歲爲文善鍾王飛白然皆非其好云公事父八十年事姊服既除矣縞素役五載孺人提挈兩孤收淚以安孺人之養蓋八十有四矣猶憶公覓日相對寂然不喧微見風采輒抑抑自歛深乎不可量也讀乙未魁卷冲乎若不欲言而味之日遠所謂伊人筆墨間猶想見之吾觀古今豪舉事外咄嗟立辦事內釣右罔知固不若守靈甫澄撤典衣典冠之難竟也古大臣愛其君

厲我輝碧凛凛焉惟恐日將熒危將漏颯將宮
惟式惟慈公雖作而行之乎幾於坐而論之矣
士大夫極才力所至罪聲驚四筵爲政之根抵
薄然一時塗繪如土木偶初語耳公養齡待妍
成衣不解帶廟以身代非實有之而然歟或謂
尚於年倫於位天道非乎其視造物亦狹矣夫
受大者不得取小曠而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
小技也存義天之大下也修短天之小史也公
德視其大矣奚問其小者乎天以才與人矣而
或吝於識以學與人矣而或吝於品以節與人
矣而或吝於養若數者兼與之其與人也大矣
公之取於天也奢矣彼以官與以年與而他無
與及其所之既倦既欲執所有還之造物以自
解免而造物者已嫌批之矣故知天之與公不
淸矣　銘曰萬年蕢宅鄉廟陳之一日論交肝
膽相之執法如山介如否燕商義之文章有神
交有道與士銘之孫人女也而丈夫齊肴媿德
彤管昭之千載斯年是則傚之

大叅邴父母夷度先生墓表

叙曰學遡古宗禮樂有聲于伊洛任昭至性謨
猷益懋于山陰地鍾禹德之休生諸賢而琳球
當涓月乘貞孀之瑞降一士而璵璠殊璫食餼
之前綵于樹厚晉階之咨肇自夙丕有明大叅
知曰夷度邴公者講承燦字爾光譜溯于邴奚
悄悄音乘源深于上汁脈脈禍嚴自五傳以來
代有偉才郡鳴義俠排讀久而博士始聞風節
逾而識垣彌著公甫十齡輒攖百韓折柳幾墮
而出嚐書及宵而旦羽客夢以異徵千里承其
爽翔此慧啓泰鴻而凝重所自陶也搏上古中
古之遺五燈不晦採今生往生之秘云乘旋觸
纫而敦禮祇不忘殘爾乃心惋于大士前禰檜
于藥王下遺火不戒于豎子進饘返嘆于殘帷
用以豈弟釀其血誠获九邀其冥眷夙登賢籍
早拜令侯慈節未植九關隕淚崇恩庸及三命寵
推心公時首補寧國令毋以簡忽毋以逸傲警
民使馴弱民俾淑須山不豪所試明允踰年茂

積繁轉長洲經冊緯冊亂絲理也熟戶荒戶鴻
鴈集為課兩邑之文英學道行爰新三都之宣
爾廻統尋源謦湔清華忠將報瀝茀要路縻壞
雖醒窗士所繇落落不悔家學逾嚴面壁弗辟
抵標內映至期乃得南中北曹越歲又謫南駕
主事慈周肺石洗沉究數十人察見司舫稗弊
金三萬計瑺不中佹遲有良規于是清勾則迁
諭綸步涖驗則伏飛先登須不歷而合祠不請
而行至夫出刺于吉安孔木心契于茲進原則

冀情深繇來飲馬鷺洲聲徹悉疏可宗左道思
窮治諭攸鑒士體飭公無矜秀業明公益勵洗
章貢災民乃魚矣公重金以呼卒而發穀以賑
民且驕陽肆民轉燼矣公跣步以禱天而鍵血
以搶地尋而路莽轡方攀轅正切理無照愿攀
袖允宜園居得詠益濟先憂圖史盟幽光申後
勍公忠屢懷曠然蘧式爰有充閭嫡大賢派繑
矯天飛章章帝賚至如補沂州倅及遷宿州守
當纖中恪秉巨內虔皇華不阻郵政聿新乃宿

不受跦蹰國不能橫征公其保障截自塔宮原
壽存符付之一炬二東宜貸泗上獄縱其諸饑
且大琅琊篇宛截芳蹟符雖杞寔迸精忱至如
爵秩于職方副郎主璧人倫絲綸國望罰遊虧
有北門黔越益多東箭公投簪遐綽寧遠坑阱
奴之魂審祇清勤朝廷隆司馬之寄敢以際鼎
仁以性成猛速前賢遑程後胤壁觀通籍書于
微效津証名畫于渺邈才倚重人不能私河朔
要衝公豈獨衛又遷河南集僉備兵于啟鉅見

公先機於靜先晢于發眾挽戈協及作繩像退
含而乃寒心黜毛帥疏則餉有餘儲減廚傳儀
則驛遞禁石公何難旱苦刃遮蝗不毒境浸爰
莫挽版以撼城從焚溺而生者公之罔遺也繼
仍轄河北少參再擢江西太參茲者地限江河
夾爪殊劾職均藩臬迫久傷思爰西川功用佐
値府吁盈四部通逝者之如斯業藉百年願賢
者識其大是蓋擬脂車其尚迫乃竟犯濕虛而
盍露者乎享年六十有四崇禎元年冬月寢疾

存于　里合寧與長與南北爲二都及吉而
汾而宿并中州江右省恩繫孔邇靈㣧祠鄉戀
雖邑郡領浹省臺輟歌輟舂雙鳧何方古與昔
浮岐嶠墨莊擁禍服釆無異督肌憂多于擇飲
求伎肝城府不有嫉猜溽忘嚴毅中肅樂易膚
揚良知精髓光煥縹緗案牘摘發遊刃化馳懸
答東南雖古人師片語落花磚不敗習承丰清
遡合馬同泛子獻五色雲開義獻之堂一銘月
眼[illegible]之孔因有無垢呼爲勝朋文成指爲畏

久者矣其年某月日墜于北麂山之陽原將以
淵塵垢完問學濟國經野近安遠恬之身而歸
于杳忽名世挺生擢冠柱史正色而從諫轉闓
校學而好究截集與除彰癉長洲苦役將貽以
求年慰在天之靈能無慊耶復暨伯仲氏快讀
未見之書競奮六月之息逮尚慊乎洵有天道
哉於戲緬公大館則形筆舉而欲鳴稽其珠獻
則腧糜酣而思舞雲深霞蔚之匪崖谿嶒攢之
實令千秋下仰止者神溢于立馬樵蘇者意悚

于寒楸銘曰
嶸嶸公族爲晉巨卿汴流遐邈徙越隸萌五
傳開美開人樂耕代衍忠節門垂直聲公誕
應與夢符上清舞象穎發破萬卷精覈劬勝
肯如郭百城得雋食厚應王之楨撫字所部
夙夜心行式平補救戢亂止訂幹天諸難畢
涼權衡河東惠風憤民端生秦銅盈把剃世
庠爭坦以自適猶無相傾捐金砥瀾子來吉
兵拯溺功高譽浹上京入而比駕咨錄孔則

岳牧仰屋公建孫擎志不寒雲乃表白行佩
侃大猷左公右卿暇則著書素履恬怦傑然
松老臨邛蟬嘹嫱誼薄天貴卽乞旌
帝重年格潛下陳情冠挂禹穴道遙禪盟心狎
泉石疏常滿籠皎乎大儒礴礰水精建駿恭
賡康功不寧几几猷念逝水莫停豐碣倚雲
深鏤鴻名懿實旻古舊知銘成抒毫抒素上
燭長庚祠峽欲傾風雷相驚遐哉喜起祠者
盈盈山高楸寄靈長卯塋

韓鵬南大叅墓表

韓公之去吾邑也幾二十年所矣何武之思忍置口如一日也噫公眞循吏也哉昨歲巳巳其孤某以誌狀來請曰維吾先子承匱而邑也厚先生知意當不朽吾先子也敢以表請嗚呼卽後誌狀吾寧不習公公初爲青浦令以治行高等遷長洲長洲饒稍煩煩數倍他縣縣吏欲以事嘗公則爭煩緩急持而進之公第省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朝足洞乃公也後不以序進挾

[illegible]國遺集　卷六

汝矣吏咸吐舌吾郡遭太稜後賦役苦急徐中丞來請　育力行限田撤下公首任其事履畝別度凡詭宕者分灑者一切廉其實而畫正之悉遵　會典例所益公田三十一萬四千七十頃洞瘠之餘無罷于奔命矣始公之訊訟也推左右掖洞開重門曰令偵我者無所容也其命攝也直書訟牒曰令被攝者知所繇也兩造既各識以標一去堂皇數十武彼此質詞不得相聞摘發無隱者吳猾胥爲上官刺事陰修憾撐

待其狀悉寘之法未幾以五年最催調民部居三日得銅齣門便道歸省既告竣改樞部尋晉郎是時建酋陷茄撫順失利東鄙蕩搖三路敗衄而開原則全遼門戶要害梟帥死于戰幾輔震驚上命以公請拜　命往疏陳元氣當調人心當固軍廚當優瘡痍當撫款虜當聯城障當繕餘發當嚴偵探當明又言召募有六難有四易疏入奉　俞旨發帑金公遂就道抵關五十餘日募官兵千六百馬六百五十未出關而開

[illegible]國遺集　卷六

原又報陷矣公怒髮上指誓以必復柄局者尼之惜哉則請以萬兵救金台失白羊骨爲爭開鐵計不許則請駐鐵嶺伴爲修救乘西成禾黍取資軍糈不許則請令三總兵各率輕騎付之一炬亦免資敵又不許公度無可爲憤欲絕卞河委以監收海運公卽親往蓋州套遍歷連雲島北汎口三根牛旅順口等處凡險夷遠近勞伕久議不決者不匝月遂定巳又請增設遊擊領陸口護益州糧儲有事則移海州爲聲援再

設水兵防三岔河扼險防盜爲戰如沂流鴨綠
之備條上悉格不行昔歲巳巳虜突犯內地公
之弟以罵賊死長君捐金收葬其尸忠孝之氣
上薄雲霄公親弟文學原性率子弟守榛子鎮
累月不下賊恨而磔之夫之所以全公與公文
學兄弟所以報國可謂兩無負然使蚤從公言
虜㝠得逞當時
熹廟御極以邊才薦原官起用公不拜今
上改元旁求文武公當不次推會卒弟聚鳴呼
[illegible]
不愁遺一老惜哉抑先原有言期年樹穀百年
樹德公之德何以知吾知遊桑梓而已矣夫公
所談者兵所牧者民而肯格格與時左我何以
表之以所知我所不知遊山遊水其必知之余
故表其大者他見于誌狀公諱原善登丁未榜

陳工部澹生公暨元配王安人合塟墓誌
銘
予同年友陳澹生博聞敦善乘愛景以字人古
之遺愛也看梅庾嶺埋玉高郵曾幾何時死生
忽澗能不悲夫令嗣太學[illegible]好讀書有父風
兩狀具日月請銘銘澹生不愧銘同德合窆之
母氏王益不愧德行本也澹生世有令德其先
蓋歙人 國初徙郵家焉曰曾友公更四世其
祖曰景榮公諱恩其父八齡孤而孝曰西郊公
[illegible]
諱淵娶高卒再娶楊生大雅公居三景榮公絕
愛異之公于別集載遺事如御史印將猝呼獸
醫金錢纍纍皇遽入景榮公袖愕出不意急趨
旁一人同入市封識各拂宗記醫出界之徑去
覓狀西郊公還人遺金誤金亦復如是子文好
行其義鑒觀甚赫報之以清白吏有以哉公少
負奇穎徹夜苦吟西郊公夜起倚牆聽之則色
喜曰兒兮緯兮不負儆儆學始于不欺闇室一宗
紫陽斥誕說每稱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

語爲千古學脉若雄其才辨以偏鋒駕聖賢之
上猶愊愊懼不敢公一生趨向最端至興利去
害孳孳愛民嘗睡夢之自足豈顧問哉神若曰
夫大也慈而能斷宜春秋于是詔之告經舉于
丁酉方公餘于贊自學使者迫邑大夫錄其文
以式不肖請拜公念親老欲上公車輒泣下不
忍行壬子冬獲覩西郊公含殮高八十有四矣
服未闋遘內艱哀毀疾左臂腎強之酒在幕次
必不可夫人公子強之少飲哭仆不能起危坐

小齋成哀哀錄一卷終太年未嘗易冠亦不與
筵州刺史素知公絕私請託有咨也必以告
全青衿白冤女復鎮國之遺址益西塔之五級
西郊公手所拮据嘖嘖眞孝廉云除服謁選得
大庾令故濂溪先生官司理授程夫子即此地
也欣就焉之任湫隘濕處不能辨一草薦公獨
安之曰不聞王霸妻之言乎子伯之貴孰與君
之高其令庾也有花戶冊以杜隱耗著爲令正
學書院立六條約冠婚喪祭悉遵古禮 國喪

開萌裁酌公祭以春秋辛巳仲遊事爲鑒引經
決疑神者先告之矣如復金蓮閣建文德橋建
縣堂倉廒驛堤浴江汜城一新流賊不至嶺無
匪于虎者紅梅之盜以枷觸人署者縱盜傳舍
其官而草菅其民公按捕如法當是時孥雀千
百噪呼政事之堂飛止不定公至乃散嗟乎盜
賊屈從亦惡之矣親丈庾山鉏田輸賦者悉報
罷逋欠自府館吏書廉治之不令虐焭獨平反
大辟更愼重不輕下人獄𤀹無辜者乙丑內召

以給孫子封誥有 旨停著選補南工部主事
亡何王安人卒既治喪抵任慎覈精作壽虎行
及督龍江宬屑二關執成憲無敢瀆[illegible]三王就
藩來諸商而溢其額嚴私鑄穿穴窟天假之年
建陞詎止此然是者亦足以表見嗟乎登高作
賦爲詩句以壯之古人志焉孰有陟庾嶺四望
栽道里之遠近以寬負擔如澹生者哉吾于是
有感于澹生之言其言曰民不規避繇役者少
矣劉千令全椒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人臣

能端潔足矣槊嶽入直不撓不彼乃食稍稍人
主能別公卿賢否若鮮矣荆州刺史郭賀特賜
三公服于是感上下之間情意疏通嘆東京風
俗不減三代云夫孰知公之發也年友惇史素
不說墓表公行事附之三君子之後知我者天
公欲上不求知天固知之寻亦何隱行道者汁
諸妻子公所為思王霸夫婦也果得王安人王
高郵禮族祖大全父紹溪里稱長者毋姚媼嘉
靖己庚間冠退而安人始生媼夭擇西郊公世
締交迨治裝而祥發于鍼餅書可知也贈公無
當食為加飧澹生善病則戕鬻琲覓良方不令
知公弟如西蚤世遺一女安人愛之為擇配令
已女擇宜男者為娉王弘嗣許以安尊章于桑
榆已果舉一子弘嗣弗祿王氏之鬼不餒此一
事安人死且不朽寻故識其大者感其媳扶腋
至迸流血不懈于侍姑婦相得極驩矣澹生篤
于行子婦化之有以哉易簀之先具盥拜祖祠
惟德亢宗質言也夫西郊公卧病思柑公見柑

輒哀咽遂絕不食柑伯兄鶴渠公藉其孤登稍
于頗視若子他侄輩與償重逋無吝色伯曾泉
齋川厚樹子若孫代屏角之謀黨出秦蘭田三
百畝膳族成西郊志也所著有讀禮纂哀衰錄
茶菴集問梅筆記紅寶遺詠公移集藏于家公
嘗言朱公壽昌幼失母棄其官求而得之僑居
邢郵人頟其坊為彰孝垂五百年余每欲建專
祠祀之坊中矜式比閭異日解組必不後此而
先苑喪嗟乎公古人也夫太學君其壺圖之生
卒子姓詳狀是宜銘公諱九錫字元吾初號鳳
南拜官改今號曰微臣無狀鞠躬以全貞澹泊
以明志報　君親自今日始也
銘曰惟德之厚矣唯學之正矣豈弟父母惟
東京之師矣與朱公同里巷尸而祝之不以
先苑喪矣同余共穴咸有一德曰惟好逑矣
異時賢士大夫過高郵讀吾文于松楸之下
必有輕富貴重廉節風雨晦明呼之欲出者
矣

誥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幽谷程公墓

誌銘

癸酉之春程季子太學王遠由余同年趙太常霖宇狀請銘其尊人幽谷公夫古今碑墓之文諛生耳抑諛夫死者之狀也太常之言質而鑿試嘗如執手見生平予私窺季子頎而長秀發倡宇季固太常佳婿手武略一編示余乃其仲子子頖以太學勤王用守備胥游戎樂所自出公洙稱昭勇將軍雖然種膽必幽自古名臣壯士不乏而稱幽人絕少豈非溪深谷邃有聽遠無隣者歟于是公不以金紫顯詢其先有宋相業侍端明秘公若庸公洙公以理學著以死節顯近如孝廉尚進士鉉炳矣于是公不以門第顯或曰公儒也而賈夫詩書而賈則不可賈而詩書則奚不可且詩書而賈猶異乎進賢冠不作力不鬪智不爭時不先國家之急者也何怖乎比封君與朝請也哉故曰以末制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斯足述也甚

哉乎仗義俶儻不呰窳其生而有君虔奇士之行如狀所稱說者公族大魁强父故淳公陰行善莫或先之乃生公公諱大康字仲守幽谷其別號太常從姊夫世姻雖相得也以故自鬌垂自生平綴急人賑門豪喜單一意勵强與弱獸呼自得之態皆于文字見之庶幾哉狀與人似誌與其狀似而予所見之季子又與其尊人似大都公奇俠勇決折節賢豪開敢任不得紙休如績稅戲人大消悍之汶川臥榻之下行却我之如古人練義勇保鄉井祉身箭聚旅而處堡同里閈咸德公歿後至于今垂二十年衰不遝則思公公有扛鼎之力弗恃也專氣致柔遇儒生必折節于是高結吟社鎮幞頭之石拊會文之節如移學坊而左不踰年中第如雲膠庠稱焉用武一切伍結于文而發祥于從子鉉紙自今勿替引之譽髦斯士亦譽其宗天下患若莫甚于積文積閻武積乎吏積孽才積詭志積併小積小患大積大患獨賈人不積耳何以故不

積日與時逐而不爭于人吏稱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此豈處奇士之行也寥寥幾何人矣彼結駟連騎揚待價之美玉於天下亦安在不仁義哉胥俗矜名耳于是曰其迹賈也其行儒也又或曰其始儒也有托而逃于賈焉如陶朱也予曰不然陶朱公以其術行之國矣然後行之家要以如開修備時用知物得用兵之精而支趨間將士知此意者絕少惟西子堪共語耳乎賈哉范大夫也可施美人豈甘之乎且古人

陶朱于斛組之後令人陶朱於服官之時而又陶朱于呫嗶之中想智何懸哉夫商國之所需也漢用馬上得天下子孫席其富厚然猶若積薪憂水旱之不時乃賈鼂者流痛抑商至不令衣絲乘騎何怪乎粟紅貫朽也歟夫粟紅貫朽而無炭計與懸磬如洗仰屋浩嘆何異也夫商也智盡能于國而掌計者略師其遺意如范大夫用計然之策曰擇人曰任時而已何憂不足哉始翁淳公逡巡謙讓君子也至于公排解脫

人于厄家用拆劑已以息爭訟義沸甚縣子弟欽誦者爲約正嚴明師服坎坎伐鼓以賓之治家肅而儉孫枝競爽七齡如旺年一笑徑去遶化有徵其微也夫是宜銘　銘曰蘭生幽谷何地不芳誰其似之貞山之倚在高岡乃武乃文奇技突出葧祿長高重如山金埒土報以景福其本草誰與銘者伕有道誰爲銘者空山無人自貽香

余都閫暨繼配劉夫人墓誌銘

余自造歲戊辰奉　敕命典武試得余生五化
膺識其爲奇士也前置之例用司馬選人爲賞
而余適以　使事假道還里第一日倅其容而
造余拜且請曰傷哉誰無毋也而特以制不克
終喪慨然天地間罪莫逭矣幸吾師矜而辱之
銘則孤之惠也二尊人之靈也及出余同年璣
方倪公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惟兩先生夫
余而闕余之志也則銘之余而微倪之信也則
銘之余而求忠於孝以彰都閫公之有後也並
不可以無銘也按狀公諱胤別號覓源其先爲
湖廣之濬江人始祖隆獲從　高皇帝起義以
功封長淮指揮使加光祿大夫都督同知　賜
名奎嘗解所御黑金嵌玉衣之後征南以力戰
沒于海　帝命綱戶七百伏白幡求其屍不獲
子威嗣宜力靖難徙封南鷹揚衞指揮使癰父
之歿也誓心殄虜入海求敵屢以捷聞會颶風
猋起竟失援赴賊死之與其父並　賜葬楚中

從東蒲禮也自後世官皆都凡七傳生熊熊生
麟是爲公父公生年十六補武胄子衿每試輒
傾其耆生然貧不能具書多從友家假得即手
錄之纍纍成帙兀坐伊吾不以寒暑閒居恒慨
然曰吾家世材官介士不于三尺取封乃耀鯢
鉾難爲後當應武舉試諸應試者謂所射策論
辨無若公何即公射無若吾屬何也已而公騎
射觸射亦鵠乃大驚歎然公之會舉獲雋者
七六躋于部試至隆慶戊辰始成進士爲指令
上龍飛之歲甫一週甲與其孤五化亦舉進士前
等數耶其偶耶亦大奇也公筮仕鉛山捴轍掌
戎行且持廉無所射徇而能察用其下以故治
績獨稱諸帥冠時彭蠡賊暴警攻掠郡縣急甚
兩所檄諸將軍樓舡出敵咸錯愕不敢發公至
則促鞅帕韋附注彀從少年蒼頭官奴輩駕小
艦多置瓶壘實以豆灰雜火礮矢石趣上流薄
賊賊舟巨不得前大破之遂殲焉上首功幕府
幕府敘公績移帥滇南會齎捧詣　闕下則中

忌者讒同榜或不平謀爲公乞調公辭但力求歸省而已後視廣武符爲歲大旱民肩揄作食何盡爲之白璮者望于道公請部劄募民有罪出粟煮糜者冠帶之嗷嗷歸鴻活以萬計已復遷河陽河陽俗險從訟公每得牒多諭解之取息乃已踰是訟亦少衰迫罷政歸家益落公處之夫然率從諸名勝游佇止觀會約放生社步施者經及戒文訓語彌老弗厭又善養生家衍暇則掩戶屏僮奴跌坐内息亦似有所得者竟

以壽終疑其爲尸解去初公娶于劉先卒繼亦劉莊濟川梘橋公女也生而婉慧儼靜夙夜黽勉能佐公于廉前夫人所遺孤僅八齡育于夫人夫人撫愛之逾已出事舅姑以共謹聞御臧獲以恩義著雖目不知書動規于法弁而丈夫哉方崑源公之治軍鄧山也以挈從夫人乃得偕湖寇起公在行間夫人勉之曰人苦不得死所耳等死死敵乎公感奮殺賊懌色喜夫人諷之曰妾聞君子戒勝似謝謝者何也公領之既

之演念二尊人遠在籍卽嗚嗚泣其篤孝若此後對事抵家顧橐僅數十金益以奩具所置產悉推其前夫人子弗恡也尋崑源公見背夫人益勵氷據帚室焚修一遵崑源公遺敎雖滿留不少倦云先是夫人病耳幾殆其孫五化率孫明遠籲天假年願以身代弗效遂刲股以進乃獲痊臆乾謂孝感可誣也哉又五閱歲而夫人復病病且革明遠以不任勤服勞先夫人逝五化得訃拊膺長慟曰嗟乎吾見孫吾毋不得視

生矣居無何而夫人[illegible]聞果至五化哀毀殊切欲從諸生例乞終制不可乃止然其志亦足尚也已公卒于萬曆之乙卯九月十六日距生年嘉靖乙未春秋八十所著有三竒智略寅思錄等編藏于家夫人卒于崇禎之戊辰十月十六日距生年嘉靖乙巳春秋八十有四子四女二如狀余不識都閫公而與其孤有一日之雅大略慷慨赴義疑有得于父風而文彩過之若夫號慇慈悌至以奪情爲慽視絕裾之太眞宵壤

吾多子未見龍巖公歿函一櫃于靈几曰生平
吾遊龍巖俸入薄居家好客好學好遊擇義身
衣食餓人而多方適之餚不令空以穀叔爲之
子也叔事伯兄有晉之喪又躬執母喪很不身
任使若德之爲制巳析之居以撫幼孤清影沒
[illegible]兆出之尊以安女兄叔經有云交游中
用[illegible]心石穀叔耳噫叔經有心人吾黨之不交
也其[illegible]信哉叔經又稱却夜奔之色屏千金之
則[illegible]者中士弗居也叔經志之何居悲薄俗

物浮士也公終始以孝友聞君子甫孫得其所
哭者曰公溫然長者而斷斷有所不可故曰穀
經魂兮爲鬼雄此大司命階下持長戟人也叔
且僕守及予仲和卿可應行立矣叔經許祖文令祀鄉賢祿

文學景照王公墓誌銘

自有制義以來海內宗四大家則首吾郡守溪
公王太傅云毎誦習不置至服膺之擬于經傳
余尤仰其風節筆開門溪公有聲于楚而恨生
之晩然與雲孫姻睦焉則又幸也維歲之暮乃
卿來乞狀手蒸以事行爲之誌銘曰先文學景
照公之歿也五閱稔矣厝而弗克塟也母張孺
人[illegible]于府君者五稔今將啓而合諸以公之
屬[illegible]于不肖也乞言皆史乃稍次似之按君諱

永熹字景照于守溪公爲四世孫其始祖自汴
扈宋而南居洞庭之東山又數傳入明爲我吳
著姓其以守溪公貴贈如其官者伯英始伯英
生惟道惟道生光化令朝用朝用生鍌是爲守
溪公以兩元及第累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
謚文恪其以公廕補貴者林屋公延喆官大理
寺副贈尚寶司卿延喆生有壬官太常寺少卿
有壬生巳丑進士承天守贈光祿寺少卿開溪

公諱禹聲則君父也娶黃生君君生而神氣秀
穎未十齡善屬辭賂鳳毛之煒煌或表丹穴相
汗血之奇驗乃虎渥洼年十七偕張孺人孺人
先祖姑翁憲副日視公女也懿善淑秀曰無擇
昇勤自裁矩然事姑煒閨壽匪閒亡何君以明
經補邑諸生益務搜淵靡倦色絕不甘以財竊
自逸以是名日起惜哉必君也能爲守溪公後
其爲者而以中道天天矣夫凡君所爲恭謹自
皆大植崇弁銳滿屯君恂恂退遜以爲有所攝

或屢遜之及與鈞禮少賤無王矣人有德於君
即一飯沒身不忘君有德于人畏人知之生平
不爲郤亦不修人之郤屬有犖不遑見以爲易
而侮君君不與較久而未嘗不下君之厚也過
君厚者初疑其跡久而未嘗不信君之衷也至
于內行修備事諸兄尤謹處閨闥間亦不以情
邑接疾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撻曰彼亦人子
也時京口流户有鬻女償負者君憫而貸焉席
六文偹廢君力卻之遺之金亟令歸或識其於

稅金者且欲赴河挽而問其故充如數予之不
以名市也嘗傻行關一婦哭聲甚悲怪之曰得
毋有急乎跡之則嘗貸于君而謀更所居君刪
然還其券曰無爾遷也偶買婢得士人女欲歸
之已無家遂具奩以嫁曰俾仍作士妻也遇遐
黙者給荷擔童子物倍其值給焉曰亡使徒手
歸而父母訶責之也有緩急謁君無不極意法
家邑矣若負責問者人人相語何所得王君乎
問左之老死五日不殮乃爲置棺且賻之甃笥

中表塾師生則推食食之解衣衣之死則于我
殯也其貸券盈笥悉火之曰勿使媿也歲戊申
大水君出廩粟以繼中水者甲子再水亦如之
每出則使奴子携金錢隨道傍所見即食魚亦
必買縱之傾所携乃已及承天守與黃太夫人
相繼捐館舍君又以專精舉子業蓋捐管鑰而
授張孺人云孺人能勤儉率先無寸珥尺統之
御時文學君好施孺人則亦已儉且穀婺曲辨
具義問賢聲皆孺人有以成之也可不謂賢矣

哉初孺人于余則表姑也余女弟之適張者又
于孺人則夫之姑也嘗言孺人之治于室不問
時嗃嗃恭時時餝儧具漿酏容至取順指辦及時
人没而文學君不復更娶有以也其云若此今
賢之朱君狀亶其然乎自我先中丞復交守溪
公于朝先崇德公獲交閶溪公于家今余復與
公之孫爲喬之附凡四世矣悉其事不辭誌焉
嗚呼吾讀泰之九三王氏其當之矣夫守溪令
聞[illegible]時逆瑾流毒天下公則以伉直排之閑居

公作郡時㣲璫流毒一方[illegible]則以勁節排之均
有濟也所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者歟乃文學
君而迍于潛也不以天下不以一方乃德于一
鄉矣天或假之年將有大闡于時非所謂艱貞
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歟夫天人之際往
來進退譬猶符券至數百年猶合吾于王氏見
之今其嗣皆以學行高未有艾也是宜銘銘曰
洞庭之東大啓華胄死者可生氣鍾以茂厥德
伊何温其豈弟有懷好施惕宗以義相維淑媛

吻喙有恪莫野訓恭鹿門韜璞明德克歆用錫
厥祉祿艾爾后是以有子青松之陽寢成孔安
[illegible]麟旁樹金莖露盤史氏作銘視此貞石來德
[illegible]千過者必式

薛硯祭大年翁元配夏宜人墓誌銘

宜人夏氏諱名倬御長孫女也其排行稱八夫士持白蓮贈之覺而宜人生一歲字余同榜薛大年十歸勉以學民部勵以政　覃思報最封孺人晉宜人三十三而歿不呼子女呼白蓮花侄去姑夏侍御一無公諫　國本罷官薛西原考功諍大禮坐下獄既復官屢薦不起閉戶著書意之有薛與夏也若衣服冠冕焉行潔而志芳其蓮團之花歟抑使蓮國也不然既多寧馨

遺集　卷六　四二

是有女孝潔嗃嗃然惡在年不年哉自七襄織組草染局大開男與女皆染也人與花皆染也緋然名花不受染難之難矣乃狀所記清癯現蓮身誦經發疑問鳴鷄習婦儀布素澹頁御儉嚴給腆鮮一菓必親也一絲必紉也一器必溉也不際人遺婢子代則不肯曰婦人宜勞宜勞則太宜人安之方太孺人又安之選二姬侍其父宜父易也宜否孺人難歸寧父母如是而後父母寧轉否乎否自斡耳又宜爾夫子于鍛羽

衰痛之屍伉儷而共貧賤易也可與共疾痛者少矣疾賀大年之遭也大年不以爲遭讀其狀若昔昔歆引莊生齡解之太不惜君之先人若不計莊就以老子解也一歲字我三十去我矣不能男未壯以是泣數行下乃中月七書所爲計也疚于孝奚感以孝疚奚夭老于亳所是也今其存者以言不以年噫老子與殤子同其非爽然疚生之際矣噫老子用世之才也女子之貞也丈夫怯而女子奮如宜人指腋備

遺集　卷六　四三

邏富人券遺翁以安且不命知丈夫又以試行非豪傑孰能之能使我毋黜頭徵二姬也男也二姬各舉一子也卒能使否孺人終毛裏愛賦孔懷不賦有汜也仁也父蹊庭公出北雍文引質于賈人逾期不償賈人欲焚之盡室皆驚宜人言笑晏晏爲辦金持文引歸其父不震不怵智也名之以還券名之以贖引宜人不屑屑也脚一試奇畧爾故曰有萬物之母又閉宜人惡涼矣必以職業相勸勉大年官浙之水利水利

原缺第四四葉

何元戎繼配劉夫人墓誌銘

余少讀書尚湛館先外父浙宇劉公宴客余亦衆中目擯子咸先生今大將軍何仲升繼配劉子處撫女祭酒靖節公孫女也父太學生居時氏世世先生命子婦吳氏育之嗟乎先生好奇文祖天下材勇有軍不云乎暫廢虛遠之懷也者如可作也先生見將軍廉能勇敢嘆生男不若生女猶存家但裁哉予一日偶覽

同是信國公經營海上急挈舟至浙東沿海自

刊遺蹟　余示　星

觀歸悼三江間習其道里險隘邇年以來調兵吾謀寧台尤甚自公持節波濤晏然吾友顧岩曳函謂之夫人卒於任甫兩月將卒命兒簡京很快緝捷而恨不縛奴腹雪中國恥語不及私夫人得其死所矣將為殺魂魄佐夫君殺賊也何必正丘首效兒女語哉夫人溫惠淑慎自季支斯饑至畢然在敗室有山龍之服發有金石之和如茶一日也十七于歸歲存餞冬月之衣猶單除夕之米可數顧將軍無忘天道猶張弓日夜籲陸祖姑及其喪蔡太夫人如之天表之應其以刲股之子太夫人殁迦河之役栽拗其口以病謝歸夫人亦病三子病病餓病疫亡何長子病逝在中丞幕下奔命句容夫人紉組佐軍師無墜體繼將軍勤轉輸夫人勤襄事及總閫備五載婚配不內顧而廟灣之遷濟上之遷顧諸行勸絜已恤衆濟四方咽喉也宜為之備歲壬戌分守寧紹抵舟山病瘧不起嗚呼惜哉吾歿北門之大夫交遊不適也君婦不適也室

刊遺蹟　余示　星

人適之意者樓遲僵仰將為滌室之憂歟不然小戎之戚士婦人何以佐焉而孔子並列於詩然居及覩將軍屋恒恬兩不得志入無北門之適而生死間慷慨同僕車之佐將軍遭矣哉夫人志節足表也已銘曰

夫人之先華宗繇繇貞靜廣淵孝莪高齋采蘋吉蠲寒夜衣單玉磨逾瀾膚動弸鮮匪閑春絃瀕水潺潺易哉炎州將軍比肩易箕炳然精誠在天珮環漸杳金石勒編

陸安人墓誌銘

予友永州守金蘿石以元配陸安人塴走使乞誌辭勒貞珉藏隧道予仝年講共里閈夙耳相德之詳敢不形管從事蘿石世其清白居官介直見廬政一錢不取累上便宜報可權瑞州鉞于東北力折之擢守永州剛貞而惠甫下車興除積弊久計大都官學固家教亦得之內助者多安人姓陸氏醇林太守後故金閶右族也大父澗東翁弟兄皆貴盛獨以俠隱擁重貲爲人

排解報恩俛不爽井里倚重父紹湖翁益拓之以田于蘇外窓蘿石尊大人善與交咸齠齔委禽焉閱數歲紹湖殂里中兒多齠齔之家少替爲婚丁亥安人乃結褵蘿石有側枝之變安人屏鉛澤御鬘衰佐太宜人理喪政哀擗盡禮太宜人曰新婦孝而治辦吾老無憂矣卒哭後太宜人命諸兒析爨分居安人操浣湢井縞素屏嫁裳襚服不復御洎戊子己丑三吳勝不通蘿石日事伊吾性不治生產食指頗衆安人出用

劑佐賓朋以毋尸饔又爲太宜人築靜室學浣膳進太宜人有子四獨安意蘿石非三十作年以有安人也陸宗凋匱迎時夫人事之如太宜人今已蘿石始爲諸生家積既儉歲奇急倚安人事姑及母也時不匱于脆甘食貧支蔬無憾色衣則治績紝件縹緗丁酉蘿石舉于鄉安人乃買絮絮衣則衣恆不克竟諱不言懼傷二姑心安人數舉子輒殤數勸蘿石納姬媵已生兒之嗇憐其狀杜復謀廣床第蘿石復屢罷春官

家僅立安人若不知貧者延塾師課兒子郵叔前時節奴小有誶語恬然謝之以是蘿石兄若弟負遠其邇丙辰鐸平陵安人從次兒之鎮生母陸姬產也撫視不異已出每謁上大夫安人猶滕臧獲不得私望市門己未之鍪授室二母姊甚後以湫隘議別徙惟安人拮据及之鍪病庚申浸劇安人佯好語慰撫兒則嗚咽歔戲竭晉禱不脉淚承睫不敢下屏居沉痛遂嬰心疾辰八月太宜人病痁蘿石與安人親藥裘衣不

解帶匝月殁安人哀瘵猶病甚作病力疾視含
殮經紀豐約羅石毀滅中殆不與聞及靈輀歸
窆故溢如治塟事躬靈傷慟之類不以煩兒
若弟也居恒多爲飲儲度闔自奉一蔬不具念
姊及兒涔涔交臏夜分角枕淚光恒瑩瑩也猶
[illegible]見只歸寧握手泣不輟繇是病益不減癸亥
[illegible]隨所生服入京補官以安人疾爲念及歲
[illegible]甫陸姬卒于家安人携次兒哺之推燥就
[illegible]情不勝情兒已就塾綜內外惟莛節衣縮

食賦有程度甲子陟粉署具輪蹄將迎安人共
京邸昔病大漸詔媳及女曰吾死無憾但婦發
于[illegible]切女病不能面訣汝父耳遂瞑是年四月望
日六月羅石陟留都冬官曹以
今上登極恩授承德郎始有安人之贈嗟呼世
有清節是人倫之宗也世有女德是母師之懿
也予宜銘銘曰　婉嫕天只洵邦媛只婾瀡虔
只躬泳兼只葛藟膠只帷奩連只旨蓄辦只餡
飦[illegible]只捆德全只采香荃只無可設只翟茀之
章只本厥之嗣嗣只以怡于重泉只

處士仍竹陸翁暨元配姚碩人合葬墓誌

銘

予登仍竹之堂秩秩賓筵肅如也令嗣崇本予尊行而執經相訊款遊其請書處雅帳帷于書納雖未鳴書聲先梵列其文雅秀蘊藉其人如下既列膠庠以高等入闈試益大受器丙寅春送令嗣闈詢仍竹方强飯亡何六月卒卒之前經者遊展登吳山挾雲氣冉冉欲仙耶其孫岩未樹本卜日以壟乞里中浦川令錢公狀函寄神門磐石以待誌陸與陳兩世姻錢先生乎父事其言質而信爲之銘公諱應霞字永滋仍竹別號云系自朱家圻溪之上宋樂圃長文之後數傳景南盧東溪墓孝感羣烏塚圻復合朝旌之公高曾祖也曾大父性甫孝義著於庠因外姓陸徙居金閶之濠南則自愛竹始生鳳竹有子六人公行季而出嗣龍田諸兄弟皆遊賈人間龍田獨儒早卒公哭之哀母陳氏先菊里公女先中丞公孫女苦節六十年公事之謹夫公

原缺第五二葉

鐘鼓也大矣天表之應雙玉並秀可播諸聲歌然升景南以來世有令德誰爲深山大澤者乎予故誌其人兼論其世銘曰

既名族肇朱氏孝感烏飛聲百禩業儒未竟大有造如圭如璧磬四鄰一門孝友孫亂齒竹有丈闔窩鵲峙中饋齊德令終始覩茲貞珉受祭

仰峯禪師墓誌銘

仰峯者東禪聖僧後身先君子夙有評矣法孫
其滋請予誌葢嘗慨天下名僧多而眞僧少屈
指古名僧若才思神奇援筆千言古文公不以
名乎乞書如市戶限爲穿古智公不以名乎早
歲參石爲點頭古竺公不以名乎通內外典
博名流古參寥子不以名乎之數者末流皆
務而忘本之公所自重止不以此公天性至誠自
幼入披緇至八十有五朴心忍性了無嗔恚辱

來[illegible]受曲加勸掖示不終絕如止水不動二十
年郡綱宗政一新而督浮圖刱大殿僝功焉禱
旱精虔郡守優獎義復障房恢其敗業行義旣
然晚靜閉一關時遍參叢林若五臺九華伏牛
南海太和杖錫經行得道深矣末年欲朝峩眉
而力不支飭欲別搆淨室而年不逮志可勝惜
哉葢東禪昔有辟支化身公畧似之凡在緇素
罔不皈依少宰徐公任之官屢遜謝先君子宦
浙有以私干公者公見金不受郡守楚陽石公

以入嗣孝果得孝嗣崇本之報詎非天哉公寬
然長者少習制舉義隱于市然賈善計也必爲
之計長遠矣計[illegible]遂則四十而定嗣也苟計其
私何計其私雖然姚碩人賢母也益錢先生之
言曰公一夕夢其先人同坐弟如竹堂中庭植
槐鄉傳一枝歸覺而異之亡何弟之子崇本生
喜之曰是乎告于廟血抱爲嗣名一枝碩人愛之
[illegible]遊師學然頎異姚碩人歿崇本未冠
[illegible]娶勤里開公續娶張碩人舉一子崇[illegible]

事繼母如已母而劇友愛其弟公慨然曰枝于
一本崇矣因改一枝爲崇本次嗣爲樹本公明
宗祧大計若此爲人恢廓誠信瀟然不俗和氣
內溢顏如渥丹施與不倦所在人歌舞之堂搆
前參在泮賓興乃大召賓朋竭數日驩家旣饒
而敦睦嗣君外禦其侮公以樂終屬纊之頃恬
然不亂吾聞姚碩人賢而蓄媵又生女乃早樹
嗣風人所咏葛覃卷耳蘋蘩祀事其德乃在關
雎葢反側憂思詵詵繩繩以佑厥後斯爲[illegible]

衣缽重者也則公銜以觜令尹之尊蹐斯為
間存公僧中第幾僧又可多得哉仰公不費矢
鏃人殿喪喪又與我商建文昌高閣以接巽方
生氣利合郡文運鼎修門庀役辟支舊觀私討
存公才具兼人空饒為之竟奄逝呼不起爾師
仰公誼左右翼乎吾聞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昔
彼半機橫絕三界者莫徑于淨土今仰公與修
自爲謙痛抑狂濫上教單傳直截之指而存公
律宗之日講曰律曰禪無黍宗風其不亡也夫
[illegible]
具雖梵林等魚磬相續數揚鈔義禪律並修如
[illegible]日方升矣以歲丙辰壺九龍山直瀧鳴乃爲
之銘銘曰

智律廣莫性海澄深辟支演法現法界身萬
善夙薰仰師函蓋如如意珠絕流無礙金陵
馺娑天界忉利渠渠都綱法行禪指須彌他
化蹤現殊方乃聘故丘有祟其阿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異時爲題比干之墓不著文[illegible]
人也宋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illegible]
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系之仁[illegible]
竟然諫一也遭逢異矣故殷以殺諫亡 明以
殺諫墮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illegible]
[illegible]之死後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illegible]
[illegible]人心共柰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
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指邪敢殺則亦自殺
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褒君也合給廕謚建祠賜額如楊忠愍
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
慨壯烈之褒勒朋搆蔽厥辜復其兄陷察楊清
職我
皇猷熙紹庭陟降赫赫
皇考尚兆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鬚
尸伏而殺魂傀頹忠逐良 國家禮亦空之明

崔呈秀輩借受賕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逮
矣公回先疏糾熊彩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
辯何足辯聊白一不辯之心上質皇天后土耳
票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
干預外攻廣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
一商略告語耳遭逢
聖明之主頻頻 天語與數做湛則比干不幸
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絕
而公一諫而誚口罵詈開飛廉惡來不開之口

古今小人不相及耳雖然者任比干比干者孔
子仁忠烈者
皇上不辯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璫馳
馬 御前會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為解小
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 上不知
閣不救為之奈何正與
貞皇帝要緊之諭合可憐千言萬語付之姑不
究三字中論讒詆不恨隨者養之反嘗誇者
滅之此皆自殺其心而不自哀者也嗚呼韓宗

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公于疆事可謂神矣而反以府罪忠
臣義士有折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瓣色黃而
青日夜漸長以婆娑于桁楊拷掠之側頹純急
者若乎天工從容着花彼蒼彼蒼 聖人出矣
勝為公開笑口盍公傷林侍御之杖也萬屯部
之死也二十四罪之疏既上不用其言又不殺
其身也嚴勅削公于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
紙如公言向所為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者意

化為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安少姚又或定商
略照應或又云 客妃諸語醜發璫隱急求兩
解爭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挫失機會是皆
不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
逆魏之方燄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二死揚
忠愍不請問閣臣乎閣臣不言也藉有言者幸
而不死豈成一忠愍哉忠愍不死賊嵩不敗忠
烈不死逆魏不誅嗚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
乘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濫

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
先帝下考選撤稅監 帝則曰宜留中曰更張
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掉九死以諍誰爲照應
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
生忠烈實可嗌大臣可挺格之宮外
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旗 長君可弁髦輔佐
先帝要緊諭可盡委之不痛不癢之輦仕路上
人乖巧大便益官貴可長占而 國家大利緊
關之際惡作秦越人分眼則是非羞惡之心絕
遺集 卷
而惻隱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而
逆君父殺忠直而崇虎虎比比然也公于是時
嶺伯助予戛戛乎難之哉即有賢者流落放棄
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進同死奚望救于他人
哉人歿卯酉公不屑矣公消稱癡愚泠落迂腐
朐予人皆指爲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
宗社立心則怪之從 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
而廣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零而步禱血
背撲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爲循良第一人

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五百里乃下漢口既
于柱泝入條編爲請折額免有功德于民亦可
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后世謂顧命之中
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舉朝皆婦人則其怪
物也已尤可怪者云公空死法吏而不空死
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尤怪之怪
也已雜夫人居寬疏草泣諫抑公意決遂止不
□言不少泄居常割股愈姑辭旌已而雨广□
□□紡幼奇廬山風雨城僕四年淒斷以□□
遺集 卷六
□者其夫人弗怪也毋夫人■同入邸見公手
□□言日日問云何公曰爲應山桑梓寬繇役耳
已以實告毋曰子禍吾亦耳之血衣數片斷髮
幾莖頭面破矣留鬚浩然子死毋俱毋死婦俱
繇斯以談其毋夫人亦弗怪也
叟氏曰公有四子子識其三檻車潛逸走盧龍
而瀕殆洒血上書湘潭之濤皆立
天子爲改容加禮秩焉公入別孀毋從容就死
而其言曰願 國家强固 聖德剛明即身無

居僕卿蛻終不作一懟尤情辭藹惻鼓三
肩大大過之矣夜語刺客曰殺我無誤傷我生
其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題純并
之以滅口孰知孔埋堂下密示弟藏巳屍出
出卽物護阿顯純又火公血書凡一百八十字
惻味惻悲而密記出獄爲腕痛敬之哉嗟乎公
以生許　國自憑几而決矣故曰臺諫折之而
日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鋒發其術
本其死不變蕃自爲　社稷計哉

贈太僕寺卿來玉周公傳

天啓壬戌四月京師雨雹公言事之始越五年
丙寅王恭廠火再雨雹朝天宮災公死事之終
嗚呼天人之故微矣哉公旣被逮𢵧掠六月況
獄七月還尸魂魄甚沓于秋藏玉壬申季冬雖
其百矣是年秋大司寇上天下死刑向借封疆
戚奈與仇殺公者以通奴論死天有顯道可不
猶責百苛中常侍鉤黨殺士大夫郡邑承望風
有滋都邑之威與黃門等然率有主名異趣者
者若干追削票自別擬張可周移駁草稿之
朝桃倩李代居亡何父魏毋客之黨烟銷租
盡面前有沈後有冤兩太守蕭蕭立氷崖雪嶽
中望之一似古先生其人故在嗚呼此亦當世
得失之林也君諱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自浙
來吳江之蘭溪至曾祖恭肅公用門始大浩氣
鍾來玉
上登極覽公子生員廷祚廷社三疏憫焉贈蔭
有加蠲除贓誣賜鐵溢全楚僉議予謚祖孝廉

以入骨髓突戟豈身而頑破而不死法則死羞
得慨死公之後坐贓五千毫毋死幼女殀夫人
公子淮䜿奔竄次子祉以幽憤卒嗜其甚矣不
如是而雖奸陰賊之心亦弗快雖然天不以快
心之事予奸賊快心獨君子爾予嘗謂公古今
快心人也見解快文章快科目快議論快心事
快[illegible]十快見道快判斷生死快天生鬻賊之吾
[illegible]論有云知飲食則知去就知去就則知生
[illegible]不肯去之人即不能死之人判生死如
[illegible]然而后第一快心之事常在我獨公爲虀
子[illegible]能辦此蓋楊忠愍之快地下也公十歲見
婁[illegible]戲綵間長者言而快地上故以是知之吾
州恭肅公掌銓清執在
康陵時諫擊大閹顧淑人父銀臺公存仁
肅廟時直諫戍保安公慕焉既課最考選不附
權勢得官僅虞部久乃拜御史自其祖伉直被
謫狀且爲言銀臺公而里居則蕭寺閱藝重地
中所安富民以安饑民惟桑梓敬共嬰禍弗恤

在光祿所省糧解及歲汰五十餘萬有功德于
民定世祀况烈死公立朝伸救多省臺史局敢
言直諫之魏碩所師事多正學鉅儒清祀[illegible]謚
同以節死敘與清忠澹泊之名彦持論以直事
先哲人從家國起見論學宗性理大全方公
[illegible]人國之驄遽丁外艱苦次併對圖書數卷已
國為公杖死頓足曰是以部官嘗試也衆僉無
一人敢詠此奴手滑不知死所矣亡何得正而
公事竟矣獨念公眞能辦國事之人未可死
其婦公令三邑其大者令武康爲井閭冊平重
役出次役删煩役而包攬絕舠廒硯漕艘蚧衆
如額軍不通民吏胥不通糧戶令德清軍兌嚣
爭垂十餘年謀縣舖舉火出劫亂公法公偵之
先而密擒之計船定廒如令武康令仁和刻圖
定數事竣收單扗洗革羨又計艘爲十廒收則
廒視其里兌則船視其廒安黎冊如井閭其疏
水利與學較多于簿書期會之外超然自快宅
剖摘廨怏磔掠人之肉鬼爲披血而語不勝紀

有靈神授以圭詰日乃愈公宿更以性命理大
遡本于王父之宗則王文成爲上譜因洗弟子
禮推重海門周先生析疑討幽閱三禩甲辰庄
進士公自念獲一第以天下任已平則撫髮則
拒服憂與鞠躬并故進七筋則赤鄉無裔者先
他弗御也一素袍一布被一蚩蚩僕一遨遊輿
馬篩進悼媥恭人一生茹荼際今日弗獅于
十茹荼之目得聯乎四泯孤著一疏謝柱恭人
而下計年及格否蓋蹤痛恭人于冥而飾意告

則翹忠可虞時以甲次補寧國令此固學道家
首建地也惜寧稍磽埆成邑民有急則磨鬻從
事然使山者横而成螫巧捍者恣以入淵社倉
不足以實史胥刱運未能以平悍卒公下車亦
其政令採其鋭抑其恣、勦奸以正額建倉以待
爲合寧之弱寧之强張之弛之新宣廟以祟文
時毖思畨公不難設飲饌筆札以增膠序之采
暇則屏騶從隨意具蔬食數問寧民疾苦且飭
六論以勉有隱牒而匿其梗者覺抑舌去或告

日寧尚有不悛之猾其丈耻而沈若身不悔公
之感人如此迨丁未入覲榜以卓異繁長邑借
者丁公　上命嚴甚公問俗答誕幾何胥吏經
文郡戸告療道亡幾何詭寄冒荒官戸不任役
幾何首者六款自箴箴人已潛而時爲滌指見
肅而時爲扞圉已斂惠而疇廢閣時刻剔我華
當而風節嚴遂馳渤海震耀關西與公實鼎而
分其燬此而市不畏折閱父老不畏煩役卯歲
禪亦不能冒其例七邑當事者奉檄恐後皆[illegible]

兩臺並將崇公之議而續合之心試汗成績忝
以獨瘁謝也無何歲戊申忽暘亢祟甚四十晝
夜不少止巨浸不緘懷襄公乃刺聽欲粒其民
時且先爲稽米法以俟平糶後爲輸粟大則免
役三年赤封閉者無恡彼角睥者自哉其性凡
賑災民賑貧士功可按籍而計庚戌再當覲期
臺省寵以卓異行高其冠蓋公無拉僦蕭寺一
捐捐所藏龜山無垢書雞鳴風雨諷咏不輟未
嘗一履要門是故清華之譽竟翻于貝錦南北

乾升遇代之憂者必解順以釋之抵山陰客圍
不克回圍將措幾欲與田畯課晴量雨充其羨
農則將所藏書周攬博極酬極得下酒物一段
便欣然浮白稍瘥仍僂蹦現無生業有問字者
至作謀度而謀口謀心戊午秋粤諸子公應淵
試季公方並興賢稍有驚才海內士相謝以王
比公落而茹之無介容公與季公並策蹇抵京
師不授牒補沂倅倅織並頒國華公乘款究
未可遠而裁制馭將策枕戈自課將二萬前邊

當期守當當南北衛縮模之省九所轄驛凡四
其間里之死人驛之殘騎阻皇華借冒者充斥
公多寄瞞裁定時修甲繕兵拳勇習騎射必倍
欲節丁河決不忍以宿民應彭城爭勿往白遽
告警如公幾先之哲厝于磐石壬戌季公衆進
上疏何煤徒囊起不以告者之口陽餓人餓人
直泣感相散兵符歸餘也何庸三黃符離紀神
先爲往時當道闢公與賢所部並者能聲乃晉
職方郎與諸公共以經闕爲盟大司馬咨以東

粤或黔蜀旁午公能輝血誠裁議審如紅花盧
龍與盆峰其餘宣武營秦王島義院口並兩而
佐其議至于料黔要害如指畫主客之形甚哲
時且應綱必輸應力必銳單容整而談天若說
劍者弗克假以重此　廟算之最勤也公又稽
古有獲舉凡漢南北軍唐府兵暨九邊財賦會
計歲有成檄堪佐樞府用嗣後寧遠捷而敘功
者特並倖也哉爾乃需邊才孔棘　詔令諸
臣各舉所知或援汶津以薦或挑符離紀以薦

在公僨兵于磁乃與二千卒先哲後發先六鉄
十餘後徵餉不遺力想公三日籌磁自蘇文忠
昔兗州种清潤良法彙以展錯故爲郭開府之
長城而亢毛帥滅厨傳省儀從裁冗役冗馬兼
帑所鎮之乾者永諭于珉石比河朔天降旱再
降雖再以壓發城版過半民飢巧遁非啟則魚
公爲例外之賑活者若志亭毒而著爲頒至後
朝猷一獄有遺孽四十二人幾幾膏首于鈇矣
公坐嘉石讞諸狀則痛而生之期年士民跣步

寡母下執喪如成人予故特著於此俾覽者知前之世其傳也以孝友不以貴

處士右之章君傳

嗟乎文章道衰上自　制誥下迄墓銘風斯陋矣師存之臣絲綸爲市高爵銅穴身死若金錢已皆造貴人稱成稱龍屛於呼牛呼馬以是嚇賢良驚爲宿耶甚矣其愚也余故見北兩種文字陳領不斷甚者裂去之而後快今觀章右之先生闡偏人也艱阻備嘗負薪荷戈克稱厥嗣余日史晏官先生精書法肆小子有造以筆鉏余作晏官病𢙣公廢寢餐力作如故卒爵

余則氏篤直恥躐躐其誼是多云嗟乎白雞昇其晉行義昇其子執侈匪特其父賢也彼攫於裳捐於狀頭掙眼者渦已而芳公名猶生我哉余讀公銘狀僅僅遺金不取遺產不爭數事噫嘗使先生而貴介而素封誌封鬣而嗜金錢之當迄則其稱引必廣然公四子弗屑曰吾以微信爲不謏不沒有子哉　甲寅稿

紛簽設洗教抑搔扶持之佩悅蘼蘭以芬芳之而危則臥起病姑不避溷污服勤耄耋至死如哭其姑勞而不怨宗婦式正神罔恫將共二人則敦年危阨非後莫用而解娠昔自伯君訓子舉丈夫甫五而季行以賢良孝民陣學宏詞爲世柱礎有貞斯元天道信哉

通頫 朱[illegible] 謹

沈節婦畧題詞

節婦徐十八適沈甫三月沈行貨歿嶺南遺其父文山書曰若孕也男則婦婦持書哭走白翁翁指欲絕文山老矣夫兄捨貲金而刊其嫁克生子謀井內之母抱持三年截髮自衛存孤昭十金課子成名士常除夜斷烟甕中取腐豈力作二十載宗黨頓輿火泉嗟乎嗟乎獨(孫)作作世緒踰業展世鮮知者余謂此越國文范二人夫之智文種治越玉帛入吳甚費而有節存

弟賜爽一游棄官如屣強效乎毋翁益殫心計以避禍夫人見及此大端訓廉而植教崔毋戒玄孫曰貧窶者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惟力是視庶永清白沈君勉乎哉務勵乃操篤乃志正乃學毋惰爾力

日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沍寒血凝氷絕食
七日也尸僵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危疾
臣父孝感羣烏夢神授藥病少間已塋負土馳
廟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葦桴築堰墓獨完安
人子上塋書褒異風勵之予聞鴻臚公昆弟七
人[illegible]父事之孳孳講學執親之喪不襍浮屠獨
[illegible]十九年殆篤行君子歟爲念者一念之所積
[illegible]年者一日之所積也生天下爲世者生一
[illegible]所積也莫勇於一念故孝子積念莫長于

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illegible]於[illegible]身故孝子
積精間以示人莫之省也復正告之曰居官而
好色無可商之功名居鄉而好色無可商之道
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於親能
於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
孝子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焜
燿史冊生則以手上書予父贈大品京職予二
母及妻贈安人予在[illegible]發則以予冊上書
予要予梓櫬天賞之山居而石于種瑤夜行而

羨烏卵火鑿地而金泣竹而筍破氷而鯉哭臨
而鶴戲群棘而鳳來玄黃之鳥集樹而徘徊止
[illegible]劍日生鴿鴿自去爆地而湧泉春花而冬榮
一禾而九穗尤異者墓火而鳥獸濡水毛羽濕
之凡此皆天所以示勸也祭忠惠公曰三五之
世忠孝孫性三五之後忠孝縣勸勸之尚不能
[illegible]下衛乎勾龍弘道盧陵春秋高八十髮長丈
而常[illegible]蜀過其地坐亭中巨石叵鑿再辛賜
[illegible]其賦甚多復利賦三年凡此皆君父所以

勸也孝子不暇承錫爾類錫類乎同入易盜賊
[illegible]者乎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爲之
耳豹爲之環臥獸爲之撲虎鹿灾獸亦俯伏
亦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轍迹公青詞下
千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illegible]古金鄉魚臺
耕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
古日渡塘淵大雨雪皸裂血流以土塗之水夜
至而不嚙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漆
然之想見鬼神終夜閉此葬亦須爲公泣也覩

孫洪翁宗伯七十壽序

帝臣王佐之辨無他焉用與勿用耳何也蓋占一乾道乾道一潛龍潛龍一勿用非辰不動天[illegible]潛龍也帝治無爲天子之潛龍也洗心藏密大儒之潛龍也帝者之世大道汾穆其臣何獨天然至于王乃以政顯㶁然布于域中夫豈若深造生哉一言而道在皋陶即此一言自后世論之不過命官之常耳當時道統之傳已括于[illegible]孰能知之天下之係心于洪翁先生也[illegible]

世先[illegible]其行揆以孔孟家法似有不可知者然[illegible]于不違在孔孟則可在先生則有所不欲矣[illegible]明其然也

皇上與堯舜之主堯舜有先務焉非安民不可非知人以安民則不可此其本先論道而後次第及于勸政今坐論者未出而恭默思道之心寂然不動以待之彼謂先生出矣中國相司馬矣盛德大業至矣哉不知此王臣之用也非帝臣之勿用也仁錫往受易于錢啟翁先生每有指授必曰吾聞諸孫先生以此知先生手握圖書[illegible]中數呼吸陰陽于泰否姤復之先无時不悟无念不復斡旋摶捖觀變發揮如府寸之雲雷四海不動泰山之體其孰能知之哉不可知興之帝臣求爲可知則王佐也已仁錫年家末學嘗于天啟間見先生立朝守正人秉笏攏紆而畏及矜法言曰吾渡大江已附之江神正告之以是頭果于剝盡之日介福于簡在之辰天下相與見大江之神乎繇前以觀先生之[illegible]近

于勿用雖今以觀先生之身嚮于大用雖然潛之勿用道豈有二哉且夫版築之朋夢之卜之渭者神人莘野之客德之心之惟其時物化哉某少贊爲此用局非勿用之局三代以上政非界也其意主于論道養民而善矣三代以下政非昔也其意主于救民夫民救之斯急矣況迫之乎惟學遜志乃干戈甲胄之防尤致勉于從諫焉牀與丕顯及其至也僅改過不吝而賛襄之能事畢矣大哉乾乎雲行而雨施何早符之

優游也萬福來同弟祿康哉嘗試原本山川來
龍門曰江三路而下險五關以踞亭萬松以嘯
而送厚善之土風維申及甫其問之翁數再酌
谷口桃黃之山翁九鬃之逸人鳳凰崖之麻姑
翁有往來其間階杖鑊于梅嶺者歟三酌翁曰
昔大江遶郭之句問叢枝合抱之龍樗浮柢奧
翁亦登嬰曰如拱武昌如揖逆而極而凝純
氣昌然太公天下上也又嘗試溯說昔書尚
于古者不曰萬有千歲耶夫萬有千歲非侈

也士人之類無窮善計無窮者錫類錫類維何
非人爲大錫類不匱也謂之孝子壽考作人也
而已大年上壓猜求賢思得馮翼奔徹之士以
保萬年家室而操南門之公銜題天閑之上駟
于今賜戚拜太公賜卷阿車馬既庶且多壽峯
也大顏爲之童美爲之鶴氣爲之紫雲蔓爲之
建新令使君爲之酌大斗介景福且豐芑翁京
滋元養棟鍾山祥繞直接淮壖光發[illegible]之間
有眞人焉循昌爾熾戩始春而日可旦也

舖而天下之豪傑相率而趨之一言同天冲然
若谷先是首排瑞虎明罰勑法及其相機趁幹
中斧鉞
天子好生直聲彌震霖雨既至四海徙欲皆乃
屬先生職思其居言必擇要惕如也兩尊人爺
民[illegible]商里巷長者輿輿階下引觴勸大翁曰諾
于人後世當食邑以翁少負奇穎中樂泌鍾浩
[illegible]寵諸令聞長世不亦樂乎先生語余曰[illegible]
上[illegible]而好我子宜有同心之言余曰孰同于易

予秋哉大哉乾元春王正月天地大德曰生而
保王于春明乎元善長萬物矣二人同心易春
秋同之也易自同于春秋天使之合也先生受
春秋于翁翁使兩人之合也春秋萬世之春秋
與夫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孰多乎易
萬有一千二百極之引伸觸類畢天下之能事
先生操萬世之春秋以壽余操萬有一千二百
引伸觸類之易以壽而又茲操春王正月大哉
乾元元會運世之紀以壽非臆說也當閱藝將

賀給諫李曉湘兩尊人壽序

聖天子踐位之年徵仕郎兵科給事中東莞曉
湘李先生用　覃恩加封其太公官如秩越明
年晉階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鄧太毋再封孺
人今太公六十有七太孺人六十有八適衆壽
競受辭于余余與先生同讀書中秘先生治春
秋余治易歲辛未校天下春秋士從先生問經
[illegible]相應以義理之文漢儒學有專師而先生
[illegible]人雞未鳴篝燈呼起以王子于戍少而諷

誦而論議廓然樂饑志廣博而色不伐蓋人
咏風標澄秋水皆稱海雲先生余又將從太
湖設策焉夫壽以衆多爲象以和平爲義卷阿
之士取其多天壽之格尚其平若是者南山壽
翁北海壽毋予聞鄧太夫人幽閒靜端食淡而
好施宗黨化之宜而室家協比民人貽厥子壽
其同德萬斯年而後操觴有生色執爵有雍容
是歲也
天子嬪當雨之解先生定長刑垣賢者立於未

一室常關皇皇靡及先生剖析疑義字揣句比
人臣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力有如此者誰[illegible]
翁治春秋而詩格高古吾儕讀書中秘而無[illegible]
翁紀同則心同力同德同非天下之能事[illegible]
先生材秋獲于春官行春政于秋令除惡取[illegible]
專固取復拔茅取泰太翁築菴郊外亦釋亦[illegible]
曰吾非求仙學佛也聊避世緣耳古之至人[illegible]
[illegible]言大都胸中浩浩然其神不係閑心天[illegible]
[illegible]徽素飛清理感誠至然後青來觀餘之[illegible]

夜開四照之花當其一[illegible]既儒冠蕃吳楚越名山
未多履跡有時披溪陰渚有時分風摩流撰登
高之賦采色駿犖歌肆三之雅開勢達明芙酒
生蘭陵之香白雪度羅浮之曲選詞張錦以佐
琲筵丁是振振繩繩膝下咸戴仁而負義賓抗
于目部日南至兮慈慈舉善惟類兮如琨明德
若海內兮清修徽兮窿夫不歷藏錫對揚嘉命
始基之矣兩尊人洎如也北向遥祝曰臣[illegible]老
敬屬臣子盡忠極諫使

違藝亦不可少也在所習而已說者謂虞廷諸
臣不兼長也然其人豈生而習神人習統均習
兵農哉習于一而後無所不習也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唯不拘資格乎
聖明在上斷行之矣今夫富邦國任百官生萬
民非事典不與焉彼胼胝荒度濟其身以弗子
告有辭而錫玄圭貢賦惟則使堯舜富與天無
極使堯舜壽然後知可空一官計生民遠斯計
國家遠也漢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其後又算

民牢及船則前史誌之以民不甚苦不爲三老
騎士有輕車皆出一算與漢高抑末重本困賈
人不得衣絲乘騎者遠矣而甚隱痰卑賤賈
之政紛紛焉公獨仰體
聖明急孤寡慈商旅王意及于寬政亦無蔚水
衡額乃知人情聖王之愚士大夫不患情有餘
而患情不足萬水所處縱地成川得人情而善
川之緩急足相使儲中丞撫命不會闕積欠之
口中帶納之今乎朱紫陽不肯條上輸過八分

逐曹任催之政乎此二公者豈不念國家之急
哉能用情小民而後能用情社稷嘗誦古詩一
曰媚天子一曰媚庶人媚庶人所以媚天子耳
不然帝王豈受臣下之媚而蓋臣肯獻媚于君
也哉公之見及此于養生亦善矣精神者物之
貴盛者也造物之真氣不費則善計無窮如大
雅歌萬有千歲以昌厥後至于公皆質言也哉

賀吳荊翁老年伯壽序

蓋聞不遑將父之詩天子念其臣也暇之時日夫由入頒我親於人子寧有餘暇而王事靡盬不遑啓居北山大夫以爲勞惟暇則愛親之日長惟勞則思親之誰生天子釋其精勤果斂於政事致其嘽緩樂易於庭闈且代爲咏歌代爲表勉勞其力暇其神暇之壽也勞之壽也何執年丈應天啓首科取上第司李濟南以廉明濟[illegible]以全活人延年以平反加發荊翁老年伯明

[illegible]遺集　卷[illegible]

年臘月蹐七秩預授簡於仁錫佐斷者詞不旣暇庚乎哉翁承樊陽二明先生之學孝友孤清留名酒於詩書好施與譽不義而祠自樹長吏所[illegible]閭而式伏臘存問者也王孫人有內德克之於讀籍甚發序郎室閎宮擻音可遡焉課子及孫賦柳之章交勗每聽書聲如泉山傳響青紫斑斕法醞大斗造物者壓以予翁翁受之不驚黃耇鮐齒猶汶山之江漢茀祿爾康矣甚矣詩人之厚也南山有臺迓壽以德又致望後之人夫人子以言其奉其親不如以職業壽其親於一民一物也惟恐傷之曰是吾親之寒煖也於出入輕重也無屑內而疎網曰是吾親之欠伸也矧今日之二東也夫東人之子呼三星而不應呼牽牛服箱終日七襄而不報有賢司李焉摩撫其疾若天表之應河海潤千里是謂以職業壽其親寸山尺水興雲吐霧而太山雨實海東省淸運咽喉昔有老人縣其地遠近三百餘泉濟大利

[illegible]遺集　卷[illegible]

天子爲予封秩司李君猶之萬斛泉欲令治獄首務先寬天表之應在岱宗長生之簡是謂以德澤壽其親蓋聞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大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黯威重也東省大饑師旅騷然若渤海治盜平原無黨冀史皆吏茲土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君子以斷小人以活使君饒爲之以此將父入則鼓鐘出則龍頌甚暇矣於是荊翁聞而祝曰

國家之深仁厚澤與鴈山龍湫俱無極也天子萬年臣與山澗之叟詠歌至治效子盡忠煌煌京運如日方升焉可也

壽東粤盧如海序

余友盧如海盧其快婿仲玉梁兄古詩有云壻者如珠玉仲玉筆挾壯濤良不負其丈人不負於海山翁自爲濤與海山之益翁即壻不能加以珠玉壻之友堪涸以瓦礫乎少讀桃源詩記愛其詩强其記記中漁郎入老幼閒觀主賓雞黍見似人者在山中無厯日有逢迎卯子孫食罪乏分鳥雀糧過矣過矣漁郎復出又復入俗世太守強之入俗之俗也問如海仕何山曰余一[illegible]閩遺跡粤山臨海乎海曰環鐺孖髻虹乎橋曰伏波仲玉曰翁之號或取焉以捨放嘗在海山未可邈也或取焉否焉皆未可知也此一字非貧如珠玉者不能道余又强之曰其人何如仲玉笑不答但記得六十有三其甲子今六月其降嶽耳使桃源太守聞之必且執其裾刺刺不休而余兩人不爾夫珠玉不言而愛喬岳不言而尊不煙致天府秘書光焉能興雲致雨玉僃藏焉余與仲玉得免漁郎太守之俗者以翁乃不俗人也

文湛持年翁壽序

錫逆有詩錫忠義之類恒久而不已也壬戌之秋吾鄉正人或尊宿詞林或肅府鈞政湛持源内一人　大廷獨對余幸朝于松柏而夕于蓬徃也顧翁獨懷遠慮携手　殿陛必稱伏蒲披鱗代若而人固知高岡將鳴及渡江泊京口舟翁旅燈下讀之拼逆擊愍惟出入起居是毖是卓直清明康强臣言放而首科擢士報禮斯重嘗見時璫制恨留中微福清師引二羅節義狀[illegible]

元喝之幾叵測翁自爲孝廉性直節篤孝著聞久里居益務恬肅謙穆杜門精修孳孳恤民綜虜殫研碩畫道味冲然余再出山逢人率爾對曰湛持忠厚有至性異稟之甚哉瑞客銜之疑受翁使坐翻局謀王繼日以夜余大笑自翁還　朝直諫權要肆蜚謀中翁而復命錦衣嚇余胎書詈余余更大笑不令惡言入耳亦不屑自其眼也于是自喜東髮與翁交三四十年同侍同下公車同謫同升又同謗而其間下第良

久度淮涉江酬適之味友過于登第更似還鄉之趣尚承于賜環兩人于世態之外殊落落甜得也今逆初度僅隨同紳執禮俯首聊懷能已乎昔臣相知自古難之如讀其文而凌虛闡其言而前席貽許于孫而歎奇才亦文學議論云耳又知欲相鄰侯匡之他所而府兵一議已不能力行矣益哉翁于講筵引譬極論固宜注虛側席而所論斥悉俞昌言則翁之受知渥矣文讜文恭之第以言顯也時也昔[illegible]

高皇帝創禮賢館而桂公以萬言書以寬仁爲王則稱大儒一人今我

皇上克復舊章務孳養元元翁入而輔理茲其時哉萬有千歲自詩人循之則不誤余所云錫忠義之類是已彼一時昌官自翁世道重病此一時也小人何恃而不懲君子何畏而不果無爭往復之小數共結忠義之大年惟雷風並行剛柔皆應乎長我

王國受天之祜萬有千歲謂之善祝也宜

夏玄陽先生七十壽序

玄翁夏太公以積學冠大對　天子擢爲莊浪令所司奏其狀曰明愷松江之膾解殺函之經漸上隱吏紅塵自違今冬稱七十黃髮壯猷素心白首窮蓮趾錯搞詞孔固波來洒似霞以萬頃爲千日矣劉叔翁辱在姻婭雅習氏苑然是倘詔術蕪辭愚猶記叔祖紹翁述太公所以治秦秦之平京國四塞轄莊浪邑地徼不犇司農有道理費難乃更劇官吏互穴輸者不務計私

再徵縣呼不息如是有年公憮然曰秦號天下劝出征佘同佗板屋亂心曲奈何堪此哉立繩嚴法數人較登其數官民半邑供全藩大僚撤下如雨所司六人以家償役公減其四符牒至立召給之大吏重公才而積蠹空鉅患息他所疼革大都倣國子治鄭法以是秦人至今思之既解綬歸倉勝聆普逕山晚碧拯浦寒清公于其間咏而遊焉古人有言豈思天路欣及舊棲我觀宦達懷舊幾人彼且以宦爲命以署爲家

赫赫白得而日夕氣清嚴羽森標非賢達罔大觀洒熟願田疇願桑麻長願無違此古人至者之趣今人循若不足其躁靜別耳太公之居官也嚴而持身也靜夫大冬嚴雪康侯異于羣卉遊孤季冬肅肅其風保合利貞以升以恒昔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誘入郡范于車後趨下太公其高林之雲翮歟王右軍語劉尹氏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與天下共推之恐其爲世條所累耳太公爽想在

共族祕自得與哲佩若孫賞奇文析疑義與田父數晨夕招近局立善以養其敦風在友生必不作一丘一壑之計此即太公所以治秦者也愚又玫宣德間郡黃鏞汝器縣貢舉服官廉勤以懸車引年詔進三品階列中列大夫年至九十餘先生一試于秦而效造物者以年酬之上念秦關不登耤人更生緊循良保尚猶詢茲耆壽俟哉

賀王侍御封翁壽序

侍御玄珠王公按西粵西粵古桂林地也其山帶江驕馬所至插翠秀之積路伏波之石文武吏士父老子弟諸夷酋部咸上御史大夫頌公辭曰家大人之教也夫秦越人之技不若其庸上而名不山宗里徹越人自言兩尺名弗斷宗十夫教不佚曰吾閭桂管風尚清激而僚醇古是日年之老試停車問之士知經術乎絃誦講南越乎民訟簡乎兵賦鮮乎樂音聞美乎山溪赤澗漁歌吟答乎楚黔交廣之衝徹調不乏或蠢蠢焉其地曰始安無擾也靜江無擾也何畇然功哉畇然而功儼然而名越人自來之矣不佚尊行之於是文武耆濱率土太公壽桂史行萬里歸而報開七袠於明年之春王諸大夫曰撫舞方新嘉平始臘蓋少俟覽乎先生曰天子萬年麟趾首世重華而作萬里呼嵩上金鏡儀丹宸邁行哉桂史大□朝補闕禁近直言無隱

天子嘉乃績桂史拜手颺言曰臣父之教也臣何力焉

上方視太學寵老乞言爵萬年家室壯犁飛鳥華之覬一索青陽登竹苞松茂之盛覃恩及乎殊俗尚猶詢茲黃髮吾儕執爵之詞不其侈歟當試問先生冰雪也而綽約松栢也而桃李鶴而不癯仙有道乎志有之食靈飛夜光縂左右御史之任可得聞歟先生曰所貴乎神仙者至樂也至便也不擇味而易牙不選色而西子不審音而簫韶奚啾啾焉勞身苦形孑然於山谷哉宥其教子以忠教孫以和協氣濊如緜緜焉會者與之爭席歟答賢詮山海而停雲思親友夢軒轅而素心偕田父有以夫諸大夫聞桂史公之言可以采風曰先生之教也聞先生之言可以養生曰廣成子之教也爰授簡於余酌而賀先生賦南山有臺那酌而頌桂史公賦皇皇者華

楊見源先生暨許太人雙壽序

才德弘傑者其人尊山川出雲者其報崇嘉賓燕樂者其氣新楊先生觴年琢玉晚對大庭方剛管力竹展壯猷辛酉冬降嶽之辰與老伯母稱具慶雙壽叔來舉龍飛第一榜伯高仲起雷門假息賞獻文酒庭于沸而管絃亮其衎子采愉樂以奏部英既從三君子友生後老伯媛之冬日喤之文律恩風勝氣爭願執循南山挑蕩年樂只如鬼鐘莆韻柯篠鏞吹新文錫癸下里

柰翁若錐處平原之囊於是叔來郡同籍授以綵箋曰牙管既拔芝泥將熱萬有千歲式賡肩壽翁朝虹於壁渚唯子言是弌謹拜手颺言老伯雄文勁節劍氣亏聲天下文人節士爲氣所召撫雲山似我輩書畫可聚米而船烟霞可傳撒而定家傳正始以名教爲已任夫不忮不求雖鴟非旦賢夫婦交勗焉老伯母貞儀慧議埏植菩果儉秉家勤抱子究翁午讀手拮据躬緝緯洸不令翁知佐翁色養以延孝聽桂徙人倫

令求珠于海徑寸先得而書章特達聯翩繼起咸德樂事末學小子詎能抒頌萬一諸君子方奏鹿鳴之雅嘉賓氣新推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天子若曰爾之鄉有傳聞道術之要者符錢際是多士之指南也宴饗勸忠杖履致從者音遠聞乞言憲老將改容而禮焉夫王者之脩使臣也將父將母代之來諗無亦簡書埤遺王進廝監今遲駪騑之四牡隨韡韡之弟兄省覲學之王事慶嚶鳴之友聲甚和且暇是以坎

坎鼓舞祇酒掃陳饋乾餱不愆之末而頌天保首黹之多福茂哉松栢無不爾或承矣承以三君子且古者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禮賢書前登天府序齒一錄郡國共傳茲以宴樂嘉賓之心曳履鳴騶上壽尊行少長有禮不亦齒譜增光乎授簡于小子亦步與少齒之義也夫以兩都賓主之晁兼二陸兄弟之三叔來旭日方升其二尊人之初度乎伯猷仲起照來而容植之切玉而韡鑰之傾都名璧而

深帷之著厚流光與叔來後先登于朝是二尊人六保戩穀自今伊始而耄耋而期頤萬有千歲之稱詩也

賀周閤昭父母偕壽序

今歲丁未

上開文武閣右武閣也與文士等六月銓選以文士試邉方僅若而人周子閤昭與焉周子余邵之泰秋初擬首及部選高論蔚起益鳳凰于飛翽翽其羽為之賦嘉賓至樂也將父將母追之以簡書鍊之以戎馬壯之以吉日然後其親左右顧先後禦侮無非士也其親左右衛戰陣鼠勇民人悅樂無非子也于是萬里之遐不見

氏嘉我二人泰山四維之矣閤昭尊人子亮選宋太學與母陶並躋五十閤昭既成進士以學西宣化令捧觴嫉高祖恭肅公白川翁冢宰初官給諫督兩粵閤昭筮仕亦在粵西亢宗乃世令吏道之所事者簿書期會刀筆筐篋耳過此超然遠矣閤昭不俗其吏即不俗其親況分疆土之憂耀明光于海隅日出兩江之間貫縈有徒躃趾連踵自古慓遑莫如清禦敵莫如備導利莫如便故曰耐煩方是道為政之道最求

擾民次則聽民治生之道最戒多欲次則屏欲然而大道不貴何也耐煩是道聽之則愚寡欲是道屏之則固子亮翁世名官也而澹若處子習紛華也而素心若田父乃至五十稱字未替別號不虞廣大而侈也以寡欲進闇昭道心坦白高才若虛不虞憑高而倨也以耐煩進嘗謂國有珍瑞家有師保莫如封君吏而廉者什之一財若而賢者千人之英萬人之傑翁汲水濱花藥徵課子里黨長者之行宣化新政不躍馳

吳江試倚長橋聽之何異張樂于洞庭哉

賀薛恒石先生暨韓夫人七十雙壽序

自昔必淨好咏於雞鳴昧旦之章而頌罔陵必曰令妻洋奐優游詩人所爲歌偕老也歲丁巳恒石翁甫申肇厥祥明年韓夫人設帨夫婦偕隱而賢寤言弗諼喆胤適上金緋褕狄行貴其自生矣維時朋舊拜手颺言曰七十年來嚋被服田開犁欽篤摯爲善不近名乎嚋供饋蘋藻惠音來陸海之珍繇吹飛蓬闆之句乎誰滌身浴德顯申椒紉芳蘭以彥方卻爲懼乎誰柔嘉維則無非無儀未解孟公之醜邑張北海之尊

乎賢哉翁若夫人月旦彤史女儀士行天祚明德引渚濱以爲危固宜吾聞介而恒者莫如石當出介石獨持及其作樂擊石拊石蓋石能擇交能生我石也者交游中之父事兄事也吾覩以情生不以情謝者莫如石我實自生克爲巨室無敗發脈吳自四飛肇祉大石縣而復起東渡萬芴浴日天池別有神府浮于五湖南金美

箭滲溘羅騈篤生耆俊與石嶙峋恒石翁其人
歟若翁遭際何太差畢嶔嶔亮屹柱介介七十
年一日哉世俗囁嚅揭肝胆𨻶小利害色戰神
兩肩聳羽飛翁少任俠代族子棠攤雖竟白頸
刃爭在前孰勇赴蹈矣哉母夫人見背呱呱三
歲千憺厚性生興繼母諸庶母務盡志盡禮濟
濟是季將鳴將躍翁愛之如竹苞矣逾于同胞
日省餌洗腆以娛垂白之老親以樂終故曰世
爲王弟掉掉有裕翁內固而外爲扞其寬兮綽

兮以身爲舟車者耶課子也操先業必平準無
爭刃習詩書必孝弟無纂組擇壻也素封而鴉
德于陰者許勤學而好行其義者親太媼相之
內行淳備肅于嚴君三胤如朱明之燦而仲君
視仁好學于公之門實繁且庶家弟薰卿翁壻
也而予每慷慨周人之急曰寧厚寧恕惟我婦
翁是師常言其言以告賢士君子正直本于忠
厚翁可法矣完初韓君老成典樸兢兢矩蹈熙
如王君扶摇初奮霄幹益挺翁有快壻三惟示

之周行是則是傚耳夫化行于子壻譽洽于宗
黨劭勉入人周旋黽勉二人同心宜爾子孫眉壽
綿綿巳夫停雲以速良請斗酒以招近局此其
客必孝友之張仲抑無雜言之田父耶余嘗與
家弟偕翁賓筵稔翁威儀棣棣德將無醉蓋孝
友忠信言有物行有恒介然古君子也今茲七
十有吉籍爵敬庠南山爲翁與夫人百歲慶

黄鳳潭壽序

吾黨守事鳳潭先生以守善貞固黄髮不怠且
以道義勗其子以貞節自淑見匪緣金紫也乃
今親壽星于南郊壽星者狐南老人而膠庠之
中爲于老更時雖㲈爵執醑大賓虛左翁居東
之東南鄉稱老成人云歲其登矣遺秉滞穗仁
風州滂時稱築場納稼相與朋酒羔羊躋公堂
清兒䖍感君上之恢保如此其情摯也乎詎此
風昔行于堂皇今似儼行乎閭閻然錫金戛玉

壽羊酒相賀不乏也儀式型之將其內心亦罕
矣我瞻鳳翁如南山有臺心乎壹矣以執爵有
詩矣伯間諸親友之言曰禮之生本諸情乎有
稱慶之儀以節其鼓舞有祝嘏之頌以聲其詛
吟余乃援引人物志志所列十有二流以清節
家爲第一謂其可任師保夫則三才純備德厲
風俗目爲國體翁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是師保
之望也入其里門必恭敬止是純備之體也逮
心厚度正直委蛇是風俗之師也況羽觴野老

乘席濳名利鷗鳥狎遊山春閑六月一息課孫
于菴樓雙雄角巾教習之封翁入無妍冶步花
村學之芳履出無車徒凡聚民而讀邦法於執
經而問令嗣者何異躋公堂而誦豳詩奏律呂
以堂而論道謂之三公及三王之憲老也皆乞
言者尊見文老與三王並尊朝堂與鄉堂並貴
師世範俗厥有深忠熟思攸好德謂之平康翁
王國耆耆皆相我　國家膺用頌禱之表還所
謂可任師保目爲國體者歟榮啓期行年九十

潭翁以歌皆生人之常事所常斯可久可久斯
可大漢申公不云乎顧力行何如耳翁世有顯
人入而論道亦猶是也人倫以爲宗詎一鄉之
私視哉

吳勉齋七十壽序

文端公讀秘書竹中貴出爲南曹郎及官宗伯許偉相事肅皇帝辨論大禮明詩勇退海內壯之歸述韓魏公言保晚節難每事加慎此後世所守法訓子孫理家心勿什厥後光昭令德如少宗伯公繼今大參公皆以靖共幾碩佐 聖明其皆仕杜礎人倫而勉齋先生恂雅篤行古君子也爲蘇其且云丙寅孟冬先生七十友人第一仲請予以賀之言屬予兩人私議先生雅

尚當滿而實類古之門庭寂然者烟艇嘗浮而賓植古之足不窺闌者葵鼎常陳而實類古之理異故垂者以爲幾幾肖也凡人矜於色而先生餘于性日餘而日拙日拙而日真余夫嘉樹植於上苑岩谷之質自存貞松秀于三春冰霜之操自紉知先生者即千紅萬紫而卯希淡之玄工即車馬撩亂而得滿城之春意即持身豈必不甚山圭角而廓然見王謝家數有贍深登高之想即賓朋絲竹肴核惟旅而介然辨風急

天寒當門定足之品吾聞士生于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洛欲不俗而高自標置俗益甚觀其朝夕父子相薰自成道種教戒親戚皆長者之言組來有素心之士此真不俗矣昔賢謂不背規矩直造先天而又有云假饒一規一矩何當于本心真不真爾使先生通顯必任士清貧必介士登壇坫而細引濂洛必理士令身既高隱若果三公以蔚頫爲孔孟又不屑則惟陶陶自幸其真旁睨吳俗求封而儉于客小才而倖于

親望其人不雲不雨旱既太甚而已矣余嘗與先生深夜坐博極群書手錄千緗所著部秀娟雅晚好易焚香靜對志抑抑自下務役晦不令人知人亦鮮知之者直謂公與人同爾夫同聲同氣同人易也皆乾學也家先中丞藏文端公二翰一題五同圖有一郡莫如令日盛句一官大理時簡寄長律如新田瓜淫右城栗夫君謙或判院或參藩或領教或子婦三致意焉昔也一郡之盛在朝紳顏尊宿相繼卿貳而文端廒

雅歌於長樂之鐘鼓今也一郡之盛在野黄髮
□□過半里居而先生揖清曠於五湖之釣叟
則以理養其心而曉師芳其磬詣非朝詩昔夕
師文力哉方少恭公之初李台郡也所司覈其
最目文章收斂而不浮固知遠罷聽斷精明而
克允克見全才公喜形於詩時少恭公自天台
簡□壽康等燈傳視吳下嘗兩月得子又得孫
之□公目涑水延陵理絕公爲訓今先生諸賢
毘□君學究天人爲大司成罷重行獨對　形

則文公苦思精心名理叔氏左右滌井季君矯
首命稚子效好德歛時五福貽謀不更遠乎余
雖不文述其歷畧以復仁所爲諸君子侑爵觴
附諸史云

壽杜石先生七十壽序

吾人誦法孔子孔子仁壽天下大都進狂狷斥
鄉原蕩古壽域常開奚數乎吞氣九千若玄家
言今夫百千世界之生氣皆狂狷一流所植立
也叔季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不以鄉
原行之直是延生計拙耳愚所見卓立千仞之
上遇驚湍迅颷神不少旁睨唯杜石督先生乎
先生師事少湖王翁翁一字不輕許人鄉原之
習至王翁而悉拔吳中壽域一開王翁所上聯

中丞書以志節許先生華袞若新然以和靖之
品行伊川學猶慮不副孳孳敦勉今先生自執
經門下距今數十年剛嚴勁直如一日先生不
習王翁自王翁後鄉原之習至先生而又一拔
吳中壽域再開今七十懸弧都人士陳詞侑爵
甚善愚獨考皇極經世一□時□世凡三□年積
計之一年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蓋一歲
之內朝乾夕惕捐月行盤旋十二餘萬載何
羨乎仙喬哉虫虫者計一朝一夕是以劬爭年

鄭入耳何不用戶造軌旣勤菑畬而騁騖其荖
東西勿輗耶千紅萬紫車馬撩亂若大冬嚴雪
當門站足者幾先生誕于花晨質稟歲寒介如
石不測如風雷迅而爲獨行之決逆川爲必涉
之謀僕以建師以行惟其入地之雷藏心于淵
雲根厥茂故至晚益芳到天不屈耳先生經濟
名流者甚夥庠佳裝世勲非其志矣當官廉謹
務伸其志不少婾婀昔賢居江城賦詩云除却
賞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先生庶君山郎

獨書沽酒達之若兜懸魚矢諸性哉闢廟議鼎
斯文泯抹易氏矣許曰魯先生里彥方非一諾
不可王蒲三辭阮搞白受事設十藉以徠同志
條教惟捷張空拳冒衆咻苦心調劑呼號義從
斯叢佐之身自面目及肝胆家自主伯及亞旅
悉發而致之有赫悠悠蒼天何計乎人知有道
君子固已知之矣當傢當捐顧膽周道宜義問
之與廟貌齊也天地大德曰生浩然之氣不曰
生于仁而曰生于集義惟其義所以仁聖賢路

上人祇此一念一行可必焉耳故孔子取狂狷
孟子點夜氣皆所以開生路示長旦也孔孟諄
諄垂訓以剛長爲引年而彼皆不知必恭遵守
闇然之鄉原先生能不力障其淵耶復亨剛反
七日來復剛反于七長于九爲純乾大生廣生
生生之謂易春日載陽萬古如是先生平康正
直其徵歟賢胤皆公輔重器董賈文章濂洛趨
向令德令聞世世以名節孝義重孫枝如立竹
皆有其文先生化行于家望著于里誠信質于

神明獄而昌壽而箴訧在君子萬年之章矣

王惕菴七十壽序

夫隆古於博聞有道之側非愚則訧憲老乞言著爲典而登堂紉履無紆説長幼相成其敦恪若此在列國大夫燕㬥閒備經引典有唐投贈之什半嘈倭徧比賦之遺也今供獻妍之具而已遐不及遊仁孝王先生門心師之仁孝先生門人以其行誼者也愚未執經而稱師所師有自矣因翁先生克爲予春秋高七十姻姪春野來書謁以質言壽爲閒師曰讀易論説其在有

遺集　卷十

天爲天地以設位合乾坤以成刻曰人其於天地也可先可後能先能後夫先矢後天之訓明人子之先後乎親而教萬世行孝之道帝出乎震自足下始惟孝弟是蹈惟規矩是遵一舉足不忘父母也歷齊巽至成艮而人道具手探足蹈無非孝也大者尤在兌口離目下兌口上上下相易曰革口舌之過除而文明徹是爲虎豹炳蔚之象一出言不忘父母也目惟正而南而上則明耳惟傾而北而下則聰所謂視于無形聽於無聲也惕菴先生幼承家學力行善唯日不足乾下艮首至乎乾下坤首至地以下天下之人以來天下之善先生虛受以之十三卦震合首六震長子體仁長人故震生一脉其究爲徒今弘之又以孝行喈古聞矣先生及哲胤居處以之義皇八卦父母六子森然一堂嗣續無窮生人道生生之因今弘之諸賢胤又以推衍合資有其文矣先生宜爾孫子世世式穀以之與治易謹執經以颺言亦納履之意也武公年

國遺集　卷十

九十而有懿德行先生豈少讓哉

張習之壽序

漢詔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國家甚重之當其獻賢能之書孜孜欲彷詔諸父兄所問道術其博譜方岳召百年褒予賜爵有秩者加官宜乎吾洛之老如珪如章之彥交口稱習之丈而為詞不佞以厚在肺腑知習之康于官篤于誼勸于孜也

天子淳德允元而尚齒歲己巳吳大有年公六十而度大嶽姑射之仙神人居焉物不疵厲年穀熟庚桑之居畏壘三載大穰君子有穀詒孫子從公初度又抱孫之年也公從身淡雅與人游處和平寬恃不為崖異黽勉有無因者以解懸宴者以舉火江淮之間奧為都會素封之取精也宏公廣心浩意一行作吏袍笏蕭然潢庭所倘長者遊于賢豪間宜停車市門伏軾而問已老人星見則天下和平與奎壁光映公壯年子處縞衣綦巾示矢勿諼撫廟弟之子如己子而卹子之蟲之日所貴天下士者謂能博綜研微修舞著義假徒帖括綴旦第立致青雲之上奚足道哉于是鍵關下帷讀不見之書擲芳艇之韻試輒冠軍雖宿學不能及也余與商藝論道每見擊心賞何異金泥玉簡赤英絳闕之經錄哉善視者舍是奚之為二難玉立以是益務年德力用奉公而以蕨萊購古書彝器陳之几席游衍其中尤傾身折節尺牘造請連騎四出有往開之游而跡遍于丘壑有鵝居之逸而名重于廊廟其行義皎然有足多者昔鄭莊好黃

老之言公理著論以呼吸精和求玄虛之旨若公任而知足治生而好行其義試與二難靜參易理自天祐之可操券矣余丁酉始計偕獲侍修翁太公慷慨重然諾有萬石君風少游京華出入承明之廬擊鮮供膳出納讞斷惟明允秉于至今誦之公為舞綵娛親飄然解組一觴一詠笑傲湖山紛紛金紫望眉宇不倫然自遠乎其庭造泰栽五色之雲以壽其親余不佞當復與諸君子為此泰酒願樂只未艾也

嚴懷南太翁九十壽序

余之識少司寇嚴雲翁也自家王父握手公習始當是時翁官御史大夫王父勸之隱翁語人曰若予豈世有一面之交淡人名利之心若陳公者乎吾今迺見紫芝消宇也既而識嚴仲純於白雲峯益四飛絕頂云夜半披衣觀日出湖海淼氣道美即之也如飲醇醪至其家為行酬見其人至室翁乃出三更淡語薰人以孩赤而幾即曾藏又時時羅人以星斗顧獨浩浩焉游

廣莫之庭一室不拘生產不問緊債不問直土苴之厥薄之耕自奴織自婢無涸乃公耳也以忍辱為與仙虛舟飄瓦罔聞知凡此者視無形聽無聲老親在堂不分其神其神乃凝余喜藉附葭侍左右一親孝子之婉愉累日不去衣帶之水未能鼓棹訪太翁于梁溪獨耳懷南先生名與司寇弟埒登堂納履與聆黃谷之秘而余髮種種矣乃先生少失怙具神識者從旁窺之色猶孺也以此玉翁遇長者之轍來必觴懷翁

翁引滿稱快而後敢自舉巵越明年春秋高九十矣

朝廷修乞言之典杖於國杖於鄉孰有如司寇兄弟父子祖孫者以人重不以爵重也余又聞玉翁年弱冠遷壁之金于外舅與讓手創之業于嫡弟其念母氏之劬勞也一似懷翁里稱二孝子云施德而戒勿矜受侮而戒勿言無他一出口不忘親也一舉火不忘族也故歲入學自非濟而同姓皆有分栗于姓化之少年若老

成高才若虛谷叩關而瞻崇氣者或比之登龍門焉余婿吳君文與仲純締兒女姻以賀之言屬夫立言之難也善言德行若是者延年滋算砥世礪俗皆惇史之能事也夫

稍麟祁詩序

歸八堂酌斗稱觥祝萬壽無疆人臣致詩于[illegible]君而後倘頌授杖言可愿也若乃長垣書史[illegible]帶紀瑞堯舜在上元良豫建而耆俊有秩列在無衆誕生其間如麟郊稍翁率先父老頌萬年有道之長樂甫炯延符禹邦君無錢金襲錦[illegible]東苑仙去其賓請博史以佐朋酒余曰洪範之[illegible]福以於詩頌華封之祝三咸于微似此黃髮台背與萊綵之瑞也壽者衆而麥乃逸子克樹

[illegible]稍麟辭　宋[illegible]

[illegible]樹乃長俯以衆為長其來實德素來何以樹附青雲賢良方正耳斯言也者翁皆有之可祝也於是為大椿之歌曰彼廣莫兮無根樹德兮大榆上扶疏茂蔽日下風猗兮于雲願太年兮無斁歲八千兮為椿為叢椿之歌歌曰望小山兮嶺岑崔連蜷兮布陰横兩枝兮葢畝挺八樹兮成林蔚國華兮森郁并宅相兮芬芳為蔚孫之歌歌曰蒸雅雅兮揚揚瑤采集兮同香埒光風兮帶兜流麗日兮堂皇斯時協氣雲滃歡聲雷

[illegible]玉樹蓊葱蒹葭是倚昔豫章之有梅福也以一叶高懸其冠陶彭澤之賦歸來也到官八十餘日漢廷師傅不云乎知足知止翁未引年而乞終養或曰自肯娛親天生佳子以報梅翁似也然公自對可概見梅子眞既隱假郁傳上書淵明雅應仕而集錄古今羣輔思見太平則翁長之子若孫矣而歲以其誕辰上天保孔阜之晏萬福來同之什邦君大夫將行憲老受典且契悟而勸讓也

[illegible]淵明辭　宋[illegible]

蔣母補夫人壽序

知人子莫若其隣子知人母莫若其隣母知人子母善頌善禱莫若隣母與其子居恒之致勉吾母不好擊鮮腆好聞善聞取古人肅穆靜好雅今里閈深閨啜菽刺繡娛親極歡和笋葅以進則色喜而恒羨蔣伯母一庭賡協詔子若媳母師師之子若媳揣母指盛稱伯母茀祿康矣將有龍光之孫謀焉則色喜而猶曰爾知蔣伯母也不若我試爲我撰三言壽仁錫敬喏蓋兩

家居隔一溪過從昇潤然賓客兆徵蘭玉愚母子必祝閭賓客室中亦祝吾家就館輩遝指羊酒貲于胸臆兩家子不言旁搵代喜之夫古人友其子或拜母于堂乃至車行酒趨繡襁擁繞未有望入懷之麟鳳訂將抱之荀陳自我兩家始也詩歌將母煌煌簡書埤遺置弗道出其雅望勖心爲賦來諗賤人世之未致育孝子之精神必有說矣爲人子反盛誇皐華車馬菲菲事親之禮數月頌榮親之綸誥月貴友生過情之

綸聎日盛而人子自顧無一物可持之親者于是予稱賓容能子夫婁寐持一快心平且持一惕心遜集古人持一平心此三者孝子所以致之親也賓容昆季有焉若夫兩家母訓子同氷蘖之貞操同樂善同兩家子祈願于親同然愚也甚婗賓容矣賓容多讀書不輕下一語愚如食生物不化又必吐出之乃已賓容善飲微酣即止愚不善飲對客浮白常達曙賓容靜氣微心愚有撓于中易發議論賓容時親蒲團愚半

日行李常在蛟龍之窟雖然賓容有可以致之親者伯母之誨也愚無可以致之親而能自攻其過亦吾母之誨也蔣伯母聞之曰孺子猶可教也歲辛酉七月六十華誕仁錫賜吾母而請向之三言曰儀之一矣心之結矣均宜壽既以敬子波及吾子賡宜壽溫溫令恭咸有肅心莊宜壽愚乃賜而颺言曰均其首也咏多子也繼之以萬年合飴之樂在懷也其在膝矣爾時車行酒趨繡襁擁繞于吾母之前曰此蔣伯母子

之子也而吾母色喜愈可知也

奉賀誥封命母楊太夫人八十壽序

凡人子能致于親與朋友願致于友之親者唯近情斯可久唯好修而不褻斯近情何也憲老乞言則女宗母師之言亦可乞也未聞崇言以壽者然與其以人子請不若以子之友請夫登堂拜母禮之重焉者也薄海內外布武接武至于其庭沃洗獻爵曰唯樹背之萱非有道君子之言不敢以侑亦猶行古之道焉雲間諸先生與命母楊太君張筵設帨稱八十觴在癸酉八

月也太君事新宇俞憲公爲宦于浙仕祭酒于其鄉而彥直孝廉天下士也以爲之子于是母太人年彌高教彌遂當如古韋母八十習周官音義就其家之講堂置生儒百二十人隔絳綃幔受業況其鄉之容遝擻音稱母事師事者乎乃進百里間執爵之言于不斐諸君子固有說矣與人子自爲請誠不若交游代也與此邦之人咏歌壽母不若廣其敎于縣寓也吾聞彥直于書無所不讀其求友也亦如之山于岱之亦

于海之人于歐陽得其似者而不害也即使未
過其人脩懸空青之眼以待之不僣作令人評
非是毋不生是子信夫遂陳古誼以視厥初生
民時維姜嫄古之頌母也質馨爾雅膴潔爾居
猶古之補詩也乎就令人言之白華孝子所爲
其修者章行宜何如哉就意夕膳晨饈之彌近
孝也無他愈近情孝子愈難盡也吾又聞新宇
于眼前廉彥直從弱淡文章經濟之外超然自
有得於之也又能擇交擇交則互勉于其所不

見今天下才情意氣舉皆有餘也然百姓與軍
國業者不足也唯士大夫居不足之定貌有餘
之形潔室之懷慈母應爲欲令其子與賢良方
正淡念遠慮者處八十年如一日而予嘗有感
于王氏之母知其子貴詢所與游益貴以房杜
公輔器孰知河汾之間有一人焉曰文中子旁
觀諸公而笑曰諸公正須臨事得力其後太宗
欲與禮樂茫然無以置對蓋有所不暇也勞苦
則吾心生予不及見而母見之母不及見而師

友見之此謂真慈孝真朋友可以登堂見母而
不愧古之言孝齊勝胥和必視必察及其策名
惟簡書是畏將母不遑行邁淡長思耳王士安
之母訓曰必存敬心必求道雖無爪果猶樂也
乃感激就房坦學帝爲借書二車劉真長戒北
之衷年戒比之范任其母勸勿受蓋好名之徒
若夫此不然臘日歸止于閫外大夫乃從臺上
望而之若王孰爲先容嘘借哉當時記者不聞
于庭行敘述之外榮其揚詡惟近情乃不可及

甚矣夫佩韋佩弦情性可移也慈母見及此矣
輿序歲月履車轡臻進此質言太君聞之曰爾
所交多賢者爾所未交而能以聲氣求之甚矣
其善視也

賀劉母成太夫人壽序

天子御極之二年放榜首景陵劉天和粤攷邑
之曾文恪公距弘治壬戌一百二十年又
華字設擢第一人也應期以出舉朝慶得端士
爲壽歆奇毋蓋天和飲江海心揖山岳德初念
伯母成老夫人居六旬稱觴辭不就館試仁錫
爲授引　熙朝盛事
文皇帝初臨御簡刑文學之臣七人俾佐密
勿七命婦入覲　中宮惟金公幼孜以游行宴

長孝加有冠服之賜壽至九十餘歲子爲毋夫
人翁之予天和始听然莫逆也以所聞父子兄
弟同居共著三世天和齒及弟昆屑頗間如劉
大自奏伯母處兩姑之間不矜素封事秉烈之
姑而總其顏終卯以後總乘子伯有聲於庠不
崩以來鹽出粧佐之夫出粧以佐夫持籌易也
究爾呫嗶難也以樓舍居共兄難也讓中分之
業關無間言尤難也甲寅伯登貢貧滯京邸丙
辰天和偕計御以歸毋實命之尤難也恭儉撙

節退讓純純常常家有芝蘭門無襍客天和孛
三弟於一館讀書丹臺觀者二疑則考售分別
然吾想兄請君之乘如騎躍雲中游觀滄海積
浸流光五丈夫子其干霄之勢如旭日之升乎
天伯以辭而不膺其幣何也趙司成類菴過晉
見潘公邸持二帖爲西涯壽晉公入索帖不得
晉中傀魚食過半矣家無他物持以祝西涯
魚法酒卵事倡和此景陵家法也米祖徵時
寺漫漁人辭不受後即位免漁課今余亦將

持一物爲壽可乎曰讀書詩不云乎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是以吉祥善事不一惟讀書無所不
宜宜爽曙宜深夜宜高山流水宜薇垣玉署宜
春日載陽宜雨宜雪宜少宜壯宜弟宜兄宜獨
宜共宜將宜相宜君宜師益天下和平之上瑞
所集榛也自天啓首科始建極錫福景陵百祿
聚賢毋一門矣故賡曰懋哉天和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懋哉四君子博學强識令聞長世

歸母張夫人八袠壽序

歸伯母既膺多祉天啟元年春王錫福黃沭在中吞酒紅酬賓筵斯倣客曰予鄰比婉娩淑慎言提其耳且拜鱗著展將爲台雁之遊記稱爲八千丈周八百里赤城霞起瀑布石梁欸笑圖瀑水相隨有鳥嚶鳴如笙簧曰山樂官以侑壽盛賀之言宜莫遜也看月長虹倚帆爲序爰稽世譜張老夫人之先有襄齋公起家甲第著聲臺部其祖也及從鹿城縉紳間聞有龍城先生

好學強識務行不怠阨於數奇僅纔拔老其父也既事益川歸翁歸簪纓蟬聯多素封翁夷然乖府夫仁義嘉種也糠粃可鑄堯舜寧舍彼取此翊誠奉親生平不作綺語曰寧失金毋失諸與人無可唯曰寧人負毋我負也當是時調酒漿豚矜肇課紐紃內持筦鑰而外供賢士務稱恥間錐刀聲隆隆起而家亦日振實惟母夫人持大體善行其節儉云入嗣伯聞少負奇舉親仁下士讀未見之書奉養無方中外稱幸哉有

子以慰翁千古而娛母斯夕蓋予觀損益天道也爲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造物者原不厭取身不厭取之多第貴職受之者爾如曰天道猶眾子彼日升月恒滋至之天休覆載間何時不益耶唯歸母慈而溫伯聞誠而敬降福穰穰又何疑焉予尚未登台雁何敢遂邀安期劉阮第聞勒一善念行一善事如陟天宮如奏天樂如與閬苑群僊比肩而立接膝而語且仙不在蟬蛻塵埃間凡仙無二境非不凡之謂仙

能盡其凡之謂僊耳竹苞松茂頌孔固也肯堂肯構華萼斯飛係謀燕翼歌壽母也子復生子天定之府不逃將母賦皇華也龍飛開選鳴鹿呦呦若是者皆凡也人未有與人爭仙獨與人爭凡凡不能爭即仙不能舍又安知雲間仙子羨歸母膝下蔗境即蓬瀛之樂不如乎伯聞嶙峋卓立聲高月旦文如璆琳自督學代巡而下若監司若郡邑皆國士遇之至負人倫鑒矜重許可者稱其子必式其序焉猶與令孫英英玉

樹宅相多偉人行且與伯閻同登天府之書如
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萬頃雲花而霞鮮老於
[illegible]芳蘭嚴樂安之流誰司長生不老之錄[illegible]可
[illegible]台[illegible]而持左劵者已敬以復諸君子予不[illegible]
[illegible]茂台山最高浙江徵辨縷彭蕊不盈杯處波
[illegible]千歲頁以佐皆壽臧之祝

吳母陸孺人五十壽序

婦德之選推敬姜氏蓋姚穆伯而子文伯云然
紀其德曰知禮尊其訓曰勞生善其教子曰擇
鄰師賢友抵美千古誠足述也請以此壽吳母
矣母氏太原翁醇德彖賢式金式玉體諫執充
國有斷碁惜鵬翅已飛鯤鱗已揚而九萬三千
雷之後賢式彰閫教云母裔鼎族吳方膺厚而
百兩昭肅雍之度車牽垂令德之儀仁同樛木
德比葛覃采藻采蘋格於宗先麟之趾鳳之毛

母歸予嘗記古淑人之言曰慎德勤事夫慎德
以奉翁姑承夫子勤事以振艱辛起孤弱則知
禮勞善母俱有焉尊崇師傅英豪踵接仲郢之
才安世之節元珪稚珪之德位堯咨景讓之忠
孝問學吾聞驪山老母受陰符經若知禮若勞
生若擇嚴師賢叉非即陰符爲經雲母爲粉篆
字十文於仙女所居王屋者耶奕奕封章與玉
冊金文並焜燿於洞天福地琳履先達何嘗登
蓬萊而遨崧高矣且天道猶張弓乎有裔必有

豈男氏生於高門而饒清爽之致夫人以冰雪姿刷珈益寒沍有陽春焉况稱觴屆方春之候爲有千歲錫類無疆祈胤長矣茀祿康矣

許母沈太孺人壽序

甫里沈太孺人以相國用許太翁稱賢伉儷以丈夫子玄祐翁稱賢母子玄祐如已出稱賢嫡母竟事舅子靖公而安季子稱賢宗婦顧自廟見惟督母起案封延孺人計不出洴澼絖跬不踰舍術綦組抑何逸燃齊淵皎皎杰士哉孺人問治生之智而彤史亜大年結不然五湖一舸平準貨殖豈結駟若流勝智遠矣黽勉有無外與其將賓愁莫覲計蟲飛同夢不如其翺翔

昆廬也不爲置貳陸也一子棘人耳將子治溪自計漢廣一葦不如其江有汜也既挾乘矢將燕充致療去痼即安計百爾封殖不如其燕翼子也季再世筴疾堂構娛之堯箪安之廬井授之計予竹苞松茂不如其未有室家也夫勇於償貞舅氏以寧錐刀之末弗爭而家用蕃碩廉於自由準人弗私衡石之鈞惟謹而施從厚飄孺人計之審矣孺人操此四大計覘黃金一擲耳豈沾沾治生也者否則月持管鑰課力作宜

斤斤不離扃鑰一旦以玄祐事豎王恐謝不問
異所日營而意匠者不亦俠烈之士行邢東海
序緯與日息有季仲息有老人知母氏之動勢
者大是以玄祐勤施明光華甫里之售先哲既
暮其而面出日矣聽長樂之鏡例[illegible]加[illegible]倒屐
帚帝席矣鎌緗席記聯言二唐中立[illegible]先生集
[illegible]肩善古文詞新詩犀九視下懸上當門者
鉤常涇之士秀于岩谷廟爲脫屐風流蘊藉自
貫清[illegible]不廢絲竹所謂撫琴動操衆山皆響者

也夫孺人擇宜子而進之文定厥祥實惟女士
爲陸孺人貞靜夙夜蓋天授云孺人智於治生
知人能下大都若此計然之策官山海耦時而
不與時爭時莫先之孺人所以治生共所以引
于于家弟蕭附令孺人甫六十貞松秀栢既歌
壽母菲祿爾康說在海濱人鐵網濟濟文孫皆
如王謝摽格使論賓于晉楚之壇坫豈讓左史
倚相哉此與曾孫之莢庚孰多罔知太孺人治
生計宏遠矣

壽都綱東禪仰峯八十序

西方有聖人焉不可見得見佛弟子好善若斯
可矣苦無他恒是恒無他盈虛有無泰約之間
不起一浪心不駕一浪語是儒不必誇益代修
[illegible]以誠者是釋不必詭超凡慈悲度人者定而
方聖人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
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神道化愚切化也要之
不[illegible]惡乎化不恒惡乎善東禪仰公四大海水
[illegible]眼敬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絕足跡徧名山及

其有與一室若上古也交游滿金紫及其握手
故人若寒衣之親體也虔奉辟支傳燈分座超
然正覺剏建前殿霜斤沐楹玉砂塗礎不朞年
而雲攢四槃風搖寶鐸翏挐六扇月照金源頂
成大殿把其一角慨願捐金首倡一寺化之翕
然聯義至督理北寺浮屠紫靡薦慎迄奏成蹟
大都志在芝桂甓甃豢於糠粃卓哉不可及已
徒衆化之存岩而下如梵林輩皆能師其意而
廣爲善世掌沙門同衣化之維簿書於經梵鳥

亦能歌解桎梏於妙音僉皆出聽仰公質任之
孚娑娑其間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鄰泰景遙
傳竺蘭私記豈能及其神感哉戊午仲秋法臘
八旬眞氣勝而塵累消五蘊破而淸機閒寶華
不夜玄圃常春堦樹江山緇素咸其式金子適
讀書淸溪之聽雨關走筆賦四律以祝而因述
其吾世壽世之槪有合于恒久之道者如是

傾夢閣遺集卷之八目錄

韓吳兩先正復祠祭文

仁錫不肖生于襄毅韓公文定吳公之後叨同桑梓當其未生前一年而兩祠被寘廢既生後之二十四年而始偕衆君子訟言于庭毒焰方熾騰誣嫁禍滅祀不已併欲殺其子孫其子孫滅則兩祠可得而長有耳余裂眦奮臂幾身爲殉以謝二先正使異日死而二先正見之不謂吾黨無人會有海內大賢虞舟鄧公令長洲功如仁錫等請一府府道各臺俱以次如鄧侯請[illegible]于是兩家子孫于歲癸卯十月癸未朔[illegible]祠仁錫等敬掭牢祭之復爲掭簡曰嗟乎惟哉莽操今古奸雄第一黃巢殺人百萬江流盡赤倭虜比于犬羊不臣名教然史稱莽謙恭下士操過忠孝之盧必式一撾鼓吏張巳橫罵竟不能加誅而必旁貸他人之手巢掘天下塚至孔墳嚙指勿動撻虜歲祀孔子

國朝洪武肇基之二年倭僧以使事來無他陳乞願乞文廟祀儀有

詔弗許論世者皆目若輩爲詐嗟嗟操莽巢誠詐矣倭虜所䞣子女玉帛彼奈何歆祀于像設之聖賢哉而梯山航海以求之如此其急也是皆一點勃然眞性若火之熱若氷之寒彼且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雖狼如莽毒如操梟猶如巢犬羊如倭虜而卒不能奪其尊賢敬士之念與夫崇儒重道之心孰意生于中華既觀[illegible]目而爲人且讀聖賢書幸厠冠裳而其所操[illegible]丁之石乃當代偉人且奉赫然之[illegible]

詔旨載在國史邑乘可攷者竟爲操莽黃巢倭虜之所不忍爲豈不恠哉朱青苗之法行侵削貧于等蘄張方平抗詆非是詔自今以往有擅毀先賢祠宇者按之如律以安石勢正熾業奉古便宜敎子越在前朝方平遽一言奪氣生色千古當世忠憤忼慨之士豈少方平其人

皇上神聖陋越弱宋遠甚二公皆一代表表人物非曠世比竊之二十五年非青苗法初行肆亢然當事不聞執簡白其惡士大夫不聞鳴鼓

攻其井家寥二十五載僅僅袁安節公一書及
近日伍學宦寧方公復不肖等數語差存天壤
之一綫而已良可慨也或曰兩家子孫何不爲
其先與之爭一旦之命而直需今日是不知勝
國之大者漢人有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以言
當日之氣焰脫不量力以羊逐虎將骨肉虀粉
又安能因屈爲伸衣襟楚楚稱先正白眉哉其
實春秋復九世之讎拉垂髫尚可矣文其參
讀者直敘要聽冀二公鑒我于文詞之外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　召渡江遙望圖山師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論將歸之聞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戰思其法不以虜遺　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心也惟學是求旁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取

如傷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蕉祭大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苦忠几几密節舉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朝食虎拜稽首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于海門闖闔于天上毅魂傀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匪鉚鳴呼先生瘡痍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成憲不可升髦首功不可誣罔遊山遊水不可棄擲爾山大川之神不

成之券據也頗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故孔子餘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然直筆而形之彈章者非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和氣不可坐勁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本子事先生終須俯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

[illegible]

猶以此言爲然而歆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赤城大參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衡嶽見壯[illegible]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將[illegible]做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賊愁慘淚落泰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輛已發嗚呼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illegible]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而急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業與大吏爭戰

[illegible]

官職方強項執法眞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一貧貧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車羸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爲大夫之忠情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寒暑晦明與循貧日月躑得高官兄生前已厭聞之浮大白揮之矣

祭玉陽丁太老師文

嗚呼師維嶽降登于
朝杖于鄉爲邦司直爲國黃髮爲士山斗爲綷
儀刑如是者八十餘載及師之歿也諸所据摭
吾師披辯觸手之章銘彞勒鼎之勳及金石琉
琰名山大川之嶽邑之者壽俊能言之交戟而
下卿大夫而上瀏灑言之余小子何能揚扢偉
爾淳爲分一哉則請言祖大人與師六七十年
新之誼也嗟乎今世獨少者交耳凡人意有

所適則情有所極始衡遘之誠則後悖謬之速
他甫道交無論卽雅員綱常盟節義而余影寬
夢之際忽忽剌謬不及歎情有所趨也易言斷
金詩言攻玉斷與攻不同之極矣然論交者宗
焉吾祖與師杯酒不必厭而亦不必戀風月不
必辭而亦不必親山水不必離而亦不必不以
家國代適然而來嗒然而返若無意者喜愠之
色小兒彈棊局罷欣然譬若尺水與波青山自
在以淡故久以平故淡此六七十年交與槩也

居恒所嘗覩記非孝弟忠信不談非衣帛菽粟
不飼非藥石君家家法不以規子孫非濂洛關
閩史漢之書不令子孫讀五載以前無日不會
無日不歡似密矣而若疎五載以後乃親醫王
爲蔡倒大抵謝趍君稍稍葬澗似疎矣而若逾
絡嗚呼六七十年來豈特風雨晦明寒暑晨夕
之交已哉而道義敦勉未嘗改柯易葉吾祖沒
師哭祖其含者一哭臨其喪者一哭奠其極
一泣下濆襟崇伏池不能起嗟乎曾幾何時

師亦仙逝登堂納履杖屨追陪杳乎其不可卽
矣悲夫悲夫余小子所以洞開哽咽不能諦竟
者也盍嘗臆論師懋著品業聲稱崇閎蔚重累
朝以交道始其善交以學始夫高標門戶人揭
宗旨橫席片語覩者駢肩今之講學如此矣師
少嗜學粹然一軌于正追耄而黽勉不少衰手
批性理全書以示後人此非洞見性命之旨者
哉異日者太史氏採師行畧而闡諸
獻侯蕳以此佐國論云

祭王聞修學憲文

嗚呼翁來吾里稱閉戶兩書生名相若也然時時從步作竟日商翁寂予喧翁簡予繁翁寬予褊以此知不如則亟稱封翁宋位宇俾先生與勝巳若遊三人相契甚常徹夜談唯生民之急而已乃左失位宇右失聞修居在數武之地計同百日之週嗟乎春王正月位宇看梅小園張燈且易簀之前侃侃與除無倦色獨翁三楚交衙使予兩載家居付之清夢手書淋漓宛如[illegible]遺蹟[illegible]見之生死大矣一訣無從豈不痛哉昔虛齋蔡公以禮曹歸就家拜江西學使者及履任以道義教學激勵借籓如朔望先謁孔後謁籓一時朝賀之服不衷悉從蓬正翩然徑歸未幾有大司成之命而虛齋逝矣自翁涖楚士習文風丕變　上諭銓臣紀錄將璽書內徵而公又逝矣翁勁正之品遭逢拔擢與虛齋同造物厄此兩賢不竟其師世作人之用士論惜之若夫兒女之賜豈足爲賢者道哉有淚如雨非以哭其私[illegible]

祭徐碩菴司李文

嗚呼翁拜官司李不忍殺人以媚人也[illegible]反覆推駁巳乃執崔呈秀之吏人而[illegible]四禺呈秀捉手腦指戰戰膽落舌噤無[illegible]下殺人之手反唇睊蛾猝瑞怒是時[illegible]外吏居發奸之首雖用斥罷屹焉作正[illegible]亦壯矣既存劍山積司李雲間風采煥發[illegible]沉威欽鎖若心調劑督漕糧遠泒盈三十萬有奇軍民安之君宇間落落與高官顯秩[illegible]遺蹟[illegible]行風馬牛不相及不矜其行不高其趾聞與邛人人之際高論不發如老龍說法惟恐玄言之或盡也止也若虛行即此路浩然而去夫復何憾所痛者垂白慈親觸棺大慟令名不朽夫亦與于三公養以草木年以金紫世者矣吾儕尤私計之翁仁心爲質不願汝十九萬無風影之奚昔陷一賢州守尤不[illegible]滑權奸監臨自盜之四禺金以寬一[illegible]貪墨吏總之生生惻隱不自屈折其[illegible]宜壽竊欲執帝祝

靈兮騎箕額蒼化爲弧矢猶向天狼有赫遺靈
留在青史人貌榮名其猶未死赤舃繡裳庶幾
再覩奈何一朝遽戍千古空山夜笛流水箏絃
調彼海風達此誄篇

公祭秦中鉉年兄文

兵部職方司主事中鉉秦年兄捐館舍于城徼
同年弟之在燕邸者聞訃轟傷撫棺一哭侑之
以辭閏七月廿有五日去丹旐蕭蕭之前一日
也嗚呼以死勤事等于功宗昊天不弔降此鞠
凶邱清氛海百折必東　簡書命我赴赴是同
兮蠻烘守立雪嚴冬縱橫胆氣軍禮恪恭地寒
脾折投筆臨戎誓雪漢耻戰氣成鋒孽奴宵遁
[illegible]席鞠躬盡瘁憂心忡忡厲能殺賊教可
[illegible]逆雄
張方[illegible]鬼不恢萇血猶紅憶昔占解文心雕龍
戶坐忽墜玉樓上逢臨危閱戰大節矢公平生
忠義矯矯猶龍斬鯨截島按鉞長松不謀兒女
必俘元兇殲而後已貴志叩胸百身莫贖閒氣
所鍾同我兄弟質諸蒼穹天豈夢夢死孝死忠
赫赫明命褰褰匪躬山河長壯崇德報功

祭吳仲連舅翁文

嗚呼公之居鄉蓋湻雅多聞謙謙遜讓君子也及其當官遇事神氣奮發不少挫除害如瀉惡雖僻貴弗撓也與父老誨其子弟如樹嘉禾而薙蘭蕙也當是時太行之山不倚大吏而倚公爲重輕大吏心惱惧以公清廉不受一文賊寇試于而遁也至于今之爲晉何如哉孰謂吏治無關邊計破資格之路開豪傑之門非謂翁也十載翁其此抱方擬對酒澆胸中壘硯履及堂

空引安遊陸付七尺于桴鼓所至撫循饑民必奪使支解甲耕且嬉于汶陽沮洳之境匪異人任也十日之前翁猶分甘餉我浩然竟去搔首問青天豈謂男兒珍惜方寸心全而歸正而斃愧夫碌碌長生輩迯死之心不役陽耳不然何奪之速也善病必善生痛哉哲人胡然而常病也胡然而倏逝也大司命以禍善爲職大醫王以度世爲職嘗試執福而問之術良之父也不宜病善病不宜死夢夢者何以對耶翁有道之之士修身立命舍生取義生死之故胆決而神假疾何戀泡影何親浮雲何來去但提醒忠良康潔之心此胳如幽溪亦如白日桐鄉畏壘翻然三英夕焉三哲翁之來也素車白馬翁之魂歸而常存也無欲無畏

不悲哉當伯兄崑翁之長南垣也直聲震朝著翁沖然不形於色恐謝請謁屏絶郡邑之門憶辛丑偕先君訃崑翁伏闕下考選有年三人夜半嘖嘖予季培麓有古人風時在善果寺月明若晝昆弟之言如此荏苒居諸已三十餘年矣撫今追昔能無痛乎噫嘻一罇之酒可與論心況生死大矣浩然相對慨乎如或見之非蘋藻與[illegible]也

祭蔡母徐太宜人文

嗚呼母師茹素五十年自蓬華而殿陛所至自錢塘自廬江自檇李母子相依七八十年雖我雲怡真素心人其李杭也著問心贖問心快問心庸俗而未快也問庸俗不快問吾母而未必不快也問心心快問母母快人生蔗境至此極矣予與雲怡交入其門登其堂寂如山林即其留詞其莅官行事泉決雲飛雷行電掣嘉湖雅盜譁甲刖盜賊平民法甚善居士何擒大盜吳

浙以寧三吳御史大夫亟稱之世俗耳食乎反如渰頗縱賊毒民豈知捕盜不盡冦遍天下至于稱兵非細故也問母問心其安乎否甚哉唐人主之于陸宣公也既已錄用其言詔同母入政事堂當是時宣公斥言利之徒如裴如皇甫華聞之必不快乃其母聞之必快快于心快于母而後施諸有政宣之詔令三軍之士恨不効死此政事堂之所以尊也雲怡李官上最及僕曹條上東南水利　上聞之動容爲　賜詔召

升倂政多矣人皆排擯之不與淸華并度閣其
上章疏今以覲問母然問心然素心人奉素心
母秉質予素心之友無不同然是母是子可垃
風矣丹旐至止道路興傷筮吉合窆千秋藏玉
上客有人人倫有母德音宛在儀式型于彤管

祭王母張太恭人文

嗚呼仁錫自束髮誦三君子文及長公門修來
同里同閈戶讀書稔母加七箸非以翟綏崇山
且貞大執不禁於
朝命世俗文繡不上節士之儆則母之訓子所
尙也貴不貴於子而以不取爲擘鮮以不安交
爲也爲朋母之子所獨也士能經霜雪者不聽
自人自也霜雪非天乎故能霜雪而後謂之聽
自入節廉而後謂之聽于母聽于母也貴聽

上文矣自令而守而憲公廉絕私請尸而祝之
若而歎母之訓行於子也寔行于家矣蜀之難
彖吾闔門死之有
忠褒忠廟食世世誰歟長公生而澹于名利事
母名孺未强仕厭其官高論古人白眼當世然
用才也
天子勵精求賢若曰隱才易耳用才難卽淸白
吏易耳淸白吏而有用才難選人僉擧公學憲
公辭知公孝後而之浙緜與錦地一葦航之母

方徒飯屬公先行將裝而司命不仁德音悲迹
嗟乎公爲文哭吾母居亡何自哭其母余不得
爲子更不得爲循丁未哭而先咽矣然公足季
爲學以束修之心圭章之行貽孫謀而結大年
而其常存也哉嗟乎截星而奔與公一也三千
固不休傳而見母於夢猶不若朝辭夕揖吳
畢年伏母柩而泥泥行立名之大者乎無絕儀
今雨涕爲母師攬筆侯矣

祭沈母杭太夫人文

嗚呼登堂拜母媿未能焉臨喪哭母以誠以信則猶子之心戚矣儒者之行博學疆識强立而不反吾見亦罕矣易大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吾見愈罕矣但有以金紫名譽榮其親者不聞以學識强立聲其親者更不聞以孤踪子行入世遯世經世出世慰藉其親者父母惟其疾之憂噫此去疑所以爲孝子也去疑之始爲文也憂憂乎與世不合以其材稍稍達世矣雖

而有所不可夫有不可乃謂之人品有不可于作文則必有不可于立身館試弗屑也州守弗辭也而其人始眞强立也已眞孝子也已君鄉來與食雖衆咻弗移居官執干戈雖大敵弗動此其人何如哉沈母眞母師去疑眞吾師外言不入于梱敢有勸辭旌門表里世垂閫範大年無窮有酒盈罇聊以志猶子之誠也惟靈昭格

祭張母朱夫人

嗟秋光之慘淡兮菀百昌之向零覩景物以興悲兮又況萎夫哲人繄靈產自臙胄兮徽儀上韞而惠心藹然蘭煦兮和如春溫柔恭婉懋行孔彰閫兮奚煩姆訓之諄諄既擇配而歸于張兮克脩脯以截其悃誠蘋夫籩豆之禮兮琴瑟友而和鳴寧惟習于女紅兮實閑內則之儀相夫子敦善事舅姑兮夙旦祭夕以順適其情厥躬力以拮据兮不辭內助之辛勤衣不曳地首

不垂珥兮夙興夜寐而經營乾旣南關室亦棟隆兮成出于平日詩詠卒感于成御家孫霜冬月兮惠既足懷而義亦可欽匪渦岳昌來昇兮兆發祥以驚舉麟振爰開藝而龍熊兮匡比夫機孫之艱辛業專挑就煇煌磊落公輔罷兮蟠泥淵淵爲席上之珍推虎嘐之三鳳兮而翱翔乎淸寞追惟陶母忠于教子兮穀德象服龍章崔巍賜賚之續紛迪閫德日茂而不替兮用是家慶霞起而雲蒸實佳蔵嶷諸孫皆謝蘭之芬

苴惟德人之裔必高大其門夫人將世世頒恩于日遊兮頻沐冠帔之榮恩椒禁屢朝兮而並壽于喬松之奇齡胡一夕而殞此婺星闇其霞掛哀惻靡伸聊抒蕪詞惟鑒斯忱

外大父　贈文林郎中石吳公暨外大母

郭孺人行狀

仁錫夙受先外大父母提誨得追隨諸君子後以無幾不隕先業卹佩明德報稱無地每念音容邈邈懿懿如新欲稍稍銓次以傳不朽而筆墨並狹不律拮据閣者久之今日月有時將葬矣伯舅氏通守正誼手行實命仁錫爲狀以丐當代如椽何敢以不斐謝謹據實狀之按外大父諱汝礪改諱之良字攻甫中石其別號也吳

之先爲沈周文王子聃食采沈丘因以得氏裔郡湖泰相微垂釣潁濱則暨今相傳有沈亭焉其子孫散處于蘇者往往聚國族金閶亭之南至圻以仕吳使魏顯冠蓋相望高材雄文作述茲富孫子註其一班云入我　明開定之初以居當孔道兵發再經譜牒多不可攷最近者曰華甫公一傳爲元禮再傳爲孟嘉又再傳爲廷燧茲博學好施予而孟嘉結納盡一時知名士尤雅善倪雲林牛耳騷壇互相雄長所著有竹

窓諧集略具曾學士棨秋林書屋記中廷璲娶吳以季子瑀繼舅氏秉常遂從舅■爲吳姓卜居山塘寔泰伯九十三世孫也沈而吳自瑀始瑀仲子能鷹弘治壬子鄉書初令耒陽爲鉛山賛公所知時江右歲祲盜起如蝟公謂非耒陽令莫能治　奏改弋陽平定安集者三月以盡瘁歿弋之人德而祀之遺賻三伯其季予認亭衆忍歸去拇受俯瞰歸舟惟蕭蕭丹旐銘旌一而已吳中相率多認亭公高義益認亭公雖

終能通籍官一太醫哉然生平喜折節讀書經書無不洞了最勤于家塾故子弟秀出有上開風氣長爲元肅號佳句負氣誼蓬蒿以老名在其仲孝廉上今外大父即長之元適也生而質厚重毅爲膝前愛子齠齔執經于甬東陽太守水南先生輒超超與羣兒異郭光祿劍泉公負人倫藻鑑見而器之遂許字外大母一試補博士弟子員及受易比部兼山錢先生稱高弟子居亡何遘俞夫人變而元肅公復寢疾外

大父入治喪躉視湯藥出經理化居故産殖落
而復振當俞夫人病時倭寇猖獗距關縱火橋
僅綫一弱木外大父衛颸舁俞入城俞甫渡而
橋斷二守任公壯之爲啓關咨訊方略時外大
父方弱冠冒險衛母設策制敵不沮不懾有執
干戈扞社稷風郭光禄縣中翰拜御史大夫會
議加江南賦外大父曰民不堪命矣邊疆國之
足也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柰何割腹心殉之安
日去就爭因上疏得謫而賦如故雖以監事從

行屬物色諸當事還報曰朗修趙曇俱不可終
事請堅勿預餉庶自全厥后光禄先幾卒弗罹
兩君之禍外大父力也京安節公裕春當代正
人深加嚴重韓宗伯敬堂詞林宗匠舜與[illegible]
極論中文定公秉政初薄游　京邸留連歲月
喪葬再敵而終不以私涸大都剛方正直耻爲
世俗鄒宜人殁後奴監構難究究白而品光益
微素履云外大父攻苦力學稗官襍記靡不覽
究自丁酉投筆一意治家人産木田三十頃策

十餘枝成業倉箱所入比于膏腴而已丑旱魃
爲虐志捐以予饑佃計平時推食解衣掩骼拯
藥全活甚衆四時設祭必躬必虔待塾中賓

敬必久生平未嘗有二色驅馳南北足不履平
康狹邪里而軒楹堂寢棹榯屏障之屬一以土
敬王壽等頗之舉舅氏五長即別駕君項以石
城乃補　贈外大父如其官次存古次正邪文
錢文好古聲噪黌序名重橋門暨諸孫曾次第
用彦方是時外大父春秋高七秩矣慨然曰吾

歲晚頗自涸而貧族有祀弗時有子弗婚有喪
弗舉有願學者弗勸伊誰責也于是復捐田六
頃略仿文正家法創爲義田公私並利在昔戊
戌春始以先令君入　覲及不肖偕計上公車
從臾入貲爲光禄監事癸卯秋一疾不能起聞
易簀時尚與舅氏正邪談塲中題意則外大父
一生賚志亦略可見矣惜哉原配外太毋郭父
光禄劍泉公仕有聲望毋
爾封鄒宜人爲錫山紳族舉外大毋時有紅光

繈尸識者知非尋常褘幷及歸外大父始廟見
而命夫人已臥床褥外大母解新婦袿襦諸物
浣中裙厠牏吸應以進不減古人跪乳諠已又
躬[illegible]入城姑叔俱往外大母更爲勤哺飼弗使
[illegible]間舅姑命夫人曰爸夏屋而譁令偏處而寂
[illegible]舅姑能易致此吾嗣是目得瞑矣逾年命劾
[illegible]大仕辟歸欲絶驂七日夜弗休益將方抱孕
[illegible]奉大人擁護幾從命地下長公元肅有諱貨
[illegible]時逸于無度囊蓄長物與外大父同產者六

字消在襁褓中㦸仰兄若嫂鼻息外大母曰此
易事耳弟取遺貲均分而各掌之外大父與仲
各携其一餘封識以俟成立外大母即出簪珥
幷所遺付紀綱凡以養以讀以婚嫁盡取給焉
初市米鹽再市衣屨乃事居貿審守委慎益藏
調病翁居起理情性者十五年而元肅公亦盡
焉朝露矣自後先喪葬諸役外大母悉佐外大
父獨任之族黨自義田外問餽無常數其遇物
無不樂易而獨嚴于訓子至十年不更師聞外

大父讀萬石君傳恍然會心命舅氏輩訓行焉
外大父歿謝家政稱未亡人一室焚修密證菩
果益早習内則女訓諸書及修乾竺秘典一皆
以貞貿心行眞實事稱同德故一生伉儷唱隨
相得甚歲已酉伯舅氏剖竹石城外大母猶健
在官壬子冬忽以疾逝丙辰外大父受
[illegible]恩賜文林郎外大母贈孺人嗚呼外大父外
[illegible]也
[illegible]貢之口碑頌之于若孫益丕振而光顯之

大役吳㦸仁錫辱在甥行憶昔執筆墨隨于閫
[illegible]設餌隨于燕周旋最久稔識懿美今一旦如
[illegible]之恭聊托生芻馬鬣之風將成蕊鬱存歿之
感矣能解于予懷敬遵伯舅命詮述其大者以
少酬不朽兩尊人之志若夫生卒子姓卜塟筮
日有行實在帷　大人先生賜采擇焉

吳莊介公遺集六卷首一卷

〔明〕吳甘來撰

清咸豐吳敘倫刻本

重刻吳莊介公集序

吾邑吳莊介公遺稿其嗣君及人初刻於順治壬辰計疏策叙記傳銘墓表書詩共八十餘首至乾隆己丑間板已蠹朽　公曾孫可權復彙集後哲和　公殉難詩及哀輓詞年譜都爲一集六世孫永紹重刊之矣距今八十餘年板又壞矣　公後裔謀復授梓於予　公之遺澤何如是其深且長也憶昔　公致命時從容就義檢疏草詩文稿焚之曰毋留此以釣後世名而至于今聞其名者皆頑廉懦立莫不興起讀其文者即片言

寸簡如獲拱璧甚矣忠義之感人也深矣且古詞章之美於後世者人以文傳乎文以人傳乎惟以文顯揚雄潘岳沈約范蔚宗輩篇章宏富終爲世所唾棄宋之季年趙孟頫文采風流爲勝代逸才勝國之末錢謙益詩古文詞可稱傑作而皆因其人而不傳若夫張睢陽顏平原宗忠簡岳忠武文文山謝疊山陸公其正氣塞天壤間其文詞翰墨流傳宇宙至今讀之凜凜然震天地泣鬼神貫日月而[illegible]名矣豈僅以文傳也哉夫宗岳文謝猶有遺集傳張顏以一

倩彭且惟文山集詩文最多宗岳則奏疏外亦無餘焉如宗之王語溪集以呈祭文丞相文一篇倩前翰楊椒山疏稿詩文不過數藝而寸鱗片羽如見神龍吉光焉於以嘆忠臣之傳不在乎文忠節之文亦不在乎多抑又聞之言爲心之聲

觀公作徐節婦傳曰爲杵臼難爲程嬰則更難表義烈劉氏墓曰百年一瞬橫玉擲金而厭厭泉下山青沙白而煜煜千秋此即公言志書也追殉節日與兄訣曰今日之事殉國易全母難兄任其難我僎以杵臼自任至今過公祠墓間觀山青沙白悠然千秋煜煜公可謂遂其志矣若但文詞豈無多而卓卓有芒光焰萬丈昔西昌杜公叙公集云疏則似陸第則似董文苑則似韓筆札則似習碑誄則似蔡京間以六代詩章則出建安二謝詢篤論也公亦不欲以文傳即以文論又豈

不與宗岳文謝王楊諸集並傳也哉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夏同邑後學

鄭福山頓首拜撰

重梓吳莊介公遺集序

幼時理先大父遺書得　吳莊介公遺集六卷愛其文苦不能句讀得一二明顯語尋味之齒頰皆香比長手録數十首編成小帙明窓僻舘郵亭旅店驢背船頭花天月地暑簟寒爐

無不攜讀時或凭欄密咏時或拍案狂呼時或駭汗交流時或怒髮直指數十年來未嘗釋手見者以予有癖嗜也夫　公當明末造疾風勁草見危授命高標亮節與日月爭光者夫人而知之矣若其文則拾於灰燼之餘探於蠹滅之後吉光片羽見者恒稀又烏知　公之文之可以不朽者又復如是哉吾嘗躡羅浮之屐矣躡瑤臺度鉄橋登玉女峯躋飛雲絕頂雞鳴覩日出其高無上而疊巘層巖不可得而到也吾嘗張南海之帆矣

出虎門泝碙石濟零丁洋訪文信國遺跡光怪陸離一目萬里其廣無邊而龍宮蜃室不可得而游也讀　公之文知其高無上矣知其廣無邊矣至於峻峭如疊巘層巖深邃如龍宮蜃室吾之不能到不能游者依然也

而今老矣因念思宗時廷臣皆能如公之憂國憂民即其所條議諸疏不爲庸相所抑悉舉而見諸施行未必不可廻狂瀾於既倒措纍卵於將危何至有神京陸沉率羣臣以殉國之變哉如今寇氛未靖風鶴時驚而其族人士等汲汲於是編之重刻其有憂世之心乎是則非予所能測也謹書數語於簡端

旹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仲冬月上浣日

同邑後學熊炳離敬撰

重刻莊介公遺集序

蓋聞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吾族　莊介公遺稿初刻於嗣君及人繼因蠹朽　公之曾孫可權復彙集成篇及六世孫永紹又重刊一次爲　公後者每恨當日疏草盡焚文詞莫考雖旁搜遠紹僅存什一於千百然　公之盛美未始不因是集之成已彰彰著於前矣詎歷今八十餘年不惟板就湮沒併搜遺書於柱下合族僅存一二而守書官歲逢春秋二仲月謁祠致祭每仰其

忠纂輒考其著作族等幾不勝數與
忠祖之惧將欲付之剞劂又苦眾無
餘貲雖掌
盛朝
恩典賜予祭田七十畝奈每歲收租糶穀
除支給祭需完納餉漕外所餘無幾

何能使梨棗之重刊而鴻文藉以不
朽哉爰商之合族捐輸起工併採訪
家乘增訂續集雖不敢自附於述者
之明然令 公之文章一傳再傳而
終不至泯滅者亦差幸後起之有人
也嗟夫 公之學問經濟品行氣節

其膾炙人口者原不藉文而始傳而
即文詞翰墨之流傳要自可以扶兩
間之正氣振萬古之綱常則斯集之
刻豈獨為宗族增光計哉而吾族之
可傳可法者孰有過於 公之文哉
余生也晚去 公之世已遠然而景

仰先型昭示來茲俾世世子孫讀 公
之文穆然可想見其為人所謂有為之
前而其美始彰有為之後而其盛益傳
者洵不誣也因質言其事以敘諸簡端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孟夏之上澣
族姪孫人鳳頓首謹撰

原敘

吳莊介公與先文正事藍道合同日援弓其長公挾手澤以屬序會粤方蓄痛含愧詎能名高破涕卒尔爲之辞曰夫文章之於節義如膚骼相附匪可擘離董子曰五行者孝子忠臣

之義也五行莫忠於火然而天下之稱祭燁者必以歸之火之忠本異於四德火之著文亦異於四德其事木也杞梓楼規理希繩直利用之方矩操則易人臣法之則以諫劍封囊还詔批勅茂草妨墻燎原春游嚴霰摧

柯温穴冬菲人臣法之則以氛消北極箴揚南箕具其明光不敢獨藏至荊檮棘歸於燠巍人臣法之則以頌外歸德焚草隱回星星者籌可以彌堅烈烈者棒嘘不得嬌人臣法之則以重死於山弃生猶屣凡是數者火

之忠木而四德者之所不及也四德之不及火者繇其離主立質自欲見功自見功則其倖寔轉實則受光隨故火以光麗木則爲忠臣因麗見光則爲文士故曰火之忠木火之文心迺在昔先民自三間以迄正帝並以

全真盛昭竹素非謂魚能并德左右圖方正錄文章之事鏤賢畫肝本厥詩識出爲光怪爭嚴之情有同委質文力所居臣道隨之崇禎甲申之變莊介先生以給諫殉國三百年後垣蓋惟先生一人披讀遺書以跡其生平臣道臨難從容寔𤈦火德煇灼千秋景行之士或以閩祠忠先生是豈知先生者哉假令先生生不衰亂拍肩堯廷盡除痛哭日見賡颺賦詠優游滕輔怡悅發函伸紙即不能定其人爲遇難無苟之士是謂皐夔安言

不如遂況不為譽倀矣乎或者以邢部瓛瓛不皆有行弘濱金蔵不皆可又為此說者其人心愛夫野燈螢影有煇不燃邢邵之言與認祖擣其於文林撲瀲而已令就以文致疑寔節譬諸召燐供㸑役螢焚膏及夫爨滅膏銷而咎火為不光是則責用之已迷寔文章之難信若夫石蓃金摩炎精亦躍非如燧改晝出檀榆傭夫負販性濮氣騰則趋死如飴未嘗有綴學之素火不必皆木忠臣孝子不必皆文人夫忠孝不必文人文人未有

不忠臣孝子是故歸忠孝於先生者不在觀絶命之章誦辭親之句雖此兩言則凡歸文先生者雖書同身燼片羽無傳庸不識爲文人乎

婦寧後學倪會鼎謹

忠節吳老師遺稿紀言

豫章嶧照今居江湖瀰瀰名勝甲於宇寰而紛曠淙經遠水環山之趣則又首屈建城以故靈傑弗爽立德立功立言鍾于天下居恒每謂治植於天功録於遇蓋言直紕篤聽之餘而邪圖師旅彌遠旌墓中情懷理悼已宣菀惟言是賴自能興窺

墳典丘索精登覺毛難辭
不空參浪撰寫軋絲啜
手書卿一翰之累先生猶苦力
學鑿範窮繼起家徽眉
擣落去鳳從鰲拔之地每

大香葉謹錦左振編事
或激數以忠進作一人之
耳目賢百驛之儀取譽
坐日當即台四溪七詩無
多遐與逝王事麋監運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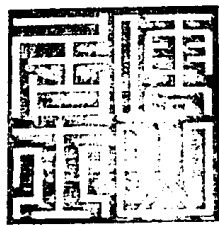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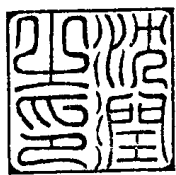
百六燦焰殉難視死如歸
以經綸未了之身一旦等諸
忠義幻泡淵必出先生門下
躬游模範以欽佇烈芳詞
快漏恨之可根最撲幽問蹋

足昔以至去不及賦大招以挽
宗玉述高陽以毅恒譚詞瀆
指以業判忌之值蔡以播於
越家賢吾畧話遺稿曝序拜
慶之涇曖借如覿音容不覺

其辭曰此吾師所立之言耶豈吾師而僅以言立耶因據深寧紫文與疏筆汨之虎山鏡環刻雲笈貝藏奔供不律為文字清真簡鍊直追紫桑紫桑因師墨妙溯流於源後先輝映宜參證於情繪於境使淵然魚俾法兔而參之抑為之邈讓莫及知之瑕萬中利己利人處

世憤世拒昧而謀廣學徹驗則是吾師之言即吾師之德之功矣珍辭山錮目思多讀聊書願經貿施莊荒漫叙

壬辰陽月門人沈潤頓首書

於越城署舍

原敘

吳莊介公遺稿就梓其嗣君及人屬子校且命作序以韻語紀之馮翼肇兩儀幹維繫何所八柱詎足支扶之賴人紀𪛉龍出河洛文章自茲始箕文蒙難時修辭不皇已千秋曉大常彝倫迺攸敘每當板蕩際

士節錚錚起采薇唫商山正氣歌燕邸方詔不可草稽血濺莫洗全此浩然氣朗耀照區宇明祚固金甌頹然壞穴蟻潢池蔓難除郟鄏鼎遽徙悞國者何人數之髮上指烈烈先皇帝不作下殿恥負與九廟靈身為社稷死惟時扳髯臣吳公最蚤矣公性本忠孝夙昔耿自矢嚙指瀝高旻孜孜繩庭武追其伏青蒲一官等敝屣抗疏動龍顏衮闕仲山補啣命剪周相持節尊國體頡紘八閩中璠璵快登舉儁飛息鄉園憂危在金阽時艱需良佐敦廹勞屢肯驅車入春明南宮羅桃李一網掄顧厨羣材

爭濯砥載陟大農垣廷議常移晷痛哭世事非讜論觸宰嚭國邺疇克紓天步日殆只狂霾欻自來歎息手舞斧有病不言病臣生何如耳南向拜再三摧肝謝萊舞君重親則輕仁成義乃取草詩納帶中引脰罔廷佇文正與文烈倪文正先生公鄉試師也汪文烈先生公同門友也俱同日死

師友同一軌公僕傳公詩遂貴洛陽紙競購公遺書户外錯其屨當公引決時手藁付知己後取而焚之謂名不在此嗣君勤討蒐心勞力倍苦或摹碑十行或存箋數語錄句求敗簏問豈索故楮凡得如干篇爭光止片羽攜以上沈公先生門下士一獲拱璧珍蠲俸壽諸梓眉山序廬陵大文垂今古鏜鞳鐘鏞音鏘戛盡厥美後生仰高山濡毫訂亥豕挑燈坐寒雪霜月嚴而嫵起步行空階雲漢章暐暐仰觀見公文公文乃在是

同里後學熊任頓首題於山陰道上

原序

非言之難使人重吾言之爲難使一時重之爲難使百世以後因其人而惟恐不覩乎其言則尤難也古今以來代有作者以予所見若相如子雲鄒枚曹劉之徒篇章風發載述人口童而習之白首而未之敬蓋其所傳者徒言而已至如潘岳范曄沈約江總輩險詖邪恐爲世詬疾往乜因其人而并有憾乎其言是豈言之罪也哉若夫睢陽平原信國正學之屬其浩氣在天壤既已昭爲星辰列爲山嶽而其風采議論散見于文章篇翰間者迄今讀其遺篇使人如覩其握拳嚼齒節烈慷慨之氣爲之肅然以敬慨然以思嗚呼又何異也莊介蕭菴吳公家本江右忠孝天植往在左掖謇諤不阿甲申之歲流賊犯京師身殉國難赴義之日從容賦詩天下聞而悲之初公之在兵垣也憤楚豫之失陷痛庸人之倡逃抗疏上封事思欲練兵食定功罪重棄城之誅嚴宗藩之守以爲

臣子之義有死勿貳今上不能設奇制險圖殲除之功次又不能仗劍登陴効守死之義墮名城棄疆土此而不懲安示來者其言甚激壯會時事已敝莫有聽者嗚呼使當日廟堂之臣皆以公之心爲心則國不亡國不亡則公不死公之死公之義也抑國之不幸也公爲人沉靜簡穆不妄交與退食之暇杜門著書爲文不事絲繡要皆繫人倫明風化通達國體務澤于道德仁義藹如也撰述宏富北都之變沒于兵

火子及人裒緝其遺篇錄以傳世濟南靜瀾沈師公門下士也遂付之梓于以表彰遺佚風示忠義其思至矣咸敢稽首而爲之序

古吳後學顧予咸松交拜題

原序

嗚呼此吾鄉吳莊介公之遺文右詩門人沈潤傳之而新建杜果爲之序曰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爲用也世之言文必歸孔氏迨曰辭達而已矣似若弁

髦其法而棄之迺叙述墳典犧易麟史刪定三百篇抑何爾雅而彪炳乎多學多識不如一貫空〻者扣而竭焉然至於微萍考骨初無所本取而對之又右探筐者何哉古之君子收高卑散殊之精以歸於吾之聰明而始爲學出吾之聰明以與高下

義蘇奇而始有言博而約謂之學達理而
循法謂之言內樞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
而謂之書予謂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語跡
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
郎人入縣要求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吾
鄉吳恭介公余素欽者其品耳及得遺文

若詩而讀之疏則似陸策則似董文苑則
似韓莘札則似習碑誄則出東京閒以六
代詩草則出建安二謝樵以大歷其大柢
也多識而嫻於辭亦既試已成一家言矣
入皆以是盡公而余獨以為未足盡公者
公初入掖垣疏凡數十上他不具論如祝

解綱貴政有疏如憤流氣不靖有疏如憐
才有疏恤民有疏至特糾銓臣壞法亂紀
內辨清執二字旌賢斥奸直如揭日月而
行矣繙其發言之質與所貫則根日蔡交
日新曰日逐事究詰新矣綰舉曰覈則更
新曰曰翻勅法新矣赦遁宥罪則曰新曰

萬心懍慴新矣一心愛戴則更新嗟嗟只
此三十九字政治得失國運興亡瞭如觀
火當是時人臣誰敢言昔賢誰能言哉故
余合觀公之全集當以恭交首疏爲經以
祝綱恤民諸疏爲傳以綱舉目張三條爲
諸以憤流氣糾邪臣爲史而喜而詩限韵

還想具味者聊亦窺見斑然其
全貌終不可起九原問之悲哉且
夫文章千古之業也　公殫滅之
餘燼而人存之物不得已血腥朿
忠臣義士之行尽載忠臣義士
之文首欲速朽而淪泯無名哉

繫於勝輔僑之真人者不容速
朽也是以我　公孝前朝節臣
而闡發幽光屢邀
聖世褒典賜祭祀蔭謚卹特為立傳
表揚史冊業已光昭矣迺又
詔採前明勳節遺編附入史館

公之文章庶幾果見於虎觀
石渠中矣不肖距　公百有餘歲
藏板斷殘蠹蝕而海内又鄙
架之藏檀攘卑之富者不肖
又牒賊書有見聞者不速謀重
梓深懼剞劂果易纔舉以仰副

聖天子加意錄節盛心并合二光為
一帙顏曰遺集並後識珍眼亦
廣復耶哉　曾梓祖超之公所
叔諱巨手知　公殉難詩及哀
輓詞二卷年譜一卷祥殿福
宋排雜世亦曰同声東和嘗日

所得於親炙者真要可一一臚
實哉又豈引海内文人一一揮如
椽者亦足為我一祖光也集成
不肖不勝喜且喜而不忍中
宵寤夢若醒見　公正而危坐
彷彿作爽卓狀嗚呼是而剞劂
厥
雖屬重贅亦体哉　先王父及
諸祖之志併乳兒海内名公贊
典也祖之謹也若在我　莊介
公楚卓初心則仍未許焉敢引
以弁其端

曾孫可權謹撰於樹友山房

原集述略

先君嚴靜簡穆不妄嚬笑雖退食杜門閉著文章自娛一切謁墓倖貴之言勿屑也然訏謨遠猷則瀝爲封事桑梓利害則陳於尺牘忠孝節烈則馨之表揚山水烟雲則形乎咏歎而已乃甲申殉難燕邸生平筍稿盡付一炬嗚呼痛哉家仮傷手澤之無存慮後賢之莫考爰勤搜輯數年於茲除先君存日所刻諫垣封事外共得疏六首策二首敘九首傳銘墓表五首書十一首雜著四首詩三十五首

箘雜詩一首彙爲七卷詩曰遺稿
存十一於千百敢命藏之名山聊自
傳爲家珍云爾
順治壬辰陽月男家彶百拜謹述

聖諭
内三院於順治九年十一
月十七日辰時恭奉
聖諭明季寇陷都城君亡社稷
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
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
大節可風着禮部會同院
部等衙門堂上官詳察確
訪死節職名并實蹟具奏
勿遺勿濫内三院即行傳
知

卿凌義渠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
奇太僕寺寺丞申佳胤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
河南道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皆自盡
簡討汪偉與妻耿氏同縊四川道御史陳良謨
自縊妾時氏同死惠安伯張慶臻闔門自焚駙
馬都尉鞏永固自焚其室刎於火中凡此諸臣
皆一時殉難之烈烈者考其平生斥彈閹寺百
折不回鯁亞直立朝忠貞夙著惟其平時犯顏

敢諫所以臨危授命不移忠魂□□埋沒無聞
恭逢
聖朝鑒及幽冥臣竊爲諸臣幸之謹述所聞之最確
者如此此外尚有戚臣焚縊而死以及隱忍一
時終於盡命者迫夫宦官婦女庶職青衿忠憤
盡節者其人雖微其死同烈所宜博諮以仰副
聖明勿遺之至意至於逆闖入關渡河時長安縣知
縣吳從義投井死山西巡撫蔡懋德大同巡撫

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皆自縊寧武總兵周
遇吉與妻戰死其捐軀殉難忠烈皆同乞敕
并察以廣作忠之典若彼誤國擁貲拷掠而死
者所當竟覈以仰遵
皇上勿濫之諭者也臣感逢
聖主謹陳所聞以備諮察字稍踰限仰乞
聖恩矜宥臣不勝云云
奉
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奉
旨諭祭文
維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二
日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
國史院學士李奭棠
諭祭故明戶科都給事中贈太
常寺卿吳甘來之靈曰烈
士成仁齊志而沒忠臣報
國捐軀以從爾吳甘來居
心忠孝秉性端良值逆寇
之憑陵節舍生而取義朕
追懷往蹟宜表忠魂特崇
祀易名用垂不朽靈其不
昧尚克歆承

祭品

靈牌壹位　席棚叁座

猪壹口　羊壹隻
托爐拾個　蔴花捌拾隻
松子肆觔　蓮肉伍觔
紅棗伍觔　栗子伍觔
大饅首貳拾個
核桃壹百捌拾個

匡言敢諫震動一時天下聞風而興起者多矣及社稷亡天子身殉乃從容授命讀其所與兄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附錄

明史吳甘來傳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來與伯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以賑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憤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帥大機權也陛下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旗報捷黔蜀爭功陝右守功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緩則責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進或退以封疆畢乞之而賊尾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備罪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

[illegible]先生撰表忠記列江西吳莊介公傳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號和受新昌人與兄泰來先後成進士甘來由中翰授給事中博聞強記負援幾再在垣中敢事畏葸時大司農畢自嚴畏嚴逮下獄咸稱其冤第上方震怒無敢批鱗以願者甘來獨力爲申救比年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間人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陛下既發粟賑濟猶恐被澤者少乃山西難民半爲總兵官

張應昌等殺之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之兵甚於流賊嗟此赤子陛下欲生之而不能武臣凡殺之而不顧臣竊謂賞罰者將士之大機權也今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彼受命建牙或遠或逐既以封疆之罪亡之而賊逼之將帥雖罪狀已著參論頻加止於薄罪而已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將聽賊之自來自去誰爲陛下剪此寇逆者甘來

其言下令申飭逆案外定餘黨尚有漏網居津要者乘帝諭廷臣公舉案學遂及逆案中人以當上意閣臣又陰主之甘來力爲駁正并參閣臣逆黨終廢不復用直身大起丁艱服闕掌戶科列上練兵足餉十事又疏陳開礦不便上皆報可時中外多故荊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借護藩爲名爭先避去甘來撫膺曰是棄

地方而逃也如此則城社人民將誰與守抗章上言天子衆建諸侯將皷藩帝室故詩曰宗子維城今鳳鶴纔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討賊之功次之不能伏劍登陴效死守之義惟先去以爲民望而撫道諸臣反假護藩爲名掩其失地之罪是借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而撫道亦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上大嘉

[illegible]東其[illegible]嘉祉曰西北
事日[illegible]今所憂在兵民秦晉之
失[illegible]之今且及畿輔矣都門列
戍[illegible]兵餉而兵聞賊奔民見賊喜
人心[illegible]已[illegible]無餉也甲申三月闖賊
逼京師[illegible]部郎至寓執手曰事勢至此奈
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illegible]傳帝南幸甘來
日上南幸必不輕出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其
行遯者慨然曰吾不能禦兵討賊乃欲苟全求
活耶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兄凡上疏草曰留此
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持慟哭
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先皆死無以養終古者
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而在則上木之哀
彰逐國之陳濟皆可為也否則求其人於白水
起罵賊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矣縊之冠帶北
向拜猶南向拜者四引佩帶自縊初聞賊信亟

汪檢討偉與甘來密訂同死後兩人果踐其言
南渡贈太常卿謚忠節
本朝謚節愍
虞宜日明制六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試
給事中印累七而缺若七矣使非公之捐軀就
義不且徙令賊臣尤時亨遺唾千載耶公信烈
空一鶴霜林一隼也
楚吉士曰陳虞部調元建兩朝忠烈祠於武林
西湖黃石齋先生為之記其殉甲申之難者京
朝官十九人又附以外臣三人而武臣勳戚不
與焉
國朝定鼎特命各建旌忠祠祀於其鄉予以贈謚錫
以祀產春秋二仲府縣正官致祭今遵守勿替
後之論世者讀列傳而想見其音容謦咳庶幾
於廉頑起懦之義不無小補焉

省誌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戊辰甘來成進士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甘來擢刑科給事中抗直敢言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抗疏救之帝重法繩下朝士坐大辟者累累甘來疏請停刑蘇湖設關商舟多覆沒甘來請罷征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間人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陛下發粟以賑猶恐被澤者少乃山西饑民半為總兵官張應昌等殺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臣實痛之又言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剪凶逆者帝納其言為下令申飭憂歸服闋起吏科進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十五年

起戶科都給事中列上綠兵足餉十事一日帝詰戶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元璐門生也進曰臣科與戶曹裏餉可按籍稽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不特無餉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頷之賊薄都城時兄泰來已官禮部員外郎甘來囑歸事毋而已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辭畢盡取疏草焚之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釣後世名罪彌大耳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南都贈太常卿諡忠節

本朝賜謚莊介

旌忠祠記　　黃□□

莊介吳公五祠堂也其祠堂在五指治左每祭丁之明日縣正率屬文武具少牢潔齋以薦定典也亦隱與禮寺祭禮子孫爲高曾立祠以祀義也而莊介之祭動與有司非有司致私莊介也曰命於

天子故凡祭典之出於子孫之私者報薦雖殷恒視流澤之長短上下祀之久暫或澤五世而斬或澤十世而斬而祀亦竟無不斬者夫不有與天地並爲不朽之節何有與天地並爲不朽之祀若莊介公丁甲申三月之變龍升鼎湖臣決遺弓二十四賢中公首屈一指凡殉國運錄悉汗青貫日可不待詳綴獨吳公敢謙巳見於當官投繯尤急於謝職人曰莊介可以不死吾曰莊介郎官非清要人巳家食而亦必死何也稽絕命詩中語曰君臣義命乾坤曉又曰傷心仁義

一身周夫仁義人心之理也即天地所以生人也故有仁義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乾坤莊介之死亡仁義也死君臣也即所以成乾坤也而安得不死也而死且不朽也是宜祀也亦祀且不朽也都是而後可與天地並久長也先是莊介死時里閭之問吾知莊介必死雖然天地間何可一日無莊介也古者鄉先生祀於其鄉井鮮蘩命其塑像祀之無以昭忠烈而快輿情不數日捐助者累千人得若干緡僉又曰舉則善矣不可不重其事於當途呈縣李公名世爲作序以紀兼請由報巳而厥有成命五典具錫總按江西監察御史周公燦奉行牌開動支銀一百兩擇大空基建立祠宇在蔡鳴予當此乾坤蜩螗人心旁午雖上下協力而庀材維艱厥功仍未告竣爲迫我

賦祖龍飛詔采前朝節臣實跡旌顯莊介首邀曠典予

誥予祭予葬又賜祭田七十畝特祠於宗
祀於是祠加崇廣上下計二進可容揖讓升降
停祠而爺孫以因房而子孫及文武官從來覲
祭皆并得展敬于其中中一甬道前後餘基若
干弓復買與馬貯房亦不致直撓祠與外通道
皆晉為限寧中之美能令不得其門者所罕見
前向一坊臨通衢古達巍巖前則芳森可共仰
也且令於軍官民曰此

天子所以為非介地也戒毋侵ヒ者有罰嗚乎非我
國家爲世砥俗開萬年太平垂千秋曠典公何自
得此而并參苑節清風亦不足以膺此也是有
司之祀代
聖天子祀之非一登一豆甓給於子孫澤斬而祀亦
斬者比也又烏乎其有朽時也運啟初蒞玉藍
下車即遇春祀登公祠堂見其車服禮器肅然
瞻敬仰象於不已祭畢省祠而崔嵬輪奐中不
無堅壞得毋之廢遲啟瞿然懼亟捐俸修整茲
則煥然一新矣夫自順治十三年至康熙四年
為時未幾而公有不朽之祀祠且有必朽之質
此又責在有司能仰體
聖天子嘉䘏節臣之至意與致萬世之盛心也倘
得名曰碑曰督修某捐修某將借某介青宮一
壇之付而垂不朽於天地之間抑未可知謹記
以告蒞茲土者

丁之明日遂入廟行三獻禮祭費皆自田出而

田已予七孫七世傳守之以新田隆斯祭也子

子孫弗替引之所謂義祭之乎允者此也公

孫其不朽矣

卷一　疏

卷二　策　叙　傳　銘　墓表

卷之三　尺牘　記　文

卷之四

不至因迂滯而反付皇上疆土於一擲也臣無任惶
恩待命之至

交泰日新疏

題為泰治將新[illegible]呼閣遵旨陳日新之要以當萬
年之觀事臣理[illegible]大理豫語披感激思過未知所
以拜命之務[illegible]遭逢時際昇平太平有道之長
過[illegible]想臣[illegible]百諸治術有當於萬疏者竊惟
商湯之銘盤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崇禎元
年積前至今五年亦日新之遞呈也顧皇上所為日
新者與徒歲月而在夫治國家理人民也且新之象

為生生不已日之極為悠久無疆歲漸月砥無旦夕
效而有遠大功則自五年六年以至千萬年治奏邪
隆民安物阜尤皇上日新之遞至也皇上英明振作
宵旰爲勞無刻不整飭無事不綜核乃至[illegible]
權宜剔出所欲一新中興美蹟者甚亟而臣顧回頭
細數之謂四年五年以前人才可疑也錢糧可問也
兵馬可查也刑罰須明勅也邊疆營壘器具須從頭
料理也商邇年以來所收用人實效者何若錢糧逐

正須臣工實圖莅飭毋得僅託條議該部知道

去弊植德疏

謹題為去弊務盡植德宜滋謬進芻言附陳臣鄙亟有事道者莊論頗嚴越人意表停事例以慎名器重行誼以敦化源大尋為作用超出尋常萬匕矣臣歎呼之際繼以思維竊惟取士之法辯論徵舉策賦帖括制度代更格亦錯出而專主經義唯我聖朝以高皇帝訪羅薦辟舉行輒罷竟莫復周官選舉之舊時

也勢也乃晁錯入粟一言遂與役造相終始亦時也勢也皇上當經費殷匱時不難舉數萬金錢而捐之將以杜倖濫而清弊蠹新例既徹則雜流溢三考在耳夫所謂三考者何謂也吏掾之在外者一考無過方准兩考兩考無過藩司乃覈其優者而送之銓司撥役各衙門品勞序選不及選者則省祭雜現鍾劉本道曾仍其人千百中不一二而諳習吏事競守法令則可指屈矣今隸名順天府州縣而營辦各曹者果能[illegible]格乎宮如騶度吏有兎營玩法[illegible]文衣冠[illegible]諸司[illegible]爨選飛跳伎倆皆若而人也使事例除前[illegible]革仍不可究詰溷淆何日可明則一切咨送各色[illegible]宜清楚而詔藩司歲一彙查所屬兩考之役者入而效勞匕課選次俱有定留莫可移借庶幾截遞會典而嚴銓規並不至為各曹案牘累乎且明旨所云曾經納過者姑准照例序選茲銓路雖清亦何可不亟行查明立戾定案防將來溷入也此猶其

小者也辟雍何地非皇上崇儒重道與賢育才之區乎六龍飛幸各宿橫經依然環橋盛事也往三老五更猶慙[illegible]宗今司成所訓廸者何如人哉或為借途取選或為潦倒走瑭十幾一二鳴叩之易多半孔方此歷代所未有彼州縣庠序入一二遂生工生其詭異事而爲天子俊秀子弟者乃若此相沿而無變計臣所不解即援納遵難議罷就中寧無修實行而獵典故者乎其不足請令學臣於諸生中擇德行文學

奏領運之册一俟至則催募重擾前者監兌吳道設
貴運弁自有應得之律乃限越保舉而罪坐杖斃使
後來任事者或以蹈轍爲戒如漕務何哉宜漕臣之屢
請申飭也其次則縣邑匕非不可爲也新額可追帶
徵之營抵獨苦加餉計畝重派之則倒或備一官屢
見遷邊地方安有起色稍加劑酌反稽國課即臣邑
新昌奉有遴任甲科之旨亦何得不仰遵示信也敢
因披瀝而併及之總惟聖明裁鑒臣無任悚息待命

之至
聯維崇禎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本内關係吏
治士風的亦有可采該部着議一併具奏餘各有旨
了

代公疏

題爲熱審伍期恭陳祝網寬政以延皇仁事臣等謹
孟夏之月令日斷薄刑决小罪出輕繫仲夏之月令
曰挺重囚益其食豈非調祝融司令萬物茂長而囹
圄一片地獨苦蒸鬱此天地所猶憾乎聖人有鼓虐
之事於是乎疏滯理枉以布其慶澤我皇上加意刑
章詳讞速結屢煩諭諭臣等竭其舌頴無能仰助好
生萬一當事諸臣亦既凜匕於認限嚴綸罷勉從事
矣維是從來囚數不減千餘哀此煢孑茂草何日三
木若體五毒侵膚饑餓苦其内蠅蚋嘈其外悲痛之
椽不堪聽聞睇彼驕陽無殊烈火戾氣一勝轉避無
地有相率以待盡耳延頸而望曰聖天子其下熱審

之令而生我乎成湯垂泣我皇上寧有靳焉然在上
爲汪浩新恩而在下或爲奉行故事臣竊慮之臣非
謂此輩盡可生也其成案久定展辯無因國憲天誅
總歸應受亦何説之辭乃應成者繫應配者繫贓贖
未完者繫此已無死法矣而或至頸生猶翻各有情
罪也試問千餘人中寧無沉冤益覆欲泣而莫可自
明者乎寧無宿業株連破弃而莫能自脫者乎事不
關欽件則諸司來送紛贖每難清楚案不經堂催則

倂舍曹郎吏胥豈難除閣甚至一事也正犯眞情之
不出一人累其切証者有之一人也失入失出之兩難
旣鞫其人累者有之鵠形已同餓鬼白日椎號青天
即思其一文易一紙以爲申訴而未能也而奸猾有
力者且或倖天恩爲巧脫竟愈無生路矣成祖文
皇帝曰匹夫匹婦不得其死多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皇上親揚祖烈念切辭刑守三尺法者即或殫
精於讞獄審結從案不及再詳或留心於重大事情

誤犯未能盡核趁此時而徹頭清楚悉疏淹滯眞各
司事與倘德音既沛僅以開釋抵責不仰虛解網盛
事哉蓋天命一申飭之也聖主之愛人也于無可生
之際猶曲致其生全之心生而死之所以飭法死而
生之所以明仁嵩一有不死于法而死于頑忽之承
行者臣等能無競處此乎謹合詞披瀝仰干聖聰臣
等不勝屏息待命之至

時維崇禎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熱審大典各
官俱着用心勸讞務雪冤振滯稱朕欽恤至意不得
衍套塞責該衙門知道

請釋纍臣疏

謹題爲纍臣有應得之罪乞皇上立予以罪而賜之
生全事臣待罪刑垣與聞讞獄見藏覆中有贓私狠
籍者未嘗不舌唾欲嘔也有惡跡橫肆者未嘗不髮
怒指冠也鵠逐之不遑而敢冀拾殘瀋以干綱紀然
至贓私惡跡無可搜索臣不得不心憐之矣且每讀

矜疑案款年近八十者雖成招重辟猶或幸徼末減
而遍觀融將飲聖諭特頒一時臣民歡呼覩頌謂凡
在從扞俱荷聖明矜恤也而況居八議三宥之列者
耶罪臣畢自嚴一耆蒙累五載纍功當其鞫鞠詰獄
童叟涕垂而臣未敢謂自嚴無罪也自嚴之罪豈獨
在爲鄭友元地哉使聖主如天好生恩周覆幸不得
全其維翕之仁罪一使司農一席一推而雖其人再
推而雖其人心計歷練頻延議數四推敲無以擇九

窮其黠豪不能安營而運策其黨從不能散出而當
賊其爲摺獸乎跛之鼻不過半憑山險以自護半
是則掠以爲資而萷將或擁蘇高城以待賊或結隊
尾逐以送賊甚有如昔人所云賊來梳汝兵來篦汝
或驅民而入賊至飽掠以去者爲驅逐功謂境內
無事矣而鄰且爲壑所殘擾者仍我皇上金甌所屬
劫者仍我皇上赤子也日復一日其尚忍言哉夫今
之患非獨流賊而已也向者東偏急則醵偏兵以應

之乃收拾西偏又須問之東偏防表防裏不難動中
原以事藩圉而茲且不得不撤藩圉以事中原叛將
逋誅偵探叵測狄高轉盼事未可知堂匕海宙而登
壇僅恃數旅東移西調萬一邊防與賊憂並棘將舍
賊圖邊而任腹心蹂躪乎抑舍邊圖賊而忘重地憂
危也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即仰恃神武布昭中外鶩
伏乃灾警變徵層見疊出何地可恃以無恐而顧犬
補牢向答旦夕緩耶且時事有不平者二開府建牙

動稱近標選練以美聽聞一遇有事遂成束手道臣
易置非[illegible]有[illegible]而稽才望則又或以未經歷之人
御未簡練之衆[illegible]而[illegible]已[illegible]明[illegible]要地
監司以久任而今已無處非要地矣在匕宜爲干城
之固邊大宜聽其羽之勢彼守道所隸數郡耳而又
多裁衛與其地亦提選以須銓補何如積級經能以
課效令便各道不生身家自保一意率守令而籌四
封之任所屬衛有籍軍府州縣有民壯鄉有義勇各

酌地方所可爲各竭心力所可致若唐李抱眞領昭
義軍土瘠賦重民貧困無以養兵選丁試射三年而
步軍冠天下先臣王守仁之治兵也[illegible]各[illegible]及巡
簡驛丞無不可將者安在數戰經書竟無一旅可觀
兄當緩急乎惟時勢偶艱才品[illegible]以一日成敗
定爽維及開誘御耳即眞實不稱[illegible]撫按自簡在稱則
加銜而遷進於左轄馭輕就熟寧患無[illegible]料耶此
[illegible]之指也乾[illegible]一着則在固結人心民生窮蹙極

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亟飭邊籌疏

謹題爲危疆不堪再悞請勅議失事撫臣以振諸邊而亟籌津海要地事臣聞海防之哭潰方鎮而不勝燮且嘖也流孽方横於內地避鏑警動於危疆維此百二河山總成休息其後撻蠡茲騷撼哉幸仗皇上威靈敵不數日逼海去顧該鎮枉殺之人民已不知幾許也覆殘之士馬已不知幾許也擄失之粮畜委

棄之甲仗軍容又不知幾許也全軍且沒亟須從新料理當復需幾時生聚費若干金錢而可復疆圉之舊問誰受高牙重寄彈壓此一方者非趨撫某之職乎某之秉節鉞數年所矣詰戎飭備歲月已長豈受事方新者比而地稱險固逼隣強敵金鼓營陣之事非其民所目駴而心悁簡練驍雄俾成勁旅宜何日不拖焉而調食粮者三萬人其應出戰者不過萬餘人哉且衆寡雖不敵乎哨瞭可明也要害可扼也壁壘可守也堅壁清野亦疑設伏可相機持重也乃空委全部卒兵於頭[illegible]危鋒之下使碧草淒風青燐點只望該撫而長號耶彼總兵賀某之弱三秦軍民僉以賀教官目之目在該撫耳目間豈其絶不知聞不知是[illegible][illegible]也知之而互相容徇不入告我皇上是以軍旅爲兒戲也意者謂偏師實弱可恃以無恐而殲殺已是其功矣横攙又誰當其責今賀某遇賊輙陷名實果稱若反以死事自蓋該撫有靦面目將何說

之辭險固臨封是養尊處優地耶卽其任內非無提報功罪自不相掩伏乞勅下議處無再悞危疆示凡爲撫臣者勿狃一時之安而忘大敵之至也臣因是而思近憂之更亟也天津距神京數日程向者江淮道梗恃此盈匕一線運道關臨且天下千百漕艘咽吭在焉非獨戍關將士望津運爲續命膏也河防踈矣關外之餉路可慮敵耽匕窺伺定指津門萬一狂颷盜帆無端相向果家落水軍所能制其死命乎此間

屢實具諭敢已知宿勁兵以防重地真不容須臾緩督
臣御史者品雖崇其才實足腐用人各有所宜恐利
害之係御某者小而安危之關封疆者大也謹乞聖
鑒施行臣無任屏息待命之至
崇禎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著議具
奏該部知道已有旨了

朝審省刑疏

謹題爲殺之三已成覆奏宥之三尚祈聖裁事臣從

朝審後覩三木纍七而心惻也豈不嘗閱彼招情自
作之孽三尺罔貸特謂此諸人者亦天覆之地載之
父母生之我皇上仁育而義治之胡爲甘逐以及於
死乎其不得不死之者法也非皇上心也三覆而既
上矣法司亦已無敢輕徇臣同官且相與參詳愼厭
大典一切係纍從此聽命皇上矣臣附名覆奏而嘆
祖宗立法其詳其慎若此其盡也輪直登聞而服皇
上好生惟明惟允其審其切也諸四則自罹國憲也
嗟乎詐因亦發待棄身西市而後膏皇上斧鉞哉其
哀慘無地而心死其枉械永歲而身死其戚里共擯
辜慈莫敢而身死雖使親息偷延生趣已盡不得不
死之者法也非皇上心也乃臣何以復有請亦曰皇
上於元惡巨憝決不待時凡此奸慝亦既知所懲戢
而邇殺邇未罔爲水爲旱爲盜賊爲海嘯風狂天之
降罰已甚幸聖明在上祥祉所集多男歛福慶典新
行海內方仰承太和庶幾皇上轉殺爲生篤天地神

明之佑兩臺臣以停刑請仰奉明旨知宸衷自有淵
裁則於萬無可生中帝下車之泣量施悲憫以風示
有位無致枉濫莫此一時乎一介之士救雀渡蟻輒
來美報況皇上仁如天其蒸動太平又將未可指數乎
即此諸人何足恤然臣以爲天地父母所不能生全
者正不得不待皇上之酌緩須臾也謹披覆奏之意
重在矜慎故敢昧以陳臣無任惕息待命之至
崇禎六年十月初八日奉聖旨已有屢旨了刑

部知道。

儲才三議疏

謹題為致治資才救弊儲才三議以贊聖治事臣惟
治術無他用天下之人成天下之事而已茲輯瑞來
宗計典遺重公車之士銓集待試羅卓俊而幹時艱
此一時也謬有三議為皇上陳之一曰作有司之氣
兩斥而既嚴矣不肖者業已汰去其蹟望顯著皇上
且將遴而進之為郡邑勸顧一邑得人百里之內治

一郡得人數百里之內治非徼比一事也責之興利
責之蠲害責之恤災救患責之練兵固圉及其報政
有成乃向銓兩程算或使歸而敲朴吾民盡其脂血
亦念數十萬流賊蕩滅無期皆飢驅赤子乎計臣前
車是鑒披襲雖寬而帶徵與正項有別預徵與見追
有別荒地與安土有別凶歲與豐年有別軍與與太
平有別徵虧與多欠有別節不許借撫字勞飭催科
稍亦何至以一肢短浸全體長固當明白開列仰祈

聖[illegible]有司知皇上愛民急賦至意感而自期為保
[illegible]為受毋循飾而非催追呼吏也一曰修湔
除之[illegible]臣於親體臣法司推明綸而出額手盛事而
未聞所[illegible]者何人所除者何過以祖宗相沿重典皇
上特渙新仁不難命官置郵達于留輔而藎近僅存
虛文且也謫詰類承愛書登上乃恩綸一旋竟若無
堪承受者臣所不解謹按會典一款有司官凡犯過
誤者初犯至三犯皆問罪復職又一款在京文武官

員除贓罪外所犯過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除今議
察之下豈絕無可復職之人而降罰諸名目列諸章
奏未始非紀錄在官也法司臣嘗以為言奉有隨時
奏奪之旨宸慮淵微豈不謂有被罰之因即有開復
之期以類餉罰餉完而罰開矣以盜賊罰盜獲而罰
開矣以脅驗不稱罰事竣而罰開矣獨典試詿誤諸
臣不復作薪標使也竟當以何事何時核請聖鑒臣
思敕月省新一心集事處旨昭然被刑官縣令事繫

稽訊覈奸徒妄許更係紀綱只恤刑數贖轉聖人解
網之慈有贖罪一言佐司農提矜之策經時服念數
段參詳其責在諸司逕緝有限奏報有期其責在撫
按如許遷延何辭罰例謹款摘於後乞皇上明勅施
行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時維崇禎七年五月初二日奉聖旨這摘參事件照
例罰治仍着嚴催速結前月奏報內郭昭封等重案
已奉旨各立嚴限如何仍復延捺該司殊屬違玩又

吳震鄭大成陳萬化三案這奏內不見開載是否完
銷俱着明白回奏刑部知道

清獄好生疏

謹題為註銷所應言者實可達皇仁回天意遵旨明
白陳奏事臣且摘參疏畢而猶慮速清滯獄之明旨
無以仰副也含冤召孚解蹵致雨臣方日以催銷當
補牘問囚數何至千三百餘人則重犯居其一追贓
居其一逮繫居其一也問贓私胡不速追而令受本
身罪之以出圜土則或行原籍變產或牽親族攤賠
甚而人亡產盡子代其父翁代其兄又甚而族乏親
孤皮骨徒穿朝夕就頸無極法藏比分文無納也問
審訊胡不早圖而徒擬止無地蒸鬱交侵則除見在
限審外有犯証未齊有人犯在衛又有幾經讞奏而
奉旨改擬也臣于此際反復深思其可勒限訊結者
赫上嚴綸誰容寬假而限所不及非明白告我皇上
則諸司且含糊姑待付諸無可奈何恐逐月報故之

疏人數日多如好生帝德何如亢怒天心何甚矣獄
之不易清也乃皇上清之則甚易皇上試勅詢該部
彼巨猾不容輕貸矣其人亡產盡情罪可原者實在
幾何人無以一辨累數命使借欽件肆株連也即如
運弁之繫纍七三百餘明旨不曰情似可矜乎雖押
發漕司自有成例其旗甲臨缺應繳真贓與折乾盜
賣殊科者似應再為勘斷諸如此類詳推棄列隨熱
審疏上以請聖裁或不至纍作獄底遊魂乎若一人

未至丁丑秋以待者數人一案未了而瞻顧以需者別案首事京有事經歸結當分首從則先究其本等之情再以應得之罪瓜蔓雖離隨與宜豁且盍使大獄老奸聚囚無通等非快事而詔獄所司多關大案即奉有各立嚴限之旨者何時報結三日一奏之限亦何急之耶抑皇上好生至意則不可不大令臣下見也刑官而富貴之思重于名義深文之與平反孰易孰難國朝設大理命覆奏而冤枉不與辨理者且

有律昔防失入也今若防其失出一番回話一番驚畏就去許多時日矣問官之神情不王秆莛之刑措何期日來稍奉依擬便有數件完銷使從此不必以意測皇上而一奉律例從事無容觖輕觖重不至吡陰吡陽法之所止微承俞綍乃滯獄猶難清楚承問者亦復何辭自解哉至于提問候問原非盡入囹圄草職還職與削去無執着具千秋之議與受一日之生者自分甚等非悉須刑罰治也臣敢以職思其居應憂乎陳言之詔倘蒙聖明採納令下流水俾幽骸戾氣忽就昭蘇而後申命撫按日其飭有司省刑罰無以詔獄繁拘禁無以追徵肆鞫楚若此而蒼穹未格雨澤猶愆臣請任妄言之罰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昔維崇禎七年五月初二日奉聖旨這所奏清獄事情着該部遵旨從公速結以疏淹滯毋得再延

申明賞罰疏

謹題爲將乜滅寇請以申明賞罰爲第一義事將不自靖縱師擄掠弛令驕兵致取困敝詎可圖敵也今我徵師新集戰守隨機諸凡固陵寢扼險隘密偵探稽糧糗飭城守嚴保甲詰奸細防降卒表裏並慮示彼疑兵間諜是謀除我叛孽廟堂自有密算諸臣非無借箸臣其敢以不知兵書生謬爲贅瀆顧賞罰二字則將乜大機權也請申言之皇上金幣頻頒使者相望挾纊投醪不啻矣而受賞維功不宜賞而賞則人

自是□□殺賊則加賞不效則加罰似可勅督撫鼓
厲委用自是權宜其暗遣資糾於樞機從前條奏宜
明一□可進於數辭不妨使成封事而閣曹抒悃弁
流諸□正須實有本□方可見勁無爲勦襲泛陳涸
九重焦勞而隣一塵奇□乞皇上鑒勅施行臣
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聨維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奏內申明賞
罰及條奏不宜襲泛俱說得是該部知道

欽案久定疏

謹題爲特糾壞法亂紀之銓臣仰乞聖斷立賜處分
以澄治源以昉亂始事日者召對再承皇上首以清
執之旨臣下開誦吾咨牧曰俞曰都千秋盛起臣且
幸身親見之吏部左侍郎張捷首當推擧倍宜矢公
矢愼乔揚盛典不謂其借□案之名遂其私之寔假
逆案之奏行要君之擧也天顏正霽遽作悖々恨怨
之辭容探方安獨示揚々驕異之態設殺遂及群工
舒宮甚躬自我臣方悚聽□必有殊品隆望方□
不□待之人仰副明論備塞羣情而乃以逆案之呂
純如應□乎張捷豈喪心病狂天奪之魄以及於此
乎皇上總鑑當寧六年一日驅逐無所遁形豺狼應
知喪膽而猶嘵々饒辨胡爲乎夫逆案皇上所欽定
也呂純如等自干國憲皇上之罪人也以欽定之案
爲諸臣黨同伐異之案以皇上罪人爲諸臣紛々攻
擊之人此而可欺孰不可欺此而可蒙孰不可蒙此

而可巧施其營徇孰不可爲營徇且皇上所注念者
清執而捷曰清非清謹之清則必比匪作綠而後爲
澄敘流品之清耶執非執著之執則必翻功罪變是
非而後爲畫絕偏私之執耶皇上用清而捷偏用婪
皇上用執而捷偏用巧欲以機心潑口䟽塞險辭無
佞倆於天威咫尺使三事九列屬奸猾之臣縮手
噤舌而不得一吐何其謂舉國無人而且視我皇上
爲何如主也張捷可以已矣捷爲臺班時未出一差

身于[illegible]制使乙丑逆黨京堂賄靈化逆業以身爲
乙[illegible]金臣桀鷙捷陽爲數疏求去而復致書荐
臣[illegible]輕描淡寫之語乞憐愚失傳作笑談今攝
衆方循不思飭銓要緊全在推[illegible]實過邪門而首爲
逆[illegible]者則在附[illegible]從死灰[illegible]燃逆案諸人輩金思
復長安誰不知之提果保用純如矣純如監隨擾驛
到九江武昌一路戮變而保爲潘頌美厥逆搆李實
陷死周順昌諸臣而保爲執此豈無爲而然乎提用

純如而凡在逆案中者如邵輔忠張樸輩皆曰純如
用矣更相與望提而趨即不在逆案中者亦曰純如
且用吾何爲不可用並相與望提而趨張提之門逆
當如市然其如誤銓以誤皇上何哉夫逆案皇上之
刑書所以循天道章𥚃訓尊朝廷維名教防逆漸飭
臣紀不可亂也提敢銓數載來袞亭無異才乃必向
此中蹤切金多緣熏道路知心意中數入不斫自認
已則不飭而首爲亂階臣職在言刑敢避[illegible]且罪
孚[illegible]之推[illegible]守未逃明旨遂蒙賜罷張提面奏
如許乃并逆案二字而隱之[illegible]可容于堯舜之世乎
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提[illegible]斥以爲人臣壞法
亂紀者戒銓嶽去而後銓政新朝綱肅清治平可立
覩矣臣無任屏息待命之至
崇禎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欽案久定豈
得開端罪面論已明不必苛求滋擾吏部知道

再折少宰疏

謹題爲署銓蒙面欺横微臣平心剖折靜聽聖鑒以
發亘氣以存直道事竊照吏部左侍郎張捷之說謊
面欺圖翻欽案也臣亦以爲用舍聖主之權是非千
古之事業經叅奏自可忌言捷不自省艾則已矣而
語不擇音憋舞妄射寧復知世間有羞耻事臣請就
其三疏之轉換支吾於聖明前者再折其欺捷曰臺
省畫授草分彈爲畫之召對以前乎畫之召對以
後乎豫畫之則逆案之不掛齒頰已久雖因緣綫索

自有傳聞諸臣夢魂中亦不料有人深及也迨捷疏
詭怪事天鑒臨之諸臣隨從而駭之何所容其措授
乃以爲扶同詆辭則端不可開之一言皇上天縱如
神亦何同何異而捷說識至此耶捷曰諸臣阻謝陛
唐世濟不得而借呂純如發忿夫封駁臣等職當轉
圜聖主美德補牘抒忠原無禁律何緊指爲萋菲阻
排且云無處下手方傳召兩臣時臣等疏章業已拜
進況當日面陳皇上所親見也逆案二字首蒙皇上

垂問亦寧欲止抑兩臣而捷說識至此耶捷曰題目
不大不可以鼓衆拳脚不狠不可以聳人誰出獨排
衆論之題目誰遏黨同伐異之拳脚者前既朦朧奏
請後無片詞引罪獨於諸臣無端恨怒曲肆詆排諺
言借題一呼百應捷試俛首回思呼逆案而問者誰
猶不曉落心驚自詫奮筆推擧開人不敢開之口大
不敬無人臣禮夾豈欲天語下問時諸臣亦復庇奸
黨逆恐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捷同聲讚和呂純如第
一才品而後快於心與此等氣焰安能逃睿察也捷
既曰無心拈着又曰根極中心既曰孰敢言翻又曰
舉其所知諸臣不能禁中心固屬實供而皇上明禁
亦可譖若罔聞哉捷既知神人共憤誅夷譴謫何有
餘辜則何爲謂朦朧情弊設計阱人而怒諸臣爲時
鋒兢剌既知并膽偏心發奸共蠹則何爲謂招搖唱
和仰欺明主而怒諸臣爲雷同攻擊試問呂純如兵
部尚書何自得來先帝賓天之日儼然與崔呈秀田

吉一同傳陞是何如奸蠹而稱其有風骨有識見粹
白無疵四虐不作體用兼備雖復昧心豈應至是將
使其坐統均之望便已翻却欽案矣況復進人退人
顛倒淆亂尤而效之何所不至風紀自茲敗壞人才
因而消委此爲尋爲朝廷知有君父乎而猶曰決無
翻理尚有大於是者乎竟不欲諸臣一言副焦勞
求賢至意又何有於佐銓四年冢臣三易司官頻罪
而且以朦御史孔吉衆受尋方新之戴與一旦降處

提[illegible][illegible]壁止其結態而悟不知愧也公論國之元氣
四海之眼千秋之案非臣所能強維桑交游過從適
問提所稱祠與壇[illegible]留且至被唾罵於桑梓臣不知
何者復爲公論一鄉人不能起用便謂如天道何乃
至以私暱匪人欲提混箭等輩阻言路負累朝深恩
孤聖明羽翼顯逆二字未明所體認之天理安在皇
上御極七年曾有一例乎未聞一差之御史不越一載
而不經奏薦不俟推舉徑傳以太僕寺少卿起用者

乎而猶曉曉曰作致退避也輕描淡寫已見臺臣彈
論提朋付欺裳大罪於無辭而但辨此鄙夫常態尤
可鄙者謝歷曆世濟未至也提一舉一不舉也輒爲
非諸臣意中人之語先期迎合護身益巧肺肝如見
恣雖決裂之狀自描於平臺譸張閃幻之情自寫於
三疏以皇上所親見諸臣所奉揚猶敢百端狂潑一
味傾擠又何事臣描寫徒滋辯言乎提機關既險語
言逾遐其所上飾宸聽下掩清議以徼幸寬留者總
不出偏黨時鋒數字臣與提從無嫌怨但以爲一人
之去留小而此數字者國家治亂之關所係甚大皇
上命暫署銓務何異金錢恨心臣只就其三疏呈彼
欺罔提清夜深思亦當以臣言爲是惟冀世道人心
不至斷盡即中臣危禍臣安受之矣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時維崇禎七年閏八月十一日奉聖旨吳甘來前疏
已有旨了何得頻言求勝該部知道

代兵部左侍郎鄒維璉請告疏一

題爲恭承恩命恐悞任使真病真情仰祈聖鑒事臣
于五月日接部咨云奉聖旨云云欽此臣不勝感激
即焚香望闕叩頭謝恩訖臣於例不得辭而當此邊
海多事中原沸擾之日義不敢辭且臣之身非臣之
身而皇上再造之身也方臣觸忤逆璫[illegible][illegible]而夜郎時
寧復望有今日雖復捐糜亦足明報又安可以病辭
乃臣終不敢不以病瘵真情顯聞皇上者則非自惜

殊也

代兵部左侍郎鄭維璉請告疏二

題爲樞臣不容久曠臣病弗敢託陳自懇聖慈察憐眞悃事臣以病廢不能趨朝具恭陳恩命恐誤任使一疏奉聖旨佐樞需人云云欽此傳報到臣又前接邸報兵部一本云云奉聖旨云云欽此臣俱望闕叩首感激天恩不知所報稍識分誼其容慕清蹈而遺國事惟叱馭以惜浮生乎臣而國事可遺浮生自惜

者臣可無病臣之病起於積勞怔忡而成于憂時激烈命與願違厄與時會非敢爲飾辭而至冒昧再瀆也方臣初聞恩賚時固已感憤賊氛不察者踰月是時起用之息尙杳而臣輙驅之就道或諷之以應候會推臣謂此何時乎陵寢震動至尊焦勞尙得引難進易退之嫌乎心血枯竭之軀病馳兩月請兵殺賊之外了無所知火日以炎水日以敗痰氣乘之不能自制抱病會城而失臣本來面目矣咲啼雖根忠孝言動已多錯逆臣之病固臣鄉搢臣司道府縣諸臣所親見郡臣不敢言病之狀亦諸臣所親見也家人舁臣還里臣猶以歸程爲咨路一入家門總知里舍臣於是自詫迷惘無以副新命不得已拜疏籲陳之延醫投藥者兩月矣撫臆健忘依然如故遠事忘近事亦忘小事忘大事亦忘語一人則或至初終易度發一言則甚至始末異指將何以對揚君父參佐機籌也臣盡瘁有懷呻吟恥效豈逢異數反昧生平使

臣患生寒熱病在腠理雖精氣廢痺肢體消脫臣猶將輿疾而前卽盡先鄭遂亦然而後已之本願惟是病在心形神不屬使臣得入春明儼然稽司馬之末古畧今宣之不能陳邊情腹患之不能思軍情塘報之不能記朝參失次奏對無倫臣罪可勝誅乎昔人有言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臣之方寸非止迷亂而已雖臣飲食亦自猶入而如癡如醉忽夢忽醒諸凡恍惚之狀皆臣男於臣神志稍清時舉以問臣而臣始

知之仰茲一再控籲非臣所能[illegible]
數奏何效一字欺罔聖明之前嗟乎臣以報主之思
故而至此命也然猶需人臧事豈諭維運譯非無主
者而臣官豈容越職方爰事草疏懸候以待可臣
懇乞皇上鑒臣苦衷量賜體恤別簡賢能以充
斯任俾得解職安便可當臣勿棄臣子子孫孫
望祇於無疆耳臣不勝云云

請告疏一

謹題為微臣抱病難捱因頸寒途萬難供職懇乞天
恩俯容回籍以免曠官事臣遭際聖明備員禁近揣
摩報塞懷之久矣矧當時方殷豈臣子寧處之日臣
乃至一病纏綿顛危道路者已二事小曠瘝慮重譴薄
無計仰瀆天聽臣之罪也臣之命也臣稟賦虛弱藥
裹爲生自從艸土再入班行跋涉使程驚闡冠患憂
懷感憤扎上間關不自知身且病也八都未幾遽有
闈試之役冒暑衝炎黽勉竣事臣忽吐瀉交作腹痛
不止食飲如飢肢體疲怠勉強就道間藥尋醫扳嶺
越嶂者再旬而遂臣巠臣母覩臣脊羸持臣而泣臣
既恐以疾憂臣母又畏此餉書遠夕不寐輾益怔忡
雖投諸方未有應效然猶間路水濱妄冀稍次調攝
或當瘥可無誤恢命之期不意朔風正烈雨雪頻紛
巨浪大江到處淹阻野泊孤篷日爲石尤所覆撼凜
寒凜栗刺骨砭肌臣遂復至潮熱嗆蒸昏沉楚痛謨

培汗涸元氣愈傷伏枕奄奄殆無生望一二僚侍診
臣蕭寺中環臣而泣臣之軀命不足惜特言責之謂
何而可使臣不進不退睏卧呻吟耶萬不得已瀝懇
天恩俯垂矜察念臣真病真情並非規避假託誓照
臣同官韋朝薦吳麟徵近例准回原籍調理俟茲考
選在卽賢俊彙征若臣庸碌何足有無臣卽蒙恩慈
倘恐遄先旅次若倖延殘喘歸見臣母髣髴頂踵總
屬生成再造犬馬宣力何患無時曷勝籲陳戰兢嗚

咽臣不勝激切惶恐待命之至

崇禎十三年　月　日奉聖旨吳甘來着沿
途調理前來供職該部知道

請告疏二

謹奏爲臣病痊可無期仰負天恩昧死籲陳乞允休
致事臣以逆旅病劇具微臣抱病趨朝困頓寒途蒿
難供職一疏奉聖旨吳甘來着沿途調理前來供職
該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蕭寺中得聞卽報扶掖叩頭
感激天恩繼之以泣以微臣疾苦之私仰荷聖主假
以調攝寬其譴遲此周旋藥餌之時日皆高厚所施
臣方謂假期猶可圖春明再入詎意輾轉尋壑又
已兩月日復一日病勢轉增也向之中虛下利者今且
舌焦頭痛虛火上炎矣向之怔忡不寐者今且昏沉
如夢舉步酸楚矣向之春暮而尚畏寒者今且赤暑
而已畏熱矣多豎無効僉謂臣元氣耗損諸病所集
風霜既已不任蒸濕更非所堪茲夏日已長烈熇將

熾節或使臣幸而平復猶懼驕陽剝奄奄一息與鬼
爲鄰豈能勉圖跋涉總臣福薄命衰不能頂承再造
拊膺長慟辜負隆恩有臣若此雖見在班行尚宜休
罷況其呼天莽泊觸目難前乎臣自惟庸劣既不能
畫封駁之勞復不能竟馳驅之役而以小臣危病遭
昭聖聰禠斥之加于臣應爾臣年方強仕寧忍自棄
清時又臣右給事中一官職務稍簡非有劇勞須爲
規避倘蒙天鑒念其無他准臣休致出關另補臣免

于罪積曠瘝可以瞑目卽不至爲道路遊魂倘同縶
聖恩于萬一也臣不勝涕泣悚惶待命之至
旹維崇禎十三年　月　日奉聖旨吳甘來准回
籍調理

請戢譁兵疏

謹題爲欲練選兵先緝譁兵請勅邊臣亟肅軍紀事
竊惟國家所以藉力赳桓而收其用者衝鋒禦敵有
進無退也何以有進無退畏將甚於畏賊畏法甚於

畏死也今竭物力以養兵而四面敵塵自來自去秋
風轉盻戰守二字倘可作紙上空言耶使兵有可以
不戰可以無守之心雖日事選練究恐罔功則譁兵
是矣今之驕譁比々見告臨陣則怯索餉則勇臣非
敢謂乘障荷戈可令㭬服願有將領可告有督撫可
訴安得輒瞋目語難且一軍中豈無壯者老々者化
逃者未復潰者未補可移緩就急制其庚癸之呼無
如偏裨雜冗踵沿舊習常例未除扣尅不免久爲此

輩所誣及其無端任肆則又含豺狠而問怨徑糊塗
了局又或久戍思歸或疾視長上或搆怨吏民總以
其端歸之缺餉一人可譁人々可譁到處乃有譁兵
矣卽如援兵肆虐乃甚于寇搜索滛逞不盡不休屢
見於入告而主帥未聞有能一正軍法者養癰蘖侮
漸非一朝以茲選練孔亟千金一刻之時練之戰將
使忘性命赴功名練之守將使耳目齊心志一乃河
上逍遥倘虞不戢一旦有急復安得戰守實兵而用

之唐徐州兵士驕橫難制一夫號呼眾卒相和節使
閫亂多逃去王式至秉綱就戮無一旅拒者今誠有
王式其人安患軍難制哉同一漢兵也灞上棘門則
兒戲細柳則真將軍寬嚴異爾臣愚謂選兵先選將
練兵先練將々而恩信素孚則兵不忍譁威嚴素立
則兵不敢譁問哨隊於偏裨問偏裨於大將步々着
緊節々相制法在必行有犯無赦尤爲選練第一義
有警以邊之疎密爲功罪無事以兵之靜譁爲功罪

提綱聚貫消不戰不守之心取必戰必守之效庶幾于制勝明綸可無仰負乎不然民寄有限賊燄無期皇上所以選師責臣者何若議生議節出內帑濟司農之窮為誰也不能靖烽煙舒宵旰而顧以瀆請仰煩睿慮哉伏惟聖明亟勅督撫嚴飭施行臣曷勝悚惕待命之至

昔維崇禎十六年七月　日奉聖旨

[illegible]所至功無所見何也敵所用多吾降將逋逃諸逆
乃能爲敵中行說以蠹我寇初起叛兵潰卒耳運
其衆多狂突雍豫荆襄間十餘年誅之不盡間々小
智固未盡於天下也則求一閒々盡之而不可得又
何也智之生於天者雖[illegible]不收厥用不致厥功者非
一也撮要纂元彎弓射策要一日之知升采以來取
當而起聲華便文以應塞法令丹穴之人自在也夷
險如灼則歛手循墻匿於平且易之間曰吾力寡不

至慮有所不能其智善遁觀下溯上明矣十步一罟
五步一罝詳矣綱舉目張則未也其智善誤智於小
不智於大智於私不智於公是無智也夫智麗於虛
非可跡而程也實於功々又非可遽而得也阿衡不
聘則野農飛熊不載則釣叟多々益善者不拜則亡
虜耳亞夫而豎子不足謀疑也無尾生孝巳之行四
萬斤恣所爲而奇計成信也前席夜半過矣梁傅終
傷行止與俱親矣忠州竟遣房謀杜斷非比也小事

[illegible]非[illegible]也先之則裴矩之佞焉而忠諒之則長孺
之矯諂[illegible]而無罪捐棄易孟明之辱難洗謗毀來慈
母之杼必投杜歧公不疏八使十連動相覆禮薄
任輕徒勞而難功乎蘇文忠不譬廐長立而馬益癯
乎是所繇不收厥用不致厥功者非無智也智於五
事隸思五德隸曆五用隸聖五行隸土一夫之不智
愛膚疾心一家之不智貴玉賤穀一國之不智爭地
讓民天下之不智恃勢玩德方諸象智淆之則昏秦

鏡象智儆之則冥智臨在上必可生也必可成也物
固聚於所好其中心好之匹夫聚物與王公等惟士
亦然吳人之遊楚也楚人食以斬美之以爲卿士所
之也歸而索之籬落之下皆是也柴胡桔梗蓄於梁
父之陰不爲醫人所別識則蒼蔚陰翳耳好焉而挨
揉不清招呼不集者無之列水土百穀五教三居工
虞禮樂諸責於此咨二十有二人遴任而雜課焉效
[illegible]不出聰明之用以練而鬧以尊而練有々而有者

有無而有者也有其內足亦有其外成今以象屋遷
問其奧永利屯曾鼓鑄之局爲慎擇能者[illegible]焉如澳
[illegible][illegible]勉厲增秩賜金無遷徙故事重其任[illegible]優以世
延恩鋒慧銷淬而愈鮮安在盜防不能滅[illegible]遷縣未
可當敵耶且南北異宜兵農異局劇簡異[illegible]安危異
時一二智不能辦也今中丞直指使者能[illegible]最人也
監司刺史未嘗不察其屬而是非之也而[illegible]地或不
相宜則不任過誠推保舉法以澳制郡太守得辟除

謝用之意行之俾各自遴其屬守所需數令監司所
需數守撫按所需數監司耳其所舉則所資以獲上
治民趨榮避罰者何能詢且爲銓擇人非使也遷求
其周物成事者而傾挈一二人而已足故好之練之
互提董成焉而智可生也不觀之搆室者乎爾瘠負
主取日引繩偃僂塗墁好醜不設而室成周六計獎
群吏再唐七十二最宋七事考提舉轉運九事考縣
令遴就紛紜治乃不能望西京以上故巧詐蝟輸媮

之用在[illegible][illegible]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使
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直言致諫中求之辟危者慮遠情審者感
激或謂其爲名耳卽名耳而已不患無矯厲欲前一
日千秋之賕也此宜收其志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
事則亦圖功一念遏之而効鄧騭彷徨或不免於避
罪避罪而蹇匕乃不如吝匕無所見過卽無所見功
此宜拔其氣齊桓將用甯戚群臣欲問之曰患其有
小惡也知小惡而忘大美非所以相天下士乃舉大

而用之霸者不尸道高皇帝不云乎良工琢玉不棄
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天下
無全人矣其令有司凡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
才德果優並聽舉用然則因衡之術智更可羅而致
也故使人罷之旌直勵功赦小過而智可成也生之
成之皆歸於君不因於天乃使得謝其升降盛衰之
說於今古亦君也聖人不恃天下人之足當吾法而
恃吾法爲足以盡成天下之人人足以窮法議在人

法果以縮人議在法七生之法成之是法可得功也
法而可以得功驕言百里無小無大從公於邁覺嚴
奚時爲門目達聰假然而君之猶爾驩兜可愛有苗
可遷巧言令色孔壬可畏人之無良巳至臨下以簡
御衆以寛在知人在安民不謂庶明無人也參差者
自然之數也堯欽明文思歸之安七舜不知所以爲
大智抑大智有源耳辨徹五色聽徹五聲而見明不
及見時聽響不能聽寂卽聰明且窮合天下之視以

視則兩目而四之矣合天下之聽以聽則兩耳而四
之矣四門四岳重華之四目四耳也柔遠能邇智於
仁一怒安天下之民智於義辨上下定民志智於禮
渙汗其大號智於信孔子曰好學則知又曰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以虛無智幻矣以縱橫智詭矣以法術
智刻矣聤耳辟穀滔異歸溯夫臣亦不得有其智也
雖然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忠則雖智囊自危未
爲不能愚也人主之尊天也其明日也容光必照矣

而太陽或勞於調察爝火何能生燧螢耀復可爲輝
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元首股
肱一體而心官之職不效者愚不敢信故曰取人以
身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崇禎己卯福建鄉試程策四并問

問有額兵有增兵增復爲額未足也有舊餉有新餉
新且成舊未足也餉不足以給兵而仍苦無兵其故
何歟民力竭矣皇上鋭精圖理非有馳觀禱祀費也

率以念采薇顧未有以報也日寡不效呼庚僎偵何
衆且勇也善將兵者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猶臨潰而
嘆民財湟中久駐月計粮穀芻藁數十萬是治戎可
理賦也今畧異時則不任戰者令耕老羸聽農市取
其庸倍給健武一砲二旗之歌非昭代事歟兵農旣
分胡騎長從皆募矣保甲師周官比戶騷然募非盡
害也募日以繁費日以浩唐兵多而悍不爲用宋兵
多而弱不可用將多寡無關兵要歟今卽起桑孔而

辨計易用篤以成師而象人自如澤鴻且盡復何以
處其後夫御兵者將也有將何患乎無兵有靡使歸
附之兵何憂乎無餉而兵所以爲將用將所以得用
其兵者何術之操與籌者出東河北虞寇耳今且當
防邊過四海以餉邊一闕亟之以圖寇民力何堪再
困顧師武臣力猶不能不議增也其亦有爲於困民
而握符未至責餉持籌可無咎費者乎於是士觀署焉
蓋今借箸而籌者曰天下在匕有兵而無事矣愚曰

未也天下之餉足給天下之兵而無事矣愚曰未也
清兵綠餉覈餉制兵而無事矣愚曰未也非無兵也
若主若客若選募皆是不費民間一粒而遞增者也
邊難起二十餘年來遞餫視舊額寧啻倍之敵闖邊
則無邊焉者敵盜城則無城焉者所飼兵安往乎民
苦兵乃甚於苦賊匕所過尾而篦焉甚則爲賊而馳
呼涌掠不已取其級佐鐃吹宜東而西宜西而東不
能一當其債稍不繼則攘臂脫巾餉累兵乎兵累餉

予所屬於兵者二弱寡不與焉將與士心意夙不相
識而將或有所資於士坐古爲壁壘雜役爲整飭築
舍分聽其瓢亂視位其上者將五日遇焉譁矣而曰
餞驅則不一二榮備以抵責魁豪無恙其病驕出萬
死不顧之計未必功亟竊視詩肩虛擴實遂因以爲
利敵不從吾圍入可入也不從吾圍出可出也奉檄
堵援則就食後至者皆得避轉戰而上首功其病巧
且循名責實者權也法也役衆多之心而收其力利

害趨避耳上所望於兵者戰必勝守必固矢中不移
決胸斷脰而無悔兵所利鮮衣酣酒肉擁妻孥洵匕
莫敢誰何耳上之所需下之所避下之所利上之所
甚害也將無權有所不伸法有所不至今山澤伉夫
市井遊民盡思環甲稱健兒非有敵愾勇也非有公
爾忘私志也有利可趨而不知敲骨伐髓鬻妻子以
供者之不任害也蓋一兵損一民也驅爲盜棄于寇
民且日損民日損而供兵之數復日益漏卮將何底

則將從而淸之旣已不用又從而淸之是重弱也藩
籬而未可恃矣門戸且宜防門戸而未可恃矣堂奥
且宜偫厚衛增戎勢所必至譬之傭從不任而新者
是圖其前坐耗者如故方尤而效焉遂堪循名責實
哉遂布令軍中曰必趨而害避而利雖韓白不能然
則如之何驕者馴之巧者愚之而已馴之愚之以卒
予敵乎則亦予兵以利而國之大利在焉曰申訓練
金鼓曰填未足一其耳旌旗曰炫未足一其目右此

左彼賞罰錯然未足一其心何也容觀耳練則必戰
事練之豐翰猶虞其鈍精藝猶虞其怯強力猶虞其
迷慧給猶虞其惑衆唯膽可戰耳膽承心承心所以
藏苫稚饔飧丸卧戈起嘯生飴灸藥兩不相爲臾匼
曰苦以堅之如飴而又何堅使擊之不破攻之不瑕
又膽於五行屬火火善分若氣志滅熄忠義灰冷而
又何能以主將壯裨以裨壯隊以隊壯伍則命膽者
志有進無退是也家韜鈐而人忠義哉利在前害鞭
其後進未必危退必不全而志乃自靈膽乃自決怯
者不能貪千金而越淵谷也猛虎暴逼越之如康莊
所畏有甚於淵所愛有甚於金者也懸醲賞爲招郎
亂行者立狗膽寧復有勇怯哉膽立而有謀猋薪突
者乎練其慮有幾窺緯數者乎練其術有鼎舉山拔
者乎練其氣有鳥翔猿度者乎練其捷有拼張雷伏
者乎練其機有從枕席上過師者乎練其定有寂出
寂入倶情炬壘者乎練其利便有陽貳陰應用間媒

降者乎練其奇詭不必一一鳴礮彎弓也不必日集
之貙劉而後暴之也雖靜處有營操焉雖語默笑嚬
有賞罰焉役志待戰也摭山易撼岳家軍難駐坡跳
澗皆重鎧習之耳其軍號冷必不折屋饑必不擄掠
何以不許呼庚充國便宜十二主屯田何以不妨制
勝葉盛督耕馬永取直今日老羸前時武健也何以
不病苛求戚繼光一呼則一卒不遺一見則逐名倶
識烽燧敵臺歌喉勝轉何以不踵前陋練[illegible]寧唯是

孫武鼓女子成行巡遠陳厄馬燧悉召牧馬厮教爲
精騎練不分人變九軍而六花用束伍爲叠陳開籠
縱鴿忽集五軍練不師法升之而練背嵬軍自旗頭
押隊角優者遞補也抑之而練宋勅所司擇不任禁
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民也或曰兵夲故寡
从以是求以是應安知不如嚮者選遴之仍爲文具
嗟乎獨無將耳有將而夥寡服其心累用不躓三百
八陶魯猶以爲多也不憂弱昭義免租給弓矢三年

鏡諸軍也不憂驕銀刀都父子相承無能亂王式曳
嶺危坐也不憂巧淮陰背水市人敢戰張威軍行若
銜枚至與百姓避路也夫將亦可練而出則即以戰
兵練之桀而難馴狡驁而不爲使其盤錯耳試之一
二百人而效益千人又益之數千人而效即可萬人
也大將矣於是乎以隊之前後制餉之厚薄誰不前
以餉之豐歉著士之勇怯誰不勇名兵非兵而今乃
使實似兵非兵而今乃使真練行精戰備練止堅營

壘練偵邏斥堠練丧可代騎練主可約客練邊可實
嚴練地著可免潰逃向泥沙不可問者今一人之費
乃有數人之用也此一人而當數人者則皆專閫討
閫之精神所運輸而得故練餉者亦兵也練則餉自
稀兵匕且生餉不則非惟兵蠹餉也餉亦蠹兵人盡
食也而無一生之之人食而不知所從來則以爲應
坐而有以爲應坐而有雖使海王之國盡煑莊山之
產悉治孔僅再出弘羊不烹於鹽鐵均輸榷筭鬻爵

外別議加賦又銖寸而衡之絲黍而累之日生月節
總付逝波何則但計養兵未能一取其用也夫兵亦
用不用耳淤與增總猶次義在匕稱雄而制邊縣壯
轉餽明責成省援調遏寇流且可羅劇孟輩爲吾用
亭非至便顧今所謂必不可恃者非即向所謂必不
可少而不得不累民以集之者乎因事倍賦出入原
足相當乃所在癸庚出封椿恤焉而司農猶攢眉蹙
肘水旱不可知者天當變不可知者人也次重則微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離守言戰猶離節言生離練兵言將猶也盡待戰之能使匹馬不得偷伺郎所省師行頓宿已無算藩垣門戶之不能禦捍而待鬪於堂奧乎芀箭袪弓鋤劍樵宮無綵粒損若未可強而同則鼓鼓退胥亦備緩急者耳餉去役存刊在也种世衡課吏民射中則釋其罪李悝令曰有狐疑之訟中的者勝不中者負今施之民為訓鬪起爭但使左右前後盡以技勇為進退吏不入入將耶不奬於刺

湼何必不義勇不奬於保正保長何必不保甲衛所軍三百十三萬八千有奇未幾而病勾補消息轉盼也成額軋就子虛豈雜募反為承藉無豪除消息之足佐籌邊心計哉顧非練亦無一而可餉殷而不至病兵匕加而不至病餉兵餉交裕而不至病民可矣富弼於西事方殷首講阜安宇內劉晏富國先安民豐財無策易其害財者而已足兵無策易其害兵者而已衛民無策易其害民者而已兵事何能苦中國

司老財匱恐自苦耳今天下非小弱也神武在上而兵不得練兵練而餉不裕民不蘇不蘇下者將匕乃終無效哉管子云內教既成可以三萬人方行天下志練效也愚生拭目竢之矣

序

福建鄉試錄後叙

崇禎已卯臣被命貳史臣示遂典閩試事上敷文十有二年矣先是詔比士通騎射自今歲始著為令臣

豐儒務並兵垣無以贊九伐且使與知衡㦨甚既藉獻當祇言簡末臣淵文武於古未分也道義牧師丹書定鼎軍旅未學者從兩司馬兵之我戰則克是舞苗非誕敎崇不迂也天子萬年矢其文德文武吉甫將且蒸遇之顧以彼焉匪茹車攻馬同勤宵旰洗匕不張㫮分毛錐筆生孽靡召兵則即使兩臣畢契相神隔垣可見一綱而攝淵珠正何與緩急自臣所見雲漢章空流止緯瀼維寅維清神人以和六韜三略

其非文言哉孫吳以來縱横盡秘顧稱制國治軍必以經義説利害辨安危犯強敵力攻守蓄表裏種植持今其旌鋒既遐獨顯光韋潞留干城腹心敦説耳士三略戰藝不知幾歲揣摩指盡天人與發河維詰歸聖賢俛首嘔思時風雨不知講吮無憊既得意疾書雖復臨以位分桌以矩繩一往豪宕倘逸然不能自持可謂儀秦失辨賁孟懲勇矣臣將取其經義之學以制疑取其經務之術以御變取其忠孝之旨以

外身家取其功名之氣以擢鋒拔幟取其矜意厲格之巧以六花八門飛龍翔鳥亦寧迂且誕與而臣猶自疑跡夫赤白紛馳丹黃錯出刻楮鏤氷所在不免剡寸管之幻於尺幅且天下無事患養癰而不知動天下有事患欲速而不知靜弗動則失時弗靜亦傷本乃方其有事勢又必動而不可以靜或不免於急遐時而自棄其所學乚棄矣功亦不立夫射義則士所夙聞也弧矢禮樂幾不相蒙矍相之圃厲厲道不

亂者在君臣父子各有鵠也聖人而先之鵠矣其不以鵠應乎内志不正則外體不直非周還靜詳以循法守職爲節内志亦不可正縱靜與正可以觀德可以習功可以守身可以濟世從來志士奉一鵠以券生平抱膝長吟無意世用矣出師二表迄今使人興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急在匡時也歴還將相乃不越萬言一書審之正故持之力持之力故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而皆可以有功士先

資具在其枝詭不根則已矣其審於仁義道德素履未失介豫自貞六經四子不黃石陰符乎言空而致於事則實文又病乎哉一日之知猶射覆也士用其文心而得之矧三不朽之惟所自命與臣拜手稽首宣上問武於文之至意與士約有正學爲予忠讀爲矢安攘爲的好謀爲命中者乎雖跨馬穿札不至先入臣謬許爲飲羽爲其佐國家之急而無二心也表亡具曰吾且爲請纓抑托於輕裘緩帶雅歌投壺

以自異時用勿彰於是乎自負其文心負之而使文臣貴非臣所知矣論文於闈挹水于海也落日倒雲合[illegible]自立臣不能究其所至且陛下尊經崇行紫陽西山之訓迄于今未改優儒誰能語爲士者何以不負天子爾鄉聖天子之明也士之以引以翼之令聞不已萬邦作孚臣亦藉手於以人事君以無負茲役臣不勝至願謹序

易六房同門稿序

今天子求才亟矣未之役不佞承之分較義經於乃齋心祓慮焚香品藻冀援一二偉人碩士以報及手諸子牘始而迺然心賞既而攫然擢終乃怦怦然不克自釋曰此十九人者相其才情韻簡臣之可爲韓魏次亦不失張晁諸流乎顧綠表測裡因文徵品吾射覆也藏棘而進之則二三子之才情韻簡余又得以聲貌內外間察之吾射覆也乎哉雖然今之時何時乎邊陲交棘兵餉並詘誰爲巨屬紓此困鄉諸士讀書論古勝懷今美若父之誼簪紱世毀當其抱膝長吟咄咄時位今已釋褐冠進賢或授書中秘或曳綬清曹或敷閱郡邑行且陳歷夙夜表其勛樹而淡江陳子投袂請纓爲四百人先鄉人士嘖嘖吾門之多異才余寧不迺然嘗之乎然而所爲戄然懼怦怦不自釋者猶之乎號時也既諸子奏其夙昔之業則睁茲者武庫炳烺者廟器寧爲錦醜勿爲績華寧嚮守於鐘呂勿鳴爭乎瓦釜是則諸子文心壓固卓然

自命不爲世波矣夫持世之業世聽之不能榮之世砥之不能搰之私居不濡則風會受型矣膏粱不入則刀鑽勿懾矣吾以諸子之文徵諸子之品業且出而與天下共白之其以茲編爲靖外安內之露布也余乃得藉手以報明天子旁求之意諸子勉乎哉毋徒以文章自見于天下也

賀高安令蔡貫服父母考績叙

今天子爲天下得人一時應運昂首彈冠喁喁如也

延城蔡侯報最當詣闕踰一紀乃成行其行也臥轍
者爭塗截蹬者連踵匪惟建人士爲然郡薦紳舉手
加額咸相慶古良牧之風方斯耿如也擬祖侯於錦
水之湄而以言屬不佞蓋因是而嘆民牧之不可爲
也今爲甚朝分符而夕馘命者率勤斯會取課額次
則謁上官修筐篚要譽不虞辨本志矣其於民則賦
不粒征無衣犬吠於夜虎冠於庭狠跿於市使四咋
舌不寒而慄是以章綬誤蒼生也抑身民利病家邑

安危防如脫帶痌如紫茄痛百姓而已無所私則又
苛舉一切曷不重羅爾民完爾逋不畏十年不調耶
是又以功令誤循良也將爲繭絲誰當緌牧將爲保
障孰任徵求枯菀在念喜慍係之矣民可負學可舍
好官自我爲是又以鵜鶘誤生平也夫不巧僞鉤名
不漁獵市寵不矜粥表異不躁激干時則非幹力智
數之所能至宰一邑宰天下正無以殊有識量存焉
侯歷建七年覩之愛之不衣而燠矣不言而喙矣吾

篠之風丞府絶狐咸矣安堵之故斧桑非碩鼠矣無
荷額汚而巨奸剪無倚暴比而僉乂登金勿入也不
必栗馬弗覬也不必刲羊頓聽登上考徵書且下
但之殿猶或不免焉宜其有弗憚於衷者顧念歲方
祲恐急譽苦吾民進乜吾行也而建民亦私相語告
吾儕小人誰之賜而重累吾侯爭先車負輸如額建
賦倍而脊且若銑瀉鵰啖乜爲侯集止侯留而多端
煦翼焉誠不以旦暮清華易百千蓍赤也古者四善

之叙一德義有聞二清愼明著三公平可稱四恪勤
匪懈惟侯至誠足以兼之不佞辟聽風聲接承顏色
大鼓攘其素心與家共見危冠崖齒鮐魚卯角葦莫
不曠如天海芬如椒蘭問觚好觚惡鑑擎鉤鉅者無
有也推赤置腹人不能欺即有以逢迎不前借端齮
齕者夷然弗爲動終心折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殆
非百里材休乜之致宰天下而有餘也昔廣都長不
向文翁並稷器之建康令和儉待人醇意嫓之乃長

於治民首推潁川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豈躬受尚書學問猶有未足耶俗吏相敺尚嚴酷而覇以寛和顯顯猶悶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使吏民不知所出稱神明猶然少學律令喜爲吏之故智耳理陰陽親百姓宰有二道耶侯行矣揩勞拾書與角履恬素與遊三昧尚簡率與郎使侯蚤數歲爲之亦有急於安民者與夫不汲汲已以負民所以不負君人著其幹力智数侯獨標其識量此家力也家世淵源其

非偶然哉將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自此知名輔矣西江之承波及其宰惟建筠薦紳執鞭清塵不恤別而舉手加額咸相慶爲天子慶得人也

雅約序

國家文質之數風會所使如不獲已平仲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議者以爲隘而所解於非禮之訾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然則主持救挽豈不以其人哉今天下

地受其貢人可以食東南輸將既不足以[illegible]北斗之絕而昔所稱沃衍燁燦之區則亦旱澇相[illegible]烽炬時警[illegible][illegible]盡於文明猶憂七難之矣矧吾里[illegible][illegible]山川滌七[illegible][illegible]久憊者乃復易其敦樸之常而趨[illegible]靡耶子曠氏曰安分以養福寛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斯言誠可三復且天子方蔬布自處不倍之義[illegible]奚居焉明志致遠以爲風會先殆吾黨事李熊二[illegible]兄之欲與同心力追先進蓋亦非得已也

長嘯山房詩集序

逵余問道武陵蘖山先生傾臬憲經濟聲藉甚未幾以方岳請告歸朝廷采輿望輒晋秩召弗赴也余復從都下聞人士所以念慕不置者咫尺一間不應比歸晤里門徵咲而已既則以長嘯諸篇示讀未竟嘆曰意在斯乎有其自怡悅者而不必盡語人也夫意所弗適楚相文犧一徃孤寄雖著屐燒煅有萬物不易之[illegible][illegible]圖史送難山水交懷扶今昔所未宣暢咏

言之□得者乎先生於書無所不讀上自阨索下迄諸家□□氏□不援幽摘異傳以新裁於千秋政治理□之源人物臧否之實犀燃眉列每蕫爐茗碗對客示月談□了無倦意其爲古文辭爲詩歌雖復包舉□長正爾自用我法性情獨運悠然冲遠故自爲青瑣出守南北大郡遊歷名藩所至輪蹄紛錯簡管喧闐或以爲塵雜或以爲騷雅一切泠然對之大江以西閩冷香於三徑實祖靖節其墨池故里正在

余邑殘瀋片沫猶堪奉爲光華曰有吾祖墨池在不必襲則先生所以爲人所以爲文也抑守以靖節爲迂而不足效將取入十日縣令優孟之逐淵明乎淵明而不生晉宋之者安在不五斗折腰韋念我祖無忘忠孝此靖節真神矣今天子明聖中外未寧乃有謂安用毛錐六籍無靚留淵明今時未審如何嘆慨先生五男兒且好紙筆亦以靜觀經濟爲人士念纂不置者用諸天下哉其未可自怡悅也又將何以應我

門人王茂遠傳稿序

入閩手王子茂遠牘而喜其子長子瞻復世耶顧其終童之年則不能射也出閩而無不嘖七茂遠行卷者蓋名久噪矣方尊宿奉之亦不知其年終童也以予長英宕多奇然且遍龍門歷湘沅與燕趙間豪俊遊名山大川半經足底而文乃日進子瞻奇思則又多得之壯齡海外茂遠生宛委間飛來若邢自是几

案中物顧絕一上公車耳雖尊人酷似老蘇屢遇正夷朝暾初吐胡善奇乃爾且爲予言天下事尊宿莫之或過夫文章之變何窮命自性情者爲王茂遠性情上下千古於八股見端一逞英宕制藝何能盡之茲讀書鰲峯矣文而傳者代不數人其以相羊礴影者自子瞻諸君外正復未可多得茂遠勉乎哉金匱石室之業誰當任者亦非余言可盡也

行社序

所懸以為功令者其於先氣質而後文藝使一歸於經明行修之旨其意未始不一也今天子雅意作人勤以進士遵祖為學求賢之詔無日不下科目而進以徵辟辟而益加以選舉乃其於試牘也字有限幅有式今舉貢主司之所期而求夫督學之所責有司之所程三申而五飭之務使上副聖天子左文右行刊浮存實之意者亦不啻家諭而戶曉之矣而徃匕至於求而勿應或應而寡效者何也蓋古人之

為學也克求其精一藝焉而理數之兼窮脫有不造於極則深用耻之降而末季代尚詩辭論策以策士而耑攻其業者苟非窮精日夜貫通事理則鮮克有所發明故其士之有志斯世者亦莫不屏嗜欲絕外累端靜簡穆以求之雖彼賢良方正之徒不盡繇此而選而以語於國朝制科之所為則殆愈矣若夫今日之八股業章句口耳之士苟能取房稿數百首而誦之摭其華液遂足以號天下而際風雲即今江淮吳越類多通經嗜古之儒然天下不皆通經嗜古之學則猶未免為章句口耳之士而已耳是故洪永一變而為化治化治一變而為正嘉正嘉一變而為隆萬隆萬一變而為熹廟之子丑子丑再變而至於今日邪正倚伏之感純駁蒸召之端雖其氣運使然嗟夫夫此二百數十年之間文章升降之故得失之理亦云備矣他如王唐瞿薛之耑以大家名者不具論文貞文敏忠宣忠肅諸公之不耑以舉業著者又不

具論彼昔逆璫屠戮之慘甚於武廟當時國家不能食正士之報且相驅而至於殆盡禍亦烈矣今試取楊左諸君子之文而讀之忠孝正直之氣一本性成固其所也即今取巨逆諸奸之文而讀之豈必盡為孝子仁人所棄而為文若此其人若彼然則以今日八股之業率士子一日之長短而欲於風簷彈指之下易書糊名之餘於以甲之乙之而曰某也為賢某也為不肖是何異謂相而責瞽以禮無目而有求于

[illegible]先生亦無以異諸生也無何謝去生徒渝心
[illegible]至國史補對不著一塵一布袍可數年不浣有司
于方伯饋香火雲鮮時門曰兒在館無[illegible]乃公長
揉數轉時或徜徉其下若有所思而閒步方伯拔石
門之叢纔身千仞碧湍清流映帶左右下視邑井參
差塵霧間乃不覺與之所至悠然一嘯上巳且爲歌
歌曰天上有錄霞宮丹甲與吾兒共讀之地下有瓊
波冢寶金與吾兒共讀之又歌曰石可激乎流可枕

乎冠者何必五六童子何必六七舞雩三七兩七其
勿忘勿助工夫乎已方伯成進士意先生當禱通貢
客而綺服不御郡大夫借賓筵光不赴卹故年七十
有七矣尤卑重門無寄問長安屬方伯宦篋八品銜
蠅頭細楷也忽仰天微嘆曰吾其以某日歸歟如期
逝初先生學士君叔首謹色領兩闕可陳以歸而守
遺金遺院門候失金卽還之或謂秀才愚先生曰吾
愚於欲爾定靜既久靈慧炯然其蓋人辭卻於動止
靜言笑之間一一若有神告毫髮爽又何異也學者
[illegible]私謚爲誠明先生俎豆於鄉宗而朝廷以方伯最
[illegible]贈先生通議大夫而賜古泉翁如先生論曰以余
聞古泉翁一布衣耳身宜領貴溪事理桂而走爲投
老不食者三月入且以爲狂深園傷葵寧有嬌飾耶
方伯視宗兩浙時瑞竹方熾西子湖邊可歸然而獨
不與爲倫所謂知幾其神乎作述之間夫亦愈見先
生矣

徐節婦傳

嘗上下古節義之林至於死事盡矣顧世無杵臼則
程嬰不得生世無程嬰則杵臼亦無以死二者志節
同歸成敗易面爲杵臼者難爲程嬰者則更難矣彼
所謂生死無憾者也余叙次徐節婦事未嘗不悲其
志而畢其烈也徐氏爲劉君[illegible]進妻歸未逾年而劉
若卒是時徐年方十有八耳誓以身殉水漿俱絕者
數日戚屬禁之而曰不可宗人知其且有身止以大

義節乃倍因拊膺鋤曰幸而得男以偷息之身不絕趙氏之命也不然余懼其後死矣乃節飲食越五月而誕果得男時育痛楚紉補當廢一錢屢置匕積勞成疾幾不起遇醫藥而甦兒長訓以大義今其孤已頁然鬢斧斷匕見志嗟乎方其輾轉欲絕時一死外無可言者乃一息未忘而百年蒸嘗因以無恙此可下報宜孺即欲為公孫杵臼蓋不可得矣然其志則人也其濟不濟則非人也嗚乎誰為之哉初劉君

父名世母吳氏俱蚤世其太父方在堂髮皤然白徐以孫婦代養問寢視膳疾敬而抑搔之無異其子若孫也以類節晝白下視此兩世者孑然晝蓋未嘗不顧影而悲而勝下一笄匕婦季滲灑一觴年七如故又未嘗不為婦而頹顏以慰也劉君有弟及婦至是亦繼殁遺孤者三又倚徐為命徐拊摩備至一如所以拊已子者長為之婚冠仍以其生產業完璧而歸之里中無不嗟嘆余嘗詳其行述上下數世之間其

家世不造如此以為生人之變極矣而一嫠婺踉蹌拮据其間上以使百年垂盡之老無桑榆遲暮之悲下以使兩室盈尺之孤無怙恃何依之痛劉氏數世死者賴以獲瞑生者倚以為命即欲為公孫杵臼固不可得然而公孫之志則諧矣嗟乎彼所謂生死無憾者也蓋嘗論之苟息無濟於生管仲有愧於死彼夫反面呼吸之間棄故君如敝屣齒骨未寒褒裳而往者里巷之士咸知而羞之若乃命之不猶時變勢

極矣矢忠貞於無窮遭隕墜於中道志以無他而事則不濟者亦比匕皆是人為之乎天為之乎嗚乎抑又可哀也已然則如之何如程嬰杵臼者亦庶乎其可也徐氏其幾之矣余一悲夫天下後世之為管仲荀息者也作徐節婦傳

明少尹鴻嬰王公墓誌銘

公諱文運字章甫號鴻嬰姓王氏鈞之教賜人也其先世祖祠舉洪武間進士稱名臣又數世而生京以

進士出至徽州守蹟載衡嶽石鼓諸誌公即其嗣也
公篤行好古少從父宦游所至盡延攬當時名雋常
延致向啖暨藝圃持節讀書無五陵裘馬之志上自
秦漢諸書下及陰陽曆数之學無不博涉及徽郡公
歿公同其弟明經公益攻苦下帷常閉斗室中對案
咿唔日講小範之詩以相勸戒自是聲名藉甚試輒
高等然以数奇不遇一第已乃鼓篋南雍時郭傳二
公爲祭酒有龍門之譽一時鱗集橋門皆當時賢俊

公程材角伎旗鼓間互相雄長無何諸名士各後先
儁去而公復不遇公乃喟然嘆曰吾不能復蹋蹐屩
下乾乞故紙中使老蠹笑人矣乃以太學生請選得
浙之嵊少尹客謂公曰百里乃足以羈騏足耶公曰
使吾得日長嘯松下作金馬避世人亦足矣是時剡
令王公方入覲即以公署其事滯牒因仍公剖決如
流邑中南橋圮数年不治公捐俸經營力董其事自
是民無水患署剡数月廉能之聲大著講學論文與

起甚衆剡中人士且走白上官求以公補剡令監司
臺使者亦大用期公未幾改遷左叅軍公蕭然就道
祖帳詩歌父老至追送武林蟻聚六和塔月望風帆
度章江大風十餘日泊江下不得發至都門而目疾
繼作公忽忽不樂遂決計投檄歸工部戴公大圓與
公善欲捐資爲調近職公笑曰政恐戀戀雞肋益復
自苦耳吾豈薄淮陽者也乃掛蒯緱驢項出都門戴
公贈之以詩有一官如候鴈匹馬尚秋衣之句居数

月遣城失事公不與其禍人以公之歸有天相云家
居闢小園数畝種竹樹日吟咏其下州郡吏咸願倒
屣登賓筵者八九自是幅巾杖履肆志溪山日課諸
孫塾中時與賓朋里社斗酒往還忘懷得失之中陶
然終日如是者二十年已而以疾卒嗟乎自古賢人
志士抱道而困阨下僚至於憂悲發憤而抑鬱以終
者不可勝数今以貴家子負不世之蓄使得以展舒
而盡其材其所樹立必大有可見而乃澤在剡溪仕

三世貞節給君毋粟帛毋恙三年躬湯藥衣不解帶
其没也哀毁踰於喪父時捐遺金以惠親戚願猶以
爲未能上三節於天子長夕焚香籲天頭搶地出血
或午夜起步中庭逍宵無寐欝欝疾不起召四子前
曰爾父生平之未敢有失口失色失足爾曹所知也
不能邀一命爲三世叩閽命也夫亡立行爲上讀書
次之守身勿失事親之本也勉之言訖逝萬曆乙卯
正月二日也享年三十有六君之疾也君不食吳氏

亦不食訣則絶而復甦者數矣先是受君語而泣
載子婦不獲畀事翁爲悵孀婺一孤之天子而無能
代執子道耶則以其事毋者事姑姑棄操蹶毅獨善
氏曰吾有婦姑病則籲請身代君既志在表揚戚屬
迹從無虐日氏悉力以佐之兩尊人喪祭葬事贊輒
從隆厚又捐資陳乞歿而蕭然遺氏十指操作歲延
兩師以訓子若孫時課督所恐莊至今爲若父賫志
以歿詡有成歸報地下耳四子者復先庠序孫且

子矜矣氏無喜色曰未瞑之目猶有待斯非駐足所
也日歟甕燹茗以爲常不附綵御肉益順事舅姑相
夫子者二十年劃苦以成其子孫者二十餘年七六
十有二崇禎己卯十月二十六日卒亡之日四子率
諸孫十五人環跪乞命理君前言而已君所著有庭
規邇言諸篇諭人爲善引證諄復人有急力爲排解
嘗道遇自經即捐金以濟又解衣亡無衣風雪者至
觸寒遠歸其樂善類如此而氏毋春秋高氏老矣事

之如兒時曰婦人内夫家耳有絶厥父母兄弟而能
愛其夫及子者乎君劉姓自刑部郎諱彦銘者四傳
至廬州別駕諱丘仲又再傳爲君王大父吳氏余女
兄行也四子曰敷治師聖憲聖演聖孫庠者曰衢他
詳誌銘治等將以來正合窆君偕孺人於獅山手狀
請曰以先子之無忘世節不有窆也而志且弗就嗟
乎今古之節焉而無子亡焉而不能道其先德者其
沉没可勝道哉孤懼先世之足以風厲來茲者且未

錢而湮沒而無聞也而吳甘來表於其墓曰

節孝之於世重矣哉以如綫藐諸相繼而付諸未亡人栢舟不續佇君之祚危矣前者示型後者踵而接其武若敵之若酬之也一命叩閽君寧有激乎言之與里有頌郡邑有乘君勤懇不傳乎有子而賢且益圖所不朽其先者後寖以緐熾竟君志者未艾也節孝何負於人哉

吳莊介公遺集卷之三

新昌吳甘來節之父著

門人 金陵陳丹衷 濟南沈 潤 仝編　同里後學熊 任 恭姪 家麟 仝校

男 家僎 家倬 仝輯　孫寅 孫芹　恭姪孫甯 仝梓

曾孫可權等重梓

族重姪孫叙倫 錫齡 金城 人鳳 士龍 周鄒 文濟

如鏞 國華 啟搏 蒙祚 仰山 瑞端 蓮端

曷孫延年 松年 從仍孫良玟等重刊

尺牘

復吳長壽督漕

漕事恭承明問其敢不悉慮以對蕃徹省之漕非不可爲也以十三驍輸聚一水繯環城三面蕭日煙茫舳艫尾啣倉廒鱗列無往還查督之勞邑近者百里遠者不越千里撥催可計日至也院道其專一城剏夕洛叟未有和而不濟者高昇翁所疏病民者十病曰者十置臚列諸款可謂針匕見血着匕犯吭矣吃[illegible]其早到到方即行開兌爲速[illegible]下以速之一字爲程見直歲裔快都[illegible]時暢言之轉爲速之正耳而勸限報完請令州縣各造應納正米册一樣一本貢呈台覽將一册註數多寡批方幾限轉發刑廳而示衙官依限報收過米數於台下論印官限程運過數日於刑廳若限期過矣報收無幾則是印官不能催征也理刑未嘗督責也若違限解矣而報收復無幾則是糧官需索不即爲認收也而官與[illegible]

任運官優游中途積棍舞弄伎倆也若有尊屬令無辟得限滿米足挂官以一結申繳原册而印官爲請会議而陳確數稽察糧官其可挽運爲速乎速之方有變通焉曰米完即兌往例某縣之米須與某衛軍會交兌於是有缸糧而候米者已啟遷延之患若夫米足而候缸多一日看守即多一日塵鼠耗册小民擔瓜濤倉[illegible]運憂火盜何怪司糧者抑望端日也愚意若加激勵何必舊章同空先至者即予撥載早完

賜精解佑採天時勞勿盡中流一日而病涉者遂數
百人矣目幾上書[illegible]關千之再[illegible]也僧則以邑侯意
持募[illegible]諸余夫周官遣[illegible]川澤政在司險而天下道
路通於合方氏與[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專屬而無廢墜封建既
改百里聽於一人乃有侵民築而引橋梁不治爲己
過者茲侯茲[illegible]廣儉賦築物力告匱乎
證古揆今則可[illegible]命者六橋之初浮梁耳屢壞而
變爲石比[illegible]屋異方灾焉則並增而固屋增而崇

今百有五十餘年矣異方爲灾胡知一日天抑有所
詔其未足而啟之維新乎山川閱主人多矣趙公綸
李公懋顧公正劉公倓汪公道龔公伯寧則題柱一
懸硯碑不朽侯今日而恢起前烈告厥成功戶而祝
之將於是焉在歲月有涯[illegible]無盡百端營慮總付
銷沉其所秘惜護持惟恐失之者不容究歸何處彼
持經禮榮龔昭諸君子與尊慈功非有身家孫子謀
之而姓字尚留今其無風起者哉橋之西烟井鱗櫛

亓有[illegible]家郎問渡舟人乎紙[illegible]恨暴水臨崖浩嘆
小艇何處深避巫楊億與歸交步時是何景色隨緣
發願一蕊皆春則吳楚悠匕誰非行路方三十六楹
之窮橋端居者行者往來而憩息者靡不目而知建
者誰氏或且相與慕羨是安得與名勿許也孝慈何
在寧恐先人隹蹟竟逐烟飛彼慕羨不獲者亦爾閒
觀興廢僅擬爭名數椽耶敖之水何似耶溪一夫慕
義石根遠浮水面茲成基故在瞰水攻石扁始非煩

經理及時事半功倍但令香界聚落奚展道旁築舍
所謂可應侯命者六也往見兩子持疏借不可知之
福利渐檀金碧實座仙樓以兹集朱提殆爲欲嘔茲
大衆津梁非僅空門功德也議因說果孰與乘輿濟
蟻僧第奉侯德意以往定有踴躍從事者爽岸謳歌
一天風月佇看收之橋上無俟不佞騈辭矣
是引艸于戊寅之春僧募不就越巳卯爾熊君紫
宿若林則宰邑中豪侯躬任之踰年橋成堅蔞倍

宗公因得遍迹塔之遺址悉出樞趣所施重爲修葺穴宮盤頂拜亭門楣表中層累周環不下数十餘丈向之昕然成谷者今則奂然成邱生有宇宇没有樂宮美哉黄檗復見斷際裴公時威儀樞施諸仁人之助耶抑由僧經營苦力之所致也嗟夫世族家兒孫不克世其先業竟使祖父塋鉀没滅于荒烟野艸斷崖隤塊之間寧此不有媿乎噫山川圯傾百数十年而興復乃首一僧然則謂天下事一廢不可復振

者皆惑也癈興之数豈不以人哉督施工于崇禎十六年春正月訖工于秋七月余詳其本末而記之俾後之住持僧若檀施者覽而思焉則是山當不磨矣驅車因梓與尾此山僧之墓不禁往來余懷也他年歸梓蒐遂黄枚覆登臨之樂禍見山川之美古佛之尊宿塔鐘磬之音嚴衛能爲兹山重賦之

薦錮文

丙子之夏會明旨嫻嘗爵義幸有同心今歲米珠雖稍遜丙子而朝夕不謀之勢或過之不侈每圖所稍有濟于維桑者心長力短太息而已乃復幸有先獲我心者益不啻進于腹而果之也嗟乎大江南北皆饑也天子德意既不能周喻因遠即職在親民行撫字于催科亦安得人人而食之但使煙井相望耳目相親之區有無可以相恤即天地不至有憾矣吾鄉利孔方啇生事易窘自顧不暇遑及利他顧獨以爲植德關懷正當此際持籌蚤夜鬮爲誰忙一飽徒

勞百年有盡計不可知之事接不可知之人孰與使九旬不充半菽自憐者之入吾腹與哉必陳匕相因始言損吝則霜露盈枝不能久待矣嗟乎曠終始而大觀齊物我而一致高賢在望幸俟余言

爲合邑紳士代少司馬鄒匪石先生祈禱疏

昊天福善元造好生翔爲濟世之賢可緩同憂之禱新陞兵部左侍郎鄒維璉節勵忠貞操成清白心期無愧於星漏事每徹庇于神明爵祿功名之會全非

人力所爲夷狄患難之身畢竟痛心攸肅女餓[illegible]
臨猜性命盡瘁勤瘁[illegible]爲利家方斯未竟之經濟悉
奉九重何至有用之精神忽遂二豎犲復不肯爲厲
吳晝忘方切乎安攘忠魂壘於天地即不從一身一
官而請命敢不爲藉民爲世以而年

祭少司馬鄭匪石先生文

嗚乎天安來撥平治天下乎今天下而多事矣西北
書虜中原苦兆東南則苦倭[illegible]其後公撫閩兩載耳

鯨鯢屏息其魁驅於海濱山陬者復授勦靡遺而紅
夷挾其巨艦長技要市中國一鼓殲焉獻俘百餘致
之闕下天子爲告廟受之此海上未有奇捷也假公
數年蕩滌猾獗之伏莽七年飄蓬之流氛豈異人任
耶朝廷方虛樞府待公而公病又豎公伯誠俾得暫
調以需大用而公竟不起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
公之病非天也海上之役開譽即誓師即自將日中
廢食漏盡無眠雖復大火流金嚴冰破石霰駭濤翻
天掀地拔而公絕不知短刀靸靴有進無退折七尺
爲國家固吾固耳其安能不病嗟乎使身任禦狄者
人人爲公病天下亦寧憂多事乎公之病公所以不
朽也夫公則已無憾矣鄉能清正剛著忠貞富貴貧
賤之不移夷狄患難而無悔文追西漢詩友盛唐觸
侫批鱗屢抗封事遂使浩氣常留斯文未喪而又建
摽麟戰伐行與文成忠肅諸君子比烈德功言俱稱
不朽矣乃甘則不能無憾父挑帥模忽焉萎謝鷄危

世局匡濟伊誰方思洒熱血于逆天遂已揮痛涕于
窀里泰山梁木與哭所歸況復葭莩可言嚴痛擗踴
欲絕公乎私乎嗚呼哀哉尙饗

詩

春江限字吟

寺泊 一東

梵殿依風出飛帆到月中殘聲看大士鐘意扣漁翁
漏盡蕉塵續春閒芰葉空虞源如可問客況與誰同

湖亭 二冬

面匕通烟碧迢原有路通淑霽花入渡晨恐蝶迷峯
可也詩如畫悠然茗到鐘呼童穿竹畔精院又相逢

前題 三江

卽許成同調還看闘夜釘觴來君未聖筆走客難雙
蒋影吞殘壁星辰泛冷江洞簫吹漏永學古定誰降

前題 四支

肯令名塵點聊爲我意癡林峯容與適燭小入江歸
榻憩詩成後茗消飲聖時自來官況薄從欲把花枝

郊遊 五微

遶照穿波入狂情借樹依村烟浮渡去山翠引人飛
遐勝妨清夢喧盃濕舞衣俗情忘欲盡嗅上月明歸

經彭澤 六魚

亦有東籬菊何人尚隱居夕陽催進艇殘夜擬焚魚
物變看都幻名高夢未除學歸無別況猶剩一床書

詩逋 七虞

盡日促詩逋收來快句無江空應呼絕劍舞只狂呼
靜倩松留聽煩教韻逆蘿吟難索筆語燕亦羞吾

望匡廬 八齊

一抹丹霄外尤憐薄霧迷澗弄疑雪拂嶂絕悟天低
世眼禪能寂遊霞鴈代題湖舟吹夕照何處問萍栖

湖口 九佳

會學投僊去與吟半水涯清樽無醉醒荒寺有風霾
嶺峻恒思隱舟孤每斷齋逢人聊薄睞塵世幾深懷

贈羅元日北上 十灰

塞海飛鴻去誰憐逸少才吟毫疑雪落談致起雲猜
竹寄閒節適江融野棹催多情花片繞欲擬趁燕臺

即事十一真

麝色開逕碧閒思寄藻萍流深魚穩穴風煖鵲窺人借笛吹江星挼簾識野鄰高原濃翠染遣取綴芳春

雨夜尋石鐘十二文

石影多藏癖當春淩晚雲人多如蓄岸舩不避鴉群韻瓶尋谿失篙濤入雨聞無枝應擬借亂嶼與僧分

窺禪十三元

梓入偏巖下編蓬竹代門壓霞爲絮拂孤磬比春喧

有事翻經業無情寄世焚窺禪猶是幻只有一清尊

赴警十四寒

一葉疑天地孤征刷羽翰鶯爭殊繾綣鵲報正平安短燭青宵促長歌白水寒岸中還舍釣羞語學彈冠

即事十五删

憩息江湖裡任蹤似閒關醉貌波化鳥吟喜月盈山人定休悲瘦心澄未擲閒帆天留短夢最是舞衣斑

鄰拂菴一先

物色逢誰宿春風偶媚禪苔蒼孤檻外燕巧一燈前晉息遊塵盡還閒夜花傳自猜郵驛事舟靜是何年

小孤山二蕭

孤石浮濤古春雲引步遙龍姿添綠岫嶽勢上青霄日靜無隣唱香空有岸朝如問斜片艇誰作賦聲邀

病起三肴

小病看芳倦憐花應鳥教身名同野衲蹤跡半江郊石隱烟扱癖文貧路贈嘲多心翻貝葉願取識鳥巢

舟思四豪

引步迷津遠漁人似喜勞耽毫題進酒放笑擬觀濤擊鼓桃穿艇推腮柳照袍際時思未盡宿想借齊艚

熊開之從戎五歌

一揭横江上其如短劍何醪瓶留好士鼙鼓佐揮戈天與熊羆夢風從虎豹過試看烟雨淨還慰碩人歌

晴岸六麻

晴江晴岸好耕釣集貧家帆帶三山影蜂尋一歲花

紋腔消日暖遊具拾春奢有客依誰宿歸懷到若耶

閒忽七陽

不覩堯階舞飛嵐看旭光自慙分遊馬何日靜垂裳

江迴風多幻天高夢未忘頗嗟八開戶秋野正栖烟

問隱八庚

放眺春洲裡烟霞受友盟苔綠僧院寂鶴與道心平

籠竹輕逼主疑樵解遊各塵譚羞隱席尚欲叩孤清

絶遁九青

恰泛清江曲遥傳遠戍宰吞舟綱有恨折展壁留聲

曙色消狂霧泉聲奏凱銘最勞鴻羽迭相醉草青青

逢僧十蒸

㬪向山城晚相逢一旅僧蓬門開古樹珠院朗殘燈

日月爭為客乾坤詎足憑漁舟如識趣晚唱起群登

雨十一尤

野霧迷江舫尋思借柳依連開賓語競雨促牧蓑遊

短莰新還苔狂潮暑欲秋經空何日霽蕭颯一帆收

吟倦十二侵

小晒松牕午刪書篋塚添村醪消倦夢芳卉起微吟

生理紅顏損宰騷雲髩侵空闕終日掩偏逐野春尋

愁十三覃

幾劇生幽管春溪興已酣花船將月載鶴院取蘭簪

去事寧留拙藏器自坐貪客探禽代應余久作村愁

次韻十四鹽

盡許呼詞俠裁思待令嚴懶蘿緣古木碎嶺造跡簾

夜到酣歌短巵逢得草添初衣甘幾畝長愧望陶潛

孤帆十五咸

有夢青山遠臨風擬報緘泉心窺海聖鴻跡罷賓讒

即許霞成主還教竹命銜𦈢將誰欲語落照一孤帆

補遺

課長公席伯請侄文兼懷伯氏

一涇迸入淡苔繁碉綠城文言繇作者𢡟艸寄難兄

便擬長貧卧猶然與迭迎酬新無道故何以傲流鶯

吳莊介公遺集卷之四

新昌吳甘來節之父著

門人金陵陳丹衷 濟南張湖 仝編　同里後學熊任 恭姪家儀 仝校

男家傳 家俊 仝輯　孫寅 孫芹 恭姪孫宿 仝梓

曾孫可權等重梓

族重姪孫叙倫 錫齡 金城 鳳 士龍 周弼 文濬

如鏞 國華 啟撐 蔡祚 仰山 瑞端 邁端

曷孫延年 松年 從仍孫良政重刊

十八日與兄面訣語

事亟矣吾憂則辱君辱則死讀聖賢書便知義無所逃計惟有比拜暂到耳昨聞兄曰我輩家世清白代受國恩竭盡既不稱報捐糜其何以贖亦弟志也雖然事君愛親生死一致老母耄矣嗟此奄零兩子俱亡何以為情至孝莫兄若弟為君死兄為母留殊途而同歸也今日之事殉國易全母難兄任其難者歸于高堂弟死且無恨矣

絕命遺書

付兄泰來

老母不能終養兄為我善事之兒女輩悉以付兄萬自愛三月十九日筆

囑弟元來

事母不終罪無可贖今唯以一死報國矣弟善事老母兒女輩使各從所親不能循婚嫁常格也時勢至此弟輩善自全三月十九日筆

囑妹

妹善事老母兄今為不孝人矣三月十九日筆

囑姪家儀

子孝臣忠殊途同歸大兄存亡老母生死所係竊負而逃子好為之西大皆假不須殯殮付之一炬可矣不得齋醮三月十九日筆

囑諸子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各尋生處善

殉難詩 附挽詞

到底誰貽四海憂疾雷俏ヒ罷城頭君臣義命乾坤
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
身周信知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萬古留

先生殉節時口占絶命詞未竟而殉予適同寓目擊
當日情事特續成末句云

同里愚弟劉九煌謹識

嗚呼吾嘗思學問之際其最難者三榮辱貴賤生
死而已榮之以至於無等辱之或至於咟蹴不幸
而吾辱焉安之以情可矣貴之以至於侯王賤之
或儕於奴隸不幸而吾賤焉安之以命可矣至於
隱忍則必生褰裳亦可避而斷ヒ然無喜愛擬議
之想以必成一死而無愧者恒思及於是而難之
若忠節公殆幾乎聖矣先生之事親也有曾晳之
孝處兄弟有愛敬之聲華而又有道德之樂而死
忠如是不幾乎聖不可矣嗟乎殄之年四十耳死

事之臣二十人而先生獨盡死給諫者無一人而
先生獨著甚矣其難矣今諷其詩追前憶昔悲天
憫人繹其志若遂成先帝一略史者其志尤可悲
也嗟乎士君子聞聖人之道立聖人之志誠致愼
于不死者之難安而俯思乎克死者之難及以自
進于道庶幾乎亂臣賊子不授蹤於天下也嗚呼
悲哉

世盟後學鮑元華頓首拜

殉節詩叙

江南門人陳丹衷

今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吾君死國。吾師戶都垣和受吳先生死君。四月廿九日，南中傳吾師絕命詩，是秋和章漸盈。吾師季弟起之先生板之識悲也。余小子丹衷爲序。七月嗟乎，哉余交手哭，殆終身也。八生在三耳，乃少孤之血，載遭君師，慘死。今以後安敢謂哭泣之猶必有次也。吾師蓋曰：王蠋布衣，繫頭於柱，況食祿者惜也。無孫同孔達之經，而成衞安于之經而定趙也。吾師蓋曰：吾何難爲茅夷鴻、棼冒勃蘇，而恨莫可告哭也。吾師蓋曰：吾不啻著門閩血濺御衣，何哉？吾病應爲賊縶，或求死不能，然則仇牧、稽紹之于王蠋，亦各有其時也。吾師之孝也，嚼指齧天，願終其身不越堂下，顧先此即以孝勉兒，以盡忠自勉，懷求忠出秦之義，性與率孫因心致極，即以爲孝也。必歸諸死忠而後無憾乎。忠臣傳死事篇云：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其何能滅七尺之軀，殉一國之感？忠貞既著，文章之事與焉。且夫詩興觀群怨，一事也，而詠言非一也。喪忘之故，生死之感，尚其有極。況余受師恩，拔之泥淖，訓以忠義者乎？悲夫！悲夫！以吾君之聖聰，敏於圖治而死也。閱詩之首七字，而臣罪著矣。然則死者差安也，不幸而不死，列遠近哉。哭師愈以哭吾君，然則諸詩其不忍卒讀也已。

貴池吳應箕

嗚呼[illegible][illegible]三月十九之禍蓋古今未有之奇痛也論者獨致譏於諸臣不能死而死者之無能多夫有不盡死者然後知有不盡不死者繇死者之無能多則又何可無此能死者耶夫自古國多破而主不即亡者之出奔至於數見是故當時不厚誅不必即死者不甚殊與文山之言曰從懷愍者非忠從晉元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宋高者爲忠嗚呼此豈可與今之事同日語哉晏嬰不能死然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跡是而觀今之不盡死與死之不能多者何如耶則有不盡不死而猶有能死者此豈非忠臣之至行而明與三百年之光輝哉新昌吳忠節先生此可謂能死者矣從千百不死之中而有先生僅從十餘人死者之中而有先生先生又獨從容就義慷慨賦詩嗚呼此不但能死而實能處死則先生豈猶夫人之死者哉先生之詩讀之憤恨悽惻而神意甚安此可觀其處心積累之素即無和者而已聲滿天壤矣其不能不讀而悲七而感慨繫焉者知天下猶有未必不死之心而彼死者之猶可風也若謂天下不必死而獨先生能此非先生心嗚呼讀先生詩可謂非先生能乎哉先生難弟起之命予附一言以爲重予則雖爲和者予固知此非先生不能也

崇禎十有六年癸未先嚴以倡明經　廷對[illegible]侍家
大人既家仲父閱久十有七年甲申三月十七日乙
巳賊兵陷城十九日丁未吳刺史陷　帝后殉社稷家
仲父給諫公殉難於家大人而自致身以殉
仲父部員仲父學公家大人諱恭東觀弟也兄是太
姪告日吾大人及仲父嘗日時[illegible]痛心國事未嘗不
朝刻其忠維也每往復商確朝則移日晦則夜寢哉

不欲生未幾旬伸摯城西家大人捐仲父而語曰噫
事至矣我輩家世清白代受國恩竭盡既不稱報捐
其何以瞑其唯唯曰君憂則辱君辱則死弟忝要
背光祿公曹[illegible]惟拜北響到所家大人亦唯唯曰予
惡姪下孤也已泫然其涕久之叔復徐道曰人臣有
死無二義賢者但知義無所逃適者但其源馮薇
[illegible]當弟告以兄弟共許有同心焉雖然事君愛親
[illegible]一又也[illegible]莫嗟此奄零兩子俱亡何以爲情
元弟國兩兒姪必不獨生弟死矣兄死矣二弟萬里
復難之甚母勞必因遭且儀姪見父叔俱死義昏尤
不苟存樂家共從報國無憾其如骨肉天性何至孝
莫兄若萬一變生叵測葬晉一以奉餘年弟爲君死
兄因母晉妹並偕同歸也且兄不聞古之人乎上在
則喪彤[illegible]可爲否則求真人於白水想其葬於有
仍是亦兄之責也家大人色變不懌叔益泫然知不
可奪十九日[illegible]召儀至執手囑曰爾父天性至孝可

以養母處心至仁足以存孤祖母非親見爾父難乎
慰懷身死先至全養孝子之門可念也古者兄弟同
難必存其一今日之事殉國易全母難全母以全社
稷尤難爾父于當任其難者耳謹護大兒歸奉高堂
此又爾之責也儀傷叔心不孝不慈莫大者儀忍涕
心承不及頃城陷隱伏天光條顯數萬賊兵風雨驟
至家大人潛蹤投繯儀心動排闥疾入乃見鬢髮上
指目皆盡裂胆喪手痿狂呼家人斷繯以下達反小

遊餘款以湯蛇理叔言而猶學益破面罵呼殺賊者
不已北門未破儀托所知強娶出城亟走尺所已北
拜者既南拜者因作遺命六詩一焚諫草一就縊堂
之北面矣儀衆環哭失措儀至一慟絕痛呼痛哉
其六紙一遺大人一遺季父一遺姑一遺諸孤一遺
儀語語切祖母無及家事其絕命詩曰到底誰貽四
海憂故留情情罷城頭君臣義命乾坤重孤臣干戈
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洵知世

局難爭討頭取忠肝萬古留又曰四大付火不得殯
殮語爲其焚諫草曰留此恐彰君過也儀力治喪具
次日始殮篋笥所藏遺稿一束古書數十卷而已絹
葛隨身蕭條棺外真無餘物嗚呼痛哉不數日儀護
家大人南還囑家奴吳諒吳諫輩先後扶櫬以歸甲
申四月初四日廣陵道上恭侄宗儀嚙血泣紀

原跋

吾祖性秉忠貞位居清要捐軀殉難取義成仁
真不負所學足愧爲臣而懷二心者時吾父尚
在襁褓而芹之生去吾祖棄世十有九年思吾
祖不得見見
先帝諭祭文遺命遺詩名公紀傳如見吾祖焉因彙
輯遺編謹搂梨頭焚香跪頌一過庶慰英墻
之慕茲特敬壽梨棗俾後人世守勿替云

時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長至後十日不肖孫芹謹
識於考部學署之崇德堂

春正月復受以科試逕發章先生若忽乜有所
失後又將病未幾室白公考成歸故先生遂先
奉而太夫人歸里肰鬱鬱不樂家園因簡交
游屏家務日靜坐一室暇則臨帖學艸于是始
復善飲酒而豐偉見者慶之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二十一歲居洑溪

是年室白公陞陝西西安府同知便道歸里乃
構栢友山房爲先生伯仲肄業山房落成先生
鍵西窗始圖復理舊業科首編摩絕遠時趨即
親故過暱亦不一面唯髫友劉子伯潤輩或時
一造返而已

泰昌元年庚申先生二十二歲居洑溪

春二月督學魏公諱説臨科錄科先生先出試
歲案未出試牘已騰多八口蜚播歷多士及[illegible]
發未次恩榮之列先生神情澹如也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三歲居洑溪

春室白公請告歸里先生方圖承歡侍膝豈意
絲綸褒試而自離遷夢時維十月初六日也痛
偕伯兄二季哭踊盡哀苦次之下與伯君共思
室白公生像無繇得其形容乃塑泥刻畫時以
己像參類而成遂覺顏貌宛肰因使畫家肖塑
像圖之神情色笑觀者以爲如生皆嘆兩先生
孝思所致又遵室白公遺命同伯季捐資捐地
創建大宗祠堂

二年壬戌先生二十四歲居洑溪

先生以哀思過傷便覺胸腕隱匕若錐刺屢受
曲體之凡繁瑣事皆不以預乃得鍵戶靜攝先
生體弱而艱于舉嗣是年冬以兩太夫人命置
側室南昌曾氏

三年癸亥先生二十五歲居洑溪

先生素以多病簡寂寡課時藉至是始偕弟起
之姪桂子及夙游伯潤芝生兩劉子共結五人

亦以太學應試應天同領鄉薦登公卓菴參籍
資于有司先生伯仲獨捐腴田數十畝以供資
斧毫不以例干郡邑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歲登進士第在北京
春赴試南宮中會試一百三十二名廷試賜進
士第三甲第二禮部觀政授中書舍人遂覃恩
進階室白公爲奉政大夫嫡母劉夫人加封太
宜人生母劉夫人封孺人冬十月置側室王氏

于高郵作閩中秦節婦詩
二年己巳先生三十一歲春使福建夏歸省于
家奉命使福建祭葬故大學士葉公台山如禮
即還一切餽遺皆却前督學陸公時爲閩左方
伯先生其首拔士也饋以厚遺先生一謁而退
亳無所請迸便道歸省兩太夫人于家焚黃先
墓改室白公神道時李子青蓮與起之同業西
塾共先生唱和有遊龜山諸詩

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二歲春赴北京
春正月副室曾氏生次女滿英今適孝廉戴初
士長郎戩開元四月還朝復命是月側室王氏
生仲子楨命名家楨今娶陳剛長諫議之弟太
學君仲素令愛爲配是秋王氏病故
四年辛未先生三十三歲在北京
春二月顧受登進士第時伯仲以名進士同居
京師晋有隱即宋有克育均以兄弟稱人皆以

二吳爲濟美云冬十月奉命賫餉折分給山西
宣府薊軍遣例賫折皆不免耗欠惟先生清介
竟革是弊歡頌徹于塞域有度居庸驛宣府諸
詩是歲置側室黃氏于儀真
五年壬申先生三十四歲在北京
春復命還北京秋九月考選授刑科給事中先
生妙齡清譽丰采茂著得預玆選朝野莫不欣
然是年顧受初筮仕授南京太常寺博士兩太

夫人俱迎葬南京
六年癸酉先生三十五歲在北京
正月首進[illegible]日新疏七畧曰皇上日爲新不
若使諸臣共[illegible]新皇上別有委[illegible]以成新不若
使諸臣從[illegible]治以成新皇上修[illegible]凝道與春
好生從[illegible]流任賢勿貳蒞與大小諸司暢茂
新猷則政治之聖主也逐事究詰新矣綱舉目
張則更新明罰勅法新矣赦過宥罪則更新萬

心凜措新矣一心愛戴則更新云云此先生拜
命第一疏而當時政治得失俱已瞭然使朝廷
眞能卧圖更新何至遂有闖禍是先生之嵩祝
代賈生之痛哭也嗣是因熟審屆期則有祝綱
實政疏痛司農畢自嚴之覊縲絏則有請釋纍
臣疏又如憤流氛不靖則有靖逆固本疏議開
府之標兵無益監司之易置如輪恐危疆再悞
則有亟飭邊籌疏議耿好仁撫邊之失事鄭宗

周逆撫之非並先生初居諫垣一年之間疏十
數上其數陳[illegible]語七救偏補闕屢奉溫綸是
歲有宿遷河[illegible]詩南諸詩
七年甲戌先生三十六歲在北京冬奔赴南京
正月以凱[illegible]計察吏公事許備多士輻輳因陳
鼓才三議一曰作有司之氣一曰修滿除之實
一曰擴加領之舊四月京師久不雨宮中屢禱
不應因上恤民回天疏七畧曰都城之內人衆

蕪廣窮民夙宵勤動得數文錢猶可稍救須臾
而齊邑[illegible]城窮村委巷盡所恃賴者止麥菽穀
粟而已此種一絕遂已無生壯者將逸而爲賊
弱者惟泣以待盡今秦晉人且相食矣父子兄
弟不相顧嫁婦字女僅易百錢廉其事酸心讀
其言漉淚雖頻聖明聚賚臣猶慮有及有不及
况乎中原一帶賊旣殄滅無遺兵之掠擄更劇
至晉地無頭百姓半作張應昌擄功而中州之

試必集族里之成器而課之眾者極力汲引故
後學無遺棄之嘆有教養之樂
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四歲在城南
辛壬兩載歲歉荒饑民暴並作先生復首倡施
粥以濟飢且捐貲捲錢等請觀應匕則已之舉
亦欲當宗人友論先生何恰然有所不辭且復
耐菲薄鄉々自奉多有異士不堪者余嘗見其
一衣數緝問所從來則初領鄉薦時物也至是

十餘年衣綠三易又見其一飯所供惟几列四
簌一碟豉數片惟蔬兩盞則併數片不設矣
是歲起之以太學赴南闈試舜冠多士先生得
其一義即誦引稱快曰家貧親老得吾翁得償
可老于山林以承歡矣時攜一詩叟高臥蔡湯
驪乾一之廷齋閣與李子青蓮王子無念熊子
乾交陳子下武暨乾一嗣君共吟詠焉九月捨
補刑科右給事十一月黃氏

生孝嗣梧命名家傳十二月嗣君宗彼生長子
寅生是爲曾孫先生方北而綠衣含飴若此可
謂慶矣是年敘兵垣功受欽賞銀十兩
十六年癸未先生四十五歲赴北京
自壬午與李京兩吾翁廷議以兵科闕人再疏
請旨促先生先生亦時開邸報應切君父正月
力疾就道程家儀字桂子者以明經廷對攜偕
還方次章門閩沿江上游兵梗于是間道由饒

踰徽三月始達錢塘是時亂兵躁青徐間山東
諸路皆絕又復從間道冒險六月中乃抵都時
僉極矣方見兒入朝即舉護藩流弊首疏禁止
先是闖逆播逆楚豫告諭守士官率借護藩爲
名以掩逃避所在效尤先生極疏痛章上乃詔
治風始息又有欲練選兵先戢譁兵等疏皆當
時切議八月會闈同考試易六房得名宿十九
人爲王自超陳丹衷張玄錫張若羲龐霨孟應

葬者四爲賊絕命辭曰到底誰貽四海憂疾
首悄悄羅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曉孤鳳干戈風
雨秋極目河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洵知
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殞命時
十九日巳時也嗚呼痛哉先是三月之朔寄祉
書曰風花如錦想已高對西湖矣伏莽新鷁鶴
聲易沸今月之須及蚤綏定爲方來策者蓋惟
此一塊土也高猷遠慮將著旂常西北而日亟

矣昔所憂者盜也寇也今所憂者兵也民也秦
晉如許爲亂兵奸民輕輕斷送今且蹂及畿輔
都門爲列戍登埤防追難于防遠視去春又覺
有異矣聖主焦勞日急兵餉而兵之鬨賊而奔
民之見賊而喜則非盡關餉也廷臣自捐借外
幾于無策爺爺不忍言矣七尺原非自有但愧
無補于國耳爺不能者止乞請至再今則臣辱
臣死恐蹤迹難不致復言病矣有蔣不能事與

承錫類幼子可教使得隨郎君讀書幸矣碌碌
生平并希塋墓之又三月初九日家報曰遣吳
質歸提偵得家信而萃然如故也兒乞請再三
杜門經月謂可歸見老母乃賊氛日逼秦晉尾
解及于畿輔兵避賊而驅民民讐兵而喜賊郎
都城無恐賊折而中梗漕運北且坐困天下事
尚忍言哉兒之七尺原非自有力疾在公不敢
復言病矣措餉維艱責捐貲借兒之貧而猶設

處三百金苦可知矣苦所同也黠金無術當爲
司農受累則賊退而苦如故兒所獨也無以報
國匪躬之義兒有以自處矣老母弟善事之一
切家累苦爺爲多自老母外須從節省也儀姪
不日歸俟與詳計之迨今觀之先生真從容就
義者矣總按先生懿行嘉績始終朝野毫無間
然且其忠孝仁義皆自性成不務名譽無求知
二人然人無不感先生之誠者事無論鉅細必

商之何季[illegible][illegible]邁衆節里居時有邑政不便

于民者求先生言先生面却不許退而嘿以刺

請[illegible]時呼寄言因而政革者甚多先生竟不明

示[illegible]人亦不自居其功凡所陰行善事多類此

所以幽芳懿緘皆不及傳故不能盡譜今所譜

者[illegible]茲可見可登者而已遭此大變童叟涕泪

請嗣君皆効趨之南下迎柩事聞諡忠節建祠

贈太常寺正卿蔭一子子祭葬五典全錫千秋

稟七有生氣矣

國朝復諡莊介順治十三年賜祭田七十畝

勅賜特祭凡祭丁之明日有司具犧牲詣祠行三獻

禮以志不朽嗚呼先生廟食百世共爲瞻慕而

微顯闡幽非如椽之筆不足以表揚盛美也余

屬姻末悉其梗概敢具草焉

告

順治十四年丁酉寒食編次

許讀書應舉外尚有如許事業不當應舉後方
學也公雖對太孺人所生而奉太宜人如所生
宜人慈愛公亦不啻所生其與履受雖異母而
情篤過於同生西安公捐館公家政一秉履受
如及履受之與晉公從而博洽授經書與吉如
師或休暇相與詠觴歡咲又如好友々愛季弟
吉士弟輒掩淚妹婿捐衣食衣食之視其子如
已子也當時邑稱親暱者必首吳倘守此不渝

張氏之以忍聯九世猶作而致之矣公在懷寧
病免癈屏絕人事廢筆硯稍瘥又以蓼莪哀傷
復殆兀坐一室數年始理舊業因游尉山拜梅
子真墓乃與同志訂尉山社丁卯遂與伯氏俱
登賢書背典江右試爲上虞倪鴻寶老師公拔
自蕪陰沈青嶼之房皆世所稱端人也鴻寶深
器公其後師生卒同攀龍髯焉成進士先履受
三年隱垣尧甫人以方今二異乃公季少登朝

悟如也兄弟制科如如也册封貴筑唧王命方
請遣齎如也以故長安諸君子皆倘公爲六垣
麟鳳當先帝威嚴言事者多不稱旨公請釋蹇
臣則司農以敬告得霽肅清逆黨則冢臣以翻
案被黍又如糾張應昌之殺艮冒功曹變蛟之
擄掠更劇章疏纍々有所申救彈駁無不切情
據事不市恩不近名不伐異黨同先帝每鑒其
忠誠晁後如護藩流弊之奏極陳楚豫封疆巧

借棄擲文武逃遁所在效尤奚啻痛哭抆血而
言已無救悲夫公已卯典閩試癸未分房會試
兩試得人爲盛自乞假得歸養太孺人不忍暫
離無何而邊事告急矣兵垣需人廷議請旨促
公々見即報命日就道時沿江上游兵梗公繇
饒徽遶發塘山東路絕復繇間道趨都遂有戶
垣之命公査覈虛冒力陳生節大計一切採礦
行鈔皆不以權宜之說熒聽寇氛漸廹廷議推

松檟惟榮名以爲寶寧淹忽而隨化公昔吊子
真之墓而修尉山之祉後之過公墓者寧不感
泣欷歔肅然起敬於其下炳大義於中天在夜
臺兮不亡前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廣東提刑
按察司副使分巡雷廉道年家眷弟潦嘉祉拜
撰

白毫菴内篇二卷外篇一卷襍篇二卷

〔明〕張瑞圖撰

明崇禎刻本

引

詩家率言苦吟此未必盡然之論也夫詩言志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何苦之爲志之所不至而詩必至焉乃有嘔心腐毫之難以求之者究其所至亦第與文采韻士爭工拙於句字之間耳若夫寫懷之鬯鬱與感人之淺深則與得之之難易固無涉也杜少陵自述性癖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若得之甚苦者然今讀之少陵之自寫其爲少陵與讀少陵詩若見少陵者豈必盡出於創獲驚人之語哉生平所爲詩宦遊十一歸田十三近歲戊巳二豎爲痼床几湯藥之中反得十六七以其情動而作情達而止不強至所不至也用南華例釐爲三篇舒寫性情者爲內篇供給酬應者爲外篇

情詞錯出體裁少具爲雜篇內篇襍篇雖詞旨淺陋不足就正大方猶或可藉口言志以私示相知外篇則王敬美先生所謂河下輿隸顧募應付俱非正身者不足示人也己卯蜡月曲

菴道人張瑞圖識

臼菴巻道者著　男潛夫編次

孫之奐

姪浩夫

外孫楊玄錫　仝較

[illegible]士　有引

崇禎庚午夏秋之間因病久者[illegible]

睫踞床几間殊若無以度晷適時於枕上記憶古昔肥遁達生寡欲無競之士實獲我心者櫽括其事跡韻以成篇口授侍者錄而存之家人曰是不益痰火耶余曰是俱見成語不大費思每篇就諷之當服清涼散耳其名公鉅卿縱臭味不殊而圭組爲累則姑舍是亦五君之詠不及山王意也隨憶隨錄世代不甚詮次共得八十六人病起擾擾不復拈筆矣

許繇巢父吾卷

洗耳傚唐堯首鬪高蹈則牽牛飲上流巢父尚嘆喈吾卷閒其風脫屣繼遺迹冬衣緋羽毛夏服織荔薜日出可以作日入可以息優游天壤間有所不自得者用天下爲以身爲物我[illegible]

禹稷業伊人或未克矯矯塵外珍亦生唐虞邑

壤父

席公擊壤歌帝力我何有蕩蕩陶唐民戴履危高原我亦耕鑿人作息混南畮優游卒歲月支離送老醜秋毫皆帝力素飽恐爲負戮力勤裘穮千古得尚友

榮啓期

貧者士之常夭者民之終憂貧與怖夭兩念何
憧憧夭非怖所怖貧非憂所豈徒自擲歲月不
得開心胸榮公知道者三樂何融融披裘行帶
索歌聲薄層穹至今太山下習習生清風

林類

有來必有去來固不足慕有去必有來去亦何
足怖安知去之樂不猶愈於往行歌令惠人悉

明去來故佛言未西來斯人了已悟仲尼方內
人亦洽方外趣解后立譚間賞心於此遇

愚公

迂者論曲直夸者較嬴輸有似鷸與蝙所争何
區區愚公牛生犢賣犢更買駒少年持駒去謂
爾夙所無人爲不平色翁也但晏如曲直輸嬴
間悠懷得恬愉其愚不可及可爲智者模

塞翁

天道浩相倚人事倏無定朝唉夕或號昏弔晨
覓慶大道無揀擇至人不將迎馬失不足悲肱
折亦非病達哉塞上翁靜觀有深證

楚狂荷篠荷簣長沮桀溺

皇皇悲憫心栖栖風塵裏身在淄磷外惟聖廼
可爾亂世獨抽身舍藏固其理楚狂發浩歌耦

耕示深旨荷篠荷簣人逃名終没齒吾觀魯論
中斑斑多所紀豈盡示譏訶蓋亦記高軌是皆
狂狷士下聖一等耳

披裘翁

餽者伺暮夜攫者入市中遺金無所還非與三
物同季子見不取律已見高風貨惡棄于地指
示薪者窮尚遺皮相斥姓字不爲通至今傳其

事但稱披裘翁

鬼谷子

鬼谷有異人卽以谷爲氏或云王詡也安知是非是姓字尚傳疑誰能記年齒高風齊箕潁龍德似聃耳壁雄相啖食誠哉青溪裏汲澗蕩玄波凌栴捋冉蕊長謝蜉蝣華獨保喬松理儀秦[illegible]

漢陰丈人

灌園良已勤抱甕計茲拙終日不盈畦用力空搰搰豈無桔槔逸蘇此町畽涓所嗟純白心坐使機事伐混沌旣已有機巧互相斡緬懷漢陰人千斤引一髮

原壤

方外有至理尼父夙所昵親故貴善終權言匪實說所以扣其脛禮爲我革設真率外形骸肇跡藏囘論合與闡微詮子荆信達飾

登木之歌過若弗聞夫子無諍於原壤扣脛之杖受而無忤原壤無諍於夫子道不相謀而心可相照鮮有知其解者善乎孫楚之言也壤之輪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與聖以之滅俗以之笑獨恊區外

孰知其妙

原憲

世擅一中人素風日不競或以貧病人或以貧自病誰知病與貧兩言非合并所以環堵生夷然驁歷聘蒼素一以分千載昕二柄寧以衆匯霖而娓裘馬靚

莊周

莊周多寓言肆志弄嘲謔豈緊詆賢聖實鬱憤
末俗齊物同死生洸洋無軌躅大啓達生途爲
惠良以博牛不顛爲犧龜寧井處櫝夢中隨蝶
化濠上觀魚樂三復逍遙篇鵾鵬等鳩鷽

列禦寇

子陽爲鄭相遺粟餉列子列子辭不受其妻問
所以謂彼非知我以人之言耳知我以人言罪

我亦必爾鄭人殺子陽超然脫禍否賢者辭受
間書紳佩深旨

老萊

楚王慕老萊使至蒙山側車轍既紛紜玄纁亦
奕赫逸妻來田間見此意不懌可嘆以芻豢即
可隨鞭策可餌以爵祿即可制斧戟萊子聞此
言恍然灑心魄隱者唱隨間豈不貴儷德

顏斶

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貞正以
自娛恭承君子惠敬廣置座隅敝緼以當錦華
門以當朱無毀以當譽不憂以當愉邑侖以當
奏茵草以當瑜法喜以當姝稽古以當徒遠禍
以當福不貪以當帑

屠羊說

伍員脩楚隙楚子逃于荒爰有俠隱人奇節特
遵常君也失其國說亦失屠羊君也反其國說
亦反屠羊豈以草莽臣而苟避其殃豈以羈靮
勤而必受其償鄙哉臨河叟懟矣介山藏狐偃
誠細人介推非慨慷未若鼓刀人千載垂芬芳

黔婁

黔公有道者守操終不渝好爵非所慕屢空恒

晏如遺衾不掩體見者為欷嘘寧正而不足無
邪而有餘緇襦與珠玉飾此速朽軀同盡隨蒿
里寂寂誰見卹

段干木

段子學西河逃家自驅驂廼知學問力足以破
流輩式廬一何恭踰垣一何介偃息茅茨下強
秦覽其喙賢者藩人國賢於金湯盼

淳于髡

淳于見齊王三見不言事最後一語合卿相立
譚耳翻然舍之去珪組莫能餌論酒雖滑稽要
非優旃比含大傳其細龍門失軒輊儒者論古
人滤滯泥文字秪沿炙轂言便嘖牙齒利名實
先後間遺世獨肆志髡也與魯連寧詎慙高士

於陵子仲

屑裁誚陳仲無用比堅瓠孟氏亦深詆以離母
兄故甚者至欲殺無廼過賊惡士生七雄代未
可例疾固餬飼食螬餘猶賢挈馬兎非布曠林
戈責善勝合汙昔人苦室窮安貧少同趣賢哉
緝纑人辛勤佐織屨中行吾不知狷節良以樹
一遺大賢非千載不得訴吾意殊惆惘不復滯
章句巨擘亦有言玆理庶無近

鶡冠子

之子論大道著書不著名原嘗春陵時客子紛
縱橫濁世宜匿影至人貴發精馮子負奇策託
邦有平生晚節挾長鋏歌罷于齊嬰恐其謬相
引以我賣名聲告絕非隙末交道見崢嶸寧似
彈冠者擬擬有俗情

應曜

采采商山芝服之顏色好胡爲狗孺子西走長
安道雖成羽翼功終貽猿鶴誚同時被徵人淮
陽有一老雅操謝玄纁抗節貫華皓哂彼四老
夫潛見何草草當時有遺評千載定品藻

司馬季主

東市賣卜人神道設至教與臣言依忠與子言
依孝賢者隨所居於世必有造汙行藏潔衷早

十一

處廼高蹈嗟哉二大夫何知長者道

張長公

仕宦無巧拙傳俗廼爲賢中懷苟不能如方不
納固自度良以審豈必歷屯邅長公早廼樂養
性自窮年匪緊事抗矯聊用寡尤愆

嚴遵君平

益貨損我神生名殺我身至哉不朽言吾黨宜
書紳上隱取粗給剩餘非所珍子雲稱善易函
丈昔所親執戟良以疲投閣何逡巡太玄雖覃
思淵源亦已淪豈若垂簾人沈冥保清真

向長子平禽慶

韋編三絶後向子稱達識蓋固不勝損于此見
真易貧富貴賤閒靜觀見明劃死生雖未如三

十二

閭理不隔死者爲歸人生者爲行客一謝生人
累名山恣杖策如君方寸間五岳猶爲窄禽生
亦哲人囘君流標格

李弘仲元

仲元本脩士雅操不淄磷不夷不惠間居身得
所珍戢景化閭里能使風俗淳一聞邑緩徵酬
飲廼彌旬

法真高卿

關西有大儒守素保玄德野服兒邦君曠然無
所飾一開相吏言仇儛動顏色南山更可南北
山更可北鴻飛本冥冥慕者何繇弋

梁鴻

伯鸞稟異質童孺操已端時運既云非長噫出
漢關悲歌甚痛哭千載爲辛酸寄隱廊廡下食
力不辭艱伯通有心人定交杵臼間昨爲傭作
但今爲道義歡逸妻如歬士終老無脩頗賢者
不得志于野亦可覩豈無赫赫士因人良可歎

班嗣

班生饒賜書插架軸常滿子雲廼父黨識字窮
輿衍猶時叩冊府相從討墳典大道尤所珍不
爲俗人闚桓生借南華爽然不肯遣縶縶羈鎖
人安足語狂簡

嚴光

朋故昇雖深貴賤勢亦邈兀傲處士足加之帝
王腹廼知遺榮人放情無拘束匆謂狂奴態其
狂不可學晚歷徵辟開歸臥桐江曲一絲何飄
飄繫鼎力固卓姓氏有餘芬終古與地軸

王霸

孺仲事躬耕意亦薄遊冶故人懷騎昔枉駕衡
茆下輿馬既赫奕威儀亦都雅蓬跣農家兒見
客爵而楚父子偶情深慙沮不能罷紛華使心
戰志士廼猶且子伯誠貴人何如君高也令妻
比德音煩襟乃一灑書之置座隅時當友益者

蔣詡元卿

俗士說不急求田與問舍聽之惟恐臥有如流
趨下名士峻坊表矜嚴立辟價激揚多危言有

如的來射清濁雖不同臭味隔鮑麝寂寂隱者
居二客槩所謝元卿三徑中寄篁自相亞惟有
推廉人時來供休暇人竹相與清高風誰能駕

張仲蔚

貞士養性情所樂在琴書不受塵客駕寧慕長
者車所以庭堦內蓬蒿恒翳如日夕翔鳥雀風
雨留且如後無聽與俱其步少別於冲天竟役

跡庶用保清虛

王君公

壺山旣棠阯北山亦移文遯世苟非真遠引徒
空勒君公隱墻東何曾去人羣儈牛跡自穢久
廼自芳芬猗龍全其身微妙難具論

閔貢

孟氏論儒效傳食不爲侈仲叔抗士志口腹實
所耻儒效不可希吾其學閔子不累安邑廉自
甘藜藿芙君子居是邪操槩當如此

韓康伯休

井井枯必早木直伐故先後徂捷詭射虎豹文
來田士以名自立遂爲名所煎漢道昔云季委
寄別有權名與法相伉流若湍四挺伯休隱賣
藥女子知其賢翻然從此逝滅跡入深山黃道

避矰繳高舉遊雲烟惜哉龍門客空爲人所憐

袁閎夏甫

月中景必傾月滿光當缺世人競目睫高趾矜
闒閧寧知感哀端物理本相迭況廼非否縱助
天更爲孽譬如積薪下火發勢必烈袁生貴公
子徒步事覲謁土室無門戶自牖通飲啜三卻
勒烟戒豈曰非明哲

孟敏叔達

器界有盡期人心自無竟散思聚日歡予想昔時慶一感有餘傷百力不爭命達者知無常洞觀得順應成毀同一條萬事付前定刼火壞大千細瑣等破甑

徐稚孺子

人豎拔今來八俊拔危作豈無赫赫聲絃涕玄內

十七

黃血巾屠旣高蹈南州亦早哲千里薦生芻抽身旋電滅其人信如玉在璞保貞潔

郭泰林宗

林宗秉玄鑒曠度稱善誘獎借生羽毛琢磨就瑣玖有川趨南溟衆星尊北斗道廣慮難局節峻戒寡偶折衷二陳間中道得無外雖同偃舟棨終遠龍門疢

焦光

閱世如逝川衰白固相召先生獨何道已老還更少魏氏亂天綱滅迹遯層嶠持斧伐荊薪特與貧者燒董守雖殷勤何緣領譚笑願言分白石救此齒髮邵

申屠蟠子龍

極爛生華霄永辭斤斧厄威鳳翔千仭豈必見

十八

矰繳峴岡苟已炎寧分玉與石所以申屠生韜光早匿跡三事豈能招丘園葆貞白鄙哉南郊生振手謝腐嚇

臺佟孝威

刺史憐幽居殷勤相勞苦豈知苦所集廼反在圭組世務旣云勞得失更相煮術術中林士本懷無所取著書惟桑麻足跡絕公府靜嘯撫素

絃晏起逼亭午性命得恬愉所保不猶愈

汜勝無忌

汜子棄官歸散斥舊貲財豈不念資生高人遠禍胎生逢濁亂世惟貧爲無災讀書友古昔灌園翦蒿萊殷勤謝刺史門杜豈更開

步騭

龍蛇既以蟄便應泯其跡若更自表異未能丼晦匿人知爲龍蛇存身安可得獻瓜一何卑盤蔬亦俛喫不爲人所知政得孫所講步生處亂世居然見龍德

管寧幼安

管公有道者遠引自抱璞當其揮鋤時黄金同瓦璞擾擾爭奪世能興禮讓俗老驥多半籠安能卑黄鵠蹤皁子魚何顏厠龍腹

夏統

仲御謝宗親匪乖敦睦理勸我求利達待我一何鄙一爲扣舷歌百靈紛旖旎未必非溢言慷慨自奇士鹵簿誇光耀聲伎陳綺靡共兒木人也焉能回高睨

龐德公

孫鍾厥夕步危怖所置黄金高北斗豬犛意猶未愚者益其非賢者損其智高明鬼所瞰多藏衆所忮爲禍不旋踵爲福不盈眦所以古達人脫屣謝榮利多文以爲富立義以爲地遺以太山安豈在籯與笥三復龐公言貽燕有深味

陶淵明

淳朴既已散熙攘隨運會伊人淵世中自闢鴻濛界苦節有深心達生無少礙力畊學老農講

德亦耆艾名翁豈不然而皆超其外有言皆腑肺質行謝粉繪高可傲王侯畢不厭丐貸三復形神爲如冰銷瓦解著琴雖無絃其韵乃千載

張翰

晉氏失其綱羣猜迭相噬佐翊者必傷賢者避其世脫身齊東曹託思爲蓴鱠鴻羽乘秋風冥飛不可制君言生前杯勝作千秋計我覩醉鄉

人政着不朽地何蹤躡高縱千載託玄契

孫登

火以膏而輝膏還火自燒所以古至人其光貴不耀多才世所妒寡識道所誚稽生信殊姿所少者埋照上抱皇王略下挾蒼生妙鸞翮可冲霄終爲世網罩我欽蘇門山鳳音發長嘯振衣往從之雲路何岑峭

阮籍嗣宗

阮公多白眼忮世豈私全逃而之醉鄉適以終天年一醉六十日其中固歷然白及未爲慘兄弟逦戈鋋茂禮自蕪穢厥旨玄又玄或嘯或慟哭眞意與誰傳

劉伶伯倫

人異金石終當付畚鍤是物不足惜可以任

壺榼韜光誰能窺任運何所儔我覩五君中劉阮道最合二豪空攘袂蠡起論禮法著書不在多一頌垂往牒

何點子晳何胤子季

子晳遁隱人柴車任所適得酒即共醉油然無所逆飄飄鹿皮巾鮮腆萬乘側老子寧可臣帝讚猶亦得子季居會稽小山亦儷德同命遁天

恭庫錢謝人盖棺予上下篇物始紀頗悉求歷

何須例此語如圭壁

何準

丈夫遭天幸秋風鷹鶻鷙鵲印肘後懸貂帽天

上賜入掌羽林兵出號星門帥貔虎列前茅烏

隼攻長幟衆馬爭輕薄威勢空羸㚇灞上棘門

軍天子知兒戲道懷菽組玨雅操外恭拜君知

第五名何止齊驃騎

宗炳

蓮社十八賢少文廼共一慨彼桑榆年負此山

水質因念登陟煩何如臥遊逸丈室羅雲烟玄

對終永日素絃一以鳴衆山亦蕭瑟悠哉仁智

樂杖策豈能匹

阮孚

宣子饒逸興得錢不願守挂百杖頭出付爲酒

家有錢盡我亦酣行歌歸蓬牖天地廼蘧廬萬

物亦芻狗人生行樂耳何取自韁紐九原如可

作策杖從而後

張廌

種竹圍周遭蔽翳當垣墉客至逃其中行迹誰

能擬有軍尚空還何況乃餘子客滿與客稀兩

俱在妙理吾生困雜襍左袒於君耳

戴逵安道顒孝若

孝若愛桐江安道亦寓剡美君父子間山水共

玄覽得性卽爲家豈必守故鼎破琴操何高聽

鶴趣亦淡俗耳安可希高士良不忝

皇甫謐

士安耽述作卓爾生民秀三都麗且鉅因君爲

領袖自稱草莽臣豈貴城陽守寄淫雖泯濫擬
精亦玄守療葬道之徒茲言庶不謬

索襲

塵世不足珍遠引良以臨惟有素心人區中郎
天外衆妙與重玄合體等函蓋遊濁而食清蛹
德不相礙索子吾所師形留神已蛻

宋纖

無名聖所疾名成膻亦至其名可得聞其人不
可致名如鼓宮鐘人如藏璞秘是爲人中龍執
鞭所欣企

泰京威輦

泗磬遺考擊鶡鵙見羅捕虛聲信爲災能言反
成誤梁魚枯失水沈吟不決故所以古達人深
移貴遠度動則如川流靜則如淵注懸溜清可
漱至道旨可飫胡爲乎栖栖坐凋此純素朗詠
同道篇如渴飲甘露

王績無功

仲淹隱龍門挾策干時後著書準宣尼不異枝
指拇介弟雖待詔志不在組綬但云良醞器日
給可人口俯身大樂丞秪緣就焦叟善釀旣云
以戲身事南畮家人見面稀啞者延良偶自署

以東皋先生稱五斗尚友開闢人作記亦須酒
趨趄物外蹤曠蕩絕瑕垢仲淹難爲兄此語定
然否

仲長子光

先生稟異姿舌根夙不具理融結悅求用藏泯
憂懼早斷婚娶緣獨深烟霞痼東皋願卜鄰契
潤無晨暮養性旣同方酬酒亦成趣相與形骸

外領此不言喻斯人不可作終羿户外饒

孟浩然

襄陽詩緒清流微雅刻羽洞庭初脱葉梧桐滴
疎雨秀句豈不多一誦㘃明主匪緣擬議踈意
寶輕珪組他日約韓公既飲期亦誤木無羨魚
情豈結臨淵晷鹿門有舊棲餘韵猶終古

田遊巖

田生隱嵩山搴花入幽峰埜服見萬乘意淩青
雲上方知世外人都忘貴賤相泉石與烟霞膴
奐山中餉莫言膏肓病先生本無恙

張志和子同

此生無根蒂飄如不繫舟安能守一室行歎復
坐愁以茲掉沉宅放浪任天遊虚空無户庭簑
笠自春秋象形雖維肖烟波不可求

楚江漁者

人生寄此世歸之無何有浮榮譬露電虚名亦
箕斗磻溪與桐江猶是釣名叟漁者亦何人一
棨楚江口艤棹即垂綸得魚便沽酒浩氣盈胸
懷高歌滿林藪不肯道姓名誰能識誰某家傑
舒卷間有如屈伸肘進可龍虎躍退可草木朽
惡知投竿人不是掣鰲手

秦系

隨州號長城五言人共推公緒以偏師鑿旅登
其陴豈但詞坛雄玄心亦參微道德五千言脩
玉何霏霏九日峰深處萬虬蔭茆茨山川託高
士千載芳名垂

陸龜蒙

甫里有先生天隨寄佯鷟筆床茶竈間學爲操

亦圃線屋樹杞薪華實迭唯茹況衣古人書實
腹若可鼓傾身營一飽酒肉說屏沽入腹成何
物淬穢寧足慕松陵有遺編至今垂毫素

賣藥老

贈我明月珠殷勤問大還將珠易餅餅還與贈
者餐珠餅何分別瞿然變容顏郎此分別見咫
尺而河山挂葫賣藥者此老非人間

龐蘊

向平五岳遊尚俟婚嫁後居士兩不挂無生日
在口切莫實所無但須空所有絕四有遺文空
空亦自制莫謂惢術言何胥遊胥史

朱仁軌德容

終身能遜路終不枉百步終身能遜畔終不失
一段兩持必兩傷兩鬬竟自患有忍迺克濟當
忿宜思難至哉朱君言可以銷氷炭孝友亦為
政豈必升華貫

司空圖

表聖良遠人生前預藏冤豈惟自夷猶兼以引
佳客賦詩酌美酒為樂窮日夕所居王官谷名
勝疲姑射上有天柱峯星辰近可摘豈無曠覽
資及此萬古宅及時不為歡他年松與栢斗酒
與雞相酹亦何益

崔唐臣

謂富不如貧謂貴不如賤苟非知道人聞此心
必戰崔生抱微尚名場早自免一棹江湖間縱
心得所遣若下酒一盃黃庭書一卷止坎或維
舟乘流迺扣舷薄貲營資生取足不取羨范公
五湖後雄姿尚未翦千金雖三致天機無乃淺

故人金閶彥鮮后甃纏綣去矣風波人何繇重相見

林逋君復

歌舞沸湖山昏醉不得醒孤山有處士人地共清冷問策堤畔笻遠放烟巾艇封禪無遺書羞與文園等鶴翮凌蒼冥老梅露骨鯁與處士爲三可以擬立鼎

王鴻翼道

竊不屑爲鼠暴不忍爲虎何繇威硒倉秖合守筐筥是爾自因窮蓼蟲甘習苦竈突時無烟併日不克脯萬鍾辨禮義一介慎取予誦君米囤銘欽祗佩德矩

筏叟

陰陽一驕蹇水火時爲帝焰天與燎原各挾焚溺勢將恐混玉石得無困揭厲五行用最先於乎反相戾卓哉治筏翁微言闡未濟同時賁嚳人茲理亦冥契姓字寂不傳一見跡已逝方知訓詁儒所得良以細

和陶詩引

子瞻在海南有和陶詩子由敍之云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

矣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跡未足以論士也嗟夫子瞻之不合於陶子由言之甚暢至其不合於陶而無媿於和陶則僅以心迹之說徵見其旨而於子瞻之出處進退亦若有所噤焉而不詳豈經歷憂患之後不欲盡言誨忌耶余閒居無事點簡舊和陶數篇頗自輸寫不能刪棄姑述錄之敍曉者以引之

丁丑社日里中勸農作詩一篇即用陶勸農韻

芒芒區中列茲四民我儀圖之惟農則眞緣播得穫穫匪無因不媿于天不畏于人

明有民人幽有社稷用之則行資于學殖三百

其稱不稼不穡伐檀所譏嗟哉素食

惟工與商鶩川走陸競彼錐刀齗此恬穆百年幾何畢于營逐譬彼勞禽無時妥宿

勿謂細業恒則可久勿謂寡儔和則多耦淳朴旣澆道在畎畝樂在其中匪足匪手

善飭我牛無俾力匱今年穀日有秋可冀理我錢鎛晴澤將至業貴及時後人是媿

越畔而言雖高亦鄙在農言農是謂素履柴溺
長沮是我前轍敢阿先聖不獎厥美

和歸田園居

出山卽小草遠志本在山往者不可追來者尚
有年環堵曾貧憲陋巷實栖淵於陵旣灌園冀
缺亦畔田碩人泌水側桑者十畝間閫逝惟恐
後獨召豈能前紡毛江南羽貨蘇海東炬釣垂

濠水曲嘯發蘇門巔無事方宜飲力作不妨閒
深源蒼生望其然豈其然

其二

長安大道上絡繹交糾鞅安坐車中人胸有無
窮想得失成敗間憧憧幾來往力耕豈不勞道
心更日長乾坤細若漏尺宅反爲廣廣狹在所
居寧嫌榛與莽

其三

頭顱非疇昔短髮白且稀朝來明鏡裏告我以
旋歸藜藿舊所食芰荷舊所衣求舊良可欣非
與物情違

其四

萬類各有性靜躁隨所娛揮手謝時人飄然迈
故墟樂閒鍾梵聲傍此化人居長提匝澄湖種

柳不計株過頂白藤杖縱步信所如花朝與月
夕霜前或雨餘倦隱南郭几宴坐觀盈虛試問
朝市客兹樂定有無

其五

飢少糜可哺枕少肱可曲推此皆有餘何患乎
不足安危事不細草埜非所屬田荒疾買牛犢
早少置燭頹然藜床間伸欠天已旭

東莊遲軒和移居韵

荔樹陰滿村梅樹老滿宅我有淡交友二物共
朝夕生事雖不饒不爲生事役不慕長者轍凝
塵恒滿席黄初追大曆追遡三百昔作者各異
軌一一能剖析

其二

閒居近日事閉戶收舊詩我亦享敝帚時一存

録之君雅多秀句我老鮮深思君當藏名山我
取寫一時作手雖非敵知心乃在茲有酒相携
飲莫爲歲寒欺

和巳酉歲九月九日

丁丑重九故人子王生在鎬見招登高
和此辭之

殷勤故人子念昔金石交不知黄犢健已化蒲

柳凋重九愛佳名拉我共登高捫蘿尋片瓦蹋
雲上紫霄欣彼眺覽歡快此登頓勞離菊霜前
艶虆栗熒後焦夷猶南窓下我樂已陶陶西山
爽氣好拄頰看來朝

春事旣深農務方作讀淵明田舍觀穫諸
詩欣然有懷因和之云耳

雨霽泥亦乾南畝已可踐果腹不求餘枵腹當

求免高士與埜人相去豈云緬呼兒理鋤犂及
此土膏善烏鵲隨尋飡飛集皆不遠儒者貴行
義長往詎不返經世與自謀各自量深淺

其二

薄宦微有積生事未言貧天道惜素飽雖老敢
辭勤偶寄雖微官解組卽衆人漠漠南山下雷
雨與時新天時與人事相及良爲欣濁酒聊自

勞清淺望河津犢牛許更借感激好東鄰不知勞生理何以爲逸民

其三

畊耘與收穫辛勤環爲端將穫未穫際稍得自閒安豐約相較量鄰㪷互相覲今日已滌場各自捆載還作糜可得飽作醲可禦寒敢勤謂婦子念此力作艱一粒亦須惜租給賢靖干五鼎

實烹偃一簞可樂顏謀食與謀道未必不相關有力不自竭惰農良可歎

其四

腰鐮平明出出穫南山隈閔閔望歲意及茲有好懷壺漿幸不乏鄰里歡可諧入門婿婦于餘粒及豚雞就枕卽安卧中腸少縈廻七情旣澹爾焉知樂與哀日高未卽起蓬戶不浪開因思

擾擾士空逐時運頹一迷不復返百營多所乖鸒鳩思萬里何繇得安栖

和飲酒二十首示蓮水弟

花開酒未熟意謂少待之酒熟携看花已是花落時陶公旣已沒風流不在茲百年信荏苒豈容少遲疑立名與適志一路合堅持

其二

偓人羨門子云在蓬萊山果糧往從之中止成虛言滌除開玄覽爲樂貴當年飲者復能飲今古莫有傳

其三

茫茫元化初大道本無情浸有分別相皆强爲之名名相旣已立憧憧百慮生瞬息俯仰間乍喜復乍驚昭氏不鼓琴亦何虧與成

其四

晁鳫戀清池心死不復飛但感稻粱美安知刀俎悲黃鵠志千里獨舉無因依朝摶扶搖去暮投渤澥歸風霜豈不苦壯志終難衰六自羽翮成永與矰繳違

其五

谷鳥無俗語時或嫌其喧通人豈應爾其如性所偏瞻光曾幾時落景忽暫山静觀萬象理逝者誰復還不有杯中物百感與誰言

其六

志士寧徇名但求寸心是千古尚有人神理終不毀就令千古下亦無有乎爾猶有相知者清絃與綠綺

又六

何處堪藏名眼前一五是蘭以當戶鉏玉因出崑毀翠觴翮雞夷百年吾與爾何必入商山遠華黃與綺

其七

少年負意氣結交世上英青松與白水盟誓見交情緩急不足恃況遭更相傾相彼出谷鳥啟嚶嚶其鳴遷喬未足嘆嘆爾重友生

其八

天道不可問君子保素姿佳樹不必殖惡木多繁枝顏冉未必福時或庇窮奇莫之致而至莫之爲而爲委運杯酒中不受造化羈

其九

甚媿丈人厚灑酒爲君開丈人且安坐聽我布所懷方枘與員鑿豨來本相乖鐘鼓享海鳥驚

飛安得栖神能躍天衢魚蝦安塗泥貿栫與土
鼓金奏豈能諧建牵千萬户代斷故應迷夯父
不量力逐日何𨁊𢌞

其十

智士洞始卒愚者見一隅神蔡爲國寶豈若在
泥塗黃金絡馬頭隨以鞭策驅細推孫虛理不
足勝有餘適此一壺外寂寂且安居

其十一

知死在知生夕可貴聞道前程雖未期病死繼
生老若復不飲酒未死已先槁天工制萬彙寧
容擇醜好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寶雖聽造化
爲寶出造化表

其十二

天運不自主淳朴能幾時七竅忽以鑿渾沌從
此辭夷叔歎虞夏列𢌞逃今茲徂詐吾不爲忠
信𢌞見疑聽明世所忌愚蒙反見欺壺中有太
古吾共往從之

其十三

冥心合自然役物驚塵境醒者眞大醉醉者直
先醒此道古來秘陶公夙已領至今仰高風不
殊箕與潁當時困窮餓千歲傳乃炳

其十四

老儒舉趾高矜莊翔而至謂我門第八胡爲終
日醉周公與衞武詩書有論次若身並名譽𢌞
可嗣富貴醉中閒此言忽忽不能昧

其十五

栖隰之所交構此容鄰宅醉隙無俗物流覽見
前迹賢愚等一盡一貫同五百名與身非親此

語最爲白苦身以求名將爲達者惜

其十六

華陽隱居人辛苦事丹經冥搜九轉地七營竟無成吾弟好此事爐鼎亦屢更窮夜守候炎終日誦黄庭兩眼爲之赤喉燥幾不鳴吾嘗戲勸之不如酒陶情

其十七

愛此萬竿竹日夕來清風身心幸無事岸幘坐其中内觀已空幻誰爲窮與通近知怨造物何必如張兮　又十七　燕趙遊俠兒馬蹄生英風出獵南山口過我埜田中值我正獨飲姓字略爲通舉觴勸少年努力取形兮

其十八

有酒徑須飲無酒沽亦得禍福相倚伏智者貴不惑防口甚防川一決不易塞聽可以爲獅酹可以爲國步兵七十日非酒何繇熙

其十九

曩以仕代農今更農代仕三時因之天四體求之已雖有荷鋤倦幸無跰躄耻素心尚有人相距秖一里時來共壺觴兼與論述紀晨夕每不虛風雨時或止君子湆以成意氣安足恃

其二十

末俗各自營相與忪其真譬如薄蘖酒一醉不再淳傾蓋豈無故白頭終如新曩爲肝與膽俄爲越與秦古人結交意今日棄如塵翟公不曉事署門空放勸世態老自知感激謝疎親胥庭亮非遠濁酒可問津爰居駭鐘鼓狙猿仇冠巾眷此忘憂物永作太平人

和襆詩

今古相推盪疾若飈掛塵安得千古上追置此微身惟有夢寐中數與古人覩曲高和應寡德孤寧有鄰咿喔雞三號河傾忽復晨依然抱獨趣涼踽何時人

其二

我欲遠行遊逍遙駕鶴嶺培塿視五岳輕舉凌

倒景饑餐元氣糧渴飲天漿冷罡風不可乘雲路信爲永淵質與景俱有似形必影秦漢萬乘君多願無豨騁不如盃中綠一醉苦便靜

其三

有涯逐無涯人苦不知量几夫臯倸骼思欲登紫房抱關厭冗賤思欲銜未央娛毋不知醜思欲居邸陽畢世豈能得徒自縈中腸

其四

昨日便如子今日成醜老形神相與語幾時更相保滄海何洋洋桑田屢枯燥何況七尺軀百年等暮早胡爲自形役千憂集寸抱人生天地間豈不貴聞道

其五

秖爲吾有身令我少悅豫誰能如虛空百劫任

翔翥誰能如郵亭逆旅從來去愚人眺目前兼懷千歲慮造物於人意十有九不如驅我便當行晝我便當住飛絮隨風颺飄飄何定處茵席與溷廁何戀亦何懼

其六

悠悠百年中何者最可喜壺中恒有酒心中恒無事無酒枯人腸有事敗人意有酒與無事往

往不相値雲過度溪風過眼何其駛有事須早
斷無酒當早置

其七

高明鬼所瞰盛衰輒相逼以茲薄世榮躬耕老
阡陌知稚貴守雌守黑緣知白鎡基塡空庭容
鄰不爲窄往者田竇門闐咽車馬客今日重過
之鴟鳶嚇空宅

其八

嘗聞儒者言幾廻變滄桑劉項小豎子堯舜亦
粃糠晋楚豈云富量腹有餘糧苟無人道患何
憂乎陰陽營營者誰子辛苦良可傷宜乘駟不
止坐使憂無方豈無盈尊酒生前不得觴

和擬古七首送楊外孫北上

畏壘老庚桑閉門師泄柳生乎禮數絶惰嬾良
以久賢孫將北征祖餞盛賓友我亦帨柴車㑹
載一壺酒桑弧蓬矢六之子信無負去矣行路
難懷哉國恩厚努力樹芳名榮施我與有

其二

春華何足戀秋實廼堪採資葛氷猶沍資裘火
未改黃鵠無六翮何繇横四海前定廼不窮年
華豈相待後生誠可畏多暇空自悔

其三

哲人愼其始君子慮所終譚笑藏奇禍有似莽
伏戎應念追駟緩莫倚舌鋒雄的立恒來射增
穴必受風大易貴辭寡老氏戒數窮不見金人
口三緘督廟中

其四

鼠腐鴟不啄水濁龍不游賢豎操奇贏挾筴走

九州仕宦營糞壤何異賈豎流攘攘為利往今
古終一丘我觀皇天道鑒善豈不周清卿今有
後世德信堪求

其五

之子獲我心非在有今茲喜爾今已貴不異未
貴時齒未識則老素風無磷淄盈虛事可券乘
除理何疑福澤天所畀時至不可辭厚與而嗇

取持盈在深思釡鼓滿見概茲理不吾欺虛已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謙謙君子吉抑抑武公詩

其六

師濟廷既遠淳風不復完龍戰紛華轂鬬鼠劇
衣冠詆諆或蹻距標致乃曾顏流言與定品分
背不相關崎嶇語嘿穽抵觸斂鋒端國是徇然
諾官守盡褒彈終歲旋蠻觸六合混梟鸞願於

保貞幹亭亭出歲寒

其七

餘生荷仁代放還東海隅有似魚縱壑鱗鬣為
之舒久矣埜人夢不到承明廬故人倘有念從
子問起居出荷長柄鑱南山理荒蕪入守折腳
鐺退院老僧如

和責子潛浩二兒落第作

儒道非買胡第取營厚實將美七尺軀豈徒三
寸筆潛龍勿用時何妨鯢鮒匹遯世能無悶龍
德故足術金張珥漢貂為葉累者七逵人外榮
利鐘鼎等梨栗最哉樹令圖淹遨適外物

讀易用卦名作詩二篇兼和陶公讀山海
經韵

于埜同人少遯肥世事踈乾坤真逆旅否泰亦

蓬廬往寒當今事困學古人書隨緣獲曉計履
錯悔前車閉關謝剝啄鑿井灌園蔬漸於息鷟
御恒與漁樵俱損益靜觀世坎離細玩圖吾事
良既濟升沈咸妥如

再和

端居日多暇塵緣老便疎焚香宴坐後虛白滿
吾廬所覩推周易不復覽羣書强識懸三篋多

方謝五車易書如菽粟餘嚳敘與蔬淡生大化
中日與憂患俱息此戰後心研彼崙前圖不知
憧憧者朋從將安如

和止酒

壘塊在胸中不澆何繇止託身趣藥際長鼎天
地裏持螫劾畢公作領學劉子近者得肺疾喘
嗽苦無喜醫師爲我言療疾緣所遇莫信杜陵

言濁醪有妙理此物君不斷孽作恐自己我笑
謝醫師君言殆誤矣大運無終窮人生有涯涘
幾見不飲人長生歷年禩

原詩二十句中俱有止字和此詩意亦當
爾不第次韵故再作此篇

陶翁作止詩此翁真能止豈徒止其表亦且止
其裏豈徒止其身兼亦止其子吉祥止虛白一
止無量吾風止林不鳴薪止沸不起靜觀作止
間惟止有妙理世事誰不止所貴止繇己車止
摧輪後縱止已晚矣强顏和止詩未窺止涯涘
止有景行心仰止勤千禩

田家和陶桃源詩

人生非金石何繇閱長世釋氏譬電光尼父歎
川逝衆人遂熙壤志士軫興廢[illegible]被拘廿年[illegible]

馳少安懇田翁無懇思所業惟耕耨取足資傭
仰兼以完租稅桑綠倉庚鳴禾深蛙蛤吠田野
有元音律呂謝軒製里降相經過公府省投請
寬裼生夏凉醇釀抵冬厲魚鳥共靜便虛空無
年歲幸免憂與虞安事智與慧憂樂本無方古
今寧有界道心與物役一念自逼蔽懷感自銷
中至樂不在外難爲巧者言庶幾拙者𢌿

拙以平困甚每來相告亦沫濕相昫濡而
已拙意既少望余亦媿焉作此示以矜

和詠貧士

結客少年場老困我焉依我如鎩翮鳥慘淒少
容煇從我借毛羽安能遂奮飛依我既鮮濟去
我復何歸君言禹與稷身任世溺饑吡哉陋巷
士徒然媿且悲

鼎食誰家子意氣何軒軒千金飾裘馬所隨盡
田園屢棄厨肉臭安識突無烟我自去官來所
餘筆與研羞澁向人道慮其詆虛言惟將立達
意强頗信猶賢

讀無美弟與其君書作和陶癸卯歲賵從

弟敬遠

吾弟禀至性才氣亦橫絕壘塊盈胸懷浩然不
可閉嗟余負俗累口噤不得雪牛馬從號呼冰
玉徒貞潔君爲不平鳴終羅置網設新詩雖晚
出秀句多可悅酒酣或斫地排遣藏激烈芻狗
難重陳龍蛇蟄蒸節悠悠身外事撥置未爲拙
濫淹水自知無事易牙別

卧疾和神釋

來者吾不知往者良以著臭腐與神奇轉盼相

新故禍兮禍所倚福兮福所附人具長夜人昨日方笑語妻孥政環悲霓巳向何處鄰舍誰久停電光豈暫住造物多戲劇元精無窮數惡者暗目前瞬此假合與更胶假外假得喪及毀譽譽者欲其來懼者欲其去寧知彼去來不緣我喜懼未若付高枕頹然何思慮

乞菊和九日閒居

秋菊盈園而持醪無繇陶翁九日所歎也余飲少輒醉家有餘釀而籬無隹植秋興索然聞青陽市中趙晤莊君園頗多名品乃仗遲軒允乞之和此詩東遲軒

每惜區中士百慮役浮生頗知一杯酒遠勝千秋名但少送酒物東籬娛泉明聞道五松圃隹種舊有聲甚願從之求佐酒送餘齡未同古所誠有懷未敢傾因君問小阮倘割秋華榮便可謀共醉悠然遺世情英雄與豎子何用較虧成

將入郡示盧兒和問來使

爾曹真少趣為腹不為目今年三伏中渴盡一籬菊此本乞諸鄰雪蘂舒繁馥慎無踵前非負我新蕊熟

和辛丑歲假還江陵夜行途中

經世才既非諧世道亦異既失賢者望亦乖俗者情以茲謝時人綱別還柴荊量力守故跡足巳畢餘生久與農人處稽事稍能明所願王道暉六符泰階平縣官多寬詔循吏少横征問婢有餘織問奴有餘畊豈無漆室憂責謝非所營不見田間鳥提壺每自名

湖上和斜川詩

羲和鞭白日奔逆無時休蓬山安可期及時卓
行游秋色晩來凈平湖渟不流無以烟波意負
此舊盟鷗佳肴少餼玉善釀無糟丘一壺將一
榼聊可命同儔山水對清真嘯咏洽和酬百年
世上樂誰復勝此不傾心管一快翛然召百憂
惟有湖上歡不厭予取求

吳太翁阡詩次五月旦和韻

哲人孳爲善寧論遁與窮天道無私親嘿鑒冥
漠中浯溪有隱君位嗇德則豐不圖刀錐世見
此古人風羣情旣攸好名山錫考終袍笏堪拜
處中氣融且冲綸辭羣彥集綸賁國恩隆吾知
百世後茲地比恒嵩

和愁詞楚調

人事多錯迕物理恒自然安時而處順義悟以
盡年大哉乾坤內覆載亦何偏龍或上在天亦
有下在田或侯而賜弟或民而受廛或侵星出
作或日高猶眠十年或不調一歲或九遷升或
係以墜却或反以前浮沉無根蒂起滅如雲烟
冥心何尤怨杯中有聖賢矣

門人訓君斷之任仙居邀訪作和郭主簿

風雨瞞平陸衡門積秋陰故人遠相訪淒然感
我襟大絃方急時誰賞單父琴枳棘栖祥鸞沈
延直至今賢者貴撫字善宦豈足欽茲行探尤
峯玉泉清可斟赤城霞起處重振金石音瑱芝
與瑶草倘念舊盍簪幸無遠千里寄我蘚蘿深

二

閉關念昨非百病集恭節星星霜雪髮攬鏡見

明澈肌故未云稀種門稍已絕所友古之人蒙
莊與子列今日亦何日會我文章傑既抱出塵
姿亦富經世訣行矣慎薇糧魚目惟明月[illegible]

懷丁司寇和與啟晉安別

司寇昔好士援引無倦勤當時北海座意氣多
所親人事一朝變矛戟生比鄰交態自昔然匪
伊夕與長翟公見事晚感慨死生分寻本歷落

者託契擬千春豈知聚散間倏忽若秋雲言詩
昔見許起予道何因管子不遇鮑誰能知其貧
君今舍我去誰爲倒廩人庚午歲被司寇貸縱余粟者三月

讀丁司寇詩前韵

公昔讀道書摘折良以勤究觀成敗理如指諸
掌親好士如不及四海皆德隣辟公資辯策嚴
滑無虛晨丹鉛與吐握日力盖中分發抒爲文
章部令如三春亭亭瓊樹枝直上干青雲豈緊
出力學益亦繇夙因寧與朽中士椎剝遮儉貧
有德兼有言悵然思古人

贈王仲初山人和答麗叅軍

孔貽稱三絕禿翁尚後言王生後來秀耕耘竹
素閑微中或小品從容乃大篇詩緒既清雋書
畫亦復然道藝非殊軌雅俗必相緣道意荷表

薄藝事何繇宜美君秉高潔寒璧映秋山筆墨
雖餘事行垂無窮年

白毫菴內篇卷二

白毫菴道者著　男潛夫編次

壻楊夢垣

丁禔　莊鯤化仝較

擬白 有引

擬白者何擬白傳也白傳爲詩示婦孺能解則錄之故頗有率易之譏雖然白傳亦

何可易譚也彼其以坦蕩透徹無罣礙之胸出爲平東暘遂不鉤棘之語若涌出雲流無滯境無匱材無閡情無髡韻介州先生所謂廣大教主者白傳何可易言也若其時有朴鄙若村學究口中者則自少陵巳逗此途又非從白傳濫觴也然則何以輕言擬白夫白之所以爲白者吾不敢壓言也以余作示婦孺其不解者鮮矣以是擬白不亦可乎

菴居襍咏

匡坐無人境悠然寡俗紛道心方寂歷春事政氛氳霽晚花猶雨清宵草自薰孤吟隨意就身隱將焉文

二

圖書存晚計薜荔愜初心酒毋欣孤酌琴寧待賞音窺床夜月淨匝栁曉煙深寂莫牆東隱幽蹤不可尋

三

再來懸脫洒猶縛小乘禪論世欽高蹈逢人怯少年蹉跎浮海意羞澁買山錢聊以一枝穩寄茲未盡緣

四

不必入山林居然幽且深讀書寧盡解擊磬亦無心罔吐三春色亭垂四面陰午眠難得穩修竹鬧啼禽

五

有水亭堪置家管地轉幽桐孫時獨撫雪客每相求鋪几參光淨傾身竹葉添虛窓無歲月偶寄郎優游

六

匡濟乖吾道乾坤寄此亭學惟師稼圃喪不耆參茶觀化心常靜忘形契自冥閒看雙白鳥安穩廳前汀

七

埜老生涯細幽居世事遠牽蘿葺鶴柵移石帖漁磯客至逃深竹雲來共短扉惟應抱甕者眞嬾不相非

八

遠峯窩翠長分霽到匡床護柳延鶯坐減餐與鶴糧茶烟時透塢花氣每侵堂若問安心處無何別有鄉

九

七十古稀老支離識歲餘亮無多甲子重自惜君諸到手杯中物冥心教外書幸然車馬跡近亦少吾廬

十

寂寂南塘路愚公晦跡深觀魚依水眠風雨護花心杖屨從人仰松蘿許月臨時因思橘叟短策出前林

十一

交態舊曾見孤懷老更多窓虛延𡸁籟架窄引
垂蘿甃坏恒遁跡曳履自高歌也知乖世法性
癖可如何

十二

延知延老策生事不全虛鞅掌庚桑使橐駝種
樹書藥苗將共灌菜甲或親鋤寧學江潭客孤

疑問卜居

十三

一區楊子宅百尺元龍樓水綠東西崦禾青遠
近疇浩吟隨處得半偈荅俗求細閱浮生理何
事不虛舟

十四

寂莫從吾好乾坤贅此翁蕭圖清夜後蘭桂碧
湖東上夏心寧戰君平世不同大哉元化裏逝
者本無窮

十五

丘壑才心是風霜短髮知杖藜隨物色揥石坐
支離五葉禪宗譜一竿釣客絲餘生渾不惡負
自託明時

十六

自審用非適相謀道不同江湖寬百慮宇宙伏
諸公淨挂脩篁月香傳晚稻風無嫌土室陋殊
稱祝雞翁

十七

屏迹雖云遠會心亦不稀藜床穿可坐鍛竈煖
堪依暮渚寒烟重霜林返照微交情湍自好深
陋署門非

十八

深心良有託拙計豈無涯陶徑三秋菊邵園五色瓜埜冠裁竹籜春酒釀松花況復西山爽儘供閱歲華

十九

何地不堪老無名豈待藏聯梳從白髮閱世付黃粱嫌忝稱公號深嫌楚客狂此身難自擬秪合問空王

二十

有客譚丹訣吾心殊不然蟪蛄差晦朔朏望幾神仙琥珀入杯甆銀絲聯舫鮮幾時受享盡消息任餘年

廿一

半榻跏趺地悠然幽事深氛氳通鼻觀清雅樂梵音杖錫雲兼水塵譚遠與林試看栖樹鳥皆有出塵心

廿二

鏡湖千頃水巢父一枝亭簡易刪僮約深潛味道經鷗朋輕泛泛風御善泠泠何似東華道軟紅作畫屏

廿三

晚悟龍蛇理戢身得勝圖時杯頻樂聖署谷合名愚稚布野人婦披裘隱者徒縱餘懸闕意未敢負江湖

廿四

小閣両嵜陜翛然獨坐時漁歌聯欵迺祖意斷思維溪鳥情多暇山花發不遲此中真況味容易豈相知

廿五

爲多方外意終歲坐雲嵓禪譜融能秀空居泯埜凡一丘深霧樹千頃過風帆頗覺杜機盡真堪走季咸

廿六

婚稼務遊岳浮名誤學仙聊尋畊鑿侶共結耰鋤緣東作西成外和風甘雨前閒情無別挂沮

溺信爲賢

廿七

敢言長者布取適老夫潛月駛頻移榻風輕整巷簾觀心求日損痛飲恐年淹漸喜名韁斷餘生比蔗甜

廿八

數椽方外室百頃鏡中潭日月催年矢烟霞秘石龕斷蘆冥自去巢壘語遥喃何限西來意隨緣即可參

廿九

幽人何所侶鶴埜與雲孤獨往興難盡忘懷病易蘇鳴絃和澗水引酌倚庭梧莫歎吾生晚林皋有夏虞

三十

千峰當檻出一水及村連柳葉蘆花岸微風細雨天賦詩從落韵顛酒未妨禪寂寂東皐上三商客尚眠

卅一

畏人兇每塞觀我照常還隨筆多高士微吟半小山老松看偃蹇秋壑聽潺湲歷亂蔣生逕蒿深不可刪

三十二

何事幽栖慣稱心非一端詩多高枕得禮向楚田寛贖雨易爲適憂虞少所干釣陽漁網集相約出前灘

三十三

丘中多勝賞吾道未云窮驢熟看梅雪槎輕犯斗風世緣從失馬心事託飛鴻不淺滄洲興始願今所終

三十四

卜築依初地率眞稱老農送迎仍梁柳蔬草欵林宗趣愜欣孤往譚開信偶逢悠然涼省處暮鼓與晨鐘

三十五

問我山居事瀟踈無可論聽鵑時出谷尋水屢窮源苛禮謝纓冕清觴集弟昆差賢霧雨裏空憶少游言

三十六

野客日多暇山齋境不譁参拈無義語種揀易開花戢景師蕆蟄爭心息戰蝸年來知荀簡味況故應賖

三十七

白業慕開士見身媿宰官上方涵月淨清磬帶霜寒有法眞爲謗無心不待安未知從此去尚費幾蒲團

三十八

萬事一身老百年雙鬢秏醉鄉非有託杞國漫多憂樵斧朝諳徑漁舠暮隱流不須方外去已愜釆眞游

三十九

宿昔長林性衰年土木形頻書恒雜帖善釀頗依經春草青袍色秋花白鶴翎非關學埋照中散本沈冥

四十

浩蕩春歸日登樓闌綺窓輕烟散遠岫碧水漾清江月且名從捐風騷與未降聽鵩何所挈酒斗與枏雙

四十一

川上驚逝矣柔者賦閒兮心不非絳灌趣常慕阮稽雲歸文杏舘桃夾武陵谿自可安枝穩誰能媿馬蹄

四十二

清迴臨流水因循茸小齋喦携稱有道耦集揔無懷坐隱烏皮几行吟白鼻騧靜觀萬象理何事着安排

四十三

性偏躭荔薜材詘負艱難退計從荷蕢前非媿伐檀種魚看潑剌護竹問平安日暮荒亭上倦禽滿石欄

四十四

一丘連町疃半榻對松筠定後騏龍性夢迴醒蝶神長鑱初納柄七首不逢人聊用伴衰老劚苓割素鱗

四十五

風霜催歲晚離索向蕭齋栁眼春未放蘆拳雪尚埋蟲魚箋爾雅迂惟看齊諧也知非急務猶勝醉裙釵

四十六

蹉跎淹世法今始謝樊籠宅臨寬隣寺農貧託歲豐溷膠理本妙山長擔仍崇何事羅浮去丹砂訪葛洪

四十七

曳屐步清曉開扉望遠川宿雲未出谷初旭尚籠烟鴻寶終難效霜顛不易玄人生行樂耳兄

復乃餘年

四十八

無客稱珠履有昔號玉梧身閒頻到寺月好更登臺交以素心結詩因酬韻倡倘然恭白社或可擬宗雷

四十九

箕踞松陰下赤松似可招水光侵簟冷山翠臨林遥心賞時辨盡手譚日易銷避賢棚得趣不敢怨彈蕉

五十

道念閒應長塵緣老自拋詠詩欣在澗觀易玩泮爻鶴鳥一枝隱江湖五石匏因思人世裏平地有兩崎

五十一

籌幃責已謝報國事仍稍幸有兒堪教寧忽耳屢提頗憐杳料括最美午似奚莫訴閑情甚他年忝執珪

五十二

十笏安禪處離塵一水東花飛天女雨旛動塔鈴風禮足系螺髻刳心拂棘叢更隨託鉢侶放筋飽葵菘

五十三

維摩示疾日問疾有文殊今我據梧几與誰撥芋爐久忝夢幻理漸識形骸跡惜哉無生話未易請婦孥

五十四

結客寧須少爲詩不擬驕蓮洲淨可挹槐葉今堪淘枕簟中林僻蠏螯右手操道民名自好天意逸吾曹

五十五

斗室經營簡梯樓眺望遲微香通曲檻遠翠隔滄溯若罷風生肘吟成月度橋松聲襍澗籟彷彿玉人簫

五十六

取欣惟得性作苦出多營環堵安原憲一裘老晏嬰滑泥似有戒布穀自呼名千載柴桑叟悠然獲我情

五十七

性癖宜荒野居幽傍化城飯牛尋草暝洗鶴喜池清隱矣情多暇偶然句易成非關窮阨後著作効虞卿

五十八

畸人無外事枯木倚寒巖脯菜儲僧供攤書喜道函佛花從爛熳窓草不除芟剩有看梅興未嫌雪滿衫

五十九

此子罷丘壑曠懷脫轡啣鳥羣似二仲書癖比酸鹹花落從風掃徑荒任雪緘夜來清唄動幽響滿松杉

六十

易識行藏理難將吏隱兼擷芳循小圃刊樹葺幽篁游赵身能健詩驅筆尚尖華君去已久輿誰乞青黏

六十一

林壑饒清賞多收豈礙廉叅禪師玉版對坐叟荅髯時熟園中果行沽埜外帘遺兒亦不少紅綠潲牙籤

六十二

少伯吞吳後脫身烟水中計然餘伎倆越女買英雄今我扁舟泛偶將少伯同沿洄如有得水月本無窮

六十三

虛白埜人室蕭疏雲水間息交稀下榻抱石屢支關醫欲適三折藥難轉九還幸餘尊酒在採藥見南山

六十四

高閣人天外眞叅寂上層遊絲颺更挂罳雀嶂還勝未化成龍杖終枯倚樹勝年來罷轉語不擬續傳燈

六十五

塊處原吾癖遐廻並至今種山豆一頃捨宅寺雙林過客從釺芥名兒取嘿沈駐顏亦小事豈必鑄黃金

六十六

漸識此身妄深悲世法縢鳩居安舊拙烏集謝新交螢火侵書幌儵魚狎坐茅酣歌聊自適玄自任人嘲

六十七

灰心饒活計晚節謝天發杜頻欣山樊負鋤趂土膏劍從埋斗氣亏任失烏號曉起聞啼鳥東飛劇伯勞

六十八

隱几當清夏薰風時一過心常師比叟夢不到南柯逆水清頻淺壺觴吉月多年來多詠史不

擬詠荆軻

六十九

皇壤無營地虛空不住心湖光天外曉春色柳中深草展承趺具鵬爲砭耳音奚裴渾漫與無意重雞林

七十

閑風兼伏雨狼耕出門多[illegible]鳥是山鷓藏身學

海蟊泥因霑濕墮鶴屐索櫂過知匪私貧我休酬砑地歌

七十一

蒼狗乍多態冰壺淨不波人寬因在澗鳥悅與時和淨理惟觀壁餘生且首禾百年從易撫寧擬遁蜂窠

七十二

老識生涯易閒知樂事饒倦憑南郭几遊許濠梁招短策資身健爛蒸輔齒搓未諳雛鶵意難可讀逍遙

七十三

登樓聊騁望對酒停孤斟夕陽斜度嶺歸鴉散繞林撫心安小隱極目惜層陰不淺江湖意遥遥北斗深

七十四

埜水秋臨岸遥山晩吐霞忘機無駭鳥聽法有拈花日月壺中永風烟望外賒方知扳宅理平地即仙家

七十五

秖作披衣慣頻將藥裹探醫難逢國手病好試眞叅久禱師尼父無生契老曇妄身何處所秋月在寒潭

七十六

世情踈嬾後谷口水雲鄉巾屐僧供淨旃檀佛日香息深超蘊盼藥喜傍空王借問毘耶室何如碎錦坊

七十七

百囀催春曙林烟散旭初安排挂錢杖懶著襏

説書篆壁蝸涎潤印苔鶴跡踈巾懷無繫處夢覺抛于徐

七十八

溪亭薄莽望蕭瑟見蘆洲葉落風仍緊烟深雨未收石懸鍊五色計拙護千秋秖合招漁叟滄浪老釣舟

七十九

有客譚朝報側聞塹輟畊虛懷同止華博議集羣英斥堠遥遮虜受降屢築城餘生亦何幸行睹太堦平

八十

曲徑紆潸泓空山少鞅蹄霧深宜隱豹窗曉有譚雞竹秀含風塢蔬青過雨畦花茵香未歇未忍踏成泥

八十一

田叟烟霞痼麄公城市跡禮常恖優弔力毎食耕勤歳月稀成後牛羊夕下餘樵歌與梵響颯沓満吾廬

八十二

谷鄉非無地稱心亦有亭秋潭寒更碧遠岫晩逾青蟻𨶒餘殘夢雞㕓冷舊盟最憐鷗鷺伴日日款柴荊

八十三

蕭蕭溪雨過策策松風鳴寒燠山中曆栞尊世外情虛舟原不係大道本無名却笑績兒者嘗嘗何所成

八十四

花繁深閟塢水細曲通池斐亹名難辨從容樂可知移草頻選勝卽事遂多詩無限閑情處斜陽獨去時

八十五

物態多經閱遂心頗稱耘馬蹄堪自放鶴背秖虛閒一笠山中雨扁舟水上雲兒鷗無管束飛集故紛紛

八十六

地肺終難遇天公不可隻驚餅尋出路狐窟扳生緣樓逈寒烟外燈懸古佛前孤懐誰與語素月満平川

八十七

臨湖堪學稼編竹卽爲籬用物無奢顧資身秖任時受薰南牖下負雪北堂垂裘馬五陵少翩翩非所期

八十八

惰僻偕年甚生涯與世違紙窮收柿葉膏減借
螢輝夜雨兼葭浦秋風薜荔帷最憐松菊在白
盞猶堪揮

八十九

携此杯中物共看霜後花黄金圜正色白壁淨
纖瑕臭味元孤賞風騷況一家夜分猶秉燭水

月亦交加

九十

久被樊籠累及茲心跡幽乾坤寬放鶴沙渚静
盟鷗垂釣月邊島攤書水上樓衰年難少酒外
此更無求

九十一

爲愛村居好柴尊歳每淹須寫與市遠山水出

門兼園果因時餽河魚取價廉物情幸自慰於
汝武無嫌

九十二

清曉鳥聲喧書聲亦滿軒老夫慵未起静聽直
堪言明世兆家食幽人負國恩以茲望爾輩努
力達詞源

九十三

宴居念今昔誰寄復誰與岸幘長松下垂綸碧
水濱先期輸國稅平等與時人最憐稽叔夜能
性不能馴

九十四

夾岸桃花落飄飄水面浮不愁逐逝水秖恐引
漁舟雞犬山中静桑麻世外誅君看避秦者幾
爲俗所求

九十五

削迹安禪處鳩山有鴈堂齋心擲貝葉踞凳向扶桑半偈烟霞秘全潮日夜荅枯來無味語題潘贊公房

九十六

底事幽栖室螺旁曲曲餘裁因面勢剏意與世人疎掃石開詩卷然燈讀道書更拚松竹隙小築貯清虛

九十七

小閣清池上蒼松護石闌池堪洗白幘松解老青山天象虛箕斗物情旋觸蠻放勤鏡水月長照楚人間

九十八

蘿深宜結幄水淺好繫舡生計傍魚鳥道心泯忮求酒能銷壘塊閒似盍春秋何事杜陵老驚人語乃休

九十九

宴子宦仍宴任夫老更任裝空無鑰鑰紙貴任雌黃恰好住山野虛擬到道場莫言知我少自審亦荒唐

一百

老來幸少事把筆學題謳但取存情性都删給應酬推敲慙浪島真率擬江州錄以寄吾友問堪覆瓿不

白毫菴內篇

禪膺　　白毫菴道者

接引佛贊

墜坑落塹歷刼不救是誰擠汝我不任咎汝拔火宅坐于蓮花謂我接引又豈可耶

達磨贊

我心平等風波不作是故一葦凌此大壑

與余集生年丈談禪

鬚髮非神明何用議去留愛河苟不溺在家亦遠遊佛恩良宜報世壽不足尤可坐方丈室可入歌舞樓清淨固本然亦非不思脩一字可不識萬卷何妨抽死後吾不知但從生處求吾生非一境苦樂毎環週得喪及毀譽安危與榮羞一切平等觀了無恩與仇以此推死後何所不自繇淨土可往生魔境亦可游可爲龍與象可爲馬與牛但認本性在有何喜與憂大可包天地細可等蜉游近可延刹那遠可促千秋吾論禪如此君以謂然不

戊寅夏秋之際病甚如將有行也作此

一物不將向何處撞破虛空絕思慮心本無心形無形昔原無來今何去金鱗透網誰能遮昏

象截流應徑度掀翻北斗經南辰雷車雲馬風爲馭有佛無佛都不住虎眼龍睛何繇覷大笑西歸老臊胡何煩隻履作憑據

郁門送彥白上人南遊

儒釋本異門是非互相醜吾意乃不然同異亦何有清淨苟不殊藩籬眞可剖憶在丙辰春遘汝潞河口愛汝譚楞嚴辯若珠盤走解後曾幾

時雨散亦之久我老日墮落汝能精進否今年會薊門甃集更分手六朝繁華地吳越佳麗藪邑聲如客塵耳目實戶牖中間一念差億刼難救取去去各努力隨宜善抖擻

贈博山長老詩

敎上人遠遊溫陵過我齋頭精進不退轉人也問其師曰博山老人因乞詩爲

贈語曰昄川知瀆卽博山可知矣

龍象久寂寞野狐日成隊豈無聰明人脫空作狡獪人家好男女白日遭魔魅博師早聞道行深德業粹眞機融背觸正見超落眛晶瑩爍迦羅萬象無遁態諸方見成話一卓百雜碎法會雖未叅高足欣已對齋中三日坐道存非謦欬令我風塵人觀心得無礙乃知功德水千里猶沾溉歸途索贈詩綺語道所戒聊以通姓名兼用紀年代他日至博山或許展三拜

和雪關師

鼎鼎百年成何事恰似蜉蝣朝暮寄蓬萊方丈信有之身無羽翼何繇致鬬雞走馬賭梨栗我觀世人眞兒戲一局糞棋着未終已被鬼伯掩無備神龍失水漫林舟鵶子鑽天迯乖趨我入

博山見大師親遭一吼驚瞌睡情知此事隔重關不曾透過休輕議雪師眼光爍四天黠簡諸方誰可意爲我痛下頂門錐爲我掃斷栗棘刺解開布袋出家私亂撒明珠到薜荔毫光放自雪山眉萬里遥輝焰筐筒便擬裹糧往從之勘取碑文刊白字

送紫雲佑上人入都請藏經

道人榔櫟一條鐵等閒敲落天邊月嚴冬凍寒
鳥不飛緊峭艸鞋踏氷雪問君遠遊何所之道
人手脚健如雖初上匡山叅海印後泝黃河入
京師問君遠遊何所爲道人心事頗呆癡欲乞
藏經三萬卷還與俗眼作金篦我聞經藏何處
所貝闕龍宮邃莫睹呵護環列百千神卷葉縈
多十二部非徒古佛生成光不然么麽何錯耶

嗟哉末法眞可憐黃口亦說威音前何曾脚根
能點地空學阜孔漫撩天德山條棒臨濟喝父
也報仇子行刼拚將古教拭瘡疣慣道佛是乾
屎橛君今此行亦壯哉要與古聖吹寒灰彌勒
樓閣重重好應須彈指爲君開紫雲寶刹凌夷
久吉祥殊勝皆終都行看白馬自天來佇聽開
堂獅子吼

贈難名和上

憨公昔號宗門鷲獨秉先覺呼萬衆袒肩禮足
我未曾慣從燈版知名字近者客自丹霞來云
有高流飛錫至乃是憨公大弟子今我合掌生
贈企細詢法號曰難名彷彿已領西來意我觀
萬象紛穰陳羽毛鱗介及蠕跂樓閣亭臺百製
作土木金石諸械器若箇不落成虧中刹那不

停生變異惟有渾沌無名者赤洒淨躶閱天地
我將此說問諸方都道我聞應如是恰逢雪嶺
古先生黃面金軀青螺髻倒卓兎角發雷音嗔
余此說非了義諸相原不拒發揮空色雙遮貴
思議魔說四十九年非至今誰與補黥劓玉屑
寧堪納眼中古董何煩久位置請君名實付兩
損亦莫分別商難易毘耶丈室默無言摩詰文

殊歸不二

菴居偈

雲孤鶴埜自在時行物生何言倒卻剎竿退院

洞開戶牖臨軒

道我是菴主人我道是菴中客惟有古佛毫光

焰我主客明白

醉漢逃禪更醉狂夫到老仍狂佛來請居門外

兒曹從沸路傍

牛馬女人何定草豆男子隨緣迷則認物爲己

悟乃通身是禪

霞起千尋拔地雲孤一握去天但使頻看足下

莫愁不到層巔

那有許多葛藤勞君儘力思筭不及粗行沙門

猶能一刀兩斷

呂家老漢大錯世界收藏粒粟可惜不逢居士

敎他一粒吐卻

斗水枯魚堪活一枝鷦鳥自安剎那蒼苔白骨

幾時綠髮朱顏

繫珠不遠衣帶觀果分明掌中莫被脫空狡獪

拈携相見別峯

四十九年叨絮千七百則紛紜大似焉哉乎也

結束一部千文

乞嚇取謫東誓矇里枉效西施箇箇頂天立地

人人舜目堯眉

鳳凰不吞腥腐騏驎不駕鼓車古佛不立文字

真參不在詩書

寧許須彌說有不許芥子道無古佛分明說破

何煩別出規模

蓬萊閣上墅住毘盧峰頂獨來曠然洞觀宇宙
身世一何悠哉
風拂面時栟放寒徹骨後梅開除却自家時節
別無祖意西來
萬象有來俱逝雙輪何往不還好一大部經卷
從君靜裡繙看
逢人休乞相爲叩巳秖要自叅不見從上諸祖

也止朝四暮三
未卯求晨太早臨嫁醫瘻嫌遲卽今甚麽時節
飲亦故應自知
百尺竿頭翻身十二街頭穩臥天花自不着衣
從他紅雨亂墮
慘淡枝枯葉脫蕨鞋凋碧山紅眼底渾無憎愛
一任朔雪春風

死心自饒活計重闗不碍天游隱几寒灰槁木
出門遠海高丘
受用華不如素學道巧不如癡請看木爲尺捶
畢竟誰得便宜
緤組分珪魏闕扁舟孤棹江湖有彼秖緣有我
無我則彼都無
飦訖便敎洗鉢客來且請盃茶就從這裡薦取

也是揑目生華
可憐華表歸鶴苦口勸人學僊身是令威不死
何妨一去千年
解道身心似幻休誇氣宇如王慣見許多烈漢
藕絲斜倒路傍
舉頭金毛五色恨不當面識伊廻頭認得文喜
文殊也喫粥篦

登屋招魂何益臨川歎逝徒然生死海中尋寶
聖賢杯裡逃禪
造物何殊兒戲法王也祇病僧如何是大人相
道着即頭角生
雪關眉上安眉古航錯後更錯禍根合坐白毫
此事那關述作
無心之心常安無義之義不墮無路之路常通

無形之形不破
無名之名不毀無生之生不窮無事之事不擾
無學之學不麗
佛言住名主人我言主亦不住此事譬如用兵
善者反客爲主
我手何如佛手幸不垂楊生肘焚香自解拈匙
掃地還堪揮帚

我脚何似驢脚垂下自知齷齪慙媿五體投地
禮他豈不大錯
人人皆有生絲間着我也茫然脫殼烏龜碧漢
鑽天鶴子黃泉
祇見浮漚閱世未聞毛羽輕身一物不將去處
頂門霹靂何人
隔靴那可搔痒矮人空費觀場百里九十方半

并州不是故鄉
足具四跡者走毛有六翮者飛大家隨宜受用
太空寧有是非
千尺塵埋秦鏡百年繡澁呂刀不是銅睛鐵眼
誰知照膽吹毛
身藏北斗無蹤生往西方尚發現在非往非藏
問君作麼生道

本來無物堪惜向上有事未休爭時斬却猫子
破後索取犀牛
三寸過了何物百年畢竟成虚要知妄生不足
都緣若索有餘
拄杖敲問髑髏汝今眼在何處荅言大地山河
君看何處不是
到處築着磕着損却本來面目底事八倒七顛

通被佛法醉却
烏不日涅而黔鵠非日浴而白萬物固已自然
大家各任本色
朱門不異蓬戶石虎何殊海鷗不是我無差別
都緣彼本虚浮
水窮應知山盡樹倒會見枯藤喚出丙丁童子

有甚不分明處暗中摸索亦得寧學貧女偷光
東家鑿西家壁
茫茫無據業識渺渺多岐前程不曉安身立命
漫言符到奉行
無事甲中金鎖有佛見處鐵鬪從爾救頭護尾
依然四句百非
乞兒沿門持鉢儒者發塚操椎誰能寶山親到

撒開兩手空回
脚下安穩即道情生毫髮皆差莫把太平世界
弄成斂亦生涯
今日非昨所思明日非今所算莫言向下文長
拈取吹毛吹斷
大地平沉以後天一未生之前古帆何處安穩
試問三老長年

過去魚踪鳥跡未來馬腹驢胎現在任君觀看
誰曾見白毫來
信步緣堤春草舉頭滿目青山有口但堪掛壁
無心猶隔重關
以齊萬物爲藥以先天地爲劑誰言有病不治
可但常得中醫 病中口占
少年時不解事所作業巳應多那堪晚來更作

談禪口如懸河
睡厭干戈擾攘醒喜世界清新誰道華山處士
不是帶是非人
新歲畢竟舊去舊歲也曾新來有不新舊者麼
問取刼火沉灰
無縛之縛誰纏無脫之脫誰解但知解後身輕
誰識縛中自在

回頭看時彼岸驀直去即臺山懸我神通莖草
笑人坐破蒲團
逢人便請喫茶趙州也是毒惡多少眼如電光
被他茶煙迷却
正當一九二九和逢誰能出手小事各自支持
大事更難相救
指東偏要畫西面南却道看北將來野狐隊中

定然少爾不得
有彼秖緣有我無我則彼都無試看煙銷霧卷
虛空作麼畫圓
佛說事大我說事小佛是婆心使人準備我是
道眼使人歇了
珠斗不煩禮北草鞋空費詢南一念無生獨詣

聾耳振威難喝頑皮痛捧休鞭最是空門廣大
能容飽食甘眠
積水常浮爽氣幽篁不受驕陽貼肉布衫脫却
埜人分外清凉
薝蔔花繁更謝梧桐葉脫仍抽惟有虛空自在
不隨烏兎遷流
海鶴搏扶高舉瓶鶖逼側容身各自出頭有路

誰云縛脫繇人
扯東補西世界翻頭作尾因緣造物小兒伎倆
道人冷眼多年
有客來言灌夫昨宵已化寒灰剛在魏其席上
見他罵坐歸來
蚌腹從還合浦驪頷自祕重淵糞土堆頭作怪
夜來四壁爛然

東罵泥猪疥狗西稱威鳳祥麟畢竟有何干涉
目前嗔喜繇人
黃公壚頭避世辟支乘裡安禪浮生蹔度驥隙
成佛且待驢年
秖道臨時處置誰防平地風波請看鑚天鷂子
等閒飛過新羅
少室九年面壁大通十刧道場誰是現前佛法

不如趂蚤還鄉
有興偶然獨往無心不更求安茶熟每同僧喫
花香時破佛顏
昨宿白毫菴裡今宵金粟洞中明日古玄靜室
後夜更在何峯
君看登場傀儡動須線索相抽若是活人手脚
元來伸縮自繇

渡水定逢魚鼈遊山應見獼猴幾隊縮頭自去
一時伎倆齊休
山紅淵碧爛熳秦箏蜀管紛紜塞兊藏睛若得
瞎聾盡作迦文
若箇逢愁不慨誰能當笑不歌且喜年來都遣
都緣已飽經過
陳家禪何實用空谷傳秖虛聲君說盧陵米價

應須親到盧陵
優哉游哉卒歲游兮衍兮窮年問爾作何生活
道來不直一錢
日月四時代謝乾坤一氣迴迴爲語啼春杜宇
不須迸血淚流
空體何凡何聖至味非苦非甜任是觀音餅水
一滴也不消沾

臨濟不如馬祖茶湯頗似天寧慙媿玉湖衲子
草鞋塡滿戶庭
霜月禪心秋老水雲法眼春供三十年前夢語
提起一輛真容
誰管雲翻雨覆從教石走沙飛道是風旛已錯
若言心動更非
一塵全收大地漚水不隔全潮此際微生折合

一棒打失驢腰
長史浮名安附衆生多病奈何男子故吾君嗣
前身居士維摩
折脚鐺過夏懸鶉布衲樂冬別有住菴受用
問取露柱燈籠
萬古濛濛未剖霎時劫火洞然完庶非關器界
虛時也趣大千

皇覽揆余初度攝提孟陬庚寅失却從前一句
壺均也是醉人
不少無情說法又多作意商量每爲緇黃椎戶
却因烏鵲上堂
淵嘿離朱難索虛空子墨安施素面猶嫌脂粉
莫矜淡掃蛾眉
受用別無長處爲人也只平常更有一字不識

最似篩米盧郎
入息秪居蘊界出息也隨衆緣如此轉經亦得
何論東土西天
秺侯能識三篋忠子多方五車君看當年梵志
何曾生不讀書
廣額屠刀正狠長與錢癖未甦可憐低頭合掌
千廻萬轉南無

擬得心中無事故將寂照雙脩鷰爾一聲爆地
元來多事根蹤
鐵牛縱拽不動銅馬雖駿難騎夜半騰踏去也
圉人太僕未知
十字街頭打睡五石瓠腹枵然布袋何時失却
許爾拄杖撩天
衲子來從嶺南談禪說道喃喃立地呼僮拽出

莫教喧閙伽藍
殺人偏是活句死句也能生人要知生死繇我
莫教文字爲因
萬事無如返照百年強半蹉跎謂我無用自好
謂我有用奈何
百丈曩時三訣喫茶珍重休歇白毫一訣都無
大似春風掃雪

切忌喚鍾作甕郴堪掘地覓天枉費工夫何益
錯安名字可憐
丈六〻莖堪化佛祇小劫何殊遊戲神通三昧
坐斷絕頂毘盧
從教得馬失馬何事騎牛覓牛一枝無孔鐵蒺
暑往寒來春秋
知生自合知死多病秖緣多方何不當時了却

徒勞勤禮醫王
兩眼洞觀世界一眼水泄不通借問摩醯三眼
虛明若箇無窮
睞之不見日希執之不得日微却憐補陀大士
許多手眼何爲
夜夢猶然占夢逢場便爾觀場一雙青眼堪惜
開合都無主張

南北原無異土秀能本是一家却笑黃梅多事
中宵密付袈裟
遮寒綿勝於錦果腹羞不如蔾寧可自救不了
賢與佛祖爲師
九年面向寺壁一丈艸深法堂直指原無可指
非關阻滯諸方
百歲韶華易邁閻羅老子難欺掠得虛頭何用

防他翻轉面皮
直須趁却今日莫言且待來年諺云一日過江
定須千日造船
提起千斤擔重放下一物不將提起放下是誰
無人可共商量
臨濟曩時三句諸方盡向上參若論眞實受用
第一不如第三

癩狗逢驅始失饑雞鬪喚便來去來自無張主
雞狗何以異哉
一柄無門鐵鎖問君何法當開若言有法無法
且去別時重來
不是魔處是佛不是佛處是魔不是魔佛境界
惟有白毫山窠
借得異書數部抄謄未了當還簡取自家舊本

尋常也更耐看
大毀彌天何害浮稱一字難居秖怕抱恙入地
從教指畫太虛
頂圓趾方不異眼橫鼻直自然莫道娘生皮袋
也堪師表人天
朝朝驅動鐵牛料理寸田未休四至已包沙界
外玆更復何求

秖要皮中有血莫從句裡投機誰信千函如是
不如一念知非
脚下但求安穩目前幸自分明不見襄城七聖
迷途秖爲貪程
不看截江大網誰辨透網金鱗嗟爾網中么麼
爾曹莫怨漁人
一花已供笑具五葉更益支離借問見仁見智

何如日用不知
祖父留遺田地子孫敢辭苦辛不待丈人罵詈
年年布穀催人
開口拙三寸舌把胷饒十分癡惟有焚香掃地
白雲深處相宜
且漫苦搽末句直須提起初心譬如冰銷即水
蹤痕何處分尋

晨雞暮鐘擾擾名塲利市惺惺誰識泥塗未散
元來是假精靈
瞢饒則乞必憂喜譽則毀必怒雄成則敗必沮
戀來則去必怖
俊鶻攧翻撲地蝦蟆跨跳上天了事凡夫不管
枝頭秋月春煙
打車固是大癡打牛亦未契理若解懸車放牛

許君一日千里
圈中不得塗黑圈外不得犯白何如進圈打透
秋水長天一色
移山徙谷愚公破塵出經智者子云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
海上虛舟到岸天涯遊子還鄉薦取木茅黑豆
丟開已熟黃粱

南郭仰天喪我那吒折骨露身莫把柯村趙四
認作高齋主人
手裡藤條七尺東西南北相從秖今拚關穩坐
放爾飛去成龍
非少非壯非老不衫不履不巾白社會中醉客
赤肉團上眞人
闌閑絲毫不捨須彌山隔千重合下當醫死馬

見前放出獰龍
過客郵亭不住歸禽落日難邀慣見斗杓北指
幾時流水西朝
頭端自然尼正果紆秖緣因錯莫把奴當郎認
須知飦是米作
問爾作何功課抖擻行住坐臥莫遣口縫亂開
免教話舉便墮

佞哉示種病人巍巍堂堂法身却是不曾病者
容餘眼耳舌唇

憶在五百歲前也曾恐辱名偃倘知無辱可恐
衆生成道多年

稱壽千金誼重論心杯酒情親西風一夜吹散
君向瀟湘我秦

柳眼條條還翠桃顔面面舒紅爲是自家時節
爲是領取春風

說法蓮花從口逢場竿木隨身若論向上一路
啞子苦口難陳

言是六切都是道非一切都非底事葛藤不了
信哉口是禍機

馬也搭鞍拄鐙龍兮致雨與雲差遣但憑造化
叅取龍馬未分

莫問彼此兩岸路程相隔幾何但看一葦徑渡
應知苦海無波

雪窖冰崖塞北羊腸鳥道天西莫笑蹇驢趂隊
也曾三脚弄跡

虛空一拳粉碎樓閣彈指衝開措大老拳毒手
豈必兜羅綿哉

今

白毫菴外篇

白毫菴道者著

男潛夫編次

壽樊紫蓋郡伯

不腆制桐郡遥懸水一方天心私保障牧伯得循良直道寀聲稱曲臺世業冐卿材推杞梓國寶邁琳琅丘索書多識陽春調激昂掇皮真可

掬焰膽覆難藏繁蒻材俱勁畹蘭氣必芳鯨鯢避五馬雞犬帖三章造士均芃樸除戎預徹桑鈕豪收褚氏間俗訪任棠賦以登高著分因善下忘爸龍尊矩薙列雉耤金湯解甲時方謐生申慶未央星精輝獻歲月令吡王輿誦名兼杜徵書冀與黃匯汙阿所好誰不祝陵岡

壽瑶泉兄

吾兄鬚髮好顏偉似神僊難老緣機少無憂頻予賢吏循從拙宦貿善匪多錢龍劍雄將吼蚌珠老更圓桂菽堪擬賓荊好欲方田美矣鶺鴒頌歡茲逾鶴年庚申開自守甲子看應縣南極星精煥東城樂事偏山容青拔地水態碧連天鯨吸杯中聖麈談物外玄江魚廿久飫楚醴達

輸筵吾言無虛美觴兄倘洒然

壽黃母謝太夫人

吾聞壽者酬又聞壽者厚從厚以得酬從酬以得壽朱公善相玉價以側㧑剖若壩之有基若蘖之於酒蘖厚酒不壞基厚墉乃久有美謝太君猗歟德音茂登以冠與帔而忘箕與帚登以旨與甘而忘薤與韭為人姑與娣不異衆人母

衙鉾不辭酌響應無虛扣余之從女兄歸于寓
甫氏中道歌別鵠晚節劬哺般太君佐友于如
捣復如取内美信難窮輿論在人口吾言舉二
三兄以微八九介子何聯翩致身
左右國寶擬琳瑯物若懸山斗壽言盈北堂往
往出大手上陳正旁旲下陳捶黔首太君聞之
喜輾然衆瓚甫小言何詹詹覩且譬蔑腨聊用

旁壽微茲理將不謬

壽同安令公李任明

皇帝元年春中和月之吉同安李令君六矢懸
左闔春酒滿兕觥公堂躋擧哲士有嘶恩私徵
詩到遂華清源海邊郡七邑森羅列士民皆柔
脆謡俗亦彷彿連山走清漳海氣益薄憂其人
多獷驁其俗尚果決同安與之隣治法宜少別

李侯筮仕初龍淵試匣脱燃犀無遁烙導都有
餘批、抵凡遭灌熏撇拔改窟穴爪牙賦搏噬刀
筆弄施論當公堂皇間此曹不寒慄手中握雷
電霹靂在一舉雖資扳薤威終軫抱嬰切哀矜
怨過差响嘔詢呐描元氣有涵濊生理不摧折
花縣絲犢種棠甘秖一芨塌来政聲喧在口無
停說休徵及甫賜穗穉被畛畷絃誦洽青衿盡

腹老黃髮白余聆聲欬吹劍僅一吷仰見大賢
心撫摩勝排割氣色光三正人心洒萃恍南斗
遥將註北辰近可掇聖世重循良微言備採擷

題雙松圖爲陳文斗翁雙壽

誰將碧溪光寫此雙直幹掛君高堂前蒼然焰
杯案昔聞徂徠姿及茲慰壯觀蓋闊偃扶疎麈
尾森凌亂煌煌翠儼集鬱鬱四時貫青牛恍精

霦白鶴紛羽翰不知何代種年紀誰能讃榮枯
浩相倚物理皆可𦵏梁麗輸高名樸遬充蘇樊
樵斤與獵火率土同樵燗此物獨巋然高脉見
氣岸淪肺久逾深𦙶翠老仍煥眞託神明扶永
辭霜雪忠比君雙白頭共此歲寒看君况有令
子彩[illegible]
必棟樑高價在月旦有如青松枝矯矯入雲漢

老境足婆娑春觴羅親串莫厭朱顏酡坐使玄
髮換鼎元君通家贈子錦繡段我亦栽松人作
詩佾竿瓚

卓齋叔七十初度詩

守公與吾祖所出共一母古人兄及弟相看左
右手施及子姪行因心猶孝友吾叔少年時才
氣雄八斗㭍從相琢磨器成必瑰玖尤與吾父

親燕㲹若有𥺝吾父於文章一字無或苟叔如
駿馬馳又如珠盤走兩心歡相得萬里各自負
叔爲貴公子念父厭虀韭酒熟不孤斟有餘每
中剖造物呼可怔兩人皆不偶岡也幸晩收吾
父少開口一官窮到骨救水顏益厚婚嫁損黃
金吾生困白首叔近亦苦貧病淚甚驪啞佳兒
能孝養毋食猶灑澼綵舞無時休問餘必曰有

學書雖未成比圖未爲後誰見淸白裔終嗟淪
落久古人植三槐不爽如券取萬事付麯生一
拜拾橘叟猶子感疇昔篇成意紛糾誦之耳熱
得或可佐擊缶

壽趙中丞

滇蜀西南徼琛琏實充牣明珠瑇瑁貝齊珣及
精鏐是皆把握物可以富千秋藩臬及開府歲

月良已悠翁解旄節歸兩袖風飂飂床几圖書
外依然四壁幽生平敬愛客聽去或不留盖恐
厨中盡或貽甁罌羞有司通造請家戶常必周
於翁若無問蓋緣翁無求人皆嗤拙守我獨肅
清脩人生落宦路美錦染膏油賢者或不免一
賦不可收翁如連城璧粹白絕纖尤澹泊可明
志心遜當日休豈惟完素節兼得養遐壽況翁

今六十花甲才及週從茲享無算豈不如務酬
脩力方強健林壑暫優游半部督儒論金城漢
室獻翁家有舊貫濟世須桁舟爲告舍人子促
裝待鳴騶

賀李仲悔洗兒

添丁家戶事君與衆人殊世德栽培遠歡心聞
里俱珠胎圓映月渥水種爲駒瓜瓞緜方始竹
苞詠可符父書傳鄭架祖武踵庭趨湯餅如高
會分甘及老夫

楊塀初度詩

釜鼓不耐受易滿自取概喪喪萬斛舟多寶任
所載吾觀世間人未盈已先汰造物豈不仁賦
恩及爲害哲士貴若沖君子優受大賢孫鵲起
年捉若拾地芥鳳池聯太液豹尾逼華蓋吾子

四十強已承國恩霈雖被新絲綸未忘舊監鑑
學易悟流謙師老去甚泰兌塞金人銘器懸宥
坐戒書致鮮及門假室絕詣拜求羊裘日交真
率古人會蒔蔬每行園舉網時擊汰居猶漏濕
虞酒有尋常債在涅能不淄雖通不失介祖德
綿前徽子翼滋後賚氷清吾懋廣玉潤子類玠
來流羨不波戢穀知未艾吾言劾頌禱兼備書

紳帶

瀛州亭觀新水遊魚　館試

蓬萊偃署連大液半畮方塘貯泓碧一夜雷聲喧玉河新水驟添四五尺琉璃倒映柳條青荇帶乍牽浪花白憑闌不知磚影移貪向水壺濯心魄作者罩魚生意枯沫濕煦濡何戢戢造物胎蘇不可料轉盻悠洋荷恩澤大魚跳波似擲梭日光溶溶熔金背小魚從容沿岸行三三五五若分隊拔浪似矜紅鬣高掉尾旋看錦紋碎東津客切杜甫悲長鯨不免任公鱠何如此中得所哉漁人婁子誰能害相忘真在江湖中變化不爽風雲會却咲當年濠上翁儵魚瑣尾何足快

贈徐十洲

吾友侍御徐十洲自藏壘塊凌千秋健筆從壇

推纑虎雄才挺骴是面牛與人締結心獨古倒
麼押金狗期許每嘆骨飽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君昔雄飛我貧賤雲泥遲隔山川緬激水
何止論斗升逢人曾屢費挺爲君持白簡立柱
下我亦待詔滯金馬彈棊擊筑無晨昏茲嚮連
蠻歎魚推鐵冠紫馬生乞逐繡斧歸來尚少年
男兒失意無不可安能局促受人憐大管丘壑

外篇　十二

東逝島便學豫圖齊民編檻外諧華媚魚鳥空
中樓閣貯神僊客到花間迷出處人坐洞府臥
雲煙招尋時遣麻姑使簡閱新開寶籙篇延日
瑣玕長森邃令我大春入林宇知君此意誠獨
往俗氣未除惣把背地上登合老騏驎驄馬絡
當還天廐願君善保千金軀豎儒誰堪天下事

贈徐若谷公祉入賀

南州高士何清眞威鳳千尋遊等倫使君高士
之苗裔妙節與之鬪崢嶸往年持簡立柱下差
逐毀方爭介亢九陌術威生鐵冠五陵年少避
驄馬屈指
先皇侍從臣亮直如公能幾人秖爲海邦開痒癘
遂煩天上遣騏驎昔日長鯨簸海水今日萬頃
平如砥尺一飛書下扶桑枕席晧艫過行李再

外篇　十二

開乾坤氣象新中興日月繫王春太平
天子龍飛日列岡千官虎拜辰素絲絡馬青絲鞅
杯酒河橋遠相送青瑣侍臣一片心長樂鍾聲
十年夢我亦
先朝舊鴻鵷介倂悲歡盡言懇君爲關東觀侶
誰勸金鏡奉義軒

贈甫中余司理

今我翹首望莆陽福星高懸天一方張公作守
余公理賢聲憂擊相鏗鏘詞理逸才如飛黃鞭
影纔動已騰驤金臺一日聲輝赫皎皎玉樹摩
青蒼三晉河山四在胥突兀左伯當金湯少年
得意兼胄子公也欣然循循墻隻字便堪溫黍
不寸心直欲圖秋霜于樹高門宜駟馬名伯慰
樹總廿棠蘭水波瀾蘇舉橋壺公日月見舒長

吁嗟古人長三尺不貴條刻貴慈祥今人不曉
古人意但取搏擊威稜張安得置公作大理風
示典獄皆平康八荒壽域絕乳贊五緘素箒畫
羔羊北辰三象原咫尺南極一星應壽昌今我
矯首望莆陽安得奮飛在汝旁

爲友人李仲石壽生母

方伯諸郎如鳳嘴此今賢聲滿人耳荊花棣蕚
相爲媚大笑世人膠毛裡豈直孝友自家風亦
有母儀深根抵次公有母神偲姿萬事來銷謝
悃喜何曾細瑣間咸稱爲值管徙遯床屯頗以
酒德聞親姻一醉陶然忘彼己只道昔樹能錫
夢誰信淵醪有妙理方伯亦是歲星人曁鍊未
須頻使几嶺表風霜瘴鵬開天上日月星辰通
紫宵神人滿奧機曾向淸夢報繁祉福德自茲

赴北堂百年雙見靈光歸桂影近臨太白高蘭
香細逐春風起晚景眞成蔗境佳到手莫嫌酒
杯駛願持此曲入鳳笙還與君家備女史

此老行題李還素先生小影

此老神采何奕奕頂如岳立眼如漆倒携綠玉
步如飛斑龍從之瞠弗及憶昔此老方少年道
心突兀見標格直向黃庭悟內篇戲游金闕通

朝籍麻姑指爪搔癢指偃人五羊備驅策年來
姹女告成功桃顏芝宇滿大宅山中瑤艸長琅
玕匣裡金徽引霹靂高堂素壁開偃蹇紫氣團
繞白毫集丹爐不用守庚申海籌誰能測甲乙
惟有紫霄洞中人應知此老真消息

壽南安邑侯吳如素

玉閣襟江復帶湖鬱葱佳氣何時無浦雲山雨

連海嶠翩然來下雙飛鳧建安才子推吳質漢
室吳公稱第一文章治行各芬芳秉材君復光
史筆君家縣譜民父母遺愛在棠碑在口登場
齊飫雨露恩炳渚咸驚霹靂手黃龍蜿蜒繞成
陰綠葵揮漢千萬尋比歲察省勞撫字欲與山
水爭高深皇覽十月逢初度家家授衣歡襦袴
稱觴座引芙蓉杯獻賦門森桃李樹似聞天上

有追鋒佳節明年難再逢直向金雞擊南極琳

學埜老祝華封

贈別趙玉淑父母

偃郎綸綬出瑤京雙舄翩然集武榮身是龍飛
初得士符分鯨海政論兵便宜少試管平策縱
擬伋高京兆千壘疑連城推圖異某借一鶴貫
家聲紛綸桃李花邊縣偃息旌旗海上城邑子

升堂受鄧削少年賣劍非春耕年來喜把二天
重君去真令九日輕但以甘棠留餘愛肯將行
李累諸生浙中仕國閩中是尚擬他年竹馬迎

壽丁夫人

司寇當年美如玉誰其佐之儷芳躅視川知瀆
語不虛但視司寇知閨淑憶昔魚軒入京師夫
君正在冢卿司脂膏不染山公啓絲有賢媛贊

素絲一飯三吐沐三握海內英豪盛擊轂中廚
潤脯啗哫閒虛懷公輩滿京國奕奕寢廟次第
新自義率祖仁率親共說潤芷蘋蘩者光祿鄉
前詠聖人表則有禮方有服形管欲書不勝錄
煎膠方可識鳳觜庇藟誰不詠樛木緊余昔交
司寇歡同心之言臭如蘭促鄰姸談方洽事殷
蹔輒言各有負公言一劈肢骨鳥相顧一核不

爲少公言公家玉樹滋拂雲干霄自有時今年
見曹幸獲弋司寇在者喜何極我輩諸郎意亦
殷叔也況余東床客和丸幸自有嚴君均哺移
當成羽翮百年方半與未央班斕綵鄭盈北堂
麻姑指爪擘麟脯瑤池青鳥啣桃觴夫人對此
應盡酌公侯之後炘必復行看紫詰纍廻鸞不
用朱絲譜別鵠

朋山春曉歌爲林冲漢先生初度

與君童稚即相親七十今俱稱老人君年雖老
才仍健龍馬精神誰不羨去年酌我枉瑤篇使
我四壁生光燄右今踵我登稀年令郎蓮露來
日邊阿姪手持朋山障屬我作歌爲初筵朋山
氣勢何突兀透迤郡西來郡北秀出芙蓉插斗
杓雙垂鐘鼎壓坤軸俯睇羣峰若浮杯弘開遠

勢列三台頂天立地各氣象駢肩接武無嫌猜
春風披拂增明媚白日炤耀淨氛埃潤碧山紅
紛爛熳蒼松翠栢共縈廻西拱金粟神僊洞東
望海屋金銀臺豈但追隨若儔侶乘疑精氣共
胞胎降甫生申萃一堂君家兄弟不可當君歷
名藩參槐棘季從秘府政文昌家聲遠出萬石
上公輩俱懸霄漢旁蒼生久佇謝安石夷齊行

聽司馬光雙陽彩翠環城繞棣萼並韡不爲少
若論君家老弟昆絕頂真覽衆山小君家派出
青陽里名德聯聯多君子汝寧太守吾舅翁壽
躋百齡享遐祉看君德壽與之齊咀嚼火棗吹
交梨玄圃積光仍焰夜兕觴到手莫辭泥君不
見明山千載不萼前芳陽遺蹟亦淒[illegible]我今[illegible]
老筆力短祝爾三壽永作朋

壽謝太夫人七十

吾鄉前輩多英者大雅共推謝脩之棣華雙標
寶樹枝追琢文彩光陸離先生有女稱女士作
嬪于黄多受祉鄉下五子五驊騮個個能將外
祖似叔子振衆最先鳴伯亦聯鑣揚王庭偲郎
赤縣騰三異太史黄麻繞六經兼禮春曹蘭作
署玉皇香案煙深處秩宗藉手佐寅清

天子改容訪師傅玉珂龍彩雲中見珠履雁行人
所羨晚直齊下承明廬朝趨共入金鑾殿不羨
佩峽富詞源文章於道未爲尊不羨芥拾盛青
紫讀書通顯亦常爾羨君兄弟醇且懿示民不
桃多古意羨君兄弟諒且直砥柱末流有正氣
中原多故殊未休側席須賢政不易禁中頗收
更誰人鼎實鹽梅行當昇斑斕舞彩尚紛綸九
萬搏扶况吕熾節值中和氣象新春入鶯花風
景媚金莖湛露遠貽甘紫誥迴鸞疊承貴不用
元君授丹方不用瑶圃分桃餌黄母直將金母
看蘂谷還堪廿谷嘗介子結交天下才黄金臺
畔賦南陔介壽微言必作者定有椽筆落上台
老我江村才已盡丘里之言安用哉猶憶生平
少年時曾讀而翁百壽詩洋洋金石猶在耳好

將此曲侑瓊卮

李平子兒初度

太僕家聲北斗懸如君考治更誰先材從萬界
多能事學有淵源見象賢沂法泰碑饒古體觀
書周室富遺編詞壇鵬落稱飛將酒國鯨吞號
當傳門以韻名者者少擧家欽嘆合爭傳其書
那肯矜奴橘豹客未辭費萬錢江夏脫驄盛感
激管丘落筆即雲煙霞標真挿崑崙上鸞嘯時
舒樂嶺邊珠蕊派分白入百桃源實熟必三千
玄心不在義皇後逸氣將存稽阮前離畔四時
酬夔盤摟頭百尺俯山川新亭開署觀顧宇祝
爾善蹤龜鶴年

李甥廸穀甥孫入泮與登期會遲軒作歌

行爲賀余次其韻

吾李當年盛棣華景州名德不疵瑕里方異璺
類清穫經以田何樹立家文公神骨亦清異逸
少東床無俗氣伸父既聯木三参我曹相與爭
見眎謂言獻賦付文雄揚纏缶上明光官並料
南濱稽羽翮終然斛水驚蛟龍生兒合北魏兒
好抄古湯三峽何等今異仁肝錯對百縫
未平俗老三月春色政豐戎美君此時嘉事同
巳喜鶯遷出谷早更看鳳爨如花紅賀客珠璣
滿咳唾吾袞文彩嗟時過倘念渭陽不遐心莫
以桃投惜瓊報

遲軒乃郎入平海泮頗有載德之言賦此

荅之即次遲軒賀李甥韻

君於文字最清華追琢圭璧無瑕王北猶懷
孟明根四壁徒立長卿家造物小兒近日巽少

許枯寒有生氣郎君又復躋文場使君面色不堪恥我學守雌不為雄環堵之室一吻宮祇傍蓬蒿噪鳥雀豈有雲雨借蛟龍滿中太守風格好師迸隹上屐頻倒朝馳一介効曹丘夕有雙魚慰朽老護持妥帖無典戎栽培能將雨露同大時春草着袍色還日金花焰眼紅君言此事猶係唾隨肝瀝膽未為過嗟乎淮陰老婦尚能言吾憐王孫豈望報

林母王節孝壽詩

夫人母德冠鄉閭即論才諝亦有餘堂背他年歆草樹掌中此日攬璠璵熊羆室宇開新捕黍稷春秋拓舊畬夜績猶勤垂白後遺文共賭穀青初玉壺清影水同瑩玄圃偃姿鶴不如欲識彼蒼酬節孝一經家世有尚書

壽黃母洪媼

夫人鄒下產英髦伯仲叔季皆鳳毛季也稱雛年尚少三人各已勝雞窠文章筆勢波瀾闊汪汪千頃走秋濤乾坤氣象須今日龍虎風雲自爾曹夫人系出英山派此家青紫如拾芥春秋門戶多旌旗父兄子姪皆簪帶生女也合稱貴人身傍金莖餐沆瀣造物迴遑詎能料黃鵠無端羽一鍛只今諸子皆長成雷聲灌耳人皆驚即看庭槐無虛種始信堂萱不浪生桃盃到手應盡醉何須苦憶十年事君不見近日詞場推繡虎家家誰不羨三甫

壽連母

君不見昔日清溪連廣文口飫肓帶談皇墳室中亦有固窮娟甲第粱肉徒紛紛揭來移居到

城府恰傍學宮貫環堵誰能訓子重三遷始信賢母心獨苦南湖逸史臥蓬蒿論文刻核如牛毛令子昨投隰門作倒屣不暇束衣緌天上重開新甲子草頭春風入燕喜懸知桃獻未盡杯紫騮綠耳已千里

壽張母顔媼

貧何必致千金但貴洗腆盡歡心耕何必連阡

陌但貴竭力供子職讀書成名何必競里中兒致身揚親自有時夫人三子八孫枝或賈或耕或書詩筒筒能扳潘母輿朝朝能舞老萊衣何羨八龍與三珠夫人不樂何爲乎九月黃金花勝綱此花名爲霜下傑歲歲年年供采采餐英嚼蕊無時欲

送吳仲聲年丈會試二首

今年雨雪關河影天凍地裂驄背拚明年看花上苑春天開地闢馬蹄新世人見我久不得意便相嗤男兒舌在豈可欺見說學官饒盛事鼎元消息如舊時

羨君敏捷詩千首錦繡珠玉常在口羨君意氣如生駒擊壺說劍心膽粗此去應逢金馬詔詩作賦壓元白不者走馬向飛狐亮爲天子東擒胡

壽吳封翁

丈人身世在華胥家是延陵積慶餘九日峰尖高士傳雙溪渡口逸人居麗公足跡踈城市王烈躬行式里閭美矣宗祊開締構灑然東壁貯圖書風雲恰値龍飛日齒髮未央鶴算初盤釆金花供酩酊業傳玉斧補清虛彀青家學擁觥

水泥紫

君恩賁鹿車衣繡過庭光匪淺齊眉偶德從相於

升烏曉射江湖湧莫遺當盃嘆不如

白兔圖歌爲吳封翁念江賦

天公有意鬬清絕雪霽煙銷海月發雪耶月耶誰役辯渾成一片作晶潔玉毫老子神偃蹇不向人間營窟穴韓盧宋鵲豈能窺趺坐雪中吸

皓月高堂素壁掛此圖六月炎天生氷雪道人欲鍊九還丹俠客思假三尺鐵還精補腦瑩肌膚刺虎斷蛟劇虺蝎我意直將姑舍是皈依蚤聞悳嶺說將荼厥角配龜毛拂子拄杖成眞物公家玉斧堪補天隨手合成淸虛闕乘拂撈杖往從之三萬六千恣騰越大千世界微塵耳誰能守株老華髮

贈蘇弘玄初度

蘇家叔子字弘玄吾黨相看似謫僊逸氣肯居稽阮後玄心欲過羲皇前季爲孝廉伯司寇勛業文章世領袖君也難爲復難兄有似金春撼玉奏我論書法如論人俗士紛紜少淸眞君之筆[illegible]技從[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衣其値[illegible]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扎若[illegible]舌文采風流兩奇絕片語雙字落人間十襲藏琢莫敢褻有時墨汁翻淋漓小米大癡隨所爲縮取蓬壺入尺格詩中有畫畫中詩君居北郭我南湖每煩折簡相招呼埜人蹤跡怯城市白衣傀儡無時無我生亦有書畫癖賦性睽孤少歡懌終日掻首獨閉關終年枯坐空面壁羨君恬愉能交養得錢不入恣歡賞長者車轍常在賢人盃酒常在掌千金一刻是春宵浩蕩薰

風破次寒星覺揆余當此日銀花鐵鎖連星橋
去年此日就君飲取樂平生最為甚雪兒歌曲
上雲霄饗予盤殘盛烹傾河轉參橫夜深杏醉
客留晃興未了簾前雙出董嬌僥拂拭龍脣彈
要渺嵩棟忽開俄鶴清中宵只訝洞天曉當時
秖覺樂事多至今摘遺幽夢繞今年此日樂未
央酒徒詞客滿高堂南鄰笙竽北鐘磬爲君喧
闐催壺觴媿我形容已枯槁華筵不合容醜老
且忍口饞避年少待爾他日花徑掃

壽韓太夫人

焰乘惟南海揚輝映北堂泥金天上字宮錦日
邊敉殊寵生鴻筆餘歡及鴈行退之名似斗酌
此進瑤觴

戴令梁卿丈見招賦謝

萬里西南道蕭疎亦遠征知交嗟險絕繫我送
平生餘酒深鄉曲詞壇見主盟彈棊兼擊鉢遮
莫度殘更

其二

彩筆如干將其鋒不可當南床推獻替西部借
文章翹足爽官識絃歌漢澤長相如得意後異
代有今梁

七夕後一日楊石林先生見招

玆夕亦何夕天涯聚勝緣入門塵事遠把臂主

人賢乘燭盤蓬島問奇見草玄大觀論儕壤心
賞獨茫然

晉安別魏太史

以此盈尊酒涯君半日留山川定昔作契闊忽
春秋美爾還仍從嗟余去未休尊罏各有志行
矣倍離憂

謝毛具茨侍御

東南濱海地纖芥不曾遐猶有崇陰意還憐槎
使人誦詩聞正始入國美昔春所願齊姬畢餘
休及釣綸

重過碧雲洞郤州守招飲

爲愛名區好重隨五馬過溪廻清籟激山晩白
雲多偕力驅龍象天光發薜蘿幽懷殊未已奈
此征途何

贈上人從持雲山

罷吳脩道處遠在雪山岑茲山更名雪羨君躡
跡深爐紅點易化蘆白覺難尋我學袁安臥猶
存訪戴心

新淦道中懷戴今梁

縱云歸思切未若念分攜去路憐羊坂懷人恨
馬蹄雙魚泥致遠三徑次開荒把筆書緘遲悲

將夢不迷

戲贈李一裙

留内酬令節偶爾識仙郎邂逅憐投轄餘音記
繞梁懷人清夜引結客少年場猶有何戡贈狂
夫老更狂

其二

芳草青春地似花白面郎辭與到今日惜別賦

河梁屏跡吾甘老浩歌予擅場不知分手後誰
肯愛跡在

過吳仲聲年丈留酌

以予青𨓏客竝余白眼人同門良有素晚契不
無神詩酒狂相命乾坤老獨貧昔賢裴馬意感
慨委風塵

有美雙開士眉橫貝葉經参方隨白社問字到
玄亭習結煙霞僻年衰土木形不緣方外侶冷
眼為誰青

東林養巽行人

聖代徵黃閣天書下紫泥因君披絳帳藉爾旭
璜谿末契舊相得高名晚更躋未忘疇昔意莫
惜五花蹄

林養巽過訪泛湖

今日一尊酒過逢屬所歡相知無折簡同調有
携琴舟放月邊棹人開醉後襟百年交態在潭
水未應深

題松石圖壽康眾雲先生

入座家聲遠一簾世事疎壺公高士色支自吾
入青藥試馴龍後經傳翼燕餘看君多道氣松

堅共清虛

和蘇弘玄

文乘蜀坡頡風流晉惔濛二難甚麥麥三絕擅
兼通交不嫌癡隱偏常及屢空因君多道氣猶
見古人風

余集生年丈訪小菴談東省事

因君談往事令余百感生單車安反側倍道挕

孤城蒿死酬妻菲俆生藉聖明天涯知己在幸各薄浮名

題王仲初山人小影

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摩詰詩中畫無功物外人煙霞時杖屨風雅古衣巾更復憐同調南

謝方恩命

贈浪雲上人還山

聯蹤金峯頂經行碧海湄三車欣有託一字猶頭師歲晏風霜緊春還杖鉢隨孤雲歸舊壑出岫更何期

贈林春宇表兄

愛爾饒風味屢空能晏如壯心銷老驥雅操勵枯魚日絕今人語胷藏太古書君家多達者誰式子方廬

謝周敬松中丞

明公懋績冠彤墀節制雙分龍虎旂天遠西南支一柱地連嶺海奠三陲當盃醇飲曾同醉分陝功名豈異時清夢別來猶幕府歸依不獨爲吾私

謝沐總鎮指遊昆池登華山謁先世遺像

雄開幕府壓西陲年少新分龍虎旗纛首獨支

天盡處鯨波不動漢家池杯行水月秋俱遠露冷蒹葭客未歸寸管酬恩應有日待君寫上凌煙時

其二

碧晃岩色俯中流萬頃琉璃淨素秋何處煙波鷗鷺客來陪潭府綺羅遊鐃歌繚繞黃金界劍屐清高白玉樓日暮憑闌從指點共看直北是

神州

謝袁文海觀察

年少能文意氣揚吾鄉安道與中郎酒闌對我論當代屈指推君獨擅場月滿昆池淨無筆雪堆蒼嶺秀奚囊我行歸路經黔楚袖裡應誇有夜光 蓋在黔恭在楚故起結云然

謝李斗野方伯

久聞父老頌青蓮屈指今將五十年道德高名齊北斗保釐半壁暫西偏家連桑梓近鄉語人託棠陰喜勝緣此去故山逢問訊我公鬢髮尚依然

贈李任宇都司

百戰勛名自昔聞新開帥府壓濵雲千艘不警鼉鼇水匹馬常穿豺虎羣此去夜行從白羽何來狂客拼將筆旁碑一片燕然石磨滅青苔好待君

贈施季鷹都司

羽玉綵筆寵當時君亦登壇建鼓旗殊域功名生指顧通家氣誼愜追隨蒼山月冷寒吹角洱海烟銷好賦詩篇看紙尾雲煙[illegible]何[illegible]宰[illegible]鳳池

楊鍾阜憲副招飲賦謝其日為千秋令節

幽亭結在水中央落日登臨各盡觴叢以曲臺和好借人如佰起姓名香百年皓魄秋偏淨萬里觴臣醉是鄉夜半憑闌瞻北斗可能無意祝靈長

贈普安劉萬戶並宿其家留客甚欸甲寅

中秋夜也

元戎府第歷城關命駕重來爲主人匣裡青萍深許國尊前綠蟻欵留賓詞場凌替懸高榻異域綢繆想夙因此去思君如滿月清輝夜夜減冰輪

贈徐都閫名守貞戊申都下曾遺余佳墨

分違動踰數年朔河經寔爲繫所思渺爾乘槎遊汗漫恰逢開府建旌旗此邦地落豺狼窟賴汝劍賢百萬師匣裡愉麋今尚好攜從掀鼻窓新詞

題李太僕別館

曾識西堂眼界寬到來眞作午橋看魚知我樂遊偏近竹爲人歸秀可餐寂寂煙雲依畫棟番番花鳥僕雕闌亦知早晚蒼生意未敢爲君賦考槃

都下送陳伯龍下第南還

月黑鴈哀霜滿天君來告我將南旋長安久客囊羞澁故國窮途路八千俗眼人猶憎白璧放歌汝已遍青蓮送歸元是銷魂事況復憐才倍黯然

[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戴公夢先生

卜築數椽建水滸還同安道在山陰官投絕徼時仍妬賦傍名山意獨深過客難舟貪問字逢君對酒話抽簪他年縱有相思興懸瀑千崖竟易尋

壽林次宅

守公初度客初醒翁亦來年八十齡杖屨並聯通德里江湖雙見老人星世家子姓推麟角[illegible]

錦斕斑過鯉庭最是渭陽多勝事一詩一酌莫教停

贈丁亨大初度時將北上

黃金結束寶干將欲乘秋風入帝鄉萬里扶搖鵬直上千年華表鶴軒昂從知濁世佳公子誰信雖兒老奉常白面朱顏何所似盤中看取荔枝香

詩李宗古先生雙壽

翁爲古李之宗孫文彩風流衆所尊蚤頌華龍騰碧漢晚偕雙鹿老丘園看花約客詩仍徙萬荻垂鬢教不煩八石山中多勝事如君誰可比駢繁

贈孫還初山人

江東自昔羨孫郎何處逢人不勝場恥向殺機

誇野類將生事問空囊離愁飽聽三山雨旅服寒沾九月霜我亦學書愁計拙與君差不異行藏

贈陳章闇先生

瓊瑤堆列滿牆東咫尺蓬瀛結構同愛我舊留開小徑對君恰似領春風黃花濁酒秋無恙白日層樓興不窮祇恐掃除須仲舉未容天外老賓鴻

贈沈寧海總戎

忠孝君家世所知如君文武況兼姿鼎元詞藻昔千載少保軍威又一時水怪頻收龍罔象波臣盡識漢旌旗何人不祝丈人健登獨轅門將吏私

共二

羽林束髮氣吞霓寧海助名北斗齊信有扶桑
雄倚劍何曾細撼動轟聲他年虎穴身先試此
日鷹揚客共題見說懸弧大饗士何緣一飲醉
如泥

其三

奸五牆風似調七絳飛涼各意不驚遂築受降
新部曲還思出寨遠橫行騏驎終畫雲臺閣登
[illegible]

長城

贈李鈞

卜築丘樊遠世塵如翁可比葛天民山中甲子
春長在海上鳧鷗晚自親釀黍頻招方外侶栽
花時乞看來人東皐且喜追隨近可許相從問
不申

右縣令君辰思言太公令君令如皐迎太
公不至

夫人種秫蜀山陬有子能官賦壯遊即看龍章
趨鑾部何須鶴背上楊州
聖
人恰共中秋節詞客遥輸海國籌丙穴郫筒事
事好如君真比醉鄉侯

聽張超月

外篇　四

[illegible]
雲鳥陣懸余泚筆鳳凰池畔陰赤土明星劍地
上黃公識帝師懸印肘非他日事丈人猶是黑
頭時

壽李仲右生母

節屆中和綵袖新桃觴滿祝百年身共株誰不
推嘉樹雖老應須媲大椿隱隱長庚明紫氣輝

輝賓婺睽青春範門客有南山賦齊及偃家燕
喜辰

贈別唐见五公祖入賀

人物今推第一流久紆籌策海東頭直温寬栗
虞庭后淡泊靜寧淡室侯棫道清風携兩袖朝
天金鏡勒千秋袞衣準擬重能至縱有驪歌不
忍謳

二

埜人遁跡在東皐筆研呫拈生事勞謂我胸中
無館閣煩公郭外有干旄五年幕府威名售一
日御屏姓字高別後懸知張仲蔚參差三徑滿
蓬蒿

為陳子因孝廉壽延平周司理

理公理解自從客計日賢聲上九重谷燰秪生

丹筆下灘清端北使君曾驪黃獨相沙丘馬雷
雨將翻劍沛龍此去後堂歎未畢懸知門外有
追鋒

別唐宜之通判

高人偶爾落塵紛文彩風流總不羣一片禪心
涼似水半年宦況薄於雲馬蹄楚店憐孤往麈
尾高談許誰鬭剩有旃檀香未歇幾時重得把
清芬

贈武夷山中慈雲長老

道成莖草即梵區九曲灘頭緲給孤白日挑燈
續祖燄慈雲作幔覆偬都峰過接笋諸天近客
到吹茶一事無莫怪山僧無壽眦盧原不墮
凡夫

壽蔣太夫人

當年君宗恨羞池熊膽機絲見毋儀親領瑶篇
褒女士仍看玉樹長孫枝鳳毛五綵光貽燕露
掌雙分荅弄飴再世叠封嘉事近懸知好及百
年時

壽李孝廉母李演人母誕七月七日也

北堂喜氣鬱佳哉鷹爽秋風七月來掌上和九
三禮教機中美錦七襄才人從金馬推文苑酒

瀉銀河作壽杯龍笛鳳笙歌管沸何須緱嶺覓
僊臺

雲卿以扇乞書賦此戲贈兼博徐丈一粲

雲姬住在水晶宮散朗居然林下風故乞酬歌
似我輩更憐淡泊與人同求凰歸鳳知誰是軒
鶴羣雞恨未窮醉後語顛懸草聖寧堪論美比
徐公

其二

松鱗深處即蓬丘中貯紅粧字莫愁共羨佳人
堪絕代獨私高士在南州玉簫樓上元雙引翠
羽池邊故並浮自昔交情求舊好諸君空費錦
纏頭

諸葛封翁雙壽

連翩冠蓋祝華封次第稱觴喜氣重千仞翔高

毛是鳳一區臥穩德爲龍雲邊玉笈啣恩早霜
後金花對酒濃澹泊靜寧家訓在會看雙壁百
年容

題雙峯日麗圖前題

玉露金莖把酒巵清源南北正初曦遥從魚水
恩方始龍被龍章爰未絲復月天心鍾伉儷卜
年曆數起干支遐家不淺岡陵祝好及伊吕伯

仲時

徐十洲席上有贈其愛姬雲卿詩莊八梅

兄用爲題以二律見投因和荅之

籬菊邀人連日歡松鱗棲閣倚雲端人堪貯屋黄金厖曲憶繞梁白紵寒真率能容顛後語嬌嬈宛在夢中看因君更擬定情賦悵望南州路渺漫

其二

潦倒年來百不須乘閒偶入步兵厨青愁春魍寧稱聖飲如長鯨豈暇迂誰對君傳下里曲因思厨亦醉鄉徒果亭縱少雲卿爛猶有金花佐玉壺

贈楊翁

片瓦峯前訪隱淪玄亭幽僻絕埃塵讀書寧肯

休年蒔却酒翻能怨醉人十晦荔陰供嘯咏一簾山色對清真名區未盡登臨興約爾共看覺海春

除夕前一日莊八梅以扇求書投詩爲柬

走筆和荅

晦跡避人學段干蕭齋風雪不勝寒筆因還璞花隨盡池不臨義水已乾喜有陽春吹黍谷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良干戈催所浮入惟舊年少場中興巴闌

寄張絡和和韻

託跡未緣遂折麻忽傾三陵杜瑶華名乎月旦推高士字挾風霜見大家遺世蹤在多白眼懷人悵望遠丹霞孝廉何日能移棹載酒遲君掃徑花

、、輓徐十洲

淡交晚節益情真惆悵南州跡已陳世以觸邪憎獬豸天終愛寶名騏驎彈棊擊筑更何許楊柳櫻桃爲誰春聚散去來知不繫傷心堂北有慈親

贈別熊中丞

中樞節鉞錫恩光綵偕兼傳出尚方天盡西南

瀛雨露地連嶺海貢金湯虎臣一代推弁冕戎索千羣拜衮裳莫道風煙閩嶠遠波澄萬里接扶桑

詩費禰唐爲林孝廉諸君作諸君皆所舉士也

誰云華髮介垂顛茂宰循聲早自傳遠奏瑶爾當北斗高懸弧矢拄南天尊前彩筆登龍後臺上黃金索駿年請弁延英麗日影遲君已度八花磚

其二

漢殿分符列宿郎翩然僊裔出長房似將海上桑麻國置在壺中日月長埜客望雲遥嶺嶠諸生立雪盛門墻懸知介壽觴稱媛已有徵書下建章

壬申新歲八梅宗鎣諸兄見過以詩爲刺和答

深掩蓬門避賀正因君剝啄喜逢迎綠尊老去未應滅白髮春來不禁生世法雨雲多變態山村苧縞尚存誠雩風沂浴眼前事春服相期及早成

用前韻再寄張縚和

十畮朋朋棗與麻老農老圃共年華出山小草
愁無補向若大方信有家篆和莫同歌郢雪建
標不異赤城霞自從烹鯉讀書後不賞庭花賞
筆花

日高少過訪山中

丁丁伐木鳥嚶鳴愁絕山中求友聲忽有軒鴻
下桂苑能尋羅雀叩柴荊百年粗糲從疏簡三

立崢嶸見老成太上一編謨訓茲好將素抱荅
休明

贈陳生

憶交尊甫長安中品畫論詩臭味同三絕秖今
成往事秉長喜復見家風蕭齋因僻塵埃遠破
硯未焚與不窮君但能來尋舊好相將湖海看
眞鴻

壽趙靖菴郡伯

桐城九月未知秋百道虹光渚北流梨窩家聲
推後進鯨鯢海國耕先憂恩從大有沾耕鑿賦
近登高滿頌謳獨坐絳騶仍早晚合人趣駕五
驊騮

贈程相如

相如才藻似蘭芬伏劍行歌碧海濆試問長城

推五字何如短後說三軍黃金結客雙頰磨白
眼逢人氣不羣近日詞場多凌替媿君猶欲附
青雲

壽關人三尊

羅壁龍泉挿漢新孕靈奕世有聞人曲臺舊業
推三禮半刺賢聲領七閩心淨不妨居膩鎮才
多端合借行春君家最近桃花嶺曾摘蟠桃定

幾延

李宗古先生初度

自君解組謝刀州十五年來百不憂酒懸頻教醉客醉詩成每費少年酬青陽山靜如淳古碧海波明見星壽吏喜挽車雙鹿徤春深萍楚鳴呦呦

別趙靖菴郡公

高牙紅旆主恩殊夾轂相攀枳去途親舍分明連就李香臺突兀歷星湖樓頭煙雨開銀海雲上鳶魚淩畵閣父老頻仍沾大有他年更得似公無

訊莊八梅兄喪內

燈宵怪爾看來遲聞說閨中政問醫秖謂暫寬椎布作寧知便隔死生期誰藏斗酒供良夜聊

學瓮歌減獨悲哉是情鍾在我輩況逢寒食紙錢時

別賴王言歸汀州

君携䌽筆似長霞畵手詩腸事事佳眼㑹何人能辨璧情親魏我止塗鴉實勞白髮催遊子虛入清源度落花一語臨岐煩記憶莫尋蟲篆作生涯

貽李還素先生

卿月新從桂嶺歸一腔忠孝世應稀絲綸雙責先人塚成敗頻沾此老衣客到莧畬知鶴算命斷伯岡怜龍飛五䌽縱有稽公與未許山中手自揮

王虞石侍御過訪

窮巷席門賦遂初兒童寧慣候軒車忽傳驄馬

斷村柳不厭蒼苔無客禮政府絲綸旁落後邊庭烽火震驚餘因君此去寬憂杞一葦夷猶江上漁

送叔寅姪赴南都試

孫子吾宗傑白眉翩翩書劍赴昌期懸知京兆登歌日恰值斯干曲搆時臺上鳳凰凌彩筆登前雲雨從天池淺生可畏須珍重憩我江湖老

釣絲

吳仲聲年丈以紉貂集乞序賦謝

錯把江湖放浪身看為館閣著書人百年事業傍魚鳥一代文章屬鬼神紉去貂裘知益壯探來珠玉可言貧幾回催促終難報恐累當家氣色新

其二

三都能賦子前身玄晏何須問埜人甲第諸公從氣勢開元大曆鬬精神自知垂老應藏拙誰信文章不救貧佛頂苦求洗糞土人間眞有白頭新

壽李恂軒翁六十天啓元年也

憶從帝里識青蓮屈指于今又十年小阮時能窺白社夫人未減舊紅顏藏來鄴架貽何遠鍊

就谷神息自縣貞下起元新卜世看君南極應星躔

其二

一官偶傍大江隈曾上麻姑小有臺慣見蓬萊知變態閒尋松菊賦歸來梅花山腰青牛臥覺海潮高埜鶴廻把酒翻思輪輓日風波不如百年杯 李常解糧失水

其三

開君性與黄麈踈強半山庄偃隱居九日峯尖高士傳雙溪渡口梵船漁耆英結社人多暇真率開尊樂有餘竹笋茶萌事事好信知南國有華胥

送徐雲林父母上計徐自同安調莆田

乾坤新闢未央宮茂宰脂車課首功雙製鮫綃推國手共知秀治是家風碣歸霄漢星辰上人在壺公日月中徐樂上書關大計茲行端擬達宸聰

其二

大輪山下紫陰繁延壽溪頭雨露溥此去明光應上考向來父老各騰歡富春潮滿催帆度禁苑鶯遷立馬看秋水爲神供一酌煩君少爲駐征鞍

其三

單車行及上林春垂索蕭蕭見吏循枳道難驅金腰裹升大眞擬玉麒麟即看父子俱名世誰復安危憶古人

聖主只今勤治理懸知五色詔書新

壽梁道尊　初度元旦也

龍杓廻轉薦王春何限鳴珂曳履人齊向楓宸瞻下世便從薇省賀生申文章遠播上台色釀續措消瀚海塵皇覽如君誰不羨百年壽酒領芳辰

壽吳九見太守

今吳公與昔吳公今昔治平第一同不爲隼旟飛海上誰令鯨喙弭大東偲家壽壁三山近倉

府恩波列郡通帆借袞衣開畫戟嚴客埜老靚
華嵩

賀李蕊軒惠安令考滿爲晉江蘇主簿作

十載循良望不輕最書今喜達承明宵湍到處
花爲縣刀尺工時錦作城鳴鶴聲元通帝座登
龍幸爾慨平生曾看仙舄星辰上翅首五雲何
限情

外篇 六一

壽方慕莪司理

出雲早已見山川皇覽揆予筮偶然啓
聖龍杓廻日馭降神鶴算介星躔周家方叔猷元
壯南國甘棠愛自綿虎拜登懸魏闕意兒繼芒
進南山篇今 方誕與聖節同日
守[illegible]名[illegible]大請
南來北去兩無縣紫帽丹霞各一丘君住虎谿

狎貔虎我師牛倫任呼牛山中朗月孤誰共潑
上霏雲爛不妝琢亚混懷三歲字何留一字落
錢劉

其二

物表亭亭寄此生在田龍德見文明筆驅風雨
凌千古架擁縹緗當百城背以符綬易蕩群但
酬桃李即瓊瑤孤今犖犖喧都邑誰得似君世

外篇 六二

上英

寄訊何中蕺太參何舊督閩學

東海王何子朗優新開幕府擁青油湖分楚塞
雄東道壤接閩山切上游同異鵞川未息喙烽
煙猿嶓仍儆憂經文緯武高賢在璣向普莪憶
舊遊

次韻酬林廣文

時同

和延軒德郎君失利

依然蹭蹬向詞場惟我憐才意亦傷三世讀書

天可必一麾出守澤堪長運城未剖何妨抱琢

香尚存底事忙且補號猿落雁手行看發發定

穿揚

其二

五色仍迷古戰場昔賢非爾獨愁傷霜蹄並久

鹽車厄風翮終排雲路長未信文章憎命達莫

教造物笑人忙調鍾總待知音者一任時人喜

折楊

碧雲洞偕守拾遊

[illegible]

鄉帶雨清淄倒瀉不浮花誰遺綮鯉傳玄秘欲

吐睡龍弄紫霞此地羨君兼吏隱何須勾漏間

丹砂

壽蓮水兼協涵夫姪

狹颯鷗夾自年明尊細鱸肥猶所思客舟浮名

負露屯幸然同氣有塤篪文章近出雕龍手壘

塊全消再解時更喜南滇雲翮從天池看接鳳

鳳池

送林紫濤中翰竣使楚事還朝

君持玉册下丹楓征旆透遲入渚宮過郢與誰

歌白雪登臺應自抱雄風剖桐一葉遊偏壯判

事五花望已隆江漢得如周舊否諏諆好去達

宸聰

壽慈雲上人

望儼絕頂結梵壓中表行中道最殊出岫閒雲

慈作蓋住山金粟法爲𨈆六時清磬偕徐定永
夜禪心與月孤若向無生參壽量毘盧原不墮
凡夫

步彥白上人韻爲贈

宗風烏椸定誰先破的真同箭離弦塵尾揮來
都勝地杖頭拄去欲遼天三花少室優曇樹九
曲洞天法座蓮木馬泥牛拖不轉何方投我小
乘禪

荅雪關長老步韻

霏霏白雪雪公詩路隔關山阻問奇聚識凡心
能作祟今知聖解轉堪疑塵沙作界終難蓋嶽
都原空不用批此夜白毫光萬丈遙知放白雪
山[illegible]

次古拙上人游磊園韻古拙適有意外之
傷

長江不盡海潮音把臂相將喜入林洞壑非關
煩意匠水雲無競即禪心字因楊子問奇得石
爲生公悟法深故是磊園饒勝事扁舟便擬棹
山陰

其二

羨君悟法度威音標格居然遠與林挫銳和光

拙者事虛舟飄瓦古人心城中托鉢悲慈等月
下敲門宇法深但使吹毛劍在何妨年少傷
淮陰

荅黃東厓宮庶次韻

君詩珠玉唾皆成十二屏風見主盟老覺龍鍾
[illegible]殷門庭共[illegible]訓[illegible]王謝[illegible]天[illegible]
門弘卿仗鉞行坐論更誰優借箸鋒車顧入

承明

其二

匡時出世兩無成且向松蘿理舊盟弄水看雲
湘浸興養雞牧豕送餘生春還花柳憎人老門
掩江村少客行幸爾祠林憐宿葉能分焰照夜
珠明

題王于寅小影于寅已爲古人乃郎世讀

寄乞賛挽

有才無命可如何贈縞當年梓澤阿幾處詞人
寬兩室一生清節壯江波青松排劍山川隔白
眼間天感慨多千里雙魚傳錦字知君方冷未
蹉跎

[illegible]喪猶八[illegible]實同年也

憶昔擲騷託契年韃蔡本擬共周旋恨深老驥

憐吾友教出和熊頻擲賢江左一星輝寶婺山
南有梓映初筵青廂世業孫來遠會見鸞迴紫
誥鮮

讀門老人所贈馬長公詩內老中語以平
最困閒時沽惠故勞五句及之

吏部文章日月光仍看方冷有賢郎深心自託
闊亮素與論相推出老蒼斛轍更誰憐慕閣鳳

毛端今麗朝陽懸知他日大馮衆未數當年論
野王

賀朱祇閣公祖考績

三載假城德業隆芝函書績奏薇垣時當多難
異材出
[illegible]
戎軒行看天上歸龍種無復烽煙焰五原

明

李甥廸穆甥孫游泮與婚期會作此奉賀

兼勗廸穆

珠樹君門動接連又看擢秀長青蓮詞場初試
落鵰于學庠新翮分鳳翰硯見雅偕應不爽鞭
蹤後看欲爭先渭陽早睨飭佳話殊勝甯家相
宅年

吳九兄公雁擢閩臬

外篇　七一

吳公治狀最西京新奉璽書慷遠情累歲恩寄
蠻女水清時鼓角越王城春山火種村村憑滇
海風帆片片輕逆拜應知
主意為賢才牘借威名

送軒乃郎入平海衛泮遺此述喜併以為

賀

朝來喜色上眉頰直為阿戎剖璞新敢說憐才

能造命偶然成事郡因人過都肆驥初開路擊
水鯤鵬別有神莫見矜龔匡處後又添四壁一
棲貧

次韻答周茜公吏部

仙郎籍甚滿長安暫傍溪頭賦碩寬消長深心
懸啓事往來妙義秘詩壇膠從醉後沽皆醉曲
到高時和者難今日臣心誰似水終須藉汝障

外篇　七三

廻瀾

賀郝文載父母新任南平二首 時浩夫姪廣文將樂

君家癸午有椒聲更羨棣華焰眼明越絕文章
雄藩苑海邦咽喉寄專城雲開百丈蓮峰峻水
合雙龍劍浦清見說山陰道上好只今佳氣接
百粵

其二

若莧有雄偷晴川保障上游藉大賢載筆終須從虎觀發硎蹔此試龍淵千巖秀擁偎郎鳥三峽泉流憖子紱青以同升憐小阮願君時策祖生犢

壽丹紫西翁母舅

舅翁標格最清真碧眼稀髯烏角巾孝弟力田存古意詩書執禮邁今人閉門養拙炎涼外相

年身它關心海語頻薄俗波流難挽加發滿視百

無美弟初度

達生秉賦攝生方花甲看君政未央脫屣早能辭秘省啣杯近亦諱高陽吟壇秀語多超乘作宦[illegible]君年[illegible]日[illegible]百年來[illegible]在池塘

壽仲弟初度

晨發紫闥最多憂季鑄黃金苦未售豈若桑麻數老圃不須翰羽亦丹丘杖頭酒債錢堪挂架上吉田種可收攜來具胡舞愛敬如君何事不倦游

旭顔弟與余竝生前庚午之巳卯今俱七十矣初度之辰一觴爲壽侑之以詩

花萼韶華彈指過相看素雪鏡中皤春來花鳥懸弧共老去詩篇夢草多楊子逐貧休作賦榮公有道且行歌玉壺春酒攜相就莫惜朱顔醉後酡

壽丁哲初先生

公名久懸寄吳門僊姿不改青長顏精神龍馬貞堪闕丘壑琴嘗且暫閒水鏡洞觀天下事玉

衡宜歷殿中班共知上壽觴猶煖已有追鋒到
鶴關

贈蘇弘玄

苗裔君家出蜀山風流文采許誰班謹嚴一字
春秋傳頡頏二難季孟間時有煙雲生素几不
妨歌管沸玄關何公長者車頻過我亦能來相
往還

外篇 七五

壽林潛江老會伯

皷瑟吹笙送上天
[illegible]皇御極龍飛年吾曹後進逾華髮翁也靈光獨
巋然水鏡孫能繩祖武威儀老益秩初筵同時
父執今能幾倘許趨風乞內篇

送蔡允彪待其易水

風雲薊北護神京慷慨

君恩攬轡行致汝燕臺時聳重照人易水寸心明
古文金石三千卷當代熊羆百萬兵一自謝安
府特起楚人拱手見昇平

寄題楊鍾晉先生祠先生曾孫玄錫爲予
外孫

甘露寺傍甘露垂關西夫子有芳祠清卿久峻
蒼龍老故老猶傳馴雉時一片冰壺懸夜氣千

外篇 七六

年蘋藻奇江湄間孫更作鳳池客廉吏誰言不
可爲

送王虞石侍御還朝

太平天子垂衣初直指逐還使者車柱下重瞻
新袞冕班心迴歷舊聲循北辰事業規瀟上南
紀由[illegible]書參餘階間識王公等在甚人生甘木
樵漁

贈別唐見五公祖入賀

楚人逝迹在東皋筆研畊耘生事勞謂我胸中無俗閣頻公郭外有千旄五年幕府椒名舊一日御屏姓字高別後懸知張仲蔚參差三徑滿蓬蒿

送孫太翁入覲

吳典復蔚刺桐城鎖鑰年來借大名水怪白聽

外篇　七七

熊軾去春風每逐馬蹄生宗牌世業魁三象國寶循良漢二京此去椿庭欣介壽更看蓉錫出承明

漢君衣鉢出端人愛我如君韭事負一自千旄紆笑語至今魚鳥傍尊觀五雲宮闕星辰近三秋遣晶悵望夷已遣兒童紆竹黑重逝繩系維江濱

壽曹複垣公祖

抗疏批鱗舊有聲驂驔五馬領專城人綠宿望臥堪理心不潤脊政自平藥戟捐矛休列戍談經閉閣引諸生潛翁放鶴原斯地一曲南飛何限情

壽呂天池先生

直比朱絲清玉壺時賢那得似君無封駁一身

外篇　七八

高砥柱便宜薦口頰噓枯藏書寶氣凌金粟長嘯鸞音落鏡湖不待磻溪更十載蒲輪今已見先驅

贈李仲悔兒初度

公子翩翩古道存湧蓮峰色照清樽名懸北斗心孫係學[illegible]南宗日不官[illegible]鼓[illegible]肩屏櫳鶴舊桃源他年亦忝龍門客竹許谷神細

輿論

陪謝郡伯遊清源

仙人洞府歷塵寰有凡丹梯不易攀屐齒風流陪謝客藍輿縹緲出雲關人煙曉湊桑麻國海氣秋清鷗鷺灣初日芙蓉推製作可無佳語勒孱顏

駐三山寄壽因所姪 昔乙卯十月十二日

吾宗冠蓋頗聯翩厚倍誰能似爾賢客為孤深常滿座官因族衆少餘錢隷首重增大衍數箇吾儕借小山篇懸知此日同歡祝不獨阿戎無間然

白毫菴道者著　男濳夫編次

古風

座右銘

惟寂惟寞爰清爰靜固柢深根收眎返聽上藥三品妙華一乘淵然不動廓爾無聖古鏡未磨空谷未應三教所同盡性至命

獨漉篇

獨漉獨漉泥濊水宿龍匪魚食清遊濁有玉在山含眞抱璞剖而爲卮墮爲瓦礫有鳥孔翠隕于中林誰施矰繳鍛此琢僉若有人焉頎然而長眼若望洋思營四方推槃下拜俄焉以翔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我漂我搖不遑寧處丈八之矛置之眢井雖銛如錐技將安騁鷙鳥累百

此葉溫州圖配補

一鶚制之驅羊禦狼多奚以爲

煌煌京洛行

去我枌榆來遊上國誰云周道羊腸比惡車如流水馬似龍躍袂幕衽帷摩肩擊轂朝遊金張暮過衛霍娼携趙李俠連劇郭快轡長楸酣宴平樂百金裝刀千場縱博左手納斯右手嚼爵一言不合戈鋋交作乘危設阱伺隙置毒組織

蹊夷鉏網孔罟捫舌發言擬跡投足輕者戕身重者及族因鬼見帝奚達玉墀爾遠人胡然蹢躅

病鶴行

吾嗟夫世之吐剛茹柔自詭手栽者而作是詩

有鳥名雀風雨所逐塌翼垂頭悶悶而宿病鶴

過之乘敝以攫飛不及翔竄不及伏鵲得而喜
强努其目嚇然謂雀自矜善搏謂爾見我未擊
先縮我武惟揚無思不服雀則告鵲我本微族
困于風雨毛羽戲觔不幸遇爾匪爾之能惟我
之窮實繁有徒嬉于林薄或飛或鳴或集或躍
或更肆暴破卵穿屋入賈生座攫亭長肉是皆
玩爾無所畏却汝技弗逞而我是虐服則未也

不肖之軀惟爾所裂[illegible]
微禽斷脰決腹

猛虎行

猛虎在山搏噬腥膻今來城郭公攫人肉處士
單豹色若嬰兒昨遇猛虎搏而食之我見涕泗
漣洏徃愬太山曷爲縱此曾不擒治太山之君
褎如充耳頫謂我曰爾能縛縛之不能且止鳴
呼我能縛虎豈訴爾所

和稽康

竹密不剪草荒不除在水之涘于丘之隅豈其
乘載必軒之車豈其出入必帝之廬平疇畦圃
可以踟躕高丘遠海可以騁舒仰慮懸鳥俯恐
媿魚誰能局促如彼轅駒不求不忮若無若虛
昔者吾友企合爾符

獨酌吟

獨酌獨酌逌然自樂我樂伊何我酌不獨日爲
我青水爲我綠鳶爲我飛魚爲我躍風驗庭樹
月籠池竹地可爲席天可爲幕世雖我違吾侶
自足無情之情可以久篤其散不離其聚不約
是皆勸我不醉無作吾與偕歡浩浩落落遠感
杜儀近慕伶卓玉山既頹百慮俱却何癖何譏

何榮何辱何菌何椿何君何牧天高何問途窮
何哭從他塵中雲翻雨覆

口字詩

或响或吹或嗜或嘯咽喉醴觴咳唾囊誅踮蹻
可讚韓彭誰呼哲識高蹈迴避禍樞匿景嵓谷
駕舸澄湖咀嚼軻況晤嘆唐虞鷗鷺同適語嘿
何拘嗟哉俗客跼蹐崎嶇

罪言

萬曆甲寅春使滇中于安莊會定界中
作昔人云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其
作此詩恐聞者未必戒而言者有罪也
作罪言

自西徂東道阻且長我馬玄黃我心煩傷有衆
如林環流如堵有紳有衿有士有女有居有行

羣訴所苦求以下情上告依宁我有稛倉我有
棟宇我有臣僕我有禾黍蕩爲灰燼斛爲奴虜
哀哀我人無所控訴我有車馬我有布縷我有
骨肉我有資斧化爲空囊塗爲壞土哀哀我人
無所告語有號在澤伊誰數之有逝在柙伊誰
主之哀哀我人誰則撫之野之所失或則數之
野之所獲覆是護之哀哀我人誰肯顧之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武殘庶遄取哀哀我人
庶有室處行道之人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

効矯志篇

干將莫耶難以苴履飛兎乘黃難以逐鼠隋珠
夏璜不無纇考縱有微瑕終然國寶馬力旣竭
求焉必敗東埜之御古人所戒工之規矩受于

高曾農之壠畮先世是承小誠有之大亦宜然
見異不遷乃靡所慭牛頭㹸顱骨則非無以問
吉凶不如元龜鶴不可戰蔗不可杖用必思養
養必思用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寶之不競名將
安狃三石之方終身九石具曰予智誰貢其益
全卵來鳳放麑感麟尼父適晉臨河同輪恩兮
害倚福兮禍伏曳塗翹陸從心所欲有壁莫投

有珠莫剖意氣傾命離隔何有

短歌行

謂天蓋高不可寄愁謂地蓋厚不足埋憂惟有
醉鄉可以遨遊春風赴節來我堤頭桃紅似灼
柳翠欲流發醅得醴舉網得羞蛾眉鬒髮皓齒
明眸嬌絲急管妙舞輕謳騰颻飛爵獻意呈柔
於斯時也遽廬仁義枝駢墳丘取適一時皇恤
千秋四氣環轉倏爾廻周如驥斯驟如矢斯適
汝不求樂樂不汝求

聽琴軒

郡伯孫公偕司理姜公邑侯戈公訪布衣黃先生南臺之麓先生設亥唐之飯論先王之道援琴而鼓之極歡乃別樂道忘勢與樂其道忘人之勢觀者兩賢焉於是太史黃東崖先生名其亭曰訪賢而共題其軒曰聽琴係之以詩

巍巍北山南抗其首補天屏列侵星挂斗爰有
高士架广而構逗月爲臺鑿翠開扉嚥波江海
培塿巖岫彈琴樂道超然離垢皇皇郡公携朋
約耦撤從減騶諾焉則就布衣出迎羹藜作糗
則古彌先促鄰聯袖援琴以歌聲滿林藪則怡
則悅既見既覯音通於政我聞舊大絃若懸
小絃安救一弛一張不剛不柔終和且平德音

是懋聽者匪耳𦗟者匪手手以精告耳以神受敷政優優受解受阜惠此桑梓躋之仁壽牙期之奘𨇾乎其後无聲不遥留此𡨴鶩

中秋夜坐

吾齋僅容膝月色盈其内清輝鑒毛髮圖史皆可對瀉落酒杯中泠然入心肺吾生寡俗歡罷勉酬時輩日出瘦羣動晏息藉向晦寘心歛睬

聽聊醒昏與聵亭亭天中月皎鏡絕纖瑕有似吉人心明白不疵類循賞嬰徘徊獨煩增欸穊闃爾夜逡深雞聲起閭閻

閨情四首

春風善駘蕩秋月故清暉清暉流堦𡌪澹蕩入羅幃𢥞舒雖異候岑寂乃同歸憶昔可君意兩意不相違衣我錦襜褕綴我明月璣貽我瑇瑁

堂駄我黃金䲸合歡必雙媢水鳥不孤飛我欽君德義君愛我容輝德義君當固容華我未非昨者君見責循省失亦微詎意戕大罪舊歡日以虧初如斷藕絲雖斷有聯時淩如東逝水一逝無還期婦人事所天惻愛當任之棄捐不敢慰新好不敢希但念昔日恩泪下如綆縻

其二

憶初未嫁時父母愛弱女織紝組紃外㛮敎莲書史古籍載婦道頗嘗䎎其語結髮入君門逡循內矩言容戒媟嫚德功必兼舉昨者侍婢言君意相薄非更欲置新婦蚤晚來共處新人顏色殊君愛亮當徙愛徙何足言四時各有序但願新婦賢以道事君子

其三

東西與南北憂來固無方山川限修阻思君何
時忘晝夜更長短咨刻良有常云何日難暮轉
愁夜未央人生非金石艱苦難久嘗遊子竟當
返及我未催傷

其四

家住秦樓側晉曉聞簫聲靈鳥亦來臻雝雝相
和鳴乘鸞復雙舉逍遥戲玉京感彼携手偃仰

余百念盈夫婦固猶人恩愛異平生嫁時合歡
被委棄在縱橫松柏有本性歲寒厲孤貞容芳
言無怨強意亮非情

步出城東門

步出城東門惆悵望墟阿寂寂壠里少纍纍塚
墓多骨肉歸埜土歲月互銷磨子孫迷處所澆
負或殺訛亦有故家墳石表雙峨峨貴賤雖異

等同盡登殊科生平冠蓋客誰肯暫經過烏鳶
啄其頂螻蟻穿其窠匪仇盜與蹠寧恕丘與軻
我欲竟此曲氣短不成歌左手執吞鍾右手執
叵羅死埋良已矣未死且婆娑及時不為樂川
逝當奈何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窟腥馬不就飼馬陰山草草枯馬

不嬰馬毛日趣縮馬骨日趨瘦漢家方神武督
責除邊寇將軍入既深部曲寧當後我馬雖迅
嘖聞鼓強馳驟輜重不相及斧冰待糧粮人馬
更相憐各未保將晝何日平胡虜投戈釋介冑
馬亦歸故山飲嚙終命壽

俠客行

幽并遊俠客相逢大道間意氣誤相許卿我以

吳鈎粲粲文彩錯奕奕神光流語我所用處旺

膽凌千秋再拜謝俠客君意重山丘風塵政須

洞此物君應當陸剸犲虎橫水斷蛟蛇遊腰間

無所仗徒手且當休澤處不資車山處不資舟

至寶良所珍幸無恩與讐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欲渡河須待梅舟身非魚鼈安可

侮洪流

效古

君子事遠行能無惜別離深知君子意尊酒送

河涯男兒志四方兒女豈襟期磬彼垂天翼豈

昔戀一枝伏鍛莫厭遠行杯莫厭綏出門不自

繇安得便還迈閨人愁夜長志士苦日晩行矣

莫相挂昔賢懷一飯

其二

青燈寒欲翳悄然照四壁夜坐不能寐平昔憶

所歷寸心曾未展紅顏暗已易莫以籬落邊

慕四海適娥看多見婖鶴林少完翮至人貴藏

輝神行必絕跡何川不摧舟何路不折軛歸來

衡廬下讀易觀損益

其三

葳蕤花林下置酒送行客征馬未及嘶花落紛

已積客華雖久恃安能長雕飾君如花落花慎

無淹他域

其四

春風來何處吹我庭前柳穿堂更入室習習滿

戶牖正語謂春風休攪閨中婦婦心匪楊柳嫋

嫋不自守

其五

芳蘭生幽谷埋沒隨百草驥與牛同阜何繇致遠道涉江無舟楫雲水白浩浩天地何終極沈憂空自老

其六

鬱鬱澗底松亭亭凌層阿上枝摩蒼穹下枝附蔦蘿纏綿當芳時託身美得宜狂飆忽以厲吹

落東西陂松心亮未改再託未云遲雨露無私墜日月無私輝百卉政繁昌靡草自先萎委命任皇天何用歎息爲

其七

矢手能幾時戢身即玄墓夜扃一以閉去者無還路蟪蛄限春秋蜉蝣促朝暮人命豈殊茲舉世莫能籍當其得意時呼吸變霜露翻覆作雲雨自謂金石固海上聞三山水弱不可度疇顧把玩間縱恢時已慨所以古達人湛心鍊皓素

其八

大鈞播萬物盈縮何不齊仰天欲有問雲路邈無堦秋風蕩地起促織聲正悲人生豈久長守此子與妻時至便當行安得久徘徊愚哉牛山涕鄙矣雍門哀大藥非金石至道夷且希息心

合冥漠野馬任紛飛

其九

高樓接漢津上有尹吉女似間織作聲無縣見機杼交甫悵環佩楚子夢雲雨託願豈不誠佳期悵何許仰睇三烏飛笛言不得語

其十

忽忽誰與語憶我平生親是俱安所往素心埋

丘墳物情趨多梗世法凌前新百年怳髴意剷
落向時人中道棄我者或作未來因

其十一

楚狂蘊鳳德不與楚國憂狂歌過孔氏苦語諫
周遊其人雖已徃其歌傳來玆大聖悲惘意猶
爲若人啞摻摻匆匆者營營何所期

其十二

採藥向五岳不遠萬里道蕭艾盈山澤何曾見
瑶草方士談丹經云能枚醜老河車未及轉蛘
羽凋已早或言神不滅茫渺何繇考劉阮穿中
物至哉良爲寶

其十三

滄海一浮漚太山一拳石大哉天地中奇此微
塵客四序更變化日月屢廻薄懸几多所覩潛
心研河洛山鳥與山花朝夕伴離索浮名道所
棄寂莫德之宅迂儒論是非曲士較尋尺吾獨
放情志豈愁濛汜迫

其十四

赫赫當塗子意得難具陳積財如丘山爛用役
鬼神名器初猶假非久已即眞道旁千澤者腰
折不敢伸鞍馬光照地馳驟起埃塵頓足動地

脉嬌予號天津望劫環堵士終年守窮辛

其十五

繁霜凋百草未寒氣已慄槭槭梧葉飛疏禿不
成列所思在遠道蟾影屢闕缺作書寄飛鴻亂
緒乖筆札易牙去已久淄澠誰能別人事多錯
迕浮名暫生滅擲棄勿復陳中心可自察

其十六

絜冬能無需不求錦與綺文彩雖離取爍倘
必爾紉可絜作袍布可裁作被試用此道推萬
事俱瓦解愚者逐無涯安足以語此

其十七

嗷嗷中澤雁叫此秋氣悲冷風從西來透我薜
蘿衣顧聆笥中蓄事事與時違畏此庭月寒不
敢近清輝羽林誰家子宴罷正還綏七絲芙蓉

帳千金翡翠闌金釵十二行坐幸待其歸 原韻賦歸
在閨前 博山爐中麝安識嚴霜飛苦樂各有分非
分難相睎且當厲固窮寂寂掩柴扉

其十八

華堂遂以清冠蓋紛相屬中庭多嘉樹照暎盃
中綠妖姬善娟客繾綣盃行速遠睇眉相送近
就勝每促妙舞疾回風清音發哀玉便爆多姿

態穩稱好結束 求凰韻在玉觴前 吹作別鵠聲彈是求凰
曲思亂指腕繁情長節更促滿座盡舒顏欲去
屢躑躅誰知負俗翁酸風射破屋

其十九

今夜蘭膏好吐花照房幃故人心尚在遠從萬
里細未聞宿有信更喜陡旋歸君憐我顏色減
落定爲誰我問君着體是否曩時衣

其二十 用古詩原韻補第三首

置酒花林下繁英照杯滋征馬未解禁花落亂
人思容華難久恃君去當何之君如記落花無
使別經時

襍詩

渤澥廣且深何曾惜魚鳥鄧林富佳木豈恡管
與篠物多理必然此道固易了年少銳功名懷

抱亦矜矯究觀成敗源指掌見明勝謂當棟廟
堂迴出羣公表棄置田野間浩歎連昏曉鬱鬱
不平氣欲衝蒼旻杳韋龍升天衢濟濟不爲少
中間失一士事等毫毛小胡爲過自置徒使憂
心悄嗟哉維陽生生此中道天

其二

大力司其柄榮枯隨所爲變化亦多端拙完巧

或戲數奇厄飛將天幸寵衛兒甘相方稚齒馮
郎已皓眉十年不得調九遷亦及期因茲論巧
拙應爲造化嗤

其三

巧與人相左司命惜其權多管鮮攸濟足已得
所便以不貸爲圖以苟簡爲田以無求爲身以
委運爲年以不爭爲勝以知止爲全以無慮爲
智以莫知爲賢以桑麻爲俸以魚鳥爲緣世軆
非所逐亦不慕神偲心以作德休理以忘情玄
聊以卒餘齒永言著斯篇

其四

太息復太息深歎世儒非履銘素往字冠象切
雲危委蛇素絲帶制度古深衣周折中規矩言
談準軻尼引繩諸後生督責及纖微洒掃與應

對往往見焉喨實悄昧乃飾色取行實違誰知
詩與禮中藏發塚椎尋常語嘿際伏有穿窬機
凉德始骨肉牟利及刀錐虛名豈不偉終爲識
者嗤

其五

怒號齊萬竅疾威滿四郊鳳也領其雛戢翼栖
故巢鷹隼得所便振翮厲青霄賢愚無定等窮

通脈所遺窮者空嶇強未讓通者豪我觀窮士
計不及夕與朝乘時夸眦子安得不相驕

門有車馬客

結茆青山下門當鏡湖側崎嶇經沮洳逼仄歷
阡陌鵁鶄春水漫蒹葭秋露白蒼苔金圍塢綠
蘚半遮壁釣徒披羊裘農人衣襏襫時有雲水
衲相過論杖錫耳目無紛擾心志少眩惑妻孥

安縞綦僮僕共甘戚趨時難爲工屏跡易取適
蒿滿蓀生徑雪深袁子宅勞生誰最劇門有車
馬客

村飲

僻居屏俗氛于野求眞禮易簡合大道眞率任
天倪壺漿可爲歡婦子遝腆洗薦蔬便當肴得
醉不待醴但取過逢頻不作往來計汙尊等注

玉藉草勝列綺蛙部有清商村歌無宮徵上皇
庶可追獄訟何繇啓高會車屢廻村飲醉爲泥

擬孫廷尉和江文通

宴心遊鴻濛絕迹入未兆茫茫幻夢中安足評
壽夭嗟哉戰野血玄黃紛未了是非如糾纆成
敗互矜矯尋尺較枉直銖兩競多少所營刻漏
間安識天地老亦有可共學未可與適道藏穀

均亡羊顛毛空華皓愈下況履豨分明在百草
無粗方至精若拙乃大巧何事太空中擬迹求
過鳥

擬阮步兵和江文通

廻風吹木葉籔蔌卷地飛登不戀故枝飄颻不
得歸世法無根蒂中心有是非人生各方寸相
知固當希心口乃一身未易達精微

遊靈源擬謝康樂和江文通韻

泉山僥淑詭圖牒武瀛缺茲山秘遠郊瓊崖固
天設匪藉棟宇功彌表丘壑絕鼎立𨺗崚嶒洞
空納明徹混沌竅未開劈劃理誰斷鑿翠懸丹
梯刷線通乳泬松蘿紛蒙籠風雨巧齡薇斷藤
立高標駕虹俯清洒澮波遠吐吞日月互奔逝
烏繁闇松杉僧孤抑冰雪堂堂五馬守解組此

掇穴結跏依老宿究念泯生滅伊余同彼尚闕
討窮眅湮左佛去已遙實相誰爲說

西北有浮雲

西北有浮雲汎汎若虛舟颶曳無根蒂飄忽從
風流飄流無定域吹墮燕臺側燕臺迹已荒野
燐散枯棘此曲不可終哀聲動塞鴻

穫菜和陶有會而作二篇

肉食令人飫道餒及成饑菜食令人癯戰勝及
成肥曰余治畦闢顚倒攬裳衣束隣惰溉灌枯
槁空自悲吾圃獨滋殖叢生無是非及時可割
銍莖葉鮮棄遺積貯以當肉味異同所歸佽蔬
有至樂聖言良可師
芥苗初蒔時仰水若調饑既活資地力所患磽
不肥虫螟食其甲蚤露正沾衣省捕稍不勤立

有枯瘠悲得養無不長但苦人力非既老可收
晒醃治法尚遺竟年果吾腹優游俟大歸剌促
語園丁前身老塲師

和楙子厚晨詣超師讀禪經二首

二氏翼吾道猶馬有騄服莫言非聖書所貴在
善讀有得慮非眞無妄何踪逐磚鏡幾時光丹
鼎誰曾熟不如眠食餘宴息坐深竹萬物本自

然烏鵲登藻沐學道如畫蛇但成莫添足

其二

息心入南山級薛遂初服淵雨催春耕松月伴
夜讀守素安新恬趣塵悔舊逐白駒過難追黃
粱炊易熟採珠入驪淵揷羽分虎竹十漿五先
餽三握集一沐何似滄浪舟濯纓與足

秋夜

向夕微雲歛天空肅秋性沙洲一片月散作平
湖淨松竹漏金光疎密互相映埜寺香氣深微
芬度山徑鳴鶴和清梵棲鳥狎禪磬借景自排
徊明宵安可定

滌場

老計易爲謀十畮有餘蓄幸有舊菑畬可以樹
童奎未頁覬炘氏藨裒粟韭糞大戈己比力巨

日皆已熟地相具及則綏貝資扇倉徵大糞畢
事併日拾近局壺殽得共歡趨事不待督堆壘
滿中庭穗穎垂芬穢南山雲氣集北山浸霡霂
趣具耞簑至秸稈疾擣朴疾徐互應手須臾成
脫粟雖慙含庾盈亦飽遽飫腹從茲堪卒歲屬
饜僮與朋儔饜非所欣所欣出力作

泛湖

湖色夜逾寬揚舲入無際榜人靜不譁徐借微
風勢洲嶼屢洄沿水月共清麗載酒兩小舟來
往百壺繼同遊靜者徒胸臆各開霽風騷相推
激浩蕩不可閑發舟神已逝夜深興愈厲岫雲
停不飛長空絕纖翳星河衣帶間練淨如埴曳
便擬凌太清快挹浮丘袂

萬曆甲寅余與魏道冲前輩同使滇南道

冲先一月行至淸浪有閒苗警詩題壁慨然有投筆請纓之懷余後至亦率爾有作亦各言其志也

君問黔中道犖峭摩天碧中閒通一線俯仰乾坤窄風雷藏晦暝龍蛇露不測地險猶自可更有苗夷厄信書不如無空言干羽格此物天不除其理誰能識毒霧之所蒸烈火之所炙趨捷

過猿猱堅勦同皮革其來無形聲其去無蹤跡强努挂毒矢莫敢當射的漢人筋骨脆握手謝不敵敝甲與鈍戈兒戲亦何益官人禮數殊徒步理則一從此西南去君應得親歷舊壤濕未乾新血濡猶滴匹夫有何罪壯士鮮完璧善保千金軀此行同一擲僕夫聞此言體顫面無色我聞古賢訓素位有夷狄彼如欲我財莫窮於

詞客一二筆札外倒囊任所擇彼如欲我軀正襟受鳴鏑腐儒無所用棄捐何足惜況仗天子威醜類未敢逼山鬼雖跳梁我心無怵惕努力向前去感懷念夙昔雖有憂生嗟行不離咫尺非誤挂朝簪何緣逵于役利害不足驚物理可歎息

辰州道中

我抱泉石痾爲日良以久以脈扁與倉摯見每却走日者汗漫遊經行大小酉茲山饒奇石傲詭無不有山深雨露滋賦理養瑀玖位置皆鬼工劃落信天剖嵌空盡可宅玲瓏透虛牖拔山各爭雄促膝似求友公輔列四三圖書散八九穿胸與貫脇坦腹更駿首彼美誠可珍此怪不爲醜一一堪拜索棄擲滿林藪幸免秦鞭驅翻

嗟禹貢漏支機僅一片空自詫犯手蘇米更區
區把翫弄盆缶我欲役五丁兼之化千手犇負
歸故山羅列置前後激之以清湍蔭之以榆柳
其邃可藏書其平可置酒獨往時摩挲賓至共
開口優游老歲月貞堅保命壽燕然勒空華石
渠理蘼朽棄之若瓦礫賤之若敝帚

雙明洞

詭於絕壑中擘此虛明境山廻石壁峙儼若列
九鼎碧潭嚙其趾泓然闢天井其淨不受塵其
深不容綆澄徹沁肺肝寒悄絕畫暇微聞流波
聲莫測去來影玲瓏風所穴輪轉少停頃六月
如深秋炎祝失所秉西南多洞壑奇者倍數等
幽駿蒼莽窪巨測生怪警茲洞乃爽塏日月透
光炯遊人得妥帖竟日挹清冷所願從羽人結

穠篇　三十一

亦南山頂考鼓與撞鐘晨昏發深省茲意豈偶
然惆悵達夜永

過桃源洞

貴人諱丘壑伊我抱微尚常願就藪澤逍遙老
陰騎失足落風塵十載事孟浪有如雉在樊雖
飽神不王邂者遂行遊西南窮疊嶂茲山信合
沓莽互非一狀拔翠聳青螺拖皺橫絳帳盤螭
相糾繆駿馬各奔放蒼然入虛無目力未可望
中有不死人此言豈誕妄我來逢雨霽萬壑嵐
光漲徑迷碧雲封橋斷枯槎絕雞犬寂無聲胡
麻誰相餉嗟哉軒車容肢務失所向意欲劇千
峯獨往窮殊相庶幾有所遇一使幽懷暢僕夫
告日西倉皇理征鞅咫尺隔僊凡臨風嘿惆悵

度清風嶺抵茶洋驛讀楊吏部石刻詩小

藤篇　三十二

酌雲在亭

瀛獵朔風遒嗷嗷夜猿叫驅車者誰子暝色度
嶺嶠嶺古雲煙積不辨溪山貌俯見漁火深方
知所歷峭夜分抵孤驛膚粟起寒泡溪石龍虎
爭疲魂怯臨眺遠聞呼洶聲轟吼不停鬧知爲
前灘瀑怒號擊萬竅東榮碑板古秉燭來一照
昔賢憂患餘浩歌發苦調風波厄吉人臭酸不

能嘯一徑通幽處水竹聲相召孤亭雖草草居
然攬清妙村釀沽亦至命觴再三嚼客抱且自
寬陳迹漫相弔雲山從此始前路方奔趯足身
如輕舟爽險亦何料

度分水關作

遊子趂前程平明驅馬出今朝頻廻轡翻畏馬
行疾懷土小人情爲別恐倉卒淵水背人歸終

日鳴活活石齒相齟齬奔騰勢益决鬪山多糾
纒巇壑互出没山山皆白雲返顧眩非一男兒
四方志及茲百念結冬日晷苦短含悲促去轍
揮手謝關吏蒼然見吳越猿鶴叫空林風雪欺
華髮人情不虛親風土異踈密今宵投何處感
歎何縣畢

上灘詩

清溪千仞瀑其勢建瓴也怪石相抵巇盤沸不
得瀉齟齬氣益怒一决疾奔馬𧽟踸雖善游回
頭却猶且扁舟類一葉何繇凌飛瀧赤腳兩舟
子折腰更没髁崎嶇石門窄推挽苦力窮壁若
仰攻人矢石困交下分寸不得上艱危難具寫
水勝舟必敗迸裂不可並同行數十舟耶許互
相假一舟讓先登次第破砑闘因思併力義涉

險無難者皇天未悔禍萬事如解瓦此意竟誰
陳浩歌泪盈把

醉爲家人所詈

春來常中酒毎爲家人嗤塞耳若不聞對酒但
飲之飲罷更復醉顚倒不自持春風方浩蕩夏
絲忽繁滋玄鳥來幾時今已哺其兒世路方淸
明輦上文且思龍庭簡廉李鳳洛列皐夔圖事
藤篇　　　　　　　　　　　　　　　　　　平五
觧遺笑論道莫叅差將營中興業大庇耕鑿黎
田仲豈不義堅瓠無所施嵇阮山埜人不醉當
何爲醒者各有驚吾拙非所宜質性有自然違
已寧非癡四大歸離散何用護肝脾曠哉達士
懷豈爲兒女知

還自郡中作

我居田野中所友二三賓過逢非約束脫洒謝
衣巾所言惟桑麻較量晴雨辰好戎非所慮出
口無逡廵秖緣迎送少翻得過從頻昨日至城
市矜璧碍屈伸造請無虛晷流汗被車茵少年
責禮數跡率便見嗔片言不點簡嘻笑生齗齗
勉強學稱譽蹇澁不中倫聽者意不領棄之若
埃塵歸來衡門下慙媿喪我眞緬懷龎德公咄
哉眞古人
藤篇　　　　　　　　　　　　　　　　　　五六

次孫本芝和瞿給諫寄韻三章

大角纏妖氣十載禍猶結餘氛蔓區中所在生
蝥孽殷憂屢
聖明共理求俊傑泉山瀕海邦衆阻鯨所穴襲事
費支撐至今墟里竭武斷驕養餘海惟幾不別
強者旣侮弱黠者亦苦拙
帝謂孫太守慈仁兼明决往者守泉州惠溥法亦

孝能以抱嬰心奮爲拔薤烈咈民與干礜爾丽

俱不屑爲余再往欽盤錯别利鐵公也斵

命來玉泥舊所截與情似百川歸赴迅東折

乃眷東南顧輦上有

聖人恵我舊使君竹馬揚飆塵儀者楞其腹待公

爲麇囷畊者輟其耒待公爲省廵金湯待我公

藩茲士與民霹靂待我公剖茲紛與綸輕車就

熟路跌蹤無艱辛山川重開滌嘉績難具陳如

公廊廟器豈但一方珎行當星辰上前席優坐

論粥成中興業剩庇及海濱方軌三先生追蹤

古大臣皇輿奠反側寰宇淨埃塵於公乃餘緒

願言蓀其眞

上下千載間詞人固盈睫於世苟無裨空言徒

枝葉何取發塚椎三唐與六帖介祖登詞壇旗

皷衆所讋抱道鬱未酬暘爲千秋業孫枝今嗣

興步武踵相接昔賢經濟謨爾腹爲笥篋塤箎

諧唱和龍馬騰鱗鬣壯圖曠搏扶精旨穿月脅

古今不相及士氣日摧跕我公尚友心邁往無

慴怯豈槩文章家濟世乃維楫楞材憖巳散文

津况未涉寧堪登廟錦厠以埜人氈

卽事

弱鶴咏脩虵脅氣不能制虵勢相首尾公然恣

反噬推虵誤中鶴欲救反速斃獲吾與逐邪豈

日非至計惜哉寡量度徒逞一擊勢用壯古所

譏此語垂彖繫

春興

凡乏明哲姿失足蹈憂患及茲心迹肉始獲言

笑晏妻妻徑艸繁灼灼庭花爛瞳風隨來燕輕

寒散徂鴈川煙晚蒙縣山雲曉開愣獻歲曾幾
時三春倏已半韶華憐今駛渝誤悔前算敢云
涅不緇誰信嬾非慢明時賤迂儒故山違薄宦
謝彼纓弁牽愜此魚鳥玩青山足夷猶白日誰
羽翰枯將木石鄰遊與鳧鷗亂騁志凌風霞息
景遯月旦大均播萬象瞬息異陳煥不有杯中
物誰銷終古歎行當典鸘鷞笠恹賣釵弗

和庚子山園庭詩

千慮捐暮節一塵隔遠郊麟踣悲曾埜龍戰惕
冏交多壘羞卿士餘生託草茅漁浦舟如葉隱
樹閣如巢看花憐晚艷愛竹護新苞求有尋真
益觀空解內膠煙霞終自痼愓懶合受嘲棄是
索居友書爲送酒殺守辱卑若谷養生理悟庖
晤言雖獨寐遠勝出門交

為古拙上人結助緣詩

古之拙也誠今之拙也僞侗倥不足嫌信愿乃
爲貴拙者於經營百事少稱遂惟有參學人拙
翻勝於慧參禪無剩訣學道無辭費但能休歇
去不待更轉位云何不休歇機巧定爲祟機巧
在胷中如湯火必沸獮猴縶猶躑木鳶飛終墜
所以休休心斷在無技累直心即道場廓然無

理智拙至無可拙如合不思議抑且有四古所
與拙爲二古航殊安穩卓矣宗門鷟古拙識心
源風光歸本地一把蓋頭茆要我結檀施我拙
以方爾更甚笠但類近者營鳩巢末力亦告匱
以拙爲拙謀鄉有少巴鼻以拙更勸拙澹然無
義味吾拙乖世途若拙契宗秘佛子平等心自
他在兼利給孤豈無人託鉢有潑意莫哂老拙

言沿門且次第

散步

通達本無窮阮公自失路曰余丘壑姿乘閑卽縱步極目眺層岑杖策披蓁互水態乍相鮮鷗情久成故淅滴梧桐雨厭浥蒹葭露儵魚多歡游寡鴻無返顧前峯隱金烏方塘浸銀兎曠哉江湖心悠然人境素入山不厭深聞道豈嫌莫

何事嘗丹砂然後齒髮度

田家

人生非金石何繇閲長世釋氏譬電光尼父歎川逝臧穀均亡羊紛馳少安憩田翁無越思所業惟樹蓺取足資俯仰兼以完租稅桑絲倉庾鳴禾深蛙蛤吠田野有元音律呂謝軒製里隣相經過公府省投詣寬裀生夏凉醇釀抵冬厲

幸免憂與虞安事智與慧憂樂本無方古今寧有界道心與物役一念自通蔽悽感自銷中至樂不在外難爲巧者言庶幾拙者弊

讀易後篇卦名不重用 前篇和陶

出震中興代包蒙天地仁亨屯需俊乂解組遂幽淪塞兌憂虞後頤齡丘壑濱假年蠲大過來復究前因長鏡聯比耦巽語全微身故交從渙

散素節愼淄磷銘鼎事雖已臨觴與轉親屈伸歸大蕍睽合付浮塵死灰無妄覬樂事萃家人吾生豫有制豐約任大均

逼除篇

勞生共百年卒歲計尤亟玄冬十二月氣象何蕭瑟獵獵朔風遒皚皚層冰積霙霙寒雪盛慘慘白日匿饑烏凍不飛候蟲困伏蟄擾擾塞長

途紛紛盈廣阡君子計其功小人竭其力譬彼
風中輪劇轉何繇息南方有一士坦蕩獨有適
匪無憂生累不受歲寒逼原室安桑樞曾歌出
金石貧也非病也誰能長戚戚衡門平旦開親
友踵相跡各言歲序催共訴饑寒厄問粟已空
甕探錢惟朽索濡沫道何因中心但悽惻親朋
各嚬蹙發聲更微邑予宦二十年晚更忝匆窑

豈無紅朽餘可以惠捐瘠矢天告親朋聽我一
言曰我初通籍時謬忝文墨職筆札非要津交
際頗寥寂雖云挂朝籍不異在家食三分二十
年在官但居一此一在官中稱貸供朝夕晚節
叨政地値國有大役輦上方焦思我私豈遑卹
常祿不關支捐助更狼籍剡復當是時權閹政
煽赫仇豚諸薦紳告密無虛日吾黨釘壇上相

戒慎苟得以茲謝事歸書生窮猶昔君看吾所
居頹塌無四壁君看我所食有膴即無胔豈無
安飽情作此不情飾公輩當相恕亮我非吝嗇
親朋各大駡此言寧爲實太倉慳梯米大海惜
涓滴妄子彰君賜孔聖訓罔悉生前不種福宛
死亦何益再拜謝親友將無太呵責君輩無復
之豈敢怪言極念我往年時有求誰不獲今日

唇舌焦不能剖胸臆親朋既空還掩關亦傷盡
雙聽夜不交悲媿不能釋

友人蘇子士昌入都遇貧僊授以取坎塡
離之訣行之篤而效北歸過余齋頭謂
余曰僊人謂子亦其籍中人也極有相
度脫意蘇君篤厚人以其所信者語余
非浮也謂余未能瞥然從之何哉乃作

此篇貽蘇君且以見志焉時天啓元年

也

有客上我堂充然若有得云從京國來寄我一
消息偓人下蓬壺亂筆留遺蹟謂汝寡營人舊
亦餐霞客中間一念差淪落在謫籍往者不可
追來者猶可策倘能從我遊秘訣非所惜使汝
形神妙渣滓日銷釋河車電焱馳頂門雷霹靂

爽猶太淸中帳望下土窄再拜受客言惻愴泪
沾臆爲我謝偓人寸心有宿昔我本孤生士十
年在艸澤遭逢
皇帝寵渥賜顏色龍髯去莫攀馬齒日以積國
恩懸未報不願生羽翼於君負汲引去去各努
力

贈鄭山人

昔聞榮陽虔曾蕞稱多識君豈其苗裔柳腹如
篋笥君初與我遊蓋以詩爲贄哲匠操繩墨大
冶極爐錘上下千載間森然起例義擺脫作者
蹊獨抱經濟意禹穴開浩蕩酉室發奇秘博物
渙其萃聚方必以類建章千門戶子詩可一覽
欽君博雅姿生我歎啓媿及乎久與談所聞愈
益異兵法五十家金丹四百字青龍馴不飛白

猿術可試象緯天官書風雷玄女使斗眠青烏
經鳥跡蒼頡遂一一闘伎癢倒囊出所積誦讀
叫經營製作外聲利原憲日以貧踽踽少稱遂
益國既遊倦何公行作吏淒涼高士榻慷慨侯
門彗我觀窮通塗未可定愚智如君歷落人終
豈尋常器千秋金石心四海鴻鵠志遼匡犖生
灾近滅三蟲祟麟閣壯堪圖鶴背輕可騎朱門

空崢嵘白屋有奇士寄言夸毗人得意漫相稱

和莊遲軒清源不上泉

泉山雲關上雲路磴屢盤天嶺交氣處凛然山骨寒釀茲瓊玉粲溺在萬峰端石壁了無罅水迸力自劖鑿石承其溜所受尺餘寬風日屢過之未嘗損且乾異蹟愜殊賞疲魂得靜觀淨不受黿蠅甘宜飲鳳鸞半嶺隱峯腰此水到非難

吾將芟隙地稍營一枝安鉏芽蒔藥圃私此不涸瀾董裴留偃跡吾意隱者般胡爲饑渴累坐使秋霜繁誦君乳泉詩兩腋生羽翰微尚苟無睽深衷從此殫

遲軒原詩附

北山有奇石負土何盤盤裂罅生神瀵冷然氷玉寒清沙絶四面沉瀣乃無端人巧詎能劖鬼工良獨刓虛疑三茅腹誰測中所寬貯茲滃濛雪噴灑何時乾茲山敞逌海郡邑壯雄觀窋宅留偃蜿天空控鶴鸞蘊靈既以巽泄怪亮何難虎跑及神咒此理各未安緬思在中冷江波繞汎瀾茲泉實更奇芳洌乃同般漱向春雲滿浥從秋雨繁一酌滌煩痾再酌凌風翰惜哉陸氏羽開見殊未殫

和莊遲軒漏室歎

與子共鳩拙謀生不能善當其同病時未可殊貴賤往者春已徂后土猶焦腆農功須及時節候苦易換閔閔其雨心杲杲屢增歎月者稍滂沱南畝已可踐庶幾歲有秋幸免突不煖一雨不肯休連綿過夏半雖有兩蝸廬皆有漂搖患其一在郡中頹塌非一旦不及鷦鷯棲巢安尚

可美引領錄事資強顏高士傳其一在田間蟣
充漬汎瀾圖史費蠹苦衾裯縮懷卷破竈濕難
煙泥土涴凱飆雲雷勢猶屯乾坤意未轉微獨
我與君同患應無葬何繇乘日車相將挽河漢

其二

莊子乃詩伯五言尤所善道充以爲富知希豈
爲賤朱門雖一時炙手熱可賤與君貿環堵千

秋郝有撰匪因雨連綿示我新箋歎衣濕不得
穿地濘不得踐几潤不得隱竈沉不得爨朝夕
尚難捱况乃淹夏半一百八十字字字寫所患
展讀晴霽後尚疑風雨旦雖同綢繆跡彌深文
彩羨怨咨小人情此語垂紀傳君於愁霖中佳
語似翻瀾要我作和詩伸紙還屢卷君材如倉
庾我儲如瓻甂枯腸費搜索轆轤幾迴轉惟有

耿介心任運不思葬誦君小毖言老不怖河漢

遲軒原詩附

歲候有各宜貧居無兩善懟遺田與廬磽敝
傷疵賤田磽宜於濕廬敝利於暵慾賜記昔
憂積雨乃今擬雨積亦云時室漏實滋歎淋
滲房宇中躡屐方可踐衣巾屢沾浥晞燎資
晨爨床簀不得乾起坐恒夜半處置窮盆缶

所罔非一患常言夏夜短徬徨難遠旦因思
苦旱日雨陰良多羨霞旱驗里諺月畢占書
傳原亦悲燒焚田圻思波瀾悽新喜良苗闕
日及焦卷秫秉終恐稀儲粟豈盈瓻凶歲一
以逆溝壑寧辭轉室漏莫晴時小蹇何須葬
且復輟雨憂爲君誦雲漢

皆范佩蘭山人莊遲軒社兄赴王在鎬金

聚洞之招莊作五言古長篇余亦和爲

得二篇

名山如高人孤標離儔侶俗士如轅駒局促戀牧圉異趣自睽違勝賞誰禁禦憶昔少年時筋力頗健舉登陟紫霄巔上下無險阻回首五十年逸興但一抒中間落風塵日月不停佇死骨溘佳燕褒鳳懸歌楚今日復何日重探煙霞所

披拂日荊榛透迤歷洲與洗滌塵土腸更遣清灝貯上方一俯睇萬象眞逆旅滇海類浮杯羣峰似列俎罡風冷侵膚勁敵恃濁酹中宵不忍寐片月明於炬莊歌出金石范桐發鐘呂因之悚羽人靈蹤今安處塵埋井誰甃（洞有井名無塵）金粟悵何許危峰易爲曉彷彿聞樵語宿雁起寒煙遠景分沙渚舉手謝主人言還有餘緒

其二

佳事偶合幷勝日乘勝侶幽思久鬱陶一發不可圉登峰不造極何異面墻籬亭亭紫帽峰千尋何孤聳決策往振衣不受僕夫阻登頓良以艱斗絕難具抒鳥道懸危澗側足不容佇百折到層巔菴然見平楚羽人久寂莫丹丘定何所空餘千古雲瀰漫阜川與仰睇天規圓俯矚地

軸貯或聯若兒孫或卑若走旅或踞如走毛或羅如設俎或翠如染黛或赭如酣酹或滔如逝波或立如揭炬泉山信多奇茲峰實鼎呂願從道者流結茆傍崖處劚雲與鋤煙依稀協巢許鹿麋世外朋煙霞天上侶采藥凌丹梯嚼蕋挹玄渚鸞鶴倘可招冥契託微緒

莊遲軒原詩附

清秋宜眺望煙霞況可侶帽峰最高拔凌歷
出氛圍四州泱漭外極目無蕃籬昔有粟金
人冲舉此高舉吾廬本相望欲往困積阻王
子山之陰興懷起欲抒邀賓同翠微山椒久
延佇杖策飛鳥外巖洞入清楚隨意偵佳要
風霞屯處所指顧凌霄開煙皐雜雲嶼晚懷
忽以空如取孤月貯主人敬愛客留連疲僕

旅偃掌罷華筵鼇背列雕俎迢遞通林麓倍
道來清酌古壁宿炊煙陰洞迴列炬笙歌發
松蘿流響殷律呂樂事焉可極夜就偃房處
寄宿乃峰巔天杓隔幾許涼籟細無聲如聞
星漢語博望此同槎迢迢到河渚心賞良已
愜冷然發幽緒

望湖

漭沆白毫東積水入秋永曉連海氣升夜與
河烟煙銷一鑑開月涵千頃靜沙禽不避人山
翠恒留影村墟雨外晴葭葦霜後冷中有蓮花
峰涌出見孤頂巨石奠其根力捍衝波猛鼇背
浮水面妥帖不傾欹可以坐看雲乘得安茶鼎
草樹蔚蒙籠窈窕有餘境獨往意無厭真意頻
有領秋風夙緊思鏡湖近得蒓味薄秖自知拙

藏豈非幸聽歌喜滄浪卜宅隘市井逝將理一
竿散髮弄煙艇

涯軒和詩附

處世寡所歡江山趣獨永塵勞苦不休中懷
良已烱東閣開白毫性便乃於靜而我厲鶩
偉長江落孤影東湖禪扉側天水相與冷合
掌大悲尊毫光出其頂數現威嚴力示我降

其猛馴龍藏於鉢寧復同狙獷悠然出世心
篆煙間古鼎横睇千頃波如練含光景空際
出孤峰蒼翠數引領念欲乘波去江妃久延
請主賓既不惡風月况多幸莫以行惻心歎
彼冽泉井沿洄殊復樂滄波有漁艇

遲軒兄和余堃湖詩再次前韻戲酬

君如老驥伏志在千里永餘材發浩歌光燄萬

丈燗天吳驅奔濤澎湃不得靜刻燭未云捷追
風兒鞭影病渴得君詩濯魄氷壺冷風入齒牙
巽易象誡滅頂而我違古訓雖省不及猛晚節
愛禪逃回心調狂獷遣興時一吟有似指染鼎
敢言作者堂聊以送餘景感君俯同聲驪珠出
衣領投桃媿自羞報瑶不待請詩工若窮人君
窮非不幸人生落浮名何異鼁居井願無缺唾
壺從我五湖艇

放船拈遲軒再次前韻

世味豈無短嚼蠟寧堪永恩者眩空華達人中
自炯晉叟仁智樂山水契動靜我家東湖上天
鏡瀉秋影乾坤得開滌魚鳥在淸冷一葦行其
中何殊蓬壺頂山月淨且媚灘風涼不猛淄衣
畏揚塵吹聲苦多獷總不到漁竿鱸蓴賢五鼎

瀟湘經屈賈至今作悲景中懐苟不舒佳趣何
繇領君雖老未遇隗始莫能請不彈馮鋏歌不
羨衛青幸草木豐吾臭况復聯丘井茶竈與筆
床期爾共放艇

遲軒和詩附

萬法本無住百年豈多永持玆圓明照諦義
中巳炯衆竅生怒號調刁翻爾靜浮雲墮江

光顛倒乃其影至人閱世心何分炎與冷於
蕩九州外翺翔千仞頂俯視塵界爭觸蠻勢
交猛太空過虛納虛舟待猝攫事會遭逢日
神力出虛鼎鍊石補天傾揮戈回日景追其
袖手時煙霞頓可領端已事沉冥逢人薄造
請蕉鹿夢非眞塞馬得豈幸漢陰閒息機抱
甕事汲井湖上微波生餘紅映歸艇

歸鳥

晚出步溪頭倚杖待歸鳥歸鳥歸有期不厭雲
路杳翔集池邊樹散漫及細條玉蕋燦離披雪
姿紛窈窕此物初來時三五僅稍稍日益夥其
萃千百無驚悄心知此鄉人淳朴無機巧不慮
王孫彈兼遠稚童攫栖託擇所安微倚固明了
不者四野外豈乏嘉樹傍肅肅鵷鷺行森森凰

凰治乘集不爲多雙飛不爲少我老在江湖戢
身傍蒋蓼足音良以稀去臂日屢掉愛爾純素
質嗃嗃風塵表既無稻粱求兼得伴侶曉以茲
欣爾來聘望首昇矯永結無心朋縱心凌浩淼

逝軒和詩附

滄江多白鷺毛羽勝於玉澌磐未擬鴻依汀
稍類鶴獨立閑且嘉羣飛趣亦足青莎時委

曳綠蘋數飲啄容與誰爾驚飄飄信所托斜
日遠飛回向此清潭曲洲渚亘將橫陂陁逦
相屬樹之春月枒雜以瀟湘竹列行無蔽翳
蓊薈亦深宿夜歸遠如期羣赴不待速雪蕋
遶紛披瑤珥何攢簇引類疑同心相呼無驚
愎淳茂乃鄉風和[illegible]及羽族披衣出禪扉倚
杖望林麓何當顧陸儔黃荃兼可作畫我對

孽姿併作寒江幅

勸支道林

十芴空王地一蒲淨可布妄識依幻軀有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迷背失歸路所以古至人鍊情歸元素獮猴不妄窺鴻鵠豈虛慕象先無剩語教外有別趣寘念遊希夷精進策衰暮遊戲生滅場擺落世俗務蘊以返焰空道蹤無心遇

神馬得轡啣識浪回奔注曠然開法界縱心何思慮

園蔬頌

虛上人訪居士山菴居士方課治蔬園共飯畢因相與聯句作此頌

椽圃事相倚居士難辭四體勤土膏乘雨軟上人蔬種逐畦分蟲豸朝搜剔居士荒蕪夕溉耘栟櫚防逸馬上人燮汲悟勞筋剛甲雷催解居士柔芽露泡芬傾筐堆採捋上人纏切委紛紜羨調萁差擬居士甞甘獻可殷箪瓢無畔援上人七箸足歡欣饜腹資疏瀹居士齋心最策勛隣翁逢說稼上人素友過論文酌醴還堪佐居士枯魚鄉用樊分供及老衲上人飽喫看浮雲鼎食羅方丈居士庖羞殿百葷高人登法座上

人楚鶴在雞羣奚目何須載居士爲擎不易胡龍烹懸夷美上人鼠壞惜餘饋百事謀能遠居士膏粱願豈紛署花曾當友上人愛竹尚稱君饗德殊非比居士命名亦可云諸公漫肉食上人赤縣正絲棼藜藿安吾素居士道腴絕世氛園蔬良可頌上人俊逸媿參軍居士

走筆招莊遲軒看菊

我有數株菊紅白黃相亂紅白各已萎黃者政
爛熳預審榮瘁理𤅢深及時𣳚今日有與不來
我離東畔開與共欣賞詡與共咨歎年使侶苦
稀歲晏節易換登場事雖忙茲事亦不緩細君
知相招十酒付爐炭

讀葉古厓先生志畧 桀以瀨字歸

退之吐屐詞慕鱸駝其喙吁嗟古厓翁乃中合

沙祟乃知貪人心其毒過異類此曹延益繁爪
塲淵區內統指爲之役朝謀夕已遂縮朒護一
官焚溺不敢衛安得百千公障此狂風隧公於
文章家北地壘屢對此道未爲孚正氣吾所畏
泡濫倏變滅狙豆久逾貴所得孰與多三復承
嘉惠

贈潘可元

纍纍在泰山洋洋在流水此意我自知於人亦
何俟不知何以悲知我何以喜絕絃憶鍾期伯
牙非達士游子老不遇飄泊千萬里隨身無長
物布囊裹絲綺得酒即高吟逢人便落指情知
太古音不入俗人耳聊以山水意自樂而已矣

觀送葬

朝觀送葬者惻然使我傷塗芻缺古禮緦麻少

前行泠婁雙壺觴錯莫無晶光封掩風雨中倉
卒豈得詳借問墓中人身佩大夫章夙昔經營
意今日不得將何殊下伍輩束縛歸山岡死者
親螻蟻寧復計炎涼生前不足恃聊用寫慨慷

山中觀田家

山中何所見見此耘與耔豈必沮溺倫肅肅自
成行耋力服畎畝俯仰不求贏比鄰相洽助及

此春風生日暮荷鋤歸頹然臥前楹婦子各自
娟壺漿或共傾君看野人意足可媿簪纓悠悠
百年中排徊終何成

詠蜀茶花

百卉食土膏不厭濁與滓佳樹賦異質但飲天
池水以此清淨根舒爲絕代綺豔真奪芙蕖園
欲勝魏紫佳人陰麗華詩苑庾開府春花良以

爛俯𥅿皆邾莒天道節章光開謝一月駛人皆
憐搖落吾意不爾爾此花若久開人爲花醉死

九日與友人步東堰作

共說登高去吾老足力短兀坐東窻下黃花對
蹤𥂕故人憐我寂杖棨到山舘攀躋余既倦勝
具子亦𢬵幽興不可耐相携出東堰雖乏登眺
歡緩步欣屐担是時雨初霽湖水清可浣㮶臥
尚依依竹立亦侃侃埜橋蕕蔚交班荆聊命琖
莽蒼百里外山容猶相欵村翁四五人語言𥜥
笑莞今年天意佳甘雨時不緩甽欣町疃滋農
幸汙邪滿小人哉樊須鬭此勝絲管日暮各自
歸興闌我亦返中懷既浩蕩筋骨亦和軟少年
矜壯遊笑我局里閈非君憐同病此樂誰左袒

臥疾

太化無停轍密移凋齒髮此事似居窒久則漸
頽塌風雨易飄搖牖戶費撐札十旬九臥病塊
然守床榻日月無淹留親朋有契濶人生幻化
耳終焉歸空滅未聞挽河車可救刼火熱旅客
驚前途日暮當休歇病病者不病庶以傲天伐

魁星贊爲瀛夫姪作

傍太微兮翊帝車作喉舌兮善吹噓運玉衡兮

經天衢登冊府兮様圖書陷巃首兮騎蟠蛉雲
爲馬兮風爲旗舒電光兮照六虛握彤管兮別
龍魚峻特立兮式彞禘選梁棟兮收璿璵升國
寶兮拔茅茹昌文明兮奠皇輿順天道兮無親
蹂𨶹德馨兮降吾廬勉進脩兮惜居諸神之聽
兮廢乃儉

琴歌

古今賦咏琴者夥矣惟蔡伯喈練余心
兮歸太淸三語嵇叔夜以無累之神合
有道之器二語而已退之琴詩爲千古
巨擘然猶以爲近琵琶者未爲枉也近
代劉誠意何大復二先生俱有作要之
皆江州之濫觴耳余以爲五音之有宮
猶五常之有信五行之有土皆貫乎其
中五常無信則爲虛假五行無土則病
偏枯矣角徵之古勁商羽之淒淸若無
宮意以貫之則角徵有由瑟之嫌商羽
同雍門之奏矣夫子論歌者上下曲止
倨句備極形容而終以纍纍若貫珠若
貫珠而後上者不抗下者不墜曲者不
折止者不槁不矩而方不規而圓也論

樂翕純皦如而終以繹所謂貫與繹卽
余宮音貫五音之說歟雖卜子夏言絲
聲哀恐亦只道得商羽二聲而已卽羽
聲亦未必如商聲之憯切矣余爲此歌
以推蔡嵇二君子之意詞雖少文旨庶
不謬云耳

定心氣兮遊鴻濛𦐇衆念兮息㓨從寫素懷兮

奇絲桐七絃調兮相于鳴角徵商羽兮變不同歸中氣兮黃鐘宮纍珠貫兮血脈通翩冷冷兮御善風似壯士兮肅而雍如幽人兮深且沖和不流兮怨不悯喜不散兮怒不焉奏鈞天兮洞庭中追虞石兮搏拊同挽桑濮兮反淳龐喚雍門兮增悲忡禁邪慝兮疏滯壅洽神聽兮動昭融祓除疵厲絪縕保合兮突然與元化同功

鬼方使者行

鬼方使者鬼爲隣驅車策馬恐後人道旁泣訴者誰子其聲號痛裂蒼旻訴語未終欲細剖使者車中疾揮手君不見宵上與宵下縱有倉扁當反走

長沙道中苦熱行

六月夜即道險艱苦凉早十月楚江游行人汗如雨暑雨祈寒各有時小民不達猶怨咨若更顛倒傷遊子嗟哉造化眞小兒

攬鏡

楚仕蓬萊終江海十年猶喜寸心在面上春光不借人去逐秋風不相待朝來攬鏡頗自驚蟬翼爲重千斤輕昔賢道成緣一夢焉知吾不得之西南行

發長沙夜宿荷塘放歌

行人十日楚江岸平沙渺渺水漫漫臨流但覺欲悲歌中夜無端起浩歎僮僕頗怪客愁多攬鏡頻驚玄髮換昨者經過屈賈祠方知此中饒條怨曾於舊史想牢騷寧免遺跡遭擦亂早起驅車發長沙大笑出門百憂散荷塘驛畔孤月生縱飲高歌達夜半天地亦欲洞餘哀四望無

煙星斗爍人生有命應在天豈在上官與絳灌人生上壽秖百年但有不及少盈筭珎重猶然過隙駒銷爍何啻燃爐炭漁父亦是有心人王門寧必非主存龍蛇之蟄以存身鴻飛冥冥誰能篡何爲結此無情悲秋風吹落滿江漢

行路難

行路難陸不在千霄揷漢鳥飛不度之巑岏水不在懸瀑漩渦黿鼉不遊之波瀾怪物時逢禨種相干不在丹蛇玄蜂黃熊赤豻含沙吹蠱菌露沾顏乃在几席之上觴豆之間當面九疑談笑戈鋋莫之致而至不期然而然或乃姻婭累葉桑梓比鄰張陳刎頸王貢彈冠盟指白水抃比金蘭管爾竟末棄我丘山朝握手而出肺肝幕擯管而施老夫彼竇侯失勢翟公罷官過門則掉肩而不入有甚則袖手而旁觀是尚未失爲厚道而猶存乎平生之言也世路之難也如此使我氣結而心酸

東方生行

東方生不爲塵網名韁拘鎖怡然自笑脫去十洲三島北極勾陳南翔大丹西薄寒穴東邁蓬山登露壇踏寶雲憩月窟駕祥風望三壺如盌尺覗紫帶于八鴻鍛弄雷電噓吸日月凌虛徑度中還朝發浣衣虞淵乘履泛泉丹栗充飽黃露醒煩黃耇之毛五代玉女之杖九節樹甜波而萬年駒繞日而三匝玄雕爲枕蛟亳爲褥幕垂雲鼓箭織珠玉揮析木以掃彗然明萊而照花布桂樹而成龍草剖芝以秣馬繫虬子于洞壑之淵獲鳳雛於萬林之對奇怪彷彿不可備

述彼在左右者十八年而不知其爲歲星咄哉
渼帝非僊才空築通天之臺承沆瀣而樹金莖

除夕行用杜工部起句辛酉在河間公署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客子無以爲歡娛酒酣擊劍
轟喧呼我忽不樂何爲乎自胡之反持干戈燕
薊論兵歲月多春光不度黃花戍砲火巳逼白

狠河一年又過一年易又向明年問消息夜半
酒闌看吳鉤啞壺無聲轉淒惻

雲在樓歌

桂棟兮蘭橑虛室兮生白更上兮一層獨居兮
百尺剎嘐兮無人閒雲兮朝夕流潤兮圖書結
陰兮蘿薜雲兮雲兮爾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胡
不去而從龍兮乘豐隆兮駕飛廉傾海若兮注
河伯俾下土兮沾膏澤胡爲久留此空山兮若
井渫之不食使我兮心惻

破虜行

崇禎巳巳丙子虜再犯都門來去若無人馬藿食憤之作破虜行

太平巳久干掫閉百二山河夜不關昨日羽書
傳北口今朝烽火照西山西山我

祖鼎湖地破虜擒胡威未替此曹本是生全餘
謂翻騰戎馬氣迭掠西北轉東南豕突鴟張肆
狠貪無數名城墮保障可憐赤子遭屠劉嬌妻
弱女顏如雪玉筋雙垂漬紅頰未省出門半步
地那堪遠擄充臣妾
太上聞之慘不樂延見公卿訪廟略巳從中莞推
方召更向邊庭徵衛霍王赫斯怒勢莫當兵應

者勝氣倍強夜縱轟雷殲毳帳朝銜刼月馘賢王醜奴不識兵家忌深入死地見天意釜魚穴蟻命安逃朽拉枯摧勢豈異欲尋故道那得回巳被車廂塞不開遺輜棄重塡塹谷僵尸踣骨高山堆救死扶傷逃脫者槌胷慟哭陰山下早知漢兵如風雷肯聽中行南牧馬

湧興馬龍公署作

此身非同金與石何爲勞神學篆刻此身非同牛與馬何爲奔波走絕域男兒回頭自有時青鞋布袜未應遲六龍西飛轂轉疾爾無躊躇成兩失

豐城歎

臨江居民多傍堤壑裡遥迤百雉齊到來墟里無煙火日瘦風險氣慘悽往者官路平如砥今來傾仄不成蹊破磚頹石嘯我足凍雀饑烏宿人啼門巷參差失次第阡陌敎亂無東西逢人借問因底事新被洪水蕩蒸黎千家今無百家在漂流何論大與雞尚有數椽似萍寄而如黃土無生氣饞長虛向空山歸夢短頻驚蛟龍至念此停箸不能餐褰人長跪謝荒盤我自傷心幷汝擇中夜起行泪潸潸

歆器詩爲傅子紉丈作

古人製器必精良散落人間未銷亡彝鼎尊罍或羽觴入土出地登匡床泥沙剝食洳且傷有如北斗違酒漿縱有異采發晶芒無關勸誡知徽彰徒供摩挲誇星霜世人寶此誠荒唐君家至寶出尚方獻簡受賜多榮光范金何代不可詳恐是周胥舊所藏虛欹中正滿覆僵尚象垂

訓深且長郡中閥閱鬱相望誰有此器壽而臧
哲人世守勝琮璜只尺禁闥猶循墻會將此意
發明王恃盈保泰繫苞桑我見再拜發悚惶委
珮聚觀君子堂著姓受氏自有商其儷不億應
未央願言寶此重宗祊永與彝笏相輝煌

寄題林爾三妹丈五因山房

我生賦性頗奇崟杜門却掃鏡湖陰足跡經年

絕城市時縱或至非其心城市中人好權勢稱
韮炎冷到鋒鍼詞客不作一錢直志士不忘入
山深林子雄姿復緊胸其商雖未風格老洒酣
白眼看蒼天向余誇説山居好五因選勝非人
工一丘卜築皆天造兩兩溪光隔塵煩屏層峯
勢開懷抱平疇展綠交遠風方池漿碧貯晴昊
聽綠嬌鶯席屢移坐愛落花徑不掃此夜因君

談林壑清夜沉沉動杯酌袖中兼出諸公詩令
我夜讀費燈燭吾宗別駕吳水部林氏官允何
光祿光祿有子孝廉君短詠微吟亦不俗諸公
詩格如輞川詩中有畫森人目四座賓客寂不
動吾意已在青溪曲千里命駕古有之安能百
里坐躑躅還家爲我語細君有客有客行不速

和南臺歌　南臺歌者孫郡伯訪黃布衣

不值而作也

南臺高撐入無極天津兩旗懸秋色遊人挈榼
費攀躋樵子負薪嗟偪側使君早起攬衣裳趣
駕單車陟莽蒼問君崎嶇緣底事訪賢不厭雲
路長四海政逢多事日溫陵片地稱寧謐況君
淵識洞微彰不待卜筮知凶吉望道無如未見
何即善沛若決江河納溝眞恐懸虞夏謀野何

嫌到薜蘿漢室二參哉可喜禮盡訪任賢共理
看君用意古人齊求瘼求賢殷無已嗟哉俗吏
徒矜能其熱焦火寒凝氷寧肯安集憐嗷鴈但
憑搏擊學蒼鷹羡公寀帷能恁軾求則如愁不
我得羨公好士有虛懷惟恐高人惜語嘿踟躕
五馬倚斜曛悵望空山若失癸。亦臺何日登蒼
赤富貴於我如浮雲歸來鈴閣文書靜獨擬細

衣發高詠擲地金玉無限聲潄石齒牙有餘浄
吁嗟我民何幸哉恩如春潮日夜洄更瞻北斗
頌
聖不遺稿矜歌莽來

行路難

四坐莫喧聽我歌行路難行路之難歌不可殫
浦鷗志機霜鶻見欺神龍蟠泥鱣蟺制之騶虞

不殺困于猰猲黃髮力憊厄于少年鴟鴞一枝
鼫鼠一腹河伯猶驅鷹鸇尚逐虎豹啞人號咷
自怒責育奮背膚受自訴誰謂爾讒駒盜馬罪
當誅誰謂汝讒咋所欲汝一段當今時兮雖正
考衙墻顏氏若虛韓侯出胯蘭公廻車受唾不
拭書忍百餘猶未足以快秋冬之殺消詛盟之
恨塡倂兼之壑刑癰背之𦘦也言脂吾車言秣

吾馬逝將遠適廣莫之埜東邁蓬山求忍辱之
偃西度葱嶺依無諍之聖棄腐鼠兮飽鵷鵬捐
餘粒兮饜鼠雀擲甌甌兮豢雞鶩折蝸角兮任
蠻觸寧與夸毗之子兮爭君睫之是非較幻夢
之強務

前有尊酒行

前有尊酒以介君壽君當盡觴莫辭多又古人

已去今人遠今人不逮古人久人生意氣誰能
忘世路嶮巇無不有昨日床下端拜人今日攘
袂稱戎首翻雲覆雨少年塲南箕北斗同門友
拔劍斫地搔首問天不如酣此當前一盃酒西
郊亭館清且幽觀稼讀書歲月悠都居作賦斜
川紀遊楚老爭席漁父艤舟高僧轉語孺子揚
詩筆搖五岳笑凌滄洲使爾遝勞乘辱湯情遊

志百不憂百年如此何所求

贈鄭大白太史

憶昔與子非識面但憑筆鋒卜文戰他人舉十
不一酬我一衆君遂如劵君今簪筆上玉堂賈
馬班揚得同行驊騮歷塊開道路黃鵠矯翼凌
穹蒼詞林故事重前輩君今見我謙且退若論
君材十倍余何異江河吞溪瀨四海只今如沸

川作舟楫分賴大賢壯士縣來羞篆刻書生誰
復上凌煙吾鄉前輩燦可數賢者固合居鼎鼐
莫如南鄰老禿翁壯不努力老空悔

贈劉生

楚性畏人已成癖泄柳先生我所慕秋來不薙
蓬徑深客至從題凡鳥去早聞剝啄聲頗佳呼
童走問客何處爲言客從錦田來劉姓修名字

不注顛衣倒屣出逢迎緩帶披襟果成趣探懷
示我百篇詩風騷盪激難枝梧破膽不管鬼神
愁探頷穿怕驪龍怒使我久焚筆硯人不覺獼
心動宅素家貧市遠供給踈爪蔬笋蕨薇薯蕷
君狃淹留愛我眞相別柴門日已暮是日觀者
頗疑猜今何欵曲昔何倨君不見杜甫言文章
有神交有道世人那得知其故

聽琴篇贈范山人

范生詩瘦露嶙骨書法亦從九成出遠來栖我
巷頭榻撻戶觀心似老衲古桐横陳當其肖指
雖未到韶巳發有時興動落指彈泠泠七絃鳴
疏越初聞如登禮樂場璆珮璆璆響幽咽又如
三軍新號令出入止齊嚴步伐小絃淒清僅可
聽大絃謹淺淪泗淺并行以往氣徐舒一彈往

蘿篇　八二

往聯數闋慷慨似聞牧子悲泣寥寘聆溪山月
闕扇皎潔漢宮秋均天浩蕩洞庭濶只道宮商
互吐吞寧知揚抑變嗟咄中間脉理細若絲一
線相延無續輟襲聞中州崔小桐精於此道稱
妙絕齊甫小桐之弟子君從齊甫受衣鉢我師
楚人谷雲樵谷生亦傳崔生法問答源流皆有
以有似扶踈同芽苗昔賢多作聽琴詩刻畫摹

擬窮毫髮大抵但寫絲聲哀有道無累誰能說
羯鼓琵琶箏笛竽兩耳不堪遭紛聒聞君古調
忽洒然眞在塵埃得解脫靜聽不知良夜深烏
啼月落挂天末

莊遲軒詩附

范君秀挺佳麗都遨遊汗漫到海隅尋常登
覽鳳凰臺千古風流供徘徊自是胸中有高

蘿篇　八三

寄風馭泠泠隨所至南來信有幔亭雲此以
贈君可君意問君酬荅名山川豪致幽思向
七絃在旁無人坐揮泚中散絕調獨能傳悠
悠世上箏笛耳欲從何處覓鍾子葛巾杖屨
艸堂人每諧宮商操太始煩君一皷山水音
峩峩洋洋知君心

秋夜步月用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韻

松風乍颭暑初清水月交加天不夜草間鳴蛩聲正悲我亦行吟秋露下往事石火無留光流年逝川不停瀉夙與沮溺同襟期敢向管簫稱流亞素飽眞有十年懸前著曾無一籌借曉管小築傍祇園乘理清吟學小謝遊取生前盡一杯快逢年少避三舍籬鷃豯來笑培風蓼蟲邨省思啖蔗人生達命豈暇愁世路飽經有餘怕何事南山射獵人倔強未甘醉尉罵

莊遲軒和詩附

公昔曳裾上星辰手挈摩尼照長夜謦聲不入淸廟中(時有上疏頌魏璫功德告廟者公力持事得寢)奴血漂流堅城下(丁卯寧錦之捷公帷籌居多)瑤臺金飽無淪輝(時有上疏欲動搖中宮者公力持事得寢)砥柱迴瀾少狂瀉(熒禍波連丙丁)之後(絕少)紳笏不動山已安梁魏二公公其亞阪依淨理有深根草創大還登外借九鼎艱危祇自持四序成功了可謝便邀支許坐道場傲向煙霞築精舍揪拚着盡幾番句詩境提窮眞敞廡同省雲龍譜昔從矜看市虎寧終怕從他田竇勢相傾不學將軍坐上罵

蒼鷹圖歌

蒼鷹立在臂韝上緣旋縣人神不王此鷹立在靑崖間鶖腦雄姿隨所向側身每料靑天高側翮欲翻秋濤壯狐兔瑣細不入眼龍蛇竄伏色惆悵要與乾坤增威稜肯令妖氛豕滌盪浩然長嘯蒼冥端萬里雄風滿巖嶂君不見鴉鵰鳴鳶摩頸接翼吞腥啄腐彌山布澤爾曹塡腸滿嗉亦何益

莊遲軒詩附

誰將堂上障寫此蒼鷹姿昂藏山海立意態具參差此物稜稜風骨異鐵爪金眸凡鳥避誰其放之摩蒼穹迅擊横摧可君意長天遠寒秋颷吼蒼鷹雄格豺兕鬬狡兎宼伏失前途妖狐哀號没晴晝殺氣常薄天宇開雄姿恐出鷹鷂後乎厥其澤來蕭蕭鳥有風勁獵

馬驕祖曾韝時氣横厲側腦愁胡思猛勢搏空毛血紛雨灑逸翮恒憑解絛者

魚歎

我無隙地作樓臺因湖爲池一鏡開種魚千頭添埜興一日臨看常幾廻往年雨暘頗時若池水頻增新水落我少機心魚不猜魚出從容我亦樂今年雨澤最愆期從夏徂秋迨今茲饔飧所恃勢尤急盡傾瀦蓄灌東菑西江有水不可激秖愁揚塵在朝夕小魚豈知緩急意空自喁喁嗟竭澤大魚垂頭藏坎科小魚駭竄似擲梭眼看失勢供螻蟻未忍盡收付網羅天公未肯蘇犁稿魚乎魚乎奈爾何

莆中林生寫余小影

君不見羨瞑曹霸貌褒鄂英姿颯爽宛如昨又

不見周昉貌汾陽形神畢肖露纖芒僧繇畫龍能破壁底遇誌公便開筆乃知道人多神通不比將相空英雄林生貌我纔起葉滿堂言似皆絶倒羨君妙技追古人媿我杜機苦不早一上紙筆未消除妍醜從人指畫餘安知脫帽露頂者渠今是我我非渠

庚辰中秋十四夜放歌同無美弟

一年擬看中秋月約客壺乾我當發那知隻𦗟
好良宵悵望不覩淸虛闊初謂陰霾暫相蒙詎
料慘黷終纏結傾倒作驚萬室沉滂沱只恐天
河竭座中酒客高陽兒酒酣意氣干虹蜺唾壺
已缺未停擊白眼問天有餘噫欲排澒洞叩閶
闔上訟風伯誅雲師手開八萬三千戶放出淸
光破昏蟄白皂道者老無血頗笑下土肝腸熱

疾風甚雨聖所欽痛飮浩歌空激烈陰晴明晦
任天工達人不用生分別阿弟明宵猶可期或
遣雙星罷一年

雙鶴出遊雄者捕巨蚍反爲所困野人擊
蚍反中鶴折脛而斃雌歸而懊恨不鳴
躍者爲目泱一甲子矣今日忽起舞意
甚舒覩而喜之乃作歌

我生廓落寡佮歡對雙白鳥時開顏雄者無端
遭狙擊雌亦落莫失丰格垂頭蹋翼飮啄稀闌
風伏雨空竚立人情物意久相關把酒臨風三
歎息今辰何辰天氣佳忽然軒翥舞婆娑低昂
廻旋各有態大小垂手無參差汝豈日久思亦
減也想發舒破愁鬱將無見我顏不怡作意強
起相娛嬉汝旣舞吾當歌人生行樂安知其他

王喬浮丘難等期且與山入相追隨世上悲歡
若夢幻百年幾得長欣晏漫將百慮役浮生且
須努力加餐飯吾作歌汝當舞莫恨在陰無子
和呼童坎坎來擊鼓

余有中秋十四夜放歌行及鶴舞歌書楊
公穀長公公佮次公扇考巷先生見而
和之因再用前韻和考巷

君心皎若冰壺月奇字古文更颼颾巃嵸谷口
學鄭貞大笑子牟戀魏闕帯非名山不擬藏亥
似淮水始堪結登高望遠有餘舒江月山風不
愁㣲鄰下昂藏兩男兒彩筆各掃千丈霓兒也
難兄兼難弟公也爲父復爲師駿足終當躡風
雹斗文寧久沉埃瑿有口莫泣荆山血有手莫
袞冉冉鳥貧無扁舟逐子尾登拜石憶發三烈

世上夢幻果誰眞甑中酒泥誰能別昨者磊園
命酒開口擊道存温伯雪

考巷先生和余鶴舞歌且訂磊園之遊因

疏前韻再賦一篇奉酬

榮塵集羽世所歎無那志士多苦顔黃鵠躍梨
鳫爭擊賢愚同昔無定格抱璞誰當剖陵陽藏
珠直可沔新息磊園風景日夕佳羨君獨往日

婆娑情知世路多偪側惟有青山少過差春花
能使春愁滅秋月耐洗秋空黯折簡呼童名所
怡提壺挈榼共酣嬉振衣起舞對酒當歌草木
吾與座客匪他不願輕舉覓羨期不願仇世學
務隨盱衡雙眼看萬幻廉公不用稱善飯卿雲
歌于羽舞拚將宇宙付諸公請向騷壇票旗鼓

遊磊考二園詩

磊園高結碧山頭考園曠望彌平疇二園名勝
相伯仲登臨宴息消人憂磊園之奇在於石片
片蒼潤如琳球橫斜疎密自位置廉肉繁瘠誰
雕鎪取逕開軒因而勢妙合天巧非人謀長江
如練走其下滔滔東去無時休雲帆乘風疾於
馬因之便可凌滄洲考園蒼翠四古樹炎月蕭
瑟似深秋曲室迴房塵不至繁花碩果枝相繆

閉閫自鋤蔬可摘方池舉網庖堪羞隔隣十笏
開僧舍梵放鐘聲夜悠悠主人覃思作玄草讀
之不異索與丘我來浮白不知弄醉後顛語無
澁羞頗似雷門過布鼓寧慚蚍蜉非龍虬類過
祇戀他山好信宿眞同吾廬幽忽憶杜陵昔日
語往來二老亦風流

畫馬石歌　畫馬石在羅裳山下離余鄉
三里而遙異蹟也莊遲軒邀共賦之余
乃作歌

自能魚服誰能識經過村中逢呵斥畫馬于石
留神通夜半繞村嘶蹀躞里人驚怖謝無狀立
表繫韁怪乃息苔斧蘚緣不敢使雨剝霜摧胥
逾自故老流傳眞不虛僊人狡獪信莫測吁嗟
決臆追風姿垂頭蹴足荒山側畫手何時能再
過吾當泥首再拜之求其爲汝解韁靮汝愼無
駭動里閭蹈藉稼穡爾其朝趨瀚海暮𪘏西極
萬里橫行使南下而牧者破膽慄魄沙塞靜不
飛龍庭淨如拭然後使曹霸韓幹之倫和墨舐
筆圖爾形于騏麟之殿凌煙之壁飾汝以玉鞍
錦韉黃金勒新息范金何足道永與千秋作馬
式於乎僊人一去不復還我縱言之何繇得

莊遲軒五言詩附

片石裳山下歲久苔蘚積上有畫馬痕風雨
終不蝕傳言古異人姓字人不識經過墟里
中逢怒作此劇此馬颯虛怪黃昏蹂禾稷雖
能伏強弩忽撇安可射村人前致請因更畫
馬靮作橛長繫馬蹂患遂以息乃知神僊事
恢詭詎能測長年荒山道畫馬見遺跡

黄季㢲會伯以　本芝孫郡伯所贈南臺歌見示里中諸君子多次韻和者余亦續貂焉

南臺陡揷接南極媧鍊餘石爛五色縱然剝落臺之巔片片端嚴無欵側西排凌霄南羅裳一帶摹螺不盡若浦樹斜飛山月小雲鴻冥去海天長山中高隱多服日閉戶淫書皇甫謐尤於學易見深心遠匃悔吝䖍終吉叛經離聖問誰何隻手直欲挽天河滿斟木瓢餐沆瀣自製薜衣傍雲蘿關門不必迎尹喜田宅不必願公理一壑一丘夙所耽好禮好學老未已祠華餘買晢匠能片言出口如壺冰只今行年八十七著書徙筆凌秋鷹五馬踟躕駐熊軾煙深尋覓郁可得秖有道氣盈空山墻壁瓦礫何曾嘿我來登陟已斜曛董裴去矣誰爲羣欣逢杖屨輕於鳥馭風得得上穿雲領我爲開石閣靜訪賢亭上看高詠稍深更入維摩室龍脣一聲四壁淨塵世匆擾何爲哉空逐頹波相潔洞南山之南北山北縱難諫往尚追來

王生行書仲初兄畫冊後

王生高風誰與伍筆耕硯耘守環堵彈鋏不擬干齊文索食秖合就仁祖微尚丘壑有平生無錢買山空復情閒拈筆尖出盧霍倒翻墨汁開滄溟古來善手稱名畫但憑專門立聲價君所薈蕞非一家擬議既成饒變化叔明皴法劇牛毛荆關鐵筆雄且豪倪氏娟淨若處子米家蒼潤涌雲濤出入毫端無定式時復遊戲發新臆信手位置總成佳意匠縱橫誰能測君於詩律

尤清新書學山谷亦有神畫成作詩題其上三絕何必讓古人攜來訪我羅山下指點銀鈎不停瀉微言炙轂似齊梵玉山頹唐與叔夜於乎古人已糞土眼前俗物那堪數看君舉體合風騷家藏願傾不願貯朝來宿醒散髮看手持畫冊索題詩愛君為人與君好不徒解衣盤礴時

長歌行為同山季弟壽

吾聞僊人遺謎諦功成終當返舊籍吾弟宿根無乃是心輕萬事如蟬翼朝研黃庭暮參同積精專意遊鴻濛三彭不作庚申祟一氣孔神清夜中黃金大藥事幽討尸解小兒何足道華陽選地營丹砂中艷較書秘鴻寶鉛走汞飛不計年降龍伏虎意爾堅拚將大笑供下士要使瓴鼎盤發僊日月精華射虛牖七七規中常獨守

交梨火棗不外求啄腐吞腥亦何有我今老態巳成翁齒髮耐今更還童顏紅似酣西母賓身輕真御列禦風聞道羅浮多勝境振衣直上朱明頂訪道寧辭窮穴深眠雲不怕衣裳冷憶昔屢書到翰苑春草王孫胡不歸殷勤遠寄長生訣苦口相招脫網機心知吾弟所言是促裝肆擬便迴轡甘泉烽火勢方殷玄武掛冠臣不易

果然折坂見摧輈兄也何愚弟何智餘生今幸離風塵杖屨相將愜隱淪洞口桃花堪避世山中桂樹况逢春吾家孝友有前則弟更高明能業克垂老猶然不釋恭火攻何曾出下策務水遂山道路睽翠鳳文鵷且停車弟勸兄酬樂無斁杯中亦有神僊宅

郡伯雲陽汪公守泉時當萬曆壬辰癸巳

間有龔黃之聲公喜郡北山清源之勝
去而士民即山頂爲祠祀公距今五十
年所矣而故老尚稱誦不衰春秋祀事
加虔棟宇之頽泐者加飭去思之永從
昔未有也崇禎巳卯公猶子之子時菴
侍御督陵郡過郡躋拜不禁郡邑大夫
及父老子弟多從者咸相與歎欣慨慕
盛德之後世有哲人廉吏之可爲而後
事之有餘師也宮庶黃君既碑其事果
亭楚人更綴以韻言竊比迎送神之什
焉
公昔蘭署兮旌麾騄騑五馬游東淛護念畢赤
如嬰兒甦醒捐瘠躋淳熙北山之麓有芳祠因
公所喜奇遊思公去闔入楚江淮甌粵閩陝歷

蹐幾尸祝社稷咸若茲最後上谷開旄旂旜裘
撻徙莫内窺於乎雄略彼一時游登樞府握戎
機易名焜煌垂鼎彝四朝年禩去莫追棠陰蔽
芾無翦齡繡衣持斧公孫枝瞻禮筵几陳牲犧
酌以乳泉甘於飴山川猶舊無是非神之來兮
喜可知觀者如堵慨且噫誰謂廉吏不可爲神
光彷彿難久羈駕風馭兮載雲旗騎翠鳳兮挾
文螭還帝所兮騎尾箕握玉衡兮調祥禨眷舊
邦兮福餘黎雨暘若兮黍稌肥天吳戢兮水不
飛猖罔兩兮驅魋魅民思公兮何時衰歲時伏
脯肅明威蘭膏榁馥煙霧霏千秋萬歲永不遷

老驥

吾聞馬八尺以上爲龍駒此馬少年時應剛合
式形模殊紫焰晶熒竹批耳蹄鐵高跱如驕子

雄姿不受困人羈義心思爲壯士死驃姚羽書
發遝庭催取官馬如流星要得蹄電追風足萬
里蹴踏單于營一從蹀躞交河道轉戰幕南窮
谷吳刀瘢箭痕不勝瘖水齧草枯幾廻飽中宵
鼓角集風霜曩日驁從今枯槁倦向齊公識道
於[illegible]老且[illegible]惜龍老爲駑[illegible]曰駿乎駿乎寧生
而爲果下之矮腰不願倜儻權奇一日走千里

果亭

遠遊不必憩五岳輕舉不必凌三山神僊於人
亦何遠但身無事心能閒半畝方池一卷石深
藏日月須愛惜一琴一鶴復一壺是我亭中友
三盃壺中樂事最爲賒醉臥亭中不還家黃鸝
亦被春風醉對坐翠梘共啼花

送無美躬遊吳

季子城南無負郭鉏耰何處施畊鑿黃公壚頭
無酒錢口縱流涎那得嚼惟有綵筆老生花猶
堪江山掃寥廓東下五湖窺菩權西上九江訪
廬霍鴻鴈秋高影乍疎茱萸節晚懷堪惡文章
有神交有道寄我山中慰索莫歲晏風霜幸早
歸莫遣西堂夢空託

答賴王吉

傑篇

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女子
慷慨尚如此男子悠悠眞可嗟昨聞遼東失聲
鼓江湖中宵泪如雨何人借箸能籌邊誰信賦
詩堪退虜君今爾我詩清新一廻相見一廻親
安知栽筆鳳池客憗媿荷殳龍塞人

戲作惱賴王吉山人用其七言律韻

君不見鵷雛雖饑食實必梧桐神龍雖困不遊

泥淖中神龍遊泥滓魚蝦瑣尾將來同鵷雛不
擇食何怪鴟鳶飽腐鼠驕嚇得意鴈秋風昨者
儒冠遭殺罵吾意不罪隆準公

白毫菴道者著　男潛夫編

律詩

雨後沐季冲以詩見示次韻荅四首

怪爾㾮頻瘦疑緣苦思癯偶然披及素果爾獲
珊瑚筆札官仍似風騷興不孤所慙滓穢質何
以近氷壺

其二

昔我遊燕市少年意頗豪私心存雅頌酒態倚
荆高世路趨多梗詞人厄吹毛㯼從東觀友揚
謝說吾曹

其三

一夜長安雨經旬踏作泥自憐同跛鼈未敢後
晨雞高枕當窻北輕舟出水西故園無不可深
怪此栖栖

其四

何事滄洲客經時久未還狂多開白眼拙只合
青山歲月深官謗風霜損客顏鄉書昨夜至春
水滿松關

李觀察園亭

丘壑亦吾癖因君歷勝遊蔬畦紆野徑芸閣俯

神州獨鳥穿雲去諸峯逼檻浮入林如不媿長
嘯倘堪儔

別吳仲聲

同門在萬里握手若爲分去路衡炎者雄篇隔
彩雲山深宜豹蔚官冷楚雞羣吾黨二三子何
曾滯廣文

聞建夷再犯遼左

近得遼陽信孤懸事可虞往時諛滚入此日恐長驅推轂公卿議封椿百萬輸吾王今聖武早晩或擒胡

別胡元方兄弟

二胡皆雅士繙事乃其餘捨肉常遺母論文各起予囊貧時响沫言失屢吹噓分袂留詩卷何裨柱玉歟

賦王息甫山人

十載勞相記交情到爾眞開緘示近作信手絶今人地僻寛蹤放官閑似隱淪草蔬君不厭來往莫辭頻

將出都別諸節丈

莫以行當遠勞君軫念深楚經九折地長往十年心骨法終山埜依違媿陸沈諸君淸廟器努力重詞林

白水驛

策馬臨荒甸前旌度渺茫空山足霧雨絶徼異陰陽處暑偏衣冷方秋覺夜長亦知行尚遠未敢念江鄉

交水道中

交水千峯外雲開別有天山川疏地脉棟宇稍人煙果熟近通市鷗飛遠入田崎嶮吾久厭於此一欣然

戲和魏太史詩　太史使滇題詩某驛中還途再過驛纔半月則已爲人削去矣太史意不懌再題余戲和之五首

詞客下瀛洲題詩破僻幽豈知五字苦難博半旬留人落靑蠅館例遭白眼羞季鷹眞達者一

酌勝千秋

其二

寂莫西峯下無言更覺幽豹文雖自愛鴻爪不須留獻賦眞多事雕蟲老自羞從玆焚筆研皮裡作春秋

其三

西塞青燈夜覊人不奈幽聊憑歷覽興一遣姓

名留世眼俗何怪書生窮可羞君看呂氏貫一字盡春秋

其四

文章亦小道聊可遣淸幽意愜關飛動跡陳任去留至人深匿釆上德貴包羞此物輕如葉風生脫素秋

其五

之子隔相求傷心伐木幽同爲金馬使蹔借碧雲留浪說山川重空遺筆札羞伊人似有意削去甲寅秋

度象鼻嶺

晴雨變斯須雲煙撥墨圖荒村失棟宇客路入虛無信步但師馬關心怕落鼯行人愁獨往隔樹每相呼

關索嶺

盤紆三苗迫閩闊萬里身從龍電陀寒蒼水劃嶙峋心折經過後愁生風雨晨昔賢猶躍馬未敢論酸辛

龍里衞和魏太史

秖以揚鞭悉翻愁去馬長峰頭椎作聲澗足蘚爲衮日落孤征膽途逈久客腸前村煙火近稍

稍慰徬徨

武陵道中

迢遞南天遠驅馳匹馬勞悲風蘭澤水咲客武陵桃驛路催人老乾坤贅我曹前程欣履坦詩日指東皋

瀏陽曉渡

鼓楫下平川川光與渺然長堤淺隱霧羣墅迴

浮煙塵客愁秋水高懷寄遠天欲休千里駕便買五湖船

荷塘道中喜雨

久被炎蒸苦翻憐過雨佳晚凉生白袷秋爽到黃花水落村舂急風高旅雁斜塵纓思一洗清淺就鷗沙[illegible]

[illegible]別醫者陳生

長途兼毒暑採藥伴南征遺矢愁吾老察眉見爾情秋風蘇病骨旅客散同行尚有煙霞痼支離任此生

醴陵曉發

驛路催明發難爲客子勞籠煙銜去馬帶月攪征袍短髮悲玄朔衰顏恃濁醪江湖皆故楚猶自遂遊遨

湘中臘月

逼除催短景苦雨暗柴荊海雲低仍結林風慘未平家人問旨蓄天意阻經營笑傲東軒下悠然任此生

獨酌

物色王正月栖遲水一方乾坤新氣象泉石舊膏肓地僻亦茨迴春歸草木香一觴聊可醉誰

復問行藏

芴山脉祖塋

吾祖歸休地山行抱一丘徘徊思笑語點簡惜松楸轉眼淸明近傷心長夜休九原良已矣世德總堪求

其二

哲人嗟久客今始卽佳城芴石千霄峻鏡湖入

望平勤寧辭吞錘幽或鑿精誠咫尺崙山路倍深嵩愴情

贈方士聆

里閈後來秀如君復幾人五言推警策三拜耻遜廵紙貴懸朱鳥舟輕到白蘋畏人吾已癖因子一交親

經廢報恩寺

銷歇今若此經過客斷魂凄凉依怨草寂寞向空門敝尚書僧鵬入誰報佛恩廢興渾不管樵唱出前村

其二

世法無根蒂儒門有併兼福田規利益淨土失莊嚴凍水悲真咽頹垣弱似粘空餘雙古樹顚

倒在山尖

其三

道旁詢廢跡知是古殿扉野鼠穿空曲鵂鶹泣夕暉燈傳螢火亂香化嬾雲飛因悟真空理浩歌下翠微

宿山家

山鳥與山花山中事事佳况茲人意好彌遣道心加爾汝言常朴壺觴禮不豁何時連水竹相

與話桑麻

黄鸝

山色曉萋萋流鶯作意啼嬌歌矜百囀坐樹穩
凾栖能遣春光暮轉添客思迷呼童携濁酒去
聽絲楊堤

別陳山人

遠遊無所遇短鋏獨酸辛絲筆誤生計醉鄉困

逝人風霜寧今[illegible]而[illegible]坊貧去哭莫惆悵[illegible]
花故國春

哭王二陟孝廉天啓七年秋八月也

轉眼南宮日期君題馬鞭寧知千里志不及巾
與年擣鐵心空壯揮戈景不延雄才厄短筭惻
愴問皇天

其二

屏跡人雖遠論心道未殊百年交態在萬事一
身徂姓字留文苑河山隔酒壚早知死别易悔
不共朝餔

其三

竹里經過處故人繾綣餘芝蘭蕭夜坐雞黍出
晨炊繐嶺笙眞杳山陽笛自悲高齋難更宿寥
閴董生帷

其四 余與趙荆璧王二陟爲禮經社中至契故詩并及之

元淑逝云久仲宣今亦歸二賢皆短世三禮失
光輝故業青箱在通家白首非牙絃當別鵠老
泪不堪揮

其五

與子雖朋友交情劇弟兄分甘勤道路勞苦極
平生彩似孤飛鵠悲應比泣荆傷心幽谷鳥落

日故嚶鳴

陳伯龍有信訪余山中詩以促之

屏跡東湖上翛然與世疎故交深筆研閒訊到樵漁籬菊經霜後園蔬過雨餘未全貧客供命駕莫躊躇

陳伯龍攜榼至山中

出郭尋幽栖行厨費逺携風騷生小徑肴核及

中[illegible][illegible]手豐閒作逺來雁鳥蹄相狎者泣色遐莫夕陽西

其二

白衣偏五柳千載說江州何似誅茅隱真承伐木求魚腸存俠氣麈尾緩窮愁雞黍山中具君能十日不

乙丑除夕

屏跡雖吾拙向人理亦難一甕當歲晏百口仰儒冠裘馬氅相炫窮愁久自寬梅花隔塢好過雨且須看

兒姪泛湖之明日作此問之

游息皆佳事平湖一葦開天淸珠不夜水淵鶴孤翅何處押鷗好何人得句回老夫少伴侶獨酌亦悠哉

偕陳于殷兄泛湖

咫尺湖邊水臨看勢浩然招君智者樂上我楚人船把酒嬰鷗鷺諷詩當管絃停橈莫遽返片月尚娟娟

徐園

同調會能數名園趣不羣肴從衆綱得歌許隔籬聞竹院棋聲隱花堤坡齒芬預愁南浦夜相

憶悵停雲

江村七首

閒身無仕若終老有江村弄水孤移棹愛山獨
作垣魚情欣縱壑鶴夢絕乘軒自可全榜樗敢
云媿綺園
岸幘循花塢披襟坐給閣江風吹北牖山雨度
南軒客醉歌能放僧高話不煩將人天外去忘
祿篇

老在江村
靜者日多暇柴扉晝每扃開襟當自堕滌筆寫
黃庭意得非關物神全不鍊形近人雙小鳥巳
狎護花鈴
幸然遺世事誰復記微官混迹尊能德忘形細
鼠肝秋聲催歲晚海氣入樓寒夙習歸鴻引臨
風試一彈

寂寂藏名者兼葭水一隅醉鄉誰獨醒漁態本
狂奴遊趣脩殷跡應從牛馬呼莫嗟知我少吾
亦久忘吾
庭荒從草占秋老任花遲深得住山理更無忤
物時醉人謬可恕還烏倦堪師俯仰乾坤內幽
偏信自怡
支頤獨坐辰吾誰與為親當几青山出開扉綠
葆篇

竪匀花殷殊自賞鶴瘦亦同貧沮溺近相報秋
成定可人

偶成

非屋三間足道心百慮平鑁頭提祖意杯底逝
時名爐解談春夢尉從阻夜行東村舊逍四總
不異平生
塵緣靜自屏幽意動相關選樹鶯歌緩梳翎鶴

態閒殊情乖笠馬吾道合樵菅五月南窓下凉
薰任往還

小樓

雙樹清陰裡數椽埜水濱寧堪集嘯詠聊可覩
畊耘來去湖邊鳥卷舒檻外雲人寰雖不隔亦
未襍塵紛

熱

三伏何爭未祝融已太横二儀愁沸冶萬象失
餘清桃簟陰頻徙絺衣汗屢更凉風何日到悵
望獨含情

陽壯方司令炎威不可禁禾摇多死穗翼戢少
遊禽天上金莖爽街頭銅盞音何繇蘇病渴袒
跣就松林

病

已老分多病安心度歲華結趺銷夜漏強起看
秋花佛壽稱無量吾生識有涯因知思孟語不
二亦毘耶

九日

挈侶欣佳節憑高眺遠原籬花媚白首澗水和
清言身隱文焉用知希道固尊翻嗤廣武嘆猶
自滯名根

移菊

嬾向籬東去移來近短簷根莖幸不損華素喜
相兼肺病看能減杯乾興可添恰逢時節好雨
細與風恬

催菊

九月秋將暮秋花尚未開那堪携酒賞無乃待
詩催節物應非異乾坤豈獨培晚芳亦自好恐

遍雪霜摧

謝送菊

愛豺李平子花開不獨歡憐余徒四壁贈以三琅玕過市羨吾有入門與客看酒盃吾久廢此夕徑須寬

乞菊

喜菊不諳種花時問友求移來應有數看去毎

無愁明歲須求請東籬種必居甘穀彭澤老于栽獨風流

看菊同諸弟姪

携此杯中物共看霜後花黃金間正色白璧淨纖瑕臭味元孤賞風騷況一家夜分猶秉燭水月亦交加

村居

問訊東村叟山居事若何地偏市語少交老布衣多屢桀篘幽塞嬾酬換字鵞夜來風雨浩蕩白鷗波

閒居愲有念敢謂傲當時馬革懷空壯羊腸歷始知吹花拈紫玉彈月引朱絲曲罷聊慷慨悠悠何所期

雙樹金繩宅孤山處士家衰年病狗馬吾道學

龍蛇法界原無生空中豈有花維摩杜口後何處問毗耶

殷憂寧後杞無用信類髯鮑焰才行蕭荆卿術已跡橫經登虎觀封碣壓狼胥萬事諸公在衛門但晏如

碧澗涵秋色青山發道機居身夷與惠觀物躍兼飛詩思推敲少棋情勝負遺因知分別意他

日總成非
促景催摧落端居感歲時霜寒鶴夢短風急颸
飛遲梧葉踈仍脫蓮房脆不支黃花差適意步
穌過東鄰
散似不材木汎似不繫舟無心榮寵辱有應任
呼牛老學增迂拙危言寄謬悠痴根頗自覺緣
發讀莊周
穌稿　廿
老翁靜少事觀化每悠然疾過度雲爲輕銷逅
樹煙著書非恐務費紙豈良緣秖合端居好息
心印內篇
避人新竹徑狎野舊荷衣霜葉秋爭脫雲鴻晚
故飛放歌爲誰短縱酒自知非惟有蒙莊叟憐
余始願違
測泛波千頃棲栖峻百層鳳歌狂楚接鸞嘯逸

孫登芝术山中供琴書世外朋相存邀一介鄙
矣約盧陵
白日信難繫青天不可梯舊緣從漸斷物論鄙
求齊面壁師初祖儘耕體逸妻南湖春色好一
曲和黃鸝
隱者柴門內松風伴索居鑿坯防熱客晒蠹護
遺書言豈厭桑苧夢常到華胥村厖不亥吠吾
穌篇後集　廿
意亦恬如
潛兒天幸癖中王東里先生寄信相賀客
有爲公言不佞處之甚淡者信中及之
走筆奉荅
大子提書至賀賓滿翟門捫衷無溢喜隨俗亦
開尊深恐盈先隳何遊荅國恩非公知我者誰
不謬斯言

悼鶴　果亭鶴出野人以爲鵝也狙擊之
斃欲烹焉
放汝寬羈思誰知及禍樞鳴皐真誤響登狙亦
何辜豢養傷人世園林失我徒浮生容易識所
惜不凡軀
其二
凌霄終有志延玩豈能馴虛想乾坤大深悲鼎

[illegible]以[illegible]虐人因之悟出處不
敢怨蚩氏
莊進軒次韻白苞菴即事八首 余詩刻在擬白菴
東閣藏書滿祇林況絕氛埃兩開秘冊法座
繞香氳月涯湖波彩風傳徑竹薰悟超無字
句綺語未禁文
其二

習靜拾提境栖玄此日心竺書無俗論松籟
有清音人向生謀拙地宜小隱深況依雲水
近鷗鳥狎幽衿
其三
水月空王地心空屢問禪餘愁拋逐景舊夢
數華年柳颺風前絮苔深雨後錢看花時偶
坐幽話是良緣

其四
沿洄溪路遠幽居雲水深長林淸渚外孤嶼
碧波心放艇謀良夜垂綸席茂陰中宵白露
下聽唳九皐禽
其五
最是蓬壺景波間別有亭秪須寒薜荔何事
刷松苓遊鯉潛清壑高鴻薄杳冥朝昏人事

簡注目倚江汀

其六

勝地湖山近白毫開更幽雲生殊可悅鳥語

儘忘求翠挾松煙古黛横山色柔船光屈指

度已識十年遊

其七

歲月眞虛擲溪山興漫違跡留沙際鶴坐穩

澗邊磯花發緊依檻人慵獨倚扉安知來日

足錯憶舊時非

其八

倚杖林扉外雲光滿石牀晴新山捲畵雨足

畝盈糧談理依蓮社題詩寄草堂風流千載

事一併在江鄉

旱

蘊隆今若此農望劇朝昏寧忍歌雲漢何繇叩

帝閽眞愁天地否遂信滄桑言謀食楚人計嘿

傷垂老魂

遲軒和詩附

驕陽理孰辯潤物事仍昏人閔三農望天高

萬里閽密雲徒有意焦土豈堪言湯禱廟堂

在何勞野客魂

雨

閔閔三農望皇皇政在今不因雷雨解那識乾

坤心萃槁蘇非易普天困已深風師莫使妬吹

散不成霖

遲軒和詩附

引領伊云久沛然直自今苔華從物性芻狗

豈天心解作愁仍破枯回慰轉深鴻鈞寬覆

載未少萬方霖

晴

果爾氛霾息依然天地清衢泥臨埜岍倚杖聽
泉聲葭葦抽新節稻苗換舊萌偶逢沮溺伴屆
指計秋成

送魏中嚴給諫之秦中

去矣莫躊躇茲行異謫居諫酬焚艸後恩比賜
䌫篇　老
環初風雨二崤道雲霄六尺輿漢家多故事條
奏更誰歟

萬壽聖節 新興公署作

白玉堂中起草臣西南雲表滯征輪十年槖筆
依天仗此日瞻辰拜
聖人析隱山城催假寐月臨偃䇲想垂紳不知東
觀鵷行侶誰勒千秋獻　紫宸

飛雲巖

出岫何年停不飛化為石室敞偃扉五丁亂劚
䌫篇　天
鮫龍窟萬竅齊垂蘿薜衣平展水晶歸夜月斜
分銀漢濺朝暉巢雲我亦山中客惆悵年來心
事違

題關索廟

丞相當年南出師將軍躍馬任驅馳泉從咒嶺
飛千尺笄屢擒王震一時落日雄風過鼓角屯
雲壘崪閃旌旗天威不改人猶畏撫劍悲關有

所思

都還過城東遣訊粘以平山人

遥從艸樹記精廬立馬題詩問起居長吉錦囊
應屢滿茂陵消渴近何如青山邑好難供飽舊
友官貧嬾寄書貸粟今朝何處所聊持斗酒活
枯魚

常德舟中

朝辭酉室暮江關客子秋風鼓棹還楓樹倒明
天外不在風塵裏人中同是客誰知何處來
郢騷人跡已殘隔岸漁舟知此意濯纓濯足老
煙鬟

舟中阻雨

前程未易信歸期一片孤帆去轉遲猶有崎嶇
驚旅夢更傷指點問舟師澤邊蘘草三閭恨秋

杪悲風九辨詞羈客自然多感慨淹留况在楚
江潭

過湘懷古

浩浩湘流畢暮煙昔賢於此自沈淵天臨故郢
高難問地近長沙恭可憐蘭芷猶芬湘纍佩煙
波空繫鈞徒船當年剩有招魂賦會否歸來一
慨然

其二

楚官汨臧楚江臯二水中分湧碧濤有客過湘
悲屈子將歸痛飲讀離騷霜殘故國青楓冷風
急深秋白鴈號最是江南無限恨不堪盡寫鷓
溪毛

其三

楚楓搖落氣悲哉魚腹魂驚去不回豈謂曳裾

非汝意翻同懷石使人哀草荒故宅人已去日
落平沙鳥自來錯把入宮嗚絳灌洛陽年少不
羣才

過辰州乞詩蔡元履

中郎博極冠當年此日登坛覺爾賢歌發郢中
誰和者人來武庫故森然避秦雞犬寬偃吏藏
圖典墳入大篇我到寶山徒手去可能虛上洞
醮篇　卅
蓬路

宣風館用韻

晨光深壓翠微痕繞岸寒流帶月渾萬里風煙
江上客五更雞犬霧中村羞將病骨遭搖落錯
把名山待嫁婚昨日長沙祠畔過新栽短賦擬
招魂

麻姑山

故人携我上層巒梯折三休徑屢盤五老峯陰
松際落九江秋色霧中寬洞深小有丹霞護閣
倚虛無玉練寒不待麻姑勤指點滄桑吾已幾
迴觀

杉關

清秋匹馬度杉關滿目雲煙草樹間短髮蕭疏
天外客勞魂彷彿夢中山村砧晚逐西風急塞
醮篇　卅二
雁寒隨落照還濁酒深盃聊自勸恐驚衰鶴怨
衰顏

抵家

南湖秋水浸柴扉遊子西從天外歸白髮貞同
遼鶴至滄波盡遣夢鷗飛挑燈怕說經過事稚
駕方悲疇昔非從此備糜萬事足不須兒女更
牽衣

雨霽東莊延軒
憶昨開尊坐小池墻頭月色好相隨寧知客主
分攜後又是陰晴變態時湖水轉添春浩蕩松
風未歇夜淒其更諶濁酒待君醉但得佳辰莫
論期
浩歎
停杯頻藉不勝悲世法人情又一時翠羽自應

遭祇獨蒼天豈合縱窮奇聊從學易悟竊忿焉
愛悲歌且讀詩林密山深從此逝不須握粟更
稽疑
庚申除日讀何稱孝先生歲盡詩用韻有
作
也曾辭筆上楓宸生計猶懸舊結鶉拼在踵門
慙北郭春來薄祭學西鄰百年預度原非意旦
曉暫覓不是貪野服明朝供虎拜誰知典盡到
腰銀
其二
年來筆札謝貧身驟竹喧喧動四隣塵甑何曾
緣米貴苦吟聊可度王春媿無好語謝交謫猶
有窮親訴涸鱗不是街東何禮部能知此況更
何人

與莊延軒諸友泛湖
掊邀曉上木蘭舟久矣風塵困勝遊京國他年
新髮鬢江湖此日舊鳧鷗平臨銀漢尊前度錯
落珠光水面浮八石詩人風格好真堪笑做共
滄洲
辛酉元夕莊鼎元家觀燈是日立春
君家火樹挂虹蜺合沓看來簇馬蹄萬點盡燃

歸院燭一堂齊徹較書黎春回繡谷風先度夜
落銀壺月易低莫怪南隣老居士也拚燈下醉
如泥

李宗古見和燈詩再用本韻

去年父老慰望霓斗有酒分脉有蹄
聖主真能調玉燭吾徒儘可醉莫黎上元燈火歡
須趁下里追隨曲轉低幸遣諸公相藉在詩筒
藤篇 並
來往不封泥

和王梅溪先生月臺詩 宋人每押雙韻

高臺迥與世塵分梵唄初收湧碧輪僧寶有珠
真不夜禪宮如水欲平吞銀河秋影簷端出桂
闕天香定後聞極目高空惟一點白衣蒼狗誰
當存

賴王言以立秋詩見投和之王言遊泉甚
困

君詩清切韻孤桐宜有知音四海中豈謂陽春
翻和寡也愁汗漫與人同豹文甦蔚南山霧鵬
羽終培北海風遊計在看歸在背老夫此語出
先公

其二

袒褐風霜湔刺桐無端客思入宵中悲秋作賦
藤篇 共
才難豈必項逢人世不同尊酒寬心今夜雨片
言若口古人風男兒自有翻身路寧哭窮途學
阮公

果亭雙鶴翩成飛去莊遲軒為余作招鶴
之歌閏十一月翩然歸來距去時半載
矣喜作東遲軒

招鶴高歌和者稀翩然清唳遠還歸與君律呂

真相應似我雲霄已倦飛翻向扁舟雙皎皎栖當華表各依依能來更賦鶴歸引不數千年丁令威

果亭

新作茆亭鄰僅容盈盈一水斷行蹤波心不去蓮花島墻角特來金粟峰白露蒹葭秋色遠青山桑柘晚煙重北窗高臥羲皇意何似披衣五

夜鐘

春望

洛清沙白鏡湖邊埜老望春春可憐過雨晚雲爭出岫籠煙芳草欲迷天朋日放說休官是性癖其如埜興偏一醉杖藜成獨往臨梅舟楫任時賢

丁太常過訪山中以北上之期見訊

幾迴雨雪與風顛馬爲銜泥惜錦鷁怪爾相思猶命駕問余何日果朝天春來到眼多幽事老去逢人怯少年詩看汀花兼岸柳誰能重惹北山篇

丁太常頗爲余決策北上賦此答之

故人相見訝踈迂何事鄉關久滯濡白髮九旬年不少陳情一表例非無太常言終養祖母無例故云臨軒

舊主恩猶在陟岵遙瞻眼已枯徒恨如山難更說寧堪重媿柏巢烏

李宗古見和答丁太常作再以本韻酬之

倉扁雖神不療迂媿君好語足沾濡劬勞生我今朝是露雨當春何地無白髮自然闌喜懼蒼天端可付榮枯耕田鑿井真吾事春水安排上渴烏

丁太常見和再用本韻酬之

身是迂人老更迂蕉芽生理不堪濡爲防人面幽栖慣偶看雲心出岫無寸草春雕聊欲報波臣十水即非枯因君與說

先皇事感慨悲啼劇夜烏

莊長孺見和拙詩用前韻荅之

華髮蕭疎雪滿顛寧堪雙引裴紅鶴青山有癖麻篇兒十快三貫関多賢任補天惟鬭毋辭僧作伴達生應共酒爲年鸞嬀不羨鵬鵬老留讀君家第十篇

積雨害麥淹斃垂盡連日晴寒翻然改觀野老共欣率然有賦

恰恰晴寒蘇麥芽抽青展綠出平沙上天變化與難料物色隨春總不差談笑相逢村社後看廻獨往夕陽斜百年事業關農圃儋石吾生信有涯

渤海道中懷古

萬里驅車入薊門蒼然渤海歷東滸亂流迸落滹沱水平埜逶迤碣石村董相帷傳人已去條侯壘廢跡空存蹴踘立馬情何限楊柳風高艸露繁蝶篇罕

喜遲軒八海諸君過訪

羅裳山下鏡湖旁縹緲山光接水光天濶東南供眺望地多魚鳥引杯長春風不減拋花徑詞客難忘過草堂旌上寧知泉石癎猶將姓字點官坊

漫成

一區環堵碧湖東魚鳥山川在鏡中詩卷釣竿

孔巢父筆床茶竈陸龜蒙虛名久負非初意偏
性自知合固窮人事音書疎嫩後南來北去任
飛鴻

宿山家

脩然一榻傍巖阿曉起巡簷點自歌已覺塵心
入夢少因知好鳥住山多淸川隊隊分鷺鴨古
樹條條挂薜蘿選勝誅茆何日是此生慙媿已
蹉跎

寄吳仲聲

吳生彩筆掃雲煙偃蹇才名寄一廛直道難遭
官長罵淸詩空使衆人傳馮讙有鋏彈誰是楊
子多奇艸自玄近說山公遺啓事十年占夢豈
徒然

任夫 用杜韻

訶筆曾登白玉堂只今雙鬢已蒼浪盤桓獨倚
陶家樹奉引頻違漢殿香廷滿夔龍新製作部
分南北舊炎涼除非一片寒湖色何處浩歌學
楚狂

感遼事作

三岔河北玄菟城二十萬人齊列營貔士椎牛
堪[illegible]保將軍躍馬任橫行胡兒反骨非難料蜀

卒忠魂豈易平廟牧術僻憂不細虛名誤國是
書生

其二

三韓烽火日縱橫太白秋高胡騎輕實藉公卿
多廟算虛憑山海作長城恩深養士
皇帝地重定都古北平歎息詞人空膽氣不知
捫舌是談兵

其三

封狐薦食捲東藩社稷頻年壓至尊豈謂登玆推國士但憑佩劍荅君恩孤城獨壓陣雲氣戰士空歸夜月魂間道坐河衣帶水照天砲火又黃昏

其四

圖營十二故森森天上昭回舊羽林王氣山河

千里固壘若城闕九重深胡塵雪暗催飛鏑武庫苦生队綠沈倉卒羽書徵俠少諸公悠忽到如今

聞官兵收復鎮江城

鎮江城壓海東隅近報王師破羯奴漢室旌竿雲外聳龍庭露布日邊趨英雄不散吞胡恨戍壘終懸絕島孤未審戈船下瀨者可能首尾率

然無

余嘗小丘萬石嶺莊八梅蔡麟徵臨觀有贈詩次韻奉荅

虛空是處即爲家一壑藏舟䇮不奢若斧未封應暫住斯丘雖樂敢言佳浮名終隔神僊路塵世難逃生死且擬挈壺觴學表聖掊朋痛飲虔年華

再次前韻和遲軒

清詩次第到貧家小築倍增景色奢莓壑經丘吾自適讀騷痛飲爾能佳蕉中埋鹿寧非夢海上冥鴻不可且成佛生天都莫管閒敲瓦礫筭年華

楊山人見過留飲

君執詞壇牛耳盟能尋羅雀扣柴荆與沽近市

屠蘇酒共咏少陵遍側行已判青山踈世事誰
將白髮老青生酒闌夜半星河曙搔首問天無
限情

寄題張紹和萬石山房

意匠經營勝事繁池臺片片倚雲根藏書深處
疑嫏洞借隱携時即鹿門斑管自生猿鶴氣青
山長護姓名尊何緣坐聆霏霏屑也學點頭古
石魂

其二

誰將五色補天餘剖露星精出地初觸着寸膚
便致雨蟠成秘室好藏書靜含瓊玖輝山色羞
逐鉛松作貢儲我欲入山尋質餌縱逢石髓定
何如

其三

萬玉峻嶒巧作幽名山別自有春秋雲間青鳥
窺三洞架上珠函譜十洲春到懸崖頻撒手時
緣洗耳獨臨流縱然訪戴非生客已向瑶篇得
臥遊

其四

山北山南逈不羣掉頭違引謝玄纁人猶湖海
當年氣笠得天山古易文鶴至常栖内苑樹龍
潛不離曉堂雲儒宗文苑兼高士合有名山置
此君

寄挽雪關和上

余以崇禎戊辰北歸過信州訪無異雪
關父子於博山願以道氣相期嗣後衲
子還往江閩通信激揚殆無虛歲十年
之中相繼遷化石火電光令人興感余

晩罹憂患思學禪逃二師既往誰受之
耶倩見乎詞臨風一筠

祖庭寂莫不勝秋闍繞人天柱杖頭登詞津梁
疲佛子頓教砥柱失横流鈍根未了玄中要老
境頻思方外遊欲寄瓣香雲樹隔霜鐘帶月夜
悠悠

其二

專山長老象龍奔倒那利竿曾幾時江落法登
能䋭談翻鶩藏壑使人悲十年白社過彈指五
葉黃梅細懸絲擬向空門參活句不知何處更
稽疑

其三

焦芽生理分彫枯愁塊頻沾法雨濡時拈摩尼
閒脒眼不嫌窺管是禪肩春風掃雪歸何處落
月照梁埜已孤休訪山僧壽量少法身坐斷古
毘盧

尚思嶺和黃毅菴老師壁間韻

浮榮久已悟空華去日便商回日車前路風塵
程尚遠故園松桂約非賒鈎輈呌雨千山暮泥
滑危人一徑斜十畝桑麻一頃豆吾生止足豈
無涯

岑盧

君家肯構倚崑崙新築岑盧勢亦尊十載重來
詢馬鬣百層高陛見龍門降霜濡露山山樹挂
月飈風面面軒最喜雲根明一線此中真有另
乾坤

池上栖鷺近岔無數

杖藜徒倚晚風時煙外歸飛至不遲修竹千竿

昔王樹汸塘半畮卽瑶池幽栖地僻但求少山
氣久住衆鳥知分付兒童齊護念莫敎緇繳負
幽期

謝莊丈惠白菊

聞君種菊獨能繁欲乞瓊枝未敢言忽有長鬚
分素艶便敎秋色滿衡門餐英漫擬江潭客入
座全疑虢國魂更遣短章求儷美莫嫌隴蜀太

攀援

對菊再成一律

楚人三徑日荒蕪冗坐蕭條興欲無乞到秋花
雖獨樹看來佳色不全孤白頭對汝成雙老緣
蟻拾刪判白壺分減明年定幾本也添姑射雪
肌膚

和蘇弘玄贈初度詩

蕭齋寂寞送餘年青鳥頻煩下紫煙久矣鴻裁
推小許飄然鶴背兄飛僊深心毫素塵寰外同
調塤篪霞嶠邊不及蘇君非一事欲從墨汁乞
餘玄

賤生日莊八梅遲軒二兄浪雲彦白百川
三上人皆用蘇韻有贈各次荅之

和遲軒二首

身是兒曹喜懼年楚人夢不到凌煙向平婚嫁
稽遊岳弘景浮名誤學僊藜杖角巾滄海上釣
竿詩卷白雲邊也知痛飲稱佳士猶勝單思艸
太玄

其二

假我從今更幾年韶華追憶如秋煙觀河慣見
逝川水脉荃盧聞食字僊西嶺雲霞朝致爽南

湖風月夜無邊非君草木同吾臭誰與共探物外玄

和莊八梅史

八石山中隱豹年清吟不食世人煙光分東壁宵堪盡讀罷南華興欲儂中散五絃歸脰後邯鄲一枕黃粱邊老來物理都推棄惟有濁醪理最玄

其二

人生何事羨脩年只怕酒爐冷不煙大笑枯禪渾作佛兼啗脤食事求儂高歌栟櫚春風夜小艇蘆花素月邊莫遣往還蹤日隔頭顱已失舊時玄

其三

偶然追憶壯遊年曾拂玉皇案上煙實媿濟川須作楫真成瘢馬濫登儂一竿老落滄江上萬事心灰素領邊强欲酬君無好語張衡今嬾賦思玄

和浪雲

雲公振錫十經年踏盡東南萬壑煙筆底降龍似散聖囊中韻府郎遊儂浮生荏苒催吾老密意分明在汝邊十笏倘堪仍暫住將因麈尾問三玄

其二

南湖埜老古稀年懸媿麒麟閣上煙无憶劬勞悲岵屺敢言退步即神儂黃金大藥三山外白木長鑱一頃邊欲向湯休學句法其如霜鬢不重玄

和彥白

不見彦公又七年泉山建水各風煙留侯虛擬
遊松子項客浪誇是斥偃駒隙催人眞幻夢蜜
甜喻法浹中邊何時從爾清津上閒聽灘聲了
十玄

和百川上人乞書扇摺頌影

虛空郵可問何年一任朝暉與夕煙游上張公
暫作客飲中顛旭舊稱偃晚知萬法歸烏有間

擲雙丸付誰邊郎論素交多撥棄中山毛穎絳
陳玄

次韻答黃季陵曾伯

崇臺壁立結清居捫摘星辰俯六虛講德微言
參述作著書羞說註蟲魚席因摧鹿頻增坐道
比潛龍盛式廬前輩布衣風格在看君高節肯
輸渠

其二

野老避人遠上居慣看潭月悟清虛讀書杜甫
過難字垂釣王弘不在魚流水何心蕭里耳高
山在望仰精廬孝先便腹稱經笥娓我當年濫
石渠

次韻答秦耻蠻年翁見贈

垂楊嫋嫋匝芳塘中有漁竿野客藏沽酒時過

沙落市結趺多就贊公房百年未畢心先死萬
事無成髮已蒼同病相憐威輩在斯予金錯意
何長

其二

過雲高唱到江亭添我江峯無數青似爾太根
眞互用更誰滿腹貯遺經貧從四壁非關病業
是千秋豈計齡夜向笋溪占象緯文星兼映老

人望

其三

同榜弟昆讓彩毫龍淵未割已先跛文緣憎命

思逃老官以長貧道轉高另有神明超鏡牖慣

將蘿薜傲千旄懷人不淺王猷興欲向秋江掉

小舠

黃毓源用王摩詰韻作詩見贈率爾奉和

黃余父執也

君栖自尺絕坱塵我亦一丘學隱淪著作寧堪

稱後進煙霞差可託同人白毫寺僻僧孤住青

艸湖寬水作鄰挂壁龍脣久不拭待君動操出

游鱗

糟菜

老韮脩葉占春疇生意已闌宜再謀盡付短鐮

施摞晒更搓醎鹵壓糟丘逐僧托鉢仍添供飯

客無魚自可留豈約孫來同一飽灌園豈必非

良籌

其二

今年藿食也堪憐賣菜街頭倍索錢學圃舊嗤

樊子陋登場今識丈人賢分遺鄰里沾餘馥食

方稷鋤荷小年漫笑癯儒多菜色飽餐僅擬亦

欣然

逊軒和余糟菜詩再用韻答之

楚老生涯屋角疇山妻稚子恰相謀不愁戰鼓

諠曹劌且祭菜羹學孔丘罵坐故人從作惡據

梧吟客尚堪留他年伴食饒堂饌誰信多蔬贊

箸籌

其二

海上腐儒不自憐囊空那有留看錢實懸飛食
無奇相強詫羮蔡附昔賢北鄙腥膻頻內地中
原烽火已經年兒曹莫厭菜根冷鼎食諸公讓
安然

刈麥

日暖風和二麥香腰鐮穫取疊東廂楂枒鐵櫛
分紛葉次第藤條脫顆芒細碾傾筐堆白雪熟

森投簽滿黃粱飽餐未擬能休暇更趁甘霖插
稱秧

治圃

提鋤揭插趁朝暾木下牛羊不入門直恐佳蔬
埋馬齒更移稱笄長龍孫孫奴恰可名阿段小
圃尚餘布給囷幸免荷殳願已足埜人生理敢
辭煩

虜警八首

神京奠鼎壯居辰比歲頻黃胡馬塵豈謂咽喉
通外府翻驚十二失東藩北門鎖鑰飛狐道橫
海樓船碣石津未少材官形勝在胸中兵甲是
何人

其二

建牙何處不朱旗快馬健兒任所之被髮真傷

徵倚手揮兵誰解郤萊夷燕脂出塞應無色笳
鼓還朝別有辭莫怪江湖多感激也曾魏闕奉
恩私

其三

驕虜憑陵殺氣高揚帆出口飽千艘二東抒柚
垂垂盡三輔瘡痍歲歲遭可惜泰山供破碎翻
嫌滄海漏逋逃南來消息尤堪詫升木中朝有

教䋲

其四

鏖門推轂主恩崇旋矢昭弓節制通底事嫖姚稽破虜都緣魏絳主和戎天深北斗高難問人阻東堂議不同欲把覆車徵往事空將愁緒託飛鴻

其五

泱泱表海大風餘近報羯奴劇匪茹虛擬河山雄帶礪眞愁齊魯大詩書觀軍使者饒精銳籌幄重臣下直廬休據名城屯穴蟻天威早晚定驅除

其六

中原洗甲事蹉跎啓聖殷憂未息戈飲馬腥膻淹濟漯瞻辰紳芾隔淮河俄聞比箭拔非短聯祗成帷士轉多可道歸師應勿遏重來驕養復如何

其七

頻年三輔厭腥膻鬪道全齊更可憐裴骨漢官空馬革吹笳怨拍滿朝天終知負海成逋藪切恐臨河作蔓延歎息詞人餘膽氣何緣遠贈繞朝鞭

其八

胡來巾幗任相嗤胡去張皇說徙兒逐北應須親見虜首功曾否矢加遺辜因蒟死翻難任門縱九重豈易欺兵氣十年纏大角諸公何以謝瘡痍

次韻贈永嘉方山人

山人遠下華巖居倒屣相逢問訊餘逸少墨池

無恙否西堂春草今何如詩噴大小龍湫氣袖
有神僊玉局書仲蔚蓬蒿經過少憐君能不薄
樵漁

其二

遺跡兼葭鏡水涯等常生理郁堪誇耕耘稼圃
三農事撈摝魚蝦一葉槎下榻不嫌蔬草飯振
衣猶帶玉蒼霞幾時從爾龍湫畔坐看千尋雪

浪花

結以[illegible]舒[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韻[illegible][illegible]

濁氣黃梅蒸浥餘愁心歷亂不堪除風濤濱海
怒猶蓄雷雨蒼天條未舒伏枕自催白髮暮懷
人況對綠蕪虛東方欲死定然否何得清言尚
起予

玉峰勝蹟先輩羅蘂正先生所嘗眺咏也而墟廢久矣通家兄黃澹菴孝廉捐自貲復舊觀加莊嚴焉招余往遊兼示其游覽諸詩及所和羅先生韻余既病未能赴而澹菴亦將有南宮之行矣遣此奉酬亦以爲來春鼎發之祝

何年軒翥九皋禽雙表羽儀駐碧岑扣角舊憐
歌白石給孤今喜布黃金曉臨覺海全潮見夜

宿歸雲片瓦深枝屨終須還我輩前賢待爾嗣
徽音

其二

聞道五峰又一新他年殊貲委埃塵始知風月
無常主料理山川定有人靈籟時傳笙鶴過繁
花不讓武陵春清詩更是鳳樓手何但名山託
勝因

無題

妝成窈窕出簾櫳無語含情桃李風揷髻步搖珠的皪稱身腰被玉玲瓏酬恩劍去沙場外結客杯傾酒肆中夫婿早知輕薄甚秖應椎布嫁梁鴻

李平子餽菊三本中有號白鶴翎者品甚佳

菊品雖多白最好如君所贈世尤稀脩翎只擬令威是淡掃猶嫌虢國非秋老經霜無怯色夜闌受月更生輝移來瑶圃寧無意歲晩素心貴不違

庭中白菊盛開與遲軒允共賞賦之

瓊英百朶曉爭舒爛熳秋光埜客廬非日停杯予遲汝今朝索賦汝催予精神喜見玉初剖毛羽憐同鶴自梳最稱高人歡白社臨風莫遣絲身虛

送賀二丈還保定兼訂再來之約

賀生俠氣照淸尊一曲驪歌別緒繁寶劍雖埋猶射斗地牢但畫郎銷魂引車避匿英雄事命駕相思古道存明歲荔支紅可擘遲君消息到柴門

其二

握手河梁思不禁共如邊馬有歸心故園燕薊論兵後客路關山雨雪深且避將軍銷虎鬪何妨年少傍淮陰看君百鍊剛苦在未信風塵久陸沉

作小樓雙樹間縱横不能十笏

籠從雙樹枝相繆傍却淸陰架小樓敢謂避人

起百尺登堪老子坐中秋割將稼圃無多地攬
取滄溟不盡流莫怪臨闌頻徙倚心安容膝亦
滄洲

答陳伯搏姪婿

伯搏餽詹蔔一枝兼疏事實數則見示
云即梔子花也惟引杜子美梔子花詩
云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宜註謂山梔

色可以染色字與氣字對伯搏作巳有
用誤也註又謂性極冷似欲以疏傷宜
句余尚謂原木傷字亦相字之誤也蓋
梔子降火曲下行之火子美故痛飲人
故有相宜之語耳
風斜雨細鏡湖西初放蘭芽蓝未齊政爾清齋
須佛供恰逢禪友到拈提即看微笑生高座乘

喜多聞入品題掃葉縣來稱不易因君更與古
人稽

贈彥白上人

道人雲水即爲家布袜芒鞋路轉賒海國潮音
通法界武夷翠色上袈裟人間歲月忙從去方
外交遊老便佳小院不嫌供給少能來共喫趙
州茶

交遊方外最相思惜後靈雲更不疑杖錫頻經
布髮地毘耶重睹散花時蓮華從日南宗秘竿
木隨身建水湄即論清詩航共瀉也堪一字是
吾師
慣將擲擦破煙嵐薊北江東更嶺南白雪調高
同郢客黃梅燈燄接瞿曇耶通一線稱都講掃
斷千蹊罷晚參此去建州千餘里何緣禮足發

清談

疇昔分携潞水涯揭來顛髮已垂華誰能命駕輕千里始信異門共一家閲世無成慙小草因君有省悟空花向平五岳儻期在可許別峯相見耶

周台石社兄樓集

城市山林不易求羨君卜築城南幽著書閉戸

千秋事望遠登高百尺樓池月嬋娟開水鏡江風縹緲接滄洲周郎顧曲從來審顛語莫教在上頭

寄亭三首

官貧那有買山錢愛汝數椽選勝偏水可濯纓亭問主樹原蔽芾不知年任眞寫趣心何遠以寄名亭理最玄隔岸樓臺非不好無如此地得

天然

三間茆屋草玄亭幽意相關眼倍青結棚在陰因鶴性臨流動操與魚聽南薫挾水涼生座斜月穿松白滿庭野客耽幽今已癖相過喜不異林偏

落落長松護石關一枝聊足託幽閒風騷約客求羊伴魚鳥親人濠濮閒故作短垣寬眺望新

添輕舸弄潺湲主人早晚朝天去寄我煙霞數往還

九日南臺爲季璞會伯賦用王仲初山人韻

山靈位置意非微留與高人結石扉吾黨于今尊鳳德弋人何處慕鴻飛觀心面壁單傳在過眼浮雲百慮稀不獨佳遊酬始願因君更擬賦

緇衣

次李殴會伯見贈韻

結屋崇臺不計春蓬萊渺詑㵎金銀空中立壁知誰削眼底隣虚看世塵一寳雲根龍鉢水千章霧樹鶴巢㒳我來已愜登高興况復高談有主人

清源百丈坪庚辰九日同無美弟

岐嶇尋幽不憚遥危坪百丈俯嶕嶢蒼苔不點千年跡碧海全輸萬里潮秖訝巨鼇雄露頂故宜浮蟻瀉傾瓢㓨風吹帽何時歇便擬因之凌紫霄

感慨

感慨黄虞跡久陳縱然拭唾尚迍邅始信推移嘗與世若談情理即㾗人古槐變火迎秋老寒

鵲喚霜入夜頻一壑一丘非選勝加餐高卧且藏身

馬龍州登樓和魏太史

何來客子倚高樓風物淒淒宿雨收人落詞曹倒折坂身經絶塞怯清秋雲邊故國茫無際樹抄哀鴻去不留向晚城頭雙畫角又驚病骨一番愁

碧雲洞郁州守招飲

碧雲深處訪僊家酒榼茶壺繞徑斜嫩蘚嵌崖都帶雨清湍倒瀉不浮花誰遺素鯉傳玄秘欲叱睡龍弄紫霞此地羡君兼吏隱何須勾漏問丹砂

兒郎報杜茂高案俱撤冋喜作

皇華四牡遠駸駸驛路西歸聞好音

天子自牧豺虎使諸公空費縣芹心荊山有璞從
和泣合浦雖還任夜沈此去故山耕鑿穩何妨
短髮謝朝簪

滇還至威清喜再晤戴今梁鄉丈走筆柬
之

空谷相逢喜足音況君同里復同心拉場文苑
陽春調醉客盃光琥珀深天外還槎仍博埊衣
襟篇

來訪雪又山陰促沽村釀澆枯澁準備聯床刻
燭唫

送林漢門姑丈遊江右入南都

片帆遥指楚江開詞客遨遊何壯哉行贈漢家
鵷鷺觀將登李白鳳凰臺憑凌卿月浩歌去（與李尚璽同行）
浩蕩春風得意回若過匡山見五老無忘
孺子寄聲來

門人過君斷之任僊居枉訪山中賦此贈
別

伏枕蕭條繞水湲足音空谷喜蛩然詞絃緇虎
無雙士叢棘棲鸞已十年郵店板橋憐去路金
堂玉室想遊僊石梁深處多瑤草倘念頽齡鯉
素傳

其二

襟篇

拔地建標萬八千看山拄頰意悠然恭經宅右
雲煙積灌頂淵深風雨懸相見猶仍腰下紐白
稱還可吏中僊隻凫此去寧留滯宜室終期訪
大賢

往平道中懷故園梅花

羨爾歲寒獨挺姿恰同嘉客足幽思關河遂裡
人千里杖履山中彼一時雪片果能飛送酒霜

根誰復坐題詩漫遊自負羣芳節敢怨春風掃
地吹

莊遲軒原詩附

故園梅蕋歲寒姿江北蕭條最爾思斜影溪
橋應幾樹迎風山徑想多時素娥伴雪空殘
夢驛使贈春獨有詩無限關情橫笛在煩君
取向月中吹

集潞河戚基生遐覽樓

尋幽並轡入僊家繁絃潑青野與賒樓欲捫參
堪作賦溪元通漢足浮槎鳴聲不斷共林鳥香
氣難分何樹花三輔憑欄從指點回看直北是
京華

莊遲軒和詩附

海天浩蕩日南家萬里人歸道路賒雲際飛

流儲㮀渡河邊信宿女牛槎巳拚過月共明
月尚憶笋花到浣花愁斷政逢雙鯉慰開械
佳句滿瑶華

發潞河別進水弟

春風作伴好還家攜手河梁別意賒翠栟蕭森
連遠岍白鷗浩蕩引輕槎秘書地迥神僊侶合
弟才高判事花我去政逢秋水濶開窻卷幔讀

南華

遊武夷三首

疑謂僊人玉笋班形模瓌詭斷躋攀五丁未許
工剷刻三島定應信往還玉簡金函留浩刼芝
田瑶圃散溪灣還棹晩借珠宮宿一夜道心雲
水間

千山廻合一溪斜縹緲眞通碧漢槎望處遥堪

知勝引到來渾不盡偓家道人結宇依青嶂茶
客分畦劇紫霞日晚相淹難可去多情瑤草與
珙花

綵虹高宴是何年突兀人間有洞天怪石異峰
都換骨枯槎斷棧解登僊題詩俯瞰臥龍窟倚
杖平臨駕鶴巔吾黨勝緣良不淺隔溪鐵篴破
蒼煙

莊遲軒原詩附

勝遊合擬是僊班幔宴峰頭得到攀九曲迷
穿丹嶂裡千奇縮聚翠雲間云亭金節投龍
去緱嶺玉笙控鶴還一別山靈應不棄尚期
玉女到溪灣

清溪一派幾迴斜俯仰幔亭更放槎不少千
峰開牖牖從教雙袖貯煙霞樓臺天側臨無
地雞犬雲中別有家絕壑原知僊境秘幾時
浮出武陵花

遊紫雲室二首

偓掌花繁點客袍禪關遥入紫雲高羣峰東湊
趨青靄一室中虛現白毫地主賢能新棟宇山
人老減舊風騷淹留三日緣何事貪聽松濤與
海濤

靈源深處萬松寒實怕松陰減大觀一徑斜通
松杪出萬松低響如奔湍蓬瀛可接三山近文
酒重諧九日歡興罷更穿松影去回看紫翠滿
林巒

莊遲軒和詩附

何來布帽褐寬袍舒嘯煙霄頂最高孤室憑
臨虛窈窕千峰坐眺見秋毫松間箕踞能忘

與桂樹淹留白有騷醉睨滄溟凌浩蕩翻天
眞欲渺雲濤
中峰竦逼斗牛寒四塞風煙滿壯觀恰傍高
丘望遠海思將一柱障飛湍壁留上宰籠紗
咏事擬叅軍落帽歎愧我登臨無後句却來
貂續向松巒

靈源廢寺

爲愛名區策短筇到來摧剝斷行蹤龕巖白日
驕狐鼠風雨空山泣象龍寂莫潮聲來自去殿
劫草色翠還重上方鐘磬憐孤發早晩蕭條度
嶺松

莊遲軒和詩附

下界招提罷客筇詞人感諷歎遺蹤憐壇無
處栖花雨禪鉢他時制毒龍靈境不堪秋草
沒勝懷餘竒白雲重殷勤語向樵巖者尚護
山門愛舊松

重九前三日故人子王在鎬拉遊靈水巖
因陟古玄室宿金粟洞

靈水巖二首

青鞵布襪不辭遥古佛淸關有勝招獨挽藤蘿
窺乳竇共摩苔蘚賞霞標盤根樹老團煙靄巖

壑雲歸秘洞寥最羡淸眞高太守肯拋五馬件
僧寮

香臺遠在白雲坳約客尋幽陟翠巉亘海遥明
三島碧傍崖盡結一枝巢茶萌竹笋山中味漱
石桃流物外交徙倚不知歸路遠倦飛還鳥在
林梢

莊遲軒和詩附

行盡蒼山路轉遥淮南叢桂此應格脫凡殊
覺塵蹤遠太古未經勝客探紺壁松蘿多峭
蒨淡巖龍宿獨幽深登高作賦真慚負謝傳
東山却伴寮
補天殘片滿林尚洞壑天然聳碧巖説偶何
年參佛乘休官有客卧雲巢吹笙石上崖風
臭洗爵亭前樹影交再到漫教蘿徑合尚容

巾幘挂巖梢

古玄洞二首

山行無盡鬱青蒼石磴幽通古道場勝日壺觴
詞客與秋風鬢髮丈人行摩娑黛色三珠樹宴
坐澄心四面堂乘興欲投金粟去前山應趣未
斜陽
每誦思玄賦今來玄室遊村烟霜外白楚色廊

逸秋樵子寬棋局山翁抑酒壽差勝蘺菊畔徙
餉王江州

莊遲軒和詩附

稜層古洞宿烟蒼名勝登臨歲幾場繞澗流
泉聽乍細參天佳樹步成行遲廻客興盈尊
酒談讌秋光滿石堂莫自正冠禁髮短龍山
酣法是重陽

登高逢令節探勝得茲遊紫氣孤峰鬱松聲
古洞秋拂拭真山訣聽眉似淚鋒晚向夏[illegible]
去盈胼應幾州

金粟洞二首

捫葛披榛幽意濃上方旗色傳蹤鐘丹梯陡挂
三千尺紫氣常浮十二峰月冷藜床清客夢雲
淡洞府秘靈蹤只愁明發歸驂動知隔僊家第

幾重

壯遊憶在犢駒年白首重來脊力愆實怯短節凌絕頂但憑濁酒眺寒煙一杯滇壑青天外半夜禪心素月前欲訪羽人何處所乞渠粒粟貯山川

莊遲軒和詩附

排空彩翠向入濃宿曉初聽洞裏鐘盡俯洪波窺碧海獨携秋色領千峰到來幽賞眞盈抱是處名山合奇蹤下界定應占紫氣雲間指點鬱重重

摩雲眺遠慕多年勝約幽期敢自愆孤嶺投悚竝日月二儀彌望積風煙奥間練影天門下華掌蓮花斗柄前極目滄洲與何限萬流奔注盡東川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衰年病肺劇驕陽忽漫登樓慰所望萬里長風吹素壁千峰惡雨度橫塘天公終軫恒暘念人世俄蘇火宅凉最是催詩無緩晷推敲難奸莫辭忙

莊遲軒原詩附

層樓高俯遠山橫雨色風驅勢乍驚蒼岫半

侵銀竹影晝闌全戞玉簾聲飈飛芸簡懸相亂籟引焦絃忽自鳴政憶商霖宴寓滿披襟當快有餘情

賦得棊局動隨幽澗竹

最憐水竹共蕭颸棊子落聲倍覺幽慣就清陰遮坐隱兼將勝負付東流休誇賭墅清淮曲未羨賜緋玉殿頭局罷收枰還有約明朝來此更

忘憂

莊遲軒原詩附

潺潺清泉懸瀑處蕭蕭蒼榦拂雲姿幽居偶話能無客永日消閒獨有棊疎散影隨枰勢亂游淺響雜子聲遲休論賭墅山陰興爛盡樵柯總不知

病中遲軒兄以白毫菴即事詩見示次韻

幾度枝藜出復廻老懷常挂小山隈已知水落池應滿更想秋深菊欲開曾否皃鷗依舊至有無緇錫叩關來幽情領畧高人在携手何時溪上臺

强欲追隨苦未能支離病骨對踈燈秋來不淺登樓興老去眞同退院僧作祟三彭難獨守起余七發喜佳朋今朝已覺飛揚意都在溪山雲樹層

莊遲軒原詩附

何處黃金布地廻精廬高築紫霞隈松蘿不爲軒車鎖雲水都從法州開雨過林霏連野出月明市語度溪來自是禪關幽意滿平泉無事盛池臺

破瞎洞中殊未能圓明端乞佛燃燈熟披亭

樹此溪烏遠欸林扉何處僧憑几觀心無俗物攤書觸面有高朋浮雲散盡經行處蒼翠前山見數層

送莊藻雲丈省試

快馬追風不待鞭手携藻筆指雲煙池邊毛彩色誰並閣上藜光夜更燃名壓鰲頭元有種秋濤兎腹况逢年逍遙萬里搏扶起請看君家第

一篇

遲和遲軒祉丈康侯外孫奇焦山紀遊唱
和詩詩拈四韻韻各二首余兩和之共
十六篇

一自青門折柳違悵人寂寂掩荊扉忽來雙鯉
傳佳信且喜千尋共振衣日夜江流天外盡東
南秋色眼中歸輕身可奈無毛羽偎覩相將坐

翠微

白石先生與世違江山勝處結偎扉三莚事往
留遺蹟千載名垂借布衣渡遠瓜州分條駕花
繁桃塢貯春歸何人擊楫能多暇隱徑招尋不
厭微

微甓城東出問津渚蒲汀芷淨堪紉錦從水落
收遺跡姓作山名憶古人鼇背青浮楊子渡鴨
頭綠泛秣陵春報章敢擬羊何和聊兒煙霞爲
里隣

不教沮溺嘲知津爲採秋蘭作佩紉茲地以偏
稱最勝他山雖好剩遊人孤峰屹障三江水八
詠長留萬古春莫道孝先去以久高風牘代尚
爲隣

浩蕩秋濤不可吞乘雄賴有筆鋒存潮平兩岸

開天鏡地涌雙峰鑰鳥門割據英豪徒擲眼盈
虛毫髮不須言懸知二妙題詩後遮莫山靈比
舊尊

海氣江光互吐吞高人異世歷相存孤將極目
凌窮髮便擬乘桴訪羨門瓏珀杯深酬勝蹟漁
能夜靜領清言抄傳陡貴長安紙可謂文章道
未尊

漈園玄室繫吾思二樂相歡仁智姿助有江山
雄點筆臭同草木遠函詩風騷拍拍動幽興往
返匆匆媿曩時婚嫁向平今已畢將來杖策或
堪追

三秋契濶倍相思寶帕風塵浣素姿遺我驪珠
猶炤眼因君鴻羽亦題詩遥知萬里開緘日也
似老人慰爾時此去涉江仍有寄絕塵莫厭步

趨追　右和遲軒

莊遲軒詩附

誰甘勝事與心違佛窟花宮到欵扉絕俗能
來翻貝葉愛朋真此解朝衣日斜岸艤迻僧
繫雲晚江天有鶴歸空濶塵氛鄁可到水晶
殿閣坐霏微

絕島親知與世違懸蘿深處着僧扉一山秋
思清入骨萬里江光炤客衣但使天涯存勝
賞秋應遊子澹忘歸遲回莫含滄洲去月影
蘆花夜正微

芳郊列樹接川津遠釆幽芬欲自紉荒草久
迷拾隱徑白雲時見訪僧人巖歸雪客應厭
語塢向桃花別有春安得誅茅成小築煙波
淼漫指爲隣

扁舟穿纜向江津芳草芙蓉宛可紉雲洞久
知無漢使花源終擬有秦人驚濤自捲長趨
海古木蒼蟜不記春一覩峯巔縹緲出孤高
星漢自爲隣

波心孤嶼秀堪吞胸臆名山鎮自存許濶鏡
光臨佛閣無纖塵似到江門鳴鐘過客來深
肖擊竹山僧已能言崖壁諸題橫落炤猶吟

佳句倒青岑
東盡沃焦萬派吞鶩峰孤祇只官存風驅湖
色來天塹雲壓鐘聲逗石門翠塢看花成獨
笑蒼崖聽鳥盡幽言最憐酣飲疎狂處苔色
秋深映綠岑
兹山覽眺快人思浮玉空江最爾姿懷古穿
雲探舊蹟愛奇删蘚讀殘詩徵書隱室傳三

刱迢碧簷房滿六時何事人塵膠擾處忙浮
車馬日相追
長江孤島儼離思天水盧涵削玉姿奇迴關
情應入夢幽清遁眼自成詩漁家草港秋風
裏鳫影沙汀落焰時那道焦君高隱後茫茫
千載幾人追
還朝攬勝不相違遥想僊家同扣扉秋水長天
廻客棹松風桃雨襲人衣荆薪白石何年煮華
表丁令他夜歸珍重新詩千里寄知余丘壑與
非徵
此中眞與世紛違山月江風逅滿扉莽比斷金
饒逸興幽探浮玉愁征衣神皋鎖鑰雙螺峻大
壑蒼茫萬派歸不是登臨開眼孔誰知塵界本
纖微

幽蘅芳涯滿江津不有高懷誰振紛鉛鶴遠留
眞逸字結茆幽訪姓焦人樓臺幻出應無住渤
澥杯浮不計春望遠登高遥憶爾清思眞與道
爲鄰
臨流未濟逗芳津結佩幽蘭且自紉作賦登高
玄草客棹舩傾酒白衣人賑懷未覺滄洲遠寡
和遥傳郢曲春媿我一丘如甕屈但憑桑苧作

棻鄰
龍蟠虎踞枉相呑高隱遺蹤此獨存天地東南
混海氣古今日月浸江門玄亭自昔多奇字園
叟生平喜寓言寄我堪充送酒物不知痛飲倒
兕尊
壯哉鼇吸與鯨呑有客觀濤秋與存峰並湧金
撐水府詠同解玉鎮山門浮沈不盡乾坤眼唱

荅爭豪湖海言我老江淹才已盡寧堪無佛更
稱尊
名山未識使人思最喜登臨有鶴姿岸柳毿毿
遥引棹秋濤滚滚恰催詩樽開梵閣雲深處筆
點石闌月上時莫道鐘聲樹影後金山秀句少
人追
探奇携手闢幽思老鶴輕鷗各異姿不爲行能

居者念安知今有古人詩分違把袂拚經歲相
應同聲羨一時銀燭懸燒裁遠報恐教鴻影去
難追 右和康侯

康侯詩附

自笑迂踈與俗違拾携共此叩禪扉秪疑絶
境非人世虛想横空借羽衣洗鉢江清潮欲
上挂帆風便衲初歸翠崖丹壑堪留與况復

栖身傍少微
風光甦賞未相違古寺僧開晝掩扉斜日杯
盤難盡興深秋薜荔儘堪衣白鷗赴水元雙
下獨鴈銜煙只自歸坐久欲遲山月上更傳
偎梵聽微微
極目蒼茫萬里津孤峯蘭芷想幽紉千年巖
壑留高士一代聲名並富春斷岸秋煙迷客

路疑花霜葉引漁人淹遲未忍將歸棹却羨

山僧願卜鄰

靈島雙浮揚子津幽芳偏愛隱君紛撞鐘擊

鼓晨昏寺伐木曾無茵葦人從遣洞龍深歲

月秪憑崖樹記冬春蓬壺何事勞他訪即此

孤高遠俗鄰

日月東西互吐吞壯觀王氣至今存六丁架

壑開丹障萬騎入江奪海門展齒地偏元罕

到舟人文少豈能言金山欲借飛帆便携手

高臺盡一尊

岩嶢雄俯大江吞浮玉波心屹獨存殘夜鳴

鐘舟海日虛壇禮斗步天門孤峯水月通禪

觀六代風流接笑言塵世壯遊應不數可無

佳侶挈芳尊

鄴下盛名我所思相將寒壑瞰高姿探奇懷

隱能多興即事留題曾有詩石壁過雲看再

度江天返炤坐移時明年更約乘槎到五月

涼風此可追

澄江萬里滌人思千葉芙蓉最巧姿點綴元

經散騎筆虛無宛畫杜陵詩當年鼓棹難孤

興到日呼觴悔後時獨悵明朝分手去俗塵

擾擾又奔追

再寄遯軒

八石幽居近給園與君宿好最稱敦道情只擬

玉同潤筆勢眞疑峽作源萬里遠爲酬市客同

心郤寄鳴皐言開緘何限飛揚色慰爾精神老

尚桓

再寄康侯

吾孫文雅更風流四牡駸駸薊北秋自畏簡書趨魏闕還將椽筆寫滄洲扶摇老翮搏仍健脫手彈丸早自遒倚杖不禁頻看斗烹魚真復減離憂

同李平子丁亥長莊宗璧莊八梅看梅青陽山中

春光接臈煖無痕約客尋花過別村秖爲林香

須緩步花逢枝老即開尊歌翻白雪清相殢向青絲好耐繁不是諸君標舉甚歲寒高興與誰論

同潘可元夜坐

尊酒京華又十年與君同病轉相憐伯牙古調誰能聽張旭草書空自顛埜曠酸風猶樹杪夜深細雨且燈前誰家年少春遊劇簫鼓喧闐一

惘然

排律

都下苦雨

不斷西山雨朝朝暗碧岑乘風催朔氣匝月亂
鄉心占候同離畢論功異作霖愁窺饑過鳥恨
與落花深秖訝關天漏誰能保陸沈長安日不
遠矯首破層陰

度鴉嶺

踉蹌夸父步跉踔夜郎西鳥外通車軌雲端過
馬蹄臨深愁地弱摩碧訝天低勢失千尋墜煙
生咫尺迷琴書從減落僮僕費提攜藉草驚新
血掬泉愼舊題雲山方莽互偃息未端倪世道
趨多梗詞場踏作泥九衢防折坂片語懼磨圭
西塞雖云阻中朝理亦齊拙身苦不早未敢恨
攀躋

憶弟

得汝新正信歸舟已越杭計程應故里惜別過
韶光風雨何鄉避燈花此夜長宦途吾自拙世
路汝猶忙知敬眞天性安貧乃士常關心惟稅
駕豈必問行囊

莊八梅兄以詩訊余病起次韻酬荅

莊原詩 紳笏功高日龍飛政紀元序成踈寵利初遂賁丘園黃屋殷憂

數荅生屬望頻沈痾愁共訊勿藥喜相喧尚友春秋老武公幽德完黃庭供吐納[illegible]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約[illegible][illegible]發還思北海尊茯苓脂可茹遠志味彌溫補添乾坤事千年不朽存

明時開覆悚納履下含元客散平津閣人歸竹
素園國恩逸老厚肺疾得痾煩屢試方書誤難
禁藥杵喧衰年折委運朽質偶重完未了江湖
債更親稱圖言句傳梅谷妙 梅谷先生爲詞林先進莊之伯兄也

道想潻圖尊洗熱氷俱冷吹寒黍可温方知世
態外別有古風存

觀競渡因夜汎湖用遲軒韻

汎宅舊宜煙埜鏡湖新乞君王十日不收夏潦
下淙共赴南塘嵓吸鯨吞滚滚天光雲影蒼蒼
佳節浴蘭巳過少年嬉水猶忙結束黄頭攘臂
指揮白羽當場下瀨真趨期會選徒似復戎行

雙鷁競飛頏頡羣龍酣戰玄黄破浪甲鱗猛起
乘風羽翮軒翔堤畔堵墻士女舟中敵國胡羌
矜勝歌聲嘽慢雪負血氣方剛鼎沸黿魚遠徙
乘凌葭葦披猖昏黑爾曹須散風流吾黨未央
一葉汗漫渼水摻撾悲壯漁陽直取月邊放棹
莫辭酒後催觴只尺不愁雷雨虚無準擬瀟湘
眼底覆翻勝敗浩吟擲付滄浪

莊遲軒詩

北垞南湖接里丹霞青旭連岡千滙遠注春
埜一鏡寒磨曉光隔岸飄搖寶蓋臨波褰曳
羅裳孤島金焦可擬芳洲鸚鵡堪商竹與參
差雨色稻畦近遠風香鳴蟬結縷初服畫鷁
爭嬉若狂望敵酣呼袒跣戒徒後勁先張撥
柁徐穿菱荇廻橈轉鬬滄浪濤湧奔鯨䟦棹

潮回鐵騎騰驤雲節靈枹似楚喧聲哀管疑
羌各効先鳴取雋爭誇角勝專場暮雲超距
趨妝落日揮戈督陽與會横襟浩森蒙來仰
笑蒼茫一比川原較獵休論𦈢子沉湘

巷中蜀茶盛開約遲軒賦之

名花種出蠶叢西爛熳花朝百朶齊秖爲淨根
無滓穢故舒殊采映掐提拈來端合生微笑看

提携縈枝勿剪經冬秀好蓋多留拂檻低行雨
疑沾神女暮流風宛在浣花溪文心對此應抽
思華髮未忘久枝蔾千樹玄都猶競看無言穠
李且成蹊箋分濤紙詩堪賦酒賽郫筒飲可泥
此日錦城春不遠宴時杜宇血空啼海棠雖好
非倫輩莫學少陵倦品題

絶句

齋中英石作漁人撒網之勢

閱世風霜久賦形簑笠同只疑楚澤畔鼓枻舊
漁翁

底事拋漁網還來伴老翁爲厭風濤險脫身石
隱中

莊遲軒和詩附

米顛吾亦似石友自呼拜況逢鼓枻翁堪與
騷人對

西暘斜半炤漁子未應稀獨自瀟湘路逢君
濯足歸

清源倒影 顧亭八景爲李平子題

我愛北山佳常思陟其頂山亦愛吾亭時來濯
清泠

羣峰簇暎

四面軒窻開峯峯秋色來把杯〻峰色一峯酒一杯

風行水上

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所以平子作迪然絕人羣

月浸波中

篠篇　亘

爲是月入波爲復波受月無入無受者非同亦非別

半畮稻香

毎與遠風交時和旃檀至不因四體勤那得香撲鼻

千畦蔬色

莫鄙樊須學莫哂漢陰苦純白無機心吾不如

老圃

春秋問稼

不播何蘇穫昔種今乃穫因之悟當畊寸田有餘積

日夕觀魚

謂是我知魚謂是魚知我謂知之濠土無可無不可

篠篇　亘

韭遲軒和顧亭八景詩除

亭縣千尺潭皎然霜鏡出鼎參直下來臨此

婦鬟髮

送青時排闥無數羣峰來隱几看何物千瓣芙蓉開

清波偶吹動綺縠及龍鱗披襟臨水者何似習池人

水月作禪觀垢淨乃妙義不淨轉須參不垢
良巳是
過雨披原秀匀煙到眼青淡中趣獨領未羡
五侯鯖
芃芃知日至習習香風舉聞之良可歡九野
均如此
躬畊昔元亮沮溺事未遐歲功今復畢風景
似陶家
晚炊滌秋水澄空行素鱗爲欲知魚樂對此
賠相親
示郡中閽者三
問爾主人翁昨日到城府荅言一宿耳早巳還
山塢
告客勿投刺固投當謹受第云入市疎報遲當
勿咎
云我平易人未嘗厭座客但無談是非致我眼
睛白
示山中閽者五首
我心本平等爾曹宜知之懷抱設輕重非我舍
中兒
我有世外心禮法頗疎簡爾曹倍謙謹庶幾補
吾短
無客當晝閉有客及晝開尋常開閉間如何乃
相尤
向人苦索錢縱與汗巳隨又況未必與惟爾笄
及我
負士叩我門不能大振郎我尚抱慙媿爾反加
聲色

與盛生

我饒丘壑心君饒丘壑手所以每相逢相就傾一斗

與林養巽汎湖口占

君輿尚未闌吾觴尚未乾再往孤島外天水尚當寬

村居襍興

洐邑毿毿曲岸湖光渺渺孤亭倚檻觀魚清淺開籠放鶴蒼㝠

白足頻通還往蒼頭能佐畊鋤忙理南山一頃閒叅西竺三車

緩步不交塵軌觀心時養道芽晨夕山菴鐘磬陰晴埜老桑麻

襍篇

雲臼驅雞朝出山昏抱犢夜歸昔賢雖譏畜祭身閒未必盡非

頌酒頗同劉子聽歌或過盧家任運從呼牛馬顛書時走龍蛇

㓜粟郊犧繡帕騏驎天馬玉鞭何似白牛露地不犯苗稼酣眠

策蹇看雲南浦扶笻課作東菑解事山妻稚子

及時燒蕨烝藜
東市王生善畫南鄰韭子工詩含弟頗能轟飲
家兄雅好奕棋
飽蠹巳任青簡換鵞嬾寫黃庭莫道渾無功課
註刪茶酒二經
花塢深藏香氣草菴微送鐘聲從爾玄黃交鬭
還余父母未生

襍篇

有癖常開白眼無心更草玄文何事催詩問字
柴關斜映紅綃
染雨春山圖畫晴谷鳥笙簧到處花鬚松粉
隨絲酒榼詩囊
皎皎流金一鏡珊珊戛玉千竿政爾清鷗飛下
孤棊且駐木蘭
折柳樊場作苦灌園提甕忘機但使外事都遠

莫辭草露沾衣
溪畔花繁饒咲聲前人字莫愁白鷺青鷺兩岍
玉簫金管中流
曳杖御風自善傍簷負日能暄不羨五陵年少
輕肥裘馬軒軒
解佩新添牛犢乘時更置鎡基地脉頻詢鄰叟
場功自課盧兒

襍篇

萬壑千崖秀色樹林水鳥清音莫道地非安養
秖緣身在山陰
風雨鷄棲可庇王公兇首堪羞食肝不煩廉吏
賜第豈羨通侯
偃蓋疎松殺徑迴環曲水抱村醸熟賓常滿座
租完吏不呼門
半榻跏趺蕭寺數椽攪結平湖殿角風旛搖動

寧知空界何窮
凡儒定須三洗禪心且付八還兜率海山非遠
原來咫尺人間
剎指垂拳茄拜長腰縮項稻魚停箸偶然有省
吾生何欠何餘
胡蝶莊生物化釣天簡子臥遊夢覺等閒勘破
不須黃帝孔丘

埜鶴孤雲自在春風醉客相宜此味秪應獨領
兒曹莫道便知
老妾依經釀酒村僮按譜栽花稚子遍庭挾冊
菴僧掬雪烹茶
月挂上方雙樹雲深丈室孤龕此際非凡非聖
不須更作禪參
籬有黃花翠竹門臨秋水長天汎汎歸帆帶月

籬前水月虛無
須信百年如寄莫辭一飲便泥煙波醉俟不賤
墓題何必征西
飄瓦打頭寧較飲河滿腹奚嘗書讀黃面老子
糧分白石先生
粲飯一盃五鼎牙籤萬卷百城若問箇中消息
南湖依舊書生

扳枏弄梅埜趣登高望遠閒身縱少百錢挂杖
春光萬頃醺人
世事蕉鹿夢幻虛空埜馬埃塵略計栽松道者
前身忍辱僊人
扣缶仰天行樂拔劍斫地莫哀現在紅裙綠酹
古人白骨蒼苔
燕蝠晨昏屢競觸蠻左右交攻須信鳳兮不管

寘寘去烏銜煙

爐頭榾柮供飡盤裡水精鷹客春事水流花開

秋氣風清月白

拈取新焙烹雪補將破衲裁雲水竹誰家適主

鳧鷗夤與平分

俛仰已成陳跡虛空不駐浮雲却笑陶公多事

我今不迷何聞

原憲桑樞漏濕杜陵茅屋離披自哂未陰計拙

敢怨風雨凄其

座上布衣作客盤中蔬菜仍肴平津風味不惡

千載何人解嘲

溪東溪西白沽舍南舍北淸鷗隨分沾他水草

忘機任我沉浮

杜老一錢囊澁陶公儲粟缾空若使人非屋裡

誰知君子固窮

牛馬呼時都應龍蛇蟄且自存剛被世人錯認

道我解入宗門

準擬壺觴頻賞那知霜霰乍催可憐籬邊秋色

不為人少遲廻

泮渙聊堪卒歲虛空那可問年偶爾桃花有信

春光又到溪邊

花開時許鳥獻果熟不嫌猴供一笛常隨水牯

五絃自送雲鴻

月到上方不夜花繁空谷長春藤輸小睡浩劫

茶鍋爛煮白雲

家是季眞一曲人異屈子江潭卷幔長天秋水

聽鸝斗酒雙柑

曆日山中稀少忘機埜老癡憨偶爾梅花撲鼻

知是春到江南
女媧辛苦鍊石杞國癡憨憂天六時鐘磬依佛
一部樂府遊僊
菴東菴西積雪淵上淵下鳴泉半夜白雲散後
一輪明月床前 删傳燈語
竹塢黄塵白遶楸枰白日初遲山鳥慣聞落子
窺人穩坐花枝
樵篇 百五
閉戶願師栁泄撫松竊比柴桑春事鶯花自媚
醉鄉日月偏長
祗辦齋心隱几何須搔首問天蒼狗白衣觀世
黄花翠竹絲禪
一任蓬蒿滿徑不嫌羅雀當門讀易已知損益
跳壺別創乾坤
童子携槃將出山僧拄杖同行今日先生何往

看雲金粟峯晴
地僻偏宜曠覽家貧未少舊醅我醉君當且去
人歡我亦悠哉
抹月批風埜與度形量腹生涯人世自饒方外
何須更訪洪厓
隔岸農談喧鬧近菴梵放清吟書院誦聲更好
即我均天洞庭
樵篇 百六
身老舊緣漸斷心空與物爲春鎮日山光對几
受風蘭氣熏人
折簡招來詩侶提壺看去梅花春風舊曾相識
溪月不厭横斜
豈有機心驚鳥誰能添足畫蛇臥受凉風北牖
醒哦秋水南華
天地私人花柳湖山足我漁樵鳧鶴寧嫌長短

鵬鴳各自逍遥
龍日朝煙未斂合風春草方舒輕着過橋屐齒
莫教駭散遊魚
洗水龍涎夜爇博山艾納朝焚何如心清宴坐
妙香自發孤聞
習靜苟全蒲質畏人堅鎖柴關隔岸不知誰子
喚船勿渡空還

禊篇　百七

此子置宜丘壑伊人宛在蒹葭萬頃琉璃秋水
一聲欸乃孚衣
散步遂成徙倚微吟不費推敲山寺數聲晚磬
浩然白鳥歸巢
耕鑿幸僥伴侶雨暘乘際太和近日詩篇漫興
也似社唱村歌
瀲灧微波蹙繡皛瑩素魄涵虛莫怪頻來倚檻

時時睹影逢渠
舊歲縱留不住新年誰速自來一部曆頭排定
吾徒擾擾何哉
舉棹乘凌煙霧放懷游泳虛無請看當盃入手
莫道水月難撈
佞佛最佞米汁賦詩嫩賦香奩醉後逃禪蘇晉
籬東得意陶潛

禊篇　百六

往事錯中又錯今年窮始是窮中夜廻心謝家
寒潭赤手屠龍
意去渾忘甲子老來平等冤親閒殺無義味語
嫩結有情緣人
四壁誅茆西舍千金作埒東柵若問老人住處
雨雲山北山南
山南密雲靄靄山北恒雨滔滔今日雲收雨散

依舊海闊天高
冒雨催童揷撈趁晴自出搴茶夜坐小樓無事
翻經剔盡燈花
山寺竹床木榻埜厨淡飰粗茶客無卑尊長幼
但無外事即佳
梵唄頻迦交響農談布穀相催白石素絃魚出
空堂小鉢龍廻

水碧遥遥別浦山青近近繞吾廬風日明朝能好
隨意孤棹巾車
喜色入門揚看家人問何爲者出見禾頭生穗
爾曹飽可俟也
一年又一年春華樣看花水消若說見花悟道
桃花應解笑人
知希則我者貴身隱將焉用文且喜霸陵道上
無人識故將軍
婚嫁相牽未畢尊鱸幸足何求且隱圖中五岳
莫管身後千秋
整頓乾坤將相歸休林壑樵漁夜問咿唔聲好
兒曹所讀何書
容膝三間茅屋安心數尺蒲團着脥一生有幾
慢憂千歲無端

纔見芙蓉浥露俄驚黃菊彫霜如此物華可念
何事不飲徒忙
問我候門稚子何緣少日在家昨日湖亭調鶴
今當梅谷看花
歲序推遷轉轂人情翻覆波濤作士但須痛飲
不煩更讀離騷
剩物懸疣附贅虛名北斗南箕惟有長饒堪侶

翹苓刈藋芟葵
神全墜車不死眼花落井猶眠莫怪二豪攘袂
此中妙理誰傳
槁形灰心巳久藜床蒙薦粗安舒鄉邈然一覺
舉頭紅日三竿
賑水絕憐媚嫵從風一任翻飛試問維摩丈室
天花若箇着衣

黃鳥穿林度曲青山入座忘言最是夜分少侶
白月又上東軒
松桂他年有約江湖此日相忘借問鴟公於忽
何如孺子滄浪
曉截長煙浩漾夜裝片月輕盈一從扁舟歸去
五湖風景誰爭
沙漠辛勤衛霍風塵蹴蹙夔皋道人數墊塵尾

世間萬事鴻毛
渠里孤松猶在淮南叢桂相招有客共操古調
無人更說市朝
筆札微官偶寄形骸土木餘生誰是白毫老子
從君虎眼脃睛
籬畔風霜無恙尊前醽醁非賒幸不孤負重九
誰言人老輪花

凍結山川積素寒栖鳥鵲無譁天為幽人驢背
前村故放梅花
爽氣朝來西嶺清暉夜溢東陂喜有滑稽載酒
幸無手板支頤
皓月清池不滓明窗淨几涵虛白鹿傒人奉藥
青牛老子函書
風日花朝相媚乾坤杞國何憂泚筆但書樂志

賦詩多贊閒遊

望夫石

登高望遠意空殷到處山川隔暮雲更上更高雲更積更於何處望夫君

其二

萬里音書不可期但憑宿昔論相思遥知山頂望夫日也是朧頭望妾時

其三

邊書近報胡塵滿塞上從兒朧遠征早晚歸山山下過可憐不作下山迎

其四

望夫遠上白雲間雨剝風摧失舊顏羽檄只今徵俠少何山不喚望夫山

武夷道中

偶落人間事北征道逢羽客笑相迎邀余且向洞中住此去關山路未平

黏以平書言近有格食病走筆戲答

莊子但求甦涸鱗黏生少與便生嗔更兼催索如星火可是病脾格食人

觀補陀洛迦山圖

全潮海色拍天蒼二十八叅古道場莫道衆生

漚水細也堪古佛問津梁

登樓

危樓百尺羅峯東宴坐洞觀萬古中不學嗣宗歎廣武反致豎子做英雄

願亭八詠次李平子韻

有玉囊中訣可餐佬山蒼翠落浦閭冰壺濯魄同清冷何事杖藜羽客壇 清源倒影

羣峰羅列青林端影落杯中四望寬世事眼看
多聚散青山耐可夕盤桓 羣峰簇嶫

水蹙風紋漾碧漪風開水鏡淨瑠璃把杯臨水
受風者何似高陽在習池 風行水上

誰留片月挂青天長作青蓮池上妍對月敲詩
詩總好探珠只擬出驪淵 月浸波中

洞開戶牖不敎扃放入稻風撲鼻馨已喜豐年
多作釀更欣城市有郊坰 半疇稻香

灌園抱甕漢陰人手擷白鋤愛有眞莫訝盤虛
頻飽喫如今肉食政酸辛 千畦蔬色

腰鎌躡不羨乘軒三百稛廛登素飧已畢滌場
無別事壺漿埜老醉晨昏 春秋穫稼

鎭日倚欄興味長儵遊鯈徙誰低昂自聞莊叟
知魚論大笑人間歧路羊 日夕觀魚

贈相者

朔風塵土上省鬢自猶憎之況君乎待我他年
解綬去憑君看有道緣無

明妃怨

靑塚蕭條塞草寒畫工要領死欺瞞殺人自殺
千年恨應信從來在筆端

漫成二首

秋水秋風千頃陂海鷗海客亦何期情知百鳥
啣花日政是牛頭逗漏時

白頭吟罷意蕭騷湖上寒飈卷夜濤不敢怨君
輕決絕繇來意氣恃錢刀

南中丞破紅夷凱歌十首

一柱東南藉虎臣兵威迅速不無神纔聞悄過
萬安渡已報生擒高貴人

打馬油船宜火攻休誇千尺作艨艟長鎗大戟
寧須試一線青煙焰夜紅
鯨鯢水怪漏天誅眼碧鼻高赤髪奴面縛成羣
胥漢斧膽寒怕訛近彭湖
猊舸如山峙碧波夷人歌笑狎干戈忽報火生
須解纜帆遲艣重可奈何
十尺長身三尺圍年來慣見毒煙飛二十四門

齊奮取而今霹靂是天威
分明大海隔華戎種相干得幾時漫把質盟
藏叵測空教骨腦飽蛟鱗
海水年來頻皷揚東南賈客斷帆檣江頭非日
燒神福打鼓發船何郡郎
去時白羽繕掐握還日金花貼鼓腰破浪千層
供賦架福星一路起歌樵

南家文武世兼姿漸海朔方各一時宜有鐃歌
傳樂府重翻周雅入新詞
東南西北各用兵東原么麼西縱橫何如一鼓
南天淨歸勒麒麟閣上名

秋夜汎湖次遲軒兄韻崇禎戊寅中秋舟
中作

晚風吹散海東煙放出嬋娟滿客船此夜湖迴

何限思誰言李郭獨登僊
請君白眼舉頭看如此雙丸疾似彈不向清宵
拚盡醉百年能得幾遊盤
看月中秋足勝招誰家歌管不喧驕得如南浦
冊中客彩筆臨流賦洞簫
星漢西流夜色闌長天秋水月中看情知有酒
如泉在不畏橫江白露寒

莊遲軒原詩附

南湖秋水夜無煙酒滿金尊月滿船好似大蘇過赤壁坐凌萬頃挾飛僊

月湧冰輪萬里看鵾絃好捉向波彈波間應有鮫人出聽取與珠纍玉盤

青鼻畫舫好相招月晃魚龍定不驕二十四橋何處是玉人良夜教吹簫

素女霓裳舞未闌三郎曾向月中看人今曲譜翻應是直取明湖作廣寒 主人稱三詩有此調

戲書遲軒附歌者廛莵泥三子詩後

散花人降古禪扉無數天香染洛衣身是毗耶大弟子從他萬點繞梁飛

關情端不數何戡珍重新詩附雅南秪恐寒巖無煖氣嗔人巷主欲燒巷

遲軒原詩附

嬋娟人在玉毫西楚雨湘雲夢易迷不是法華聽作慣春風吹絮可沾泥

纖腰約出楚宮身躡屣飛雲不動塵便向如來香座側何妨託作散花人

和遲軒明妃怨四首

已夜丹青手自披深宮實恐閉蛾眉官家此意

令人念凄斷琵琶上馬時

胡王拜賜不勝歡天語已傳反汗難不是和戎關大計宵教玉女下金鑾

琵琶鄉解和胡聲手亂思繁撥不成漢月夜深悲自照漢宮一曲淚盆傾

胡天何日不[illegible]沙况復愁思減麗華無事臨風更苦憶憑誰描寫寄官家

遲軒原詩附

誰能風貌倚娉婷失意嗟君下虜庭咫尺深宮人萬里儘堪省識廢丹青

天家雄略到邊陲馬華應堪制四夷却賜玉顏與驕虜猶勞辛苦奪焉支

和遲軒別意

秋風凄緊劇寒蟹夜月入幃太冷光君說沙場愁欲死閨愁未必減沙場

遲軒原詩附

恰同鴛偶本來雙分手那堪向遠江相見惟憑清夢近行隨月影到秋窗

和遲軒歸想

蕩子書來慰倚樓歸期準擬盡清秋到時焚却雙車轄莫道明年更遠遊

遲軒原詩附

兩人對語夜幽幽剪燭西窓減却愁政憶舊時含別淚把君衣袂問刀頭

陶菴雜記四卷（存卷三）

〔明〕蕭士瑀撰

清初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西昌一行居士蕭士瑀

丙子元旦早起禮佛持名號千餘聲同伯兄率家人拜祖飲椒栢酒數行食後過各菴寺禮佛

春浮園環山爲叢松所蔽與伯兄登愚山浮山芟去繁蕪遠翠欲來清曠頓闢

與兒令升閒譚因果欲其設誠行之再付以感應篇續傳十冊推己及人此書最爲有功午從伯兄移舟賞玉蘭光華溢目

麟兒遽爾夭折余家十餘年來未增一口間有舉者旋復不育引咎自責豈無所以致之余滋戚矣

保舉之　旨近始達於邑大夫國人皆以仲子能不欺其志者將屬意焉雖然余何德堪此生人舉心動念無非是惡卽年來克勤小事亦兢兢補過之不遑覬逭天譴足矣敢貪功乎儻辭之不獲巢許之事余非其人與衆同濁或者以不肖棄之

燈節月色甚佳年來所僅見者同馬季房劉孝則李梅公陳君敬楊寨雲賞燈於伯兄悅生閣艮朋萃至不知東方之白

窻前垂絲海棠已離離次放廹東虔裝不及待其繁盛何怭乃爾

絲雨蔽江同孝則季房梅公聯舟入虔促坐清譚頗極閒適之樂伯兄出袁小修心律與共讀之是爲吾人可行易犯之事節錄一通藉以自考庶三業有日損之法耳余叅求旣久於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慮無始曠劫習氣未能淨盡大慧杲教李漢老不可謂一了百了反出入塵勞諸取熾然同凡夫無眀去也雖此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儀今取其所謂十善酌而持之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斳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舍以次漸斷則可耳今旣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饔飧之

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已取備層門耳若於已庖廚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千生不解之寃不可犯也惟赴人名請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食啖然亦少食葷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鱔鼈牛犬及雀炙等它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即同桑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歎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

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於一日五十以後便可盡遮矣偷盜不徒以攘奪人財也吾輩居乎泛濫借貸不想酬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往時馳逐營謀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可愧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

世之常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負討取紛紜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之尤詰其冥報重則銜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世有清吏重於取而輕於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不它爲矣下之囑託公門所得幾何窺鬭奔走諂曲無地吾生平於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躧往人我俱

利尚當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騭有人心者忍爲之乎若親戚朋友淹滯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護己名節不爲一理何者苛清苦廉吾所不爲求自慊於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茆舍竹閣但能淨埽地亮糊窻便脩然有致不在華美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渫

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勝己之友相對邪思妄念自然不生然則名山勝水清刹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修飾一彈丸地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檀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嚴戒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桑中之恥然游冶之場倡家桃李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於時壯懷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瞻朝雲之例

以自解又以遠游常離家室淸慾未斷間一爲之迄今漸漸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染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背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眞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疾每一發動五內驚悸自歎必死追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

情肆意輒復如故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斃或以偶値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寘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蕭然獨處終日埽地焚香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淫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卽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爲說謊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

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己譚鼓弄唇舌此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於刀劍毒於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與字字刻髓或笑語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

無藉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俊不禁與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犁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即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玩時喪日如此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豔詞淫曲俱當寘之居人間世不能即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

肉戒以漸而消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即謂之貪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於貪者毋如利與名我平生於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於劍鋩膏火況必無此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讌月吟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跎一往

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已挂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即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冰蘗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即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皤然一六七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即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若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閒得一刻即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耶夫自爲行樂計且

不可況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至於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吾少無超世之骨既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語時功利之語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於命聊以了事可耳故撥以三世之理或享之於多生

而嗇之一生或嗇之於多生而享之於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咷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宐得之便揚揚失之便怏怏也今直見才不才異能而不才者登庸才者沉滯輒曰造化者冤哉不知造化之冤殆有甚焉者矣況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致數百年猶

謂虛幻光景差久長耳一轉盼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至於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予聽云譬如國手棊子前面得失不論只看後手略多幾著便是勝局然此猶規規以得喪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忘現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於攀緣皆視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未來者若饑

渴之於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耍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棘三槐皆宐灑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況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

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記大算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營營了無休息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驚詫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之翻爲享福也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腳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

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一場擔淡
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皆謂此翁九十
而死決定安心問之則曰我并不見前之八
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二三十夭死者等是
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
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予聽見一故人垂死云
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
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余每讀此未嘗
不毛豎也哀哉世人如鷄鴨耳豈復知鸞刀

即在轉盼間乎嗔念吾極重眞是胎神帶得
氣甚不平雖轉盼即忘然一時暴起焚和已
甚盤結諸根隨觸即發姑不論大利大害或
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
或與人言其人癡愚不領己意或問者竊詰
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强凌弱心大不平或於
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於奴僕偶有所
失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余自
伺察最是一毫不相干事將心受其逼惱昔

有夫婦指鴈作羹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
一人聽堦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成重惱
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較觀之有異於此者
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即嗔其柱發惱
腹脹仰浮水面烏過之豕其腹出其腸吾輩
之嗔亦河豚類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
無明若悟得一切處本不可得而觸境遇緣
依然行有則是意見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
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

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
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
則矣然八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
無有異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
則取六根門頭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
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猢猻攀緣更無斷時
以今思之眞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
管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其癡甚矣何者
自達磨西來專提悟門破執著戒定之見良

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騈贅遂一切賓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即爲狂慧豈西來之妙旨乎而虩著知見自劫家寶此其癡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直入即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癡二也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瞖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情等爲眼中屑耳善尚不可有況惡乎戒定慧尚不可有

況貪癡嗔乎而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善此其癡三也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即使果如臨濟德山之輩一聞千悟尚未必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癡四也古人爲此大事忘食忘寢徧叅博訪如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大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何前輩之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癡五也叅禪有從現量入者有從比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力強故一得而不失從比量入者其力弱每逢緣而輙退吾輩即有所見多屬比量須常加防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爲到家消息所謂未悟則實實有叅究工夫既悟則實實有保任工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撒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此其癡六也學道本爲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即今目前相値境界是也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癡七

也嗚呼千生百劫妄習濃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古人云有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裏從前復作蠓蠛依舊報爲蚊蚋險哉謹持此身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一則宣露懺悔又檢察持犯以自警焉

飲朱元常宅其人博學好古恂恂篤行人也所乏者韻耳

北風甚厲移舟數里即停江墅張蘭亭邀飲時

雪大作登樓四望江山頓失故態看雪此度爲最

唐子西全集伯兄購之數年今始得之偶讀其鄭默字序云鄭子以其名默求字於余余爲之說曰韓非作說難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聞而非之逝哉蔡常山以笑娶海上甚矣處世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

遂可以免乎字之曰時言因憶昔人有云此中但可飲食不容言也戒之哉

唐子西益橋銘云吾聞九卦主困而言也而曰益以興利者何哉以爲自利耶則非所以爲德之裕以爲利物耶則非所以安困之時數以問易師皆不領政和元年謫居嶽城以暇日遊豐湖偃仰於橋亭之上閱其款識欣然而笑曰吾得之矣君子之心何嘗不欲兼濟而有所謂獨善者彼非得已也顧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時而適有毫髮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苟可以致力彼未有棄而不爲者都無可爲矣猶思所以爲利後代而況於當世乎吾將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橋而爲之銘曰過晉而悲至燕而歡一至之情已過則移真悲不發生死由是云何能然有本所致吾觀此橋日度萬屐積而計之巧曆莫數以窮苦時作利濟事乃知困中有益之義我輩苟有心於利物隨在皆可自盡待

時位而後行者必非熱心人也

曉看遠山野火彷彿餘霞成綺

陰宜仲偶記云客有來言人以杜鵑花市者余以三百文得之花朝而韡然爛發甲戌孟春雨澤過多乃貯之廊中芳芬逾久日與二三客燕笑其傍客曰廣文先生毋乃過費而樂乎余答之曰世人類爲孫子計而不恤其躬累千巨萬競置美田宅曾未旋踵猾盜涎垂攫其半妖冶讒穿傾其餘則罕覺察於三百

文買杜鵑之妙用也

清異錄記吉祥梵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兎自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惟飡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人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邑獄時疫大作日斃數人季公寄余札欲伯兄急告令公擇罪之輕及逋賦之不及時者暫釋之以稍蘇其氣令公豈弟自樂聞伯兄之告也

黃水簾過春浮園登涉竟日時新篁競秀卽之意消

邑令勸求民瘼欲余時進佞言余謂親附貴人恐滋多口故寧疏毋數也

山丹一名迎佛生喻宣仲所貽者花開燁然移置伯兄悅生閣益增佳麗

劉子初與先主書云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我輩內外無補徒爲世之棄人讀之慨愾

續積善錄撮守身十餘事能允蹈之可免尤悔一不可自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穀三不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人財六不可責備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處自處八不可品藻優劣前輩九不可訾毀長上及他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酒肆恣意遊蕩十三不可好勝鬬訟十四不可以忿氣加人

訂書紳要言一紙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小大可共由者也

耑師泊舟江干自雲迎過德雲菴同飯伊蒲於大樹之下桑門矩則不振久矣此老尚有典刑

楚寇尚轉徙於安城之鄉邑聽擇所有而取之世事實大可虞昔齊神武自洛陽還輒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見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第朝廷懼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可常守耶自是遂有澄

清天下之志今寇盜四出勦滅無期恐英豪
得借以爲貪食君之食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馮開之先生日記疎蕩簡遠合伯兄汴遊南歸
詣紀蘖爲一冊夏之日冬之夜可忘寒暑矣

五月朔日發米三十石賑饑愧不能多不及遍
也任年米價湧貴多不過月餘今自孟春以
來價日益增茲去秋成尚需兩月之食念此
阻饑我勞如何

僕子繳給濟生女穀票計百四十二人

劉孝則晚至同家伯季載月夜泛坐中譚及一
二近事皆破口而出絕不顧世按劒眞有骨
力人也下榻德雲菴出近作春浮園詩數首
篝燈讀之頗與園稱詩人多窮作詩如此其
窮始未有瘳也

廿三日伯兄施粥於般若寺食粥者日加多然
遠鄉難赴盈其數不及二千昔富公云活饑
民百萬勝二十四考中書今所活迺僅若此
不覺自笑

施粥朞滿散後人佐以升米老病者倍之咸喜
出望外季公及詰孟亦各出米有差

憶文徵仲句倦卽閉門悶便出數日頗有此樂
兼夜月甚佳叜使人意足

張無垢先生云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
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
作輟矣余日記之設得毋近名然涵養未至
政恐作輟欲籍以策其後耳儻能擧體自然
從前作事不免自笑爲太空之點

問寒雲病臥側揭數語於壁云莫怪純用空空
是諸佛座外能絕攀緣歡喜常現前有無同
一體諸相盡皆離日用安樂法也

九月朔日發銀市木棉賦無衣者多矣所及幾
何人哉

雪藏開公投偈問寒雲病寒雲亦捉筆酬之稱
量銖兩我輩無開口分兩存之以俟問津者
問病偈四大元假借病從何處起正當生起
時誰是受病者能病與所病二者還別否有

別則成兩無別還非一正當極苦時工夫何所似譬如勇丈夫角鬬爭勝負力均理定齊力猛始能勝勝劣在須臾毫釐不可忽智者鬬五欲亦如攫猛獸少或有遲縱必有爪牙患居士慧力勝善伏老病獸於此滅殺機可入煩惱海余亦近感冒冷熱互攻擊晝夜爲其逼煩惱實難遣數日少緩步乃得稍奮起謹以修寸楮敬問居士疾容當詣丈室指示其歸趣答偈四大元非假病從假借起假病

成假痛能所受宛然於此衆假中分別一與二猶如數龜毛較量短與長政當痛苦時一念奪衆念百千玄妙解投之悉倒戈如猛虎當路行人絕往來惟有金剛慧身心如沃雪不得身心故大地齊分痛水鳥與樹林聲聲叫啊咿以此實相印印定煩惱海是名師子王無鬬無勝負白楊安閒法不從工夫得別有通霄路獨許良遂知善哉開上座從我痛處離我從痛中證爲說痛三昧

秋風乍動園林瑟瑟覽察草木節物頓異惜霖雨愆期農夫無秋成之望爲可念耳

讀寒雲復甫田五決疑政我輩平日過關不得處語語搔著痛痒眞末學導師邇者一病幾頓今喜健飯如此人安可不使之久視長生以續祖佛之燈也

伯兄於大事有過量之智他人鮮當其鋒唯寒雲每進以不足昨伯兄送難數則儘費下語寒雲卻從伯兄二六時中當體追求更不作

閒語商量令人反求益切問答語附問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熬煎總不妨安閒法未到手必爲八苦熬煎矣已得安閒藥病俱消固不必問如病未離體須服何藥方得痼疾脫體不爲八苦所煎答年兄二六時中亦曾厭苦煎而求安閒否亦曾覺得苦煎逼迫必不容忍受否平日苦參力究無非爲求安閒法也可曾有少許安閒法入手堪與苦煎對治否或亦曾對治畢竟不得力必有一段不得

力的光景試爲我言之問止以治散翻乃媒昏觀以治昏翻乃媒散此非藥方不驗正爲病源不清楚耳請細疏其病源好服對症之藥答年兄平日以何法修止可曾少許治散否平日以何法修觀可曾少許治昏否止治散而媒昏觀治昏而媒散抑試之乎抑未試乎藥方不驗必服之而後知其不驗也不驗光景請爲我言之問古人語句如萬金良藥定能起死今以一無義味語了之藥性已過

半文不直良醫到此必須轉方病中甚苦專待回生顒望顒望答年兄平日在古人語句中淹浸已熟抑實見得他那句是起死良藥乎那句是藥性已過不直半文乎抑未實見而懸想揣摩乎既欲起死須識已之死症而後知彼之藥性也何症犯在死法何藥不堪再進試爲我言之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既已用到爲何不知古人或先用而後照或先照而後用照用是一耶是二耶一則何以有先

後二則日用而不知即用其所不知者何以有二耶何者是用處何者是照處何者是日用不知處求一一指點分明如越人之視五臟隔垣洞見使二豎無所躲跟方好應手下鍼若香蘇散保和湯混圇吞棗斷不能奏效也敢以問之藥師答年兄二六時中自覺得用到乎知到乎抑自疑用處不親切而所用非所知乎抑自疑知處不親切而所知非所用乎抑用與知俱親切或俱不親切或少分

親切而不穩當在依稀影響之間乎必有一段光景試爲我言之

寨雲示甫田云參學者爲何曰了生死耳生死者爲誰曰身心耳身者何曰借四大耳心者何曰因境有耳借四大則無身可得因境有則無心可得身心不可得生死又可得耶生死不可得測眞如三昧現前而參學畢矣如此說得會得卻奈何不得雖曰無身宛然去來雖曰無心宛然起滅其病安在曰以生死

奈何生死以身心奈何身心故不得也須向一傀儡頭上另開一隻眼將只係線索一咬槩地頓斷自然無許多勞攘佇思停機便被身心籠罩與傀儡搬弄無有了日荊卿刺秦王督亢圖窮而匕首見眨眼蹉過秦王袖絕已環銅柱而走矣新禪師云要死人手持利刃截死人頭來呈似吾吾方肎汝此不傳之劒術難與荊卿道也古人提話頭乃正眼宗旨臨機方便令人不得親訣强將不相干之陳

芻狗苦硬咬嚼效東施之顰徒增醜拙學邯鄲之步終歸匍匐豈不枉用心哉如此直捷指示而叅學者疑畏如故皆皮下無血性漢

傀儡線索繇人耳余猶人也愧將何極

怒能傷肝受累不淺但臨境克制著力最難總緣根境未徹當面被欺暫時返照轉念易萌何時得瞋喜一如隨地安閒也書以志過

昔年能公棲托西峰余隨伯兄讀書其中日譚小品無間明晦此樂夢寐猶及記憶後余輩歸來能公休老建昌西峰寥落草深一丈過者傷焉

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可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人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語直無背面心眞無罪福蓋心語相應爲人之常然者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我輩尋常日用我見未忘機心乍起人已先後之間何能

平觀須日含味其言久之枝葉盡而根本見縱念未純決不敢見諸事也

季公送各色菊數種供齋頭一月之玩勤終歲之力僅乃得之淵明愛菊想當不如是勞也

吾人一生非追憶前境卽迎援後境固爾終身役役儻悟此意能消受現在隨處度活叟不作計較想

鶴林玉露云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

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
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
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
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
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
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
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亭仲日
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
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

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久
長也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
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
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
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
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
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
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故老氏以爲一寶有家者當守以爲法儉以

持己而惠以及人天道人事庶兩無歉乎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
又云常任不動只如萬法卽此一心有離此
一心有若卽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
任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自答曰
開合隨緣非卽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
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
彼此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經偈曰譬如金
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水而流動

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相諸識共相應與法
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
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
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
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余嘗諦觀一
切衆生迷於動轉遷移之中生心執著以爲
實然以是横計有生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
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爲作方便以無情
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爲譬識心本來

自寂卽入無生大解脫門木人來問青山路石女年尊似不聞回首相將歸故國巫山屹屹鎖重雲可作此段註腳

課館僮分蘭未能無事聊學閒耳

歸鄉祀祖敬愛之道未能仰副於古人愧爲人後徒淡淸夜之懺子孫之去宗祖遠矣惟恃誠敬以接之儻三時之祭猶惰不幾家之不庶子乎

昔有人因婚姻多殺物命病死入冥見猪羊等

訴冤曰某等作惡墮畜生趣受報未盡枉遭宰殺今不免再爲畜生是使重受刀砧也其人懼發願庵念金光明經五千卷以資超生俄頃猪羊等皆空冥官舉手曰衆冤得經力皆超生矣其人後甦如所願印經施之余於放生似有夙願每誦坡公詩未死神先泣語輒爲悽然第物命無窮放者有限惟三寶不思議力爲可普超一切則救物之功在流通此經耳經出三譯須商之法侶何者爲最爲諸應供刀俎衆生發願廻向令已捨報未捨報者皆獲善利讀誦是經見聞隨喜咸起慈心庶殺業不作而殺因自斷若無殺因則不受殺報放者有窮而慈心之所蕃寧有涯哉

袁氏世範云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旣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知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

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自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其胸中平夷無憂喜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眞處世最安閒法彼役役終身而不見

其成者緣未之思也
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爯念之法授普齊眞人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偸盜刦奪以分義攝邪淫放蕩以眞潔攝慳貪恪惜以布施攝瞋怒鬬爭以歡喜攝愚癡顚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誑以信順攝惡口咒詛以誦念攝兩舌罵詈以讃歎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呰毁以講說攝倨傲輕慢以禮拜攝剛强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濁汙穢以淸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無爲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躁競不安以靜定攝憂悲不樂以逍遙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日用對治最爲簡便但要照管得到稍一放空便走熟路故態復萌矣

萬休所搆嶺下片地殊無足觀僅可畱守骨塔耳戲取些菴三字名之

神宗末年至日停刑罪人享更生之樂者久矣今法行無赦人益思先帝之澤舊歲丙子發一心飯僧爲償報衆生懺悔發願迴向今日仍踵行故事視昔有加善不欲獨聯家之人隨意捐助

季公書梵冊月上女經賚太空人冥福余爲刻行流通空人存日唪金剛藥師行願品俱滿藏自得生善地藉此當益增勝耳

嘗小僮劚治梅地野人之亭適與野性相空獨對其下時領清芬亦丈人之息機也

同白公過聽松菴看造像菴基太空人存日捐一金所買者今像仍擬捐太空人餘賚成之使功德有獨歸也

伯兄識悟絕倫堪紹佛祖寄意所之者坐破蒲團十年工耳近感潘昭度陳二圖之速亾銳志學道掩關參究作札寄梅公以謝外緣讀之心警骨悚但下劣之質終恐見指忘月仍靠西方作依歸也札附后潘昭度已矣老友

陳二圖同日已矣眼前故舊殞亾略盡人命危脆益深學道之思已矣望後敕斷家事如我已死惟𣪚當自己而已家人不容見面當事知戚書槩不與接謝絕慶弔閉影不交外物又不必言外人借我惟一官耳日莫狐貍穿墓道夜深兒女笑燈前此官安在哉幸出此札以告懋翁前此不合時宜猶可爲古董此後便同枯木溼灰無復有煖氣矣儻然相念惟以亾簪墜履視之兄可亦同此意

江南近置一居酬價三十兩便施茶以待渡者名憩菴

飯僧爲亾友陳二圖禮懺般若寺之復二圖與有力焉佛種不斷者賴有此耳夜月最佳寒氣侵膚擁爐遙望稍暢幽與微恨月明林下之致此景徒托諸夢想爾

伯兄牧護菴偶拈相宗大旨了了在吾目中但百尺竿頭終不容言傳也語附后根身器界屬因緣變爲異熟果卽第八識之親相分也因通善惡果惟無記循業發現徹底惟空衆生不識因成之假用第六識於此相分周徧計度妄執爲實終日將心取心以幻緣幻如狗齩枯骨自嚥其津如猴子弄影還爲影弄分能立所相續成事因茲有情衆生逐憎愛而結怨親無情國土隨想念而標形礙妄自因執枉入諸趣不知現前所對之境悉以意言自妄安置於阿賴耶識變似之相非別有體爲愚夫妄所分別之法也何以故因緣所

變之法如第二月捏目所成故展轉徧計則如彌猴所捉水中之月雖影亦從月來然已非天上之第二月矣苟悟分別變依因緣變而有因緣變依諸業習氣虛妄熏習而有熏習而有則無所有了無所有分別自息既無對待之物何勞遣蕩之功我不招業誰受業招根盡枝枯因空果喪經云其地壞者此亦隨壞此義是矣是知起惟緣起滅惟緣滅緣緣之中無有作者當處緣起無生之妙用一

迷爲心決定認爲色身之內從畢竟無成究
竟有翻爲隨緣造業之凡愚矣故轉第六識
成無塵智惟識台宗入手在此若云向上一
路此又捉拳打月也
除夕闔年季公家伯兄食齋戒飲余輩杯酌數
行取適而止父子兄弟之間至樂存焉不求
餘也
丁丑元旦晴早起禮佛後率家人拜祖亭午過
般若寺謁公齋隨過陶芥同羅瑤碧龍幼

玉李伯開家季公梅墩看梅移時別歸
小雨竟日伯兄招孤山尋梅雨阻坐齋中看水
仙春蘭開說無生話
斜風細雨偶過西原淨土菴老僧二衆破屋頹
壁雖芘風雨欲易腐而新之苦乏檀施意不
能無望於余也許爲任之
晴值人日可喜崇師從蘇溪下廬阜五乳夜泊
渡口菴受具戒者戴月趨謁便附齋供
穀日晴歲無恙民無恙也齋沉束小菌綠蓴一
瓶赴般若寺禮懺煙月可愛獨步中庭見梅
影橫斜絕似一幅寫生相對忘言但有意適
入春最喜晴今僅無雨未知能幾樂歲不民窮
難再凶也
十四早雨如絲午陰而多風夜月朦朧因憶神
宗盛年時放燈過市老幼婦女鱗次雜沓致
有墜履遺簪者歌吹之聲徹夜不絕近閭里
蕭條愁生不給無復歌詠太平矣
十五日陰晴乍現隨衆禮佛月明如晝同劉德

蕃曾堯臣集曾子冲齋頭無意觀燈恐負淸
光啜茶引話幾達旦
同伯兄過愓冶美出近購李營丘高房山趙孟
頫黃筌錢舜舉及文沈諸公山水花鳥十餘
軸披玩意到卽佳好事賞鑒兩者俱非吾事
商金鎭紙一玉鎭紙二古色斑然三代物也
棊雲杜門半載今日始出伯兄留賞玉蘭招余
輩同集適嶺北徐亮生至遂廢然而返看花
不偶如此

凡事責人則難者至焉責己則易者至焉人已
之不審難易之數有不可勝窮者矣偶有所
觸記之爲後事之師

伯兄簡閒羅湖野錄一冊頗識古人痛痒所在
出以示余攜歸錄副本晨夕披對或從文字
得解也冊首短語絕韻蘇黃叟生當復絕倒

岳陽樓記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自余觀之聖賢之心先憂而已無後樂也

曾南豐南軒記云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忍
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
曰可謂最精諸已而無待於外足矣

劉孝則秋聲閣詩云玉蘭一百樹庭前集素娥
好待京醞至齊聽純扇歌余庭前一株亦自
楚楚可人一物足釋西伯何必十二行哉

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爲衆說法有疏曰三十
年前說法不錯一個莫字如今荊棘塞路皆
執見向閒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
個是他平地只道喫弱了洗鉢去不知鉢盂

落在那邊不學潤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
據未到鷂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
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丁寧須令向千歲
松下討茯苓通將上百尺竿頭試腳步直待
徹骨逈逈方與眼上安眉圖他放匙把箸自
由識個喫羹飯底滋味不是鏤明脊骨爲勝
末後參椎此段已說法竟近時禪病對症之
劑但恐皮下無血漢真藥現前不能識也

寶峰關提照禪師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
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
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
曰衲僧向異類中行較先德道異類墮此是
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關提
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
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
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
見解他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
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

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個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情無見無語挽住便問他你是何人盡情吐露之語破口而出參學人須向幾個關頭上脫體透過方爲了事漢纔跳者圈子不出隨聲逐色保無見道之分也

陶菴種竹編籬漸有可觀春水方生棹小艇泛

清波致足樂也

在龍洲擇高阜地施爲義塚魂氣無不之徒委去者之足惜耳

往見闕僧寶傳短跋云闕立本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跡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余於此傳凡數閱每閱輒有異不知於立本三日後所見何如也珍置案頭但隔靴爬搔痛癢不甚切耳

春間聞劉孝則得傳大爲青原喜彼始事者也又聞瞻傳第一繼文恭之後惟孝則乃可無媿世道法門兩者將屬望斯人矣

同匡公白公伯開亦菴午齋食訖過春浮聽黃鸝聲

發米賑兩獄兩澤未見滂沱合邑變形於邑夜月如晝絕似高秋天始不欲雨也嗷嗷舉目奈何

霖雨終日達夜但愆期旬餘恐無濟於待澤者

之望得季公札云邑中亢旱如故雖前月廿夜大雨然久枯之土終無流溢城背嶺上一帶望之惟見斥地耳救荒弭盜最爲急務伯見首捐百二十金助令公施粥或有繼起而好行其德者城中設粥擬此月末旬起楊邦彥曾堯臣蕭爾珍陳與公輩皆樂與共成我行湖江而尚滯虎頭不得與末議劬勞勸徒有心怦怦耳

煙雨滿江山客滅沒靜對亦自意足所難得者

問消受耳讀高峰語錄一過而我進無依退
無歸徒爲物之所轉可勝浩歎
輕雲淡日時相隱避暑氣不侵緩舟遥挽山水
之趣不介而親早過梁洪石稜層屹立晩度
峡口木道東標悍余目暇而心掉舟子手足
交瘁而意自寧帖豈有他道哉習而安焉故
也
廣錄一段疑情問答政我輩平日凝膺之物被
中峰和尚一一拈破迺知識情計度如我輩

人自不少也語附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
地緣何離身外咸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
知覺耶答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
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融迷妄
以之自惑耳汝謂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
論身內知覺特不過飢之而飽衣之而煖染
之則垢滌之則淨至於順喜逆瞋樂榮苦辱
與夫博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
上所緣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

根境相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眞知覺如
來之微辨者政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
尚復認此爲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
以爲知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
同土木耶答此身離卻虛妄緣政同土木無
殊或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
是你一念自背眞覺之體卽其眞覺轉爲如
上等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飢而不
飽衣而不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

同土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眞覺之體安有暫
時不在之理乎不問迷而爲識悟而爲智換
名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
性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爲我執持分
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
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
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眞寂體中本具靈鑑分
別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
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

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妄有念體而姸則現姸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以云萬竅因風而號萃由日而燭則風何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萃幽而來皆體本如然似有爲而實無能爲之心耳爾如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溫安有曾持寸絲

之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聖情忘是非見盡眞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復問爾爾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能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身不能了知認明爲暗指色爲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美惡靡不明辨苟非知覺執蹄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

情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照古照今三千劫海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爲體就如來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眞覺耳當知永明未作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蓋眞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

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隨戲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毒之發每百倍於種福之加常萬倍於施罪福之應感誰爲爲之如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或爲人天或爲旁趣悉自作自受耳

伯兄偶記云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爲善所以最樂兵莫惜於志莫耶爲下至人所以教人養喜神也語亥日咮

晩始見月前時或阨於雨或翳於雲放鰍魚少

許蘇公云不諱毛聚施行自丘山積未能無
心聊守此以終身焉
出步雲橋騁青山聽流水好風南來披襟飽受
意味欣然夜月可受恨無與同樂者
讀名山記數首以消永日無登涉之勞而有山
水之趣亦一樂也
雨過早起草木甚沐憑欄靜對清勝可人林木
錄從鍾伯敬木經汪鈔節删而出初手既佳
復經慧眼丘壑之趣開帙而盈何快如之

蘇公嘗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
百五十兩爲贐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
時鄙於寒孱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
未即枯竭豈可自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
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
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
活不貲故用取買田以養天民之窮者此公
家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
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
中了無異也辭受能準諸此縱傷廉傷惠愈
顯至仁儘過滿而鄙刻天之生是使獨也世
何賴焉
李治溟句云餘財喜沒人又云金多徒自殘其
重言之也視財之溺人若火之必灼水之必
濡鮮能自拔者雖然不遑于之樂一也或用
之止洴澼絖或用之以取封侯亦顧所用之
何如爾豈財終不可近哉得虔州信知伯兄
五月十九日弄璋喜而不寐

黃脣直謂予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
市橋見生鵝縶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
於我耶予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
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我家常膳買魚
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殪者烹雖腥羶之慾
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脣直曰我兄從權
之說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
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
甘爲我須莫敎閻老判自揣看何如予瞻聞

斯語憮然歎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
老之責乎幾求者衆生身分尚不可與作緣
况忍食其肉乎讀潘畬簃真覺有負痛在躬
昔兒得令公乳知邑中適逢設粥閭里不知
有無第轉輾後晴秋成半損得來歲如今日
遇是余謀也
兒殁之寄帶天書云使天與不厚既之全然之
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悲復無
盡絕之言語使人悲

十五日除夜月雲翳疎雨晴灑賞節於旃檀林
勉爾相聚意殊鬱悒
亡女忽忽逝一月女名雙環年纔十齡平居
婉怡靜篤事父母兒長如成人處小大母敢
忽故宗人皆瞻愛之敬奉三寶有常儀持大
悲咒晨夕無間性慈見無告者至必探囊少
有所施誦文選諸詩賦皆能上口古詩十九
首阮嗣宗詠懷太白絕句長恨歌琵琶行連
昌宮辭能通大意內子望之如男兒余入虔

數月夜半抵家熟眠中聞余聲驚喜而起問
曰父歸矣余應曰諾坐少時仍就寢余待之
如平昔不意次日而病作矣日就困篤自知
無可奈何惟促人持觀音名號望其更生余
告之曰默念大士記憶不忘須曰知之三問而
三應焉母問曰爾死乎對曰我頃刻不能捨
母安敢死也兒亦頻呼其接談大士對兒之
言如余垂絕猶未忍忘世也傷哉龍洲園地
十餘畝花畧茶笋漸有可觀亾女存日內子

每謂之曰遲息今即卜葬焉建菴飯僧使朝夕
聞法藉以升濟耳
顧尋公祭姬季明文眞蹟舊藏聶大司馬家近
欲轉售懸價千金恐西昌之好事者
老法華燕人也四歲參明崙持法華五臺袁省
洛伽皆遍走焉今行年七十二矣參天童最
久自覺有得雖從楚入西昌求終老地伯兄
喜其能持法華遂留供焉
中峰禪師願文有云利他無厭捐己莫窮只此

八字推行之便其足萬行矣

桃花源修菴發伯兄穀助之余所作利濟事多分出伯兄之餘而伯兄不問在世間法爲隱善在出世間法爲不住相始兩得之

四鄉多故民無寧日豫章風稱無事邇來閩楚寇漸見告矣追憶神宗全盛之時賦不加多民不知兵愈思四十七年福澤之隆

蒼浮園放生池水日竭淵池魚隱見陶莽將有濬築之役提此注波聊效流水長者之一端

曾堯臣一札相寄不平之鳴流溢筆楮人生寓也役役詬怨是求亦何自苦

潮山邑之幽勝處也水石淸沓往者四祖曾一飛錫國初諸老遊記持著邇來荒屯爲牛羊所出入矣近邑人建菴一區已成而復售以償負愍伯兄成之因笑買山而隱去巢由有間矣

寒月佳哉擁爐獨對不事杯酌淸適要空

白雲邀食齋禪客滿座僅敘寒暄未送一難可歎也

匡山講席雪介極論性相二宗爭辨甚力伯兄破口指其不通余笑解之曰通則不講矣

郭守龍謁伯兄以青原殿閣未了之緣相請意欲繼諸紳以終事起余夙願聞言欣然

煙靄橫江雨霰乍下舟行暇逸細讀永嘉集一宿之覺豈異人任可望涯而返哉

夜月滿船閒對亦自息機儻著意放下未免日中畏影戢取智證傳一再讀之文字信入未

爲無得但此事直須自肎語句下討消息終非通霄路若用處勘驗從緣薦得方爲不介而親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目成所謂從緣薦得者也

新月朦朧雲斂亦佳閱啓菴法師百法明門註一過簡淨通徹俊人可不提筆

十九日停風放舟甚便晚爲風阻不能下灘著抵登陸遄歸是日余初度人世事知無可樂而割捨未決出世法迫無容緩而精進多怠

兩鬢日新身心安寄徒腹旋耳

除日小雨賑雨微旁及鬼薪於白下者愁多勘
歡莫甚今年歲除矣愁其與并除乎

戊寅元旦閒霽嵊華嚴二卷舊歲已較量陰晴
今春欲問花開落午過春浮園同劉廣文羅
瑤碧李伯開曾子猷宋伯季浮山尋梅綠萼
玉蝶尚自光潔得孤山紅梅隔水照之愈益
增妍瑞香春蘭香滿一室

陶菴綠萼寒光掩映傍水櫻桃臨風先笑水仙

一莖數花滿倩昵人蠟梅如黃冠女士盡謝
鉛華

十五日子夜鳴雷雨汪竟日滴瀝不絕春水滿
江南河去岸幾尺寅月所僅見者同家人南
河草堂賞發夜雨妻其追憶殤女有泪潸然
貼梗數花帶雨益鮮

小艇泛中河兩岸李花十百滿林桃一二株臨
水巧笑使涓涓汩汩長流不歇隨地種桃花
何減桃源奴子山中採蘭歸自適之餘分貽
好事

春浮玉蘭甚盛桃李爭發寶珠間次而開同友
人泛湖一匝

柳堤剛柳頗劇間情杏著數花櫻桃遍爛矣
春光平分苦爲種植所忙柰花亦可觀但不堪
與海棠作儔匹耳

暫移季公小艇於放生池近開濬幾曲宛轉迴
拖儘可尋幽三五年後花樹鬯茂到處可留
足目便欲老是鄉矣

季公招賞牡丹余地不善此種難致佳品所貴
自適其適耳豈食魚必河魴哉

放鱔魚值橫梗之夫強之不肯盡買手鬆旋十
之八事不從心止能任緣卽一端可推但我
輩存心利物難處要須竭力望涯而返猶止
吾止也

伯兄捐百金修西峰接引後閣近始畢工道生
邀過隨喜五月榴花今遂爛然

讀寒雲血指錄三五則見古人婆心在在現露

但言者揣日愈求愈失弁寨雲親切爲人處
不免當面蹉過

聞季公步市接賡書無當意者

徐巨源執伯兄譚余小星亦至小酌放言頗劇
快適羅無美後來潦倒可念

伯兄北征季弟送之秣陵傻作吳越遊余挂歸
驅其語別於龍沙

曹溪先記事跡閩有可採一言之善不可遺也
錄存之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

日間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說話
少得一言半句精神少得一呼一吸皆爲有
用之物鼠虎蛇蝎身死而人不哀是以君子
貴其行忠孝不修雖有他善聲猶玉屑盈匣
不可琢爲圭璋剉絲滿籠不可織爲綺繡

傳云求物以足吾之欲物有盡而欲無窮物不
勝欲乃自窮遂致於亾身喪家敗國者皆欲
窮之禍也奸盡而不顧其後讀此能無大戒

晁涌峽江夜月可坐倶寂寂無堪共語傳云快
意事孰不喜爲任任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
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三
復斯言刻薄之念何自而生

風利歸颿直指計伯兄鄱湖又穩坐一日矣

閩合轍四卷上下竟僅開生面須合懲公能公
二解抽繹其義或於說道稍有領悟若向上
一路須識痛痒始得然甚難其人我輩費力
摸索不免水裏撈月如余寨雲方有識痛痒

分也

郭門謙壯心未耗策蹇北征爲矚若干小池荷
花亦漸著蕊

子夜追曉雨甚淋暢窮子望之豈惟雨粟兼以
續命會其聲臥聽不倦

曾端甫先生通翼護生通弘慈劃柵擬刻行之
俾聞見之士或因之而止殺減殺即先生之
悲願垂於無窮死者不可作法言固未絕也

春浮園潮水初漲同三印白雲二衲繞湖一匝

郁離子云賦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隰為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溼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穫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親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穫乃拜曰余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賄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也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余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氾濫而東臨於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曰余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賦叔三悔以沒此不如不悔之無憂也吾人舉動可不慎哉登高臨深一失足不可贖矣

開登牧護小閣坐其中儘可忘年伯兄不能徑遂丘壑之願尚一官為之累也

疲公食後錄孫月峯所彙次者先生一集隨人割裂括出皆足解頤所謂如摩尼珠五色暎現者也

開快閣已然登亾友曾厯師昔讀書閣中信心求其捐十金置田每歲然登代為懺悔冀仗微因拔茲泥犁爾

雨多恐害稼食同則憂同余亦猶人之情也

入鄉賑濟稼將熟矣後時恐無補年雖不饑未嘗無捫腹者

清理祠祭余族甚貧欲積纍以致盈餘需之數年庶幾老有終而幼有養矣

凉風細雨時一拔拂遂有秋意邦彥年滿古稀子猷邀朋輩曾與商道法者為禮懺古地藏寺

中秋月色每夜皆佳如此清宵無好懷對之真薄福人也

姪詰孟侄省伯兄我雖邑居心馳白下如輪旋也

南齊張融嘗謂其子曰人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綱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以此守口庶幾獲免於今之世

禪源詮完指向上一路以知之一字爲衆妙之門末流誤認靈覺往往失足此衆禍之說所由來也

九日晴向暮雨老法華印公于畝甫田登高孤山看菊觴檀林

施藥完綠票五千七百有奇

舊邑令徐九如先生再補海康舟過西昌同友人周旋竟日聞予將刻伯兄起信論告成而予將殁其子從鄢筒寄至如此解人今復爲誰爲之三歎

李伯誾歸自雲間出閣近得卷軸意中所喜惟李長蘅卷爲最他世代或過之恐難得碧落本也

芙蓉正繁遶淵一匝蹉跎一時便空過一年

山中多虎不欲遣奴子覓蘭懼以耳目之觀而輕人命也偶袁令昭齋頭一幹秀美可愛使我見猶心動

得秣陵信喜伯兄已徙飯兩月如癡今始卓然

伯兄寄語附此番死中得活參究如此大事了決矣吳中名勝不到老友不會諸刻付託不得所心終不灰須以三冬了之此後入山

惟恐不深殼當自家事而已病中怕死異常若能無忘射鉤一匡大業可成也但衆生心性不定後又恐放逸耳予由云多病則學道安誠然也

曾堯臣作宇告馬季房之變不勝痛惜終夜徘徊

偶過白園昔年常寢處其中今十餘年未履其地林木如故空有昔人之悲近田中丞欲捨之爲梵剎延法師環白主之此志若決眞快

心殊勝事也

代伯兄給發生女殺有棄三月之孤於道旁者

收內子收養給以成人之食

南驅似春夜月如秋使人忘寐但意中之事無

可告語者耳

入冬多晴暖兩日始覺凜冽姪喆孟從秣陵歸

代伯兄濟本鄉難舉火者計八百有奇

代伯兄贈湍貧士

除日早陰晚晴濟諸近鄰及給孤園年來無所

恨但勉爲善日苦不足爾

己卯元日陰時酒疎雨鄰觀相傳爲王子瑤修

煉之地道士茀戒夜半而爐老子之宮震鄰

姝恐

書肆市宋名臣言行錄一部官守言責非野人

之事但立身行己雖賤不可廢也

積雨忽晴頓覺神爽排難解紛有起而任其責

者彼其之子恕或可弭耳

雨中看種桃李在他人爲不急之務余視之不

啻如禹之爭時

往歲此日各卉半已零落今歲爲寒所勒皆含

華未舒化工始留此以飽饕遊人耶

鄭康成戒子書云將閒居以安情覃思以終日

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

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觀省野物與上數

事同一汪念非大學問人義理浮淡決不能

道出

季公歸自虞山別去經年相對有不言而神暢

者

未窺園幾一月花事半已隨風春笋漸解籜棹

小艇遊湖一匝

王中翰卒於燕邸與余家以復古地藏之故借

名以釋凤憾聞報頗有爲余家慶者然幸人

之死以快私心余則何敢

湖水初漲放生魚競躍而出居人有望以果腹

者巡湖堤防猶恐不免所謂相呴以溼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大道之爲得也

同友人陶莽泛舟風雨奄至池沼宛具江河之
勢
過吳城登望湖亭乘風急渡至朱磯間伯兄舟
已抵女兒港石鍾山之遊又有待矣
迎伯兄舟於南康晤六法師精究相宗伯兄邀
之同來望而知爲有道者也
伯兄女兒港滯舟十日見風起急於過湖使余
匡廬之典望崖而返僅聞先瀑布一線在望
匡公遂指數峰口授心領而已

阻雨竟日舟行殿後內子捐十金匡廬齋僧少
答匡女冥福黃元公將迎雪嶠和尚弘法於
開先而奉之爲入方丈之供儻機緣得湊眞
先皆之幸也
泡約幾無可避偶王于一侯得渭至同散步一
登秋屏閣
薄日輕風縱舟徐行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此
景亦自空人
復遠謁劉孝則余悼見貴人人如孝則復不欲
外也
列子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
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世故搜薄乃思
其言之當
七夕春浮閣坐月荷香撲鼻良朋三五雜以清
言髻夜最好牛女一年一度此中姉女如城
東老婦不聞不見亦過一生
二論解初學者年淺深入之皆有當也退一步
法非曰能之願學焉

爽蒸之候頓獲清京牽小艇陶莽獨泛快適之
極代伯兄發金膳江南渡如余議循行便可
垂永但事久必弊亦自然之勢此治法之急
治人也
香城助修昔先大夫有言欲爲廖淳初先生措
償掩骼餘金日久漸忘便如隔世事矣昨偶
有聞於吾耳者不敢使先君有食言致淳初
先生有風負也留二十金付季公了之
濮蔡湯世昔如爲法吏然奉事務揭人之善解

人之過內行甚修交通賓客飯食故人子弟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死後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故其享國凡八傳歷兩京不絕者有以也夫

往莫羨門便步清沂命童子洗泉一過江南三塔形製狹小聚於一隅不解昔人建立之意適頹廢不勝離脈向處跡相錯也久欲藩以垣牆日者復飭之心動捐金付智水爲修葺費

姪詒孟省歸進余昨非菴日纂一部所集皆行已實嘗惜福卻老之事與迪吉錄相爲表裏讀之祗自覺此書尤快慊也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萃小喜相構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開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我輩須常留此往來胸中庶七尺之生不負

觀白羊營逃霜降以一日之觀而費民終歲之盾自內地以入邊鄙何莫不然殉觀甚憂當事者變空滾思也

望雨散江間蓬開坐抵郡黃昏矣

陳元生者曾領余糧銀廿金近死公私兩負二子訂聘孫彭其岳恐累己也將寒前盟客歲捐五金送其長子出贅今復出原券還之不爲迫索庶女子亦得完配令不以我故廢妻拏之樂耳

別邑令後即挂驅舟中餘閒閱廣仁品一過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雖行之難無心於行者之尤難也

猶子仲升婚冠先大人而下又多一成立之子

矣

發金市木綿今歲舉行獨遲以人言楚中價賤姑稍待之日復一日如故也不可後矣

閱了凡先生四訓命館僮另錄刻行之生知安行者寡矣恃耳目之益可企及也

代伯兄發金賙士族戚里多寡有差由親故有等也

往荷葉舖濟貧余有生之日避客擾故耳

發各菴寺經資幷助其度歲給地藏寺十兩蓋

老僧終歲之望無二檀施也

代伯兄分賙貧士以下迨無告者

除日陰給米賑兩獄及鬼薪於白下者近鄰之雖舉火者各給斗米錢數不致晩食無炊

陶菴雜記卷之三終